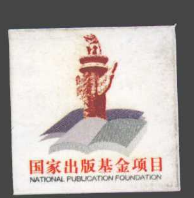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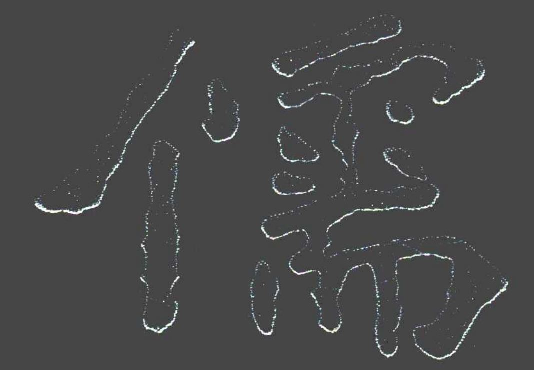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藏

精華編二五六册上

集部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六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董平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六册

集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六册

集部

上册

目録

上册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五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六……六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七……七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八……八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一二二

五言古體……一二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一……一三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二……一五三

七言古體……一五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三……一六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四……一八〇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二九〇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〇二

七言絶句體……三〇二

刊内臺集序……八七一

内臺集卷之一……八七二

内臺集卷之二

内臺集卷之三……九一三

王廷相全集

〔明〕王廷相 撰
范立舟 校點

目録

上册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五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六……六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七……七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八……八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九……一〇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一……一三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二……一五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四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二一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二六五

七言律體……二六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二九〇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〇二

七言絶句體……三〇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四三〇

雜文　書九首……四三〇

下册

喪禮備纂卷下……八四三

内臺集卷之三

内臺集卷之四……九三一

内臺集卷之五……九四五

内臺集卷之六……九六一

内臺集卷之七……九七八

校點説明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號浚川，河南儀封（今屬蘭考縣）人。幼年聰慧奇敏，以能古文詩賦名，並究心經史之學。弘治八年（一四九五）舉鄉試。十五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庶吉士。王廷相在翰苑時，工詩古文辭，與李夢陽等齊名，時稱「（前）七子」。後因得罪閹宦劉瑾，被謫亳州判官，又改任高淳知縣。正德五年（一五一〇）冬，召爲御史，巡按陜西。旋因得罪鎮守陜西的太監廖堂，謫江蘇贛榆縣丞。歷官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四川按察司提學僉事、山東提學副使、湖廣按察使、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嘉靖七年（一五二八），王廷相由巡撫四川改行兵部右侍郎。嘉靖十二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除奸革弊、激濁揚清。十三年出任南京兵部尚書。明世宗以其積有年勞，特加太子太保。世宗爲方士所惑，行爲乖張。王廷相直言諫阻，終因故被責狥私慢上，斥爲民。越三年，卒於家。《明史》稱王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曆、輿圖、樂律、河圖、洛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説頗乖僻」，是未知王廷相者也。

王廷相是氣本體論的繼承者，認爲：「天地萬物不越乎氣機聚散而已。是故太虚無形，氣之本體，清通而不可爲象也，太和氤氲，萬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王廷相試圖爲儒家學説尋找到一個形而上的本體層面的根據，這便是「太虚」與「氣」。「氣」作爲構成宇宙萬物的本體，是無形無象、無生無滅的，因而是絶對的、無限的。「氣」有兩種存在形態，一是氣聚而爲萬物；二是物散而歸入太虚。聚與散不是氣之生滅，只是氣的形態的變化。太虚是無形之氣，萬物是有形之氣。就其本體言，氣乃常存，無生無滅。「太虚」是

惟一的元始和基點,「太虛」派生出來的陰陽二氣是構成有形世界的最基本的素材,陰陽之氣相摩相蕩,生成萬物而不凌越雜揉,這種圓融和諧的天秩之序都是世界之本原合理安排:「不可知其所自,故曰太極;不可以象名狀,故曰太虛。」王廷相堅定地貫穿了物質永恒性的觀點。

黄宗羲在《明儒學案》曾説:「先生主張横渠之理氣,以爲氣外無性,此定論也。但因此而遂言性有善有不善,並不信孟子之性善,則先生仍未知性也。」王廷相認爲,性是「氣」的一種存在形式,氣的清濁決定了人性中有善也有惡。但不贊許孟子通過擴充「四端」、「盡性知天」等工夫來弘揚善性的主張。認爲只有直面人性所存之惡,存養善性,方能立己立人。通過「治心」的修存工夫來培育善性,教化的作用顯得尤其重要。這是他哲學理念得以建立並付諸政治實踐的全部前提。

政治思想上,王廷相提出「仁義刑法並用」的「御民之道」。他説:「聖人之道爲天下國家,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法並用,是以人道清平,宇宙奠安,通萬世而可行。」王廷相主張的「德治」有三方面内容:「教民」、「惠民」、「安民」。而做到這一切的前提,是統治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所營」。最高統治者具備超乎常人的道德責任心是培育這種前提的先決條件。執政者若具有完善的道德資質,政治舉措必然是善的。王廷相並不否定「刑法」的作用。但需要「慎明刑獄」,這主要有三層意思:一是「執法秉直,不阿于權」,二是「刑罰合宜」,三是「寬刑罰」、「清獄囚」。而要做到這些,又「莫先於任賢」。他把「任賢」看成國家興亡治亂的關鍵。

王廷相的主要著作,經後人編輯爲《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書》兩種。《王氏家藏集》四十一卷,本爲王廷相於嘉靖十五年自訂詩文集,之後又添《慎言》十三卷,《雅述》二卷,《内臺集》七卷,《喪禮備纂》二卷。總爲六十五卷本。《王浚川所著書》除《慎言》、《雅述》、《喪禮備纂》、《内臺集》外,另有《浚川内臺集》三卷、《浚川公移集》三卷、《浚川駁稿

集》二卷、《浚川奏議集》十卷。據葛榮晉《王廷相著作考》(《吉林大學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四期),《王氏家藏集》的版本,除王廷相自編定的四十一卷本外,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少還有六種版本。明嘉靖十五年王廷相編定的四十一卷本是諸本的母本,其他均爲他人所增補,並與《王浚川所著書》有重複。王孝魚先生據明刻本進行標點校勘,並附録葛榮晉先生所輯王廷相《佚文》、《王廷相著作考》和《王廷相傳記資料選輯》,名爲《王廷相集》,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九年出版(下稱王校),但不無錯誤。一九七六年,明刻本《王氏家藏集》作爲《明代編著叢刊》之一,由臺北偉文圖書公司影印發行,影響較廣。此次《儒藏》工程出版《王廷相全集》,由杭州師範大學范立舟整理,即依臺北偉文圖書公司影印明刻本《王氏家藏集》與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刻本《内臺集》、《浚川内臺集》及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至隆慶間刻本《浚川公移集》三卷、《浚川駁稿集》二卷、《浚川奏議集》十卷校勘標點,改正了一些中華書局點校本中排印及標點錯誤。《王氏家藏集》部分原本模糊之處據《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間刻清順治十二年修補本(簡稱「修補本」)及中華本補足。中華本改字或出校或逕改,統一簡稱「王校」。

校點者　范立舟

王氏家藏集序

上德忘言，至教欲默。然而立言而謂之不朽者，何哉？謂其貫道也，謂其達政也。是故道者言之實也，政者言之幹也。君子之言，惟道與政而已矣。其植也若挺其本，其發也若揚其光，夫不朽固宜。中都，古文獻之域也。儀封浚川先生逖法姬、秦，冥探伊、洛，佛肩立言者之責，蔚乎《風》《雅》之振響焉。先生姓王氏，裒諸詩若文凡若干卷，題之曰《王氏家藏集》，四方之士翕焉争誦之。或評之曰：「揚搉古今，錯綜經傳，即百氏之有粹言，並出入之而罔或遺。」其宏博有如此者；或又曰：「涵之於心，而淵源焉，運之於手，波瀾浩瀁，而行地千里，言之至也。若挾斧鑿以工於雕琢者，匠氏之巧爾。」先生曰：「吾弗遑乎是。」其渾融有如此者；或又曰：「思玄而哲，詞婉而達，節密而理，勢蟠而舒，抽函開卷，即了了其義。至諸艱深之習，乃淺近之文也。」亦曰：「非吾之能。」其典則有如此者。夫識古樂者不于其音，啜大羹者不于其味。先生詩若文，大者明道體，窮性原，測氣化，繹禮運，稽物則，入至妙之門，履大醇之域，而於道澤如也，盎如也，賁如也。且其間訏布謨猷，鋪敘揆守，經畫法度，❶潤色章程，洪纖具舉，本末互見，守而秩然，敷而優然，流而沛然，勵翼之效廣矣。乃若忘道而隳實，離政而拉幹，則華而已，不足與論不朽也。斯

❶「度」，原作「愛」，今據文義改。

集也，以道爲實者也，以政爲幹者也。實豐則葩曄，幹茂則柯聳，故藏於家而傳於世，自弗能私焉，夫是之謂不朽。其曰逸才妙思，昌氣而洪詞，又集之餘事也。雖然，言之上而有德焉、功焉。先生，邦之司紀也，樹德策功，以表正直之風，以弼光大之業，而其不朽尤有大者存乎爾，匪徒曰言而已也。

嘉靖十五年仲夏初吉，蘭谿漁石唐龍撰。

王氏家藏集序

研罔子曰：古之學也一，一故醇；後之學也二，二故駁。豈惟二，將爲三矣。《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噫嘻！有是哉！專門鼎立，趨向匪一，得非三之説乎？是故德者得也，學得諸心，則發於事者爲功，其匪躬也夫！衍於聲者爲言，其由衷也夫！是合一之道也。使無是心，則功焉不實，名已耳；言焉不實，華已耳。據豹所聞，是亦保姓受氏以守宗祊者也，其何以不朽耶？古之人篤棐阿衡之忠者，豈自外至？而齊、魯仁義之説，孰非有德者之言也？今取《王氏家藏集》觀之，乃知浚川先生所立之言，其皆本諸心，得諸行，而非世之口耳章句者也。先生天資貞白，公亮嚴密，理識淵邃，允蹈精實。其徽猷大觀，可以比蹤前古，乃懋功豐烈，有穆公、康公之風，而襟度符之。所藏是集凡若干卷，蓋其真德實道，矢諸詩，發諸文，考諸性命，冲風玄思，雅致雄詞，有如龍騰鳳翥，潮湧峰矗，其靈異高深，曠寰宇而希覯者也。至闡抒精微，以追隆古，得非前人所未明而有俟于先生者耶？或者謂「四始後無詩」，又謂「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近代無理學」。於乎！古訓攸在，遺軌罔磨，學苟有得，豈終乏人哉？但時尚摸擬，惟陳言遡從，而沉溺氣骨，樂隨色相者，有非一日一人焉者，又何怪夫或者之説也？不有先生，則音格之病，膚淺之見，拘泥佶屈之説，其何自而開耶？猗歟簡帙，

綿綿不息，是古人所謂不朽也。若夫天壽平格，將必有在，而忠藎匪懈，功業日崇，以殿邦和民者，予小子于先生有望焉。茲不序。

論曰：以予觀於是集，四言若《風》《雅》，五言若漢、魏，騷若屈、宋，賦若班、楊，律絶若沈、宋諸人，而文之氣魄法度，本之六經，該之百氏，理道倫彝，章章乎備矣，雖左氏、司馬子長，殆弗之過也。其道體諸篇，蓋自思、孟之後稱獨步焉。昔李、杜以詩名，韓、柳以文名，程朱以理學名，先生乃兼有之。美哉，洋洋乎！明興幾及六世，有先生者出，力追前古，增重國家，衍元氣于常存，範來裔于不窮，世當有公是哉。

嘉靖丙申歲五月五日，潁川杜柟子才甫序。

王氏家藏集序

語有之：「三代後，世無善治，人無全才。」余讀儀封公集而歎焉。乃若我明之時，治可謂盛大矣。夫治道關於人才，文章通乎氣運。百年小治，五百年大治，其隨世就功名、爲文辭以自表見者，不可勝數。至若賢哲大人之生，其所建立，蓋希闊不常矣。昔三代之盛，文莫備於成周，若周公之經制，孔子之述作，其道至大，不可以易。聖既逖，百家朋興，因時異趨，然道術本末紛挐，而用中詮會之指遠矣。夫周之後，莫善於明。明興，聖人在位久，監於前代，治道燦然大備。方乃神靈洞達，睥睨奎壁之光，化理協氣之應，氤氳漸滋，人文昭彰，至於今，可謂盛矣。時則有若儀封王公，當昌期之會，惟至善偉異，漸賁於三朝，歷諸司萬里，臣鄰於廷，若鵬振鳳翥，裒然備至，以竦動海内，豈非善治全才之驗哉？雖然，惟我明運盛大，碩人鴻儒，先後炳焕，以翊皇猷。若金華之倡者，東里之繼作，其彙至不可盡道。夫八音之衆，並列於樂，然而黄鍾還宫，翕然克諧，何也？蓋獨奏者易爲工，而兼至者難爲全也。《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言人之殊能也。今儀封公備道德才學，量節之大，足以興禮樂，莅戎祀，究達天人，鎮俗而容衆，當大任而不動心，此文之實也。然公乃積中暢外，達於事業，流於文辭，若山川之氣，蒸而爲雲，爲變化無窮，此至德之徵也。大哉文乎！斯道不可以易言也。基以神解，

幹以雅博，操以清超，深以履蹈，用以經制，恢以變通，六者其法則也。然明德弗達謂之憒，至迹弗融謂之牴，格度弗協謂之舛，内外弗一謂之支，四者其障弊也。嗟夫！備六則以去四弊，其惟公之文乎？是故闡道經世，足以垂之久遠，俾後有作者，考古則憲其法，問學則稽其道，若尚論文獻之徵，吾不知其何以擬議也。於乎！我明文運人才，至儀封公即能抵抑前賢，兼美衆善，誠當代之絶步，近古之希有也，可謂盛矣！然儀封公其先上黨人，宏以里諸生進謁，得受教門下士，獲睹公《家集》，古騷賦詩文、《慎言》，書册甚衆。乃於是歎曰：嗟夫，公之文可謂至矣！往者李北地、何信陽號稱高才，能文辭，反復論議法式，摹古自立，輒轂擊奮動，然於調致清濁，至終老不相能。余讀儀封公集，精純雅正，雄暢閎深，若大音中和，浩瀚自適，而肯啓沉着，無絞厲之狀、蹙薄之患，不執不離，然即無不備至，攬諸體之玄秀，總歷代而貫通，以自成其家言。二子之論，至是蓋彬彬然合矣。然能述理誼，不涉於怨尤，豈亦本則器度固殊耶？乃若《慎言》所陳道德時制精微之義，今天子方厲精，登用賢哲，舉而措之，三代之業可復睹也。然公嘗謂余言：「世儒崇尚虚静，而無明物察倫之學；刻意辭章，而後輔世和民之劑。」由是觀之，公之道固高遠難名矣。

嘉靖丙申夏六月朔，門下士上黨栗應宏撰。

少保王肅敏公傳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同邑後學張卤撰

公諱廷相，字子衡，別號平厓，又號浚川，世但稱爲浚川先生，河南儀封人也。先世自潞來家于此。父增而上，皆隱跡弗耀。母田氏，以成化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公。七歲時，從群兒入書肆，邑人前進士田鑑見而異之，曰：「此公輔器也。」十三，補邑庠生，即以能古文詩賦名。弘治八年，年二十一，舉于鄉。十五年，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

時明興已百餘年，文章尚讓于古昔。至此，孝皇極治，海内乂安，公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吴徐縉、鄠杜王九思相以古文倡，而成化以前纖弱靡麗之習，一爲丕變。公尤乃究心國家典章、時政機宜、聖學矩矱，期以需獻納，以正學術，爲諸家所推重。

戊辰，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人中，親授以成其學。一時大江南北人士皆翕然丕應。去亳，晉高淳知縣。尋賜環，復晉監察御史，出按陝西。時權閹廖鏜方出鎮守，朘削無度，三輔如苦倒懸，公嚴禁裁抑之。先是，公督學北畿，權閹又有三王、二劉者，以納賄干及學政，公引使者于庭，焚其書。至是，鏜誣奏公，二人協力相搆，逮繫詔獄。至九卿六科十三道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清、都給事中李鐸、監察御史平世用等皆抗疏論

救。已，謫贛榆縣丞，再晉寧國知縣，歷松江府同知，四川提學僉事，山東提學副使。自御史歷兹，蓋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川蜀時，會何公景明督學關陝，乃以境地相接，職任意見相同，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士大夫談及明經養士之法，皆遵爲成軌。嘉靖癸未，晉湖廣按察使，數決疑獄，平李見寇亂。甲申，以山東右布政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成。丁亥，晉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夷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公悉剿平。捷聞，有兼金綵幣之賜。戊子、己丑間，朝廷鋭意籌邊，及嚴核宫府冗冒，公以兵部右侍郎督修邊工，以左侍郎清查騰驤四衛勇士，邊腹宫府賴之。❶ 庚寅，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其内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盡除。又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官推代，上嘉納之。更置推代，自公奏入始。越三年，召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仍晉加兵部尚書，提督十二團營。尤以澄清天下爲己任，申飭憲綱條格，奏布中外，營務悉頓改觀。肅皇帝忽諭群臣，欲令太子監國，以頤養聖躬，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公奏：太子春秋方幼，知思未普，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别，且壅蔽將自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御史馮恩極論吏部尚書汪鋐貪鄙狀，上怒詰之，所司引上言大臣德政律擬死。公疏其律義，救辨之，以伸臺諫敢言之氣。上將南幸承天，公累疏懇留，上皆以温旨慰答，即命公輔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沿途日侍帷幄，恭和聖製詩

❶「府」，王校附録三《少保王肅敏公傳》作「廷」。

篇，賞賚稠疊。一日，上問沿途勞費，公具以實對，裁省甚多。行在九年考滿，又有玉帶、廄馬之賜。辛丑，翊國公郭勛既伏罪，上因詰責其曾領營敕遲，以敕連公名，罷歸。一入鄉園，日惟以圖史耕漁自適，絕口不及世事。至甲辰九月七日，卒于家，年七十有一。

公長幹豐頤，英神秀發。事親孝，居喪哀毁踰禮，其所躬行儀節，遂化衆成俗。視弟廷梧極其友愛，位九列時，常奉所賜金貽梧曰：「吾親嘗慮季無營，今有此，恨親不及見也。」兄弟輒相對泣下。一子旒泊梧，雖公甚愛之，皆布衣以至垂老。所親嘗間以爲請，公曰：「以吾之竊厚禄而載高位，亦足庇弟與子矣。吾弟與兒學既無成，復强爲冒取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成人濟人事，無不爲之，而一不自以爲德，故人心極其傾慕。至於一字許可必慎，一介取予必謹。惟好集書册，多至萬餘卷。公在位時，嘗一士人，乃故宦之子，持其家藏宋儒真希元氏所親筆點竄《詩傳》貽公，公見而詫曰：「此汝父所珍藏以遺汝者，今汝貽而吾受，則在汝爲不孝，在我爲不義，其可？其可？」亟謝而還之。君子謂即公所好，雖一書之贈，必嚴辨如此，宜其平生不更知苞苴金帛之爲何事者。家人業産，向不一念及之。在官，一於儉素；居家，四時疏布常服。朝夕飲饌，惟菜羹疏食數盂。未撤，即置書册于傍。既老歸田，猶于諸生時無異。

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本。讀古人書殆盡，惟以身心體驗爲自得。凡有益國事，有補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不則即可以致譽不爲。諸所論著，如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臣方如聚訟，故相張文忠公引公

所嘗著《漢哀帝追尊恭皇論》「一子不爲人後，適子不爲人後，與夫諸侯入承大統者有三義：有繼統者，有繼體者，有繼興者。宋英宗，仁宗已親育之如子焉，是曰繼體；漢宣帝，以母后大臣之議，帝崩之久而後立，是曰繼統；光武，國祀已絶，崛起民間，以返漢祚，是曰繼興。英宗以國有餘子嗣其父，尊之而祀於國，可也。宣帝雖能考乎親而不尊，則失之踈。光武假宣、元而奉之，雖考南頓君而不帝，則失之謬」之説以證之，而大禮尋定。

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説，而或幾以禪定亂德，公乃力辨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因悟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父母兄弟之親，亦積習稔熟然耳，何以故？使父母生之孩提，而乞諸他人養之，長而惟知所養者爲親，塗而遇諸父母，視之則常人焉耳，可以侮，可以詈也。此可謂天性之知乎？由父子之親觀之，則萬物萬事之知，皆因習，因悟，因過，因疑而然，人也，非天也。世之儒者乃曰思慮見聞爲有知，不足爲知之至，别出德性之知爲無知，以爲大知。嗟乎，其禪乎！不思甚矣！」嘉靖中，分宜相公秉政，貨賄公行，朝士大夫皆噤聲莫敢犯，公應天變自陳疏，有曰：「《記》曰：『大臣法，小臣廉。』今日士風大不類此。在先朝豈無賄者？餽及百兩，人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數千，或及萬數矣。豈無受賄者？❶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大臣貪濁而日

❶「豈無」，王校附録三《少保王肅敏公傳》作「先朝」。

在高位，則小臣將無不惟利是圖；京官貪濁而安處無事，則外官將無不惟利是圖。由今之道而不變其俗，則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且士大夫奔競者進，則恬静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宁之上無君子矣。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其義守堅定，大益於世道人心者，類如此。

最公平生所著，有《溝斷集》、《臺史集》、《近海集》、《吴中稿》、《華陽稿》、《泉上稿》、《家居集》、《鄂城稿》、《小司馬集》、《金陵稿》、《喪禮備纂》、《慎言》、《雅述》，總之爲《王氏家藏集》六十卷。又有《奏議集》、《公移》、《駁稿》、《覆奏語略》、《歸田集》三十卷，皆行于世。其淵源乎道德性命之微言，而研精于禮樂制度之卓軌，實有以總近代諸家之大成，覽者當自得之。特掇其一二因事施論者著于篇。❶公卒時，士類慟嗟，臺諫交章謂宜加恤典，當事者竟泥之。隆慶初，詔臺諫舉先朝應得恤典諸臣，輿論皆以公爲最。詔復原官，贈少保，謚肅敏。諸餘葬祭，皆視他有加數云。

論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吕無以加。至其子歆謂仲舒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虖游、夏，而曰伊、吕不加。以向之言爲過。其曾孫龔復是歆而非向。自古擬人之難如此。許文簡公讚謂公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黄之詞藻，皆可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而輿論以爲擬之猶若有所未盡，是固可以見公哉！

❶「特」，原作「持」，據王校附録三《少保王肅敏公傳》改。

王氏家藏集卷之一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風雅體

圓丘

《圓丘》，頌分禋也。嘉靖九年日南至，皇上始郊天於圓丘。臣廷相稽首拜首，忭以紀事。

迎長郊帝，維周之載。皇典是崇，式修式類。格天允功，神祖攸配。考茲大禋，暨於永世。

皇曰敬止，維帝之祀。皇祖有猷，宜憲厥始。匪曰氾掃，伊丘之峙。乃郊乃澤，古道攸似。

有燔其柴，壝燎煌煌。滌犢之牷，盎齊之將。鍾磬式黄，大佾洋洋。對越在天，衮舄有蹌。

大壇維嵬，天門邃兮。穆穆承祀，百工萃兮。星月有烱，風露澤兮。上帝衎衎，皇祖懌兮。

奕奕圜丘，嗣天子猷。明明昊天，來格來休。戎夷率賓，帝道永昌。甘雨甘風，兆民允康。

禋告成矣，式燕慶矣。卿大夫士，仰聖敬矣。既醉以酒，小大稽首。祈帝昌胤，天子萬壽！

《圓丘》六章，章八句。

藉田

《藉田》，紀親耕也。嘉靖九年季春，今上耕藉於南郊，制爲歲常。臣廷相仰承嘉勝，忭而賦之。

九穀民命，聖人恤之。甸田千畝，天子藉之。大君率農，萬邦以雍。

文耒黛耜，降尊親耦。三推盡壠，公卿左右。徂隰徂疆，庶人終畝。

有毖其祀，四海祗事。匪匱之謀，庸預厥備。曾孫之穡，躬致孝思。

有胥其邦，四海來航。匪匱之謀，庸備其粻。天子之穡，示先庶甿。

有實其稷，我黍莓莓。穫之委之，我庾有坻。洽彼烝嘗，普淖是資。

烝烝浮浮，苾苾蓀蓀。先祖是享，世廟是虔。禧我天子，壽考萬年！

《藉田》六章，章六句。

十月之朔

《十月之朔》，刺執權也。

十月之朔，有彗維芒。觸于斗筐，匪辰之常。少師亮工，司馬職方。不寧于位，孰執國之臧。

天降憯禍，寺人孔回。如火烈烈，淪胥以災。賄門恢恢，讒口摧摧。昊天有明，寧不我哀。

天降憯亂，彼奄卒狂。爲豺爲虎，淪胥以亡。大夫隱憂，庶民遑遑。昊天孔昭，寧莫我傷。

彼有相猷，汝則遏之。彼有虜伐，汝則奪之。巧言便便，汝則達之。背圖弗底，汝

則斡之。

亦有嘉士，爲謀式固。告爾王度，逢爾震怒。維彼忍心，敗及暬御。覆狂以虐，靡用後懼。

嗟爾君子，勿作孔赫。如彼從禽，罟阱是獲。嗟爾民庶，勿作孔厚。毒罰罔極，弗念爾壽。

帝聽之遜，百式之反也。爾日衎衎，我涕之泫也。維斗有樞，力不可轉也。維宿有翼，飛不可展也。

終風振陸，無波不揚。權夫爲鰲，無微不傷。皇度峩峩，汝爲蠹孔多。昊天不伊覯，云如之何！

《十月之朔》八章，章八句。

雲漢

《雲漢》，勗友也。

昭彼雲漢，下民企止。彼聖之軌，孰與迪止。

維河滃滃，會于東極。沇別爲濟，終晦其則。

南山之陽，有梓有桐。匪聖之脩，孰遺其風。

維聖之脩，翼翼由由。彼戾者子，我心之憂。式誨爾猷，與子同仇。

我用是戒，式世之靡。我用是大，式世之紀。匪我是覃，式以告子。

鴻漸于陸，載棲于澤。我有畜慝，匪子弗克。子不以我德，式子之惑。

《雲漢》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六句。

椒之實

《椒之實》，訓族也。

椒之實，芃芃兮。予美兹，克恭兮。子力躬兮，嗟子之崇兮。

栢之實，離離兮。予美兹，令儀兮。子之丕兮，嗟子之綏兮。

棗之實，纂纂兮。予美兹，修愆兮。子無倦兮，嗟子之衎兮。

《椒之實》三章，章四句。

彼桐修修

《彼桐修修》，贈友謫也。

彼桐修修，蔭于道周。子行不留，俾我心憂。

纖纖葛屨，履霜踖兮。送子于野，我心惻兮。

白璧有毁，青蠅汙之。譎口訛訛，我友被之。

築室如磬，龜從筮安。大猷弗宣，成是永歎。

藝菽于畒，維蕭柳柳。從仕日瘁，俾子有咎。

隼飛戾天，亦集于枳。多士噂沓，誰哉知子。

鳳凰于飛，匪德之衰。君子逖矣，弗迷于時。

泌泌汍泉，❶澤彼下田。君子逖矣，獨適于民。

谷風律律，百卉靡靡。我言不力，俾信

❶「汍」，疑作「氿」。

于天子。

《彼桐修修》九章，章四句。

有芃者草

《有芃者草》，督鹺也。

有芃者草，維其蒿矣。彼鹺之子，維其勞矣。時令孔棘，維利之操矣。

有芃者草，維其蓬矣。彼鹺之子，維其窮矣。我使孔厚，維賈之通矣。

大舶洋洋，大車彭彭。蔬食鮮飽，彼鹺奚將。彼鹺之將，哀此四方。

《有芃者草》三章，章六句。

維嶽嶟嶟

《維嶽嶟嶟》，諷也。

維嶽嶟嶟，下民仰且。帝資爾丞，曾不以周諏。回遹是崇，革爾厥初。

小人凶國，士曰蝥賊。君子用傷，投畀海荒。胡不擊其狂，日視其殃。

小人凶國，民曰蝥慝。君子類圮，在位之恥。匪濟匪力，曷不遄已。

莫獲在位，民是用冀。屹屹在位，民是用議。匪曰議矣，寔維戾矣。

爾友爾舊，膴仕恐後。爾婭爾姻，日推轂以勤。衆曰豪賢，褎耳以不聞。

王事欽欽，非鄙之任。王紀秩秩，非鄙之飾。公餗之覆，自貽爾戚。

嗟爾君子，勿謂孔艱。自古在昔，聖亦有然。彼時運兮，曷維其歎。敬慎爾德，介爾福不愆。

《維嶽嶟嶟》七章，六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彼都之士

《彼都之士》，閔外臣也。

鳳凰于飛，其苞翽翽。彼都之士，百福式遂。寤言則帍，拜言則帶。優哉游哉，爾辰之會。

彼國之士，靡遑靡寧。如彼行道，塗泥兢兢。王事無極，孰懈于成。罔不事君，我獨潰于征。

曰顔貌慘慘，曰心力卒殫，曰驅馳反反，哀此共人，俾胡以遣。

曰行邁焦焦，曰憂國忉忉，曰畏口嚻嚻。哀此共人，職斯云勞。

卿監之司，令色令儀。翰伯不丕，日詠而嬉。巧仕爾猶，匪天降兹。哀此共人，亦孔之痗。

五緯熠熠，時伏時逆。相彼玄鳥，猶有其蟄。君子從事，式棘式力。我不敢自逸，彼察之直。

瞻彼昊天，帝聽之高。不我以信，謂我士也驕。慼慼從禄，憂心如束。大夫作誦，敢告臣僕。

《都士》七章，五章章八句，二章章五句。

昊天維嵬

《昊天維嵬》，刺讒也。

昊天維嵬，下土其蒙。寺人回辟，以類滅公。我道瞀瞀，獨罹其凶。

人曰兕虎，不可以使。人曰鬼蜮，不可以指。我執國之紀，義命是事。

彼胡搆訕，賄也弗集。我執國之紀，胡

不彼擊。民弗咎予，友用予責。

爾謀譸張，奪予之良。哀此螢蠹，蝕國之臧。靡人不詛，靡神不殃。

神厭爾慝，爾日安也。人厭爾毒，爾日殘也。爾行弗悔，敗不可返也。

昔我謀矣，豈不計始。王式是承，孰敢戾止。匪人硜硜，咎予泰止。

東人衎衎，西人嘻嘻。燕樂是賈，彼交之危。匪悼彼危，用示爾幾。

《昊天維嵬》七章，章六句。

朔　風

《朔風》，自述也。

朔風淒淒，我馬悲嘶。匪兕匪虎，嗟嗟海之湄。曰予拂抑兮，不知我怡。彼人無良，何其有極！不迪其非，我心如石。我心如石，庶幾乎古昔！

朔風其涼，吹我衣裳。匪忒匪狂，嗟嗟海之方。曰予流離兮，不知我昌。彼人無良，何其有極！不迪其非，我心如石。我心如石，庶幾乎古昔！

《朔風》二章，章十二句。

宛　丘

《宛丘》，贈栗大夫之任也。

宛丘之壤，維沙維壚。民亦瘁止，曷云其租。不念其勞，不念其逋。大夫至止，均其役輸。均其役輸，維民之蘇。

宛丘之池，有魚有荷。有需者那，曷云其多。彼貨之求，寔維民憂。大夫至止，弛彼禁由。弛彼禁由，維民之休。

維彪有伏，維虺有蟄。彼厲者子，朝夕

與宅。以賄以虐，曷云其德。大夫至止，其政靡忒。其政靡忒，式是四國。

《宛丘》三章，章十句。

翩翩者鵲

《翩翩者鵲》，贈李子也。

翩翩者鵲，維鳩從之。我友敬恭，寔維我師。厥猷丕丕，邦禮之司。瞻企靡及，中心愴而。

昔在筮仕，維翰是遊。匪翰之遊，厥德孔修。兄弟嫵婉，載好其仇。中路暌阻，逖焉海陬。

我來自南，我蹇昌矣。我友我輔，厥道光矣。懷彼契闊，謂我長矣。式燕孔甫，惠無疆矣。

有鳳斯苞，載鳴喈喈。維滮之涘，有喆允恭。夙夜匪躬，維天子崇。天子之崇，令聞無窮。

《翩翩者鵲》四章，章八句。

英英慶雲

《英英慶雲》，述異也。弘治甲子八月丁丑申刻，時有國喪，余亦憂居，奉母氏晡食。中庭有異雲，如席而小，見于未方。其狀如排縷數千，裊裊曲曲，其色白黃紫赤緑碧青黑，以次相間，意者其慶雲乎！余含戚茹毒者，雖知其無祥，然幸此生之一覯也，乃作《慶雲篇》。

英英慶雲，五色鮮兮！聖人陟天兮，胡爲其然兮？

英英慶雲，五色燿兮！壽者不可作兮，

胡爲我薄兮？

英英慶雲，錦爛爛兮！和氣之渙兮，曠世一見兮！

《慶雲》三章，章四句。

瀰瀰海浦

《瀰瀰海浦》，述遊也。

瀰瀰海浦，有兕有虎。雖則兕虎，爰獲我所。

汎彼滄舟，嘉爾遠遊。匪逸之求，維以不永憂。

海甿慽慽，魚鹺以食。我政綏且輯，聊以永日。

時之媚矣，維哲之耻。風之潰矣，曷維其已。

彼上驕驕，彼下敖敖。哲人之勞，逝不崇朝。

《海浦》五章，章四句。

鴻漸

《鴻漸》，送邊司徒還山也。

鴻漸于澤，翻飛冥冥。君子有歸，泉壑光以靈。泉壑光矣，樂未央矣。

鴻漸于海，冥飛提提。君子有止，軒黻休以棲。軒黻休矣，樂且遒矣。

徽哉厥猷，維往聖是修。卓哉厥行，維古訓是程。翼翼兢兢，道日觀厥成，匪仕之營。

勿召術訊命，我生有定。勿占夢召史，寐景不可恃。譬風雨潤滋，適會厥時，匪帝乃汝私。

維仕翕翕，亦孔之恢。友曰靡不臧，我

道匪媒。豈不夙夜，疾是用痗。彼言匪虐，寔慰予永懷。

嶫嶫濟有山，泚泚濟有泉。采藻藝菽，其樂番番。相彼應龍，時潛于淵。彼言匪煩，寔惠予永安。

何秋不凄？何草不萎？君子慎終如始，厥松栢是似。龍潛于淵，或見于田。是用作歌，維以不永歎。

《鴻漸》七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三章章八句。

王氏家藏集卷之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古歌體

碩人篇贈李獻吉

維谷有蘭，碩人佩之。維江有藻，碩人饋之。厥宮峩峩，工師營之。厥世丕丕，大賢成之。譬彼喬木，不以息蔭。譬彼美粲，不以預饉。東人鼓瑟，西人悦缶，反以示之，自貽爾阻。緊彼鴟鳶，不嚇以嘻。苞鳳之來，爾乃是疑。榮倏蘀兮，見倏滅兮。生也弗居，逐物奚爲？如沮如溺，孰訾爾塞？如晏如墨，孰念爾德？衡門之下，河水泌泌，碩人之盤，聊以永日。

芝秀篇有序

姑蘇盧侍御，其大王父處士先生，少孤，事母至孝。天順七年，芝産于庭，邦人贊歎，咸稱孝感。王父封御史，先生追念先德，扁所居堂曰芝秀。夫庭廡非草木之區，芝菌豈種蓺之彙？元氣效德，坤靈應順，天人之際，諒匪誣也。則夫江波動於井泉，笋萌抽於冰霜，豈獨古昔擅厥膚美？乃述篇什，用勸後來。

上帝炤炤，明德允懷。有發其祥，有昌

斯開。一解。彼甿之蒙，爰由物變。五十而慕，舜以作範。二解。鳥之微矣，載反其哺。絶裾者子，彼狂而圖。三解。横山峩峩，石湖瀰瀰。維靈之騭，中有孝子。四解。彼孝伊何，母也昊天。夙夜崇養，不知其年。五解。迪天之倫，帝心康止。監于下土，降此祥止。六解。彼祥伊何，維帝之祜。有菀者芝，秀於庭下。七解。匪雲匪霞，爛如錦石。元氣之英，順德之極。八解。曾孫介止，敷揚帝庭。永錫爾類，寧莫之徵。九解。維山有氏，維川有源。仁親之澤，昌是後昆。十解。匪曰昌止，爲世防止。於萬斯年，令聞仰止。十一解。

東方篇寄李學士夢弼

東方爛爛，五緯奕奕，清平之洲，黄鶴來集。仙人騎鶴，謁帝九天，左金右石，其樂平平。赤雀垂翼，中野敷巢，念彼故林，其音嘐嘐。采苓采苓，不言其苦，蹣跚日遠，爰獲我所。西流彼日，東流彼水，惟松之操，歲寒不已。人亦有言，遠莫爲歡。我友敬恭，寧莫我歎。

巨翼歌

爰有巨翼，蔽天横海。立而視之，祥鳳靈耶？妖鳥精耶？北溟之鯤，化而鵬耶？來何蓬蓬其突如。

河之埶歌

河之埶埶，懷山没坂，故塗不可返。築隄埽潰，民日瘁止。逆水不可使浮于淮，達

于河，越衛過漳，入于滹沱。大禹順施，其智則那。

反始歌

農穀食，軒裳衣，堯茅茨，民生嬉。味珍腊，服麗緋，崇宫居，民生漓。反厥始，成無爲，誰其從之？我心日痗。

虎人歌

黄霧寒瑶闕，有口不可説。虎人據天府，有目不可睹。睹之猶可，説則殺我。

怨天謡

鑛賊掠良民爲黨所作也。王子聞而哀之，乃比之聲以歌。

北山有田，耕之不足哺糜。南山有鑛，竊之可以救飢。爾日嬉嬉，官府偵爾不虞。一解。爾黨日露，官府爾怒。檄兵郡邑，爾滅爾捕。嗟嗟！好死不如惡生，逆賊逆賊覥不顧。二解。我本良家子，爾來虜爲黨。斷髮黥面，令我不得返桑梓。性命懸一絲，那得不唯唯！父母生我時，但願我壽豈。嗟嗟！被甲執戈行殺人，嚇死嚇死！三解。官軍來奈何？玉石共烈火。我不肯鬭，彼肯饒我？嗟嗟上天！我有仁有義，不敢越君父，胡爲降此禍？我不怨天怨阿那？四解。

歸與辭

服時之華，帝鳌汝嘉。中道摧離兮，由

以間之。汝衷弗詮兮，乃汝是疑。由間之惑，搆敝四國。矧汝之特兮，良士吁噓。愚乃咎予曰：「爾梁弗葺，胡罭爾魚？爾輪弗飭，胡騁爾車？」噫！嗟嗟！韋如糜如，波之流矣。已哉遑遑乎，予何求矣！九夷殊風，龐不可居肆。美人之遲予兮，沕乎吾將歸。

三洲歌

海之洲，水瀰瀰兮，蛟龍之旅兮。震而沮而，子奚與與兮？虹夾蓬闕，白榆兮蔭曾城。嘻兮歌兮，聊以永齡。

蜀山高篇

蜀山高高不可度，予胡爲兮在中路？坂逆折兮巉天，嶂迴合兮迷處，我馬凌兢我徒怖。雲溶溶兮滃霧，沾我衣，濡我袴。中原遥遥白日暮，嘅虎兕之率野，愧蛟龍之夭翥。

浮萍篇

浮萍隨風，曷能自持？蒙蒙女蘿，附他人枝。男當門户，女隔壼閫。一種爲人，胡弱以卑？孰曰媞媞，盤辟靡施。孰曰窈窕，悵懷鬱而。泰山崋崋，滄海瀰瀰。欲測高深，貴在相知。

應龍篇

應龍之潛，厥靈潭潭，下民汝瞻。應龍之雨，澤彼后土，民樂其所。應龍振振，斂

厥功靡申，民胡知汝之神？

嗟嗟歌

軒皇仙遊，小臣泣弓，嗟嗟！奄祲翳天，陽烏其蒙，嗟嗟！鬼竊龍樞，掉轉霆風，嗟嗟！黷賄是崇，杼軸其空，嗟嗟！大夫郎吏，化爲沙蟲，嗟嗟！旻天弗卹，曷云其聰？嗟嗟！

滄浪變歌

鳳兮鳳兮，翩然來思。建章峩峩，不得一栖。出友黄鵠，衆羽所悲。帝則弗知，門者尸之。嗟乎哉！滄浪之水，清以瀹我芝，濁以澆我葵，我相悵而。

雜諷九首

山禽來，籠禽啼，時水穀，綺閣棲，非不怡。夫我匹，心煩悲，得迅飛，托汝歸，甘忍飢。

二

東家日椎牛，西家甑生土。對門射户，不如戎虜。

三

鵲巢軒軒鳩哺雛，假神三日叢乃枯。孰爲主？孰爲奴？

四

田婦繅絲，娼婦被褘。山中罝鹿，城中

食肉。

五

龜甲羸羸，卜人劙之。龜文庚庚，卜人曰靈。既曰靈，胡不庇其生？

六

雷開媚紂，身戮名朽。孫弘媚武，封侯作輔。

七

龍能屈伸，由彼之神。鳳覽文明，由彼之靈。

八

直勿恃汝直，人將汝嫉。廉勿矜汝廉，人將汝嫌。廉直非不可，貪曲乃詬我。

九

彼食大以肉，❶此不厭糠籺。彼衣璧以綺，此不完裋褐。弗平弗割，終焉攘奪。

蘄民謡四首

有芃者艾生我土，七年之病得者愈。五内失調邪作主，富貴躭慾乃自取。艾縱有靈將奚補？我欲言之上官怒。右蘄艾。

龜裙生毛緑的的，大如錢，貴如璧，養來盆中水凝碧。細人之玩有何益？右蘄龜。

白花蛇，誰教爾能辟風邪？上司索爾急於火，州中大夫却逼我，一時不得皮肉破。積骨如巴陵，殺爾種類絶，白花不生禍

❶「大」，王校改作「犬」。

始滅。右蘄蛇。

龍鬚作席光電電，暑眠不及蘄陽簟。涼如水，滑如藤，一簟幾工能織成？官府取之只一聲，有價無價誰敢争？右蘄簟。

禽言六首

姑惡姑惡，姑性如火。姑也天只，汝怨不可。常將歡意承事姑，姑若汝惡，從汝詈我。

二

播穀播穀，力田望田熟。只入官倉，不入我腹。

三

泥滑滑，我馬不得力，君馬力且習。君恐後時，請君先驅。

四

提胡盧，飲君酒，上君千萬壽。七賢稱達生，三閭自憔瘦。

五

不如歸去，莫待風和雨。無枝可依，憂汝危汝。

六

行不得哥哥，人莫知兮當禁何！❶下生刖足，申狄蹈河。

❶「禁」，王校作「奈」。

赭袍將軍謠

萬壽山前擂大鼓，赭袍將軍號威武，三邊健兒猛如虎。左提戈，右胯弩，西無戎，北無虜，封狼居胥安足數！外庭言之赭袍怒。牙旗閃閃軍門開，紫茸罩甲如雲排。大同來，宣府來。

瑞芝篇

灤江子，玉仙家。補天鍊石，馭鴻蒙車。以五岳爲室廬，以日月爲光華。千年冲氣生靈草，二十四莖霞裊裊。人驚芝草神，我述《芝草篇》。仙葩帝瑞，瑶華春妍。芝鬱如束，王子多福。鬱芝不朽，王子萬壽。芋不如竹離離，竹不如芝腴腴。皎然玉山禾，苑兮丹丘薇，留待鳳來不苦飢。

山鬼篇

山棠棲神，作花練練，半覆壇，半遮殿。大巫振鈴，小巫伐鼓，牲禮不虔，我神孔怒。爇香稽首，誰子迎神，兢兢望苦。來不爲言，去不爲言，日暮山空，靈風颭旛。

上林歌

扶桑木，海東木。萬年樹，上林樹。不躧上林門，安知上林樂。白日列羣仙，出入金明閣。苑中池，昆明池。鳳凰來，哺兩兒，兒成吐氣生虹蜺，百鳥敬之不敢欺。鳳凰但棲萬年樹，池裹鴛鴦任來去。

瘦兒歌

北方有鳥，色黑而尾短，其聲「瘦兒，瘦兒」。俗呼爲後娘蟲，常夜啼出血，童謠云云。余乃隱栝其辭，歌之以爲後母戒。

西山高查牙，高高種作麻。兒言種白苧，母言要暑衣。種麻麻不成，誓兒切莫歸。兒抱熟麻子，香甜有餘味。弟請易其子，不悟母心計。大兄種麻麻滿園，小弟種麻没一根。弟曰：「我逃去，誰敢見慈顔。」兄曰：「弟逃去，我獨何能還！」人生在家不得樂，不如且倚他人山。羅家羅黄雀，山鷄入網裏。使心害他人，天報在自己。兒去竟不來，阿母至死悲，化作相思鳥，夜夜空林哀。一更淚不絶，二更淚成血，三更淚血盡，飛鳴繞枝毛羽折。百禽聞之不能寐，風淒月黑山石裂。吁嗟嗟！有兒有兒不相守，何不當時作慈母？

壽者篇贈逸菴黄先生

汴水之陽，雍丘之野。漠漠青林，幽幽白社。靈秀之蟠，中有壽者。一解。文章世師，龍鳳天游。倦翮歸來，盤桓故丘。雲煙富貴，蜾蠃王侯。二解。地有壽山，天有壽星。我公之齡，安期廣成。後天而老，元氣與併。三解。嘉賓來集，奕奕翩翩。鼓瑟吹笙，吹篪吹塤。我歌且謡，侑此壽筵。四解。

河清篇

黄河落天，崑崙東走。厥水一石，厥泥

六斗。嘉靖六年，冬蜡月首，陝郊西鄙，靈寶上口，澄清見底，五日復舊。坤道發祥，異哉稀有！《書》言「聖人生世，作明明后。」今我躬睹，玉衡平鰲，極奠不朽。禮樂達海隅，王綱鎮無咎。卓哉瑞應非謬取。大臣頌德，小臣稽首拜手，願我皇帝陛下臻萬萬壽！

遠遊曲 一字起至十字句

嘻，休。遠遊，滯留。日嶔巇，爾何求？調鼎三公，錫馬五侯。天命不可期，風波失前籌。終南捷徑被嘲，《北山移文》掇羞。高軒駟馬長安道，富貴勳華豈常保？風藿日以南日以北，王孫天涯兮怨芳草。何似衡門栖息幽且迢，薜荔延户兮雲滿山坳。與遁爲徒樂天命而無悶。考盤永矢暢吾生以逍遥。

琴 操 體

竹巖操 有序

祁陽程公，别號竹巖。成化中，爲吾河南大方伯。盛德餘澤，民到于今念之。其視公之竹與巖，不啻召之甘棠焉，可以被之絃歌也，追而爲之操。

巖兮巖兮何巉岏，❶有竹猗猗兮苞且蕃。鳳啄實兮矯哉翻，蒸雲爲雨兮澤彼區寰。碩人樂斯兮樂且閒，效無悶兮永盤桓。

竹巖卜居。

❶ 上「巖」字，原作「嚴」，今據下「巖」字統。

惟碩人之弘廓兮，端志操以振世。衆闇穆而寡修兮，行曶曶而日昧。堯、舜邈不可及兮，紛吾履茲遺軌。道果未喪於天兮，吾將懋昭以自恃。豹佩韋以自緩兮，蓋有激於傷道。原扈蘺而慕潔兮，義庸取夫芳草。吁嗟乎！吁嗟乎！我竹挺節，我巖孤撑。我以爲德，襲爾嘉名。匪姱節之徽時，要飭志而抗行。苟二美之無塹，庶百世而可徵。幽人好德。

吁嗟乎！巖之德兮，余矯世而竊慕兮。彼穹窿以無極兮，余曾何離此度兮。行孤峻兮，屹萬仞而壁立兮。介如石兮，盤不可轉側兮。嗟仁人之抱一兮，先重厚以爲質。曰斯民之具瞻兮，崢五嶽而爲匹。流惠澤於中土兮，豈殊夫興雨之祁祁。嗟碩人之秉德兮，邈百世而仰之。泰山喬嶽。

吁嗟乎！竹之美兮，余豈式之而不力。中通以應變兮，不阿以爲直。固本以基道兮，堅性以執德。虚以應物兮，效至人之無爲。節不可奪兮，又孰蹈夫詭隨？嗟乎哉！嗟乎哉！激頑夫兮，爲廉貞兮，匪傲世兮，垂儀刑兮。慕獨醒兮，播清風兮，完素履兮，始有終兮。清風峻節。

哲人去兮留巖巘，山蒼蒼兮雲蕭蕭，邈休風兮不可招。爾巖與竹兮，如覯清標。巖之阿兮有堂，竹之間兮泉浪浪。龍臥兮南巒，鳳遊兮朝陽。氣葱鬱兮無極，蔭彼後人兮福釐永昌。懷賢吟。

采薇操

嗟嗟昊天，元化萌兮。父之生我，恩與併兮。一氣而判兮，弟與兄兮。迷亂天經兮，敢利之營兮。彼堯、舜兮，胡獨垂令名

兮！讓國。義難處兮適遐方，弟悲兄兮同遨翔。海天漭漭雲爲鄉，狎十洲兮仙緣長。棄國家兮此彷徨，我心孔安兮庸何傷？避居北海。彼西之方，文不喪天。有美一人，少懷老安。福斯樂斯，而無永歎。欲往從之，以嬉予年。歸周。吾來斯樂土是依，中條變兮爲吾之悲。孰誘爾主兮以臣犯闕，天乎天乎此何辭！虎賁勇兮牧野震，長虹貫日兮日爲摧。天地翻覆鬼神滅，吾不往正之兮有生而奚爲？微子、箕子國之師，彼商之人兮日跂望之，廢昏植明義所宜。嗟哉！嗟哉！紂可伐兮社不可夷。諫伐。訴上帝之無從兮，涕泗漣洏。予螻蟻之肖肖兮，奈洪水之如馳。耻周粟之不潔兮，望西山而採薇。歌曰：「大道隱兮，揖讓止兮，予何歸兮？食爾薇兮，如餌如糜，如蔗如飴。靈仙之虀，后地之滋。靡求靡力，可以療飢。」採薇。吁嗟兮！吁嗟兮！昔與周人兮，曰商之臣兮。今我曰周之臣兮，予胡忍而！嗟乎哉！嗟乎哉！商之遺人終何適？千秋萬歲兮遊魂來兹！隱居首陽。

水仙操

秋水蕩漾芙蓉洲，虹爲梁，霞爲樓。呼羨門兮丹丘，來歌來遊。想像日月飛兩丸，黄道悠悠，延壽命兮無休。一解。名字喧喧競朝市，不肖妬賢賢欲死。吐心吐膽方指天，一語不合戈矛起。二解。我所友兮心莫欺，太上九真天人師。王母拜謁心相於，口授秘道凡間稀。君來兮！君來兮！三解。白鼻騧，碧幢車，干祿不憚長安遥，破胡踏遍龍城沙。虎志不揚，君兮君兮奈何嗟！四解。我遊衍兮樂無期，晞陽扶桑步清虛，飛

龍引駕鸞吹竽，遨遊四海形神舒。君來且！君來且！五解。陰山苦寒炎洲熱，弱之利兮强之竊。風雨災祥帝力缺，憫不吊兮爾生滅。六解。我居之里四時和，風不鳴條兮海不波。甘露零兮芝草滿，寡憂患兮樂生多。君來羅！君來羅！七解。舜之琴，禹之疇，道化光光敷九州，飄忽水上漚。商辛梟，田横逃，戡正亂德爲清朝，秋鴻生一毛。八解。水仙水仙，摇桂檝蘭船，採十丈紅蓮，壽帝大羅天。水仙水仙，握靈文寶篇，度三災九還，與天地齊年。水仙水仙，脱人生業緣，渺蓬萊遠山，見滄海桑田。水仙水仙！九解。君來君來莫迴延，君來君來莫迴延。人間富貴百年，生命電光石火，那得有留殘。十解。

邃翁操 有序

操之義爲節，有所執守而不奪於外之云也，惟邃菴先生以之，故作《邃翁操》。古今作者，類多簡略齊平。簡略則其文寂寥而不能引抒其情；齊平則其聲拘一而不能推變於調，故琴師無所采焉。今作五解，以宫爲調主，各變其辭而引其意。引而能變，是又邃厥聲者也，庸以發邃之義。

日兮行天，水兮歸海。大道芒芒，喆人如在。彼俗硜硜，執一而盈。靡見其睫，孰會其冥？越禽駭雪，夏蟲疑冰。探以告之，反謂我以盲。一解。嗟我翁兮，皇既敷錫以元美。承休兮，抱大朴而藏華。服聖兮，懋斯人之永式。大觀兮，渺六宇之

無涯。龍變兮，劃風霆而上下。神遊兮，走妖魍之如麻。二解。鳳兮鳳兮，覽德輝兮來儀。我翁我翁兮，奉星辰於紫微。堯揖舜趨兮，遘此佳時。傅巖霖，渭川釣，匪我翁，誰久節鉞兮邊陲？偉文鴻武，走驕虜兮懾羌夷。中朝之人兮望翁歸，西方之人兮泣挽翁衣。補天斷鼇竟相迫，來拜帝座翁無違。三解。嗚呼噫嘻！丕兮嵬兮，道符昌兮！昔水滔天兮，狄猖狂兮。世攘攘兮，民遑遑兮。憂彼時兮，敷厥功叶兮。神禹兮，益兮，夔兮，夷吾兮，由余奚兮！旦兮，奭兮，維民之綏兮，翁與同歸兮！四解。平海波兮九州，酌斗氣兮中天。皇步軼兮聿安，功不居兮遜賢，非邃德兮胡然。邃其心兮如淵，邃其道兮如玄。微兮無朕兮，莫窺其端。邈兮無窮兮，莫測其筌。人曰翁邃兮，翁曰我菴。慕菴兮歌菴，菴中之人兮萬斯年。五解。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辭賦體

九述有序

昔者屈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閑於辭令。内議朝政，外應賓客，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嫉其能而讒之，王遂疏原不任，放之湘潭。原，楚同姓，義不可他適，故幽憂抑思而作《離騷》及《九章》、《九歌》，以道志而自獻。王終不悟，原乃抱石沉水而死。嗟乎！執義弗變，可謂烈夫之特矣。其後賢人才士悲原之志，罔不辭而弔之，如宋玉之《九辯》，東方朔之《七諫》，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皮日休之《九諷》。中間雖辭有離岐，義涉睊忿，要皆慕原而爲之，亦可悲矣。余暇日誦其遺文，慨然效之，託原自道，命曰《九述》。謀王議國，賢蘊昭也。讒以間正，君子道消也。流離遠放，以忠見疏也。知命遜時，大人樂天也。被髪行吟，安所遇也。醜佞詆邪，志群分也。讐秦唁懷，義不遺君也。文以顯志，道經世也。死以明義，節不渝也。嗟乎！非大賢之操，何以明此？太史公曰：「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豈不信然哉！豈不信然哉！浚川子曰：余作《九述》，不獨爲原白其心。往軌可以式來，法言足以釐邪，後有聞之，警心律道。忠而見疑者，守死無悶；讒而無益者，悔心率履。君臣朋友之義，或有以補也。作者之志，其亦庶幾乎！

輔國

粤余祖之造邦兮，自黄、頊以肇祀。保江漢於南服兮，守王典爲世紀。我后興以紹業兮，仰先烈而緝熙。顧余匪哲之儔兮，推腹心而任之。内修政以端始兮，外修辭以應對乎諸侯。秦願相與睦兮，齊、魏不敢以讐。余既知無不言兮，言亦無微而不納。豈獨化及荆郢兮，將遠舉乎六合。登忠良以揚美兮，擊邪僻以屏裔。苟社稷之有利兮，雖叢怨夫奚避。持正義以明治亂兮，期國步之日崇。致主道於重華兮，竊比咎、稷之遺風。蹈往聖以爲範兮，屈衡人之娓娓。楚甿作以歡附兮，王亦受知而是倚。嗟乎亨哉！言行計從兮，匹吁咈之誠兮！治廓清兮，邦紀之平兮！輔理成兮，鬱有稱兮！完忠貞兮，賴君之保明兮！

被毁

素志乖而不白兮，讒夫昌而途窮。余欲乘間而委訴兮，閶闔阻而不通。曰余擅威福兮，以法令吾所秉。靈激怒而隕意兮，薄余衷而不省。余揭先王之遺烈兮，進賢哲而治邦。靈不亮余之懷抱兮，讒又假之以中傷。余秉直介而不變兮，遂于禍而罹尤。國事日以之非兮，豈哀吾生而殷憂？貝錦成於萋菲兮，蒼蠅聚而點白。君子曰

命之所值兮，衆人呰余以過迫。始結髮以伉儷兮，詎意中道而背之。昔揚蛾下三千兮，今曾不逮夫惸嫠。嗟乎，惜哉！群狐成黨兮，惑亂以淫。諛言稱旨兮，直諫剖心。鴟鴞爲吉兮，鳳鳥不祥。栽樹樲棘兮，棄彼沙棠。世無堯、舜兮，懷賢者誰？君不吾信兮，他方非余之所之。

放遠

皇天不余弔兮，罹此煩冤。投畀荒裔兮，浮彼湘沅。欝迷瞀以蕪穢兮，孰云逍遥而遠遊？矧行止之係於冥冥兮，何人天之是求？井渫洌而不食兮，徒燦白以淒清。寧幽伏以守雌兮，奚羨夫夭夭之榮。魂戢戢兮旅蠻土，懷離索兮夢如故，企望郢兮天門深，顧相見兮述予心。心不能述兮獨倚闌，歲忽忽兮思漫漫，身淹留兮湘之曲，虎兕爲侶兮猿狖相逐。莎雞啁啾兮白露秋，子規夜啼兮窮人愁。鴻鳥賓南兮行復北，余胡淫滯兮塊處此域！帝不惠余兮，離我君王。欲往從之兮，雲漢無梁。嗟乎，悲哉！楚山蒼蒼兮，維石嵯峨。楚江淰淰兮，秋水騰波。我舟搖曳兮，我馬儃佪。夷土不可以久處兮，余將安歸？

俟命

嗟國紀之紛拏兮，逐讒諛以上下。余世爲宗之裔兮，心彷徨而焉捨。彼匪人之面從兮，退後言而私議。以斯爲忠於所事兮，惡三五之可致？余冀靈修之一悟兮，敢自疏而蹈遠。聊淹留以俟命兮，又何苦志以申辯？勢有壓而不可反兮，道有守而不可離。余惟竭誠而聽之兮，雖萬變吾奚疑？彼箕子之明夷兮，尚隱忍而爲奴。余

何敢自潔其身兮，遺所天而改圖。執不去以爲臣節兮，曾何昧夫先幾。恐薰蕕不可以並處兮，終焉妬汝之蛾眉。嗟乎，天哉！假靈龜兮卜我居，徒遑遑兮靡所如。寡尤悔兮求道直，敦大訓兮從所適。堯、舜邈兮古道離，苦玄修兮誰哉契而？

刺讒

哀吾生之不淑兮，何獨逢此螯夫？善蠱君之性真兮，遂譖余以狂圖。既柔體以干媚兮，復巧言而善辯。易惽人之好惡兮，致福禍之相反。指《咸韶》曰鄭音兮，黄鍾奏而逆耳。以鷙雀爲鸞鳥兮，薄九苞而不似。友惡來之便娟兮，詆箕子之佯狂。悦嫫母爲妍冶兮，愀然棄乎姬姜。余修謀以體國兮，内懷情而孤介。彼既不以爲美兮，復媒蘖而交害。神龍恒不見於世兮，蝮虵鬱其旁午。麒麟曠代而一生兮，豺狼遍于下土。余將愬於上帝兮，恐彼蒼亦諱其偏。生有害而無益兮，造化胡惟其然？嗟乎，嶮哉！彼讒之口，可以出走兮。反白爲黑，使人蒙垢兮。君子守道，大居正兮。拂抑坎壈，貴順命兮。三監流言，德音日休兮。魯公沮駕，臧倉何尤兮。

吟澤

余懋修將以援世兮，豈期中道而變乖。承嚴譴而放之南徼兮，日行歌而愴懷。匪虎兕而遠投兮，竊獨悲此曠野。夫古人亦曾罹此患兮，余將竊附乎賢者。澤浸淫以蒸毒兮，淹盤桓吾以家。雖魅魑之能愛客兮，短狐夷猶而吹沙。潦水積而沮洳兮，復霜露淒余屨。蓬茨延于庭户兮，鹿豕混而與處。鶯鳴春而百卉華兮，感時物之回妍。

瞻故都之遼絶兮，魂一夕而九遷。嗟吾生之已矣兮，登高丘而長謡。奈行路之不見明兮，謂余猖狂而宣驕。嗟乎，傷哉！帝佞是祜，莫余惠兮。憂心忡忡，隱如醉兮。山鬼掉跳，日將暮兮。風江洶洶，駭余渡兮。九疑連綿，懷迢遥兮。飄忽滅没，魂不可招兮！

唁君

靈被狙以機陷兮，嗟獨遭此匪仁。被椒、蘭之寡謀兮，徒憤怨而詈秦。秦虎狼之無義兮，眇山東諸侯而不視。將合與國而正之兮，益恃强而蔑禮。荃示民以法守兮，何不嘉此度也。今去國而流離兮，要亦匪謀之故也。晝鬱陶而宵見夢兮，獲幸接靈修之堂。旅瑣瑣以喪其資斧兮，貌悦悴而不揚。始悔佞人之不可信兮，曰自昧而靡它。悵獨久此異域兮，臣妾忍余其謂何！秦嶺巉屼兮阻行馬，漢水瀰漫兮舟不下。浮雲闇淡兮落何方，美人不歸兮企余之望。嗟乎，思哉！祈大鵬以導駕兮鳳啣羽，與君宴兮玄之圃。坐匡牀以豫處兮擁幼艾，奉君之食兮陸與海。脱彼虎穴兮遊此鸞墀，我心孔安兮誰將致之？

著騷

昔聖賢之不遇兮，恒著述以見志。嘻余憂愁而皋戾兮，胡能徵於世史？繼《風》《雅》而爲辭兮，僭擬夫三代之豪。祛煩擾而安余之心兮，爰命之曰《離騷》。《小雅》怨俳而不怒兮，余志激而言貪。《關雎》樂於進賢兮，余憤邪而刺讒。表斯文之未喪兮，庸以道貞介之心。庶來世因之以有聞兮，不隨夫委瑣而汩沉。雖千恨以殛讒詭

兮，事已蠱而無計。悔不竊負吾君兮，蹈東溟而遠逝。六經炳而日星兮，奚俟此之贅疣？余藉兹以格夫異代兮，使匪人改行而悔猷。嗟乎，文哉！歷聘不逢，《春秋》成兮。羑里拘幽，坤乾興兮。闡玄殫微，大造衍兮。褒賢誅邪，垂令典兮。反覆治忽，寫我懷兮。斐然成章，不知所裁兮。

投汨

世澆濁而不可以處兮，余將訣此而永逝。雖未協於聖軌兮，彼頑鈍足以勵。生有重於泰山兮，或亦鴻毛之可輕。使履之不畔於道兮，性雖滅而名榮。嗟湘流之湯湯兮，吾將與汝爲徒。外滌吾之肌膚兮，心膽内瀹而靡污。江妃參余車兮，馮夷導吾馬。果蛟龍之有宫闕兮，甜焉税吾駕。知者謂余憂社稷兮，不知者以余輕生而隕身。余乃效尸諫以悟主兮，安取識於衆人？比干剖而稱仁兮，余委命胡不可？申狄義而赴河兮，余懷沙夫奚過？生人之大慾兮，度百齡以爲壽。後千載而視之兮，彭殤皆芻狗。讒何苦於憎嫉兮，貪何巧於媒禄。苟行隳而名滅兮，何如忠而葬於江魚之腹。嗟乎，已哉！余宗人不可以委去兮，何如死之安義？祈上帝之貞吾魄兮，誓不化而爲厲。昭如日星兮，裨佐天光。流爲江河兮，潤地無疆。如摯如旦兮，斯人之望。爲麟爲鸞兮，應世之昌。維帝眷余兮，從余所祈。雖百億化兮，余將順之。

悵遊篇

江漾兮東注，嶂迴兮迷處。莽連蜷兮龍蛇，紛滃濛兮雲霧。爾胡爲兮天末，蹇獨

行兮日暮。杳故山兮萬重，悵飛鴻兮遵路。春鳥嚶兮鸝留，垂楊蔭兮芳洲。有佳人兮慕余，貽蘅茝兮貞脩。何富貴兮執鞭，矧天路兮悠悠。矯志意兮相媚，澹逍遥兮焉求。

巫陽辭

靈之遊兮江濆，驅層波兮玄雲。修余辭兮自信，聊暇日兮期君。余悰結兮望苦，庶靈焱兮來下。吹喧闐兮節番，帶飄摇兮拂僊。夾中流兮采倡，宣悦康兮式歌以鼓。披杳靄兮陽之阿，矯飛龍兮騖迴波。擗蕙榜兮驂雲車，象恍惚兮君來過。仰中天兮邈絶，孰先容兮余達？望不見兮延佇，中怳愴兮如渴。飄風嘐兮淒淒，行雨零兮霏霏。峰參差兮十二，欲向君兮自疑。望洞庭兮波漫，浮沅湘兮路艱。歲將晏兮不來，眇余愁兮山間。巫之靈兮山陽居，日中央兮光離離。君所歡兮願相善，我思君兮君不知。君不知兮何求？徒媒勞兮孔羞。時不可兮苟隨，蹇吾道兮滄洲。

海靈辭

朝上宫兮紫皇，激流邁兮中洋。心連蜷兮惋結，波砯涌兮路長。望氛氲兮天末，爇蕭燎兮冀達。駕婉婉兮飛龍，欻慰予兮飢渴。鏘鳴鏞兮拊鼓，促倡節兮繁僊。紛承盻兮麗彩，聊淹留兮容與。靈娟娟兮好脩，期相信兮眷予以同仇。神祉渥兮劇賚，奄將歸兮煩予憂。

大冲十詠

朝日離離，上高天兮。開光陽隅，燭幽玄兮。昭休啓禎，浩連蜷兮。蔭彼佳林，逍遥安兮。坤靈翕和，鬱闌干兮。昌爾後人，億萬年兮。右朝暾。

其　二

幽谷兮衍漫，靈氛兮嵯峨。微月兮下嶺，晻靄兮金波。周覽兮將夕，景冥昧兮垂蘿。素娥睒兮來下，白楊蕭蕭兮和歌。右夕月。

其　三

鍾晨鏗鎗兮旦鼓，玄宫翼翼兮接彼梵所。薰祇林兮天花，散香臺兮法雨。泉涓涓兮汎潮，煙綿綿兮如炷。魑魅穴兮蛟龍騰，嗟佛之力兮永福兹土。右梵宫。

其　四

山蒼蒼兮木葳蕤，紺殿横兮丹霞披。朝帝闕兮曳長帶，擊鼉鼓兮吹笙竽。山之靈兮曰希夷，化鶴遠遊兮蓬壺居。携玉女兮驂雙螭，凌冲飈兮時來歸。右道觀。

其　五

峻極兮楚望，分翠兮衡首。雲氣兮上躋，日觀兮開蔀。我域兮孔安，靈蜿蜒兮非偶。鳳鳥來兮應符，會昌運兮瑞後。右鳳嶺。

其　六

龜之山兮丕丕，龜之神兮夔夔。庶類育兮，龜無與私。興雲致雨兮，惟龜之才。

叶。壓鰲足兮奠九極，千秋萬祀兮我土不虧。龜之形勝兮，我宜我居。居之永定兮，❶爰符爾龜。右龜山。

其　七

崒高空兮飛峴，擁仙園兮喬樹。既參差兮參天，復蓊蒙兮無數。杳瞻望兮如雲，鬱周章兮迷路。束白茅兮有客，酬桂醑兮不知其處。右雲樹。

其　八

江之水，蕩汩汩兮。練之晞兮，不可澆濁兮。大化委和，神氣委濉兮。逝者如斯，其機渾闢兮。涵畜萬象，蛟龍之域兮。知動而不高兮，仁澤而殖美兹丘林兮。嗟嗟！永無極兮。右練江。

其　九

登廣原兮顒顒，仰高山兮萬重。爾牧來兮飲牛，或荷篠兮相從。笠糾糾兮冥雨，笛款款兮緒風。望首陽兮日遠，悵美人兮莫逢。時嘯歌兮晤懷，信幽獨兮山之中。右牧坪。

其　十

江有浦兮水漫漫，漁烝烝兮遊其間。朝下瀨兮暮來還，鼓枻而歌兮志意閑。杜若芳兮秋已闌，風露淒兮蛟螭翻。願往從之兮邈哉艱，徒有所期兮不得與言。右漁浦。

❶「居」，原無，今從王校補。

文昌君

望蓰蓰兮九垠，紛冥冥兮莫分。意不舒兮爲何？有所思兮天閽。江湧湧兮極浦，期不徠兮愁苦。衝風起兮揚瀾，余欲渡兮日暮。君之居兮九霄，雲迎迎兮霧朝。載螭車兮蜺軺，翩來下兮迴翱。結女心兮素綃，何以報余兮鳴瑶。桂醑奠兮蘭漿，木難烈兮蕙芳。既余美兮靡已，及余食兮匡牀。室迢遥兮帝臺，願相見兮娛懷。時忽變兮不留，俾余心兮愈乖。鸞旗揭兮雲輅，杳斗衡兮玄之圃。愴延佇兮晤歌，思綿綿兮遺女。

五祀歌五首

司户

揭桂楣兮蕙堂，闢洞扉兮都房。既瑶欄兮勾曲，復金欂兮飛揚。筵腊珍兮芳陳，樂流商兮刻羽。靈容容兮如駕，杳倏忽兮相與。風雨時兮春蕤，花韡韡兮鳥飛飛。羌從余兮不後來，撫流景兮澹忘歸。余與靈兮孔邇，出相友兮入爲侶。啓余悰兮欲告，恐不信兮中已。悦莫悦兮相知，醜莫醜兮失正。古有獲兮我心，守堅貞兮俟命。

中霤

有所思兮中庭，靈飄忽兮四溟。乘素蜺兮來止，貽余佩兮期成。揭車搴兮江皋，拾杜蘅兮翠苞。意不極兮重惜，仍以既兮

蜂刀。雷雨騰兮九天，沸湧湧兮垂泉。脱淫淫兮沾灑，斂厥美兮無言。望君兮雲中，思君兮堂下。寂寥兮愁絶，崦嵫兮日暮。仰視兮榮翼，俯窺兮庭墀。君俄延兮矯昇，風泠泠兮吹帷。雕璧兮實庭，明珠兮爲瑱。水碧兮彩麗，琅玕兮星爛。余有美兮復誰待？君不御兮歲將改。遠遊兮歸來，佳人兮絶代。

司命君

曦欲暝兮西藏，洒塵塗兮滌房。靈夷猶兮未駕，步徙倚兮周章。奠瓊飴兮桂酒，鼓瑤瑟兮浩倡。皎星月兮中天，望佳人兮夜光。室邇邇兮人渺，交不深兮徒好。搴瑶華兮誰遺，匪相知兮空道。龍翩飛兮鸞舉，許余成兮容與。月嬋娟兮揚彩，風蕭蕭兮靈之語。既連蜷兮下雲，復君蒿兮有聞。余精禋兮秉禮，匪媒交兮媚君。帝九圜兮高居，察下土兮降禧。倘玄靈兮可達，或昌言兮相余。

司門

通瑶闕兮開廣宫，子衛余兮雙蟠龍。左披犀兮右執鋭，靈桓桓兮號荼壘。結君美兮不相遠，朝行出遊暮來返。闔闢專兮不余怒，關節沮兮志益善。帶長鋏兮彫弧懸，御華蓋兮拂雲煙。鬼怪伏兮威靈宣，忽嘯作兮凌九天。我所思兮江之滸，歲將晏兮不余顧。山蒼蒼兮水蕭蕭，風淒淒兮滿芳杜。來不傳兮去不語，思公子兮徒延佇。谷有芝兮浦有蘭，靈不御兮亂余緒。

司行

卜良辰兮日酉，與靈期兮塗首。嗟君

子兮有役，軷以羝兮靡後。奠椒醑兮金波，舞吴趨兮楚歌。㕙實彝兮蘭芳，介余祜兮孔多。川原繚兮迴紆，利遥涉兮遄歸。踔八垠兮天末，近九閽兮帝居。陸虬駕兮驂鸞，蕙舸榜兮水仙。颭靈旗兮飄旌，風嘐嘐兮吹天。矯飛龍兮上征，翩迴翱兮峴陵。緩倡奏兮捎閬風兮玄岑，揚彩旄兮九瀛。更欣欣兮悦康，擥芙成文，靈蕭蕭兮有聞。時變會兮龍爲馬，雷電章兮雨蕖兮贈君。靈夷猶兮陰陽乖，我思君兮夫焉舍。不下。九關守兮豺與虎，蝮蛇在庭兮鬼在户。邈伊阻兮日煩憂，匪君心兮不余顧。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辭賦體

放鴿賦并序

鴿，鶴類也。海人以械致之，錣其羽而貨於市。予求而畜之，毛翮更生。放之中野，一旦秋風灑天，翩然而翔。童子報曰：「鴿逝矣。」乃作《放鴿賦》。其辭曰：

嗟大化之絪緼兮，氣平施而普生。何爾性之閒遠兮，超群物而搆精。衣玄緣以貞朴兮，頂砂丹而炳文。擅羽族之清麗兮，豈鶖鶬之可群。排泬漻以孤高兮，匪塵界之所制。凌倒景於無極兮，偕羽人而謁帝。彼守静其德之介兮，恒遠害而知幾。中無欲而類仁兮，曰沆瀣而是希。比夫山澤之逸癯兮，祈鳳鳥以爲臣。陋鷃雀之搶榆兮，競高下於荆榛。固偉志於超軼兮，天命邈其難辯。偶防檢之不周兮，遂拘攣而罹患。免割烹衆矜巧而加鼂兮，孰懷舊而悲鶻。免割烹於珍食兮，幸眇軀之猶全。分委命於泥塗兮，抱煩冤而自傷。將偃蹇以待盡兮，魂趯趯之如狂。彼哲人之中口兮，遭青蠅而遠斥。望帝閽而不見兮，衷信美而孰測。雖小大之殊分兮，均逆悰而幽辱。古有悲於陸沉兮，孰靈蔡而焉卜。何君子之好德兮，

乃私心而憐之。挹斗水以澤鮒兮，捨金錢而贖黿。藉清泠以照影兮，拂景風而載噓。新翼修而日華兮，時翾翩而思舒。蒙釋汝於中野兮，聞同聲而引領。激風飈以迅縱兮，歷九萬於俄頃。黃鶴遘而延佇兮，弔囊迷之不淑。故雌尤夫煢獨兮，衆雛悦其來復。世淫泆而好戕兮，鵬勸來者之不可誤。爰居就而陳詞兮，願無忘夫窘步。向趦趄以歔欷兮，孰與脱羇而自如。寧餐若木之華兮，何復涉志於江魚。棑蒼梧爲南巢兮，掠崑崙爲西户。朝矯翰於桑丘兮，夕啄瑶英於玄圃。俯瀛波之浩淼兮，依鄧林而税駕。申志意而返素兮，幸樊籠之永謝。群靈翼以爲侶兮，蕲禍殆之靡及。苟脱夫斯人之嫉妒兮，又何悵乎遠集。昔奮飛之無由兮，敢逆望乎今路。兹扶摇以天遊兮，彼弋人之奚慕。驥病棄而思秣兮，雀傷丸而委沙。匪仁人之提携兮，焉正命而流華。

亂曰：將怡生爲道真兮，將澒溷以求同。將栖縻以求世兮，將逍遥而御風。彼至人之形休兮，恒寂昧以爲宗。動不括曰至神兮，静而勝曰大通。一趣向之乖剌兮，倏悔吝其相蒙。偕彼鶴之獲逝兮，庶優哉以永終。

悼時賦 并序

予謫亳之明年，爲正德己巳。時政愈急，抑鬱憤悶，卧郡齋者數月，乃賦以自釋。其辭曰：

何予生之弗獲於時兮，熙和返而淒其。固玄化之有變革兮，情沉抑而如危。蒼梧邈而皇逝兮，重華逖以何追。畢原蕪而鳳隱兮，文胡爲而在兹？緊哲謨將以援世兮，衆咸難予之施。豈弗省同流之爲自全

兮，非素心之所期。虎九關而嚇衆兮，鴞群嘯而晝翔。靈曜㫚其冥塞兮，兩儀黯黮而不彰。巉喬嶽以路絶兮，江河廣而無梁。帝遠而不照予之忠誠兮，知進退之不予臧。諏同心以求正節兮，曰聖哲之所常。年鼎鼎不予貸兮，恐清修之不揚。希鳳鳥爲友于兮，接文鵷爲予侶。結薜荔以爲紳兮，帶芳杜與幽芷。予恃此以自媚兮，奚取容於羣子？苟終獲此皜皜兮，雖没齡而靡悔。彼飭婞而好進兮，予犯衆忌而獲愆。恒申申以忠告兮，彼朋訾而不予然。嗟時命之不可逭兮，矧毒夫之乘權。在聖智或靡周兮，予孱劣而奚宣。强心娱而偷安兮，非道軌之所尚。覽彭咸之茂潔兮，紛靦面於俯仰。哀日暮而途迫兮，胡不高駕而獨往？苟予踪之可以遁滅兮，又何情戀於吾黨？涉洪河以揚舲兮，汎滄海之三洲。登崆峒以發軔兮，歷五嶽之崇丘。雲靀靀而蔽虧兮，潮淼淼而吞舟。叢萬嶮之不可越兮，叫帝閽而無由。將東浮于三韓兮，南走乎盤瓠之野。趨疏勒之龍沙兮，及華胥於西夏。俗淫悍遞重譯而靡通兮，雖語笑之莫辯。云僻陋之可而殊中土兮，更陰陽之爲沴。吾生尚不自得兮，何居兮，要情性之舒展。超三山於鼇極兮，棲神洲以九夷之爲善。友羽人以徜徉兮，接浮丘之靈槎。爲家。駕玄虬以遠遊兮，折若木之瑶華。捫三辰而載歌兮，凌倒景而迴車。固蒙莊有此寓説兮，寔杳茫之無據。予豈貪生之常流兮，迷異道而誣世。諸有求而莫獲兮，反予聰而大觀。予苟不畔於道榘兮，行窮困而志完。矧沉冥爲真詮兮，終解脱乎憂患。要時命之可俟兮，胡悒悒以長歎？亂曰：維河濤濤，有泚清兮。牝谷之窅，矗爲陵兮。

洚水滔天，底平成兮。理亂相禪，靡常形兮。詹尹著筴，茂以徵兮。卓彼高士，遺厥榮兮。順命適變，聖通明兮。殷憂忡忡，文伯興兮。履危俟時，集爾慶兮。委順抱一，維士之貞兮。

猛虎賦

華山有虎患，郡吏督虞人捕之，殲六虎。予哀夫以強力貪得而斃者，不獨虎也。遂賦之。

嗟猛獸之揚厲，據藪澤以爲雄。孰樵採之敢入，望谿壑而憂恟。彼麋豕以何辜，偶邂逅而途窮。力於爾以不敵，遂填吻而飽胸。狐欺媚以相假，亦走猱而詑狨。矧咆哮而叱咤，儵風颯而晝曚。胡恣行而遠出，乃于人而肆兇。慘細物之莫報，智加爾夫奚容。驅虞人以掩襲，火山澤而遠攻。陷穽伺鏄，罻羅揭秘。勁弩四發，藥鏃森會。前殪後殭，朋殲品斃。以杠以徒，或剥或劓。目烱烱以電滅，革班班而文碎。非于爾以寡仁，反狗馬之帷蓋。要施報之所宜，視爲益而爲害。龍出没以造神，沛霖雨而澤世。雖一睹之莫即，孰機窞之可逮。世赫赫以並稱，羞神明之莫配。彼貪夫之殉財，乃忍情而爲盭。積衆怨以銷骨，終殞生而敗類。兹逐臭而蹈污，寔見小而遺大。哀靈物之寡謀，匪斯獸之獨慨。

夢訊帝賦 有序

正德戊辰，余以給事中謫判亳州。甲戌，以監察御史謫贛榆丞。乙亥二月朔，夜夢至上帝所訊帝，帝惠以教言。

嗟乎！豈大道之未聞乎？猶有所芥蒂而不釋乎？何以是見夢？覺而述其意賦之。

宵幽寥以鬱思兮，魂飄蕭而上征。若道余以登天兮，蹀恍惚於帝庭。帝萬物之宰攝兮，進重跽而敬問：「神化機之要紗兮，羌示余而莫蘊。涵二氣以翕闢兮，寔界生之所自。臨下土之無垠兮，均仰德而無二。蒙小子之菲類兮，幼端操而求直。帝獨美以殊惠兮，近沉潛而剛克。趨遺則之不倦兮，期滅性而後已。醜汙濁而省躬兮，要不愧於貞士。何蘭茝之絓結兮，衆莫知其所芳。託重華以申賢兮，恒迫阨而不揚。彼婾嫚而濁婪兮，善淫朋而作倗。世不以爲戮兮，反被華而服寵。術巧佞以糜蘖兮，敖典刑於何有。既糅乎帝之紀兮，又加余以讒口。歲五改而再斥兮，余巔越其焉極。雖蹈海之不悔兮，余何忘情於鬼蜮。同託體於玄化兮，何獨蹇而離尤。彼何辟而暢志兮，此何淑而殷憂。余由夫古人之所履兮，曾夙夜之敢止。苟致福之不由我兮，何天道之足恃。守大道以稽聖兮，爲黔黎之所安。斯不綏之以立兮，烏用惠於兩間。帝昭昭司民之直兮，固無微而不神。使一夫之不獲所兮，亦有累於大鈞。」帝覽余之諄懇兮，謂余辭激而不詮：「咄！小子之悖昧兮，何兹侮黷而便悁！」乃訓曰：「大虛廓生之盧兮，陰陽調以神其工。氣絪勃而搆形兮，班紛紛以何窮。上者神德而下爲愚兮，烏有執乎定化。夔一而蚿百兮，亦非存乎取舍。爰自生而自翕兮，各正命而得一。倏變而之遊魂兮，乃澌化之大率。舜膺禪而鮌殛兮，固招徠之所懸。偶福禍之不相直兮，亦物變之或然。物細夥以罔極兮，予

豈一一而彫刻。如爾躬之不有蹺蚘兮，汝能控揣而爲之力。箕子賢而明夷兮，比干忠而剖腹。子胥直諫而隕生兮，屈原被讒而見逐。夔、稷卓謨於虞庭兮，固志亨而道泰。匪人揚於媚世兮，要亦存乎所際。斯故名之曰命兮，予誰煩而爲之所。悉物生之常軌兮，賢者貴安於自處。」再訓曰：「大道夫人之囿兮，通萬變以爲門。汝蹈之弗離頗兮，物得畀夫奚論。寵赫赫以誇權兮，衆兆之所附也。千金懷而傲世兮，又何欲之不聚也。德人之遺物兮，視之以爲苴也。彼怵迫之徒兮，趨而不能去也。漠然以應物兮，以無欲爲汝宅。求之外而弗獲兮，中煩瞀夫奚益。吾賚汝以智慧兮，日循道而俟其會。諸非汝性之所有兮，又何足以芥蔕。竅不可以妄鑿兮，神不可以荒遊。象至道以鍼砭兮，務決疽而劓疣。尼父相魯而見沮兮，不脱冕而去之。堯揖遜以天下兮，許由遁跡而固辭。七十子惟回之賢兮，簞瓢何物而樂貧。軻不遇於齊、梁兮，曾何怨於天人。盍聖徒以爲師兮，黜浮子之鄙陋。心與跡之相忘兮，抱至和而獨守。」帝抗音以何極兮，意無窮而言該。余再拜而怍受兮，忽蘧蘧而形開。乃爲之歌曰：命不可執，順萬變兮。德一於集，旦復旦兮。度志抽行，尚靡缺兮。懷賢援豪，嵬我節兮。匪人卒狂，蚊虻溷兮。盤桓乘化，效無悶兮。逍遥涵和，抱天倪兮。世方回遹，非天孰揆兮！

靖志賦

余幼嘉此遠遊兮，效羽儀於閶闔。既返志而静觀兮，渺虚無之靡泊。嗅墳籍之

靈華兮，心固結以如石。揭大猷以振世兮，闡鴻厖之末闢。仰周、孔之遺則兮，希聞《韶》於千載。力迍邅而弗及兮，徒蠡心而測海。聖師邈而靡質兮，抱清修以高尚。道幽微而不可窮兮，愍世昏而絕響。將登嶽以周覽兮，望杳杳而焉極。余欲追古而傳述兮，衆以余爲夸德。古徵神以卜居兮，冀晉造乎至玄。余亦永懷於太素兮，恒自勔而省愆。子雲玄而尚白兮，曼倩放而渝軌。五羖違邦而圖存兮，箕山遁而濯耳。二老歸昌之仁兮，何反餓而食薇。黃綺避君之嫚罵兮，抑何翼儲而不疑。夫人性之有難與兮，聖炳幾而安已。上仁遜以自逸兮，齊窮通以凝志。二女同車而志乖兮，各矜妍而嫉妬。日稱容光之必照兮，猶有翳於冥蔀。嗟往車之可以鑒兮，及來騖之可以改。禍有隱而機有伏兮。奚觸冒而卒殆。世氛詎可以久染兮，盍杜機與之爲徒。凌超曠而遐舉兮，聊晤言而自娛。生曶曶以蟬蛻兮，悲華秀之不予返。心狐疑而不決兮，道闇没而日遠。亂曰：仲尼樂天知命兮，子輿浩然而不屈。聃一德以明玄同兮，莊逍遥而齊物。道固差池以岐離兮，情各適而自得。苟不毀其性真兮，安室高於聖域。大辯任而不詰兮，至人和而葆光。循成訓而永服兮，庶畢世而允臧。

思美人賦

《邶風》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賢者思盛王也。乃取其意賦之，然非詩人不得志之辭矣。

美人居兮雲之端，玉宮峩峩兮金爲闌。步宛轉兮容思姣，閒紱襜襜兮靈風翻。攬杜

若兮拾春蘭，欲遺我兮塗路艱。睇高丘兮心悁悁，悵佳期兮何漫漫。目渺渺兮限關山，把修篁兮涕汍瀾。昔乘暇兮多所歡，鼓簫鐘兮匡牀餐。舞展袂兮雙飛鸞，《淥水》歌兮吴趨彈。植瑶華與揭車兮，不棄余之蒯菅。九疑邈兮湘流寒，欲往從之兮乏羽翰。玉檢修兮阻瑶巒，志靡達兮徒長歎。歲冉冉兮余奈何，慕靈修兮摧心肝。天不弔兮下何冤，世紛濁兮誰爲援。妍娵疏兮游女奔，佳匹離兮中心酸。百爾思兮海爲田，冀邂逅兮倘來還。

苦旅賦有序

正德十二年，余佐郡松江。秋初，趨事姑蘇，泛舟江沱，杳有思歸之念。乃託騷人之辭，以紓鬱伊。蓋余自謫斥以

來，飄淪轉徙於江海之涯，已四年矣。因命曰《苦旅》，將以示諸同志。

覽長洲之莽蒼兮，眇孤旅之冥冥。遄揚艫以遠邁兮，歲冉冉而靡停。遵三江以流浪兮，獨寤言而自嬉。嗟吾生之有隱憤兮，託江神而陳詞。大道可以致美兮，哀吾生之不力。惟聖人與世推移兮，又非素心之所習。昔攬轡以察政兮，余固澄清以爲期。擬鴟鴞之貪虐兮，殛豺狼於九逵。志矯矯以拯世兮，徠禍患夫奚計。社鼠果不易熏兮，乃日夜爲吾蠹。鳳忽困而在筊兮，九苞摧而無色。余自樂斯之謇謇兮，衆尤余以沽直。欲高逝而靡爲余道兮，竟淹留而無緒。世脂韋而不余美兮，反喁喁而詈語。坂九折潮滔天兮，荃胡易焉而輕視。既躬致此顛越兮，懷狐疑而奚懟。智者洞其幾微兮，愚恒迷而不復。阨羊腸始戒行

兮，又何辭夫窘辱。踪蕩汩而日囍兮，余遵道而猶未悔。苟獲夫素履之耿耿兮，直求百世之可恃。投賈傅於長沙兮，絳、灌爾之所搆。計黨人以中傷兮，豈帝心之余咎。期没齒以一德兮，彭咸乃余所取。直道固難爲容兮，夫豈改余之槩。孔聖泫然以傷世兮，麟鳳之不至也。老聃適志於流沙兮，抱道以長逝也。緊初服之所擬兮，豈嘉夫獨往之爲善。中坎窞而知止兮，乃明哲之所羡。衆固知騏驥之千里兮，以弗哀鳴而不矜也。彼蕙若既自芳其質兮，不以委墜而穢厥形也。時運果非吾與兮，志栖栖以何求。彼大人之遺世氛兮，如脱垢於清流。嗟伯夷之求仁兮，曰首陽吾其終。屈原之激于義兮，曰馮夷吾其汝從。揭白日以燭幽巖兮，帝閽邈其奈何。假北斗以量滄海兮，世淫濫而騰波。返故塗以順命兮，究曩昔之清脩。苟余心之暢適兮，又何事於遠遊。索墳典以企聖兮，探性命之邃窟。雖蔑試之當年兮，詔百世而有述。大和渾而爲類兮，栖鴻蒙以爲家。妙兩儀之玄化兮，吾道浩其無涯。系曰：汝由介兮，汝苦其節兮。大義汝執，安汝之性德兮。夷險罔厥，渝古獲汝則兮。民之多僻，罔正否臧兮。已而已而，汝圖厥良兮。採薇茹芝，汝弗戾兮，庶徵於永世兮。

靈雪賦 有序

嘉靖己丑仲冬之月，維我皇上念雪澤之未霑，憫農事之靡濟，乃齊心淪慮，省躬咎往。既禋禱於南郊，復申告於西社，望三白賚於昊天，俾九穀登於來稔。已而靈雪聿降，彌日達夜。殊爲

優渥之澤，允矣黍稷之祥。康歲可期，兆民允賴。臣猥從班列，恭睹休禎，不揆蕪陋之辭，用讚明昭之貺。其辭曰：

惟我皇上，以神聖而御世，協化機于兩儀。措羣生於大和，調陰陽而順之。何玄冥以司令，秘雪澤而靡施。日終風以吹沙，望飛霰而無期。曰天道之惠民，胡戾氣之如狂。倘暵旱以爲災，奚民食之可望。帝引咎以自歸，心惻惻而靡康。乃徹樂減膳，避殿慘服。罷工節財，緩刑慮獄。心無往而不齊，政無幽而不燭。期實德以應天，冀真宰之降福。於是敕儀臣，議明禋。諏吉日，卜良辰。躬南郊以祈祝，即右社而駿奔。秉精誠以昭假，幸明靈之居歆。奄焄蒿之可接，或盻蠁之如聞。及夫社豆方徹，宮輿未駕。微霰俄集，鵷班載灑。聖容穆然自如，百官默以歡詫，信天人之交孚，速感應之非假。既而雰雰蕤蕤，拂拂瀌瀌。綴妍華於綺樹，散騷屑於回飈。影漾銅龍之樓，光迷白玉之橋。入鳳閣以增嚴，積平臺而助高。靄三殿之精輝，璨六宮之璚瑶。聖人覽瑞以開顔，詞臣揚美而揮毫。由是竟日連宵，層飄疊委。突矣數尺，縞然千里。懷山塞谷，迷遐掩邇。下潤積而土膏，陽氣固而春美。蝗種斃以無遺，麰麥熟而可俟。多稼滿望于甫田，有年將書於信史。三農仰德而忭舞，百工有賴而交喜。是蓋聖秉日躋之敬，天示神速之眷。退熒惑者未之可及，禱桑林者庶幾同貫。覽氣化之協調，契天人之相贊。綏靈雪以育民，豈卿雲之足羡。於是皇上仰承神休，拱荷天德。不自滿假，恒存謙抑。早朝晏罷，宵衣旰食。發倉庾賑煢瘠。薄稅斂，省刑辟，崇儉

素，禁麗飾，勸男耕，重女織。親賢而遠佞，清心而袪慝。嗜大仁以無尚，久至誠而不息。然後凝神冲穆，體道玄默。達禮樂於海埏，匹堯軒於古昔。庶政和，羣工式。年穀登，天下懌。坐明堂以受賀，葆天眷於無極。臣乃稽首頓首，爲之歌曰：國有涷餒兮，胡《黄竹》之徒謳。民非其上兮，何雪宫之獨遊。我皇普至仁兮，恒民隱之是求。感昊天之靈澤兮，垂率育之洪休。再歌曰：皇心敬一兮，昭以格天。皇德宣朗兮，日月之懸。皇勤維懋兮，王道平平。皇圖永昌兮，億萬斯年！

慈貞賦有序

安成周侍御，母氏聖善，蚤喪所天。《栢舟》誓志，皎如霜雪。鞠撫遺孤，遂成儒俊。母儀婦道，真世楷模。乃作《慈貞賦》。其辭曰：

鬱大造之藴靈兮，何淑慧之昭畀。抱懿嬺而含和兮，性窈窕而專一。偕亢儷於君子兮，恒夙夜而祗懼。執勤於家之載兮，曾何憚夫劇易。胡旻天之菑毒兮，儵所天而迍阽而隕亡。慘幽明之永越兮，齡穉艾而未央。誓苦痡以長畢兮，甘中心之匪石。植撫遺腹而俟之立兮，冀存夫子之一脈。植義方以式孤兮，果循躋於哲軌。振斯文之弘紀兮，取華塗於造士。登臺史以察政兮，秉觸邪之耽耽。士節朗而星虹兮，嵬五嶽而與參。豈獨宗祀之有託兮，大門閥而光榮。倘逝者之有知兮，安不慰於九京。物有藉於庇蔭兮，事有基於根氐。非慈訓之攸成兮，胡能茂於來祀。夫人孰不欲生兮，貴有裨於倫彝。苟一醮而永訖兮，何純白

之蔽虧。王睢生靡乘居兮，鴻失偶而不媒。肖肖者尚不辱於義兮，矧人道之可以辟回。欽貞義之足以爲訓兮，名亹亹而彌芳。愧懷二心以事人者兮，匹古烈而有光。重曰：擇攸居以近學宮兮，孟母成子以儒。髡兩髦以自矢兮，共姜守志而不渝。古範邈而内訓湮塞兮，人道漓而日忒。傷淑媛之希夷兮，孰云慈貞之易獲。噫嘻嗟哉！玉瑩瑩兮，日晶晶兮，挺峻節兮，騰茂貞兮。皇表厥閭兮，彤管垂徽兮。樹古風儀兮，爲世壼資兮。

遊蜀賦

望蠶叢之故墟兮，天險積而迍昏。劒閣崢而三峨崒兮，星辰近而可捫。江湧湧以落天兮，挾虬螭而入海。灩澦縮而根深兮，孰舟航之不戒。值歲杪余南騖兮，凛風霰之飄颾。使輶淹以留滯兮，悵獨罹此遠遊。彼逍遥以謀國兮，劇適志而多幸。朝不違顔於咫尺兮，夕雍容於臺省。何阽余以岋嶫兮，動拘迫而纍如。歷萬里以超奔兮，恒途迷而長吁。風余舟以迅柁兮，石峆岈而魂傷。坂九折以登天兮，車馬摧而無光。嶂巉巉以來合兮，湍汹汹而震怒。魑掉跳以勃勃兮，猿呻吟而旁午。衆悲斯之阻惡兮，抑又厭其遠。君子無不自得兮，在九夷亦云善。昔賢馳志於異域兮，矧茲遊之中服。承大命以宣化兮，敢求快於所欲。神龍能大而能小兮，尺蠖屈而待伸。日月朗而必照兮，安久霾於浮雲。夫既不汙於道兮，何流離之不可忍。余傷夫懷沙之人兮，自枯悴而顛隕。噫，嗟嗟！仲尼歷聘而不尤兮，形劬顇而志怡。姜公暮歲以輔

周兮，要有取於待時。命有不可以拂兮，道有不可以曲。苟舍之而狂謀兮，終爲大義之所戮。孰懷恬而可以逸兮，夫瞿瞿又誰苦。丈夫生而四方兮，何山川非吾路。哀鄙人之機淺兮，一失志而毁行。雖速濟於一時兮，終焉喪汝之大成。誓隨時以從道兮，抱《大易》而終始。涉九變而不回兮，期不愧於貞士。

先君手植柳賦 有序

弘治四年，河水下縮，平野可耕。先君子於石井別業治廬修畝，偶以盈尺之櫸，插諸門塗之右。今四十餘稔矣，兹木鬱鬱蒼蒼，挺聳婆娑，無一枝寸節小爲蠹壞，視他以榦栽者，其美惡不可同日語也。嗟乎！櫸柳絮生也，種則難成，成不枵腹。久以俟天，不欲速利，其先君子之志乎。乃作《手植柳賦》，告諸來嗣。其辭曰：

歲值辛亥，河縮地平。厥野可廬，厥田可耕。維時先君，急農播穀。攸介攸處，治垣藝木。求櫂水而久生，維櫸柳之爲然。選柔枝以載植，迎門塗而媻姍。始扶疎以布葉，漸揚柯而軒軒。積歲久以蔽芾，凌霄漢而上騫。乃若遊目廣原，騁觀春墅。蘙蘙陰陰，森森膴膴，撼頓紛披，蒙蘢容與。遠拖煙霏，近翻翠羽。助幽人之恬曠，颯林壑之風雨。仰手澤之如新，痛哲人之成古。喟今曩之乖殊，動情衷於陟岵。心慘怛以歔欷，淚淋浪而沾臆！恐一柯之被蠹，爲保愛之不力。於是刷苔蘚，救剥蝕，逐螻蟻，塞穴集。祈神明以呵護，剖癭瘤而滌慝。久坤靈以含滋，歷霜雪而愈澤。匹喬

松於千齡，與大椿而競色。庶孝思以不匱，久先德於弗息。懼日邈以或忘，垂遺訓於罔極。訓曰：彼召公之棠兮，民勿剪勿傷兮。矧爾祖之楊兮，有菀者柳兮。厥蔭盈畝兮，兆爾禧爾壽兮。河水洋洋兮，我宗發祥兮，視兹木之靈昌兮。

竹瑞賦 有序

鳳溪張侍御曾大王父耕樂先生種竹東堂之區，厥盛猗猗久矣。以食指漸廣，去竹藝蔬，圃爲葵薤，已三十稔。正德癸酉春，忽孫枝挺生，是秋侍御遂登鄉書。踰年成林，侍御尋舉進士。君子曰：地靈苞滋，瑞慶所集，其侍御君登庸之徵乎！乃作《竹瑞賦》。其辭曰：

覽竹畝之盤盤兮，昔已鞠爲蔬土。越三紀之如堵潰兮，葵蓏鬱而膴膴。蒙呵護於后坤兮，根韞靈而久存。幸碩果之不食兮，引一髮於千鈞。曶抽萌而重榮兮，若卧柳之載柯。歲一改而成林兮，森淇園之猗猗。畦毛盡而如滌兮，簜葳蕤而蓊茸。陰蓬勃以四積兮，煙雨晦而錯重。拂景雲以招搖兮，縈惠風而嘹唳。有仙姿以化龍兮，時亦喬枝而棲鳳。物有先以兆昌兮，神有潛以決其秘。或直致禧於厥躬兮，或炳靈而示瑞。帝冥冥之覽下土兮，惟吉人以攸賚。君子遂揚于王庭兮，乃得時而道泰。循聖則以拯世兮，懷忠介而揚休。徽墳籍以敦素履兮，匹英懿之嘉猷。史執法於南臺兮，貞王紀而不忒。擊權貪之顓恣兮，衆仰羨其孤直。沛勛華之膏澤兮，大丈夫之志也。期海宇而澄清兮，古之人又何啻

也？氣久鬱而復伸兮，竹翛翛以先挺。亢宗獲此佳士兮，知天道之吾慶。辭曰：彼君子兮時之英，志不渝兮含玄靈。抱冲虚兮内懷光，遘時變兮節愈强。正直履兮大人度，既貞堅兮又完素。天昌瑞兮靈應集，與竹比德兮美無極。佐邦家兮還鴻蒙，式萬世兮流高風。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樂府體

遠如期

遠如期，泰運興。聖人出，景命膺。治嘉哉，賢哲登。定禮樂，躬厲精。世咸和，道化昇。歲豐穰，韜戎兵。民樂業，吏廉澄。慶雲見，黃河清。麟生郊，鳳來庭。極樂國，難與并。何遠遊，耽蓬瀛。願我皇，壽遐齡。齊軒轅，邁廣成。效無爲，恒太平。

擬艷歌何嘗行

君在大海東，我在大海西。黃鵠不能接翅，何能共君棲。一解。鼓鐘喤喤，飲醇擊肥。所思在遠道，長如渴與飢。二解。我有一彤管，書且不成字，誰知古之悲。我有一玉簫，吹之不成音，何有鳳來時。三解。與君結婚媾，一氣同匡牀。池中鴛鴦鳥，各各自成行。四解。纂纂白頭吟，艷艷紅羅襦。不意行當乖，出門生別離。五解。夢著千百遍，不及一回見。海上風潮開，仙人還自來。六解。

怨歌行

君子行，正四國，包荒藏疾乃爲德。持論衡，豈容易，一語不成水覆地。率爾言，請勿聽，曾參殺人慈母驚。奇掇蜂，回掇塵，父師且疑況他人。輔冲子，姬公德，四國流言成王惑。險者口，甘若醴，能令公怒令公喜。逆天道，違人和，坐看平地生風波。闢四門，懸朗鑒，類聚群分所宜辯。讒言興，聖人畏，《采苓》蒼蠅示深戒。直道孤，爲臣難，時不我與休彈冠。知止足，誠賢哉，東門黃犬何其哀。從赤松，效廣成，保身合道垂令名。

善哉行

來日大難，王事番番。誰與爲徒，達者稱賢。一解。大夫專位，卿士乘軒。我有安樂，獨奉至尊。二解。三辰垂輝，四夷駿奔。式于九圍，洞開八門。三解。爲樂及時，高臺華園。仙人許我，來自崑崙。四解。授我金丹，馬齒闌干。入口通靈，樂以延年。五解。人命苦短，秘道不傳。願奉至尊，此藥一丸。於千萬歲，與天永存。六解。

放歌行

南山有栢，枝葉旁午。道曰支離，我心獨苦。一解。揖讓天下，堯、舜邁古。精一執中，聖學之祖。二解。茫茫洪水，憂罹下土。

地平天成，《洪範》錫禹。三解。夏臺囚桀，大白梟辛。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四解。穆穆文王，至德事商。羑里繫《易》，吾道之昌。五解。《周官》禮樂，公旦之政。行道濟時，斯文無競。六解。六經渾噩，尼父所修。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七解。子輿巖巖，私淑孔澤。縱横之世，仁義否塞。八解。洛水淵淵，道未喪天。哲人萎矣，孰揚其瀾。九解。

仙人王子喬篇

我思仙人王子喬，乃在大海之中蓬壺湄。奉君雙明珠，不肯遺我一字書。君有他心奈何。白日來照當知之。我思仙人王子喬，乃在崑崙玄圃之東偏。常見日月相蔽虧，我欲從之渺哉艱。造父已没，飛龍無媒，膏車去去，何時當來還。我思仙人王子喬，七月七日下來遊人間。望之咫尺不得近，仙人勤勤言：「爾遊金闕争名，美人夭桃花，黄金千萬餘，何異腐壞而居？」我言：「軒轅、堯、舜去已久，我皇登至道，萬民悦康，壽而難老，輔之成太平，非邪媚道。」仙人勤勤言：「玉霄三十六，紫皇驂鸞，螭矯迴翔。玉女麻姑，洒掃天極，白日清静。聖相當今，我下來遊作歌吹，伊耆與爾陛下萬歲期。」

君馬黄篇

君馬黄，臣馬赤，臣馬虺隤君馬逸。遨遊五嶽躡九疑，瑶宮桂寢忽若遺。前有飛廉，後有雷開，招摇閶風指蓬萊。千旌萬騎，山移海迴。臣欲扣馬，君怒哉！君怒哉！不聞周穆蕩心西王母，崑崙迢迢，國人泣翹首。八駿猊猊遍天下，《祈招》渢渢

不入《大雅》。

有所思篇

我有所思，乃在北極紫微之宫闕，望而不見心斷絶。我篋何所有？七寶遠遊冠，白瑶雙龍環。奈何門有鬼蜮，室中有毒蛇，虎豹蹶蹶當其關。不得到君傍，何由遺之空長歎。君奈何！日應萬務，心煩如大海之隅。茫茫無涯，美人迢迢疇能知。白日不相照，靈蔡何由以諮，望而不見空長思。錦衣褩褩，玉食華滋，願美人無恙兮，千秋萬祀，南山何有期。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渡河須舟楫。舟楫不飾安所捷？河中有鯨鯢，摩牙鼓喙，殺人吮血。陽侯弄波，蛟龍所穴。公無渡河，渡河生滅。公無渡河，渡河須舟櫓。舟櫓不飾安所取？公上有父母，父母愛憐汝。下有妻子，妻子賴鞠撫。有田有室，實維樂土。公無渡河，渡河生苦。

古東門行

出東門，行遲遲。入君門，欲何依？我衣日垢，我馬悲鳴嘶。一解。彼都客皇皇，各自班騅東西飛。浮雲上天蔽，富貴顧我何啻濁水泥。二解。濁水泥，緼袍不足耻，陋巷大聖稱庶幾。時命取舍焉能違，伯夷、叔齊，采薇自苦可以嬉。三解。伯夷、叔齊，采薇自苦可以嬉，堂上張筵，尊俎坻坻，入門脱行纏，感君相下流黄機。四解。

古西門行

出西門，行來歸。山川險以巘，驅車躍馬君何爲？一解。堯讓許由，天下可辭。簞食豆羹，嗟嗟鄙而。憂生煩思一何愚。二解。莫邪闌干，魑魅避之。虞奏簫《韶》，鳳凰來儀。不見古皇，得見古時。三解。春桃華韡韡，倏忽霜霰飛。盛年不作樂，老大徒傷悲。四解。北里撞鐘，南里吹竽。歡歌屢舞形神舒，君今苦樂當自知。五解。人生壽命日月速，但願陛下南山齊。六解。四海格心，三辰垂輝，延年永福昌，其樂不可逾。七解。

上之回

回中桓桓揚帝威，千乘萬騎排霜蹄。玉關不閉流沙陲，天開黃道日月披。彼穆荒遊耽瑤池，八龍拉沓恒苦飢。嗟哉帝德沛徼夷，且末賓貢懷康居。昆城之西古莫綏，白璚大輅天馬嘶。舞干格苗虞謨恢，皇帝陛下萬歲期。

巫山高

巫山一何高，下夾三峽流。問子何所欲，子亦何所求？洞庭有元龜，西江有玄虬。白龍遊赤水，黃鵠棲蒼丘。覯兹大道靈，可以解我憂。黃金爲楫沙棠舟，我欲從之渺哉悠。道逢仙人眉雪光，手持九華碧玉箱。授我一丸藥，木難鬱金香。食之可以騎日月，飛踔四海雲中翔。黿爲車，龍爲御，虬爲馬，黃鵠翩翩飛來下。

古意

猗猗璚樹枝，託根瑶華島。下宿雙鴛鴦，上延兔絲草。兔絲子離離，纏綿何時已？君看鴛鴦鳥，同生復同死。丈夫行四海，馬色如龍走。不惜馬上天，但恨別離久。大艑錦帆檣，兩路黄金橈。寧在閶門住，莫逐浙江潮。鳳凰日邊飛，栖息琅玕樹。空言毛翮好，不能將我去。我有紫羅箋，作書寄心事。字如蠅頭大，行行忽滿紙。頭上方山巾，腰帶紫鸞綺。並行長安陌，知君是誰氏？聞君遊建業，却在廣陵城。十書九不達，何以慰中情？朝上十重樓，暮上十重閣。不如野凫子，荒池兩栖泊。種得同心草，千尺更向上。贈君持作綆，來時牽百丈。

空城雀

空城雀，何濡濡。朝哺兩黄口，夕栖枯樹株。原田莓莓豈不肥，山長路遠心所虞。鵲來勸雀，我言汝記取：官倉之遺足飽汝，胡爲戚促空城裏？雀答鵲：城空無人晝索索，草實潦泉生可託，不及鸞鳳遊赤霄，榛棘跳踉亦足樂。倉上可張網，倉下可設擭。人生多智情則惡，慎莫近人遭束縛。

獨漉篇

獨漉獨漉，土崩泉濁。昊天有明，胡徼爾福？彼狂弗率，當闢秉戈。雖有典刑，弗戢弗和。中原有菽，惟莠蕪蕪。彼農者子，何莫爾圖。虎則在門，蝮則在室。兄弟

出走，則莫我食。我有莫邪，光則電電。誰其俠者，不敢以獻。海風颾颾，飄洋以舟。我駭其危，彼昏弗休。

白紵歌七首

玉爲麗人金爲堂，羅襦繡結參差光。陽春三月天氣昌，飄花點拂黄金牀。吴中白紵白且香，製作春衣學鳳翔。嬌歌艷舞按宫商，衆中一顧君愛長。

二

洞房蘭室錦爲窩，吴娃嗚箏燕姬歌。嘉賓引滿醉顔酡，稱主萬壽南山多。雙鬟宜舞高嵳峩，含情結態氣妍和。筵前促贈金蟬蛾，寶釵玉燕君不那。

三

明河熠燿横斗參，井梧葉墮風露深。吴宫一宴千黄金，馳峰饌玉華腊林。海鶴雙飛啣瑶琛，五鳳齊作《咸》《韶》音。殊懽極樂奉君心，絃悲管促思莫任。

四

飛榭層甍切清暉，石榴花丹净舞衣。鴛鴦七十矜容儀，留懽隱笑待君嬉。仙人凌飈驂玉螭，九天超遥不可期。百年生命朝露晞，飛觴繁管君莫辭。

五

寶鏡宛轉雙紐螭，持鏡照心君不疑。柔鬟墮馬青黛眉，一眄詎惜千金揮。婕好紈扇生别離，恩溢寵渥心自知。清歌妙舞

千年期，山高海深那報之。

六

登峭閣，升層臺，玳筵集客雲崔嵬。三千妙曲淑且才，鸞鷟鶢舉素塵迴。紫蕤繡萼芬曲房，舒顏轉睞獻悦康。千金不惜買流光，桂宮月沉歌吹揚。

七

玉梅舒花館帷揭，中堂流霰迴飈遏。鳳笙龍笛當前發，美人楚舞香風颭。河邊織女缺靈筏，一水盈盈限胡越。莫愁與君新結髮，朝上璚樓暮金闕。

臨高臺

臨高臺，天風淒以寒。桂樻椅桐，颯沓墮琅玕。鳳翅翅兮驪龍翻，飄太虛，泛廣瀾，窮歷止，不回翰。匹雛孤雌，癡而獨立誰爲援？登臺怛慄摧心肝。攀帝都，泣帝隅，引帝之裾帝赫怒。吁敕巨靈六丁行掃除，繁弱挾，廣車驅，射殺臺下諸狼狐。奉君歸有虞，曜精垂光天德敷。

傷歌行二首

白龍戒魚服，所志在重淵。丈夫遠遊蟲，豈屑世所憐。萬言不一信，時命固其然。荆璞豈不澤，白地遭棄捐。噭噭鴟嚇鼠，呴呴雉飲泉。願附首陽侶，甘心滄浪前。

二

魚行忻上水，順鬣乃安游。丈夫志四海，出門豈悠悠。智士炳先幾，所託成遠謀。

女蘿好纏綿，木伐同見羞。梗言多忌諱，直道興戈矛。危邦期不入，尼父垂千秋。

烏生八九子篇

翩翩城上烏，作巢帝苑裏。雌雄不避苦，生長八九子。帝苑連帝宫，草樹春芃芃。朝栖紫雲閣，暮宿金井桐。飲雛龍池水，哺雛玉田粱。飛煙聳霧羣回翔，誰哉畢弋能烏傷。一解。黄鵠天遊，玄鶴山立。飢食人間，人可爾得。繫鵠之足，困于蒺藜。鎩鶴之翮，薦于矢飾。嗟乎康哉！烏生之樂樂疇及！二解。人亦有言：「烏口不祥。」我爲烏解嘲：「呱呱呀呀，烏性之常。人爲萬物靈，厥性智且才。窮通由己尚不能料，肖翹之羽，安能逆覩而知其來？」三解。匪人硜硜，勾己是行。恣欲毁貞，愁烏之聽。君子不愧屋漏，氣節清廉。烏鳴不鳴，吾何爾之嫌？四解。

驄馬驅篇

男兒負奇氣，少小即從邊。寶刀秋横水，驄馬錦連錢。一解。出塞復出塞，連營遥度磧。落日沙場昏，寒夜刁斗息。二解。轉戰金微山，伏兵玉門道。走馬如流星，殺胡劚秋草。三解。男兒志横行，冒嶮不自惜。放馬漁陽塞，磨戟燕然石。四解。一劍酬知遇，百戰方擒胡。歸來朝帝闕，驄馬翩翩驅。五解。

大單于篇

四月冰河解，磧裏草芊綿。移幙龍沙

庭，放駝白登川。一解。落日胡笳鳴，雲中烽火起。阿奴就水草，邊人自多事。二解。流星赤羽箭，明月彫枝弓。獵得雙白狼，單于誰長雄？三解。漢帝重和親，一諾千金輕。妻我後宫姝，黄花開虜庭。四解。款塞見天子，賜食未央前。氈裘先侯王，野鴨高入天。五解。

雉子班

雉子班，錦翼赫赫繡頸鮮。山梁春和，以麥以薺，雄呼雌飛下飲水。嗟嗟！予罹斯所，耕田輸作税，生男良獨苦，我里之役憂且煩。虎兕滿野，蛟龍塞川，盤盤兮南山之南。嗟爾堯、舜之人，含哺胡以嬉？狐死正丘壠，桑梓終不移。嗟嗟兮！上天日月行有常，時運胡紛波？雉子班以樂兮，奈爾何！

仙人篇

仙人好樓居，乃在太華峰。舉手謝世人，天命良易終。一解。易終復難延，蓬蓬沙中草。一與本根絶，飄揚萬里道。二解。仙人謁玉帝，日侍玉帝傍。魑魅不敢近，爲樂殊未央。三解。人生不自惜，貪財好姬姜。諒子非金石，顔華日蒼黄。四解。路逢赤松子，乞爾靈砂丸。倏忽變形貌，提携昇天闗。五解。天上何所有？日月光離離。明河與天長，繁星不成暉。六解。

煌煌京洛行

白石磷磷，白水漸漸。大臣以法，小臣

以廉。一解。日行中天，浮雲蔽之。不燭爾形，焉知爾私。二解。負扆託孤，二叔流言。雷風變作，忠誠乃全。三解。夷吾射鈎，小白不疑。兵車九合，足爲我師。四解。永安顧命，葛公誓死。教之自取，豈其知己！五解。禍有所偏，禍有所幾。逃燕奔趙，反以利齊。六解。虞庭明良，被之賡歌。我心寫兮，受福不那。七解。煌煌帝京，萬祀不改。敷此明德，極于四海。八解。

梁父吟

二桃難共食，三士憤而死。言出如白刃，毒哉齊晏子。一解。三閭楚宗姓，謀國稱大賢。白璧遭毁蝕，懷沙一何冤。二解。望之不畏讒，恃主能念故。闇朝昧白黑，終成殺吾傅。三解。長平已破趙，范相進邪言。忽賜杜郵劍，昭王何其昏。四解。洛陽經國才，不能事絳、灌。一歲空九遷，反作長沙竄。五解。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春宫露叢開。翩舞何翩，綺垣崔嵬。吁嗟兮！迴飈蓬蓬，夾我如遊絲颺春空。飄飄不自持，亦何能自惜？下來南山之陽，古苑之東。宫中麗人憐我行，落葉窺其影，拂花振其英。蜨蝶乎！蜨蝶乎！不知遥山杳水春冥冥，幽花繁卉永爾齡，樂爾生！

王氏家藏集卷之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六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佘承業校正

樂府體

擬古調寄君采

堯、舜垂衣裳，大道協三光。堯、舜垂衣裳，大道協三光。禮樂四達，治具畢張。五星同宿，黄河再清。天既不惜道，地亦發其祥。萬民樂生，君子道昌。頌聲並作，奕奕洋洋。但願聖壽齊天，爲樂未央。我歌且謡，堯、舜垂衣裳。一解。丹霞奉日精，太虚亦迷明。丹霞奉日精，太虚亦迷明。有美一人，與王喬並稱，風行而雲迴，不受塵垢攖。嗟嗟！羨門不一招之，氣候何由平？彼美人兮，以五嶽爲闕庭。悠哉悠哉，孰礙汝遊行？我歌且謡，丹霞奉日精。二解。達者此道真，飄飄一何神。達者此道真，飄飄一何神。日居月諸，倏忽無停輪。諒此非金石，安用常苦辛！靈珠自光，蟄龍自存，兹爲最上玄。嗟君努力，奉此生世身。我歌且謡，達者此道真。三解。故人常相思，路遠莫致之。故人常相思，路遠莫致之。西北有好鳥，翩翩雙翼垂。北風揚吹沙，苦寒良自知。宣父厄陳、蔡，伯陽流西夷。愛而不能遂，天命非我爲。我歌且謡，故人常相思。四解。

隴頭水

隴水流嗚咽，征戍起長吁。誰爲此行役，烽火警單于。丈夫志橫行，安得恒家居。主將多仁義，幸事李輕車。隴水有遊鯉，先報長安書。

大梅花

梅花臘中破，良人交河戍。爲媚君子懷，折花不惜樹。歲寒見妾心，芳香見妾故。塞鴻能啣蘆，願託將汝去。冰雪斷來行，相看白日暮。

君子行

朝上羊腸坂，暮宿太行戍。豈不憚嶮艱，所思在東路。松栢何修修，枝葉何離離。虎兕栖中野，遠行不如歸。出門復苦愁，入門復苦愁。浮雲匿白日，君子滯遠州。秋螢懷末光，來照白玉堂。雖無明月質，其意良可傷。執釣起渭水，飯牛興西戎。周公三吐哺，天下歸其忠。應龍得雲雷，變化一何神。天命有去來，此道難重陳。

凉州辭

君戍龍州城，妾住長安里。燕子年年來，君家獨不似。皚皚明月秋，流影他家樓。樓中有夫婦，朱絲彈《白頭》。步出門

前溪，溪水清浪浪。中有鴛鴦鳥，雙雙斷人腸。昨日龍州書，説向凉州戍。凉州掛妾心，夜夜凉州路。朔方千萬里，日日風沙起。壯士不辭苦，飲馬長城水。東家同戍郎，來上西家堂。金貂明四座，高勛歸故鄉。高勛會有時，故鄉會有歸。裁縫篋中素，念君霜中衣。

古別離

肅肅雙飛鴻，棲我水中洲。別君日已遠，思君天際頭。天際不可越，車輪何時休？上山石盤盤，涉江水瀰瀰。君行當自愛，風波忽萬里。願爲清路塵，隨君雙車輪。願爲繡韉龍，隨君胯下驄。願爲金沙流，隨君木蘭舟。客從遠方來，遺我鬱金香。佩之懷明德，再拜念路長。路長不遄歸，早燕春前飛。上堂撫瑶琴，翻作《生別離》。近別傷我心，久別傷我肝。肝傷不足惜，君行倘來還。

折楊柳

隴頭二三月，楊柳黄緑絲。郎行楊樹下，驄馬金絡羈。馬瘦不忍鞭，柳弱不堪折。出谷復入谷，落日獨行客。水流隴山下，郎行隴山上。隴水東南流，與郎常相向。擒得南單于，能解單于歌。馬鳴邊地黑，同行皆念家。軍書十二勛，金貂紫袴衣。郎從左邊過，不知是阿誰。

獨不見

君王愛小腰，錦帶自結束。二八入漢

宮，羅薦生香玉。玉香自不滅，寵盼每難終。昔爲菖蒲花，今爲孤根蓬。蓬飛遶天去，妾意何終極。前時昭陽院，雙燕栖羅羃。燕燕上林飛，春歸長信道。彫輿竟不來，空長如茵草。秋草有衰質，明月常素心。班姬新乞掃，試鼓長信琴。玉琴懸五絲，一絲一腸斷。空作《白頭吟》，曲終獨不見。

將進酒

江春花飛酒滿香，金堂翠壁琉璃光。主人鳴箏列小妓，便須一醉傾千觴。請客勿醉譁，聽我緩聲歌。人生劇奔電，空然羨丹砂。丹砂鍊盡日仍暮，蓬萊仙人在何處？執鞭富貴不可求，天上風雲暗前路。君不見，瑞雲承日光五色，俄然變爲雙白虹。大東洋海波山立，秋風忽轉沙田蓬。桀犬吠堯堯倒行，尼父反遭蹠虎驚。齊中鰲跛豈足道，東山狼跋安爲靈。屈原孤忠貫白日，精魂下結江中石。湘流流恨去無還，青草年年洞庭色。樂生感激燕王辭，東下齊城如指揮。時忽變兮龍爲蛇，丈夫乃作逋逃兒。人間萬事東流水，古來聖賢皆如此。莫道文章自有神，定應難換凉州史。分曹賭五白，長命行千巡。梁王最愛兔園夜，山公慣醉襄陽春。金尊緑波動明月，清歌玉笛飛梁塵。請君爲樂須及時，桃花已落楊花飛。嵩山蒼蒼古帝滅，空言陛下千萬期。

白頭吟

堂中笙管停繁音，聽我緩歌《白頭吟》。

憶妾與君初見時，嬌小能畫雙蛾眉。十步五步蓮花生，嬝娜春風楊柳枝。同筵鼓瑟筐牀食，不謂今朝生別離。絡緯宵唧唧，泣下流黃機。七襄織就雙魚綺，留與君傳錦字書。玉琴妾所寶，奉君清夜娱。彈作《遠別離》，孤鸞何時歸？妾有紅羅襦，明珠十二扣。去去隨妾身，寒暖不相負。妾有雙璜珮，烺烺似明月。去去隨妾身，玉光恒不滅。班姬被寵矜嬌豔，却出昭陽避雙燕。玉顔月明嗚咽紫雲簫，秋風冷落白團扇。花貌有衰歇，敢料君恩不中變。新人貌如霞，艷艷眼前花。舊人心如石，百歲良不易。君無秦王之鏡光離離，妾有肝膽焉能知？指環團團倘終惠，賤妾宛轉當迴車。君不見，鴛鴦情性同生死，池上年年比翼飛！

緩歌行

神龍卧待風雷起，天馬不作轅駒悲。青雲丈夫瑣瑣徒快意，棲身金馬終何爲。翩翩紫騮翹首恃先達，手捫日月開亨衢。昨日縫掖困塵土，今朝氣色，盈盈朱門趨。顧我本是草澤子，放步謬入龍鸞闈。公相門前恥干謁，蓬萊闕下愁羈棲。獨乘款段長安陌，白璧無言知者誰。

鳳凰垂翅滄浪水，鳧鷖争暉太液池。不及任公釣滄海，鰲竿且掛扶桑枝。萬里風雲有時會，文章鐘鼎難前期。一得一失浮煙爾，跼跼縮縮令人嗤。

昭君怨

古人皆去國，何如出塞門？苦雪狼山凍，驚風沙海昏。湩酪蘭氛滅，琵琶胡語繁。曲中絃忽斷，流淚比君恩。

長門怨

涼風吹羅袖，淒淒瑶殿深。梧葉下金井，月明寒素琴。撲螢忻得火，夢粧愁斷簪。看星玉階裏，空有抱衾心。

銅雀妓

分香眷情苦，望陵遺恨滋。舊來長夜宴，無復此生時。蕙帷冷泉户，香閣蕪松墀。雖云歌舞妾，揔是斷腸詞。

湘妃怨

遠遊一何極，茫茫望百粤。生事要有窮，恨不親訣絶。愁結蒼梧雲，魂斷瀟湘月。惟餘竹上痕，常沾淚血發。

五雜組二首

五雜組，鳳凰毛。往復還，滄海潮。不得已，戰鳴條。

二

五雜組，慶雲色。往復還，蘇武節。不得已，受巾幗。

隴頭吟

君不見，羌胡雜種犯邊城，燉煌烽火入西京。天子赫怒璽書下，嫖姚將軍大典兵。犀葉燕頷已驚投筆士，龍韜還讓棄繻生。秦中指點七重分細柳，龍泉三尺勒飛星。秦中指點祁連路，沙草茫茫不知處。爺娘送上咸陽橋，赤幘雙鞬走馬去。朝發咸陽橋，暮宿隴山坂。隴水東入秦，行人何時返？塞上煙塵連夕起，去去那能計生死！春花滿地夢長安，秋月臨關怨隴水。隴水泠泠行客怨，隴猿啾啾腸欲斷。彫戈鐵馬事橫行，那得音書寄鄉縣！塞垣十月陰風號，黃沙磧裏陣雲高。請纓北闕將軍勇，擊劍陰山壯士豪。朔吹驕嘶紫騮馬，胡塵汗𧏚錦雲袍。中軍簫筴四山飛，魚麗蛇蟠陣角齊。六郡良家三十萬，相持已合數重圍。漢家據險如據弩，堅戍關城爲外户。五陵大俠雙寶弓，犯險提師追驕虜。赤鹽海氣晝昏昏，白日沙場見鬬痕。月食昴躔胡運滅，單于騎火已宵奔。單于散滅邊亭好，捷書夜發燉煌道。狼山石壁既高封，鴈塞金甌復新造。歸來旌旗壓隴山，隴頭流水照生還。論功不願封侯事，萬歲君王閉玉關。

同聲歌

花艷芳春林，淑氣流中堂。翩翩引上賓，蘭芷獻椒漿。趙女揮五絃，托意《陌上桑》。非君一回首，誰識慢聲長。

妾薄命二首

孔雀日邊飛，毛羽殊可憐。傾城不得意，春風空自妍。當歌掩團扇，暗地卜金錢。獨夜難成寐，明月爲誰圓。

二

苑遊轟玉輦，風動聞鳴珂。長門咫尺地，春盡不曾過。宛轉腸九迴，想像顰雙蛾。誰言織女巧，夜夜隔銀河。

對酒歌

前有一尊酒，上君千萬壽。生逢堯、舜代，不覩龍蛇鬬。夔龍先讓德，和氣盈宇宙。蒼蠅百舌種類滅，無復賢人被讒詬。鄙哉黄金觴斗齊，何須氣勢吹虹霓。但願歲歲顔桃花，醴泉生在君家池。六逸二仲爲友于，黄鸝啼花蝴蝶飛。春秋伏臘對揮盞，醉中得趣王侯卑。腰間相印金霍霍，朝踏沙堤暮海陲。閉門著書成萬軸，後代知吾是阿誰？遼東之鶴瞥然歸，歸來眼見家人非。人生當日不取樂，馭風蓬島終何爲？東海童男不復返，西陵歌妓令人嗤。不如一舸載西子，五湖放浪真吾師。

琵琶引

仙娥不作霓裳舞，獨抱琵琶學鳳語。四絃嘈嘈催早春，霧洞雲軒花争吐。一彈春宛宛，鶯語初調嬌莫辯。再彈春茫茫，武陵花泛流泉香。三彈四彈秋浩蕩，風雨交交萬潮上。須臾雲散江月沉，不聞風雨聞

龍吟。五彈幽怨不可窮，千鶴萬鶴高唳空。仙人百呼不一返，羣飛直向東溟東。碧梧金井轆轤轉，逆旅牽愁常不斷。聽曲飄揚星漢低，池上鴛鴦雙翅斂。萬里明妃錦繃馬，空然抱怨陰山下。

從軍行

僕本幽并兒，從軍戍隴底。烽火入臨洮，提戈救西鄙。一箭落雙鵰，胡人齊嚙指。奪却燕支山，飲馬伊吾水。歸來朝明堂，策勳百十起。賞賜千萬餘，引赴明光裏。不緣破胡勳，誰識漢天子！

長安道

玉騘雪花白，影影千明珠。金鞭拂翠幰，豪殺平陽奴。明月照玉溝，喧喧帝城趨。九門嚴夜漏，誰怕執金吾？

俠客行

少小負俠氣，長劍遊五陵。裊裊珊瑚鞭，馬色如流星。酒酣夜呼盧，一擲千金輕。報讐不辭難，殺人同草莖。烽火照甘泉，從師遠横行。轉戰入朝那，三箭陰山平。斫殺左賢王，珠袍不血腥。功成奏金闕，逃籍反藏名。羞彼綿蕝兒，長揖竊公卿。

行路難

有車莫上太行路，有舟莫泛瞿塘川。攀天競巧有何益？先幾達變稱高賢。君

不見，漢家丞相尊貴時，劍履趨朝行沙堤。天子臨軒爲公起，百僚禮絶誰能齊？熏天氣勢真無比，蓋代勳名照青史。金吾十萬盡私人，文學三千皆弟子。春花秋月須臾改，敢料君恩久相待。三閭憔悴放江潭，虞子蹉跎竄交海。誰言吐氣爲虹霓，誰言唾地成明珠。一朝風雲落人手，精靈雖在顔色殊。蛟龍蟠泥飛不起，蛙蠅之子來相呴。不如長安浪酒徒，醉揮莫邪相喧呼。千金白璧賭一擲，社中兒女皆僕奴。行路難，聲轉迫。人生美惡焉可常？世態炎涼在朝夕！翟公門前雀可羅，賓相坐間誰避席？剖心輸膽託生死，古來惟有田横客。

二

君不見，未央宫中琪樹枝，捎雲蔽日高猗猗。君不見，垂楊拂拂邯鄲道，採剥攀折委荒草。人生偶然不得地，安用多材復多藝？帝王宫中稱聖明，賢士落魄衆皆棄。長安少年貴豪子，白馬寶刀横秋水。光采離披見者驚，誰知心中不曉事？山中璞石自有瑜，水中靈蚍自有珠。寸心容易許他人，按劍視之反我虞。賈生年少遭讒嫉，楊雄識字恒執戟。丈夫生來有天命，折腰向人復何益？

燕歌行

漢家防胡重北鄙，薊門遼塞連天起。雲中帶甲三十萬，河外營田五千里。漁陽都護李輕車，逐虜常從瀚海隅。金戈鐵馬横行日，伐鼓吹鐃血戰餘。白登山下舊屯軍，青海灣西新鬭氛。漠漠春生猶白草，蕭蕭日落盡黄雲。磧裏陰風卷沙柳，月底秋

聲咽刁斗。戰馬長嘶邊地寒，虎士悲傷別離久。離人日日念還家，處婦年年望返槎。塞垣九遇鵝毛雪，閨中十見櫻桃花。櫻桃花開燕來早，不見征人見芳草。無書寄與洛陽春，有夢迷却燕山道。胡平燕代羽書稀，壯士功成盡錦衣。不恨賤妾憔悴死，但願良人及早歸。

遊獵篇

列騎晨出城，日照紫羅巾。翩翩驕趫捷，翻身射行雲。野鼓何填填，澤火入層旻。右馳羽林郎，左旋龍武軍。不知中軍誰，袍花紫錦麟。細馬馱妖姝，行厨羅天珍。鼓吹振莽蒼，帳幙蔽驚塵。抹騎出平原，呼鷹過重津。飛捎鶬鴰陣，奔殪熊麋羣。中黃報舉積，羽角車雲屯。仰玆皇圖昌，遊樂良及辰。鳴鐃載路轉，清歌翻聲新。入門選勝客，夜宴金堂春。

閶闔篇

天門何嵯峨，雙闕瑞靈浮。迴臨飛龍臺，仰承翥鳳樓。咸秦天府國，鞏洛帝王州。表裏見山河，威光列王侯。鴻勳垂百帝，壯麗渺莫儔。日月經其上，星辰旋其周。紫皇乘雲霞，羣仙拜宸旒。擊鐘法駕動，鳴球韶音流。翰林麗詞章，虎衛森戈矛。《禹貢》方物陳，王會華夷收。大和升舜年，斯民興堯謳。玉檢不東封，龍舸不南遊。恢恢八埏內，穆穆元化修。昌運良在玆，賡歌欽皇猷。

雙燕篇

雙燕雙飛尾涎涎，入閣穿簾每相見。誰家繡幙黃金牀，對此躊躇空斷腸。春花秋月一回改，別去人間復相待。遥天遠海不作難，年年社日捲簾看。蕩子出門如汎梗，憔悴孤鸞鏡中影。

楊花篇

廣陵三月可憐春，青青楊柳醮湖新。長條不綰思歸客，散作飛花愁殺人。浣沙艷艷吴江女，拾取香毬連袂舉。花點輕狂只欲飛，徒使多情亂心緒。吴宮隋苑煙裊裊，別有豪華競春早。飛璚流雪洒行旌，日暮迷却長楊道。江頭一樹白離離，打陣隨風趁落暉。漫天撲地何時住，困入滄波却怨誰？

清夜謡效李長吉體

蓬仙宮中簇玉盤，十二珠樓圍夜寒。夜光觸空幽巖白，眠龍驚擘金闌干。王母懸旂下瑶圃，北斗離離垂北户。雲中虎豹開九關，玄鶴掠天妖虬舞。老蟾噴露漂銀牀，都梁裊煙螭吐香。流雪璚斗春茫茫，雲笙叫回朱鳳凰。醉騎黃鵠渺南北，海風吹天月無色。

王氏家藏集卷之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七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古體

雜懷五十首

聖人垂衣裳，大道和羣生。天德乃乾乾，坤化亦效靈。甘露發其祥，千年河一清。邈哉三五後，何幸逢休明。帝堯尚敦大，文王歌駿聲。茂彦思就列，烝黎荷生成。葵心本傾陽，松栢能後榮。願効夔、稷徒，附翼垂鴻名。

二

秋風吹廣野，轉蓬長乖離。長安有思婦，思苦心煩悲。良人西備胡，賤妾恒獨居。三年一書札，各言長相思。龍劍終合并，立業當及時。策勳百十起，謁帝明光廬。僕馬生輝光，慰妾長渴飢。飢渴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三

矯矯當路子，進賢在不疑。古云有鎡基，不如能及時。仲父稱伯桓，豎刁猶亂齊。白日忽西没，權去空苦悲。莫以魚水故，悠悠失其幾。瑕隙一相詆，片言成乖離。放之荒海濱，有懷將致誰？

四

阿閣一何高，中有傾城姿。良人遠從征，翩翩五陵兒。龍馬雪花白，歲晏不言歸。悲風摇沙草，霜露復淒其。念君衣裳單，撫弄流黄機。竟日不成匹，一吁纔一絲。織作鴛鴦紋，雙雙自相依。

五

桐生泰山阿，修榦凌朝曦。斵作龍唇琴，清商一何悲。一身赴遠道，江湖渺難期。浮雲蔽白日，天門鬱崔嵬。佳人在何許？有懷疇能知！願欲託飄音，寄我長相思。絃罷意已忘，慽慽傷肝脾。

六

皇華奏雅曲，四座羅嘉賓。與子結綢繆，十顧不一親。謀國賴多賢，兩好亦相因。不見雙飛龍，作澤一何神！日月有薄食，豈獨參與辰？生世誰久留？所要在求仁。願子務同德，垂輝照千春。

七

疇昔客京都，賢豪勝追遊。崔、何富文苑，同氣恒相求。中道忽蹉跎，驅馬赴遠州。重臨日已邈，事變無定籌。死者在鬼録，生者歸山丘。少年各相媚，義氣凌王侯。北禽念舊匹，胡馬思同仇。懷哉彼一時，涕下不可收！

八

我有所懷者，乃在首陽岑。采薇行且歌，曠代流徽音。堯、舜不及時，胡爲扣角吟？豈無金琅玕，蠙珠玳瑁簪。我欲往遺

之，滅影入幽深。列士自寡求，世人恒苦心。幸有《滄浪》曲，可以相招尋。

九

生世不常保，飄如陌上塵。驚風一來干，奄忽成沉淪。今日樂何其，斗酒集四隣。雅歌間清商，瑟箏雜齊、秦。所要在適志，龍德先存神。李叟歎黄犬，莊生念孤豚。富貴嬰憂虞，胡爲競要津！

十

迴車踐京邑，良會從兹始。出入承明廬，所接皆賢士。談者經世術，文章乃餘事。大道通其變，風化一何駛。海水成桑田，沙蟲盡君子。泰運來已遲，誰願別離此。

十一

彼客遊洪都，豈計繁華者？感激清平會，志意在函夏。如何傾城質，歡燕不終夜。窈窕難自保，何況成老大！素懷不余亮，荒淫可相假。被褐道乃全，彈冠志彌下。憂時亦云已，行哉歌白社。

十二

步出東郭門，送客臨長岐。執手不一愴，但云世情漓。長跪請問客，請客自躊躇。君子能久要，小人顧當時。諂笑拗性真，何啻勞夏畦。事變來相干，棄我忽若遺。賓客不避席，灌生一何悲！由來在權貴，豈復論賢愚？春作冬以息，事變從所宜。炎涼勢自然，此道可類推。

十三

嗟嗟下帷叟，六籍勤覽披。人稱古文學，自負經綸師。感會清平朝，釋褐被朱衣。不願踐台衡，但恐不見知。古人貴寅亮，禮樂俟伊誰？衆人每不然，其友深知之。勉哉勿復言，堯、舜以爲期。

十四

匕首報秦帝，身虀名亦烈。揮鎚博浪沙，十日空大索。均爲事不成，其謀有工拙。勇者徒輕生，智周爾豪傑。

十五

飛鴞懷我音，鷙羽一何好。終非九苞鳴，徒然念相肖。同心自相感，提携苦不早。春風一噓拂，坐俟回枯槁。含章守貞吉，被褐懷至道。白璧不自言，誰哉識爲寶。

十六

湛湛清潭水，下見石離離。豈不懸朗鑒？射影寡遊魚。西方有佳人，容華發朝霓。吹簫諧鳳鳴，窈窕同《關雎》。入宫翻見妬，多猜成狐疑。無由洞明信，沉憂結肝脾。賤妾請勿疑，久久君應知。

十七

淒淒秋已厲，蟋蟀悲鳴吟。君子在天末，相思日以深。所懷不易達，願欲託遺音。百勞飛不極，彼哉諒難任。仙人王子喬，勤勤憐我心。招手遊天闕，飛步凌瑶岑。天上何所覩？織女思同衾。漸臺難獨居，河漢浩淋淫。空言良會燕，北斗安

能斟？

十八

今之帝都城，乃古幽燕川。豪賢固慨慷，士女亦鮮妍。雞鳴闢九門，廛市如雲煙。綺樓十二陌，照耀蓬萊仙。王侯飛車馬，褭那珊瑚鞭。氣概託紫微，攀緣入青天。物苦不能齊，造化或以偏。豈無楊執戟，窮巷猶《草玄》。南望黄金臺，白日心空懸。

十九

世運破鴻荒，至治欽堯軒。中古明禮樂，人文日以繁。智者開其迷，羣生一何奔。江河趨愈下，遂令古道昏。狡僞蝕大朴，一切逐彌文。王風在攸好，感化非空言。及兹泰運興，吾欲疏淳源。

二十

臨秋河漢仄，三五明月光。獨坐念婉孌，佳人杳難忘。綺閣翠羽闌，玉井黄金牀。憶昔奉君歡，徘徊令心傷。鴻鳥飛南征，浮雲隨風翔。豈無尺書札，天遠不得將。登高散鬱抑，曠野何茫茫。賴有遊夢魂，聊以慰中腸。

二十一

昔日黄初平，牧羊在草澤。道逢浮丘公，引之仙人國。辟穀飡雲霞，靈液變精魄。飈然形神輕，突突眼光碧。一卧經十旬，龍虎護牀席。遠遊太虚表，日月反爲客。故落塵埃中，世人杳莫識。

二十二

緬被東山客，謝事真曠懷。嘉樹語流鶯，華景隨春回。人生長苦促，爲樂常苦遲。彈箏吹龍笛，傾耳當及時。身閒猶枯寂，持此將何爲？

二十三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玉盃。不爲玩好致，同德深相期。朴素比君子，斟酌貴宜時。一杯復一杯，酒盡還復持。不作獨醒苦，返爲達者嗤。藏之筐篋中，終歲以爲師。

二十四

鬱鬱庭中栢，緑葉何翩翩。下有花卉榮，小草相鮮妍。我欲除此草，青青亦可憐。花草豈相妨，人心任其偏。不如兩置之，各各聽自然。

二十五

陟彼燕山阿，南望大梁野。平沙浩漫漫，洪流日東瀉。昔時信陵君，賢豪動天下。門有三千客，珠履飛龍馬。如何竟帝秦，一誤不可假。故國已丘墟，豪華盡凋謝。不見公子墳，徒見今人稼。大化從古然，何用淚盈把。

二十六

鳳鳥世所稀，一見三千年。九苞耀雲霞，孔翠羞其妍。衆鳥不敢欺，奉之以周旋。固知非常類，寡見終疑歎。晏嬰沮孔父，知音良獨難。

二十七

飛鴻遵廣渚，紫燕巢華屋。章甫適百粵，角巾走東陸。君子安所遇，俗士多昏逐。豈必論幽尚，朝市有高躅。至人不嬰垢，蕭散道自足。既寡憂虞懷，何須季主卜？

二十八

畏讒如畏虎，相去争毫釐。虎惡猶可防，讒巧人莫知。偏任生鬼蜮，亂聽成狐疑。君能不狐疑，讒口何由施？

二十九

桃李競春榮，更結團圓子。誰知歲寒花，獨抱霜霰死？勢利不易求，多附青雲士。富貴有時歇，交情亦云已。交情易以已，胡不慎其始？

三十

翾翾蒿下鳥，豈識垂雲翮。尊高多自用，賢謀反爲惑。大雀從黄口，羅者常易得。小賢役大聖，謀國復何益？

三十一

晨旭升暘谷，初光何皎皎。志業貴及時，致身苦不早。飛雉不逾畝，毛翮亦徒好。龍馬刷都姿，豈計困塗潦？百美方大成，拙速勝遲巧。歲晚霜露零，蕙艾總枯槁。壯士不辭苦，出門萬里道。生事會有窮，榮名以爲寶。

三十二

淒淒凉風發，吹我中堂帷。展轉不能

寐，撫衾有餘悲。借問悲者誰？棄妾方獨居。班姬充下陳，諷誦薦《詩》《書》。常恐人道乖，奉君君反疑。昔爲紅蘭花，今爲枯艾枝。花卉豈有變，憎愛令心移。中夜起鳴琴，孤鸞何時歸？惟有遊夢魂，常託君子懷。

三十三

窮達不遺道，大士慎所修。時命有定端，鄙哉迷所由。名高益自賢，勢大壓同仇。片言不相得，覿面生戈矛。豈知貪天功，重爲道者羞。

三十四

結交結金石，託心託夷、齊。惟有青陵臺，至死心不移。改醮耻會稽，刎頸羞南皮。死生戰其心，事讐君乃遺。義爲勢利奪，去嬰而汾歸。吐心指天日，反面成九疑。發軔豈不好，中道乃支離。嗟嗟楊朱子，臨岐寧不悲。

三十五

秦人忍坑儒，儒乃遁其踪。禮樂遂崩委，干戈日興戎。劉、項躍馬呼，《詩》《書》益途窮。少者既不聞，老者已矇聾。漢祖起朝儀，叔孫侈其逢。區區効綿蕝，古道如捕風。變此擊柱習，卑臣君愈崇。兩生志不屈，九師傳未洪。遂令希世兒，亢爲儒者宗。

三十六

平生負奇氣，結交盡豪英。讀書五車足，大義懸日星。提師破匈奴，勒石龍沙城。歸來見天子，麟閣垂鴻名。

三十七

三公正國紀，論道協天行。泊然貴寡欲，不以一己營。大心運衡樞，普照無缺明。倏忽變化移，默令四海清。提綱一以誤，瀾倒勢自傾。過激失中和，多事亂乃興。臨難不偷生，氣節凌日星。國命苟無補，慷慨空成名。

三十八

時變復時變，時變何可道？知幾復知幾，知幾苦不早。智士被羅網，反爲愚者誚。白日不常融，浮雲莽奔峭。天運何慘洌，人情忽瀾倒。琅玕不得地，不如蒿與草。貪榮在一時，百世遺悲悼。賢哉古二疏，全身足爲寶。

三十九

園中鶴啄食，庭中鶴啄苔。一呼一以答，如道心所懷。其音不可譯，其志良可猜。得食呼其曹，隔殊故喈喈。人惟物之靈，義者性所該。如何青雲士，恬不念蒿萊。

四十

登高眄浮雲，去去誰能持？空言證無生，百歲會有期。不如邀同懷，美酒聊自嬉。寄謝爰居鳥，頻寄親交書。

四十一

昔日東陵侯，瓜畝何盤桓。富貴如浮雲，安事恒苦顏。驅車萬里塗，歲暮懷辛酸。迴風卷飛藿，但願返故山。故山有靈

芝，故壑有靈泉。往來頻采汲，山鳥喜我還。濁酒日成趣，絃歌日以閒。素懷良在兹，逝矣復何言。

四　十　二

蘼草不知夏，寒蟬秋鳴悲。羣生各正命，消散理一齊。專氣能致柔，達者和天倪。養生豈在多，此訣足以嬉。

四　十　三

雲興以從龍，龍飛亦從雲。倏忽澤四海，變化何其神！癡哉遠遊士，白首思要津。董生射帝策，千言不成勳。田公起封侯，一語協天人。所貴在相知，區區徒煩辛。

四　十　四

方朔玩世士，玩世復不恭。挾策金馬門，謔浪調九重。至尊既不疑，同列亦相容。大賢鄙其術，滑稽不可窮。竊桃西王母，假託驚愚蒙。持此效朝隱，無乃詭道雄？

四　十　五

鳳食玉山禾，不與羣鳥同。上士秉高節，守道明玄通。好爵不足縻，長揖辭王公。所以三顧勤，驅馳乃從龍。燕昭黄金臺，郭隗來翾風。好賢能下己，百代垂元功。

四　十　六

静士厭世紛，擾擾如淖澤。豈獨嗜冥

寂，天性各有適。翩翩升華頂，去作雲烟客。雖協遊仙懷，終然念親識。

四十七

古塞蟠榆中，龍沙浩漠漠。北風吹邊聲，人馬悲鳴躍。一戰虜賢王，功成寵不薄。白骨委蔓草，遊魂走飛藿。不見征戍苦，誰知居人樂。王守在四夷，帝德貴旁魄。魏絳請和戎，此道久蕭索。

四十八

大舜讓天下，善卷逃深山。此風久不聞，攘奪令心酸。一丘有餘居，一簞有餘餐。百損求一益，禍患誰來干？富貴善保持，咄咄何足言！

四十九

上山採白薇，下山逢故友。再拜問故友，君行日何久？出門浩茫茫，世路多豺狼。黄鵠志四海，不得同翺翔。請君且勿翔，道遠情自傷。黄鵠貼天飛，悲風摧衣裳。

五十

平生好持論，詭聖非我師。俗儒援九流，支言使道離。斯文未喪天，著書余敢辭。雅大千萬言，闡及天人微。下士闇道真，猶爲好辯譏。屹屹徒窮年，同心更伊誰？譬彼燎原火，盎水徒爾爲。不惜覆甌瓿，願俟後聖嗤。

雜詩十首

太白難繼日，翠羽非鳳德。邈哉至神理，於世多所惑。我有同心友，乃在雲海側。有道善卷舒，無欲坐山澤。玉音常自媚，潛光一何赫。百年會伊阻，憂來悵不釋。

二

日月跳兩丸，鬬此世上人。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新。蓬萊水清淺，群仙亦虚陳。若木幾迴花，扶桑終爲薪。蚩蚩夸與名，腐朽安足神！達觀造化始，曠然獲我真。

三

天風吹我衣，乃在昆陽岑。琅玕不能食，北斗安可斟。客從東方來，遺我緑綺琴。上懸五色絲，下點丹山琛。感之再三拜，萬里懷飄音。彈作《遠别離》，忽復傷我心。

四

淒淒孟冬月，月白星復稀。遊子念故鄉，中夜起踟躕。王事不遑處，山川日透迤。臨觴不能飲，長歌一何悲！嚶嚶南中鴈，聯翩思北飛。人生貴行樂，何能刺促爲。千載亮高節，苦心令人嗤。

五

世道方嶮巇，所懷竟誰陳？素絲易爲

緇，長松摧爲薪。百行不一信，寸心難具論。步出北城隅，丘墓浩以殷。世代日云遠，惻愴傷我神。嗟嗟二三子，請視丘中人。白楊日蕭蕭，田竇久已塵。

六

暘暉入綺樹，和氣襲高堂。嘉賓四面來，綺縞夾車廂。《鹿鳴》奏雅曲，鐘鼓何喤喤。麗鳥眄庭柯，綴儛紛縱橫。三星在東户，起視夜未央。樂者情以適，愁者情以傷。我有所懷念，邈在天一方。獨有黄鵠飛，可以解我腸。

七

凉風轉林薄，衆葉辭青枝。春暉布陽澤，花艷桃李蹊。君子守蓬門，下士常悽悽。宿昔同衾裯，富貴生狐疑。知己豈足賴，天命良難違。葛藟與兔絲，纏綿會有時。五十負薪叟，謁帝亦不遲。嗟哉盤辟子，持此將何爲？

八

步上首陽岑，言望三河道。峩峩兩京闕，車轂何浩浩。片言結同心，王侯奪天造。齊瑟非所歡，棄捐不足寶。志士偕天行，小人困泥潦。日月相蔽虧，誰能常自保？俛仰百年内，令德苦不早。路難莫助之，憂傷令人老。

九

尼父返西河，亭伯逃東夷。懷珠炳先幾，曠世孰與齊？麒麟生北苑，世道安可期？人生何促促，日月何離離！行行不自惜，霜露沾人衣。東門有瓜田，聊可以

自嬉。

十

少小不知道，逸氣凌山阿。中歲涉萬變，慷慨有餘嗟。大化才一息，浮生何足誇。白髮欺秋霜，朝來明如波。及時不自力，忠信疇相加？古之大雅人，越世而光華。

王氏家藏集卷之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八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古體

詠古七首

東南佳山水，三茅幽以清。彼賢遭亂代，晦跡相招迎。各得盡天年，了不犯時刑。夸哉彼陶君，注書欺聾盲。華陽述洞天，居者稱仙靈。南岳誰夫人，干俗乃營營。忽忽百歲間，草草皆飛昇。神仙何其多，虛言吾誰徵？

二

智士炳幾先，愚人守常調。存亡在須臾，事變徒悲悼。留侯人中英，頗亦識天道。知明守其暗，無欲觀其妙。儲危不可静，悮主來四皓。辟穀從赤松，寂寞豈攸好？握此靈珠光，消息合天造。淮陰吁昧矣，竟爲百世誚。

三

見道苟不至，爲臣良獨難。況爾生死塗，大義安可干？隴西李將軍，惜哉勇不完。義士蹈白刃，烈夫喪其元。守死能善道，仲尼垂名言。得當縱報主，厥志亦已姦。匈奴有佳客，名王比左賢。形跡既可疑，有美焉足觀？

四

君子守貞一，進退惟其時。千變務正己，不逆邪見欺。所以工言子，每獲售其私。靈均楚宗裔，謀國協臯、夔。獨立寡汎愛，同列番見疑。白璧點青蠅，昧者疇能知？一抱懷沙冤，千載令人悲。生命忽忽去，令名何窮期？人爲賢者愴，我爲譏夫嗤。

五

昔日楊伯起，潔名秋霜偕。黄金豈不貴，暮夜誰見猜？凛然畏四知，一語生霆雷。彼哉邪佞子，駕言相招來。遂使金石心，反爲塵與灰。逐臭海旁夫，性與芝蘭乖。鴟鳶嚇腐鼠，鳳鳥遭喧豗。以己量他人，安知曠士懷！

六

達人順性命，不受寵利憂。一榮復一辱，事變疊相酬。名高衆乃忌，位重鬼所謀。親好一不及，對面成仇讎。況爾專衡樞，威力奪王侯。時運不我與，智竭終見羞。龜以靈自剟，猩以色自囚。嗟嗟鄭子真，肥遁顧可求！

七

遨遊帝庭客，雄豪當自致。陳力一不固，吁誰乃弘濟。彼美班定遠，投筆矯哉逝。一劍西域清，九譯名王繫。豈與蓬樞子，區區守錐利？論道三公賢，禮樂庶邦計。苟非志業奮，何由足垂世？

資中山行有作二首

平明上東山，近午陟翠微。行春愛時物，花柳澹餘輝。入壑喧諸禽，識我乃忘機。却成幽獨趣，翻與市朝違。

二

高嶂見白道，紆曲屢迴轉。客興重周遊，攀眺不辭遠。峽雲去安適？川流碎難辯。悵然懷遠公，滅跡栖絶峴。

陟巘上作

陟巘望群壑，晴午亦蒼茫。遠煙積深碧，已近不可詳。花時自無悶，況臨窈窕江。紛吾遠遊思，直欲凌衡湘。蒼梧訊虞帝，因之謝九皇。道運日已漓，何由見洪荒？仰視巘首雲，聊與爾徜徉。

得告後有述二首

抱痾辭瑣闥，雅志希寥廓。壯年談一經，百石真濩落。既乏燕然功，敢望平津閣。丈夫懷四方，安用守尺蠖？王事方勵激，殷憂忽凌薄。得告返舊疆，晤言復如昨。沙田依河滸，耕稼亮靡惡。巾車東林道，策杖芳花郭。且酌柴桑盃，漫擬臨海作。協古信超曠，適志詎蕭索。一丘聊自娱，百齡庶可託。

二

素業蓬蒿堵，清春桃李園。逶迤自來往，逍遥慰晨昏。林卧愜鳴鶯，洲覽悦芳

蓀。冥然避喧囂，庶以清心魂。況偕沮、溺徒，時聆幽悠言。豈無帝王畧，莫作繫匏論。暫息金閨步，終切蒼生援。振衣凌華首，招手排天門。斯文不希世，江海思彌敦。富貴如浮雲，孔聖道乃尊。獨善良在茲，且擬賁丘樊。

浮淮二首

鼓枻出淮流，南盻維揚津。客途浩無際，秋飈厲茲晨。赤葉下遠洲，白鳧戲清潏。裊裊征麾曳，宛宛鳴笳聞。金堤障奔湖，喬木掛層曛。逝言感物華，岐路多悲辛。鹽駒困泥坂，歷塊誰見珍？鳳德日以衰，仲尼無停輪。姜公晚佐周，范叔窮相秦。所嗟在知己，此道難重陳。

二

北闕罷通籍，南淮逐流潮。形役方險艱，世路況迢遥。大塊勞茲人，吾道安所逃？干禄逢休明，致主擬夔、臯。豈無負鼎術，輕身愧賢豪。補衮期龍華，興樂追鸞韶。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妖。遺榮詎戚戚，知命良囂囂。好食首陽薇，終釣任公鰲。行行前路迷，歲暮興長謡。

寄張仲修侍御

麗景照高雲，仙人行中天。矯矯雙飛龍，遨遊四海間。陽和三千迴，雷雨騰百川。歷覽一何極，行道及當年。思君劇如飢，曠望山海綿。歲暮霜霰集，感茲薦鳴絃。行子苦離索，彌起長恨端。黄鶴天南

來，因之紫霞仙。遺我一束書，書中萬餘言。嗟嗟生運迫，明德更三嘆。誓將入玄漠，佩以永周旋。

海上四時歌四首

春風吹浦樹，日夜生芳華。心閒淡無爲，遊覽眷靈槎。滄洲興何緬，仙賞思彌嘉。瑤草況可掇，豈羨丘中麻。右春。

悠悠栖海壖，雲沙浩無際。孟夏草木長，頗亦得清麗。臨水狎釣翁，沿洲拾芳蕙。蓬萊聞匪遥，吾將從此逝。右夏。

淹留向水國，潮寒驚杪秋。客心恒自適，茲生奚所求？猶勝夜郎謫，不減伯鸞遊。曠然在人境，天地一虚舟。右秋。

微禄守滄海，小隱良在茲。吾道今繫匏，鷦鷯才一枝。觀濤始知險，晞陽詑來遲。歲暮霜霰零，邈哉滯還期。右冬。

別後再贈德涵

浮嵐冒晴巘，驚風振華林。杖節迴峻坂，高輿出遥岑。層丘既窈窕，鬱木亦蕭森。君子薦芳酌，晤言開素襟。憂時富危論，探道生遐心。悲帝蒼梧遥，弔屈湘水深。嗟予秉幽尚，及茲成滯淫。徒擬孫公嘯，猶帶鍾生音。事變靡常塗，達機古所欽。陶令耻折腰，三歎《歸來》吟。栖栖茲倦遊，邈矣行抽簪。

秋日梁山書懷

江水下三巴，峨峰控九蠻。客遊萬餘里，心魄慘當年。日暮息煙駕，秋色滿旌

干。寒臯下木葉，芳蕤亦已闌。浪流將何求？高邁愧古賢。我家大梁野，河壖多平田。裊裊芳樹枝，花艷春風前。何時縱巢、許，長歌弄紫煙。開雲拾芝菌，永託丹丘緣。此時逸興飛，悽斷秦雲天。

涪陵江懷古

涪陵三峽口，秋江正奔突。亂嶼助神怪，風波劇超忽。孤艇緣中流，直上日不歇。古跡荒層岩，煙霞祕金闕。疇昔伊川子，白帽傲江雪。斯文未喪天，龍鳳特秀發。鬼蜮讒上帝，大運坐夭伐。斯人去已久，我來拜松月。白日有遺輝，彷彿見明滅。采采蘅一束，欲薦不能説。談經與時戾，世事已華髮。欲掃宮牆蕪，千春冀不没。

送别彭方伯赴雲南四首

企聖寡超見，望洋安足論！中路偶君子，片言道乃存。先幾猶龍蠖，大撲迴堯軒。茫茫矜智塗，焉知終迷轅！

二

人事靡定端，與君忽乖隔。昔爲同遊鱗，今作孤飛翼。川塗日已杳，風標何由即？來章倘相念，爲君慎眠食。

三

伏龍昔翊帝，輯難昆明始。七擒揚天威，八陣運神理。戎黎咸即叙，漢道洪彼美。匡濟屬豪英，異代可同軌。

四

天人秉高節，撫志在四隩。祥鸞自遐舉，玄雲有餘渥。敷宣徧滇溟，王風轉沕穆。南顧舒帝懷，卓哉九州牧。

四友歎 時四子皆謝事家居

盛子廣南秀，六籍破萬卷。山林寔本懷，鵷鴻翥霄漢。對客稱《南華》，達生非虛羡。高踪江海闊，齒髮歲云晏。盛吉士端明。

獻吉跡轉晦，幽求日深造。禮樂百年餘，詞苑見古調。補衮燁藻火，敦彝薦郊廟。如何東門下，弄月自長嘯。李員外夢陽。

修撰冲静士，翛然類緇羽。恥謁北司廬，先幾竟遐舉。一丘悦性靈，萬鍾乃土苴。誰當薦楊綰，大道儵九敘。何修撰瑭。

信陽中書君，弱冠服天驥。鎩羽迴大壑，豈足悲瑕傷！養深日合雅，高才瞰幽荒。轉見吐哺人，獻爾白玉堂。何中書景明。

擬古十首

陽春二三月，佳人怨華年。憶昔結君寵，揚蛾下三千。顧盼生光輝，長袖宜璠筵。池中紫鴛鴦，雙雙皆可憐。別君日迢遞，幽芳竟誰宣？昔爲王苑鶯，今如秋露蟬。含悲欲誰訴，容態羞自妍。三星在户隅，北斗常闌干。願君秉初惠，勿爲葑菲遷。

二

採桑東家妹，光彩何盈盈。誤蒙君王惠，顧盼充下庭。繅絲白雪長，織縠纖雲

輕。華蟲被袞冕，玉襪履長生。漢宮多妖麗，貞素誰見明。昭陽夜歌舞，淚盡箜篌聲。團扇本涼薄，馬角終虛名。何如西家女，夫婦歸柴荆。

三

門有西都客，揖我歌路窮。少小樂任俠，驕貴淩三公。秦冠既熠耀，吴鈎亦豪雄。走馬長楸間，趫捷如旋風。自負五陵氣，不數二師功。榮光近日月，安擬困蒿蓬？時運忽復易，寵賤還相蒙。昔爲翔雲鸞，今爲號野蛩。憔悴可憐色，聞歌傷我衷。低頭愧漂母，肝膽空相從。

四

同心自相感，同道始相賢。所以三閭人，甘心清泠淵。獻女魯聖退，滅國越相遷。達幾苟不早，反爲蚩者憐。出處要時命，治忽常循環。翔鳳覽德輝，女蘿好纏綿。風波一失儷，莽莽同歸旋。嗟哉俟命訓，佩之可延年。

五

南山雖言高，北山更巑岏。男兒一墮地，行將四海看。朝出洛陽城，日暮皆言還。心事各自知，疇能測其端？猛虎當道伏，行人不敢前。右抽兩白羽，左顧雙赤丸。若不射虎死，肝膽奚以宣？私心慕儔匹，長歌歲將闌。

六

赤龍不過潋，白龍恒遠遊。一爲螻螘制，流浪安所求？權失貴反賤，時去恩爲讐。玄龜豈不靈，遭彼豫且羞。登嶽既長

謡，臨海復清謳。曠覽一何極，素志良已酬。日暮浩風波，君其較前籌。

七

登彼中嵩丘，駕言觀五都。古帝流高風，千載惟蓁蕪。揖讓日云遠，征伐成禍樞。❶尼父示六籍，虎騰而龍趨。世儒若草菅，塞没聖者途。江海東北流，沱汜出其隅。齊客詐晨門，秦雞遂嗚嗚。談天恣搜羅，著書欺蒙愚。世無魯連子，俛仰空嗟吁。

八

驅車上東門，言過五侯宅。青樓連苑起，朱户夾道直。軒車若流水，冠蓋填廣陌。樓中多妖艷，粲粲弄雲瑟。一盼傾人城，千金不足惜。安知紫霞士，不爲荒淫惑。蘭茝乃同臭，鵬鷃豈並翮！女蘿不知幾，綿羃成禍厄。苟非同心友，繾綣復何益？

九

丁丁歌《伐木》，交道一何昌。寸心兩莫逆，斷金良可方。同行長安陌，僕馬皆輝光。羞彼張、陳徒，中道成參商。世路方嶮巇，人情浩難量。昨日鵷鸞飛，今爲鴟鴞翔。一身倏好惡，乖變殊可傷。請君重久要，歲晚莫相忘。

十

瑩瑩桃李花，不言隨風飄。羲和馭赤駕，玉衡指招摇。生命何有極，大化秉鈞

❶「伐」，原作「代」，今據文義改。

陶。朝適廣莫野，暮凌蒙汜飈。憂悰交戰勝，形神日歊熬。蘭以薰乃焚，膏以明自銷。所以松喬人，遺世如鴻毛。

孟望之入試院奉懷一首

皎皎入闈月，嗈嗈度雲鴈。感物念同旅，悽矣起長歎。圖史在東序，朋宴喧華堂。三星如連珠，調琴夜未央。昔者與子別，悵悵天一隅。今來不盡歡，枉作同城居。搦管隔文囿，浹旬興頗孤。泛舸酌霞釀，遲爾鵠山湖。

采苓篇

上山朝采苓，日暮不盈匊。眷言復采采，荆蓁莽中谷。長風簸海水，鯨鯢震蕩之。嗟哉彼儵鰋，出遊豈其時。聖人坐深宮，垂衣開斯文。鄒陽籲天哭，天高那得聞？蒼蠅日翨翨，白璧何其冤！彼天降此沴，歎息復何言。時命亦已艱，吾生豈局促？迴薄萬古懷，知止良不辱。賢者常自檢，聖人先幾微。知幾復知止，大道我所希。希道世情薄，偃蹇守龍蠖。浩然天行徒，終果滄洲諾。

雜興十首

朝發長安城，暮宿驪山趾。寒日隱層嶂，浮嵐下晴水。華清古宮苑，迷莽不可視。

二

征旅川塗長，流杓歲令駛。緊緊花卉

榮，忽忽霜霞靡。如何同心人，窅然隔千水。

三

神龍振海湍，靈鳳揚丹穴。豪賢重義氣，高步耻覊紲。排難不論功，千金詎能結。

四

佳人渺何許，翼翼鳳麟洲。蘇門足清嘯，漢皐稱奇遊。三歲錦字書，不託雙飛虬。

五

昔登昆丘圃，曾排紫皇闥。明明捧日輪，宛宛遊仙闕。一別隔天壤，沉憂變玄髮。

六

曾參習孔德，殺人走慈親。明月徒相照，靈龜復何神？嗟哉不疑子，詎是懷金人。

七

寒城迷夕眺，奔雲帶梁越。昔人湖海蹤，已隨年代没。萋萋涇渭春，王孫草仍發。

八

獻玉不受知，古人抱璞泣。舉世多鹵莽，嗟爾神識特。毀體果足辱，明心復奚益。

九

君弄朱絲桐，我拾瑶華蘭。含芳固莫匹，知音良獨難。鳳巢與苕鷃，各各信所安。

十

習遁抱冲素，偃仰愜林谷。雲散心與閑，草長意自足。眷爾采芝子，音塵媚幽獨。

遊紅山寺

躋石升蓮宫，不覺凌朝晛。二儀入展眺，萬象呈仰俛。天閣香風襲，靈巖法露泫。祇林宗朗悟，寂滅詎足辯。

雜詠三首

王都競華靡，金貂璚葳蕤。百用填谿壑，暴殄良足悲。寧知所快意，閭井脂已衰。我里稱富室，機杼生蟲絲。衣綈示敦素，白日思龍墀。

二

邊戍何赳赳，所志在四夷。烽火入甘泉，提戈不辭揮。左繫月支頸，右滅賢王師。軍策十二勛，反書權貴兒。田婦勤蠶桑，優女著羅襦。棄置莫復道，男兒生數奇。

三

浮雲逐風翔，明月有缺蝕。嗟嗟青雲

士，前時泥塗客。片言取華要，修名生帝席。意氣傾蓋壤，揚揚見得色。周公秉大道，佐主揉下國。禮樂已四達，握髮仍吐食。

燕中懷古三首

日出北平甸，隱隱川塗分。南臨古帝臺，悵望遥天雲。不見廣成子，空懷赤霞文。鼎湖龍化久，千秋竟誰聞？右軒轅臺。

王子逃秦質，黄金養俠士。胡然矜一劍，欲效屠龍技。十年期生聚，勾踐雪吴恥。謬圖乃滅社，豈獨誤田子。右易水。

興邦良有激，好賢輕千金。破齊如反掌，圖報一何深。二城乃不下，疇測平生心？白璧易生毁，喟然傷古今。右黄金臺。

之縣

領符之江縣，庭館吏人稀。懷禄忻南州，羈形念中闈。烹鮮庶易効，解牛真餘機。雖慚寡名惠，初志良靡違。

登石頭城懷古

晨升石城巒，南臨舊京甸。流雲切高甍，清江展朋宴。佳麗一以眺，應接殊未倦。鳴絲幽鳳吟，勸爵流鶯囀。陶仙耽隱逸，謝公樂遊燕。賢謨動朝省，雅量鎮時難。遺業存故壤，形神已飈散。倘無垂代辭，漫滅孰與辯。虚名詎足驚，短世難把玩。今昔理一軌，何用淚如綫。

送王錦夫方伯

出雲復歸山，茲懷諒靡執。守道耻諧俗，嗟子久獨立。方仰澄清勳，遽返滄浪檝。玄運無定塗，一雨夏寒及。彼哉豈予搆，順受茲賢習。颺颺北去帆，咫尺渺莫即。屢承沙鴻音，空憶雲鸞集。且作鹿門耕，仍甘玉芝食。龍德貴存身，淵潛慎出入。

王氏家藏集卷之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九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古體

酬李夢弼學士

昔邁自京邑，重與朋故辭。行行指荒甸，迫路難爲期。三霜轉蓬藿，一麾滄海湄。即事既超曠，奔頓亦已疲。玉闉丹華流，紫閣彤雲披。妙思補王衮，大道協帝師。愧我濁水途，日暮迷去蹊。豈不憚險艱，空然傷明夷。悲風振林壑，鴻鴈來已遲。企念雲中仙，容徽如在斯。笛響感自切，絃促意彌悽。申我南江調，報君燕臺辭。

寄仲默

翩翩水中鳧，友者鶖與鶬。風波忽間之，流落不得將。步出北郭門，北望鬱蒼茫。君通清切禁，雙闕夾文昌。日月會亨途，風雲何悠颺。被服紫霞褕，文彩相輝煌。佩之璚華鈎，明德燦同行。綴以明月珠，容華宛清揚。相去日已踈，相念日已長。我欲從子遊，河水深無梁。鑿井貴得泉，握蘭願得香。明義倘不虧，永言繼斯章。

寄賈祭酒鳴和

神龍一何異，曠然凌九天。之子我所希，雅麗從昔年。穆穆古文學，皎若春花妍。明信光賢籍，大道排靈筌。皇猷亮知己，弘濟復何言！哲匠斤成風，拙薄生咎愆。顧慙負宿志，喟爾傷逝川。竊禄依鑾陬，濡足誰爲援？懷貞詎易奪，省疚乃無患。已矣四海心，咄唶坐自煩。險難道相濟，契闊義彌宣。感激昔賢軌，投分申兹篇。

種　蔬

古人拔園蔬，種蔬今豈惑。予非相國者，盈畝幾何值？自給盤中味，猶賢奪民食。春陽散林囿，園丁汲深湜。風露一何調，油油布色澤。萊菔佳可烹，白葵中其掇。豈直養廉助，咬根成素德。夸哉肉食子，寧禁誚我嗇。

秋日寧國言懷十首

今適非我期，幽覯亦云麗。長巒亘邑曲，青畝循溪汭。英英巖桂秀，翽翽雲禽逝。覽物有餘賞，攸止每留繫。臨官敦素履，頗亦志弘濟。崇卑詎足較，賢者安所際。揆道良已暢，提挈視終惠。拯物方在兹，誰果乃遺世！

二

剸犀畜我劍，云自風胡傳。牛垣聊一揮。精光耀當年。百里應星緯，敢謂栖枳

鸞。爲邦先政化，皎此冰壺泉。宓子日鳴琴，陶令乃無絃。有心治斯覃，無爲道終全。摛辭華以淫，講性恣多言。清談誤蒼生，伊誰究其然。

三

暑林清露泫，寒野霜霰結。天道變乃通，豈兹人理别？昔予遊帝庭，矢心企明哲。羞彼浮沉子，降志以自涅。風波忽來干，有憤誰爲雪。叩閽靡所從，逝矣濁水轍。亮兹非帝懷，悞言罷中輟。吞聲莫復道，蘇子存吾舌。

四

假息齋閣幽，群籍頗披翫。前蹟一冥會，誰能不嗟嘆？風林無寧禽，陰翳亂昏旦。時命苟靡由，徒爾歌石爛。孟非臧氏沮，賈豈絳侯竄？要之存所遇，冥造有成算。仁人恒俟命，鄙者昧通變。樂哉彼一時，此時夫奚怨！

五

卑歟任所役，違之自貽辱。飭徒撰行李，疇能惜奔逐。秋潦浩無際，沿迴遲川澳。促促帶星飯，冥冥依巖宿。異境即吾民，恨不咸攝束。王澤一以惠，我行非徒鶩。古人愧靡及，況兹躭廩禄。嗟嗟巖穴人，獨善適爾欲。

六

昔予治海民，朴順安猺征。云兹土風漓，斯言詎足徵？我由不二心，厥罰靡先刑。豈俟期月化，令出真惟行。《宵雅》鴻鴈哀，《中孚》豚魚誠。古今孰不然，兹懷非

予矜。下公誓神州，謝傅援蒼生。濟代果兆此，邈矣懷前英。

七

黃鵠日南來，飛飛友鵷雛。予豈振古豪，學道昧三隅。一紀掛朝籍，五年遊京都。雖從二三子，還往不須臾。一斥乖儀刑，秦、越遂殊途。孔明隱隆中，師友多元儒。抱膝吟《梁父》，躬耕比夷吾。倘無崔州平，乾没濟時圖。

八

秋鳦逝安託，乃在海中沚。薄遊得所遺，豈必青雲士！直道難爲容，誰哉誓終始？志士賤怵迫，曠然凌萬祀。狂言戲萬乘，邪途豈貞軌！渭川獵非熊，白首安可俟？虎變大賢造，鳳衰君子耻。守道安處

末，干祿爾非鄙。

九

玉蟾光九土，時復有缺蝕。君看行天龍，亦作寒湫蟄。一屈復一伸，達人具天德。鳳食乃琅玕，豈受鴟鳶嚇！驪龍明珠光，相將慎出入。執戟二十載，豈求他人識。我道在寥廓，好之恐不力。贈君杜蘅草，庶見君子色。

十

秋風吹廣野，涼露森庭柯。上有垂藤花，前有清池波。堂上尊壺酒，厨中膳羞羅。肆筵復設席，賓從皆來過。獨醒豈達道，嗟卑非賢科。我政日簡易，我邑日安和。閑時飲美酒，吹笙間清歌。試問座中客，茲生豈在多！

酬侯汝立太守

我昔遊咸秦，君亦捧朝節。兩心懸朗日，交義逼霜雪。長坐散秦雲，高歌凌華掌。雖偕羈旅情，不廢青霞賞。人事靡定塗，浮雲日紛翻。何意白璧彩，忽中青蠅言。投畀窮海曲，杳杳悵關山。秋風日云遠，不放伯勞還。量移宣州郡，山水有餘輝。回首吴松洲，黄鵠天南歸。蜀天風日佳，蜀城花樹滿。花裏緑雲飛，清光君在眼。白魚雙錦箋，遥自周南來。開椷電虹閃，字字生風雷。君本煙霞人，況返丹丘廬。悠然遂真性，空山今著書。洛浦迷津梁，龍門莽煙霧。欲贈楊枝春，望君不知處。

曉思

我本静勝者，悵然辭舊山。縱能同傲吏，争及素心閒。西園鴉已鳴，南庭煙尚簇。不見庭春來，只見庭草緑。

感舊貽温子十六韻

伊昔遊翰館，幽尚絶垢氛。偶從温、李末，一覽方蓬春。玉石豈同調，蛟龍自餘神。栖雲竟何及，沉陸安所云。苦道不見酬，讒言易成磷。悵兹竄逐遠，遂令歡愛分。南江賦别鶴，東道瞻停雲。何意量移歲，乃作華陽賓。道履宛咫尺，久缺奉清塵。清塵日云緬，素抱何由敦？時運此偪仄，服習愧經綸。即事歎時哲，感物矜斯

民。厲志豈不潔，積憤寡所忻。長嘯凌沖飈，高揖薄層旻。良友抱貞懷，眷言倘終陳。

酬劉遠夫十四韻

憶昔共筆硯，鴻鵠附鷦鷯。清文取朝士，華路揚雲鑣。鳴環紫金闕，照影飛龍橋。直道期補國，讒口遂成妖。俱投荒海裔，鎩羽困遊遨。苦節日流蕩，疲薾漸賢豪。量移心稍豁，華顏亦已凋。鳳思丹谷侶，鶴夢滄浪曹。别君幾經年，心波日摇摇。何緣飛鸞翼，擬度浙江潮。

贈劉子潤之

鵷雛何啾啾，食乏不言飢。與君結明信，山海終不移。相將萬里途，意氣我所依。玉劍帶秋水，馬色雙蟠螭。勤力敷王事，日月何逶遲。嗟彼章句儒，嗃嗃任言辭。大道吹萬有，靈筌秉先機。仲尼陳蔡琴，伯夷首陽薇。疇能明取舍，百代流音徽。

寄滕子冲洗馬

江蘺被南浦，采之將遺誰？故人青雲端，聊以慰相思。校文直廣内，侍講入崇闈。大雅補衮疏，飛龍應宸詞。永謝濁水塗，音徽何離離。落木滄洲寒，迴鴈關山遲。行子悵離索，慷慨秋風時。三嘆《白頭吟》，絃促情無涯。

蜀中寄李宗易宮諭

驅車西川道，幽勝一何偏！江源下裔徼，峽勢𨗳高天。我遊形神適，宛宛飛雲仙。鳴琴荅山水，志興良可宣。歲晏思故交，道拙懷高賢。君從九霄居，阿閣華景懸。養素迴沕穆，陳力扶危顛。十載隔山海，宿心念鵷鸞。詎惜魚錦字，慰此蹉跎年。

送楊用脩上都一首

栖巖久懷痾，謁帝念通籍。整駕趨承明，凌風束丹舄。處協幽人貞，進侔達士適。尼父有遐軌，惓惓不暖席。白日昇天行，華館遊仙宅。清問懋啓沃，勸講盡淳直。巡行述典謨，討伐稱旦、奭。一語悟皇心，四隩歸膏澤。嗟余闇營道，世路苦奔迫。仰歎凌霄鵬，高思屢攢積。工拙諒冥賦，盈縮真戲劇。飾躬在寡悔，撫志崇後獲。各勉黃髮心，庶用酬莫逆。

贈楊用脩

魯麟方茁角，秦火已揚氛。大道隱濁世，羣經哀斯文。嗟彼漢代儒，敷言求聖紀。蓬鷃不知海，擬議詎能似。沿襲昧神識，異端咨轇葛。傲然誣天人，執一忌弘達。五行泥術數，九流不復辯。末裔迷正途，蕪言日纂纂。余守章句者，探元亦已驚。終夜承君辭，千春見豪英。神理超靈筌。道契發天工。何當清墳籍，白日迴鴻蒙。

寶光寺觀唐礎有作

行覽新都宮，邈言咭當時。崩礎委蒿灌，佳麗靡所遺。古帝已電滅，嘅歎彌今茲。神州沉沙水，奸雄波如馳。始哉一蟻竇，江河遂奔迴。平世有餘戒，茲謨不我欺。八駿幸蜀關，故宮傷黍離。積稔勢成變，履霜恨伊誰？今昔理共然，喟焉摧深懷。

赤牛城

古城何崔崔，上與元氣符。何時牽牛星，化作赤石軀？峭壁五千尺，上平如田畬。中有雙龍池，靈根生白榆。蒼翠摩空明，飛聳閣星樞。氣從三峽來，勢與大峨俱。一夫當天關，萬夫不能逾。前年江津亂，處處驚賊奴。此方寔要衝，城守如坦途。寇掠四面來，戈馬紛馳驅。玉帛豈足惜，生命限須臾。其民乃千萬，憑此氣頗粗。賊日經其下，仰視空長呼。人力有成算，天險安可圖？州縣屢破碎，此城如完珠。我來仰形勝，曠懷超人徒。石城與隴坂，未足雄環區。安得圍九土，永障華與胡！

山中秋宿

山行日易黑，況復連陰霏。徒役困泥坂，夜火亦已微。旅亭何蕭索，供張以夙戒。入門木葉下，秋蟲響庭外。偃息宵分中，霜露欺枕席。何異彼兕虎，草曠率爾集。鄉夢長夜劇，悠悠渡江海。故山千萬

重，忽復迷所在。夢迷不自知，相思無已時。衡陽鴈過久，不見玉書迴。

石猿山

綺、皓卧商嶺，謝公遊石門。雲霞如在目，千古清心魂。我行巴東山，美勝難具論。峭崿鳳飛翥，疊巘波崩奔。玆山既突兀，二峰復巑岏。云昔赤猿翁，神力邁中原。飛步凌迴絶，青天欲雙捫。力竭化爲石，蒼蒼今尚存。琴高湧鯨魚，傳説爲星辰。茫昧不足道，徒然欺蒙昏。瑶華寒碧滋，丹砂結靈根。聊爾供遊賞，因之窮仙源。

木洞驛

蹙浪噴江門，幽洞冒瓊樹。寒林碧參差，秋嶂莽迴互。白龍不定眠，中江起煙霧。素舫歷長波，凌兢戒前路。客行不能留，已過青莎渡。所期心遥遥，離居歲云暮。帝子隔沅湘，浮雲落何處。攬古心飛揚，寒空屢延顧。

龍谿

龍谿秋漲縮，石嶼峭江門。天氣十月交，岸木落以繁。窈窕古城曲，寒靄錯朝昏。遡洄缺舟櫓，空憶桃花源。官事已及暇，聊爾得寤言。學子寡聞道，風氣安足論。我遊巴東西，歲月歷凉温。暑雨浩川

塗，僕僕傷旅魂。仲尼没已久，環轍日復湮。大心協道軌，庶以謝崩奔。

明日沱

客行無次序，向夕舟復維。豈不厭水宿？摇裔渺前期。沱明星月上，江冷蛟龍移。野鼓何填填，宵火亦離離。牛渚慕袁吟，湘潭傷楚辭。我行方浩然，我懷亦遠而。流浪自古昔，慨歎及今兹。驚鵲靡定所，荒鷄詎知時？行藏隨去住，明發良不遲。

寄郭价夫

一鴈落蜀天，客心五千里。幽夢託春雲，離魂渺江水。歲光不可留，功業竟何似？故人遊北闕，浩蕩弄文史。相如賦《上林》，方朔隱朝市。逸興鳳池邊，閒心玉琴裏。而我飛蓬人，風流安足擬？苦病屢懷歸，戀戀復且止。世囂良不堪，揮手應在邇。長嘯入雲岑，爲訪赤松子。

大洪江

大江日東注，客興凌蒼茫。沿迴層嶠底，出入白雲鄉。霜激何悽悽，水落蒹葭蒼。孤嶼亦嶢兀，灘石如群羊。迥然生我愁，舟師了不忙。兩厓森翠碧，千嶂如飛翔。白日駭心顔，清猿斷人腸。超然登嶽謡，空中聞天香。九疑在何處？我欲浮沅湘。重華不可期，矯首峽雲長。

和答庸之次韻四首

曠世有餘慕，今時誰長卿？我友應文昌，希聖況高情。鵬翼凌九霄，一舉萬里程。嘻余久淪滯，海鋆隨流萍。不覲玉宸君，安擬蓬丘行？瑶草託同根，素書傳遐聲。倘非堯運開，胡能兹晤迎？

其　二

今娱仲宿契，昔邁歎孤征。已甘斥荒海，詎意騰宸京？匡世子所長，勞生吾何情。終焉返丘畝，揮煙謝浮名。黔婁守初服，尚平有遺榮。日依鳧鷺閒，時濯滄浪清。行野還杖藜，及春課躬耕。沮、溺吾與羣，農務從兹明。

其　三

大道未喪天，皎然日中升。所以仲尼徒，力守斯文盟。龍德潤九土，弘濟真豪英。哲人秉神契，達士羞曲成。邈哉聖軌逝，異論紛披呈。末儒寡靈鑒，闇没歸聾盲。以兹沼沚觀，汪然論八瀛。子也大道師，豈獨詞苑名。榛蕪倘揮手，坐睹墳籍貞。

其　四

悠悠塞上叟，馬失福乃萌。萬事有固然，鄙哉勞將迎。秋隼自厲疾，春桃故明瑩。時命不我與，何由被弓旌？志士達靡淫，君子困以亨。守道崇介石，勁節終匪更。習宦歷年所，事變翻局枰。嶮難安可辭，温飽不足縈。應龍抱雲遊，雄劍聞雷

嗚。非君久要友，疇能亮兹生？

夜入普市有感

旦發雲塞壑，屆暮雲未斂。覿面山不睹，鳥道何由辯？襜帷苦沾濡，騎隊嗟迷亂。夜火普市城，懸厓怯攀踐。平生遠遊心，及兹良已倦。偃仰返故林，夢寐有深眷。情志得自逸，鬒髮從年變。耕稼足餘生，誰能歌石爛。

寄庸之

獨遊向天際，夢寐軫良朋。落木變霜霰，感兹歲華征。一蹶辭金門，十載嗟流萍。白髮不相貸，素志慚同盟。憶昔共筆硯，豈彼憐肥輕？清世有餘懷，慕古垂英名。禮樂企聖塗，鍾鼎安足榮？仲尼没已邈，斯道誰予徵？君也東觀豪，適會况休明。何當揮朱絃，因之聞希聲？

客行憶价夫

王事懷靡及，我行詎遑處？翹首望天末，家鄉渺何許？聞猨峽口夜，滯舸蠻江漵。栖遲媿賢隱，流宕嗟予旅。羈鳥夢舊林，游魚思故渚。小園風日佳，兒童撰杖屨。杏東春醪成，誰哉共容與？緬懷阻空曠，日暮徒延佇。不及輕鴻翮，萬里翛高舉。

寇平撫定餘黨再作

赫赫提王旅，戡亂頗神速。三箭天山

平，七縱昆明服。奏凱揚帝威，函夏王氣勃。旌纛照雲海，士馬騰川陸。敵愾西南清，我行非徒黷。皇猷體至仁，好生被九隩。兩階奏干羽，戈馬豈所欲？遐追燕及頌，載賡康哉曲。效玆清平朝，永賚群生福。

靖遠樓公宴

談笑偶賓屬，矯矯懷庾公。南樓一吹笛，千載流英風。我來就諸賢，攀眺臨高甍。開筵接翠微，度曲散空蒙。灑酒未傾倒，夕陽下高春。燈火亂星宿，鼓吹驚魚龍。酒酣擊劍歌，逸氣凌煙虹。慷慨有遺響，何慙代裏雄。葛亮撫南蠻，夷吾靖山戎。古來幾豪英，平世留深功。矜名智所淺，伐善道乃矇。萬事等浮雲，我欲遊無窮。

自　酌

大塊陶精靈，我豈金石姿？矜名不自惜，勞生怨伊誰？春風入庭户，愛殺山中期。花柳已弄色，流鶯亦不遲。朋親阻攜手，開尊空所思。兔穴未央殿，草没昆明池。古人不復來，此盞安能持？且自邀素月，聊爾作相知。

寄　遠　夫

海納百川汙，澗沚誇清流。公孫井蛙人，馬生爲之羞。憶君復憶君，遠夢連滄洲。蘧然候舄履，顛倒紫綺裘。何時一相晤，闊達解我憂？才略世所資，古今重英俊。公緒妙清談，胡能濟炎運？哲后在九

五，夔、契挺而奮。林然雲闕下，惟君更清聞。海鶴笑苕鷃，鼓翼凌長風。道逢浮丘仙，未語心相從。我行在天末，馬色飛虬龍。相思千水隔，歌劍爲誰雄？

泊大洲

寒瀨石嶼出，暮舸不敢上。且泊大洲浦，弭楫臨莽蒼。鼓從露野沉，柝應空江響。林虛猿狖静，波澄星月朗。長宵耿不寐，泠然發深想。芳杜幾相思，青山滯獨往。世路何盡期，遊人自鞅掌。旭光發陽厓，前洲聞撥槳。

詠懷十首

灼灼紫薇萼，碧桃羞其妍。一中佳人好，清芳被華筵。豈不耀皎日，旦暮成棄捐。蘭英守空谷，垂葩如飛鸞。世人杳不逢，含輝照幽壖。託根依后土，因之盡天年。從彼赤松遊，上士明真詮。

二

古士重守道，季運乃陵遲。王門一以遊，矯首排虹霓。天機不早達，終然傷明夷。楊子稱旁燭，守玄何其微。一涉戀滯途，反令後代嗤。高躅邁人寰，豈無西山薇？

三

白日出復匿，秋氛森庭中。寒蜩咽高木，蟋蟀鳴深叢。歲光窅然盡，士業如飄風。惕惕傷衷曲，亢志遊無窮。赤霄可栖止，擊劍殲長虹。

四

騏驥日千里，神遊非人途。良、樂一不逢，終老轅下駒。棄置從此去，去入明王都。八駿服龍驤，飄飄青雲衢。朝刷扶桑丘，暮抹昆侖岨。允哉奇術士，千載垂英圖。

五

名理協人師，高論出玄黄。經世倘昧之，安用此道昌？六籍垂斯文，至治述皇王。仲尼欲興周，歷聘拯世康。相事一以攝，志業昭八荒。豈彼空言子，嘵嘵飭彌章？

六

契會有成理，時命固多變。守道不失躬，後車達豈晏。嗟嗟工媚子，委順務巧宦。道者爲泚顙，鄙夫乃相羨。萬美不相入，一言即深眷。要之存所遇，知巧豈足辨？

七

天運彌四序，代謝靡常期。桃李方艷陽，倏忽霜霰滋。君子守貞信，不以貴賤渝。鄙哉紛綸子，所憐惟其時。時命苟不逢，龍淵成汙池。豫生報知己，灌氏死魏其。此道久乖謝，我悲非他虞。

八

太虚造化始，一氣判兩儀。萬形從此出，厥理亦隨之，耳目既已形，聰明乃因依。不有天地器，覆載安附諸？理先氣乃後，兹論委支離。習識痼真鑒，昏老尤難移。

知道古來寡，吾將鑄鍾期。

九

世網久嬰予，濁濁懷酸辛。陰陽日變化，韶華失青春。萬搆湯火燃，中煎毒其神。豈無委心術，戀戀迷我真。迷真在一時，終返東皋濱。應龍收玄化，灰心不重焚。朗然獲冲虛，何用推靈文？

十

生命久自諒，勞勞寡逸樂。今雖臨坦途，敢謂中靡惡。素位祛外營，恬心守冲漠。應龍思故淵，翔鳳夢丹壑。逍遥果真適，終偕七人作。

會館中諸友得歸字

嘉會良不易，友道古所稀。四座請勿譁，聽我重申詞。洛陽七貴子，西京五侯兒，各矜權貴盛，一生不低眉。結交雄豪人，白日心不違。軒車連九市，僕御生光輝。提携入漢宮，看影鳳凰池。意氣如健鶻，矯矯排風霓。片言雙璧酬，一笑千金揮。顧彼採薇士，局促不足奇。一朝時事改，百年心計非。賓客忽星散，煢然坐空闈。明月來笑人，死灰安能晞？久要猶在耳，報恩今是誰？前日赤心人，不及犬與雞。乃知世道交，貧賤還可移。《伐木》昭德音，同心贊蘭辭。請君重明義，歲晏偕所歸。

四時遊樂曲效庾開府體四首

高臺風日麗，玉律轉韶年。清絃間鳴鳥，飛幰度芳阡。沙柳烟際裊，池桃水中燃。須知逍遥宴，無異瀛洲仙。右春曲。

升巒入雲霧，登閣跨蓬萊。堯日景方淑，虞琴調乍開。幽林藉錦石，陰洞就香苔。醉泛蘭舟去，笙歌水上回。右夏曲。

良辰復暇豫，翠筵集五侯。舞衫驚鳳舉，歌曲彩雲留。露濕碧桐井，螢飛明月樓。未流天西火，先怯池館秋。右秋曲。

寒日芙蓉苑，障風簇錦幃。瑞梅三閣艷，流霰九軒輝。王母函桃實，蘭香試舞衣。未誇金谷勝，還同宴鎬歸。右冬曲。

寄趙爾錫祭酒

載筆東觀史，談經國子師。大道迴淳風，華要躋良時。疇昔同館署，今來隔山陂。清絃抒情素，幽夢攀光儀。不惜形跡遥，但苦年運移。日飛逆旅蓬，彌感遊子騅。❶回首眄京闕，浮雲鬱崔嵬。渺渺胡天鴈，菲菲滄江蘺。悵然結遠心，因之寄相思。

西山道院述興十首

侵晨入古院，旭日朗高木。亭空冥栖息，巖懸曠遊矚。露重花暈濃，風暖鳥聲

❶「騅」，原作「雖」，今據韻文文義改。

續。茲心本無擾，況爾逢幽獨！

二

西山玄隱林，登攀今偶爾。澄澄蘿月上，飀飀松風起。泠然絶塵想，道悟從茲始。橫琴聊一揮，吾志在山水。

三

名遂難久居，常恐歸途晏。忽對雲林幽，喟矣起長歎。達人善卷舒，至道在蕭散。萬生任去來，空色詎足辯。

四

佳日登仙巖，清興滿泉石。雲來鴻寶氣，露滴金光澤。空懷無上情，猶綿久遊跡。赤松在何許？眷爾紫芝逸。

五

自涉風塵塗，化作勞勞質。何幸今日閒，倏然卧仙室。嘉樹語流鶯，飛花隔簾入。陽林藹清賞，只恐春歸疾。

六

仙臺俯靈渚，一一生華春。屏氛坐幽館，逍遥含清真。今人苦多事，百欲奉一身。邈哉河上公，此道誰能陳？

七

箕潁久榛塞，鷗鷺誰能羣？惟昔讓王者，高風千世聞。我懷在寥闊，思樹滄浪勛。何時鼓枻去，矯矣躡清氛？

八

崔嵬出孤巒，眺遠凌蒼茫。雲開送空翠，日朗搖江光。草漫隋宮滅，麋遊蘇臺荒。人代逐流波，一去不可常。

九

日月兩跳珠，天地一行軒。一受形色化，難執無爲言。小智自拘係，大夢真勞煩。偶來塵境外，聊得清心魂。

十

六朝古城闕，王氣連滄海。玉璽寡定力，龍華易埋彩。江山宛如昨，雄豪竟安在？遊覽方暢懷，感茲復悲慨。

東方有佳人篇

東方有佳人，所懷在西極。袖中錦字書，一一中金石。路遠不可達，安知我心臆？種藕自得蓮，種棗自得棘。交親在審始，中乖何嗟及？蘭芷不時掇，將隨秋草浥。所嗟君子匹，豈爲馨香惜！

王氏家藏集卷之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古體

山郊感詠二首

扶鵬摶南溟，儀鳳遊崇岡。厚積乃遐舉，覽德斯迴翔。薄劣多見尤，疲薾寡所將。先服已軒輊，再驅仍彷徨。豈不景明哲，動以拙見妨。投荒守瀛壖，佐縣飭儀章。積悶眺川坻，行春踰河梁。鳴禽知晴候，華木改新陽。莊濠遊以樂，楚澤歌奚傷？達節賤名浮，居易俟道昌。不有古賢徒，斯懷竟誰明？

二

居常厭官守，暇日徵佳會。朱火初改木，青陽已推位。走馬平疇間，寓目丹霄外。崒對峰巒聳，激聽川流會。積潦谷陰鬱，凝霏樹晻藹。柞阿時延佇，沙汭遥凌邁。過澗挹澄泓，攀林越森薈。歲華濃夏首，良晤亦斯最。形適諒忘言，心賞有餘泰。至道排冥筌，遺真附仙界。懷哉運斤徒，因之發妙解。

舟泊大伊遂登嶺眺望二首

遄征徒已疲，安邁舟始忻。客程急日

夜，驚瀾駭崩奔。蓬心悦留止，升巒瞰高旻。海岱指間得，揚楚望中分。洪河吞淮沚，峴口拱齊門。古石墮危壁，新沙亘高垠。山川日已改，人代焉足云？丘墳但宿莽，碑版空殘文。傷心古往跡，感慨鬱難陳。於焉任化軌，庶以豁憂殷。

二

周雅述淮夷，漢服分楚甸。長江帶南紀，王圖此雄冠。職事有行役，超曠任眺翫。覽古情詎釋，望闕泪已泫。緬哉天路長，倏爾歲華晏。側身蹈窮海，麇廩依下縣。積愠將奚尤？素履竟誰辯？雖協康樂情，終切子牟戀。效志諒有激，陳辭忽纂纂。即非周南史，留滯有餘嘆。

趨役淮上途中述感四首

祇役趨淮城，飭駕歷海川。遊仙豈別理，望洋及兹年。懸帆新壩口，落日金城灣。長波汩冥鴻，層岸挺孤莖。淪漣入浦風，窈窕及墟煙。曠望道心豁，順動智者便。逸調諒自愜，冥途誰爲詮？初服秉上訓，末躅懷靈筌。棲霞蹈瀛澈，倒景排寥天。晞髮扶桑暉，濯纓昆丘泉。兹生既幽晦，異代將奚傳？

二

弭楫倚夕渚，躧步登陽陂。隱隱隔河壖，藹藹見州埤。序暮變林色，曦寒生水霏。蘀葉日自零，集禽時相依。睽攜悵流景，登頓念息栖。跡縶情靡超，人遠路恒

迷。豈伊苦旅嘆，嗟哉丹靈移。查浮犯雲漢，鶴馭凌瑶池。爽然與世絶，天遊良在兹。

三

嚴公本棄世，尚子終無營。蘇門嘯激楚，竹林絃凄清。志偕自相感，神悟詎久經。華陽煖平阡，晨飈厲修坰。茅宇倚清葭，衡門冒霜莖。宛宛水中坻，抗志一何盈。拙薄厭垢氛，積習稔將迎。怍矣久干禄，翛然念躬耕。古賢已電滅，妙撰欽平生。終果晤言諾，慰爾遲暮齡。

四

寒隰帶陵薄，白露下江草。言邁何有極，山川日蓼擾。豈不悵形役，戚戚隕靈抱。逝波何時還？堯、禹憫莫弔。泰華果毫芒，蜉蝣爾壽考。盈虚豈定塗，禍福任冥造。至人屏塵障，達生一何早。猶龍負淵潛，載魄祛外皎。窈冥中有精，淡泊日爲寶。

送戴仲鶡赴烏石

萋迷發川涘，眷戀瞻雲月。離踪日超緬，戒塗方蹀躞。凌晨促征徒，日夕恣沿越。汎汎滄流駛，靡靡夏雲結。長汀蔽叢茭，幽林響哀鳩。牽舸趨南荒，揚鑣展絶粤。行子多苦顔，況爾罷朝列。魯生思蹈海，朱令期濺血。予衷苟貞亮，萬事任窮達。盈虚有定端，時命詎可奪？鶡栖既冥化，龍戰亦澌滅。齊哉古今理，嗒然厭宣説。

黃州演武廳宴集贈石帥

屏氛出江郊，撰幽甜武館。秋容已淡淹，雲物亦迴緬。江山佳入牖，聊爾恣一覽。道悞見乃超，志愜興不淺。招邀子所敦，襟期我當款。雖值旅務迫，不廢賓筵展。會屢詎流連？談劇非縱誕。窈窕漢上曲，清切江南管。投壺按魯鼓，揮琴述中散。居易命可俟，撫化慮始遣。江崩赤濞磯，岸拆黃泥坂。蘇公豪遊跡，咫尺竟莫辯。賞心即命觴，庶達養生纂。

舟及團峰以事復回黃州

湍發齊安城，野甜團峰坂。簡書申巽命，造次促櫂返。中夜凌迴江，侵晨見南巘。推蓬納升旭，覽勝紛可辯。岧桂霞影蕩，江籬露珠泫。時物豈不麗，滯旅興莫展。鹿門逐畊稼，太史樂遊衍。高賢雖自許，干祿竟泆涊。重來日云積，歸計路應緬。長嘯任曠達，偃臥戒憤懣。勞謙業以廣，止坎道乃善。世氛與日搆，持此庶可遣。

阻風招蔣方伯石都閫集飲

北風激林巒，颯籟有奔響。登艫臨渺江，層波方振蕩。咫尺石濞嘴，百艣不得上。且作守株士，勿切飄蓬想。淹鬱情不愜，招要朋可枉。樽俎展情素，心跡附豪爽。永懷二難并，敢謂一日長。前算豈易擬，事變徒深愴。風來滕王會，雪返山陰舫。行止無定塗，喟言悟今曩。

望魯臺二程子所築

昔賢崇道軌，企聖洙泗湄。築臺望東魯。轉覺衆山卑。鳴鐸振前響，擊磬追餘悲。果協尼山步，允開斯人師。我行出故墟，古臺尚崔崔。飢鼯走頹垣，亂蓧蔽荒祠。哲人已邈逝，斯道日多岐。四聖兼先天，百代使人疑。寸心倘不滅，夢寐或叩之。

登陸趨陽邏

颼颼風已勁，湧湧江逾激。輟棹發廣陸，苦逸迴爾隔。旌旆避黃潦，僕馬駭危石。維時卉木零，秋氣方厲急。感物切嘅嘆，況乃撫形役。微尚敦先民，浮名誤夙晝。谷口慕鄭引，三徑羨陶適。終爾黃鵠心，逝矣矯高翮。

木蘭山

西出黃陂門，側度木蘭山。茲山突如蓋，衆峰復巑岏。上嵌金膏穴，下流丹砂泉。甘露石耳滋，茹之可延年。玉乳闌干牙，靈秘難具傳。悵悵慜濁世，汩汩昧靈筌。萬塵日心鬬，何啻歊火燃。我遊若風飈，真蘊安得援？慮澹情自伏，妄滅道終全。超然丹丘術，還與智者憐。

雨中發應城

侵晨發徒旅，平野何快意！楚澤雲易陰，暝雨忽以至。淖滑塗始艱，煙抹山更

翠。野飯錯昏旦，列騎離隊次。襜帷任沾灑，僕御奈困懟。古興北山吟，今發南邦喟。焚溺待援手，澄清效攬轡。王事方滯淫，何由辭勞悴！

宿京山懷君采

中夏趨南服，炎歊變冲襟。鄙志在幽素，日夕夢丘林。王事自靡盬，時命亮難忱。浮客寡歡悰，惕矣驚遠心。心遠情不極，路長杳難從。灑翰白雲司，曳珮明光宮。企念已鬱積，臨秋擥芙蓉。采采不得將，飄音訊來鴻。鴻來秋已悽，游旅日奔峭。萬事難自持，俛仰發悲嘯。久存耿介性，屢遭賢達誚。誰哉魯連子，先我指稀調？稀調類孤征，孤征悰莫展。輟舟登廣原，造次野中飯。暝雨夢澤浦，夜火京山坂。昔償遠遊諾，今被干禄款。干禄幸明代，可奈歸念攢。夷嶮相倚薄，風波慎周旋。惻愴山陽笛，悽斷廣陵絃。思子叙良晤，因盡苦旅言。

野泊呈蔣子

並出郢城曲，客纜解已夕。忻乘順歸流，不謂行相隔。湍瀾浮空闊，魚龍駭萬億。交水忌溜漩，側風戒岸逼。榜人力稍懈，俄頃渺莫即。秋漲駛奔馬，輕舟及迅翼。髣髴尚隱見，倏忽判南北。兩涯雲霧集，四顧天野黑。聊泊沙茭潡，坐待明發色。

赤壁亭宴集謝蔣子胡子

適志在丘林，所嗟嬰宦籍。雖偶登嶽謡，終爾煙霞隔。日來有所期，蘭尊荷時哲。虚館俯江郊，況覽豪賢跡。鳴雷輕隔浦，涼風近將夕。遊禽屬啁啁，落水方戚戚。瑶草未堪贈，佳人徒良覿。遠心入洞庭，曠覽狹夢澤。事往情彌牽，年衰感易迫。已悲王子車，終返原生宅。賞心非外慕，懷賢亦屢積。且逐俄頃歡，爲君謝行役。

遊定慧院

萋萋芳蕪郭，杳杳青蓮宫。隔陴睇瑶林，亭午聞霜鐘。雲霞紛綺麗，木石遞玲瓏。羈心愜蒼郊，苦旅攄幽悰。既登雲中閣，復眺江上峰。水沿狎鷗鳥，洲擥欽芙蓉。已協隱淪趣，堪擬蓬壺逢。惜非虎溪遊，一笑證遠公。濁世豈不厭，妙道要可通。妻孥歸性真，宰丞亮天工。義旨顧靡偕，慨息方彌重。獨有滅心垢，可與静者同。

庸之郊墅宴集

習素秉超曠，養痾希沉冥。耕稼果易足，盤桓遂初營。西郊啓懽宴，良友展深情。垣薜紛暮委，庭菊麗秋榮。鳴鳥亂將夕，飄霞度疎明。長嘯林墅寂，野酌池臺清。陶令去千祀，伊誰契幽貞？世網苦未脱，翻然愧兹生。

鵲湖懷古

漫漫鵲湖水，中夏如巨壑。一舸汎中潭，蕩漾渺難泊。鼓角奮以揚，蛟螭靜不惡。簸弄紅錦湍，搖裔翠華薄。陰霞倏明滅，游禽藹紛錯。發櫂梵音浦，把酒北城閣。悵茲人代速，湖山宛如昨。不聞北海遊，空覽少陵作。高標耀白日，浮踪等飛藿。湖水清且漣，玉纓不復濯。吾生諒有涯，昔賢徒龍蠖。俛仰勿悲嘯，且盡手中爵。

尹亭與諸僚宴集

戒艓泛澄湖，窈窕覯湖涘。古柳蔽迴岸，彤楹耀丹水。尚書已邈逝，亭館麗未已。我來夏候變，清覽紛可紀。羣木鬪葱蒨，列岫獻蒼紫。篠風既洒冠，花露亦泫几。拳爾小蓬丘，宛在水中沚。渢渢大雅吟，朋僚況文史。伊人昔當路，衡準世所恃。勳伐茲煙燼，世華一何駛！朗鑒無留形，空羡山公啓。世傳尹居冢宰，選授多得人。形神竟乘化，今曩豈殊理？舞雩協聖符，濠梁稱達士。幽哉湖上磯，吾欲釣清沚。

九日安陵同蔡成之發舟

亢帆安陵浦，泛舸清川潯。渚枉倦迴沿，厓傾詫崎嶔。寒原變淒候，浮靄散層陰。落日隱叢薄，孤霞冒平林。雖同佳人娛，屢興遊子吟。登高誰爲情？枉茲歲物侵。曠達獲自古，維縶慚在今。緬懷籬下菊，結念丘中琴。川塗渺無緒，風波浩難

任。行因逐物役，杳然返素心。

孟冬月巡海上諸縣

整駕歷海甸，淒景劇衝冒。厲厲霜野澄，慖慖風巖峭。故墟積昏靄，層林閃餘照。彷彿任遐覽，偃仰發孤嘯。斥逐雖久淹，踽蹐豈攸好？嗚鐸欽聖軌，敷文期賢造。拯時已自藉，豪遊亦竊效。道存性乃怡，跡往悟方妙。詎意勤職守，復兹適幽抱！

贈君采用韻

塵鞅久籠縶，畏途劇榛莽。宦歸愜幽悰，朋來豁遐想。林囿溢徽華，賓從詫高爽。攀遊東山後，摛藻文園上。顧已託深契，何啻存傾仰。茂德被人徒，越世餘薰響。子道静方逸，我年徂以長。浚野未深期，嵩阜終偕往。寤歌居乃貞，玄修意彌廣。遥度游龍岑，擬曳仙人杖。

商河聞鴈

驚風盪沙瀛，朔鴻遞飄音。乍迫響逾急，漸遠影終沉。旦舉陰霞低，宵浮明河臨。嗈嗈思南洲，奕奕度陽林。適志洞庭浦，刷羽衡陽岑。返往豈不嫌，霜塞亮難任。崔子厭玄菟，梁生匿山陰。避地古有然，達變智所欽。傾聽入寥天，因之動遐心。

遊龍洞

陽阿春已暢，百卉青不淺。官牒憚煩瞀，素悰期野展。衹林才一舍，幽深劇百轉。雙闕對面峙，峭壁自天斷。豹蹲穴霧腥，龍卧洞雲嬾。春賞既勝地，朋來況文選。促工徵清歌，攀岑恣幽覽。張弛合道符，兹遊詎流湎？遠追蘇門嘯，竊附緱山管。曠士自殊調，今人苦多辯。

浣花溪是杜工部故居春日遊覽有作

拾遺已浪跡，檢校空外員。豈足稱禆補，庶可給饔飡。平生稷、契心，絶代《風》《雅》言。昔困走三川，今來仰高山。眺遠出城闉，披幽下江壖。古堂本踈豁，遺像猶癯然。飄林紛落英，冒石激迴湍。尊移雲日輝，席薄洲渚連。賞心良已多，即事還可嘆。曰余值休明，萋菲遭詬愆。擯逐甘直道，流離懷古賢。古賢心跡遥，拙訥安足援？遠遊協宿志，遺榮愧當年。茫茫終何適？奔頓昏靈筌。

登迎暉樓有作

按圖欣名勝，宿心慕蜀甸。❶今兹遂遊旅，偶得契貞觀。危埤凌山椒，層樓接天漢。陽律噓生遂，春令行雷電。原隰芬草樹，巘崿各葱蒨。幽人時往來，丹鶴亦迴緬。華陽帶錦水，佳麗足三歎。幽賞紛林花，離悰劇江燕。雖乏長卿才，頗協康樂

❶「慕」，原作「暮」，今據文義改。

翫。嗟爾見羈束，鄙哉任情戀。瑤草竟何掇，緇髮日云變。嗜物天機伐，矜智聖靈散。愧彼丘園徒，揮手謝簪弁。

登大安樓呈同遊諸子

淑氣被莽野，浮霏散高旻。逶迤眺遠郊，超曠臨華春。巨川順歸流，迴嶂森層嶙。幽哉成吏隱，卓爾侔仙真。晴禽變幽谷，芳木麗遥津。二儀納罔象，物華燦以繁。攬轡蒞兹土，眺古豁我神。去賢不復來，惻愴安所云。乘飈絶飛埃，振衣凌紫氛。況偕朋僚宴，佳日偶柈尊。迢迢上國書，依依旅人魂。長謡激怏鬱，愧彼郢中言。

於萬里橋有作

牽組次炎方，采蘅歷錦澤。迢迢萬里橋，悠悠三河客。雪嶺下春湍，月峽憶歸席。悵此孤根蓬，安得雙飛翼？洲融鳥含景，露蕤木弄色。群動與時遂，吾生坐拘迫。張掾感蓴味，陶令悲形役。豈不景先達，情戀昧多益。吹萬天運塗，得一聖靈宅。亹亹道有會，灑灑性自適。綺、季滅塵轡，於焉南山側。

題駟馬橋

泥塗淪下國，日華望皇闈。招延荷明主，遊歷際良時。一登金馬署，片言合天懷。賣賦黄金多，好新白頭疑。早以慕榮

出，晚託開邊歸。邑令且負弩，豈念故所私？蚩蚩彼父老，望塵空爾爲。里門不相下，駟牡何離離。君子貴芳德，細夫欣盛儀。鄙哉當罏日，所酬今亦微。譽文道不足，飾位志乃迷。惜爾雀雉化，未測蛟龍輝。

懷王庸之

垂楊緑堪染，黄鳥鳴不歇。春來念朋舊，游衍興超忽。臘時酒已清，河渚茵初發。欣來即命籌，樂至豈待節？張筵金沙堰，鳴葭朱林樾。攀花贈長謡，臨水促餘闋。離群感不淺，感物衷屢結。勞生銷華顔，狥禄涉窮髮。自乖沉冥理，已縶濁水轍。舊書恒自檢，遠夢竟難達。洒淚夷梁道，浮雲望中没。

寄張元傑

長孺守中郎，方朔隱金門。日夕陪鵷鸞，簪履切星辰。直言敷國是，大道協皇墳。况兹明昌運，致主邁古倫。嘻余萬里塗，鎩羽困拚翻。心裂九折坂，淚盡三聲猿。萱花結春思，鵑聲慘宵魂。膴仕慚薄劣，孤踪耐飄淪。思君九天上，白日振飛軒。道義重相矢，瓜葛不足云。岐路日芒昧，夢寐時殷勤。相思激楚調，離歌中苦言。

望月

零露湛玉宇，華月麗中街。影從龍闔轉，鑑自滄溟開。窈窕引幽素，玲瓏散玫瑰。既升金波館，復朗雲華臺。火螢暗交

綴，風鵲頻來迴。佳人阻瀛涘，音塵一何乖？瑶草訊靡緘，冰絃意徒揮。寤言無復緒，離思誰爲裁？花驄影髣髣，仙舸波洄洄。山川日以緬，歡燕何由來？雲霏障簾户，椒蘭凝尊罍。芳辰坐銷歇，花暗生青苔。

雨晴渡京口

鼓枻凌渺江，江色净如澱。宿雨乍澄霽，浮虹尚隱見。金焦崒中流，氣候紛可辯。長夏鬱草卉，靈霞變昏旦。不染九隅塵，頗壯三江觀。平生滄海心，兹遊亦堪羨。吾道豈匏繫，世故多龍戰。伯鸞會稽隱，亭伯遼東竄。傷哉丹陽遂，淒其《廣陵散》。時命古有然，適性勿深嘆。

天門山

天門峭雙闕，崒嵂迴相對。洞劈華陽口，石裂方壺背。寒雲莽空闊，秋潮浩奔逝。我行屬風波，狂起飛龍瀨。三山渺何許，孤舟日摇裔。空懷《招隱篇》，不逢采真會。傲吏恒乖俗，逸韻故輕勢。鬱鬱佳山水，平生有深契。騎箕列星遥，從龍帝閽翳。方將擬抱關，何由期歸枻。

度杉嶺

晨飈一何厲，夾壑鳴松湍。捫蘿冥煙濡，缘谷陰霾寒。俯聆激澗泓，仰睇蟠雲山。南臨旌德蹊，一綫千迴沿。水翠翮翾出，石薜窈窕懸。濯纓愜臨流，躡雲忻升

巒。巖栖慕幽人，羽駕懷飛仙。志潔世可遺，情遠道彌全。霧術凌巘崿，月波弄潺湲。石門追曩古，謝屐聊孤攀。

遊雲門

判牒日惟勤，飭位恒靖共。不緣邁長塗，誰玆豁幽悰？南臨清溪曲，西眺雲門峰。巨壑深鬱盤，翠巘紛錯重。逸狖抱喬木，流泉響深瀧。林巒諧夙慕，野興浩以濃。春序倏暮杪，群卉方蒙茸。豈獨省農田，亦以觀化工。風清存民和，禮洽見時豐。拯物志可酬，居易道乃洪。寄謝金門友，良宰非塗窮。

發泗安暮泊湖州

山行苦登陟，水涉意自洽。南巒一雨瀉，北湖千漲納。岑岑帆初揚，瀏瀏風愈颯。蓮歌夾浦聞，漁唱隔煙答。搖裔順流潮，隱見依城閣。雲霞暮生變，鳧鷺晚成匝。蘊靈玆土勝，探幽予心合。延佇湖上瀨，宷然憶苕霅。

贈蔡子

嗟哉宇內英，撰志天雲齊。二三擬道者，越聖樹高基。迂闇罔自省，飭怪正乃迷。戔戔弄柔翰，展矣往古辭。潤物乃不閑，璀璨將奚爲？蔡子果莫企，古德及今玆。周物智者倫，迪會明王師。徧人敦刻

峭，嘖嘖議狗時。邇承末席言，默識兩不疑。方忻攀嵇駕，忽發遊秦旗。邈邈西河道，音塵詎能期？孤踪悵奔迫，況當朋知離。矜名尚煙浮，投牒終巖棲。大道俟子宣，握瑾慎所持。

向侍御竹溪書院詩

達人秉神契，抱痾歸山阿。上有竹樹林，下有溪水波。幽然行采薇，獨嘯成晤歌。盤桓一何逸，居貞發天和。夏后足成胝，仲尼席不暖。由來經世人，志不在丘峴。乾運乃道符，神化非外纂。眷眷蒼生心，凋瘁日在眼。鰲定四溟震，石補九天斷。拯濟果時義，焉用誓弗諼？

寄何仲默

伊余同懷友，德音何丕丕！結交岐路隅，胡能待龜蓍？亶茲企聖術，靡獨忻雅辭。迫路有踽行，人事生蔽虧。璞英一何麗，剖之叢石間。德也不同塗，生世良可歎。汍泉不濡坂，❶泌泌汎誰瀾？同生寡道晤，異代將奚傳？悠悠睠北州，河渭渙其下。頳尾阻來茲，薄言攬芳杜。式歌以長謡，俾余如轉櫓。往哉申前期，逶遲嗟中路。

酬薛君采

北闕五雲裏，西臺三司連。明刑才不

❶「汍」，當作「氿」。

盡，人羨臯繇年。白龍卧海浦，日日生雲霧。化爲千日霖，蕩然和九土。神藻亦秀出，飄飄蓬萊色。補石上青天，揮手招八極。仙人王子晉，把臂武陵源。一爲南嶽別，心斷不能言。客從朔方來，遺我瑶華蘤。一夜心飛揚，因之渡江水。江水下三巴，微茫入天際。落日聞清猿，行人欲揮淚。秋江日奔駛，處處生濤瀾。佳人阻瀛涘，望斷雙飛鸞。

過閬州

古城臨平洲，落日清江轉。夏木已陰森，遥巒日葱蒨。引領千仞岡，群秀紛可辯。迴薄萬古心，超曠九州覽。節候變歊鬱，途次彌偃蹇。梁野行遽及，秦關望猶緬。靈源一流眺，旅思忽以展。却憶玉臺遊，擬弄緱山管。

泊青城二首

繫舟青城浦，川坻隱曛夕。逸思浩連蜷，迴野漫登歷。飈清樹交爽，煙晚山逾碧。乘月蕩孤棹，秋氣突凌逼。

二

莽陂秀紅蓼，中野水雲多。爽緑散筠篠，幽芳聞芰荷。塵鞅日劬悴，時物紛凌摩。心閒結遥夢，遊仙送清歌。

出陝城述所經覽

秦浦發歸旗，逶迤度長坂。雲入林巒合，鳥向旌旗散。浴蘭注温泉，緣磴求驪

館。蓮峰峥華首，蘅坻青渭岸。幽韻玆凌薄，遥心日紛亂。牽組隨世緣，採山失真玩。横騖塗尚迷，遲迴局未返。旅逆節乃苦，景美愜深眷。秦缶既嗚嗚，梁歌亦纂纂。鵾鷄爾同歸，醉醒復何辯。

董漕廳述懷

江南寔名區，玆邦稱富麗。白粲貢天府，黄金壯國勢。顧豈英達才，佐漕主會計。時復檢官守，頗亦勞智慧。達術亮天人，安世首康濟。凋敝生寇亂，承平日氛翳。獻納者誰子？望闕日流涕。遠遊期蹈海，耽榮未拂袂。青雲何超緬，畏途久留滯。嗟哉東方生，巧宦日侍帝！

悼旃

代産島海珍，庭出龍鶴姿。垂髫談古經，端貌欽宿師。默靈解悠道，初語侵雅辭。學箕傳家牒，繼體答君私。地苦蘭隕谷，天毒星沉儀。昔當腸已裂，忽起心猶鎚。萬念灰如寂，一痛川與馳。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古體

梁苑歌三首

君不見，梁王已破六國壘，苑中便起文園臺。黄金白玉架樓閣，綺榻延賓四向開。清泠池上三尺雪，相如新賦傾鄒、枚。臨邛美人鬬花朵，挑以琴心禮豈那？漢庭賣賦得千金，白首遊梁計亦左。今人空作古人風，抱策爲儒歎不逢。嗚呼！古來文士不檢豈足病，且覽詞彩如長虹。

二

梁苑東連孟諸野，舊國山高水㳽下。黄金觸斗不作樂，徒使千年笑達者。君不見，漢天子，愛弟侈賜空大盈，梁王受之不一驚。合沓金根車，宛轉玻瓈輧，突然馳道流日星，千乘萬騎敵鹵簿，貴焰豪華傾九瀛。百年之後君爲誰，有酒莫惜千金揮。不信試看梁王苑，狐兔草馳鬼火吹。

三

黄河東來沙填海，陳留十山幾山在。梁王古苑九地深，歲歲龍蛇窟穴改。我田在苑苑在東，灌園鑿井當其中。應門兩黄鶴，抱琴雙玉童。行歌曳杖如遊龍，前身恐

是河上公。君不見，七十二帝如旋蓬，惟有堯、舜流高風。人生百年電閃閃，何必希時釣譽，攀援日月獨爲功！子雲草《玄》恒不調，虞卿著書仍固窮，我懷欲附沙洲鴻。

鑿井歌

素業大梁郊，開門即廣野。籔弄無滄流，安得清泉瀉。鑿井汲澄深，學作灌園者。畦蔬雜花卉，猶堪樹枌櫝。井上瓊枝秀嬝娜，十年相見碧崖峩。玉山鸞鳳幾時至，乞與高梧長作窠。

梁園白雪歌

浚郊臘月三丈雪，壓坼梁王百尺臺。梁王勝跡今何在？野人指點蓬池灰。憶昔金輿下東苑，翠葆雲旛曳流霞。兔園晃沼生光輝，白晝璚瑶動樓觀。才人雲從飄渺仙，當軒授簡揮雲煙。陽春不説郢人調，白雪争傳司馬篇。我家住近梁王洲，今年雪大膠河流。蛟龍凍縮若蜒蜓，我亦冰透紫綺裘。玉山銀海興不淺，十度欲賦九復休。手龜彤管搦不得，呼兒且酌黄金甌。

華不注歌

岌嶪登齊城，瞰華不注峰。蒼壁峭孤雲，怪石蟠虬龍。驚風噴蕩萬里來，靈氣直與秋争雄。岱麓羣峰秀嬝娜，蓮蘂芙蓉萬千朵。白日雲霞相蔽虧，梁父、岨崍朋一火。峍峍華不注，别出三山支。仙人移家過西海，墜落拳石成崔嵬。平地突兀青刺天，不一倚附資維持。我昔東遊走其下，泉

上盤石一停馬。崪磴查牙不得上，胸次巉天詎能瀉。濟水奔流東入海，綠波遶山年年在。紫鳳不來烏鳶翔，石上琅玕日沉彩。嗚呼！風塵澒洞兮，逢時之危。龍蛇遁藏兮，豺狼恣睢。孤臣獨立兮，不愧茲石。浩氣沆漻兮，極于兩儀。

終南吟贈王堯卿

太乙巉巉太白東，中有佳士才且雄。西京之俠贈龍劍，凌轢不數渭上翁。被褐忽來謁天子，手接雙霓弄海水。蛟螭嚇人磨齒牙，拂衣還入雲厓裏。雲厓千萬丈，莽蒼臨平野。白日歷高標，飛流絕奔馬。龍虵蕭蕭謝傳心，溪谷盤盤遠公社。泠泉終日快聞《韶》，古木千章不知夏。桐花乳鷰午風輕，茅屋荒池夜雨晴。幽人開尊石壇下，客來相對稱達生。春陽遲遲鳥鳴磵，美稼離離人上坪。藍田輞川在何處？圖史常垂諫議名。中原猶格鬭，豺虎日侵尋。七澤波寒洞庭遠，九疑雲盡蒼梧深。百年悽惻終南心，爲君寫作《終南吟》。斸茅卜居夾深洪，白髮相將彈舜琴。彼美人兮望不來，朱絃瑤軫漫相開。野人醉倒嘯歌起，萬壑秋生明月臺。

渼陂子還山歌

少微宮中星彩蝕，先生歸來盤白石。終南山前玉光發，先生采苓歌明月。明月徒照青林人，開花落花空惱春。春風入門兩佳客，委墜枯槁羞常倫。飄翩鸞鶴本難匹，出没蛟龍自有神。君不見，風雲不發李飛將，奴史封侯取卿相。敬通文章絕世奇，

垂老蓬蒿苦相向。古來萬事安足辯，誰向蓬萊問清淺？池魚城火今何辭，白璧蒼蠅詎能染？太乙山，渼陂水，摇蕩晴春幾千里。長日獨彈琴，青天時隱几。不爲枯查悲逝波，且倚幽蘭賞佳士。佳士栖碧山，浮雲任往還。著書彌歲月，消息滿人間。人間五嶽慶雲開，天上六龍白日迴。東山終爲蒼生出，綺、皓還因嗣帝來。嗟予留滯秦城東，鄠杜風流在眼中。梅花雪落空惆悵，明日關門自轉蓬。

曲江池醉歌贈長安諸公

長安諸公虎鳳客，曲江宴我春微茫。江邊草没古皇蹟，塔前雲散千佛光。人豪意遠詞錦鮮，尚書御史紛瓊筵。鄴中文學不足數，洛下風流漫自賢。健氣觚稜紫鵬下，秀儀合沓輕鴻翩。迎春送客意超忽，絃管啁啾沸遠天。華嚴御宿平如掌，豁豁晴川新陽上。古人不來今人來，百花樓臺半草莽。裊裊富春竿，纂纂東陵瓜。吾道貴沉冥，濁俗矜繁華。暮擷芳蓀，朝餐紫霞，王喬、赤松，韶顔如花。海裏三山接羽翼，人間萬事真泥沙。金魚繡服有何益？食封開府虚相誇。君不見，漢家昆明金作池，旌旗影滅石螭没；又不見，唐帝芙蓉花爲苑，殿幄香沉烟卉發。清渭常流東海波，南山不斷諸陵月。請君休歌《行路難》，直須痛飲金壺乾。醉向江頭照容髩，百年幾許身心閒。牧羊小兒垂赤紱，屠龍豪士淪幽山。妖虹無計洒赤血，天狼未滅空長歎。彈朱篌，擊鼉鼓，催花不開白日暮。腰間寶劍雙龍精，把向尊前爲公舞。

俞子南歸行

君不見，俞子昂藏不合世，買舸便作江南歸。風雲闇淡駭八裔，翻然羡爾冥鴻飛。蓬萊之甿海爲國，濟時共許文章力。君今掉臂不可留，坐令海岱無顔色。憶昔獻納金門裏，亮節丹衷帝深倚。憂時苦論切天人，諫獵新書動朝市。丈夫心事耻乞榮，補衮承華報天子。東方士女貧無褐，懷保依依慰飢渴。五載淹留方岳臣，功著旬宣百不伐。正憐鵬運霄漢長，不意驊騮有顛蹶。衆口鑠黄金，三言成市虎。曾參稱大賢，慈母亦投杼。楚人識烏不識鳳，硬説山鷄作仇侶。嘔出心膽事他人，報我不直土與苴。行路難行莫歎吁，古來賢聖早迴車。千金散盡樂鄉井，絶代賢哉見二疏。君家住近梁溪口，麗水佳山豈相負！黄鳥春來歌向人，蓮萼紅時大如斗。圃中旋種故侯瓜，門前已長先生柳。解官自是形神逸，况爾煙霞真入手。採芝學取東園公，招隱欣逢小山友。棠棣花時春酒香，兄弟開筵更相厚。千酬萬勸始快心，白璧黄金詎足壽！浚川野人愛蕭散，送客南歸意何限。天馬那慚轅下駒，文犧空羡溝中斷。儒冠得意安足驚，裘馬勛華煙霧情。君不見，嵇康脩真阮公醉，❶於世脱屣稱達生。

送張子醇督税歌

歘歘鶉火月，君來自北闕。飄霰歲云暮，君還向闕去。車輪不息馬蹄倦，行子凌

❶「嵇」，原作「稽」，今改。

兢日長嘆。公家集事急於火，官守驅人自須那。君不見，扶桑日，朝出暘谷暮西海；又不見，崑崙水，滾滾東流不相待。天地之運無寧居，人生安得常晏如？丈夫落地四海身，盤拏雲霧蛟龍神。小從赤縣拯焚溺，大可黃閣敷絲綸。不然提師出塞横走馬，平胡勒石燕然下。張子行年方五九，骯髒肯落他人後？天生豪賢應大成，鳳閣麟臺此何有？遑遑仲尼轍，虎兕日在野。七十二聘不憚煩，唧唧縮縮何爲者？

哀鶻篇

誰氏養鶻猶土苴，棄之不顧臨中衢？雙眸無光晝常閉，羽毛摧落禿鶬如。憶昔秋風颯沓蕩四澤，影影飛雲鬪剽疾。高禽狡兔一擊盡，毛血半洒平蕪赤。何爾失周防，將身入羅網？幸不充鼎俎，猶自全爪掌。天寒伴枯查，日暮投空牆。泥潦尺咫不得過，鶏鶩蕞爾來相傷。君不見，魏其侯，熏天足權勢，一朝解却丞相簪，滿堂賓客席不避；又不見，李將軍，匈奴畏如虎，偶然謝事城東居，黑夜反遭陵尉怒。爾鶻爾鶻失精彩，萬里冲霄志仍在。安得明年六翮如雲長，見爾凌秋過滄海！

送李侍御還京歌

君不見，聖人納言如流水，天下御史生顔色。封章朝上暮竄誅，權貴摧眉群工式。臺中直氣誰最多，洛陽才子兼風力。昨來持斧按東方，殷地風雷岱宗仄。豸冠白筆霜稜稜，百二十城誰不驚？貪殘解印望風去，赤子安堵刑罰平。幽巖邃壑久不燭，手

攬日月垂光精。仰闢天門散飀露，炎歊滌盡清涼生。吁嗟攬轡無前哲，抱此澄清獻金闕。神龍作澤有餘波，高隼擊空寡柔翮。一隅豈盡經世才，四海終然望夔、契。浚川野夫真繫匏，直道不逢安所遭。十年天上兩擯斥，向來心膽空清豪。前騎黃鵠後靈鰲，安得從子遊赤霄。

青山吟

江東自古佳山水，路出當塗佳麗深。遥巒沓嶂不可越，懷古聊作《青山吟》。青山峩峩凌紫冥，秋天屹立雙翠屏。瑶華生時九仙下，空青澤處千巖靈。謝公宅古流煙霞，黄金樓觀僧爲家。長庚無光太白死，石壇荒塚空桃花。文章白日燭海嶽，精靈黑夜飛龍蛇。吁嗟賢豪皆已矣，鳳遊龍變須臾爾。世塗擾擾可憐生，我欲藏身玉壺裏。

烏鵲吟

烏啞啞，鵲查查，東方日出人辭家。黃鵠高飛伯勞嗟，城頭伐鼓城門開。送君早上黃金臺，車輪遥遥何時迴？九月江南好天氣，日日江頭望君至。鴻鴈飛天飢下地，天涯恐有相思字。

長歌行贈戴仲鶡

憶昔出入金門時，青雲之客傾相愛。春宴屠蘇琥珀光，雅會辭章鳳凰彩。長安街裏日經過，中書翰苑風流在。一落勾榆歲已深，人情緬邈風花改。玉堂豪俊不可

攀，宛轉孤蓬守滄海。浦口雨波春碧滋，片帆落日遥相期。朱簾畫棨使君府，赤欄白石春風池。池上鶯鳴花四五，點點倒浸青琉璃。盤行彫荔餌玉脯，奴劈金刀雪藕絲。他時相憶風塵外，今日深盃詎可辭。君不見，淮陰里中兒，生年抱劍長苦飢。壺飡低頭謝漂母，大言千金爲母嗤。一朝風雲起屠釣，揮劃四海蛟龍飛。巨纛紫虬毛，斗印黄金螭。齊城七十駭奔電，楚兵八千如死灰。丈夫談天要有底，草露功名安足紀！簞瓢九鼎豈殊科，尼、軻、堯、舜終相似。官園春盡花紛紛，醉裏高歌那得聞？明朝解纜五湖去，蘅葉洲邊應憶君。

揚州與鹿門子飲酒歌 鹿門子，襄陽鄭伯興也。

前年敕放東海濱，乘閒日弄滄波春。有時回首玉闕下，浮雲萬里生氛氲。剖心未酬明主顧，一劍長留國士身。蒼蠅貝錦意不足，何日金鷄赦逐臣？翠華雲影飛僊路，吾道窮途安足數！鳳鸞鎩羽投長沙，鸚鵡詞高忍羈旅。襄陽夫子豪俊才，古情道氣空九垓。念我飄零日月長，悲歌激烈形神開。神開歌促勸我酒，酒中眄劍心相厚。公館春花笑向人，顧我窮愁復何有？昔年骯髒見天子，祇今索莫風塵裏。白日沉銷五嶽光，九地龍蛇飛不起。許由被堯讓，巢父聞之耻，逃此箕山陽，臨溪還洗耳。鹿門亦有龐德公，獨攜妻孥遠城市。鴟夷之舟已電滅，至今五湖水清泚。原生環堵長蓬蒿，孔聖曲肱亦飲水。丈夫不逢同所歸，古人高節眼中稀。清春好着東山屐，莫遺風霜慘客衣。

廣陵行

野客回橈噴霜雪，廣陵煙水春迷茫。海門潮上如砯石，楊子逆捲飛濤長。古來形勝眼前在，人事紛龐日華改。二十四橋赤欄新，祇今明月常相待。荒唐之帝千餘秋，不忍言之赤子愁。離宮別院七十二，此生欲徧人間遊。翠華宮中夜啼烏，天子詔幸維揚都。九門車馬如風雨，宰相已進南巡圖。諫官叩陛侍者麾，玉姬被逐小臣危。嵩靈河伯駭以走，洪波不流風倒吹。山鷄翡翠空如錦，誰能留住鳳凰兒？彩旆初臨汴河滸，飛心已入金山浦。龍舟不載羽林軍，錦纜成行紫宮女。宮女明粧皎白雪，却愛瓊花光艷絶。不道蛾眉能誤人，番使君王棄宮闕。蕭牆禍變豈虚作，斗外天狼夜蝕月。千年寶井生琉璃，猶有精靈自嗚咽。楚關吴口山水明，紫霄終日浮雲生。市朝變盡滄波緑，不斷扁舟載客行。客行繚繞隋皇堤，堤上春風楊柳齊。傷心欲弔前朝事，楊葉楊花路轉迷。

東方生篇

矯矯東方生，學道竊大旨。人驚歲星精，自負遊龍士。鶡冠不灌蓬蒿園，避世來趨金馬門。一朝奏帝三千牘，大衍鴻蒙動至尊。年年娶少婦，棄去如傳舍。所賜黄金空，君豈風狂者？將軍虎氣鬬沙磧，宰相冰山斥荒域。爾獨浮沉遊帝庭，巧取身名等盤石。建章宮中擊銅魚，王母謁帝迴雲車。千門萬户側耳聽，軒外小兒如蟲蛆。當時留得偷桃語，至今人信東方書。

巴西壯士歌

巴西壯士薊門豪，不惜千金買寶刀。天子怒討西南夷，夜聞起舞披珠袍。珠袍艷艷雲錦花，追風逐電連錢騧。一箭奪却鐵鎖關，不道破虜龍城沙。將軍飲馬牂牁水，魚麗連營五十里。殺氣陰沉塞九寰，白猓烏蠻已心死。夜占太白識乾符，朝看風雲演陣圖。生擒乳虎穴中子，白奪驪龍頷下珠。當年頗似尋常者，五陵年少誰相下！此時争覩李將軍，更羨飛雲汗血馬。匣裏龍韜赤羽旗，指揮兵馬決天機。功成奏凱獻明主，氣殺長安任俠兒。

清猿吟

南中猿嘯悲且清，北客乍聞心悽慼。宛如童謡淇上歌，又如笛弄江南曲。縹緲遥從雲際來，千岩萬壑清商開。欲披雲霧往聽之，沓嶂迴隔青楓臺。天生靈物一何久，毛雪千年應仙壽。超林度箐如飛風，虞人獵子空回首。落日明霞閃餘素，往往清吟滿行路。有情無譯祇自知，百嘯千哀欲誰訴？蕭蕭落木秋山蒼，淰淰流溪秋月凉。羈旅孤臣正憔悴，三聲應斷九迴腸。

采石歌

孤舸暮投采石港，空江無風夜翻水。須臾天變江冥冥，迅雷擊裂石門嘴。岸頭

人語寂復説，問之蛟鱓夜争穴。老鱓鬭死十丈餘，委蕩波濤半腥血。吁嗟兮！威權神力世所伏，胡不遜之遭其毒？

亳都行

桐宫桑林古帝國，千年跡滅名空在。龍山連陵如朵雲，無窮渦水東流海。明王朝元殿，魏武省稼臺。蟠螭剥白石，古棘崩蒼厓。雄豪已逐暮雲散，精靈時向空林哀。燦燦瑶華苑，紺殿伯陽宫。古木蔽日月，萬瓦擢魚龍。黄鶴秋飄翻，丹井冰峥嶸。猶龍恍惚度沙海，惟有藥草年年生。城中連延三萬户，中有豪家多官府。賓客嬾作遊冶盤，翠幙層樓對花樹。桃花飛入窺洞房，洞房七十紫鴛鴦。花裏仙人散風雨，迴笙合瑟春迷茫。簾底芙蓉兒，不知上客尊，臨池纖手雪藕絲，金盤相勸故意勤。滴露金叵羅，停雲玉樹歌。楊花飛蕩烟相和，黄鸝紫燕春心多。玄晏先生鶴氅衣，閉門三月學蓍龜。有書不敢犯天子，擊劍徒爾心神飛。帝德雄圖流水去，五嶽勛名在何處？若使豪華鎮相守，季倫不滅平原壽。悵望青牛紫氣紛，河上公兮同出秦。遨遊玄圃三千闕，藉手雲霞謝世人。

贈盧侍御伊川巾歌

蓬仙東歸凌高寒，巫峡巉巖那可攀？扶桑日出不照地，迴風吹裂雲華冠。我有青霞綺，燦燦苔花澤，鮫人織成水紋碧，素娥染出青天色。裁爲伊川巾，贈君戀明德。法象涵二儀，道氣空九域。當年照影洛橋水，儀鳳飛龍宛相似。羊裘臺笠真野人，羽

扇綸巾彼豪子。君行沐髮陽之阿，草坐籠頭厭朝市。洞庭山前春水生，素舫摇春白日晴。古情古服兩蕭洒，更覺梅花分外清。梅花拂帽桶，片片墮香雪。歌嘯凌雲煙，塵響一時滅。吴中佳麗海天開，君到風流日幾迴。謝傳蒼生懸望切，繡衫烏帽正相催。

王侍御一樂堂歌

瀛島飛樓十二重，羽仙靈氣連江東。青霞赤日水天動，翠壁金堂煙霧蒙。金堂復玉華，縹緲上清家。紫鳳朝丸藥，青猿夜汎查。王喬拄天九節杖，麻姑掃日三珠花。江上高堂連閣起，仙苑君家兩相似。堂中往往流春暉，瑞靄天生萬重綺。靈椿忘記何年代，萱草離離長不改。棣花相拂紫荆枝，摇裔春風滿光采。繡衣御史真豪絶，文采風流照雲月。天倫無恙古所稀，況是金莖變華髮。雲笙吹雅辭，雕俎饌芳芝。載舞老萊服，言歌《頍弁》詩。眼前真樂有如此，堯、舜垂衣空爾爲！南山佳色壽筵開，東海清波玉醴迴。青鳥啣書頭並白，飛來飛去遶蓬萊。

金内翰五泉歌

海客凌扶桑，簸弄紅錦湍。蓬萊坐見水清淺，迴波不盡流人間。左綿山高天闕峙，中有飛泉噴清泚。煙霧春霏滄海瀾，珠璣夜濺星河水。灑空玉瀑翠微連，瑞靄靈氛散遠天。鸞儀倒映三珠樹，花氣遥通五色泉。泉裏仙人蘭臺客，愛挹清泠坐朝夕。濯髮行修鴻寶篇，洗心時沃丹砂液。君曾獻賦承明殿，文彩聲名滿霄漢。山中注書

今幾時，彤閣嘉祥待述撰。謝傅東山各一時，蒼生懸望未云遲。倏然遠與世塵隔，泉壑風流且自奇。春來泉壑起鳴雷，天上風雲百道開。請看白日煙嵐窟，時有遊龍行雨迴。

留鶴行

小泉丈人雙白鶴，弄影凌煙誇羽儀，不輕携向北辰遊，留在故人青草池。朝啄池中菖蒲根，暮踏池邊苔蘚紋。遡風高唳自相和，清商迴入滄江雲。裊裊垂楊館，蕭蕭紫葳閣，雖無乘軒榮，頗亦得所託。鳳凰久不來，時復友鴛鵲。稻粱蕭條飽汝難，凉蟾清吹殊不惡。有時池上臨清泚，見鶴分明見君子。相思夢落北斗長，覺後依然獨隱几。蓬丘高處是君居，鰲背扶桑萬里餘。秋風養就沖天翼，早晚傳君海上書。

鶴溪篇贈王子揚

海鶴曾是丁令威，化作仙禽有仙相。却度蓬山三萬重，來住君家碧溪上。溪雲勃勃溪水蒼，主人爲築鶴溪堂。自從遊宦與鶴別，金門沙水天之長。春來夢鶴溪頭飛，把杖便欲山中歸。不愁滄海缺舟楫，只恐青山老蕨薇。吁嗟兮！堯、舜之朝貴清問，小賢喁喁大賢悶。嚴陵去作羊裘翁，忍使光皇信圖讖。祇今蒼生渴霖雨，好呼龍雷向天取。袖中金璧大道經，留待他年共鶴語。

鐘石歌贈費子和

君不見，橫林之野深鴻濛，大溪小溪雙

蟠龍。北斗摇光幾時墮？化石溪頭如巨鐘。高標不啻九華朵，靈彩豈數金鰲峰。洄湍奔流下東極，危巖峻坂，連蜷噴薄，激滚滚之長風。青禽朱鷺，飛導羽客，時有笙鶴行高空。鉛山學士誰與儔？文章風節空九州。避時曾作采苓客，誅茅葺廬石堂秋。朝弄石上雲，夕濯石下流。天地浩茫茫，聊此逍遥遊。麻鞋布褐不苦寂，壁立萬仞真好仇。只今學士凌天步，左拍鸞翔右龍鶱。石乎石乎不能從，回首天涯但烟霧。溪頭日日烟霧光，古來神物寧久藏？邂逅中朝徵柱石，巨靈挾爾昇明堂。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二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古體

登黃鶴樓歌

自作武昌客，日食武昌魚。此地雖稱好風景，三月不得梁園書。黃鶴磯頭一訪古，曠覽始覺形神舒。黃鶴飛天幾千載，黃鶴高樓至今在。樓中之客日日新，江水東流終不改。蛇山一萬九千尺，蒼崖突天如壁立。闌干飛度俯空闊，忽爾江山有絶色。鶴仙上天呼不來，日月還照江中臺。摧眉折腰果何益？不如行樂心悠哉。赤鯉黄金盤，流霞紫璚巵。把酒奠列缺，舉手招馮夷。劃然長嘯江浪湧，我醉起舞蛟虬飛。古誰曾搥碎黃鶴樓？誰曾踢翻鸚鵡洲？古來狂士已灰燼，豪氣仍與江漢流。我生不愧雄豪倫，青瑣金門自致身。繡衣白簡搖海岳，天子不怒權奸嗔。朝拜龍墀下，暮投荒海濱。鯨鯢磨牙伺人肉，敢料沙蟲不殺人。前年聖人陟九五，天日開明燭地户。雷霆一擊朝野清，滌盡凶氛遂安堵。天下學士生顔色，顧我飄零漸收取。洞庭之南蒼梧深，常擬來遊豁遠心。一朝入手非難事，便欲因之訪舜琴。人言楚人不識鳳，德衰之歌何傲岸；人言楚人不識玉，卞氏刖之良可嘆。手中夜光虹電隨，海底珊瑚未渠

算。武昌之客黄鶴仙，雲夢澤深蓬島連。形容五十未枯槁，此生已荷皇天憐。白髮自長酒自醉，不須倚劍驚流年。

鍾欽禮江山晴雪圖爲鶴洲楊子題

我昔遊勾吴，覽勝恣沿迴，行吟牛渚磯，清嘯石門臺。江探雲霞窟，海犯蛟龍堆。不知天壤間，那復有蓬萊。太湖空蒙傲溟渤，飛瀾白晝生風雷。黄山刺天九千仞，三十六峰蓮華開。别來夢寐失幽雅，祇今胸次猶崔嵬。鶴洲仙人碧霞士，鑒賞鍾生畫無比。持來揭我春暉堂，恍惚吴中舊山水。落木覆洞湍，高嶂疊晴雪。谷烟深窈窕，嵐光澹明滅。小山桂樹臨江陬，秦人桃花隔仙洲。憑高送目者誰子？對之不覺心魂幽。披圖曠然懷遠遊，振衣五嶽真風流。何時再鼓江南柁，徧訪天台鴈蕩秋。

贈王稚欽歌

休作《梁父吟》，發我千古萬古哀。大道無徵賢聖隱，至今心膽成寒灰。矯矯馮敬通，文章擅當代，口語成禍胎，禁錮老煙海。賈誼才高更少年，獻納多在王侯先。誰云絳、灌不相忌，却令流落長沙天？吾宗學士難比數，文炳龍鸞氣熊虎。不逐長安齷齪兒，低眉靦面求憐取。心存匡濟人豪英，白日未墮憂天傾。閶闔九門不得入，大叫直與蛟龍争。上帝不言閽者怒，黑夜搶落芙蓉城。芙蓉城闕隔星辰，望美人兮江之濱。三閭憔悴自多事，五湖放浪真閒人。茫然鼓柁不知遠，窈窕遊盡江南春。紫清仙人笑相友，不如且樂丘園身。君今

莫邪尚在無？ 欲剸兕象須吾徒。天馬之足果無恙，刷雲看躍崑崙都。里中小兒不省事，鬬鷄賭狗矜頭顱。君不見，朝歌屠叟稱偃蹇，八十垂竿渭陽汭。時來欻作明王師，分土營丘未云晚。

思歸行示旒

我逐黄鵠泛江海，鄂城却駐雲霄車。洞庭雲夢秋漲闊，懊惱不得梁園書。梁園天際阻洪波，憶汝遂作《思歸歌》。著朱騎馬衆生相，讀書講道賢人科。負郭之田足糊口，季子安用黄金多！ 爾不聞，陶朱舊是鴟夷子，三致千金富誰比？ 生兒不才成禍胎，何似扁舟五湖水；爾不見，梁王貴盛傾九陔，兔園鹿苑如蓬萊。樓觀熒煌照星斗，鄒枚侍從群仙才。百年生命欻奔電，早時荒塚生莓苔。梁王已去明月在，月來還照梁王臺。少年掌上運天下，于今看取皆莽野。江河日趨九地深，萬事陵夷此非假。當權秉國縮手難，側身太息何爲者？ 我年五十不耐苦，今者不樂歲云暮。灌園舊有蘇公井，種果新成槖駞樹。爲余灑掃中林壇，歸去河壖弄煙霧。

秋水歎三首

漢江漲挾千蛟龍，左蠡洞庭交映空。無論城野水没棟，始知大禹多遺功。野人田園波淯淯，小舟僅可救妻子。風雨砯衝浪蹩天，薪米要急何處市？

其　二

潛沔之區田弈弈，古來恐是雲夢澤。

江高地卑視盆盎，一蟻穴堤水爲國。豆莢穀穗熟半强，造次豈得禾登場？賈客乘流汎大舸，農夫日暮啼空牆。

其　三

大湖生魚尾簪簪，小湖之魚亦不細。嗚呼江漲何太湧，湖水茫茫魚盡逝。稻禾汙瀾望魚鮮，槮中無魚那得錢。今年官府索逋課，安得羽翼高飛天？

汎湖篇

漢江秋瀉天河水，滙作平湖二千里。郢東之山海上峰，山人飄飄羨門子。我乘素舫一帆懸，鵬舉風飛欲上天。棹歌不盡江南調，落日滄流生紫烟。

少谷子歌 有序

閩士鄭繼之，詞人之豪，予聞之未睹也。偶覽其遺集，有及予一詩云：「海内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我昔傳聞薛吏部，爲君遥式洛陽城。」嗟乎！繼之念我深矣。生也吾不及會，没而見其文，已恨失繼之，況平生有詩念余，恨當何如耶？乃作《少谷子歌》酬之，焚其稿於燕之郊，望閩海而再拜。少谷有靈，應鑒余意，藉此神交，慰我良友。

君不見，斯文天挺鄭少谷，詞林閣筆推長雄。六鰲之力戴九土，昆侖拄天高穹窿。左日右月抱兩丸，象緯炯炯羅心胸。文成直與元氣會，思渴一吸滄溟空。青蓮豪逸

建安骨，力挽古格追鴻蒙。少谷子，紫微宮闕遊不極，却下勾陳偏南北。日觀振衣盻東海，鴈蕩天台幾眠食。太白山人許相友，時人碌碌安能識？少谷子，汝初抱策昇明堂，予已跼蹐流海荒。南天北極渺雲霧，紫宸黄閣空相望。彼時才傑遊帝傍，信陽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尤擅場。我也豈堪天下士，君胡念之垂篇章？少谷子，古來神交隔山海，安俟目擊道乃在。覽君詞翰魂爽飛，萬丈虹霞散天彩。少谷子，人生電掣須臾爾，惟有文章流萬祀。眼前得失浪喜悲，富貴勛華盡泥滓。少谷子，人言海上多神山，羽人不死常朱顔。誰其獲者王子喬，七月七日來人間。君曾學道叩玄牝，吹笙驂螭應來還。爲君一戴雲華冠，再拜贈君雙玉環。

香山九老圖歌

黄山先生古道者，興在香山九老多。裂素寫入丹青圖，請我爲作《香山歌》。香山之老何徜徉，筵洞天兮尊石牀。世氛謝兮遠朝市，漁樵不用尚書郎。上山兮採芳，入浦兮鳴榔。晞髮兮東旭，濯足兮滄浪。相媚兮瑶草，同晤兮霞漿。暢志兮逍遥，樂天兮永康。貝葉三車，大道九還。昆侖一粒，日月兩丸。神人噓和壽無極，華胥景象非人間。東方朝隱滑稽子，淮南小山昧潔己。竹林酩酊豈大賢，金谷豪華禍機耳。黄山先生鳳斯作，名遂功成高五嶽。披圖悵然三歎息，便欲投簪返雲壑。吁嗟乎！九老之風真可嘉，蒼生望公殊未涯。

海山先生惠酒歌

君不見，河汾待詔清流士，酩酊翻求大樂丞。陳留步兵稱曠達，一醉累月方始醒。楚狂去已久，不聞衰鳳謠。世人鑿混沌，我道學逍遥。大還之仙不可招，無媒白髮成飄騷。人生百年半風雨，十千美醖休輕抛。海山先生愛賢者，待我豈在陶公下？甕頭清醑蓮花香，不惜移尊過隣舍。暮禽何啁唽，籬菊開向闌。蓬頭奴子酌大斗，鶴氅丈人盃屢乾。朋僚彦彦咎、夔作，帝庭遨遊亦不惡。樗才無補聖明朝，青雲敢望平津閣？閑日開襟且酌酒，安用黄金始稱壽？醉來天地總虚無，萬事於予更何有？

遊張氏園池歌贈李宗伯兼簡梁劉二尚書徐嚴二亞卿

貴家亭館湖之涘，引水學作垂虹蟠。長楊夾岸不見日，扁舟疑入桃花源。南宫尚書李北海，文彩風流擅當代。携客聊借名園遊，看竹何須主人在？瑶草芳兮洲曲，白雲裊兮波際。清歌奏兮倉庚，翠蕤罥兮薜荔。龍宛宛以存神，鴻冥冥而多智。滄浪可濯，芰荷思製。小山招隱，甪里高逝。嗟古道之未湮，幸今遊之獨契。梁丘子、劉公榮、徐彦伯、嚴君平，讀書學道稱大賢，皎如天上懸日星。富貴豪華等蟲臂，後來何謝千載名？君不見，石氏金谷園，楚子章華臺，當時氣焰何雄哉！金堂玉樹裊烟霧，于今寂寞成寒灰。昔人絃管，我既不

能爲之聽。我之賓友，彼亦安能爲之陪？緑珠樓空楚妃死，惟有清風明月，千秋萬歲還復來。風月佳可適，山水清可憐，我來何啻蓬丘仙！紫酒千鍾且行樂，人間萬事俱茫然。

贈別王司馬先生

海山先生達者流，謝却尚書百不憂。都人争惜大司馬，先生喜得逍遥遊。君不見，漢家貴盛稱楊氏，四業五公照青史。未央出入劍履尊，一語回天山可徙。當時氣焰何矯矯，如今寂滅安足道！華陰山下司徒墳，石馬荒凉滿秋草。海翁海翁從古然，四時之序恒推遷。未老身閑此真樂，急流勇退稱高賢。窮亦不足悲，達亦不足喜。白日入地還上天，蛟龍能潛復能起。揮手浮雲且歸去，莫向人間問前路。屐齒高躋岱嶽峰，釣竿閑掛扶桑樹。扶桑海岸是君家，仙人常駐五雲車。爲余寄訊洪厓子，早晚相期凌紫霞。

七夕篇

七月七日夜衎衎，共道雙星會河漢。纖雲不點紫霄清，南斗北斗光峥嶸。仰觀乾度在掌指，銀河假象非流水。虚空那得津梁縣，烏鵲瑣瑣安上天？庭中瓜果時新饌，再拜天孫願相眷。丁寧兒女休乞巧，汝翁之拙亦自好。

九日遊觀音巖歌簡同遊諸君子

南都諸曹官事簡，南都大夫樂遊衎。

我來半載值多務，九日登高不嫌晚。太平門開山簇簇，錦石靈泉間珍木。野人已慰滄洲心，諸賢真享烟霞福。觀音閣下秋江横，燕子磯頭瑶草青。雖無仙菊十丈把，頗有名酒千杯傾。金陵佳麗區，萬古來賢豪。靈運詩篇懸白日，安石棋墅生蓬蒿。我生何啻鴻一毛，浩歌不謝青天高。東吴山水興方劇，北極星辰夢已遥。回瞻句曲峰，上接牛女磯。華陽七十洞，洞洞生陰暉。矯首招鴻蒙，把臂談希夷。玉仙之居天地樞，堯水不没秦兵迷。赤龍白鵠日飛走，璚户金壇紫雲阜。塵中懊惱傷素懷，欲向茅君結賓友。

梁苑二子行寄遠夫元傑

吾邦二子磊瑰豪，神彩仙標兩無敵。公幹才名滿霄漢，黄門氣節真金石。頃來解組入雲林，徒使蒼生望公奭。今年歌舞人豪華，明年安保顔如霞。破山有劍不一試，明月寶珠空照車。誰言潦倒塵埃裏，坐見龍鸞向天起。相思欲寄杜蘅香，北望迢迢隔千水。只今雲卧梁王城，沙上高樓盤紫清。鄒枚復來梁王去，鳧沼蓬池萬古情。何時故里同携手，藜杖東岡復東阜。堂上鳴箏酒滿壺，拂舞春前爲君壽。

張中丞操江行

江上水軍齊靄靄，跨櫓懸旛已夙待。中流陣分天地九團花，氣變風雲萬條彩。中丞親督操江師。衝前突後伐鼓揚羽旗，中丞親督操江師。江中駭浪滾滾奔潮湧，千艘萬艦轟雷飛。江中駭浪滾滾生，甲光閃爍流日星。馮夷魄奪海若走，六

鰲股粟三山傾。白戰無休鼓聲怒，縱爾真敵亦狼顧。恍疑風雨挾鬼神，頗似蛟龍盪煙霧。須臾江净霞幟飄，不聞人語聞鳴橈。龍驤振旅收吴會，伏波樓船清海妖。公昔開府當銀夏，五萬貔貅不嫌寡。賀蘭山下春草青，何物胡人敢馳馬？中丞中丞有深慮，居重圖輕貴形勢。承平日久諱言兵，笑殺迂儒抱經濟。

兩厓行

吾聞楚南之山雄兩厓，古帝劈此鴻蒙開。元氣遥連日月宫，丹梯上接金銀臺。山中高士握靈筌，妙論不數楊雄《玄》。秋巖卧雲，宵壇步烟。緑綺奏雅，滄浪扣舷。世人不識蓬丘客，共道山人是謫仙。一朝風雲拔地起，繡衣白簡持王紀。陽和浩蕩潤蒼生，奏牘三千動天子。昨來攬轡清淮海，玉操冰肝古人在。秋鷹擊野無遺毛，苞鳳鳴陽有餘彩。只今曳裾丹華府，回首雙厓滿芳杜。釣臺閒久潭水深，惟有遊龍自行雨。

成都客星歌

松州番，爾豺虎！戎州蠻，爾賊虜！擾我耕殖，蹂我疆土。去年乞運米糧貴，今年調兵壯丁苦。成都客星光爛爛，匣裹龍韜轆轤劍。何時眼見風塵清，睡穩江城旦復旦。

贈吴總兵東城飲酒歌

征蠻將軍日無事，美酒邀賓選佳地。

東城日出開錦幃，翠木流鶯滿幽意。幽意豁煩襟，雲林晴亦陰。飄然仙造入雲裏，清興不假流泉琴。此方二三月，纖箑試清暑。佳日即招携，公餘對歌舞。浚儀豪士山林仙，高懷逸氣凌遠天。片言道合即相醉，況是侯家玳瑁筵。君不見，杜陵愁白千丈髮，還望關山心斷絶。三川故人失所依，長年飢走荒山月。荒山摇落霜霧寒，四海無家歌路難。我今雖非二千石，軒蓋翕赩青雲端。況逢世運當明昌，主上好武邊陲康。梅生不願隱吴市，季子何心耕洛陽。官曹清淨隱方朔，風流更欲論文章。錦城之春春可拾，摇蕩江壖趣非一。丈夫達命且樂酒，休待花飛遲明日。

孔雀圖歌

九真之域連南溟，二儀運化山水清。砂乳遥分南斗氣，孔翠偏含赤帝精。羽毛皎皎傾九都，紫茸花點金明珠。光儀色相遥憐爾，曳電飄霞宛相似。春晴矯入蒼梧天，月冷翻迴洞庭水。洞庭蒼梧滿光采，閬岑玄圃空相待。清夢偏宜瓊玉田，閒心最惜温凉海。紅鸞舞月共佳期，白鶴冲雲更不疑。長隨玉女朝丸藥，每看仙人晝賭棋。仙人玉女紫雲隈，翠作鑾車金作臺。靈椿白榆對結子，八千餘歲仍歸來。温伯雪子錦城仙，文藻風流世所賢。堂上春暉烟霧散，圖中珍翼鬼神傳。秋風明日歎離居，巫峽吴江萬里餘。願借交南雙錦翼，爲傳天上玉宸書。

青城山歌送郭魯瞻赴闕

巫峽之西金天開，青城翠闕分蓬萊。白帝吹成五雲氣，素女削出蓮花臺。蓮花臺閣中天起，五岳三山宛相似。絶巘翻迴日月車，飛湍上接星河水。飛湍絶巘相洄沿，岷江直與東瀛連。側峰倒映峩眉雪，浮雲下入蒼梧煙。我臨出日望滄海，紫氣猶疑仙人在。三十碧峰蓮花開，飛翠層嵐蕩靈彩。金莖着花幾迴拂，玉檢遺章不能讀。游龍矯後玉潭空，歸鶴重來海桑緑。我客青城改歲華，君遊丹闕早迴車。東高峰頂春閒處，共揖丹丘弄彩霞。

奉同章道克徐用先遊嘉州凌雲山歌限韻

峩眉東峰走勢盤，凌雲下厭三江寒。江水横分嘉陽樹，憑高送目開心顔。我來山靈掃雲谷，松飈蕭槮灑藤緑。磨厓十尋九崩缺，荒詞纂纂誰能讀？砅岸衝濤劇奔注，繞欄層翠相凌突。仙人方丈許相亞，帝女天台恐常俗。氣概鳳麟洲，閃灼芙蓉城。白鶴幾迴老，瑶草逐時生。崑崙之東此奇絶，應知古帝勞元精。章太守、徐侍御，瑩瑩冰壺寒，宛宛鳳鸞翥。天上星辰照心膽，塵裏勛名比風絮。愧爾兩豪賢，招我入空冥，坐我碧霞壇，飲我紫金觥。繞壇竹樹風泠泠，六月彷彿踏層冰。興來起舞吹雲笙，不覺倒盡沙頭瓶。君不見，嘉山蒼蒼古人滅，嘉城空對碧山月。人生良會安可期，我

行日夜生白髮。日暮飛雲迷畫棟，清江片舸誰能送？淪落休言北闕書，暌離時有中原夢。夢迴山月下平羌，牛渚吟成興渺茫。却到東川重回首，杜蘅秋冷峽雲長。

南昌行

豫章妖星蝕太白，飛入鈎陳鬬光赤。欽天博士不敢奏，遠臣見之空嘖嘖。周公卜鼎八百春，漢代規摹遠過秦。山東諸侯自破滅，淮王鷄犬安能神？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謏新莽？慶陽鄙夫稱雄特，學得兵書翻助賊。南風不競北人力，東門黃犬嗟何及？君不見，河南許汝登，名逵。皎皎真丈夫，口中舌可斷，萬歲不肯呼。匣裏寶刀光電電，悔不先發梟賊顱。報國心丹不言苦，甘死寧能效囚虜。已捹魂作太湖雲，何惜血染洪州土。黃霾塞天白日昏，長風翻江帝心怒。鄱陽未接勤王師，坐令狂奴氣先阻。汝登汝登振古豪，吞聲苟免蜉蜉曹。

焦氏園看花吟

連雨十日園花少，海浦先生被花惱。今日雨晴花復開，無媒蜂蝶紛紛來。先生手提濁酒壺，飲乾旋向城中沽。惱雨惱花不惱酒，把酒看花還自壽。達人曳珮明光宮，相國勳名天下雄。回首故園春艷艷，可惜花開幾曾見。

介福堂篇

崦西徐少宰，奉恩例誥封其母太夫人。

制辭曰：「介晚福於慈闈。」少宰公取以扁其堂，蓋榮君之言，紀堂之實，可以述而賀矣。乃作是篇，用備樂歌。

震澤發祥徐氏昌，玉爲榑櫨金爲堂。七十闌干掛星斗，中梁白日雲霞光。阿郎爲帝卿，阿母錫誥，離離皇言，琳琅照其楣。珠帔珊珊，玉珈峨峨，蘭森璧映諸孫羅，姻賓拜舞氣妍和。堂中樂事亦已多，西王母來獻桃如斗，南岳夫人長跪進酒。流徵切羽，清鍾迭奏。雙虬拂幰飄輕紈，九鸞渢渢歌《狸首》。千年介福，萬年介壽！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三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古體

西京篇

秋風潑潑咸陽道，渭浦千霜白秋草。秋草秋風暗古城，行人猶説西京好。西京宫闕鬱崔嵬，紫閣終南相向開。建章長信飛塵杳，千門萬户華陽迴。地底靈符生寶玉，天中王氣夾風雷。翠華鑾輅乘春令，皓齒青娥艷落梅。青娥如花復如雪，含情含態可憐絶。鴛鴦比翼蘭塘水，鳳凰雙栖上陽闕。君王自愛長生樂，粉面鉛姿却情薄。已聞入海訪神山，更道分官祀靈嶽。靈嶽神山在何處？太乙無靈歲華暮。壇上烟霏百和香，青鳥飛來忽飛去。瑶池王母碧霞盤，桃賜人間已三度。少翁擊鐸復吹籥，雲旂風馬宵紛錯。宫娥屏隔不敢近，神人荒忽但虚幙。衛家霍家大將軍，提師十萬净邊塵。出塞陰山繫驕子，歸朝原廟薦高勛。勛業已成分戚里，女作貴人男尚主。甲第層甍照九城，珂馬飛軒滿三市。一言得意即回天，卧内收符奪晉鄙。金、張驕侈不足云，竇、灌豪華詎相似？貂冠齊入分椒舍，朱門盡是鳴環者。鬭鷄小兒紫袴褶，臂鷹奴子大宛馬。美人妖女傾名都，碧玉珊瑚鬭天下。富貴繁華驚轉蓬，王侯鐘鼎

一朝空。羨門、子晉終不至，蓬壺、方丈難相通。前日豐碑辭纂纂，平津已作汾陽撰。野火燒殘金明閣，秋水崩沈射熊館。春花秋月劇無情，海水桑田漫莫憑。玉椀早出秦帝苑，石麟悽斷漢家陵。漢家陵樹滿氤氳，千秋萬歲灞陵存。君看橋下春楊柳，落日飛花愁殺人！

明月篇

明月漾金波，盈盈隔絳河。桂殿飄香迴，兔宮丸藥多。七襄機冷停織女，九重簾捲鬟嫦娥。嫦娥織女時同伴，天上人間願相見。團團流影銅龍樓，嫋嫋含輝紫宸殿。滄溟躍出水晶盤，萬户千門作意看。石鯨秋動昆明沼，玉虎宵吟金井闌。漢帝金莖璚液凍，竇家雲閣紫簫寒。君不見，三千宮闕光窈窕，月華冷浸長門道。翠輦不來春已殘，金扉未啓花先老。此時班姬雙淚垂，此時陳后寸心悲。娥眉曲曲徒生艶，玉貌盈盈欲待誰？娥眉玉貌成消歇，別殿深宮羞對月。屏閑翡翠素塵欺，被掩鴛鴦芳麝滅。金屋何時更來往？紈扇此生長離別。空令圓魄入金閨，空令蟾彩照羅幃。紅香冷落難成寐，惱殺啼烏半夜飛。長安思婦上高樓，見月偏驚枕簟秋。寒衣未寄清霜塞，獨夜深閨玉筯流。閨中絡緯宵唧唧，朝下裁縫暮仍織。征人遠戍在龍城，作得戎衣長歎息。與君結髮方及笄，不謂少年成獨棲。迴文織就空傳恨，團扇粧成却掩啼。鴻啣尺素君可聞，寶帳蘭煙徒自薰。今年且對長安月，明年願作巫山雲。又不見，七貴樓臺連上苑，五侯甲第開金館。洞裏看花春杳冥，池上聞鶯朝睍睆。畫舸風迴紫

煙滅，蘭堂月上香霞捲。秦女吹簫雲霧鬟，越娥拂舞錦斕斑。龍鬚席上九鸞下，玳瑁簾中雙燕閒。簾開翠幙黄金屏，含嬌含態鬭娉婷。夜夜芙蓉人似玉，朝朝蘭茝酒如澠。新年相贈同心結，元夕争懸長命燈。不道人間有失路，惟知天上會雙星。月明光光恒在天，人生豈得長相憐？憂愁抑鬱春生草，富貴繁華東逝川。休言豪焰凌百代，休言嬌寵無時改。鳳凰抛却萬千枝，睢鳩留下長生海。風流曩那片時春，飛燕不來宫草新。請看廢苑荒臺曲，月夜精靈夢着人。

彭城歌

黄河連天走東海，吕梁番作彭城湖。南山傴仄如堵牆，顧此豈是王者都！秦人鏡破項氏昌，分裂天下封侯王。關中天府不自取，齪齪東歸念故鄉。錦衣龍劍青驪騧，沐猴而冠安足誇？七十餘戰身不死，東城古塚令人嗟。令人嗟，令心酸，英雄錯莫楚、漢間，不忍談之生苦顔。楚王梁王赤心死，誰憐功力排南山。我作《彭城歌》，淚下不可視。飛爲大梁雲，流作淮陰水。功能蓋世成禍胎，拔山之力只如此。人生富貴不能久，安用區區稱萬壽？沉吟投食爲爾悲，不如東陵老瓜畝。君不見，張良起從隆準公，指揮兵馬摧群雄。功成願逐赤松去，渺渺江漢飛冥鴻。

長城行

請君試促鵾鷄絃，彈我古瑟《長城篇》。此曲一奏一轉悲，淚下迸作東流泉。六國

之滅如土崩，祖龍虎視天下雄。惟有獯胡尚侵侮，便欲築城遶海東。築城日以高，士卒日以疲，白骨無人收，遊魂何時歸？塹山堙谷地靈苦，三户抽丁楚人怒。匈奴披猖不可防，枉使秦人半成土。沙丘龍死威已狙，鬼蜮竊起專龍符。欺天矯詔擁稚子，誰道亡秦是北胡！望夷宫中鹿爲馬，泗上真人取天下。咸陽一炬秦土焦，長城高高何爲者？區中朝代如番掌，塞上年年築亭障。華馬池東沙磧深，胡騎奔騰日來往。

守關贈苦竹朱生歌

苦竹山上山鷄啼，苦竹山下行人栖。山人留客獻斗酒，我醉起舞生虹蜺。浙西萑寇蛟螭蟠，儒生曳櫜行守關。飛龍匣裏三星劍，明月腰間雙玉環。顧我豈是鬬鷄子，決勝五陵心膽寒。大人重義氣，虎變非常倫。排難不受賞，成功恥因人。卷舒亦自得，蕭洒見天真。委身報知己，努力迴風塵。君不見，齊中亞父落魄客，奔走諸侯賤兵力。天王坐見朝明堂，掃浄旄頭紫垣赤；又不見，隆中諸葛讀書者，感會風雲龍鬬野。江陵一炬萬艦灰，一日精神滿天下。朱生朱生吴越豪，醉來擊劍秋雲高。伐楚倘能得劇孟，脱我寶貝驪珠袍。周官禮樂司馬兵，自餘碌碌安足驚？丈夫强志報天子，掃清六合垂鴻名。

赤壁圖歌

黄洲先生碧霞客，畫愛儋州老秃翁。風神千古宛相似，黑夜時有精靈通。翁昔謁帝蓬萊宫，承華承盼玉堂中。醉來落筆

驚豪雄，揄揚堯、舜邁《國風》。下直籠歸寶蓮炬，退朝騎出天閑龍。一朝飄落天涯去，影影飛蓬悲日暮。長歌嘯傲凌楚雲，誰識莊生曠達處？長江流不息，高興逐歸潮。忽來感激古人事，月明携客摇輕舠。舉頭望明月，回橈蕩漣漪。綺裘被冷洞天闊，紫簫吹裂浮雲飛。浮雲黄鶴不相待，明月離離下滄海。長風吹翁入杳冥，一客渺然失所在。馮夷水仙波縈紆，飛虬作梁鸞爲車。七十樓臺映金闕，三千珠黛鏘明琚。仙人握手拾錦花，玉田紫芝紛如麻。天門空蒙流雲霞，歸來不覺道路賒。山之壁，高嵯峨。江之水，揚湍波。昔人遺跡今人歌，舊國已空梟鴈多。大江之篇白日高，當時頗爲周郎豪。横天叫嘯意難盡，逸興猶能念二喬。望瑶臺，挹清氛，三十六帝不可聞，下視人界空蠓蚊。黄金休鑄鴟夷子，綵絲虚繡平原君。何如秋堂突兀坐此老，令人飛灑開心神。

姑蘇行

閶門水緑春如錦，春水盈盈片帆穩。遊人唱徹江南詞，共説姑蘇美不盡。姑蘇山海自天開，佳麗今從聖代回，九州天府兹良是，估客帆檣萬里來。黄金浮夜氣，空青過西州。酒徒醉擊瑪瑙案，豪家不數珊瑚鈎。三條五劇芙蓉花，鍾鼎文章十萬家。尚書坊裏金行馬，閣老門前玉辟邪。别有豪華勝開府，高館飛甍臨大路。累石花囿擬峰巒，引水金塘裊烟霧。金塘花囿風光好，燕子鴛鴦滿芳草。三春花落不知愁，猶自延賓醉晴昊。不辭門屏繁車馬，玳瑁筵開意彌下。挽入幽房興杳綿，催上蘭舟更

飄灑。桃根桃葉雙小仙，教成歌舞勸芳筵。不紅衫慣作前溪緑，綵扇初番《子夜篇》。蓮花花嫌死作合歡樹，但願生爲並蒂蓮。水底蓮根解開香遠聞，願取縫君夾錦裙。君不見，吴王雄長人意，明年開花仍奉君。自云祖德讓天争黄池，一朝覇業風雷飛。前年入郢鞭楚王，今子，今乘王氣東南陲。齊姜不及西施艷，别畫雙年浮海婚齊姜。長洲射獵歸來晚，促賜金錢代娥新樣長。深宫夜語不飛香，承恩常是無人見。休澣。繁華不爲昔人住，江水悠悠日東去。采蓮惟聽今人歌，落日風吹烏桕樹。洞庭山，太湖水，千載白雲宛相似，六代三吴竟誰是？會稽謝康樂，眉州蘇學士，天上精靈如可期，櫂我扁舟泛三子。我勸二公金屈巵，二公酬我《白苧詞》。醉來引手抱明月，清光豈是真娥眉？洞簫一派彩鸞下，鐵笛三弄浮雲馳。浮雲天際生氛氲，世路茫茫愁殺人。請君拋却眼前事，同醉五湖湖上春。

雲安仙客行

掛帆三峽口，迅與浮雲争。誰言天險不可越？逆流飛截雲安城。雲安中丞老仙客，解紱歸山坐盤石。江頭風雨候我來，開閣趨風薦瑶席。憶昔倜儻摅虹霓，十萬提師浄沙磧。鬚眉霏雪外臣老，逸氣稜稜尚堪挹。飄如無心雲，隨風逐遥天。日食松脂液，行參《姹女篇》。塵氛不入世人調，風期直結丹丘緣。相逢漫作采真會，沱江何謝習池年。雕車白馬長安道，何如滄洲拾瑶草？法冠崔嵬金馬門，何如曳杖看鷄豚？功成寵極不可處，哲士先幾鳳高舉。感君幽致引興多，梁野行歌夢如雨。

南山篇壽丹陽孫隱翁

鍾山東蟠龍鳳飛，三茅句曲連紫微。古來靈秘號仙府，金壇玉洞生陰暉。中有人兮眈玄脩，構層阿兮臨長流。日月倒掛崔嵬壁，鳳麟時下滄浪洲。擬遨遊兮壺瀲，暢志意兮延佇。沐薰裾兮蕙風，對沾筵兮花雨。拾瑤草兮瓊芭，弄素月兮彩霞。掃石牀兮鳴琴，泝清江兮汎查。心不染兮塵寰，夢不到兮天關。嗟古昔兮豪英，邈伊誰兮可班？杜陵老兮悲遠道，陶令歸來酒錢少。鹿門力耕妻孥貧，會稽避時頗枯槁。翁之樂兮無極，與南山兮爭色。顏桃花兮不老，心流水兮可挹。千金散盡周窮厄，五芝生成養心魄。避秦綺皓稱遺仙，遁越鴟夷傲邦伯。嗟余流落風塵晚，賢隱高風意何限？長江未掛丹陽帆，聊逐浮雲望吴巘。

南極老人歌

君不見，天運有樞開兩辰，南極老人主其下。邇來七萬九千年，鬚眉如霜面猶赭。長生玉籙手親判，往往人間祈遐算。蓬萊屢見滄海枯，岱嶽重歌白石爛。玉帝朝回鶴鹿閒，日會群仙敞高宴。列缺鳴圜鍾，麻姑薦瓊膳。呼蜃彈飛龍，揮鸞舞流霰。九華之臺青鳥飛，王母來過雲滿衣。盤中桃實大如斗，窗外小兒那得窺？宴罷群仙散彩霞，雙雙玉女導雲車。層霄不道靈風遠，下界空悲白日斜。金泉先生壽八紀，烱烱方瞳鬭秋水。人言上應南極星，畫出老人宛相似。南極秋連南斗傍，巴山處處流輝

光。玳筵側畔香風起，恐有天人來乞漿。

碉門行

君不見，益州西下碉門路，中使通番從北去。烏思藏接金天洋，衹陀林園在何處？三千法供内中傳，梯航直入西南天。珠旛龍象疑靈雨，寶帳蓮花鬪日躔。法王十五心尚孩，袖裏不聞風與雷。使臣百問不一答，説向中朝色似灰。妖僧鬼蜮心冥冥，疲勞中土玩明庭。我皇神聖懸日月，爾曹誅絶應無輕。渤海流賊飛飈疾，薊門胡馬連雲黑。佛來不來賊誰平？天地闇慘愁無力。

胡桃溝行

松州之南茂州北，豺狼當道儲餉厄。中丞調兵急於火，夜裏平番碉房破。游擊將軍張世賢，赤心殺賊不愧天。胡桃溝裏被圍急，彎弧四顧心膽宣。高岸當前後番虜，箭鏑奔雷闢地户。胡騮不幸誤一蹶，徒手猶能搏彫虎。芮家參將才且都，守邊不數丁大夫。忍令對面不相救，安在奮勇西擊胡。幾人同來不同死，將軍血作溝中水。生時豪氣雄萬人，死後忠魂報天子。邊城二月吹蘆笳，怨聲番入胡桃花。胡桃花開白練練，溝底行人泪如綫。

龍盤巖泉歌

閬州北來日蒸歊，雨巫不靈風伯驕。泉枯井底溪無水，六月行人渴欲死。龍盤巖下泉活活，下巖十丈方解渴。安能移置大道邊，旱雖不救行者憐。

西山行

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華緣海會走都人，碧構珠林照城郭。憶昔武皇倦機務，金馬門前有權豎。賣官何止金爲堂，通賄能令鬼上樹。六邊將帥多奴賤，未掛兵符先見面。文官細瑣不值錢，鎮守監鎗動千萬。熏天氣焰侔天子，噓之者生啐即死。眼前變故如掌翻，有賄方能保無事。南海明珠不足尚，西域珊瑚鬪尋丈。九州珍寶集京都，遂使私門敵内帑。人間富貴爾所有，不慮生前慮生後。高墳大井擬王侯，假藉佛宫垂不朽。鑿山九仞平如席，殿閣翬飛照雲日。已請至尊親賜額，更爲諸僧求護敕。東林畫壁千步廊，西林蓮臺七寶粧。南庵日月低浮圖，北寺虹霓垂石梁。金銀何算委溝壑，夜夜中天生寶光。釋迦釋迦爾亨會，慈悲反受豪華累。土木横起西山妖，忍見蒼生日憔悴！

寄何粹夫

孟諸秋風太行月，雙飛伯勞書空發。玉琴幽怨君不聞，明德無緣歲光滅。桃花欲開江水渾，我行南訪武陵春。相將白日弄煙霧，垂魚綰綬非閒人。

酬何仲默

君不見，宰相府中擁篲客，彤管華袍坐芸閣；又不見，金馬門前執戟兒，虎牌金印提邊師。落落平生不相面，萬言不一留肝脾。山鷄竊比鳳鸞毛，款段笑殺驊騮蹄。世人貴耳不貴眼，安能齷齪求相知？君家淮水南，我家黄河湄。執儒簡策被儒衣，十年同拜天子墀。手中雷電不肯發，神氣力挽滄溟迴。古人流水東歸海，學士文章幾人在？頃來贈我關中詞，白璧明珠滿光彩。食封萬户安足道？麟閣勛名等霜草。留取精華五百篇，日月闌干轉蒼昊。風波金闕津，懊惱銀臺門。羽人飄飄好顔色，携手五湖烟島春。

酬孟望之

歷亂飛鴻影，送我秋風悲。秋風别君黄葉寺，走馬秦關今幾時？秦關雍水帝王州，漢闕唐陵灞滻頭。古來詞客不相負，暇日獨尋名勝遊。華嚴川上雲霞開，紫閣峰前錦繡堆。千載磨漫輞川畫，今人指點昆明灰。皇圖霸業惟流水，遺魂古祠空蒿萊。昂藏四老在何處？寂寞五陵真可哀。觀山觀水秋風客，落日懷君晚坪赤。雲中遞我尺素書，遠道開緘三歎息。睢陽蔡黄門、大梁田給事，明月春花軒，相呼吾與子。百壺傾倒不論錢，誰識長安四酒仙？酬堯酧舜舜不起，把酒高歌《行路難》。山公醉來忘捉鞭，騎馬馬走青樓前。樓頭倡女遠相認，襄陽

小兒笑向天。習家池平幾千載，山公風流至今在。頭童齒豁行相及，停觴住拍欲誰待？登山覽勝秋茫茫，此時憶君空斷腸。東飛伯勞不辭遠，瑶草靈芝好寄將。

望之宅夜集分體得長句

燕山酒濃琥珀滑，客能歌兮天有月。醉來舞月弄雄劍，不言相顧心膽發。前年放逐客，今年柱下史。嗟哉衡陽鴈，迴翔八千里。憶昔帝傍生回邪，妖狐嘯梁鬼載車。長風愁人晝吹沙，坐令白日失重華。翩翩三青禽，日飲瑶池露。野火入漢宮，猶栖上林樹。我欲因之見紫皇，玉闕瓊樓隔烟霧。孟夫子，王佐才，談笑安蒼生，飛步升雲臺。回瀾倒海一揮手，補天有石君莫哀。我家梁王苑，日日春花開，煙蘿摇石門，霏翠驚蓬萊。雖無魏公子，抱劍且啣盃。富貴不足求，風雲如死灰。滄洲鷗鷺同心侶，丈夫不逢歸去來。

鵲湖亭宴集贈張天益道長兼訊何粹夫何仲默二内翰

憶昔排雲入天府，玉堂學道瀛洲仙。五策君王賜顏色，方朔奏牘空三千。出入黄金閣，歌嘯《白雲篇》。天遣鳳鳥下，人羨重華年。愁雲忽起瀰九關，虎豹守閽天路艱。五嶽崩摧不可拾，羲馭冥蒙何時還？黄門御史一網盡，公卿屏逐如拔菅。二三君子謝時去，龍藏靈兮誠可嘆。帝怒掃清金馬門，百官始知朝廷尊。赦書罪己謝天下，欻起廢滯求直言。脩撰不得卧王屋，閣

老亦薦中書君。普天環海風波息，《圖》出河清瑞應繁。君不見，田翁樂歲還稱壽，醉唱山歌更擊缶。況我與子雄豪倫，再睹清朝見良友。鵲湖宴開雲碧滋，酌酒勸君君莫辭。飛龍拏雲九天上，不藉萬里長風吹。丈夫達命且須醉，無事苦心胡爾爲？

過瀘州有懷田廷友兵備

瀘江直入三峽裏，望美人兮江之涘。投分相看意氣深，不數邯鄲貴公子。江城吹角夜何如？戎南兵馬未安居。丈夫自有龍韜在，那事遼城一箭書？

贈別張廷獻方伯用韻

秣陵張子世有無，古心不隨流代徂。憶昔乘驄玉門道，霜斧振耀天山隅。風霆一鼓雨萬壑，西土至今澤可噓。頃年會取大邦伯，經畧三川破常格。度支不數劉子安，戈馬從容救時厄。雪山夜堠净飛烽，岷浦春風起寒蟄。丈夫心事照雲海，文藻風流更堪挹。錦城拂拂薰日黄，清春送客上河梁。漫吹璃管紫雲閣，細擷紅蘭芳草場。君向吴江應見月，月色江輝兩不没。素心尊渌幾時同，遠夢飛雲日超忽。

夔州簡盧朝言

巴東山高水如注，遊子東行傍歸路。五月江平灔澦堆，咫尺瞿塘誰敢渡？峽裏雲霞日日新，伏龍躍馬已成塵。清歌長嘯風流在，且醉夔陽竹葉春。

送石君錫

柳條三月黄金縷，曉踏飛梁送行子。落花未落酒筵香，一片離心渡江水。酒醺斜日下江壖，小隊雲車擁大賢。萬里才瞻龍闕去，陌頭人已羨登仙。

重慶寄張元傑

悲風蕭蕭江氣寒，江城日落人閉關。客行不行厭遠涉，飛蓬歷亂摧心顔。佳人遥遥天邊居，侍帝瀛洲樂有餘。山高水闊鴈來苦，家有相思那得書？

孫氏園宴集有序

孫太史貞父，居松城東，有園亭花竹，甚雅麗，可客遊賞。暇日招諸郡僚會集，出前太守喻公、别駕侯公昔會遊卷，命客繼作。嗟乎！侯公西歸，喻公長已，園池宛然，而主人高興不減疇昔，覽者寧無今昔之感！況余飄淪轉徙之人，而於邑悲愴，又其甚者乎！不可不作也，乃題長句歸之。

河上仙客王子衡，獨携鸞鶴江南行。客塗翰林先生孫貞父，天上歸來閒玉户。客塗相遇雲間城，一語風期動千古。千古東山遊，今見東城墅。菡萏漾金池，倉庚拂綺樹。金池綺樹對蓬洲，洲上開尊紫桂秋。主人自是文章伯，對客高吟承宴遊。昇天

一曲暮雲散，白拂屢舞文鳩愁。偶逢勝地可虛擲，笑倚江天醉不休。昔時賓客最相親，登高作賦來何頻？遺篇白日光可拾，喻公、侯公雙美人。美人清標不相待，明月臨池滿光彩。我來復盡新知樂，美酒十千注滄海。滄海日東徙，潮落黃沙田。雨絲墮泥潦，白雲常在天。昔人已去何時還？我醉起舞清池邊。人生有命不足辯，直道何辭行路難！謝安高卧蒼生悲，尚父非熊來幾時？儒術絶代當自保，高陽酒徒那得知！

海上秋望

海城秋深風雨急，出門欲往道沾澁。溪壑蕭蕭鵁鶄寒，石潭漠漠蛟龍蟄。長望望鄉雲不開，中原書信何時來？會將畫舸千絲纜，自作三江逆浪迴。

華嶽行送李惟大僉憲之關中

君不見，太華三峰連首陽，疊嶂橫天原一帶。巨靈突擘鴻蒙壑，放使黃河下東海。祥蓮翠湧雲霞朵，丹掌橫捫星斗墮。鐵鎖高垂不可攀，玉女飛旛自婀娜。河渭奔流波遶山，懸厓絶壁峥天關。傳經仙客乘牛去，棄繻壯士封侯還。君才本自洛陽豪，浩氣憑陵華頂高。酬恩虹貫三星劍，行部霜飛六月軺。登軺攬轡貞王紀，素志冰壺映秋水。豺狼擊盡蒼生安，關隴澄清望吾子。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四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律體

讀輔臣贊和集用韻

大道吾皇協，乾坤泰運開。聖從湯敬入，中自舜精培。至化先民瘼，虛懷任衆才。交修咸一德，海宇樂康哉。

讀貞義書院集

學士斯文在，今王大道傳。樞衡運函夏，禮樂協人天。名世當貞會，垂衣躋舜年。明良真快睹，異代仰茲篇。

訪庸之歸晚

抱架瓜猶蔓，搖闌菊正花。秋光入屏幙，地氣接雲霞。我散尚書省，來尋學士家。清談盡高興，不覺至昏鴉。

九月一日作

燕郊霜露變，卉木已凄微。遠目從雲斷，秋心逐鴈飛。朝回仍對吏，客去且扃

扉。急急營寒事，兒童仰授衣。

恭陪太廟世廟享烝禮成

帝心悽履露，烝享薦時新。儼若諸儀備，咸和大樂陳。六宗恭主鬯，世廟啓明禋。顯相微臣竊，居歆達孝伸。

官園

步屧臨清曉，塵襟净素秋。井梧踈下葉，畦水細分流。鳩鵲隨人喜，雲霞隔苑幽。園丁鋤菜甲，吾道已滄洲。

許進士挽詩

大造元無準，逸才真可傷。空聞龍振壑，不見鳳呈祥。門閥尚書舊，文章學士行。南州徐孺子，何必漢冠裳？

齋居二首

齋沐依深省，秋宵静不禁。螢踈時度閣，鵲暗忽驚林。漫有梁臺夢，其如魏闕心。乾坤隨去住，碌碌歲年侵。

二

夕陽動高閣，密樹下層陰。暮色入簾早，秋寒近榻深。寂栖同睡鶴，獨晤有鳴琴。擾擾浮塵裏，誰哉共賞音？

戊子初度

今年半百五，陡覺鬢華新。衆羨老成

日，予惟漫浪人。南州有耕畝，北闕未抽身。却憶鳧鷗伴，相知爾獨真。

放　朝

同漏恒侵曙，披衣預及宵。每緣風雨候，還放紫宸朝。許國身仍健，匡時志未消。平生足坎壈，此日受恩饒。

歲暮憶子材弟

歲暮思吾弟，天長望欲迷。愁深棠棣閣，夢遶鶺鴒溪。戀闕心猶切，還山事已稽。誰堪風雨候？獨有醉如泥。

王　師

蜀塞通滇洱，烏蠻曠蕩中。奉辭戡亂略，分閫愧非熊。羽纛風雲變，王師戰伐雄。星奔成獻凱，未敢擬深功。

贈羅道士

燕山羅道士，十載復相逢。背上霜華劍，人驚赤玉龍。乾坤白日速，島海碧霞重。已解黃庭術，彌高塵外蹤。

秋日獨酌

梧桐一葉下，天地九秋回。水抱魚龍蟄，風搖鴈鶩哀。樊生新學圃，陶令且啣

盃。醉裏忘栖泊，乘閒獨上臺。

晚步

返照窺林薄，循行側逕迷。孤村無客至，二月已鶯啼。池秀含香萼，沙抽帶雨荑。分明在人境，終日得幽棲。

下蔡

躍馬蒙城道，飛津下蔡洲。江湖行役遠，天地此身浮。淝水寒烟積，淮山叢桂秋。昔人俱寂寞，臨眺迴生愁。

壽春

九轉八公谷，行人識楚山。孤城一嶂外，落日數鵰還。事迫無安步，時危多靦顔。回看鴻鵠侶，蕩漾水雲間。

送周司寇赴南都

晝省尚書重，留都羨此行。雲霄新斧鉞，海嶽舊風聲。鳳覽文明日，鵬摶得意程。謝公元雅量，江表足澄清。

春日有懷東林別業二首

野亭臨水曲，栽樹半垂楊。戴勝鳴陰雨，鸂鶒下晚塘。人閒知帝力，花發報春陽。久被浮名縛，龍墀隔夢長。

二

東坪纔一壑，歸思及春滋。狗禄迷初

服，耽幽憶昔時。飛花飄絶浦，浴鷺入荒陂。裘仲知予者，音踈却自疑。

宿滄州

北闕沾新命，南江式舊遊。朝帆發静海，夜火泊滄州。有美慚時傑，無營附素流。飄然隨去住，天地一虚舟。

泊天津

滹水分燕壤，天津近海門，乘槎遺世興，飄梗旅遊魂。落日帆檣集，斜風賈客喧。老夫舵樓底，隨意倒金尊。

送許山人還潮陽

片舫飛雲色，來時遶百蠻。已遊北極偏，仍向五湖還。采藥桄榔浦，誅茅薜荔山。高風落桂海，直擬謝公閒。

送别顧耀卿

謁帝同君入，寧親先我歸。文旌層漢下，畫鷁綵雲飛。暫息燕臺駿，仍甘越嶠薇。里人榮晝錦，江上望朱衣。

客懷

久淹京國跡，何日鴈同歸？曉闕鳴珠珮，秋堂念綵衣。空憐《高士傳》，慚負北山

薇。夢落春河處，桐花滿釣磯。

送陳太僕明之

太僕承新命，鵷鸞出九重。劍光留北斗，玉篆待東封。衛苑三千駿，唐閑十二龍。攻駒防朔漠，早已見銷烽。

客路

客路春雲起，微茫水國賒。朅來遊建業，猶自夢京華。飄渺烟中鶴，依稀海上槎。雖云别金馬，不是去長沙。

寄价夫

與子異鄉縣，浮雲靡定征。何由芳宴展，空爾歲華驚。遠水烟霞爛，芳洲杜若生。中原龍卧穩，落日迥含情。

四友亭

松、竹、梅花，古稱三友。堅栢凌冬，遺而不録。南司馬省左隙有亭，松、竹、梅、栢，森然交茂。三原王公嘉栢之操，用稱四友，刻辭亭背。余暇日登亭臨眺，四君拱立，復爲餘友。追念昔賢，慨然有作。

松竹梅花栢，昔賢尚友深。直從羣卉裏，獨賞歲寒心。貞節曾何忝？遺芳衆所欽。小亭春雨外，無那草花侵。

鸚鵡

爲嚼樊籠損，常將金鎖羈。苦因言語慧，生恨羽毛奇。側目愁雲遠，遊魂度隴遲。誰哉憐鳳翙，一放遶天池。

蜩螗

寒蟬何太早？六月已悲吟。抱日番長咽，驚風或乍沉。清泠浮碧沼，蕭颯滿高林。頓覺炎氛裏，添人秋意深。

蝃蝀

虚瞻成五色，難擬並三辰。不普爲霖化，番矜截雨神。懸空從赫奕，藉日强逡巡。誰爲殲妖氣，常令帝澤均。

鷺鷥

飄飄江鷺色，皎皎有餘輝。遠迹超塵滓，閒心合道機。清溪時飲啄，碧水净毛衣。莫接鵷鸞翼，還應嚇爾飛。

華嶽

太華終南首，三峰紫氣纏。雲中峥峭掌，石上湧祥蓮。秘洞神仙宅，丹梯日月懸。直須凌絶頂，歸去詫登天。

汝曹

聞道山南寇，浮舟出漢濆。洋中襲商

賈，水上鬬官軍。揚子橫天塹，樓船駕海雲。汝曹失長技，席捲在朝曛。

十八子詩

辛未秋，予出巡關中，違友益而孤處。暇日感念風誼，各得一詩，用抒懷慕，因寄上。

黃闕晚從宦，翛然太古真。憂時常獻策，許國不謀身。神馬昌朝瑞，遊龍大野春。未能旋節去，心切老成臣。右熊給事紀。

帝府三千闕，青虬赤鳳林。故人曾倚玉，清韻比兼金。華首星辰近，終南烟霧深。未成携手去，徒有洞天心。右王給事鑾。

侍御臺中俊，英謨代裏稀。繡袍朝日近，白簡帶霜飛。察政千官肅，匡時七曜輝。同心復同寀，久矣得歸依。右李御史深。

昂藏一佳士，《梁父》每長吟。季子能留劍，幼安寧取金？雖遊飛鳳閣，猶有卧龍心。才美何遲早，休驚白髮侵。右張主事原明。

雲霄分斧鉞，關塞愧澄清。乾變憂星緯，時危念友生。寇侵雙闕近，家在一毛輕。大諫攄成算，中原望偃兵。右于給事溱。

英辯天人合，儒術孔、墨分。鴻才須耐事，達聖豈離羣？虎兕堪垂淚，兵戈未解紛。好恢援世略，休卧太行雲。右何修撰瑭。

吾宗元士秀，新作大鴻臚。獨擅朝正祝，親呈《王會圖》。公餘多散誕，花發更歡娛。騎馬長安陌，誰家泥酒壺？右王鴻臚希孟。

秋虹懸寶劍，白雪耀珠袍。家在五陵下，人稱三輔豪。久甘淹草澤，忽起逐夔、皐。世難宜雄略，休辭報主勞。右王給事元愷。

乾坤一縫掖，道貴作王臣。闊步文昌府，高吟蓬島春。鵷鸞翔碧漢，騕褭出清塵。後輩看文體，争誇邁漢、秦。右郭吉士維藩。

紫禁丹華府，黄門白玉牀。陛班先鷺序，殿侍切龍光。直諫誰長孺？英籌今子房。四郊方多壘，朝宁倚鷹揚。右蔡給事天祐。

浚野名流衆，君尤間代珍。文章生嶽色，氣節聳秋旻。介性酬天子，危言抑重臣。豈無軒冕意，只以一毫論。右劉御史大謨。

激烈崔亭伯，風流賀季真。君兼調化手，俱是釣鰲人。才炳文中虎，儒堪席上珍。濟川今巨楫，不必問垂綸。右崔編修銑。

與子兩黄鵠，遥天忽背飛。書迴青瑣闥，夢繞紫鸞闈。醉酒頻參聖，耽詩已入微。華春阻携手，瑶瑟不成揮。右田給事汝耔。

振鷺齊飛日，清朝養相年。詞林驚藻錦，士節邁蘭荃。寶劍冲星迴，明珠照乘偏。洛陽舊才子，不讓賈先生。右張吉士衍慶。

日日尚書省，公餘興不疎。贈行三謝句，應客八分書。晤語常憂國，清文最起予。别來重相憶，微雨杏花初。右王郎中尚絅。

路入秦陵遠，心猶魏闕懸。同升多俊彦，吾子獨才賢。鯤運終横海，劍峰長倚天。中原方作難，努力向凌烟。右張進士漢卿。

龍章傳帝命，鵷列簡才華。海上留仙趾，人間識使槎。超遥竹林士，飄杳玉清家。欲寄三春草，金光未着花。右孟行人洋。

中舍飛騰早，華年帝閣遊。楊雄擅詞賦，方朔傲公侯。命世才何忝？匡君志易酬。無緣逐鳳翼，接影九龍洲。右何中書景明。

淹中作

病覺圜扉苦，兼傷烈士情。除凶因報

國，獲罪敢偷生。亡命羞張儉，齊名附李膺。蛟龍失雲雨，小吏莫相輕。

早入左掖

玉漏千門曙，金珂百辟來。高於層陛轉，法鼓禁垣開。肅肅瞻龍表，閶闔接上才。委身報明主，獻納愧遲迴。

登濟南城樓

齊山木葉下，海氣已驚秋。故國三年別，王孫萬里愁。青雲心日邈，白璧道難酬，鼓角風塵際，凌兢獨上樓。

寄薛蕙秀才二首

春回青瑣禁，人隔紫霞峰。野況同呦鹿，幽心擬卧龍。圖書崇舊學，江海尚高蹤。❶悵望遥天末，鴻飛意萬重。

二

芙蕖榮舊國，中夏水雲多。有客曾聞道，采蘭仍佩荷。遠遊挾玉笛，長嘯入滄波。綰綬西臺史，逍遥奈爾何。

晚出左掖

晴雲閒不散，晚出洞門深。乳燕朱罳

❶「蹤」，原作「縱」，今據文義改。

靜，垂楊玉沼陰。漢宮詞客賦，堯日近臣心。滄海何多難？憂來白髮侵。

送别李遜卿

家貧同竊禄，世難獨離群。豺虎無殲日，兵戈積鬭氛。馮唐思報主，王粲欲從軍。早遂澄清志，彤闈入侍君。

送周國禎還郟城

汝上遊龍客，春來自作還。一尊相送罷，落日獨看山。萬事浮雲薄，孤蹤流水閒。東巖招隱地，謝傅杳難攀。

途中晦日

水落軒皇國，天寒郭隗臺。客程殘月盡，歲事一花開。鴈向衡陽去，雲從碣石來。乾坤無定跡，旅思若爲裁。

行塞二首

閲計行邊遠，臣工豈憚煩？嫖姚臨瀚水，博望見河源。榆塞秋先到，沙場日已昏。前驅争射獵，飛騎遶平原。

二

黄河來九曲，千古限中原。漢世無全策，秦皇豈易吞？龍城沙作塞，鵰嶺石爲墩。守要嚴烽堠，窮兵不足言。

月

冬月還如練，澄寒漾遠空。魚龍不照影，川陸自成風。萬里行秦塞，三年憂蜀戎。離心與流彩，逐夜下關東。

和庸之韻

平郊望不極，臺上遠天青。葉薜鳥窺井，人閒風掃亭。孤雲供夕眺，衆籟愜秋聽。野性便幽靜，非關慕獨醒。

酬薛君采二首

眷汝賢良士，常慚問道師。兩年忻梗聚，一別阻仙期。夢入南辰近，書迴東海遲。淮王叢桂樹，攀折幾相思。

二

題書華山館，采芷渭川湄。遠道緘孤憤，春風貽所思。栖遑爲客久，行役出關遲。却謝滄浪侶，濯纓負汝期。

雨晴

一日三迴雨，雲龍亦恣情。虹含斜照出，風逐晚涼生。杖屨行園獨，琴書留客清。門邊雙翠柳，拂几萬絲輕。

近海亭新成

小亭如斗大，結搆向幽深。海動蛟龍窟，山圍橡栗林。簿書休牒吏，絃誦走青

衿。竊附匡廬會，何須《梁父吟》？

登臺

古人不可見，還上古時臺。九月悲風發，三江候鴈來。浮雲通百粵，寒日隱蓬萊。逐客音書斷，憑高首重回。

雨中

片雲横絶浦，風雨滿中湖。地坼魚龍壑，天垂渤澥圖。有時呈罔象，無處問清都。利涉甘遲暮，丁寧戒楫夫。

九月

東紀長淮泛，行途秋色侵。淒迷還客夢，迢遞故鄉心。水落潮沙白，天寒海氣深。中宵正愁絶，城角更哀音。

酬李獻吉用來韻

放逐豈無象？悠悠荒海頭。空然望北闕，那復夢西周。吾道浮煙爾，君心静者流。相將好顔色，投老汴山秋。

宰邑

宰邑今收録，危心庶少降。土風人畫一，山水世無雙。省稼時行野，觀祲或遡江。却慚鄒、魯學，禮樂大爲邦。

宿周山人南池

暝投山際館，飯罷月中行。爲坐楓杉影，因留池沼情。蓮花心不染，秋水夢俱清。問我中宵意，謝公春草生。

梅花嶺

已過朝天嶺，梅花嶺更遥。慣行蜀道嶮，猶自旅魂銷。虎夜火明驛，龍秋雨漫橋。凌兢救時客，番媿北山樵。

破賊二首

湖上妖星墮，勤王水戰贏。逆天躬作孽，助僞爾偷生。已見梟鷔斮，旋看象緯清。吾皇自神武，拜首泰階平。

二

激烈西江戰，中丞破賊忙。驅除才一夕，懽舞徧多方。漢代規摹遠，周王曆數長。金甌渾不缺，威德照遐荒。

懷張孟復

秋風變芳樹，遠思夾愁生。之子今何在？飄飄紫鳳城。光風洒冠屨，白日到蓬瀛。青鳥書難託，歲華空屢驚。

野館

野館荒溪曲，藤花無數新。暑雲争噴薄，遲日故逡巡。雷雨夜來惡，蛟龍黑處

神。岸沙没向盡，吾欲坐垂綸。

李渡命舟子徑過不禱祀

兩岸猿聲急，秋江湧暮潮。榜歌喧落日，帆影上丹霄。帝子豈爲祟？馮夷未可招。長年休繫纜，吾欲御冲飈。

夔州

獨舸東川客，千峰白帝秋。山開巫峽險，江入洞庭流。覽跡悲前代，掄文愜此遊。中原無躍馬，耕鑿偏夔州。

巴峽

巴峽何年鑿？千流會入夔。禹功終古賴，天險蜀人私。山斷黄魚浦，江沉白馬碑。英雄常失據，休説寄安危。

望大峨

四山烟黛淺，轉覺大峨幽。一路懸厓黑，千盤灌石愁。放光玉磵夜，行雨白龍秋。欲訪靈仙洞，楠花水亂流。

六番

疊嶺師先捷，松州部遠移。不緣蜀父老，却罷漢旌旗。火井秋能度，磵門瘴可披。六番從爾長，莫作負恩私。

詠蟬

一出塵埃上，飄然爾若仙。林高晴抱日，葉密暮栖煙。啄露心逾潔，凌風響易傳。承蜩貴家客，莫近五陵阡。

金沙洲作

二儀開鄂渚，千古漾金沙。鑾舶來銅鼓，仙臺秘玉華。江山留翰藻，冠屨切烟霞。北望隨征鴈，秋心故國賒。

春日館中詠懷二首

鳴鳩文苑静，鬱木午陰森。高步登龍日，清華澤豹林。孤琴《流水》曲，吾道《太玄》心。謬跡神仙府，春風瑶草深。

二

華館宫城近，朝回淑景移。依稀幽鳳嘯，浩蕩碧雲期。社燕要皆至，春花亦不遲。雖云宦遊客，何異在坰時。

入直簡許啓衷

寓直清春早，彤霞逼曙開。文樓切霄漢，華蓋擬蓬萊。事以臨軒奏，章緣諫獵裁。同趨青瑣客，獨羡長卿才。

舟泊采石口

三日南風逆，孤舟滯水鄉。閨人拾蘋藻，稚子歌《滄浪》。楚嶂褰簾碧，江蘺撥櫂

香。浮生靡定止，閒處足徜徉。

村居有懷同館諸友二首

草閣朝光動，聞鐘想玉除。清曹多舊彥，白日候金輿。已上憂時疏，寧無諫獵書？却慚成伏枕，幽獨賦《閒居》。

二

徐步東林外，蕭條歲又徂。寒螿辭草野，踈葉下庭隅。地迴書難得，人閑病易蘇。空然慕同侶，素志已荒蕪。

癸亥元日

斗柄春星動，韶年玉律迴。光風輕轉蕙，晴日煖烘梅。彩彩椒花頌，深深竹葉盃。萊衣久不展，懷抱未成開。

塞下曲

朔氣榆關早，邊聲漠鴈來。防秋遥度磧，遊擊夜啣枚。虜帳聞風散，胡笳帶月哀。將軍占利涉，莫近李陵臺。

謁楊亞卿先生墓

楊公埋玉地，今日始經過。碑版文章在，宫牆鳥雀多。中朝誰舊德？鄉社尚悲歌。謀國餘長略，吾生奈晚何！

江浦岸望南京

風冷飢鳶集，天秋木葉丹。我臨沙浦

口，遥出暮雲端。江氣黿鼉湧，山形龍虎蟠。石城聊隱見，五鳳赤霄摶。

去國

去國乖清步，到溟舒遠心。僊壇留鳳宿，海壑抱龍吟。月出花林爽，雲歸竹嶼陰。微生方狗禄，戀滯此中深。

宫中樂

從容機事暇，遊眺早春餘。上林紛異鳥，靈沼仞神魚。塵净九華殿，香流百寶車。笙歌迷處所，疑是度襄墟。

七夕

良晤自不處，隔歲始相求。誰知天上媛，不作世中愁。淰淰漸臺夕，踈踈蟾兔秋。微雲淡河渚，彷彿二靈遊。

贈青城山智公

高僧真厭世，山寺久依留。古殿丹青落，空林鐘磬幽。月來聽法浄，春至坐禪休。閒日開龍鉢，千巖化雨流。

新年和价夫韻二首

河濱滿花柳，麗景入新年。有客甘栖遁，藏名邁古先。春風熏杖屨，社酒費招

延。附蹟商巖叟，逸懷誓不還。

二

金陵山水會，春到日登臨。浪説神仙府，猶懸去住心。何時黄鵠舉，隨處紫芝吟。戀戀公家禄，徒令素髮侵。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四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律體

五十赴官

一官將白首，名字落人間。直道晚成宦，勞生多苦顔。兹遊方浩蕩，何日遂高閒？素業黄河曲，雲松久閉關。

懷君采

高才薛吏部，二十早知名。我獨欽楊子，人猶忌禰生。斯文真絶代，天馬信横行。世事能飄瓦，還應見老成。

寄衣曲

隴草三迴緑，征人仍未歸。忽聞江上鴈，却寄塞垣衣。北地猶傳燧，龍城已被圍。戒嚴消息斷，誰與向金微？

夏口發舟二首

客途不可盡，復汎楚江船。臯澈秋烟積，龍堂暮雨懸。蕭然雲水裹，陡覺夢魂

偏。蘅芷迷芳岸，因傷澤畔賢。

二

長江風色静，畫鷁順流開。夾岸秋花吐，排空候鴈來。大觀兼夢澤，逸興擬蓬萊。欲和三閭賦，慚非宋玉才。

贈許伯誠提學

西京少華子，逐宦鄂城新。湖海嗟同旅，文章幸切隣。仰瞻冲斗氣，真媿望洋人。時枉陽春調，窅然情更親。

懷劉養和

上書辭禄秩，信步入丘林。菽養親承母，家傳不積金。日來朝野士，争讚孝廉心。便欲從君去，愁經雲壑深。

早發陽邏

旭日荒荒白，遥山面面開。江迎黄子國，雲裊楚王臺。旅鴈衡陽下，遊龍北海迴。川原迷帝子，今古一悲哀。

寄庸之

及第遊東觀，成名却不遲。文章芸閣色，天地大賢私。六籍皇王術，諸生口耳爲。好存經世業，留取後人師。

端午日諸僚宴集二首

佳節逢重五，移尊上廣堂。覊懷開造

次，遠眺入蒼茫。暑雨鳩林爽，南薰燕幙凉。喧江龍舸競，無那楚人狂。

二

玉樹良朋集，櫂歌晚未收。應時傳角黍，隨俗薦浦甌。層閣超塵響，清江醒醉眸。昔賢鸚鵡會，悽斷藕花洲。

泊舟漢口二首

摇裔滄江舸，隨波東復西。一鷗天地泛，七聖古今迷。晦息思龍蠖，山遊羨鹿麑。浮生貴蕭洒，吾已厭羈棲。

二

行吟過漢浦，適興即滄洲。日落浮查水，煙生結蜃樓。江湖從白髮，天地此扁舟。未遂丹丘隱，終成汗漫遊。

黃鶴樓

鴻蒙江上閣，佳麗九州稀。湍底奔雷出，欄邊白日飛。仙人曾跨鶴，吾道此振衣。掃迹金門久，憑高憶紫微。

黃鸝

佳木時禽變，流鶯懷好音。遷喬仍舊羽，求友及春心。官閣閒閒晝，垂楊裊裊陰。清歌常藉爾，客至罷鳴琴。

雲夢澤

二儀成滙澤，千里遶南荊。雲雨沾方

夏，湖山合混溟。爲邦須禮樂，攬轡愧澄清。風動三苗國，無爲賴聖明。

漢江呈蔣子

楚甸東南路，遥通沔鄂關。秋風五兩順，與子並舟還。江漲低平野，雲昏没遠山。《滄浪》歌不極，隨意弄潺湲。

詠露

冥宵陰氣達，沾物作珠丸。草細低穿綫，荷傾亂走盤。玉華凝沆瀣，靈液釀甘寒。願滿銅仙掌，時時供帝飱。

詠葵

白白園葵色，香肥異紫莖。葉舒能足衛，日側自心傾。珍味王諸菜，滑中暢五情。名藏人寡識，錯認蜀花英。

山行

雲散群峰峭，苔深古徑迷。歸心先馬首，行色惱鷄棲。山盡地形闊，草連天影低。鄉園近河汭，望斷少梁西。

討芒部叛夷檄示烏蒙諸部長有作

沛澤沾函夏，天王久聖明。如何小醜輩，敢爾遽横行？金闕典刑在，雲臺將相

盈。丁寧諸部長，莫作背忠誠。

雨

處處山含霧，淙淙雨若狂。標旗韜彩繡，鼓吹落微茫。峽虎飢應困，江虬濕不妨。漢營沾洒處，兵甲益輝光。

層臺即事

十日南中路，幽襟散此時。每聞蜀帝魄，重有楚人辭。冬蓝枇杷早，江禽翡翠滋。雖云客蠻土，不作厭荒卑。

水峽

慣經蜀道險，水峽更艱哉。一綫通天日，千湍起地雷。陰森愁霧毒，昏黑怕龍來。已過飛雲磴，查牙尚百迴。

宿江門

崎嶇脱水峽，莽蒼宿江門。蜀雨非難事，山雲更易昏。戒塗足夜虎，遠夢惱秋猿。邊裔方多警，驅馳敢厭煩。

赤水

赤水西南徼，迢遥控楚封。江流净羅綺，山色繡芙蓉。異鳥聽無數，蠻花看不供。我來真勝覽，歸去説仙蹤。

發齊安風雨有作

纔喜風檣順，俄驚雨脚斜。過山猶作陣，鳴壑已如麻。江動潛蛟室，天沾上斗槎。不須貪利涉，隨意宿汀葭。

贈崔都尉迎獻皇神主赴京二首

授旨承明殿，迎神漢水陽。雲霄飛度輦，郡國聚焚香。扈聖風煙肅，迴仙日月光。到京深慰帝，時享及秋凉。

二

都尉繁詞彩，風流動士林。朱門無俗調，白晝有鳴琴。大禮來星使，南邦識鳳音。平生抱仰止，傾蓋即情深。

郢城最高處眺荆楚

石城聊引望，三楚渺茫間。峽自中流闢，江從西極還。荆襄天設險，鄂岳水爲關。用武非今日，風雲亦自閒。

贈蔣方伯景明二首

何物堪君贈，青青松桂枝。能堅幽谷操，不以歲寒移。大道天何隱？中行世每疑。秋來幸無恙，且醉手中卮。

二

蔣子希賢者，瀟然道氣真。寧甘衰鳳誚，不作泣途人。朗月懸天鏡，陽和與物春。秋來幸無恙，切莫浪思蓴。

城西李氏園宴集二首

林迴盤浮靄，江清映白沙。雨荒錦水竹，煙暖少城花。旅食宜風土，春遊眷物華。此中堪逸老，何必問丹砂？

二

且醉郫筒酒，休歌《梁父吟》。野遊風日麗，臺眺草煙深。逐渚搴芳杜，臨流揮素琴。未酬稷、契念，已抱鷺鷗心。

過磨頭灘

齒齒橫江石，飄飄下瀨舟。垂堂真冒險，風水迴生愁。砥柱非危石，瞿塘自穩流。鐃歌催解纜，吾意學乘桴。

得遠夫書有作

近覽益州信，君遊日已淹。不知三載裏，白却幾莖髯？登嶽仙凡隔，攀花吏隱兼。蒼生望援手，莫擬老符潛。

與君采庸之夜集

入暮筵初展，星輝近酒壺。素心追古道，高論足吾徒。一落江湖迴，頻驚歲月狙。忽來成把臂，喜動不能無。

辛巳赴濟南塗中感詠三首

旆拂金沙苑，尊移白芷洲。親朋一相送，海岱復今遊。藉有皇書寵，慚非道術

優。干戈滿眼在，徒抱萬方愁。

二

憶昔遊東省，曾驅逐寇師。龍堆搜海入，虎穴杖戈隨。多難身何惜，成功計屢危。時清今校士，特地被恩私。

三

烱烱提龍劍，悠悠轉使車。岱宗探日觀，蓬島覓仙查。世計舟藏壑，人情海變沙。素風能不厭，異代有光華。

趵突泉

濟水東來洑，泉開湧玉林。恍疑焦釜沸，翻訝石堂沉。作澤隨雲遠，成波助海深。春回潛躍遂，轡有羨魚心。

夏日林居十首

林卧真吾愜，芳菲況夏園。種桃臨甃碧，架菰綴門繁。野雀驅蟲下，山蜂抱葉翻。相關幽事足，誰復夢乘軒？

二

衡宇侵雲白，喬林蔽野青。真堪澤豹變，不礙學鴻冥。一壑予將老，三閭爾獨醒。行藏漫回首，天地總浮萍。

三

榴檻丹英吐，匏籬紫蔓懸。竹煙輕裊裊，蘿雨净涓涓。有客能宵語，無官恒晝眠。僻懷常斷酒，不廢子雲《玄》。

四

杪夏炎氛鬱，青園卉葉森。單衫裁半臂，涼木坐層陰。踈雨斜含日，輕雷近隔林。好風當夕起，吾意已秋深。

五

過雨行園獨，飛梁裊逕深。浴凫沾細草，鳴鶴起高林。且學青門圃，無煩白石吟。逍遥筇竹杖，去住爾同心。

六

近郭丘園麗，成林果樹繁。飄花何裊裊，驚鷺故翻翻。犬熟能迎客，僮愚錯應門。鄰翁月黑去，獨坐近黄昏。

七

欲識幽棲所，東原更向東。門邊裊垂柳，井上鬱孤桐。坐狎牽牛子，行逢採藥翁。丘樊真藉手，那媿古人風。

八

白幘青藜杖，佳時每獨行。幽林塵響寂，流水道心清。瑶草幾時碧？仙芝連夜生。無緣合朋賞，落日迴含情。

九

向夕雲霞映，蒼茫川渚幽。未辭鶉火月，已近草蟲秋。徵士黄花徑，騷人白芷洲。奈林歸卧穩，吾道爾同仇。

十

柴門青對野，吟眺澹忘歸。樹晚明霞綴，沙晴翠羽飛。山林吾志在，天地此生微。擾擾人間世，風塵今息機。

憂旱和价夫二首

蔬素連昕夕，齋居憂旱深。狂飇吹白晝，鬱暑爍青林。雲起徒成絮，龍眠嬾作霖。生涯在田畝，那有不關心？

二

委委傷禾黍，涓涓嗟井泉。二儀陰失職，五德火專權。擊魃胡爲者？沉符恐未然。雲雷盈四澤，無計叩皇天。

雨

常時憂旱魃，今夕詫鳴雷。急雨翻空下，長雲駕海來。龍腥觸牖入，電火燭林迴。明發行南畝，三農爾莫哀。

有營

平野人烟密，村墟緑樹遮。有營開小圃，無意學丹砂。抱甕及晨早，飯牛從日斜。菘盤薦鷄黍，供客未爲奢。

螽斯

荒堵螽斯入，嘤嘤傍我軒。清吟媚幽獨，纖質慰丘樊。遭雨翅還濕，因風響愈

煩。薜蘿深藉爾，未始不爲恩。

野園

夢息攀鱗會，心便灌耳棲。把竿河渚曲，卜築野園西。晚熟從青棗，寒香待雪梨。兒童欠拘束，搴折小枝低。

夢方思道

中宵星漢朗，片月墮西林。枕簟露華積，軒庭凉意深。行藏安一壑，江海夢同心。南國無來使，鴻飛倘嗣音。

人日作二首

此日欣晴霽，吾襟覺有神。何辭饒白髮，且喜作閑人。林卧雲霞暖，巖耕草木春。未須高謝傅，丘壑道同真。

二

麗日熏花樹，潛陽動竹根。已占人事穩，更驗麥坻繁。驅馬非南國，題詩今故園。迴臨春浩蕩，忽有興飛翻。

和元傑遊戴俊卿莊韻五首

宛轉花林合，幽居歲事新。鳴禽初學管，垂柳已迷津。身有登臺健，春能載酒頻。交遊況文伯，意味更相親。

二

一壑在人境，三年懷帝閽。斗寒龍劍氣，案積素書塵。名已黄門著，文堪玉海

隣。高吟時中聖，何處不宜春？

三

直欲追高尚，何須念遠遊。滄洲吾道在，大塊此生浮。真隱豈希世，斯文先素流。花時春爛熳，杖屨足淹留。

四

東野桃花塢，遙聞二妙臨。藉茵青草軟，垂幙白雲深。試問攀嵇會，何如訪戴心？老夫貪睡穩，徒有興飛侵。

五

爲惜看花伴，留歡上野堂。高談停玉麈，妙管促飛觴。卉木含春早，雲霞拂曙光。謝公稱曠達，遊樂更時康。

石子河夜泊

旅泊深秋夜，清臨石子川。鯨波孤月漾，畫舫一燈懸。天地聊今夕，江山自昔年。客愁如欲破，兒女況尊前。

折楊柳

冉冉灞陵路，纖纖楊柳春。飛花金雀酒，落日玉關人。龍劍酬恩日，琱戈滅虜辰。長條堪策駿，莫作老邊塵。

石井別業有作

花暗棠梨浦，禽鳴桑樹林。濃霞淹曙色，微雨作春陰。田父班荆坐，漁翁濯足

吟。偶來人境外，銷却宦遊心。

雲

出山何意緒？舒卷自飄然。作雨沾方夏，從龍附九天。青迷魏闕路，白滿太行巔。瑞入蓬萊閣，英英五色懸。

風

不獨箕星好，還因月暈成。飄颻從大塊，鼓舞遂群生。激海千潮湧，吹空萬籟聲。化鯤乘厚積，一舉到南瀛。

海市

四月潛陽達，雲煙拍島生。無風能裊裊，匝水故盈盈。恍惚靈仙駕，飄飄罨畫城。人心多想像，虛擬蜃爲精。

岱嶽

五嶽俱神峻，岧嶤太岱偏。半巖回輿馬，絕頂俯雲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躔。蓬萊疑咫尺，直恐礙飛仙。

王母

蕙質辭南國，龍舟上北辰。慶雲鳩鵲動，萱草未央新。闕下迎王母，人間拜玉宸。至尊勞奉養，還與物皆春。

蓬萊閣

閣突煙霄上，城吞渤澥潯。古今空島嶼，天地此登臨。大聖乘桴興，高人蹈海心。蓬萊如可涉，吾欲馭風尋。

六月雨

海雨連朝下，吾齋汎若湍。風迴猶作陣，雷起更飛瀾。敝漏宵難寐，陰森夏亦寒。誰能招蝃蝀，一蝕暮雲乾。

悼仲默仲修二首

吾友何平叔，同時奉紫微。貞心玉避潔，大道日爭輝。鳳去桐空在，琴亡調已稀。遺文星斗爛，後進足歸依。

二

吾友張平子，斯文間代雄。清談白日上，高節古人中。心以憂時苦，名從諫獵崇。無由老夔、契，再覩有虞風。

西海子

海子天河水，分流入帝家。紫垣通王氣，御苑澤瑤華。波動潛鮫室，煙迷犯斗槎。飛龍恒出沒，日日接雲霞。

三月三日揚州作

佳節對江館，客路亦幽哉。悵望煙波裏，繁花逐處開。燕兒捎細草，桃葉暗層

臺。淹泊芳春盡，征帆未擬回。

苦旅

苦旅厭遠涉，窮途絶好音。江山供客久，歲月作愁深。徒抱淮陽病，空成《梁父吟》。楚庭重辨玉，誰復向來心。

湖行逢隱者

平湖奔缺岸，片舫曳長沮。桃蓴半浮水，秧針已刺畬。野園成獨嘯，道服有安居。仲蔚蓬蒿滿，❶倏然興不踈。

百札

我來淮海地，吏隱古人同。百札題滄水，千秋見《國風》。虞卿非道屈，杜子豈詩窮。時向栖閒日，渺然懷二公。

下邳

湫館荒城曲，孤舟野水邊。月明新霽夜，風冷欲霜天。長路勤民隱，勞歌敢自賢。雖然塵濁日，時有白雲篇。

登贛榆城

海氣秋偏鬱，西風拍島寒。古今同逝水，天地此憑欄。雲起連蓬闕，霞歸伴彩鸞。煙波迷萬里，何處是長安？

❶「蔚」，原作「尉」，今據《高士傳》卷中改。

酬仲默

久客思吾友，愁心海國遙。飛鴻懷舊札，落月想清標。彩鳳遊丹水，仙人住碧霄。春來無限意，夢看紫宸朝。

清河夜泊

新謫東溟客，遙從北極還。放心天地外，寄跡水雲間。一舸全家泛，層濤去路艱。中宵有雷雨，莫近白龍灣。

早發新壩二首

沱水遙通島，揚帆藉穩流。星搖淮浦夜，月濕海門秋。世難幾人在？心灰百計休。時聞南去鴈，還動故鄉愁。

二

一投滄海岸，雲霧滿青衫。按月候潮信，乘風颺客帆。雖云罷朝列，不礙學栖巖。剩有逍遙地，蘇公莫刺讒。

次浦口

渺渺風波裏，悠悠今獨行。到淮餘幾舍，隔浦見新城。水落蒹葭港，秋寒鴈鶩坪。邅迴嬰世網，休道不緣名。

宿金城

風水維舟岸，金城伐鼓餘。凄凉行澤國，迢遞憶家書。逆旅坐星飯，澄湖聞夜

漁。鷄鳴向前路，沙月引空虛。

簡燕憲清時燕以御史謫邳州判官

直道不偶世，悵然心事摧。風波一失所，霄漢竟無媒。茂爵故人貴，浩歌遊子哀。誰能流落日，爲念賈生才？

述夢

世路日已昧，栖遑歲更深。舊懷空稷、契，素夢但丘林。種木已成翳，流鶯復好音。寤言終可託，及此亦傷心。

孤鴈

應是困矰繳，秋來只獨飛。不嫌棲海潡，猶得刷毛衣。雪暗恒迷所，天寒亦苦飢。瀟湘故群在，念爾一行歸。

早秋寄郭价夫

宦來相見少，況復遠離情。有夢難相信，無書翻自驚。青山如昨日，啼鴂已新聲。但恐催遲暮，招携負此生。

海上秋望

地角憐吾到，飄淪足歲年。人疑卧龍處，猶有獲麟篇。洋海虛成望，蓬萊未可僊。風塵仍滚滚，臨眺獨凄然。

宿淮上寄何仲默

旅泊清淮夜，扁舟怯獨行。風鐘半淪滅，水月共微明。放逐甘吾道。棲遑念友生。高歌視雄劍，不覺壯心驚。

海上懷价夫

海上偏風雨，孤城黯淡中。微官長佐縣，雙鬢已飛蓬。未遂丹丘術，空懷河上公。春洲花月滿，那復一尊同。

和張仲修侍御用韻

海國秋先覺，獨行沙上寒。寸心安絶徼，一舸繫重瀾。鬢變悲年暮，時危歌路難。依棲懷舊友，日日夢仙壇。

屏　脅

縣城如黑子，秋怯海門濤。蜃出雲霞集，潮平島嶼高。乘槎傷孔聖，屏脅愧吾曹。掛席蓬洲近，年來興儘豪。

晝　眠

日出沙垠白，潮回島岸懸。柳春輕裊裊，竹雨凈娟娟。地僻多幽事，官閒足晏眠。真成叔夜嬾，更奥子雲《玄》。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郟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律體

萬國

萬國車書一，今皇好拓邊。淮南傳逆檄，天上下樓船。未免鯨鯢戮，何傷日月懸。推輪誰大將，努力向凌煙。

泛江

不遠城南路，言懷濯錦川。迅湍齊泛舸，白日詫登仙。迴岸微風入，層林返照懸。棹迴幽思愜，鼓吹落冥煙。

杜鵑

巴嶺褰帷度，鵑鳴春已分。似緣催客去，莫作勸耕聞。啼苦宵迷月，飛高暮隔雲。異方愁聽爾，歸思日紛紛。

毘陵驛聞漁歌有作

秋風季子國，獨舸謝公遊。望野多晴景，沿江自穩流。世人學狡兔，吾道付沙

鷗。忽聽《滄浪》詠，遥心到十洲。

丹陽

南國自多趣，況臨江島潯。迎舟一鴈起，隔浦片雲沉。逸調在山水，達人無古今。不緣臨海作，誰識謝公心？

聽許翁琴

許子碧霞客，鳴琴清我心。千峰流水思，絶島秋鴻吟。聞響鄰人過，罷彈江月沉。無絃意獨至，陶令爾知音。

淮上别孟生

未盡南遊路，仍多北望心。楚山侵暮碧，淮水及秋深。忽遇冥鴻友，聊爲滄海吟。幾時重握手，臨别更沾襟。

寄遠夫

素書常不達，江海思漫漫。共説虞翻屈，誰憐范叔寒？地偏憂化枳，天遠恐驚鸞。世事塞翁馬，休歌《行路難》。

青羊宫

仙翁去不返，觀閣自江秋。異草金壇赤，靈泉玉井幽。青城通白帝，錦水傲蓬洲。滚滚風塵客，空憐物外遊。

翠蓋

翠蓋臨恒嶽，彤戈簇羽林。傳聞供一飯，不啻費千金。胡虜門庭釁，蓬萊汗漫心。垂衣未央闕，海宇受恩深。

寄价夫

念汝詞林彥，時清興不疎。講筵回大道，直館校殘書。臺候神仙上，鸞儀夢寐餘。岷江東入海，何處覓雙魚？

客思

飄泊梁臺客，心摧蜀道難。幾時同下峽，終日獨憑欄。夢裏慈闈近，霜前棣萼寒。中原少來使，何處問平安？

長至日作

晴日如人意，殊方興轉多。陽生忻道泰，雲霽卜時和。節物休辭酒，官曹且聽歌。垂勛非躍馬，那敢恨蹉跎？

遠遊

桃岸明深火，鷗沙落細雲。雨晴春富麗，江漲路支分。軒冕終何事？丘園有故群。遠遊仍素食，意緒日紛紛。

雨暮

亂雲低灌浦，細雨洒郫林。野迴旗旛

暗，城高鼓吹沉。轉添春色重，漸覺暮寒深。地僻懸江閣，時聞龍夜吟。

寄吴宿威二首

絶徼懷君處，清秋引望孤。峽雲通上海，江水入勾吴。惠政黄丞相，貞心楚大夫。風標見何日？逸思遶天衢。

二

我愛黄洲子，翛然太古姿。官從五馬貴，心與白雲期。中聖風流遠，懷仙日月遲。不知丹藥就，髮變幾莖絲。

江上作

官事催行役，無由暫取閒。沿江三月路，全蜀萬重山。道拙文章外，顔摧旅寓間。不知王子贛，何日出秦關？

五丁峽

古峽中天闢，鴻荒那記年？蔡蒙來《禹貢》，彭濮紀《周篇》。自是并吞易，非關疏鑿然。金牛本茫昧，異代浪相傳。

飛仙閣

臮臮飛仙閣，空言逼斗辰。江流平入楚，棧道遠通秦。伯王并吞舊，風雲戰伐頻。終成失天險，切莫棄君臣。

漢中贈呂克中

東山爲傲吏，漢上借時髦。才大人翻忌，時清望自高。書械常不達，萍水忽相遭。自是明王輔，無勞解佩刀。

入斜谷

宛宛褒斜谷，微茫鳥道穿。龍江盤地出，雲棧甃空懸。遠控三巴國，遥通九藏天。兹遊窮絶險，不説舊行邊。

寄何仲默

一別連枝友，無由展燕私。朱絃空自拂，白髮任成滋。草緑巴江暖，鴻來秦塞遲。綢繆後期在，不耐此中時。

懷楊用修

錦水華陽國，青春引興賖。城中泥官府，江上足雲霞。好鳥時翻樹，寒梅已作花。未由瞻杖屨，心跡漫成誇。

寄郭价夫

迢遞巴南路，奔忙旅思催。愁深巫峽水，夢遶楚王臺。向月閒吹笛，攀花獨舉盃。此時懷叔夜，却欲泛查迴。

寄雷震之

花明錦水曲，客夢度春山。枉託啣書

鳳，佳人杳莫攀。長雲天外落，流影入鄉關。日夕高樓處，思君鬢欲斑。

虎跳驛題壁

古驛層層上，崇臺俯檜林。山迴三峽秀，雲過五溪陰。石夜虎仍跳，江春龍自吟。憑高聊送目，番作旅愁深。

望　峽

揚舲巴峽外，幽絶未能言。薄采秋江芷，時聞芳樹猿。驚波白帝險，暮雨楚峰昏。謝客能來此，應憐勝石門。

秋日江行六首

秋來風景好，況是雨晴時。天日餘高爽，江山動碧滋。仙臺吹笛遠，蘅浦放舟遲。摇曳滄洲興，窅然誰與期？

二

方舟泛蘭沚，日夕弄潺湲。寒靄迷高壑，秋容澹遠山。幽懷成獨嘯，逸響落人間。傲吏何時罷？逍遥與世閒。

三

松風灑江路，泠然泛九秋。巴童雲葉槳，仙客木蘭舟。落日催鐃吹，中流夾櫂謳。全勝若溪好，何必越山遊？

四

客路歲年盡，羈愁鬱不開。幾時燕鴈到，終日峽猿哀。遠徼丹心苦，秋風白髮催。子牟終戀闕，江海獨遲迴。

五

江夜敲砧急，巴中早授衣。客愁連峽迴，鄉夢過秦微。水落魚龍蟄，天寒鴻鵠飛。如何委心久，不作楚人歸。

六

巴渝秋色遠，江樹藹餘晴。列嶂森蓬闕，丹林亂赤城。飄淪今日事，激烈古人情。却愛停舟處，江清好濯纓。

山行二首

雲浄群山出，行輿暫一停。飛泉明素練，蒼壁倚雕屏。佛界丹青古，仙人洞壑靈。沿迴隨去住，彷彿昔曾經。

二

寒日分青嶂，林光澹欲迷。平田時見鶴，晴塢忽聞鷄。竹密冥捎徑，花香暗度溪。微茫行客路，幽興滿標題。

有客往梁宋因附家書

薄禄贍婚嫁，囊空數貸人。黔婁堅守道，原憲久甘貧。有信頻貽弟，無金多慰親。明朝驛使發，空寄蜀中春。

贈霍丘吴令

歲深黃綬敝，宦苦白髭侵。包守豈持硯，楊公自却金。蹉跎浮海興，慷慨釣鼇心。衙散門牆寂，泠然聞素琴。

雨　夜

楚雨連山黑，蕭蕭秋色微。草蛩寒響絶，江鴈暮行稀。積潦思乘桄，陰霾計授衣。淒迷漢川夜，旅夢不成歸。

八月十六夜月下再酌

開閣延賓友，重扳酒盞深。楚山今夜月，梁苑故鄉心。鵲度高城入，螢流別院沉。清光萬里徹，昨暮尚輕陰。

至日飲張時行宅

南日躔初盡，北圭景漸回。微陽浮野馬，生意動宫梅。節序天涯得，賓僚海内才。揮觴吟《白雪》，佳會擬蓬萊。

晚泛雙溪

返照懸層嶂，蘭舟夾岸開。濃花齊露冕，曲水泛行盃。抱影雙凫下，迎人孤鶴迴。官閒饒樂事，何必問蓬萊？

南　陵

漠漠南陵野，清秋樓觀開。過江心日

逸，去國首仍回。木落川原迴，洲寒鴈鶩哀。弔湘吾有此，翻愧賈生才。

宿定惠寺

月上東池朗，雲移西崦昏。真僧不出户，遊客漫停軒。境寂心方浄，宵長夢却繁。明朝復塵鞅，回首戀空門。

夏日飲孫貞甫園亭用韻

華亭孫太史，夏宴敞林堂。池上鶯吭滑，琴中水調長。行盃方瀲灔，落日太匆忙。醉息陰陰木，無煩風洒裳。

百　舌

百舌卑微鳥，拚飛何恣情。占春先入苑，鬭巧故欺鶯。有媚能千囀，如矜只獨鳴。孤臣曾棄斥，聞爾即心驚。

春日遊覽近郭山水四首

華春已隨處，逸興若遊仙。忽到蒼岩下，閒聽萬壑泉。折麻思遠道，濯耳仰高賢。勝事雙溪曲，重來聽采蓮。

二

宰邑無多術，推心近物情。絃歌難造次，耕稼足生成。吾道豈希世，素懷羞務名。城南好山水，常擬踏春行。

三

逐客勿多歎，今成佳麗遊。山藏吴子國，江擁謝公樓。飄灑紫霞賞，風流白紵謳。不須問幽緬，煙水即滄洲。

四

近山奇絶處，蕭灑此攀躋。已歷翠微盡，真堪隱遁棲。瀑泉喧上界，竹樹暗中溪。日暝下山去，蒼茫路欲迷。

山亭

野色聊登望，江春艶草亭。孤花依岸發，喬木出雲青。酒德從賢聖，琴心合杳冥。雖然彭澤宰，幽意滿郊坰。

杏邊獨酌

丹杏舊成行，晴天錦繡張。飛花猶片片，綴子已蒼蒼。春意撩吾甚，官曹有底忙？移牀復把酒，何啻到羲皇？

白鷳

白鷳白似雪，南國見來新。雲卧常依石，溪飛不染塵。依栖深谷裏，彷彿避秦人。抱此蕭閒性，真堪鳳鳥臣。

散衙

散衙無一事，喬木坐凉陰。不慣空腸飲，時能擁鼻吟。高懷憎俗韻，白晝展鳴

琴。陶令忘身世，依然仍在今。

晚泊平望

微茫日欲暮，彌櫂倚江洲。不見蒼梧帝，空悲楚澤囚。鄉關淹旅夢，風水足離憂。獨舸東吴路，乾坤一海鷗。

别劉尹良貴

與子意不淺，襟期忽此違。江湖一相送，鵷鷺各分飛。世難幾時浄，宦情今已微。那堪值摇落，風露入秋衣。

送何浩

斯文曾下榻，世路忽重逢。予已軒華厭，君猶劍氣雄。黄金誰贖駿？白首日飄蓬。不作清時吏，何由振古風？

慶雲道中

長庚低夜彩，殘點殺秋更。月黑鴉翻樹，霜寒馬度城。還家連夜夢，望闕隔年情。天上無知己，能辭苦道行。

宦跡

宦跡何淫滯，吾生亦有期。空歌白石調，誰采北山芝？忽見春花滿，坐令歸興滋。茫茫懷二仲，江海掛帆遲。

秋日巴中旅行七首

萬里蠶叢國，蹉跎寄一官。秋風肅劍閣，蠻雨漲江湍。卞玉無由識，嵇琴且自彈。聖明非久斥，行旅敢辭難。

二

迢遰三巴路，文旌曳素秋。終傷千里駿，徒羨五湖舟。歲月淹黄綬，乾坤浪白頭。何時成獨往，一任白雲留？

三

巴東秋氣早，行客已悽悽。江險深三峽，雲寒暗五溪。中原無鴈至，異國足猿啼。況近烏蠻塞，連年尚鼓鼙。

四

一蹶辭丹闕，三年仍旅遊。滄江秋淰淰，蠻土日悠悠。道拙飛龍引，心安尺蠖求。浮生將片舸，飄泊杜蘅洲。

五

何處蒼梧帝？空將蓬島期。江湖值摇落，日月已逶遲。愁屈占龜筴，狂輿歌鳳衰。蕪然瑶草暮，偏動逐臣悲。

六

川長迷所適，秋色徧西東。渝浦掛帆雨，巴江吹笛風。誰能遊客日，不減素心雄。欲弔長沙傅，浮雲世事同。

七

飄飄神女館，奕奕楚王宮。巫峽巫峰裏，行雲行雨空。清猿號素月，喬木颱天風。不作高唐夢，終宵歌劍雄。

早春作

江山恣遊覽，傲吏亦清真。委世非今事，飱芝愧昔人。官迷萬里道，名誤百年身。自作華陽客，頻驚歲候新。

郊興二首

野老罷狥禄，秋來生事微。田園五柳在，天地一蓬歸。流浪壯心歇，支離前計非。沙鷗近人意，先我已忘機。

二

郊郭衡茅近，逍遥步屧閒。何慙蔣生徑，直擬謝公山。抱澤從龍卧，凌霄與鶴還。避喧常藉此，獨晤掩柴關。

寄蔡方伯巨源

棄世世彌重，逃名名却全。山中今宰相，塵外即神仙。垂釣滄浪水，行吟薜荔篇。蒼生渴霖雨，龍卧可常年。

春日寄張元傑三首

久作塵途客，逢春思故園。河干三月雨，楊柳數家村。布穀催耕急，鸝鶹求友喧。東岡避時叟，誰與共傾尊？

二

勛業煙華薄，蓬萊夢寐如。乾坤傳舍裏，日月弄丸餘。白髮誰饒得？青尊詎可虛？東岡滿花柳，肯負踏春車。

三

藹藹靡蕪郭，菲菲杏萼林。遠沙通極浦，密樹暗遥岑。春野禽先覺，水鄉雲易陰。東岡無限好，一月幾登臨。

送萬中丞士鳴二首

憐君幽志遂，五十即懸車。深入烟霞壑，清便水竹居。壺尊藉草處，沮、溺話耕餘。要在慎眠食，閒中休著書。

二

解却臺中綬，何慚世上雄？人皆憐躍馬，君已附冥鴻。星斗終朝北，江河日向東。豈無清夜夢，還與紫霄通。

人日陰寒有作

七日爲人日，流傳古歲徵。機祥曾莫據，節俗自相承。春有陰陰雨，寒仍冽冽冰。四民應樂壽，九穀更豐登。

病起三首

一病連旬朔，栖栖未向康。空懷三島近，漫想百年長。卧裏調真息，醫來講藥方。浮烟難控揣，身世總茫茫。

二

曝日南榮下，春和病體宜。每承交舊問，長廢在公移。好斷杯中物，還飧石上芝。康强休自恃，澹泊乃吾師。

三

崇有誰非有？談虛總是虛。古今同過客，天地一蘧廬。何胤空躭佛，虞卿枉著書。病來看世事，濠上豈知魚？

南京曲二首

異代豪華盡，今王城闕尊。光搖龍虎嶽，瑞出鳳皇原。水有樓船校，營多羽騎屯。帝圖雄九域，王氣湧江門。

二

天塹勾吴國，環山抱水遥。金陵常護闕，滄海舊通潮。日月開黄道，神仙住碧霄。萬方常拱極，快覩太平朝。

春興

晴春臨省署，開牖面孤岑。習静看《周易》，乘閒理舜琴。卧來芳草夢，行處紫霞吟。不減幽人谷，蒼蒼竹樹林。

癸巳元日放生

生鱗誰饋節？行作過河枯。不忍千絲膾，猶傷涸轍呼。投池聊泳躍，得水且沾濡。雷雨終騰去，成龍看吐珠。

部中紫薇木樨相繼作花有題

紫薇百日艷，金粟九秋繁。色詫仙娥對，香疑月姊奔。巡簷從索笑，乘月與招魂。問着瑶臺事，含情並不言。

宦心二首

宦心常覺苦，春思益紛紛。夢隔東南嶂，愁連淮海雲。鴻書空有託，鵑語不堪聞。何日滄浪釣，蕭蕭鷗鷺群。

二

高尚遠朝市，閒閒愧古人。聊爲繫簪紱，忽已老風塵。江國非吾土，河陽自有春。王孫未言返，花柳逐年新。

送秦司空二首

同住尚書巷，常陪渌酒筵。忽承天上詔，去作帝旁仙。春入燕郊暖，花開畫省妍。此時應憶我，還有過江篇。

二

帝心懷上德，朝望屬名流。邦土今新寵，神京是舊遊。經營方未艾，財力已堪憂。致主先恭儉，前賢重遠猷。

龍江宴客二首

石城烟靄裏，沙水共微茫。送遠情何極，逢春興更長。鶯歌邀布席，花樹引揮觴。窈窕龍江會，無論燕寢香。

二

弄水凫羣下，迎風鴈序歸。黄金汀柳變，白雪浦梅肥。江闊浮清淺，山晴拱翠微。好春如媚客，時送一花飛。

癸巳年作

六十今年得，浮生髩已華。風塵常作客，夢寐即還家。有疏番嫌直，無詩誰刺邪？天機與人事，滚滚足蟲沙。

月食

金波盈率土，暗蝕偶因誰？只恐冰輪墜，仍愁玉兔摧。仰天那可護？奏鼓但成悲。轉目氛祲滅，清光迥不虧。

省中作

晝省春閒日，躭幽退食遲。看花依獨樹，聽鳥步芳池。院暖飛蠓集，階晴蔓草滋。好懷隨處得，容易有新詩。

除夕

四序窅然盡，浮生向此催。陰陽隨律變，星斗遶天回。溜響融簷雪，香騰綻閣梅。不須勞守歲，春已暗中來。

別侯汝立員外

客路薦觴酌，雙旗爲子留。遲迴歸闕念，浩蕩出關愁。飛雨懸山閣，殘霞掩戍

樓。灃橋春水闊，不得並膺舟。

秋夜宿朱山人林亭

木葉已下地，淒然秋意深。對君明月夜，瀉我素琴心。河渚迷歸棹，關山起暮砧。客愁淹不散，枉自宿青林。

發淮上

長淮牽片舸，行旅及秋天。大府難辭命，遷臣敢閉賢？潮回沙抵岸，日落水生烟。打鼓催前發，安流足晝眠。

宿能仁寺

昔聞婁道者，今宿妙香臺。無復參龍藏，誰能伏虎乖？山雲隨意去，鷲鳥逐年回。偶憩空王地，令人世慮灰。

觀音岩晚歸

山勢連鍾阜，龍宮接帝陵。大江侵暮碧，層漢入秋澄。閣眺齊飛鵠，巖攀藉古藤。上方遊未徧，前路已篝燈。

五言排律體

上辛祈穀三十韻

聖作光函夏，人文與日新。議郊壇露峙，作澤地分禋。更啓明堂祀，要惟古制伸。侑天崇列祖，祈穀念斯民。誓戒申先

甲，吉蠲屬上辛。郊廬宵穆穆，輦路曉氤氳。雲裊龍旂曳，沙平象駕馴。前旓金掣電，仗馬玉飛麟。萬隊連圜肅，千官扈蹕親。天門嚴虎豹，閣道切星辰。昤鑾冲靈合，焄蒿冥籟臻。修誠先玉帛，貴質雜蘩蘋。太乙虛崇漢，蓬萊舊惑秦。何如豐歲祝，沛此大君仁。達聖超常格，遺謀必絶倫。道高三代上，德並兩儀醇。調燮歸玄造，生成荷大鈞。恭逢新禮樂，創見古君臣。未得陪珪紱，空然仰聖真。有懷稽獻納，無補愧臣隣。慮遠收鴻績，幾先炳至神。修文終曠日，確政始安人。黻黼雖云美，修和詎有因？賈生仍太息，魏相欲條陳。北虜彎弧衆，西戎犯塞頻。儲胥恒匱乏，戰守日因循。貴室金錢溢，蒼生布縷貧。諸王繁授禄，四海橫徵銀。國勢殷憂在，皇心向治純。請施先務策，早賚萬方春。

謁獻帝陵十二韻

郢曲盤龍地，松林舞鳳阡。衣冠雖掩玉，鸞鶴久登仙。睿聖人欽止，瞻依每泫然。陵臣虔灑掃，帝使走聯翩。丹禁風雲肅，瑶宫日月懸。鈞天疑咫尺，蓬島隔三千。白晝坤靈護，青霄王氣纏。前星升紫極，帝脉發重泉。漢重恭皇謚，周從季歷傳。群臣多議論，大禮尚迍邅。氣概真葱鬱，雲仍合聖賢。小臣私想像，長見中興年。

送彭中丞總制川陝二十六韻

皇運安三極，人文焕兩京。忽逢萑寇

起，坐失海隅澄。聖主推輪急，儒臣建纛榮。經營南國地，節制朔方兵。龍虎韜難測，風霆迅欲争。令嚴旗鼓振，勇奮海山傾。即報銷妖厲，回看戮巨鯨。區中歌宴海，天上待持衡。大拜金書下，殊恩玉趾迎。兼資知道大，戡亂信師貞。堯日烝黎睹，商霖四海盈。未殲川北虎，猶斫南漢營。丁藉空關陝，蒭輪困蜀荆。王師虚轉戰，寇壘尚妨耕。帝重文儒望，仍分節鉞行。遁門占日月，飛將走韓、彭。劍劃金天氣，旂纏太白精。全功梟猰貐，獨力掃欃槍。雪嶺綏和徧，坤輿簸蕩平。房公圖閣貌，葛相渡瀘名。幸接秦城宴，忻承臺府英。兵談范腹廣，餌陋賈謀輕。我豈雄籌運？公直孤憤生。西南失崄塞，華夏亘長城。古畧《陰符》效，今王大《武成》。不辭小史筆，百札紀西征。

寄懷仲默二十韻

綸閣三台接，黄樞五鳳通，徵文才士入，論道相臣同。巨筆侔先漢，新詞邁《國風》。注書明賈傅，持論鄙楊雄。後輩尊何遜，達人仰謝公。神仙在平地，鵷鳳翥高桐。儒雅光朝列，文思啓聖聰。功成三代上，名落九寰中。吾道堪龍變，斯文補化功。嗟予方倚玉，轉首忽飄蓬。遠放金沙海，長迷紫貝宫。鯨濤秋震蕩，霧島日溟濛。詎見龍吟壑，愁聞鴈度空。古人歌石爛，山鬼笑途窮。鮒渴西江水，鸞卑枳樹叢。蒼皇偕計吏，漂泊狎漁翁。未必心成燼，猶能氣吐虹。雅懷思振俗，孤憤耻和戎。狂簡諸生習，涵蓄哲匠功。天人多道術，倘爾擊顓蒙。

席上和志道韻

淹旅忻相見，清春會不稀。我聊停玉騎，君已弄金徽。風漏宮牆近，雲天象緯微。照庭一燭秉，驚月二烏飛。藻翰休相困，蘭尊或庶幾。滄流思淪髮，喬嶽擬振衣。且歷金華省，聊通青瑣闈。文章空伎倆，君相轉樞機。侍從恩猶渥，巖廊志不違。昔人耻温飽，吾道厭輕肥。《周禮》還堪秉，《皋謨》真所希。致君堯、舜上，期與古同歸。

郢上答方思道

雲夢千重澤，荊門萬疊關。思君共舟櫓，乘月弄潺湲。初擬扳嵇會，今成訪戴還。錦魚空問訊，風馭杳追攀。楚塞通三峽，湘江遶百蠻。丹霞同華頂，靈草似商顏。湖聽軒皇樂，峰迎神女鬟。散心雲水汭，招隱薜蘿間。興逸幽深遠，才高官事閒。定携蓬島客，遊盡郢西山。

過虎耳谷

南瞻虎耳嶺，崒嵂聳雙峰。流水堯田畝，青山《禹貢》封。圖經缺古跡，勝覽念朋從。花木迎春早，幽深引興濃。谷晴煙裊裊，磵暖水溶溶。地轉多靈境，人疑有卧龍。恍如兜率界，時復羽仙逢。落景懸厓白，飛霞度水重。砂牀生紫洞，鶴翼下高松。鬱有終焉思，慚非塵外蹤。

苦雨二十韻

中夏連旬雨，淋淫三楚俱。層陰韜日

月，遠漲失江湖。駭浪蛟螭出，盤渦鸛鷺娛。驕雷劈巨嶽，積靄暗清都。湟潦迷雲夢，湍波接具區。鰲簪深欲没，天漢溜應枯。九市喧浮舸，三農泣向隅。菑畬成蕩析，蘗芑嗟萊汙。直恐坤輿側，堪傷帝德孤。旅懷悲泛梗，聖跡憶乘桴。已厭商羊舞，誰能屏翳誅？愁霖今日切，憂旱去年殊。屢犯《春秋》筆，難調造化爐。祈靈神不驗，沉璧計終迂。徒奉寬租詔，仍嚴兑運符。司徒惟務國，内帑不防胡。吴下災猶劇，淮陽病豈蘇。虚文空想像，大賚竟嗟吁。陰沴由蓄慝，乾剛在正樞。腐儒執古議，思上應天圖。

奉贈黎乾德上京二十韻

彭蠡三江滙，匡廬五岳齊。仙標迴赤岸，靈氣接丹梯。柱史來儀鳳，雄才薦帝珪。家聲修白簡，儒術被黔黎。鯨變滄溟震，鶤遊日月低。乘驄踰劍外，問俗向天西。法正豺狼伏，恩流雨露淒。松州休組甲，戎郡喜畊犂。按堵連碉室，全生及寡妻。澄清心日遂，臺閣望堪躋。浩氣凌三峽，甘棠徧五溪。路長誇紫燕，天遠失醯鷄。斥逐甘時邁，蹉跎效旅棲。苦懷悲蜀道，舊履夢金閨。天伐氛雖净，鑾遊路尚迷。五湖飛霧艦，萬騎迸霜蹄。羲御仍淹景，都人總望霓。金門長孺返，江閣子牟棲。疏憶論儲上，書從諫獵題。英風振朝列，瞻望隔雲泥。

送鄒司徒

達道黄山子，功成即引年。思蓴張翰

興，詠桂小山篇。歸老真仙分，先幾合聖筌。補天術未試，探日志空傳。夢澤深龍卧，荆門早鳳旋。異時延國老，詔下白雲天。

雲臺觀

玉臺何所擬？方丈海天東。恍惚金銀闕，迢遥日月宫。丹梯迴窈窕，飛構閃玲瓏。積翠含元氣，通靈倚化工。青童拾水碧，羽士駕星虹。偶向塵塗曲，來觀福地雄。大還雖浪議，嘉遁亦高風。濠上追莊叟，匡廬憶葛洪。夢隨蒼鶴返，嘯引紫霞通。嫋嫋吹笙過，飄飄采藥同。何時謝軒冕，託意入無窮？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七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律體

頌聖有序

今皇帝陛下勵精圖治，獨斷萬機，大臣秉法，小臣持廉，惠養元元，納之壽域，古有熙洽，不是度越。臣仰戴聖明，有同覆載，不揆鄙辭，撰兹歌詠。

我皇丕肇中興運，達孝鴻仁被九區。七十二君誰大道？百千萬祀仰貞符。靈文漫奏龜龍瑞，玉檢虛傳封禪圖。不是微臣饒獻頌，真成風化逼唐、虞。

庚寅年冬至郊齋有作

今王禮樂侔玄造，至日禋郊叶《典》《墳》。已荷巍巍齊舜德，更欣郁郁邁周文。九成壇墠侵珠斗，五夜簪旒指瑞雲。身在舊京遥仰望，無由親從聖明君。

自述用庸之韻

莫劇談天驚稷下，漫希圖閣動西京。魚龍駭浪有何貴？霄漢浮雲空爾名。錦里先生收芋足，於陵仲子灌園成。故山春好不歸去，枉却松苓日日生。

冬夜憶仲默

大復山頭冬月昏，大復山人空故園。春秋泉石豈無主？飛動雲霞如有魂。白鹿聽歌仍夜夜，黄鵬坐樹自軒軒。斯文精爽迴天上，玉闕瑶宫正掩門。

冬夜

長安霜霰歲欲暮，獨客閉門愁夜陰。行天星月不肯出，抱水魚龍難自禁。幽棲空憶紫芝曲，遠遊徒結青雲心。道人瞿瞿草《玄》罷，篝燈石牀揮素琴。

帝京篇

帝京南面俯中原，王氣千秋湧薊門。渤澥東波連肅慎，太行西脊引昆侖。九皇天運坤維奠，萬國星羅北極尊。堯、舜昇平見今日，按圖形勝不須論。

秋懷

燕燕辭巢菊着花，鄉心羈思浩無涯。人間潮海幾時静？天上星河逐夜斜。羽扇綸巾新道服，青林白石舊田家。誰堪潦倒塵埃裏，日日秋風長鬢華。

奉同周子許子詠賜楊梅之作

江南仙果帝宮珍，宣賜常先近御臣。蔗盌冰槃趁時節，蘂珠丹顆鬬芳新。休供賓燕誇山柰，擬薦秋嘗雜澗蘋。共沐恩波知浩蕩，素飧何以答堯仁？

早朝瞻望宮闕一首

中天象緯已斑斕，法鼓逶迤肅從官。旭日晴霞散餘彩，玉樓金閣近高寒。未央雲裊三珠樹，太液風和九畹蘭。何幸樗材將白髮，帝家日日接鵷鸞。

秋夜

門掩長安落木稠，卧聞燕鴈倍傷秋。驚禽明月何常定，遡水遥山人自愁。澤畔文章空戀楚，隆中心事耻依劉。天涯歲晚形容變，却惜浮生憶故丘。

秋日寄懷元傑二首

梁苑行歌誰阮籍？河壖垂釣即滄浪。❶荒延薜荔幽人户，閑對松筠給事堂。明月臨來常縱酒，玉琴彈罷漫焚香。相思真負秋花約，回首應慙鷗鷺行。

❶「壖」，原作「儒」，今據文義改。

其　二

非關嬾漫愛山棲，偶落金門下玉梯。清嘯空林無客到，高眠長夏有鶯啼。遊仙豈礙閒登嶽，抱甕何妨拙灌畦。大道變來成小隱，誰言群物可能齊？

懷田勤甫

嬾予不踏夷梁道，悵望三山雲霧秋。幾處樓臺荒宋苑，千年城闕傍河洲。諸公詞藻矜先達，甲第繁華傲列侯。獨有楊雄甘自守，閉門猶作草《玄》愁。

寄劉養和

年來不見真長面，風雨相思聊一吟。養道滄洲元自重，許身稷、契爾何深。玉琴漫擬秋鴻調，錦字空傳沙塞心。顧我清時無寸補，羞將白髮戴朝簪。

有懷德涵

康子要爲天下士，斯文今滯武功原。天將衛叔成仙友，人恨長庚落帝閽。霖雨無媒龍偃蹇，梧桐有待鳳飛翻。相思欲附東陵信，好及秋風鴈去繁。要平聲。

戲贈盛希道

玉華先生文昌客，案上道書終日開。真期火棗燕王母，直擬玄鶴昇蓬萊。三十六天紫陽洞，八千萬劫昆明灰。誰能親覩兩儀變，元氣鴻蒙更此迴？

寄懷許伯誠提學

朔雲塞鴈南飛盡，却憶武昌江上秋。孤帆送客金沙瀨，落日題詩鸚鵡洲。夢渚幾年淹孝伯，燕臺何日返彌牟？不逢翰館陪鵷列，徒使文章傲徹侯。

鏡光閣眺集

金沙海遶慈恩寺，高閣朱欄互吐吞。此日登臨非下界，殊方盃酒憶中原。休誇北上三千牘，莫問西來五百尊。明月滿天秋似水，道人吹笛坐層軒。

送何粹夫還山三首

君歸雲壑藏身遠，人在中朝屬望深。制禮未酬公旦志，悲麟徒抱仲尼心。老來朋舊幾回見，此去神仙無處尋。梁苑蓬池相憶否？憶時還我卧龍吟。

二

不貪榮禄戀華簪，愛向滄洲養道深。北闕終然司馬詔，東山聊爾謝安心。金書絳節遥相授，石耳靈芝可重尋。海内蒼生望援手，寂寥休擬洞天吟。

三

文苑當年曾並入，祇今懷抱向君深。乞靈仙藥誰玄髮？干禄宦途恒赤心。金

闕衮職繆自許，竹林清步慚同尋。冥鴻豢鶴迴殊路，俯仰吾生一慨吟。

以張路山水圖贈周司寇因題四韻

大梁張生稱畫絶，風韻何殊顧長康？爲予一揮紈素筆，幽然坐對仙人鄉。耶溪、輞川真勝蹟，玄圃、瀛洲非杳茫。高堂白日倘披玩，不隔相思山水長。

部齋閒居簡周伯明寅長

省垣梧竹抱幽虚，吏散蕭然似隱居。風冷池亭猶岸幘，日斜窗几有攤書。身依明主忻難遇，官佐戎機愧自疎。有美東曹稱獨步，腐儒何幸接簪裾？

南望湖泊風

遊客北來心渺渺，晴湖南望晝陰陰。浮雲落天岱山暗，滄波流海蓬壺深。沙烟晚寒鵁鶄集，風水夜湧蛟鼉吟。孤舟避入蒹葭浦，一尊蓬底聊酌斟。

别劉次甫上舍

向來遠别迷千水，忽漫相逢聊一尊。夾岸桃花好顔色，迎舟燕子亦頻煩。有論直抵漢文學，能詩不數唐開元。鳳戴九苞應瑞世，長風見爾迴飛翻。

淮　漲

淮浦水深八尺强，新城舊城如巨洋。行舟欲泊苦迷岸，居市半空惟堵牆。浮橋鎖斷津吏悶，遠湖口決漁人狂。顧我情非羨魚者，臨淵終日詠滄浪。

贈葛三季遂

昔賢曾屈移山志，今代誰憐扣角歌？海上神仙元有數，天南星斗亦無多。千金散盡身難貴，五岳遊來鬢已皤。芝滿故山瑶草碧，莫從塵世歎蹉跎。

邵伯驛贈朱侍御

湖上吹鐃御史來，野筵聊向夕陽開。霜威暫輟春何盎，尊酒留連夜始回。大雅知無封禪疏，從容端合廟堂才。拾遺補衮須君事，早晚文星直上台。

初至南都泊石城門有作

石頭城邊來繫舸，碧草垂楊春已深。遠客東南曾夢寐，舊京佳麗此登臨。好風觀閣流羌笛，細雨蒹葭響暮禽。竊禄無妨勝遊事，謝家兄弟古知音。

寄許司寇廷美

兩京南北三千里，客思悠悠江海長。天上星辰瞻紫極，代中人物念同鄉。平刑已佐三王政，舊學曾窺數仞牆。久我依歸仍未得，更堪心事隔微茫。

有懷勤甫

彼美梁園舊才子，風流文藻占時名。何期賈誼官難就，空羨楊雄賦早成。禁裏侏儒恒飽食，社中樗櫟每長生。移山志在誰稱屈，鼓枻滄浪萬古情。

寄李司馬寅長

多才多論股肱臣，紫閣黄樞待演綸。已見三邊斷烽火，早時六合共陽春。人間文武身仍健，天下安危寵正親。不數楊雄善詞賦，漢家功業重和民。

至南都寄陳亞卿寅長

龍書祇領天涯去，回首鵷鸞念舊行。北極星辰留夢寐，南方山水隔微茫。功名劉向傳經遠，文字陳琳奏對長。渭釣商霖濟時具，知君人望在巖廊。

寄遠夫

藜杖芒鞋新社主，沙鴻海鶴舊知音。平生並入蓬萊闕，老去先攀翠竹林。何處芳洲無杜若？從來落日有歸禽。春閒東皋多清興，把酒那須《梁父吟》。

邊司徒悼亡次韻

蕚緑華來曠世聞，謫仙那得久人羣？空將錦瑟傳孤調，無復鴛羅刺五紋。月裏罷摇雕玉珮，花時猶妬鬱金裙。東堂見説遺情在，十二峰頭有暮雲。

送周亞卿進萬壽節表

北闕聖人登壽域，南都卿士謁蓬萊。賓僚擁岸仙舟發，鐃吹横江錦浪開。祝帝豈無金鑑録？補天曾試玉衡才。鳳凰池上恩波闊，應待鴛鴻照影來。

苦　熱

南京六月梅雨積，藴濕蒸炎悶殺人。衣冠出門苦流汗，簿書堆案兼勞神。何時中夜寒露滴，安得北海冰壑隣？輸與鴟夷五湖客，風江颯颯吹綸巾。

答邊子對雨見懷韻

鍾山靈雲度海色，晨雨彌天晡未休。南隣垂柳有餘翠，北沼新荷無數浮。懷人宛在水中沚，眺遠已孤江上樓。忽枉佳章慰岑寂，無煩揮斝强銷憂。

答孟中丞雨中卧病見懷韻

使君真屬草《玄》才，帝側仙官被命來。曾向危途隨羽翼，漫誇高誼有陳、雷。文章幸藉江山麗，懷抱多從風雨開。竊禄舊京公事簡，不妨臨眺共啣盃。

雨漲答黃亞卿

江雲挾暑鬱重重，黑徧鍾山頂上峰。急雨行天瀉滄海，驚雷劈石起眠龍。九衢橫潦無人過，三島浮查有路通。苦憶東曹宗伯老，題詩終日劇憂農。

輓鄭伯興大理次韻

逐客飄蓬鬢已秋，移官聊爾慰朋遊。豈期靈岳收元氣，遂使斯文喪九丘。籲帝無階終古恨，悲麟有淚幾時休？玄洲方丈知何處？海色茫茫十二樓。

贈五嶽山人黄省曾

南州孺子高人遁，東郭先生太上貧。滄海弄珠明月近，昆侖捫斗紫霄隣。遊心汗漫爾何有？與道翺翔吾豈倫？五岳他年飛柱杖，伊誰携手躡清塵？

書　興

纔看楊柳迎門翠，忽見芙蕖出沼新。悄悄黄鸝斜度水，翩翩斑鵲遠窺人。江山盡入文章麗，尊酒多于朋舊親。他日投簪泉壑去，未應能忘帝京春。

憶獻吉

空同山人瀛島仙，騎鶴下天還上天。已將日月付芻狗，漫道精靈留草《玄》。元亮自能齊傲吏，左思不覺邁前賢。世間形影今相失，寡調誰傳《白雪篇》？

九日遊觀音巖和劉太宰韻二首

九日携朋江上來，百年懷抱幾登臺？諸賢不負黄花節，老子何辭濁酒杯。龍笛洞簫豪客韻，錦篇璚賦謫仙才。故園松菊今何似？愁見歸帆直北開。

二

白鴈欲下江水深，江中風浪秋千尋。

重陽偶作茱萸會，落日還共漁樵吟。登高不減古人調，探幽真慰空谷音。紫蕨黄精堪助老，罾魚沽酒憶重臨。

偕内外守備官行視都城有作

聖祖龍興吴楚甸，神京卜宅鳳凰原。丹霄靈氣常相護，前代遺謀未足言。繚繞江山天險在，參差宫闕帝家尊。微臣幸綰留司鑰，媿乏澄清答至恩。

金陵懷古

石城鍾阜擬仙洲，虎踞龍蟠控上游。昔在梁、陳稱富麗，今惟臺榭枕山丘。草青南浦有遺恨，潮打西陵空暮愁。倦客中原頻送目，斷鴻滄水迴悠悠。

送陶尚文還彭澤有序

彭澤陶尚文業儒，善方脉，今年來遊南京，士大夫以疾召者，無不奇效，未足異也。至論養生之道，乃深契余。其曰「通其虚，柔其實，以和吾盧；縶其離，守其樞，使真人常居」。是謂指南之車」。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語此。别去，爲此言贈之，且約三十年後再會於匡廬洞天，不知尚文能爲東道主否？

彭澤山人隱杏園，高風大道出農、軒。三茅賓友豈希世，五柳先生真有孫。不秘青囊傳異術，直從靈岳問仙源。雲中黄鶴矯然去，何日匡廬還晤言？

送陳大參魯南赴任山東次韻

太史曾趨金馬門，每從供奉被深恩。文章久已留東觀，勳業今來滿厚坤。好去神龍當漢躍，休嗟秋藿尚風奔。茲遊最與方壺近，早晚丹丘得晤言。

廖鳴吾許序余集久不見惠詩以促之

廖子詞衡世不疑，更於誰氏漫求知？移山徒取愚公誚，望海真慚道者師。東觀文章鳴大雅，西周禮樂抱元龜。雄篇不託隨陽翼，風雨江南幾夢思。

送王遂夫還信陽

翩翩才藻吾宗秀，渺渺歸心汝海長。陳榻豈淹徐孺子？吴儂争識蔡中郎。秦淮水冷蛟龍去，賢隱山春草木光。何日鳳凰池上會，碧霄空闊看翱翔。

懷劉司空元瑞

南坦先生白鹿車，山人勾引入幽墟。逍遥歲月仙堪並，高潔行藏玉不如。養性年來多素食，採真隨處有丹書。卧龍日遠音徽隔，望斷溧陽雙鯉魚。

秋興

憶歸空羨碧山吟，貪戀明時白髮侵。自嘆浮生成浪跡，敢論吾道寡知音。秋來旅雁驚人事，天畔孤雲傷客心。日暮臨高聊引望，江南江北水烟深。

讀孟有涯舊稿和其見懷之作

趨臺曾附鵷鸞翼，去國同嗟草莽臣。一落青雲迷魏闕，幾驅羸馬傍江濱。天涯夢覺惟明月，海上書回空好春。佳會近來常對酒，畏途能忘舊沾巾。

和贈張少宰甬川

秋鴻霜鶴送悲吟，況辱高篇感慨侵。大阮醉來輕世事，少陵老去有歸音。文章贈我江山色，夢寐懷君雲水心。羲《易》虞琴知道在，白頭青眼見交深。

江上春眺

白霧連山江漲闊，青蘋蔽浦早春回。夜來陰雨寒仍峭，朝上杏花勒未開。遠客音書頻望雁，殊方節序强登臺。三年留滯陶彭澤，五柳門應半草萊。

宦　跡

江閣積雲松桂陰，客眠不眠揮清琴。翩翩白鷺下幽渚，漠漠杏花開遠林。可憐宦跡與冰冷，無那歲華成陸沉。世事龍蛇且養晦，守身何啻千南金。

九日武昌汎舟

九月九日江舸忙，江水晶晶浮日光。鸚鵡洲寒草沙暗，鳳凰山秋雲閣凉。黄花豈孤幽士約，青尊那減昔人狂。日暮滄波迷萬里，滿帆風雨怯瀟湘。

春日寄劉養和

江濆海角栖遑久，同是中臺放逐臣。我已風塵甘濩落，君應雷電起沉淪。拾遺無補羞干禄，抱拙難逢可厭貧。縱入新春饒白髮，不妨傲吏對松筠。

漢　中

天開漢水金沙苑，地湧秦關翠錦屏。拜將壇高空護石，卧龍人遠尚鑴銘。岸梅向臘瑩瑩白，江柳迎春裊裊青。世路邅迴强奔走，風塵蓬鬢欲星星。

秦中

曾持霜斧清關内，攬轡重過慰所思，太白終南如昨日，五陵三輔已堪悲。忍聞毳帳供宸急，恨見龍沙破虜遲。寄語中臺分陝使，拊循何以答君私？

胡山人留飲

江春日日催野芳，江上柳條金縷長。襜車絡馬踏青早，石壇綺閣攀雲凉。野人區區獻濁酤，山鳥嚶嚶喧夕陽。醉來天地兩衾枕，茲遊真入無何鄉。

别陶良伯

五湖遥汎西歸舸，三泖秋承東道盃。飛騰媚日晴雲供帳出，迎人好鳥和歌來。飛騰空歎王喬舄，棄斥誰憐宋玉才？世路風蓬各飄轉，天涯何日素書迴？

訓李學士夢弼

江上秋風吹客衣，江城雲霧淡朝暉。渺渺漁人牧子堪朋侶，黄閣金閨有是非。渺渺三洲從鳳翥，冥冥七澤待鴻飛。青簾白舫終歸去，梁苑蓬池興不違。

答淮安敖判府

贛榆縣裏山兼水，海國風沙歲又闌。龐俗授衣民事儉，覊懷作臘酒盃寬。漸便夜壑藏舟穩，自分天門行路難。誰采風謡過淮浦？何須直到使君灘。

江上寄都下朋舊

繡袍紗帽梁園客，劇飲狂歌楚澤遊。念舊常時瞻碧樹，離家逐日夢滄洲。朔鴻不遞衡陽信，瑶草虚傳海上秋。魯國諸生能致主，白頭吟望幾銷憂。

秋　興

碧水清霜冷緼袍，無媒滄海詫相遭。冥鴻戀野有何意？獨鶴横秋他自高。三島樓臺生夢想，二儀風雨入《詩》《騷》。誰人更念蘇司業？爲解金龜换濁醪。

寄孟望之

桂林春鬱饒雲霧，萬壑千峰望不分。幸爾瘴鄉安逐客，可無天意在斯文？山深魑魅翻相護，地苦龍蛇且作群。同是飄淪君獨遠，擬騰宣室詔先聞。

仙跡

三島潮回赤岸闊，木蘭舟穩最宜秋。聊隨黃鶴雲中去，何啻丹丘方外遊？張子槎迴應犯斗，任公鰲釣豈驚鷗？他年海上留仙跡，誰道無成空白頭？

春日淮成登望

新城水環碧玉霓，楊柳烟窣金沙堤。暇時尊俎携朋侶，春風樓閣同攀躋。楚天杳杳暮帆急，淮川茫茫西路迷。百年行役未歸定，惆悵鄉關尚鼓鼙。

一舸

淮陰南下惟烟水，石埭晴湖蕩漾春。楊柳青青歸興遠，鳧鷗片片客愁新。三年天上無明赦，隨處江邊有逐臣。霄漢風雲多變態，獨留一舸許相親。

淮南泛三湖出望廣陵

江淮萬里分南紀，巨浸洪波散五湖。上接明河洗星斗，東連仙島入蓬壺。吴歌越女鴟夷國，錦纜雲槎博望圖。日暮鳴鐃催出浦，龍堤烟柳見揚都。

寄邊庭實提學

鵷行舊並金華省，文苑曾依玉樹林。《伐木》古人歌相鳥，攀嵇今日阻幽心。難隨羽翼梁臺遠，獨櫂烟霏海潋深。三島路迷遷客夢，雙魚空憶《白頭吟》。

初至縣

芙蓉殿裏罷通籍，滄海洲邊遠寄家。五湖水客珊瑚秋蕩月，鮫人冰縠夜生花。今遂鴟夷舸，三島終逢博望槎。鶴馭鰲竿真入手，金符黄綬未須誇。

海隅二首

山含雲靄蕩秋陰，暇日山城偶獨臨。遠沙豺虎豈堪南國淚，風塵猶繫故園心。鷗鷺寒相並，窮島蛟龍晚自吟。留滯海隅頻歲换，釣鰲終慣水烟深。

二

一舸飄飄繫海隅，羈心偏覺宦情疎。春潮風雨迷天籟，夜壑魚龍見日車。吾道滄洲今勝事，昔賢窮髮且安居。皇闈漸遠蓬山近，時枉仙人玉檢書。

蜀漢寇平贈藍中丞凱還

天南喜下班師詔，漢水梁山絶寇氛。

八陣已閒丞相壘，三秦終倚破羌軍。從來才調先謀國，今日朝廷更右文。胡虜臨邊須藉手，汾陽應見累高勳。

得仲默書

一放窮荒空夢寐，十年親友歎多違。鰲竿尚掛扶桑樹，鶴馭常留明月磯。北極星辰終夜望，東溟旌節幾人歸？遥天長路能相慰，不斷飛鴻下紫微。

送藍亞卿赴南都

提師早見臣勞著，弼教新承帝命崇。葛亮旌旗留漢上，謝安軒黻照江東。指揮暫假清朝紀，肅穆回看邁《國風》。莫向龍顔驚歲晚，三台直在五雲中。

建業旅思

清江碧石旅愁銷，白下春生七十橋。燕客楊園花學舞，采芳沙苑雨如潮。西山拄笏忘言久，東海乘槎寄興遥。惆悵無緣遂幽志，蓬萊歸去覓仙樵。

感懷

補天誰信媧皇術？勒石休論瀚海功。日月悠悠今老大，風塵鬱鬱尚西東。虚舟漫涉人間世，懷玉終期河上公。微抱可堪追異代，夜來幽夢詫非熊。

送邊尚書還山

元亮高風遠到君，罷官心事只如雲。扶桑今遂乘槎興，沙磧誰收汗馬勳？適性久甘南國酒，還家應謝《北山文》。維摩老去玄通大，肯遣儀刑使世聞。

贈別王邃伯

騮馬嘶風劍氣寒，浩歌聊復岸危冠。故山歸到逢春色，明夜相思看月闌。漢上卧龍還獨嘯，淮南叢桂舊追歡。讀書林下多清勝，自掃桐花坐石壇。

兵定後奉旨撫餘黨

九重南顧詔和戎，仰答皇恩造化同。自是資生歸厚德，不緣征戰定全功。欣逢上聖無爲化，快覩先天太始風。會見夷黎同逝水，直從西極盡朝東。

省中即事

踈篁翠栢官舍陰，丈人獨晤揮清琴。爽風拂拂散驕暑，鳴鳩嚶嚶懷好音。援手蒼生寡經術，如蓬短髮慚華簪。會須乞借鏡湖去，浪跡沙鴻無古今。

將發閩中

凍靄盤空雪滿山，歲云暮矣客思還。錦屏翠壁虛乘興，緑樹清江暫破顏。何處豪華千日醉？無邊佳麗幾人閑？浮雲流水常相傍，羨爾漁舟縹緲間。

遊青羊宮和張内翰彭憲長二首

仙臺迴出三花樹，紺殿晴連五色輝。壇上方袍脩秘檢，風前靈籟散天機。逸才揮翰君能事，野興逢春況不稀。閬闕瀛洲空想像，清江麗日澹忘歸。

其　二

緱山宛轉吹笙客，久識王喬度世心。閑日來攀蓬島會，與君同暢道情深。鈞天廣樂誰相授？五嶽神芝自可尋。却愧儒冠仍戀主，素懷虛擬對泉林。

瀍上遇雪懷故園友人

簡書計日催行旅，臘月軺車便可乘。岐路羊腸今不減，風塵蓬鬢只堪憎。洛陽梅花已盡放，河壖雪霰應頻仍。却憶朋親日高宴，玉盃綺席興難勝。

分水嶺阻雨

迅雷行雨過層巒，咫尺雲昏辨路難。懸水忽驚銀漢決，砯厓還詫海波漫。三巴舊自愁天漏，五月今如冒雪寒。浮靄虛成紅虹帶，赤霄空望火珠盤。

招歐翁飲酒

蠶叢萬里獨遊身，碧水青山滿意春。閒日旅懷聊自放，殊方節俗任相親。少城燕子已無數，錦里桃花半未勻。珍重仙曹老賓友，啣盃莫厭過西隣。

寄劉遠夫

曾陪丹陛持霜簡，共謫窮荒歎晚途。江外相思前夜夢，河壖歸到幾封書？行藏自分青山好，勛業番驚白髮踈。君在濠梁多樂事，人情觀盡最知魚。

聞价夫被旨放歸作此貽之

逸才仙調動生輝，期補龍華上舜衣。諷諫馬卿新賦切，抗言劉向素心違。九翁結社今能事，二疏遺榮早見幾。紅圃青林吾志在，春來鬱有夢魂飛。

寄懷遠夫

江樓獨上思漫漫，北望關河霧雨寒。漫興杜陵吟却苦，放懷阮籍飲能乾。倉庚山鵲向人好，薜茘朱櫻寄遠難。春日幾回東郭路，巾車藜杖小山冠。

寄戴俊卿秀才

戴生自負高人節，茅屋朱門並與親。禮樂古風非小相，文章新調更誰倫？三秋黃菊何妨晚，萬事浮雲可厭貧。江上題書偏憶汝，幾時河渚共尋春？

早春書懷

飄飄遠作江南客，碧水青山春不禁。谷鳥乍飛還乍落，野雲將散忽將陰。桃花欲放色自好，柳眼半舒烟未深。病起酒杯難重把，呼童開閣一長吟。

寄張太微二首

我愛關中張孟獨，新詩傳出重南金。杜陵韋曲古人在，華嶽終南氣候深。萬事邅迴今白髮，平生懷抱幾知音？行將稅駕風塵外，共爾求仙躡閬岑。

二

悠悠江海獨逢春，却對春風憶故人。曠覽幾時同五嶽，舊遊何日更三秦？移山志業空烟霧，絶代文章付隱淪。欲託飛雲寄神物，只愁龍劍化通津。

徐東園招飲限韻呈席上諸君子

東園池館神仙府，閒日招邀便擬來。

況有朋賓連鳳彩，能辭懷抱爲君開。盤行白玉江魚饌，尊泛金波楚菊醅。入暮慬歌競相和，老夫那得厭深杯。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律體

蘇州別葛季遂

鸞彩飄翩吾國彦，秋風邂逅闔閭城。阿誰勾漏丹砂就？忽漫滄江白髮生。吳女采菱潮月上，蓬仙吹笛水龍驚。蘭尊畫舫聊今夕，獨鶴遊雲萬里情。

發上新河

長夏江門水亂流，客途風雨滯江洲。吳儂盪槳且歸去，越女浣紗仍暫留。❶入浦片雲何意緒？弄波雙鶩自沉浮。東南靈運佳山水，獨舸飄然羨此遊。

客歎

長歎梅生投百粵，何如鄒子困夷梁？迷途重以風波惡，蓬鬢兼之歲月長。海内豪賢驚後輩，人間節俗厭他鄉。青衫繡紱飛塵滿，鳳德能辭笑楚狂？

❶「紗」，原作「沙」，今據文義改。

江夜

碧樹蒼山赤石郊，清秋獨夜旅魂消。天寒城閣交森爽，江穩龍宫迴寂寥。却倚星辰瞻北極，忽緣朋舊夢中朝。孤臣徒切青冥歎，欲泛靈槎水國遥。

中嶽遊仙詞

少室山環緱氏城，丹巖靈闕錦苔生。虎文金檢藏書秘，帝女麻姑馭鶴輕。江島氣春還種玉，洞天月黑好吹笙。會攀閬苑三花樹，擬駕雲霄五色軿。

寄贈張希賢

張子辭官拋繡紱，山居却愛芰荷裳。釣竿未掛扶桑樹，藥餌先傳海上方。刧火三千歸頃刻，洞天七十待翱翔。嗟予奔走成霜鬢，早晚靈砂好寄將。

寒食日江閣諸僚宴集

一百五日偏風雨，客館蕭蕭泥殺人。杏花榆莢半浮水，紫燕斑鳩虚媚春。江上樓臺忽漫興，天涯賓友自相親。清尊錦瑟非難事，爛醉狂歌任爾真。

贈彭公子眴省親

彭家公子東瀧秀，比似蓬萊玉樹枝。時省遠衡神女峽，旅遊因弔屈平祠。孝廉門閥伊誰並？棲遁風流與世師。久我平生慕南阮，相逢剩作竹林期。

行經鼎湖遇宋朝美飲酒

山城吹角曉開關，客子遥凌風霧寒。歲暮悠悠憐獨往，天涯杳杳重相看。音書阻絶梁臺迴，行李蕭條蜀道難。岐路逢君强尊酒，百年懷抱且須寬。

過白渠訪王堯卿聞遊江南不遇

飛龍闕下黄門士，辭却蒼生向草萊。浮世幾年憂路迫，青山終日對花開。三洲黄鵠難相並，八月仙槎浪自回。雲谷漫漫閉風雨，緑莎侵上子真臺。

五　月

五月涪江信水生，凄迷風雨下夔城。舟經巴子峽東夜，心折清猿樹裏聲。逐客漫搴幽岸芷，孤臣空濯舊時纓。沅湘何處三閭國？欲擬《招魂》吊屈平。

登蓬州一覽樓有作

澤國樓臺縹緲春，物華天氣迴宜人。浦梅映雪清難並，岸柳和烟翠自匀。亂定田園還足稼，歲成風土更相親。長江不見乘槎使，極目中原獨愴神。

登瞿塘城望杜工部故蹟

杜子東歸滯三峽，秋風茅屋瀼西東。卧龍躍馬幾迴夢，赤甲白鹽相對雄。驥足如存看歷塊，鳳翎崛起耻因風。長歌激烈悲生事，吾道扁舟異代同。

秋日閑居

宦思兢兢悶可憎，秋閑方爾興相仍。紫蘭黄菊堪爲友，翠盞金罍屢被徵。何許歸心滄海遠？舊來幽夢暮雲層。高牙大纛胡爲者？疏傅先幾愧服膺。

江夜有懷遠夫

雲迷鄉國慚高尚，秋滿江沱歎遠遊。杳杳孤舟去安繫？團團明月照還留。幾回獻納蓬萊闕，一蹶淹淪滄水洲。獨有鴟夷同意向，何時醉裏看吴鈎？

昭烈廟

漢家王氣衰微久，帝胄經營更不疑。海岳神靈歸篡竊，西南天險揔支離。卧龍那擬三分國？流馬空憐兩《出師》。千載君臣遺廟貌，風雲想像見當時。

浪跡

拾遺無補濫朝紳，濩落能辭放逐頻？日向高雲驚迅翼，耻從窮壑問迷津。天南不見蒼梧帝，海上誰逢蓬島人？浪跡乾坤真戲劇，杖藜空憶故山春。

函谷草堂贈許廷綸

函谷逸人草堂静，高峰入户背城陴。杖藜踈豁青天迥，開卷從容白日遲。自有圖書三十乘，寧論道德五千辭。西周禮樂風流在，儒術分明屬我師。

巴中

漢南雪片陽和淺，巴上猿啼洞壑幽。九扈催耕春自急，孤鵠過浦友先求。煙開古峽中天翠，雲霽清江帶日流。攬轡從容聊寄興，虛疑心跡到滄洲。

寄廷梧舍弟

千迴山盡見平沙，梁苑蓬池望已賒。遠信飛殘鴻鴈影，相思開遍棣棠花。鄉心迢遞春何限？宦路奔忙日易斜。别久惠連應念我，錦江何日下仙槎。

别吕仲木

病居不就金華館，種藥常從白石仙。遁野每勞天子詔，注書何惜世人傳？千迴苦道存吾拙，三歎高風讓汝賢。回首卧龍今又遠，巴雲涇水夢相連。

寄薛君采

投荒去汝天南北，岐路微茫歲序侵。江上梅花常早發，海壖雪片最能深。蓬萊宫闕迷高步，翰苑鵷鸞念好音。聞與崔、何日來往，可無相憶《白頭吟》。崔子鍾、何仲默。

洛中

中天氣鬱周南國，西望龍蟠古甸層。洛水微茫隋大業，嵩山隱見漢諸陵。荒原杜宇春啼血，廢陌銅駝夜有靈。誰吊遺踪雲霧裏，暮笳哀咽不堪聽。

檼栝壽歐封君詩成四韻再壽❶

江上行吟搴杜若，高人老去有儀刑。千週甲子春何限？九返丹砂氣已靈。社裏常攀緑玉杖，人間誰識少微星？會須結伴三山去，坐見松根長茯苓。

富村驛和曾世亨見懷之作

山閣梅花歲事殘，襜帷遥歷萬峰寒。詩篇到處勞相念，尊酒春來只自寬。劍嶺雲深常蔽日，潼江雪霽早生瀾。孤臣類有飄蓬歎，直道何辭行路難。

望康子滸西草堂

太白山人草作廬，卧龍栖鳳此幽居。久從玄晏先生社，懶上長安天子書。到處靈巖吹玉笛，有時芳沜駐巾車。匆匆客路遥瞻望，碧水青霞最起予。

寄楊正夫

籍籍中朝少司馬，逢時自擬致元功。比來靖難齊堯運，常日題詩似《國風》。苞羽迴臨丹闕上，台垣近在斗杓東。舊遊徒切瞻依念，杳靄重霄未可同。

約遊華嶽簡程道長質夫

華掌峥嶸紛紫翠，蓮花十丈似蓬萊。遊龍飛蕩滄溟水，翔鳳翻迴日月臺。帝側

---

❶「檼」，原作「穩」，今據文義改。

神仙方朔老，江南詞賦子山才。百靈搜盡風雷息，懷抱逢春亦好開。

寄顧開封華玉兼呈邊廷實何仲默二首

兵戈滿地仍災眚，太守賢勞倍往年。四十三城懸皎日，百千萬姓沐薰絃。文詞不數謝康樂，長厚還過黄潁川。天子憂民今側席，鳳凰飛下紫泥篇。

二

邊、何、王、顧梁園夜，去歲與三子會于大梁。醉裏悲歌世莫知。天地飄零吾獨遠，風塵澒洞各相思。洪波切望雙魚錦，遠道虚攀五色芝。官閣梅花鬬殘臘，悽悽歲暮一題詩。

四十述志

野人彩彩着朝衣，出入承明奉紫微。竊禄尋常無寸補，行年四十覺前非。夢迷芳芷洲邊路，身侍蒼龍闕下扉。携手妻孥老耕稼，鹿門久矣羨知幾。

寄王壽夫昆弟

獨客逢春番寂寞，空令梅柳媚高天。殷憂苦憶虞卿筆，多難愁吟《梁父》篇。蔽日氛祲昏五嶽，傷心戎馬滿三川。却憐鄠杜多幽事，欲醉君家棣萼筵。

撥悶

梨白柳青春不遲，梁臺浚野阻幽期。久從仙闕牽黄綬，空向天涯夢紫芝。問訊兩河仍虎豹，傷心南國滿旌旗。可禁素髮悲生事，準擬青尊是我師。

張仲齊李遜卿約夜集以事不赴

東方月上啼烏罷，官閣雲開雙檜陰。已辦芳尊留客醉，更揮緑綺坐宵深。李膺夙負澄清志，張仲誰如孝友心？款段出門愁路黑，踈燈獨坐一長吟。

入關

百二山川遥攬轡，擬開冰雪見陽和。清宵白日邊烽滅，十雨三風農澤多。西嶽關防原自固，中原豺虎漫相過。神州戮力誰遺恨？江表虚傳擊楫歌。

聞警

河北山東傳盜檄，千城百邑戒黄巾。青驄番避潢池路，白日愁飛虎兕塵。宣府遊兵曾破虜，遼陽裨將已摧輪。琱戈鐵馬遥憐汝，懸望清平報紫宸。

訊康德涵狀元

美人雲卧萬重山，人擬山中宰相閑。吾道鳳翔千仞上，高名雷動四溟間。即看禹穴藏新論，何啻麻衣悟大還。早晚靈巖期會面，直從塵世詫仙寰。

雨中渡渭

山行二月雨不絶，龍窟生雲更起雷。華掌終南争洗削，濁涇清渭忽奔迴。花寒早發棠梨苦，翅濕群飛鴈鶩哀。平野無端番冒嶮，斜風落日側帆開。

旅興

旅遊日日滯歸槎，歲杪鴻飛苦憶家。采采雨荒陶令菊，離離秋冷邵平瓜。幽時夢想烏皮几，遠道愁吟白鼻騧。回首乾坤真浪跡，風塵荏苒一長嗟。

褒谷

鷄頭關入褒斜口，萬壑千峰鳥道開。壁底長江盤地出，雲中懸棧貼天迴。金牛曾墮秦人術，流馬空憐蜀相才。漢上山川真設險，巴西寇盜莫東來。

朝回

雲龍裊裊丹華陛，鳴珮朝回日每遲。蘭海浴凫矜水暖，玉垣煙柳弄春滋。中原未破黃巾壘，北斗虚懸大將旗。賈誼上書能悟主，乾坤想像不同時。

有懷獻吉

帝陌朝回常並騎，梁園羈旅重相思。春來好句能傳我，河上清尊可對誰？龍卧豈妨潛德久，鳳靈那計覽輝遲。王侯華衮須臾事，學士文章莫浪悲。

寄何粹夫

蓬影邅迴灞曲秋，文星縹緲鳳池頭。比年書信勞相慰，此日風塵悵獨遊。學士官閑吟緑水，道人心遠夢滄洲。何時五嶽同携手，石耳龍芝遂所求。

古意寄德涵

楚女驚春背閣吟，落花飄絮晚沉沉。青禽書斷蓬洲會，紫鳳簫寒嶰谷音。月裏千迴言不盡，笛中一曲意尤深。可憐窈窕容華日，不見金輿從獵心。

曲江懷古

開元天子昇平日，千萬離宫江上開。公主王孫隨帝座，霓旌翠蓋繞蓬萊。雲移渭水飛龍席，春溢南山勸壽盃。一代繁華稱勝事，漁陽兵馬未曾來。

答閔正甫

長安西街委巷裏，玉樹常攀君子隣。古道横琴時對酒，大家明月幾留賓。拾遺努力金門奏，奉引從容華蓋春。戎馬中原猶轉戰，秦山隴水剩沾巾。

送楊介卿兵備三關

大漠黄河環九曲，漢家天險備三關。鄴侯經國艱難日，葛亮平戎指顧間。霜肅鴈門節鉞重，風清沙磧鼓鼙閑。折衝尊俎文儒事，不羡嫖姚畫閣顔。

江樓爲錢可容憲副作

樓閣臨江天畠畠，美人卜築迴開顔。春近踈梅亂篠從成僻，浴鷺眠鳧相對閒。蓬萊疑咫尺，夜凉銀漢接潺湲。裴公緑野真堪並，謝傅蒼生未許還。

贈方思道員外

故交零落傷心日，末路相逢未乏賢。青蓮達者升堂吾豈敢，斯文超代爾應先。東海東頭道士狂遺世，白石山人夢向天。烟霧闊，不妨同作釣鰲仙。

登州海望

少海南迴千嶂隔，青丘東去十洲環。未妨日馭低天柱，直恐鰲峰觸帝關。孤查無客更犯斗，三島有仙常駐顔。久矣滄溟結遥夢，玆遊真共水雲閒。

遊客

海國秋風彫紫莚，天涯遊客不勝悲。玄州方丈幾人去，水碧金膏漫爾期。塵世無媒生白髮，青山終日長華芝。百年强半須臾事，藜杖巾輿恐要知。

至蜀

羽葆虹旌白鼻騧，遥承天詔撫川巴。南征將士成三捷，北極朝廷正一家。共仰帝圖明日月，好宣堯德徧荒遐。因聲爲報蠻夷長，寰宇清平未有涯。

全功未獻神京捷，雄畧已侔王者師。詔旨催還動星斗，劍光留在走蛟螭。龍驤老帥益州相，麟閣勳名共一時。

客興

浚野先生學草《玄》，世情觀透覺超然。老去虚傳上界多官府，未信人間有洞仙。文章只論語，閒中花木且平泉。何時謝却功名會，贏取無人識少連？

丁亥年作

常將一壑比鷦鷯，不擬人間有珥貂。敢謂文章華帝衮，聊隨鵷鳳翥丹霄。西州羽纛新開府，滄海青衫舊聽潮。五十四年勤苦客，虚名贏得鬢騷蕭。

赤水道中

十里旌旗覆地陰，西州督護驟駸駸。哀猿啼狖南中路，異草蠻花創見心。益部尚傳葛相舊，江東曾倚謝安深。神州戮力豪英事，感激聊爲出塞吟。

遇麻衣術者有作

行藏切莫問麻衣，問著麻衣道却違。日月自來還自去，江山疑是復疑非。宣尼何啻同堯帝？列鼎終然羨采薇。不信章華臺上望，春來惟有鷓鴣飛。

送鄭立之院長

羽扇綸巾赤虎旗，指揮戎馬靖南夷。

南中

豹變龍圖亦漫誇，苦將弧矢到天涯。萋萋怨入王孫草，艷艷愁含玉女花。朔鴈不傳書過峽，嶺猿偏攪夢還家。南中兩月風霾路，總爲遊人染鬢華。

畢節雨夜二首

鹿門逋客今誰及，蓮社詩人世豈雙。比似長途驅羸馬，何如片舸釣清江？風號山犺寒逾劇，雨戰垣蕉夜未降。多少羈愁等閑在，一時蓬勃入秋窗。

二

風雨蠻城氣候偏，素懷秋盡轉悽然。八州忽漫凌雲夢，二頃全荒種玉田。天上龍鸞羞豢養，人間蓬島隔三千。踈燈自照蕭蕭夜，讀盡《南華》内外篇。

與袁淳夫院長話舊

不見袁宏二十秋，鳳飛龍躍滿神州。每傷江海空前夢，誰擬風塵共此遊？玉敕遠承綏四裔，虎牙分建走諸侯。賢豪志業青雲上，請卧元龍百尺樓。

鎮雄平班師一首

狂猓妖氛動帝畿，九重分遣決兵機。門前旌旆排金虎，帳下偏裨走鐵衣。雲騎遶山俘虜下，樓船横浦凱歌歸。行人欲識汾陽老，劍氣冲星徹紫微。

奏捷

蠢爾狂夷净掃除，捷音遥獻玉京書。金城圖上中能信，銅柱標來外本疎。九姓長官恒入貢，五溪苗落揔安居。舞干竊有虞皇祝，諭蜀休煩漢使車。

十一月十三日發白厓

霜清沙寒欺我衣，蠻方歲暮還思歸。蒼山冥冥落日盡，古渡渺渺行人稀。可憐生事尚羈旅，何日宦情真息機？滄洲鷗鷺同蕭散，魏闕勳華絶是非。

秋日寄故園親友

浚野秋成作社頻，天涯遊客迴傷神。西郊亭館誰專席？東塢烟霞他自親。遠道素書難借鴈，浮生尊酒要呼隣。陳留耆舊推名飲，阮老還堪第一人。

量移高淳令詠懷

斥逐那能便陸沉？量移還傍五湖陰。玉梅翠篠園官閣，麗日澄江清客心。自判陶公偏嗜酒，不妨宓子静鳴琴。時危莫羡丹華詔，歲暮聊爲白石吟。

野中詶友人

迴野烟華晚細微，垂楊春拂釣魚磯。梁王臺沼伊誰見？河上田園今我歸。文鵲黄鸝飛悄悄，浮雲斜日弄輝輝。時危幸及漁樵社，青瑣先朝已拂衣。

郊居落成有作

河上丈人卜築新，擬從幽僻迥藏身。沙邊叢竹開三徑，雲裏飛軒絶四鄰。炎日清涼疑洞壑，空林飄洒即仙真。無論盆沼生成細，撥刺儵魚亦有神。

郊　望

浚郊秋晚饒雲霧，渺渺乾坤獨上臺。山壓鼇簪偏北斷，河連天漢復東來。逢花白雪能千首，携客清尊更百迴。莫向蓬池重問訊，魚龍寂寞易生哀。

郡齋新成二首

官閒欲學草《玄》徒，築就新堂蔭白榆。朝日雲霞飛畫棟，清秋星月映雙鋪。風塵虚抱龍華劍，潦倒真貪濁酒壺。碧水心情軒㪚跡，須知謫吏是潛夫。

二

堂齋新搆即吾廬，卉木陰森類索居。出户看山聞鳥近，開尊留客對春虚。思鄉王粲能爲賦，去國虞卿且著書。判郡幸沾微禄在，蕭條歲暮免歌魚。

壽州贈陳判官

昔年侍從聯青瑣，今日相逢醉楚臺。直道幾人還失路，清時於子獨憐才。淮南鸞鶴尋常見，天上風雲早晚迴。莫向江湖歎摇落，小山叢桂即蓬萊。

聞方思道至京喜而賦四韻

毛塢仙人曳綵舟，荆門鄂渚記同遊。今回相見蓬萊闕，舊事豈忘鸚鵡洲。老夫救世已衰鳳，豪客行天仍紫騮。接席料應承晤語，揮觴準擬對清秋。

靈雪篇

聖主乞靈郊社徧，同雲朔雪應昭回。初飛梅蕚迎仙仗，漸洒瑶霙積鳳臺。歲稔先呈六出瑞，人和宜獻萬年盃。忻逢堯德乎天日，却愧梁園作賦才。

與王鳴瑞余懋昭遊中巖山限韻

靈峰插天擬咫尺，我來攀躋成開襟。啼烏飛鷺自夕集，蒼柟古檜生秋森。塵心欲净上方磬，客愁不散清江砧。奔走宦途真醉夢，偷閒一日千黄金。

對菊

今年閏冬節令晚，九月菊花仍未繁。細草荒藤有何好？候蟲山鵲漫相喧。登臺不盡陶潛興，携客徒傾文舉尊。暮靄斷鴻秋色遠，道人吟罷獨開軒。

寄王錦夫

海沱摇裔木蘭舟，悵望天人紫綺裘。白日星辰迷上部，層霄雷雨洒玄丘。三千錦帔真娥會，十二鸞笙帝子遊。誰念葛洪丹竈冷，萬峰雲裏獨悲秋。

海上夜懷

月出潮平滄海陰，秋風赤岸生蕭森。避時自作龍蛇蟄，高卧不嫌雲霧深。蓬萊賓友終難事，商嶺蕨薇仍素心。及此清平好歸去，短褐長鑱兒抱琴。

梁山

梁山黑水華陽國，雲棧金牛只一門。九折坂回誰氏馭？三聲猿斷北來魂。可堪作客音書絶，賴有逢花酒盞繁。忽劇川南豺虎亂，夜來歸夢遶中原。

牡丹

江苑春回爛熳花，牡丹晴艷鬬明霞。天香國色果殊調，魏紫姚黄真大家。矯羽日邊來瑞鳳，步虛雲外簇仙娃。醉翁會有凌風興，携汝蓬洲赤水涯。

江村

日暖江村漾白沙，長干風景勝年華。野桃齊發迎春早，社燕初回度水斜。澤國帆檣依市井，蘋洲茅屋擬仙家。煙波忽漫中原望，渺渺歸心未有涯。

訪胡太常適卧歸成四韻貽之

隔街日午來相訪，散漫君猶卧竹房。地僻真能宜晏子，心閒何啻到羲皇。誰堪日日惱公事？怪底卿卿學太常。借問遊仙跨笙鶴，幾回清夢過扶桑？

壬辰元日

今年元日陽回早，門邊柳條青不稀。淑氣拂筵熏酒盞，晴光浮日上朝衣。自憐白髮隨春長，無那滄洲前計非。老得官閒真勝事，擬將歌頌答恩輝。

奉次李少宰喜雪韻

江南十日雪濛濛，委地飄空四遠同。塵世忽驚還太素，瑤華誰遣出雕瓏？無論雨浹爲霖大，且喜人和與政通。試問越裳來白雉，何如寰海頌時豐？

新正和林小泉寅長

春來無日不芳辰，尊酒留連動涉旬。海内弟兄非偶共，天涯節俗且相親。即看燕子來茅屋，已覺梅花似故人。老去心情在林壑，那禁突兀夢垂綸。

玄明宮

奄氏亡來請仆碑，滔天權去即成衰。烏棲有樹還朝暮，馬鬣無封弔阿誰？閣上風雲收護敕，門前星斗罷懸旗。黃冠小道迎人拜，問着當年揔不知。

省中梅花亭招林小泉飲酒

雲日含晴春靄靄，省中風物迴生輝。照簷梅蕚已盡放，坐樹山禽還獨飛。賓僚素抱自相契，尊酒清談常不違。平世閒心今並得，滄洲吾道未全非。

送李少宰夢弼

文章翰苑馳名久，少宰勛華衆所尊。鳴鳥瑞周真有象，《大風》歌漢只空言。鑾書昔草明光殿，鵷從曾趨金馬門。聖代即今重逸舊，到時天上被殊恩。

二　月

二月江南春正妍，況逢融日散江烟。一雙燕子來何暮？無數桃花開欲燃。世上浮名抛未得，天涯遊旅恨相牽。青尊錦瑟尋常醉，誰道先生玄更玄？

東麓亭宴集

城外春風滿放顛，城裏尋春還可憐。對山設席翠不遠，臨水調箏清且妍。柳絲裊煙長到地，桃萼綴霞紅照天。人生幾何頭已白，莫惜芳尊太費錢。

寄　談　生

遠憶談生雲海居，風流文藻益懷予。瑶篇真附仙人調，熊夢難逢渭水車。老去安便恒攝性，病來將息罷觀書。鰲竿千丈無窮事，閒在扶桑恨有餘。

和林小泉留別韻

向來淹跡舊京春，祗詔今還拜玉宸。想見景雲生魏闕，豈無霖雨慰烝人？上卿門閥流風遠，大雅謨猷入獻頻。多少豪英需世用，幾逢明主愛才辰。

送毛中丞致政

拂衣歸去謝囂喧，海上千峰獨掩門。老日未防還結社，閑心誰復夢乘軒？蟠泥委羽從稱拙，白璧明珠自不言。華髮同年幾知己，臨岐無那重傾尊。

壽松江陶母 有序

東谷陶君，孝廉風節。母氏聖善，壽考維祺。林鐘應候，厥婺降精。慶席弘開，賓從爰集。廷相於陶君雅有素交，義宜申賀。金光瑶蘂，媿乏仙苑之供。地久天長，聊效南山之祝。詞涉俚蕪，意則篤至矣乎！

江勢盤吴抱海斜，翠城丹苑屬仙家。蟠桃解結千年實，琪樹常開五色花。南岳夫人來駐鶴，渚宮織女候乘槎。懸知泖上長生宴，不斷吹笙獻玉華。

送馬都督永

薊門分閫花當靖，時論同歸大將兵。垂翼南雲今養晦，建牙何日更專征？嫖姚轉戰狐奴水，都護營田疏勒城，此去邊隅方逐虜，丈夫莫惜請長纓！

送楊都督宏

猿臂將軍未拜侯，千金不惜買吴鈎。廟堂屢獻防胡策，淮海長傳漕運籌。閒散身惟袍笏在，太平時正鼓鼙休。西州都護勛名久，乞入關門鬢已秋。

欲假東園會客先簡徐公子

百合花開桂葉新，東園風景最宜人。山當晴牖涓涓翠，水抱層樓影影春。世事倘來何足問，酒盃無恙且須親。魏家公子神仙韻，日日來遊應不嗔。

送周尚書

昔賢匡世稱神授，君抱高才獨不矜。惠政春回陰谷暖，貞心秋瀉玉壺冰。平生謀國輕蕭相，閒日題詩似杜陵。弼教留都人望重，會承明主錫恩仍。

寄郭价夫學士

玉堂清切紫宸朝，獻納從容髩雪銷。君相明良新寶曆，神仙行隊舊丹霄。時平重有金錢會，海晏何煩銅柱標？苞鳳文章今瑞世，莫從芸閣羨漁樵。

寄王庸之殿讀

梁園才子代中稀，獨闡勛華奉紫微。勸講曉趨白虎闥，候朝宵侍綵鸞幃。修辭不直傳青史，論道猶能補化機。江外相思渺烟水，秋來空羨塞鴻飛。

送盛太守之嚴州

爲邦尊重二千石，五馬龍飛亦勝遊。才士今從吴下去，高勳應向越中收。行春花滿青山郭，問俗風生白芷洲。早晚政成蒙上賞，維藩何謝古諸侯。

庭下栽松桐竹柳偶成四韻

司馬宅邊春欲透，青青竹樹一時栽。即看美蔭籠書卷，更挹濃葩照酒盃。直節幸依君子友，後凋端荷歲寒才。分明城市山林色，懷抱從今得好開。

送林質夫出守瓊州

五馬遄遄向越中，使君新綰虎符雄。干將上射星辰動，緑耳東來洼渥空。好播堯仁同皎日，早令蠻海沐甘風。漢庭不久徵循吏，黄霸先收出牧功。

和遠夫秋懷韻

野雲蒼蒼樓居高，逸老閉門吟《楚騷》。秋來濁壺與誰醉，河上釣竿還獨操。馮唐持節功名晚，葛亮平蠻心計勞。争似著書彌歲月，斯文千古得人豪。

遊靈谷寺

青山翠壑朋遊遠，官府神仙此一時。幽勝久懷靈谷寺，菩提今仰誌公師。門前古樹雲常宿，石底香泉龍自知。入座頓令心地净，不須仍與海鷗期。

靈谷寺和黄久菴韻

縈紆松逕千迴轉，乘興看山不覺遥。纔上香臺臨碧巘，早聞風磬落丹霄。龍芝石耳輕堯韭，鳴栝泠泉即舜《韶》。待得遠公同説偈，祇林禪閣更蕭蕭。

集飲東麓亭

東麓古亭朝日開，水氛山色映昭回。帝家宮闕千年麗，仙苑風雲百道來。何處更尋飛鳳島？幾人曾上會真臺？恭承高宴臨幽勝，爛醉能辭濁酒盃。

東麓亭和同遊諸公四首

千山萬山雲嵳峩，雲裏看山紫翠多。此處樓臺足乘興，舊時風雨每空過。三洲靈羽書難託，五嶽神芝夢不磨。擾擾浮生幾閒散，放懷天地一長歌。右和劉紫巖太宰。

紺殿瑶林寶氣重，七真來往紫霞峰。鸞書不説人間事，風馭常迷海上蹤。勝地只留滄水鶴，靈飈時送碧山鐘。倉忙一覽催歸去，大道何年問赤松？右和嚴介溪大宗伯。

冠袍日日惱塵事，玄境來遊豈厭深。翠篠高松陰肅肅，迴廊交閣晝沉沉。江中白霧龍先蟄，石上蒼苔鶴獨尋。風物那殊竹林宴？洞簫雲笛助行吟。右和黄久菴少宗伯。

玉臺曠覽佳山水，石壁陰森檜葉凉。七寶宫中靈鶴下，五芝壇上瑞雲黄。回瞻北闕美人遠，欲泛東瀛仙路長。白日韶年劇流轉，可令塵思攬飛觴。右和黄筠溪少司馬。

九日觀音巖和張甬川韻

客裏登高逢勝地，倚雲層閣更臨湍。大江靚面抱城闕，白日入座輝林巒。逸鶴群飛劇心性，連鴈翻回遅羽翰。玉壺傾倒夕陽盡，醉插茱萸興未闌。

九日和周貞菴韻

今年陰雨妬秋晴，九日黄花開未成。夾逕已孤揮罡約，出門聊作看山行。雲霞冉冉迷鍾阜，草樹斑斑點石城。清賞但令山簡醉，不勞塵外學無生。

江上寄俞國昌郁希正二同年二首

芳洲晴嶼曉濛濛，水國風烟處處同。鸝鵙早來協暖律，辛夷齊發競春工。漫思瑶草逢仙易，空對青尊説劍雄。無問江湖與臺閣，故人華髮揔成翁。

又

客思憐春春不違，放晴江日轉暉暉。苑深楊柳鶯能早，渚暖菰蒲鴈未稀。抱甕丈人甘守拙，焚魚學士最知幾。誰堪白首軒華戀，誤却綸竿沙水磯。

壽劉紫巖次韻

昔在講筵前帝席，今來白下對江春。賈生議論常憂國，韓子文章迥絶塵。漫向蓬丘思馭鶴，好從黄閣待持鈞。彌綸調燮公能事，早晚爲霖濟兆人。

秋　懷

千山秋盡氣蕭森，摇落偏驚久客心。可耐臨風弄長笛，誰堪卧月聽清砧。江湖水闊鴈仍在，霜雪天寒龍不吟。空賦歸歟歸未得，故園松菊笑知音。

寄張子家正郎

兩京迢遰阻烟波，春月那禁夢想多。吾道得朋常自惜，君才經世更誰過？漫愁滄海無舟楫，倘遂青山足嘯歌。河渚蓬池舊漁釣，掛冠早晚入雲蘿。

答曹黄門李考功寄書

鴻書題錦過勾吴，却憶故人雙玉壺。曹植文章真八斗，李膺風節重三都。今來並逐行天驥，當日曾憐照乘珠。老我塵埃厭奔走，五湖乞去就蓴鱸。

寄趙舉人習

前年相見深相慰，别去飄蓬復渺然。懸榻可禁風雨夜？過江常夢孝廉船。漢家博士先三《傳》，楊氏門生守《太玄》。何日雲霄排羽翮，祥鸞逸鵠看高騫。

寄蔡成之少司馬

濰上逸人惜暗投，坐臨沙水即滄洲。龍圖黄閣爾能事，漁父山樵今好仇。雲裏鴈書常不至，江干蘭舸久相留。誰堪春到花期隔，揮酒行棋悵昔遊。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五言絶句體

上陵雜歌四首

層嶂迴迴合，遊雲暗吐吞。小臣凝望久，不見泰陵原。右望泰陵。

柿晚紅含火，梨秋脆得霜。誰期陵樹果，猶有舊臣嘗。右泰陵果園。

北望園陵地，紛紛紫翠開。不知雲霧裏，龍去幾時回？右回龍觀。

愛山入山住，心比白雲凈。三日應官忙，山僧失真性。右瑞光寺。

絶句四首

拜相一言多，封侯百戰少。時命不我由，智慧豈足道。

二

侯嬴大梁豪，白首仍抱關。平生酬知劍，曾未借人看。

三

惡鴞自生怪，聞鵲浪生喜。由來忌諱人，不是通方士。

四

六籍述人事，仲尼先爲邦。後生競文藻，擬議遽可降。

柳枝詞

休種江頭柳，長條空自妍。春來郎別妾，不繫木蘭船。

初見白髮

日日風塵色，勞勞簿領身。不知清鏡裏，已作二毛人。

曉望

海色茫無際，蓬壺鬱不分。縣城臨島潋，座裏日生雲。

望清口

岸坼地疑斷，水窮天若圍。飛風帆出浦，快意楚人歸。

漢上歌十二首

楚山十日雨，高漲落江湖。捲霧遊龍去，粘天白鳥呼。

二

野人執罟柄，獨立江上渠。不是非熊叟，臨淵志得魚。

三

白日隱鯨浪，奔湍入海區。鮫人織翠縠，素女弄明珠。

四

漢水經秦塞，飛流落九天。騰波如虎眼，愁殺上江船。

五

白苧織來好，采蓮羞殺儂。今時漢川女，猶有《召南》風。

六

悽斷羊公石，多年卧草萊。今人不墮泪，古字日生苔。

七

宜城出美醖，載入習家池。山公去已久，醉殺襄陽兒。

八

黄鵠啄江草，只與羣鳥同。青天一盪翼，萬里振高風。

九

一漲連旬瀉，漁人失舊居。雖添湖面水，走却槮中魚。

十

翠翠漢江鳥，毛羽鬬青鸞。迎船即飛去，不肯着人看。

十一

《白雪》郢中曲，秋風宋玉才。我歌慚楚調，空上楚王臺。

十二

鶴樓雲外聳，大別對江開。風雨無行客，仙人駕鶴迴。

山雪二首

石逕凌絶巘，遥空氣淒洌。山下雨纖綿，山頭盡成雪。

二

雪花不作水，皚皚彌幽澤。荒篠振瑶林，孤棕翔鷺翮。

綿竹道中二首

水藤罥黄葎，岸篠森緑薙。不見梅花樹，香風暗撲衣。

二

晴春日蒙茸，遠客自怊悵。白雲乍散彩，青山還遮望。

牡丹

迎風緑雲翻，含春錦苞吐。何處雙綵鸞，飛來鬬毛羽。

石菖蒲

石上菖蒲草，寸寸十二節。仙人隔瀛

水，何由煉金屑？

葡萄

獨立山上桐，高風日摧委。不及纏綿枝，年年結成子。

薔薇

小小薔薇樹，秋來紅作花。開筵照酒盞，真可當流霞。

宮怨二首

夜輦昭陽月，春筵上苑花。不成供奉日，枉自學琵琶。

二

鞶帶雙鸞彩，盡日不成結。向夕捲珠簾，偷閑拜秋月。

雨秋

山城一夜雨，客意已深秋。況對臨湖寺，千松翠欲流。

館中杏

在公誰更惜？柯葉半成衰。會結團圓子，無緣到熟時。

單飛鶴

遥空萬里志，高舉復回翔。恐有單飛

侶，相將共一行。

小山

小山如旋螺，青可見十里。早來山下人，亦望雲雷起。

湖中林

中湖靄林囿，遥聞鷄犬喧。客舟迷處所，疑是桃花源。

詠山中雲二首

靄靄山出雲，垂垂濕不起。安得風飈會，去作人間雨。

二

野屋在山坳，叢篠作籬壁。雲來就人烟，薜蘿盡沾濕。

江南曲十二首

家住横江口，江潮日到門。自摇蓮葉艇，如鳥遠飛翻。

二

采蘅金陵江，往來石城道。不問江南人，安識江南草？

三

南湖風日好，窈窕湖上遊。蓮舟未罷采，猶及可憐秋。

四

江上楊柳花，裊裊不肯住。隨燕入簾櫳，因風復飛去。

五

蘋葉翻翠蕤，芙蓉颭香水。怪底雙鴛鴦，日日住塘裏。

六

儂是江南兒，慣作江南樂。黃金裝箜篌，白玉爲捍撥。

七

採菱不盈筐，力微棹歸遲。朝藉南風來，暮願風北吹。

八

何處是儂家？白浦長千里。茅宇不施簾，年年燕成子。

九

處處芳花檻，家家碧水臺。霜中黃橘柚，雨裏熟楊梅。

十

碧絇遠遊履，層梁白疊巾。番疑江外客，猶是六朝人。

十一

鳥萃笙歌夕，花嬌羅綺洲。雲旓帝子下，龍舸水仙遊。

十二

百舌黄鸝鷗，朱樹碧欄裏。説盡江南春，不盡江南美。

古樹

古樹歳年遠，難辭柯葉衰。春風倘未棄，猶長寄生枝。

芳樹

芳樹不自惜，與藤相縈繫。歳久藤枝繁，見藤不見樹。

閬中雜詠六首

碧柳長捎激，芳蕪緑遶灣。山花齊繡日，不肯放春閒。

二

片舫連雙槳，嘔啞雜哩囉。慣聽吴櫂曲，羞殺閬中歌。

三

天闊浮煙迥，沙平落照低。春江同在眼，只覺異巴西。

四

且泊晴沙激，閑行散客心。人空舟櫓静，山鳥下江陰。

五

二月江山麗，三巴書信稀。野臺聊寓目，時見楚雲歸。

六

春風幾時來，幽岩已青峭。野逕無人行，孤花自相照。

詠月

净影漾春江，流輝動仙閣。不愁避犀蛟，恐有驚枝鵲。

杜宇

杜宇尋常鳥，人云古帝魂。不知多少恨，夜夜叫西園。

秋興四首

宋玉天南客，秋來愁自深。清霜數行鴈，明月萬家砧。

二

窈窕青林下，荷風醒晝眠。蒼蠅避麈尾，觸響案頭絃。

三

片月上東方，照我水西閣。相對可憐影，蕩漾不能掇。

四

霜落汀沙白，天寒苑木疎。朔方纔鴈去，何日得家書？

溪夜

千峰水如注，經春深更綠。漁舟怕風

浪，夜夜曲溪宿。

春　意

獨抱千古意，行歌春江湄。佳人在遠道，浩蕩難爲期。

采　菱　曲

蘭舟夾畫槳，素腕玉雙回。盪入南湖去，菱波一道開。

春　草　謡

塘上草離離，照妾春羅衣。待君君不來，滿庭螢火飛。

長安道二首

蹀躞騮馬蹄，的皪胡鷹毛。奚奴纏繡臂，知是五陵豪。

二

胡姬貌如花，春酒緑如水。金鞭貴公子，馳入新豐市。

東門懷古二首

鬭鷄纏紫羅，彈箏住流水。不見盛時人，重過繁華市。

二

華園明積雪，上客艷新詞。何處梁王

苑，秋風蔓草迷。

秦川雜興五首

古陵在蒿下，啼鳥在蒿上。陵中人不聞，行客自惆悵。

二

江水遶山下，滄渚臨古道。落日見幽人，纍垂佩春草。

三

客行不束書，太半是俠氣。寶劍值千金，上有飛熊字。

四

四山障平野，一水遶青林。茅屋殘陽裏，脩然生隱心。

五

團團桑上葉，嫋嫋桑下娘。養蠶如救火，不道使君忙。

遊子吟

盡將遊子淚，灑向蜀江源。願江東北流，直到儂家門。

江雨

獨艑江門夜，衝風湧岸波。約量秋雨點，不及旅愁多。

靈谷寺雜詠四首

泉涸杯難流，且自手傳巵。爲問八功水，那不通天池？右流盃渠。

琵琶懸四絲，流音藉揮指。如何琵琶階，聲在虛無裏？右琵琶階。

寶塔凌飛雲，塔磴壁直立。愓愓不敢上，安得昇天翼？右誌公塔。

老禪巢木巔，只是外相定。吴生筆雖神，無處畫佛性。右吴偉畫壁。

王氏家藏集卷之十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

浚川王廷相著

門人鄔紳、湯紹恩、余承業校正

七言絶句體

皇上平南凱還歌十首

九江流血海霞紅，十二坤維震蕩中。赤子望天遥頓首，太平還與萬方同。

二

詔下團營大點兵，我皇親作冠軍行。九河壓地樓船去，八月横天劍戟明。

三

蠢爾檄書干鳳闕，赫然神武出龍驤。人間忽蕩妖氛浄，天上重開日月光。

四

眼見南京不敢攀，寧王戰艦復西還。豫章翻作鯨鯢窟，安慶真如鐵鎖關。

五

犯順天亡勢莫支，倒湖風雨助王師。巨靈呵電馮夷怒，擊碎妖人葆纛旗。

六

劍芒休倚白雲天，願從君王備控弦。誰道儒臣非衛、霍？蕩平江漢比燕然。

七

鄱陽雲霧總從龍，天子功高五岳峰。
早獻俘囚開九廟，便休戈戟慰三農。

八

威武新軍帝自開，掃清江漢劇奔雷。
樓船奏凱王猷大，不數横汾歌吹迴。

九

從來兵甲隱危機，不比平原賽打圍。
誰忍至尊勞汗馬，願回三殿坐垂衣。

十

漢家王子推封策，今日儒生曲突談。
尾大乘時能作釁，休將兵衛假淮南。

寄何粹夫

河渚迢迢鴈去遲，君今何處遂幽期？
梅花吹遍瑶笙冷，靄靄天壇月落時。

和彭憲長景俊惠象笏三首

東家丈人白象簡，送與西家還可憐。
海國玻璃雲霧濕，繡袍相映好朝天。

二

牢落誰言賦分高？補天猶自愧時髦。
金魚象笏三公貴，敢謂王祥得佩刀。

三

天仗宵嚴鳳掖坡，省郎端簡入龍墀。

每逢面説親題字，記得先皇侍從時。

宮詞五首

太液風槎岸柳匀，波香烟暖不生塵。
劇情最是鴛鴦鳥，池上年年獨占春。

二

羅縠飄香滿翠闈，乍暄時節亂穿衣。
指環贏得金合匝，纔向西宫鬬草歸。

三

二月昭陽春已和，牡丹亭館幾經過。
長門亦有閒花樹，玉輦不來庭草多。

四

花撲珠簾玉殿春，翠娥分隊唱歌新。
如今恃寵多嬌貴，領得霓裳不著身。

五

芙蓉雙衩曳秋裙，十二峰頭片片雲。
不道昭陽新失寵，玉簫猶幸月中聞。

和賞牡丹五首

燕山牡丹霞爛紅，青春開出錦芙蓉。
襜車寶馬休遲賞，雨打風欺惱殺儂。

二

楊家姊妹石榴裙，步入披香朵朵雲。
名花折得私相比，艷蘂嬌娥兩不分。

三

美酒休嗔斗十千，國色天香殊可憐。

俗士但知留一醉，道人還有《會真篇》。

四

舞罷仙娥紫帔垂，三三兩兩下瑶池。
情多休化行雲去，誤却襄王更誤誰？

五

紫府仙人千日宴，瑶華十丈錦葳蕤。
蕭條豈似梅花樹，偏怕風前玉篴吹。

烏棲曲四首

博山香爐七寶烟，雲母屏風九疊環。
秋生枕簟凉如洗，惱殺啼烏不得眠。

二

東家女兒賽花樹，生來不識門前路。
嫁作西隣蕩子妻，夜夜夢魂江山去。

三

垂柳風清絲宛宛，碧梧霜冷子離離。
阿誰轆轤汲金井，驚起雙烏月裏飛。

四

門前池水碧波澄，照見牽牛織女星。
東方月出看不見，獨夜空閨懊惱生。

行邊六首

榆林上郡跨雄圖，況是君王拜郅都。
夜發金符催出塞，朝開罽帳獻擒胡。

二

長城要遮九千里，大漠横行十萬師。

昨日龍城報烽火,單于塞下送降旗。

三

長風吹雪暗胡天,凍合胡兒飲馬泉。
漢帝如今新好武,左賢營部莫臨邊。

四

定邊城北沙似海,防胡空調築城師。
三更虜騎啣枚入,詰旦遥穿華馬池。

五

絳幘緋袍雲滿衣,紫騮啣鞚疾如飛。
三年榆塞無烽火,學會唐王大打圍。

六

賀蘭山繞黄河掌,帝鎖中原豈易開?
殺氣倒纏靈武塞,陰風生坼夏王臺。

潼　關

天設潼關金陡城,中條華嶽拱西京。
何時帝劈蒼龍峽,放與黄河一線行。

永寧舟行

山路崎嶇西復東,輕舠聊藉布帆風。
行人莫話擔心事,沙磧滄波處處同。

夜聞子規

子規小鳥自呼名,啼罷江樓已四更。
枕上夢回猶是客,誰能不起故園情?

過驪山

玉女霓裳鬭彩虹，君王仙去鳳樓空。
祇今惟有垂楊樹，留得寒蟬咽故宮。

白洑驛雨

白洑驛前水流沫，澤口灘頭雲拂磯。
鷺鷥橫飛過江去，不知陰雨濕毛衣。

蕪城歌二首

煬帝看花太放顛，錦帆龍舸萬千千。
情多化作相思鳥，夜夜蕪城聞杜鵑。

二

莫向隋宮問六朝，璚姬玉蕋已烟消。
祇今惟有湖邊柳，猶對春風學舞腰。

布　穀

無邊春草滿溪生，溪上布穀相對鳴。
愁殺雲來不作雨，忙忙何用苦催耕？

海上雜歌八首

崑崙水落大荒東，滙作天池四海通。
漂浮九地虛空裏，搖蕩三辰宛轉中。

二

白浪奔濤秋滾滾，魚龍百萬蹩天開。

亭亭日午潮方至，誰道陽精激水迴？

三

洋中洲島依然在，人代沉銷竟不還。
石甬虛傳秦帝路，勾城誤指越王山。

四

東海東頭雲霧開，翠分高闕是蓬萊。
盧君度世傳靈藥，王母朝天獻玉梅。

五

潮打天門月黑時，長風破浪海神隨。
祈攀羽馭捎三島，擬曳鼇帆出九夷。

六

海晏成周王氣開，祇今誰是聖臣才？
蠙珠遠自天南獻，白雉遥從日下來。

七

扶桑島上蜃霞生，幻出龍圖罨畫城。
玉女浣波晞麗錦，水仙行日鬭珠纓。

八

攀雲探霧萬重重，踏遍蓬萊七十峰。
曾向玉宸爲傲吏，行天那怕引雙龍。

出城

海邊桃樹花已滿，城東楊柳葉復齊。
青春三月一開眼，那不羨汝幽人谿。

白菊

清霜未許摧堅節，明月真堪照素心。

耐可陶公寂寞後，野欄寒日草花深。

紅　菊

無言紅朵浄鮮鮮，開遍霜臺裊裊烟。
不共東家可憐婦，逢時塗抹鬭春妍。

寄王庸之

日華紅透海東雲，金闕蓬壺望莫分。
不上青天排羽翼，飛龍誰識玉宸君？

送盧師邵侍御還京五首

紫府仙人御史郎，豸冠白筆帶秋霜。
已將巴蜀澄清遍，却踏飛雲入建章。

二

劍門巫峽遠天開，帝命遥分濟代才。
不獨雷霆動山嶽，蠻方風俗一時迴。

三

叙南烽火雜松州，兵馬三川尚未休。
君向長安侍金殿，腐儒空抱杜陵愁。

四

玉殿氤氲午夜香，與君曾此侍龍牀。
不堪楚水巴山外，舊夢秋迴萬里長。

五

黄陵祠下吊江靈，舟櫓風飛下洞庭。
安得鳳凰憐杜宇，一齊啣去上蒼冥。

詠 棕

漢南冰雪驕晴日，翠蓋團團春不妨。
剥盡皮膚成獨苦，芳毛猶自爲誰長？

詠鐵楓樹

獨憐松檜晚陰森，鳳闕前頭雪滿林。
楓樹青青深谷裏，更無人識歲寒心。

放舟二首

射箭灘頭水噴機，亂汀高峽暗雲霏。
順風側度迷蒼翠，半日中江逐鳥飛。

二

木蘭雙槳沙棠舸，❶有客乘春下閬州。
江漲龍灘三百里，迅風斜日幾迴愁。

閬中歌

我來閬中何所見？翠湍錦石萬重重。
畫雲艇子蓮花瓣，秃尾尖頭笑殺儂。

山 塢

山塢人家隨向背，横斜一徑對柴門。
鳴鳩乳鵲春雖早，密竹蒼松日易昏。

❶「槳」，原作「漿」，今據文義改。

巴人竹枝歌十首

正德戊寅正月，余自廣元遡流下閬，聞舟子櫂歌，殊鄙褻不可聽，乃作《巴人竹枝》，令之歌。嗟乎！君臣、朋友、夫婦，其道一致，而夫婦之情，尤足以感人。故古之作者，每藉是以託諷，而孤臣怨友之心，於此乎白，因之感激以全其義分者，多矣！是故温柔敦厚者，詩人之體也；發乎情，止乎義理者，詩人之志也；雜出比興，形寫情志，詩人之辭也。故以意逆志，皆可勸焉，豈獨《伐木》、《谷風》然哉。

江草江花滿眼新，不知郎處幾多春。愁來欲上東峰望，上到東峰愁殺人。

二

郎在荆門妾在家，年年江上望歸查。荼蘗種得高如妾，縱有春風枉却花。

三

郎上瞿唐儂自愁，生憎風水打船頭，江靈若解渠儂意，郎若來時水不流。

四

野鴨啌啌一雙飛，飛到儂池不肯歸。莫共鴛鴦鬬毛羽，鴛鴦情性世間稀。

五

赤霞簾幙晚氤氳，欲換春衣怕自熏。隨意鞦韆寒食下，桃花妬殺石榴裙。

六

楊花作雪草連天，郎下荆吴又一年。
江上浣紗郎不見，❶問郎錯問下江船。

七

儂家門口百花開，不怪山禽日日來。
春夢近來消息好，天涯倘有玉書回。

八

神女襄王彼一時，楚宫巫峽夢中期。
儂今欲化行雲去，恐到君邊君不知。

九

越人江口海潮生，盡説風波不可行。
郎若還家須報我，迎郎先到豫章城。

十

蒲子花開蓮葉齊，聞郎船已過巴西。
郎看明月是儂意，到處隨郎郎不迷。

春園漫興六首

野老安閑自白頭，年年覓樹種河洲。
春深不減瑶華苑，時枉仙人絳節遊。

二

舍北行榆錢已翠，門外垂楊莢不遲。
春工普散陽和意，紫柰朱櫻各一時。

❶「紗」，原作「沙」，今據文義改。

三

萬花不減平泉景，五畝真成獨樂園。暫假春風爲益友，共邀明月倒金尊。

四

城裏囂塵真造次，逢迎筋力委難當。走向東林覓幽獨，種花翻遣一春忙。

五

每到花時便獨來，小園只在古城隈。幽居門巷春如錦，半是紅桃映白梅。

六

不緣種樹誰行野？灌蒔栽培亦劇心。競將生意侔真宰，要與春風作賞音。

春興

紅槿放花朝日上，白楊戰葉晚風初。村園來往俱成趣，閑却先生滿架書。

贈劉司空還山七首

未老歸閑興儘長，好懷多在舊池塘。蓮花開處微風起，應想氤氳玉殿香。

二

聞道溧陽已定居，舊遊山水益懷予。江南氣暖禽先覺，鴻鴈臨來好寄書。

三

苞鳳文章海鶴高，風流元不愧人豪。

皇恩早放漁樵去，山水争迎白布袍。

四

青山靄靄春遊遠，緑樹陰陰午夢長。早得身閒由賦分，莫從雲壑賤岩廊。

五

東曹司馬近司空，鵷鷺成行奏對同。湖海難忘舊遊事，夢回應到玉橋東。

六

桔槔亭下水粼粼，紫莧青葵爛熳春。此去且閒援世手，不妨仍作灌園人。

七

鵁鶄鸂鶒滿春洲，桃萼梨花映碧流。試問蓬萊闕下客，何似滄浪江畔遊？

泊嘉善縣

千峰萬峰廣德路，晝行夜行湖州艘。七十五橋今過盡，畫船明日入松江。

宿梁山望北岩僧寺

山寒烟靄不成飛，暮雨僧堂掩翠微。身世浮雲何日定，卧聞鍾磬欲歸依。

遊仙二首

南極老人太虛客，赤松仙子上清家。海陽舊種扶桑樹，春到齊開五色花。

二

九疑真人韓偉遠，手執靈飛六甲書。
青霞指引蓬丘路，白日翻回龍虎車。

擣衣曲

大火西流玉露深，破工連日擣秋砧。
凉州較此寒猶早，密霰清霜夜夜心。

宣州歌六首

宛陵山上石城開，紫氣常瞻龍虎迴。
神祖南京朝萬國，此中曾是望仙臺。

二

曾看天目東湖水，何似西峰映九華？
靈氣暗通雲夢雨，高標常掛赤城霞。

三

歙水遥從天上來，壯遊何惜遠帆開。
鳳凰洲上乘槎去，牛斗宫前撥棹回。

四

耐可羅刈九疊蟠，行人二月詫驚湍。
黄河不説中流柱，蜀道空聞灧澦灘。

五

河瀝溪頭伐鼓行，五湖渡口棹歌聲。
怪來畫舸如飛去，一百八灘春水生。

六

强半峰巒帶碧流，行人猶説古宣州。
雙懸日月青蓮賦，獨占江山謝朓樓。

贈許廷綸學士二首

號山學士綰金魚，天子虛懷訪道初。
海内瘡痍須廟畧，且休閑漫説圖書。

二

喜君新作講幃臣，不枉滄洲養道身。
商祖、殷宗致今帝，傅巖、莘野屬何人？

青羊山歌八首

太行之巔高嶙嶙，青羊關頭惟一門。
要害翻爲豺虎穴，年年盤據長兒孫。

二

身衣口食須多藉，火種刀耕詎爾徒？
縱有綏和龔太守，能令賣劍欲何須？

三

州官縣吏按征旗，撫諭雖頻聽者誰？
赤子尚憂水火患，朝廷能惜羽林師。

四

君聖臣忠世必安，太平元不諱除殘。
周王有道仍戡亂，虞帝垂衣亦舞干。

五

提師魏武號通神，百戰中間幾喪身。
若將容易論兵事，麟閣無窮入畫人。

六

勝負兵家難遽定，縱令小衂不須疑。
但教付託歸專閫，終見崤陵再勝師。

七

魚貫攀緣是坦途，休矜三窟逞狂圖。
請觀神聖中興畧，芒竪滇兇已伏誅。

八

山北山南兩不聞，提刀荷篠各爲群。
將軍九伐兼仁義，迅掃須教玉石分。

江南曲

蓮舟女兒花髻垂，停橈不動任風吹。
低頭手把雙荷葉，漾入橫塘魚未知。

池蓮雙花三花同莖而開十數餘朵紀勝有作

菡萏駢花世所稀，競將何物比光輝？
樂遊苑裏霓裳女，把臂臨池照舞衣。右雙花。

太華峰頭千葉蓮，開花十丈不虛傳。
何如一幹承三萼，簇簇凌波鬭水仙。右三花。

徐州夜候岳君延茂才

月華如水水如天，夜泊彭城兩岸烟。
一樣中流歌欸乃，不知誰是孝廉船。

淮浦歌四首

淮北淮南波路新，風光元不礙遊人。
無邊桃萼楊枝岸，一樣鳴鳩語燕春。

二

春潮春漲動茫茫，淮海東偏盡水鄉。
回首十年舊遊客，滿帆風雨下維揚。

三

雲霧漫天山月黑，蛟鼉喧夜海潮生。
從來不慣江湖路，風雨風波喫盡驚。

四

三湖湖水接天流，片舸南飛無盡頭。
落日烟波迷四望，不知何處是揚州。

金陵歌十首

吴楚亡來議定都，過江一旅即平胡。
東南誰道終偏霸？請看高皇創業圖。

二

北驅戎虜定南蠻，三十年餘講治安。
穩握瑶圖成豫大，須知王業本艱難。

三

山到金陵龍虎分，大江環抱日生雲。
千年宫闕存遺事，猶有都人説建文。

四

鍾山上拱雲霞麗，靈谷東移草樹蕃。
王氣彌天隨日轉，寶符燭地有龍蟠。

五

檄楚徵吴集義師，夏公託故蹇公遲。
台州自有王元采，馬革韜尸更不疑。

六

舊内宣傳賜魏公，美人飛出兩芙蓉。
若非醉卧躍踰地，幾誤開天第一功。

七

聚寶樓成插碧霄，阿婆亦有賽公橋。
黄金難買長安住，白首猶臨滇海潮。

八

靖難兵來寶玉焚，主危臣死更何云。
就中不授臨危命，取似珪、徵論後勳。

九

玉樹庭荒散綺羅，華林園廢足悲歌。
氣長惟有秦淮水，猶入西江生白波。

十

一自燕山開帝闕，守邊不復調長征。
由來密邇防胡便，可是文皇厭舊京？

北虜小王子與其部下亦孛來雠殺孛來部內咬兒蓋一枝潛避河套今年冬小王子過河中畜牧家口搶殺一空內達子奄著赤者同其弟伯顏滿忽來歸降予哀其非窮迫無所歸控將不至於斯因吊以是詩並附守臣

孤鵲南來本自迷，窮猿何處不堪棲？
邯鄲公子稱仁義，猶有都人哭魏齊。

遊青城山

石壇香霧藹氤氳，壇下流泉隔世氛。
賣藥仙翁期不在，客來遥禮萬峰雲。

徐氏東園雜歌十首并序

魏國六公子先生，賢智謙晦人也。佳園別館，臨瞰都城。亭池藹三島之幽，花卉極四時之變。旅懷浩發，藉此登遊，選勝探奇，莫之與儷矣。僕也自惟南鶩，得從諸賢，秋月春花，燕遊屢屢。座中豪客不聞梓里之謠，海内文宗未託辟疆之記。高風逸事，殊闕贊述，對景即筵，竊爲慨嘆。乃撰《東園雜歌》十篇，爲群公倡。嗟乎！勝會難常，古有臨觴之愴矣。而況浮生無幾，流化瞬速，轉盼之間，鴻泥渺絶，豈不悲哉！則夫振鷺翩翩，何辭醉舞，清吟妙曲，可使來者之無述乎？

水環石嶼小蓬丘，白日青霞爛不收。東風未暖春池沼，怪底金魚匝地游。

二

東園花樹錦婆娑，花發流鶯樹樹歌。一種池亭供客賞，春來偏費酒錢多。

三

看花曾不被花惱，中酒何嘗與酒違？昨日花開太爛熳，幾使山公倒載歸。

四

繡毬臨水簇仙娃，紅藥當筵散彩霞。不論含香與含色，大家只賞牡丹花。

五

牡丹花裏緑雲袍，錦瑟瑶笙越調高。千古東山抱逸興，祇今誰似謝公豪？

六

金陵城裏花茸茸，飲酒看花興頗濃。我醉狂思汎滄海，蓬仙乞爾玉精龍。

七

百尺起樓臨碧波，吹簫拂蠂唱雲和。三百六旬不惜醉，雨雨風風能幾何？

八

箏絲十四鳳皇鳴，彈盡南聲與北聲。一曲《伊州》剛入破，梁園詞客不勝情。

九

翩翩魏國六公子，携客看花吹玉笙。不將豪貴驕塵俗，直欲飱霞凌紫清。

十

綺閣朱闌近水濱，不分晴雨自生春。時時燕舞迎人慣，恰恰鶯歌勸酒頻。

送顧武祥少參之廣東七首

使君秋發東吴舸，海上人瞻北斗星。自有文章光日月，更看風力破滄溟。

二

寶撰金書下玉皇，使君南去海霞光。浮查接引千鰲駕，不道仙人騎五羊。

三

訓習兵機積餉多，威强不恃恃人和。蘇州舊有韓巡撫，勛業曾齊馬伏波。

四

三十聲名動兩都，平生儒術抱唐、虞。
年來多少安危略，好作東南民隱圖。

五

天鷄啼處海潮生，千丈扶桑擁化城。
君過海陽勞問訊，王喬何日約吹笙？

六

謝傅屐連金翡翠，伊川巾側玉芙蓉。
太平官務多閒暇，遊徧羅浮四百峰。

七

海上仙峰雲倒開，仙人常住五雲隈。
飛鸞倘過相思處，芝草琅玕好寄來。

紀　事

八十歸來乞葬身，緇袍無恙髮如銀。
長鑱拄杖無人識，痛殺當時餂肉臣。

戲贈粹夫二首

逸人漸慣着山衣，直掇綈袍坐柳磯。
最好綸竿不耐事，斜風踈雨每空歸。

二

補陰伏火按《黄庭》，五十年來養性靈。
自是先生常斷酒，却令人讚屈原醒。

次黄久菴感懷韻三首

石上盤盤古松樹，霜欺雪打未須哀。

終然不類浮萍草，容易風波趁去來。

二

偶然一與風飈會，便爾橫飛矜長雄。
即假鵾鳶能造次，終於鵷鷺怯從容。

三

莫道殷勤奉帝家，閑時曾不種瑶華。
秋風忽入長楊苑，摇落徒深晚暮嗟。

毘陵黄生行

七尺誰家白面郎，揮金買醉少年場？
飛揚突兀長安道，走馬衝人太劇狂。

題黄太常畫

樹碧花紅一剷新，山將花樹湧嶙峋。
南枝借與鶺鴒暖，不道鸞飛上苑春。

次周司寇邀飲二首

爲謝尚書偏好客，每從佳日即開筵。
多情未勸黄流斝，寡和先傳《白雪》篇。

二

莫怪詩人頻置酒，留都官況自來閒。
春時倘作遊山約，好在花朝穀雨間。

寄俞國昌二首

小篆書成紅錦斑，百勞東去海雲閑。
故人家在梁溪曲，一水縈洄碧遶山。

二

僕僕應官大世情，却令白髮惱餘生。

何時就爾滄洲客，把臂蓬丘頂上行？

雪中雜歌十首

同雲密霧暗皇川，瑞雪靈華散九天。
已積瓊瑶成樂國，更登禾麥作堯年。

二

甫田膏脉潤成酥，大野螟蝗凍已枯。
學士休誇郢人賦，今皇只好富民圖。

三

南天北極玉漫漫，一色冰壺萬里看。
只恐至尊勤御政，垂衣三殿不勝寒。

四

流霰輝輝引素霞，九重城闕玉爲家。
怳疑身在瑶池上，春到齊開萬樹花。

五

飄衢委地斷行塵，積素凝寒不放春。
可耐豪華連日賞，不知顔巷有貧人。

六

江雲和雪帶潮飛，一夜青丘玉作圍。
梧竹琅玕應折盡，群仙愁殺鳳來飢。

七

瀌瀌漾漾復蕤蕤，白壓山川爾一時。
見晛幾何終化去，不妨春在萬年枝。

八

梨花杏花春照天，臘月雪花更可憐。
流輝學作瓊娥舞，時送慇勤到酒邊。

九

侯家少年争打圍，雪裏呼鷹鷹不飛。
江頭買醉胡姬酒，意氣粗豪走馬歸。

十

千山萬山杳無影，上天下天同一雲。
野人自不辯朝暮，却怪乾坤未始分。

正月二十五日林小泉宅觀燈即席二首

堂上華燈寶作絲，堂前花樹火生枝。
分明清賞如元夜，無那人心有後時。

二

黄螺紫菜沙魚鬣，每到君家薦滿筵。
座客紛紛誇海錯，不知君是海中仙。

送顧亞卿

金陵北望水烟低，淮海蒼茫客路迷。
我夢凌兢似秋月，隨君直到薊門西。

宫詞

菖蒲葉長池水清，池裏錦魚撥剌行。
誰知一中君王好，不得長江再放生。

雜言體

三五七言

吴山高，楚水遥，明月下幽閣，長風湧

暮潮。東飛伯勞不復返，海上素書空見招。

三四五六七言江行作

江上秋，順歸流。木蘭檝，沙棠舟。左蠡覽勝，石門幽求。佳客並翔，赤松丹丘。吹笛白雲湖，棹歌芙蓉洲。杳然雲谷迷，疑是武陵遊。山縈水盤窈窕，鸞裝鶴馭夷猶。宛宛伊人莫覿，風雨悽悽暮愁。一舸飄然傲五侯，掛帆隨處可淹留。尋溪弄月不知遠，何啻山陰王子猷。

六言體

雜興四首

山居采薇啜水，鼎食椎牛擊鍾。試問金墀舞鶴，何如沙海冥鴻？

二

羲馭躔南躔北，滄溟潮落潮生。風雨何年種絶？蛟龍逐夜心驚。

三

翊漢草廬抱膝，興周屠肆鼓刀。博浪沙中王佐，黄金臺上人豪。

四

拾蕙盤盤幽谷，洗耳泠泠碧湍。三茅洞主棄世，五柳先生掛冠。

野興爲謝以中作二首

谷中瀑水流水，洞口青雲白雲。遮徑

飛蘿裊裊，隔溪叢桂氤氳。

二

雨餘臨磵觀漲，雲散開門面山。啼鳥落花處處，先生那得春閒？

江南春思五首

山色籠煙晚翠，江氣盤雲晝陰。春前淡淹幽眺，天際微茫遠心。

二

野陰欲散不散，浮靄非濃似濃。虹蜺抱日截雨，霹靂翻江起龍。

三

過却清明穀雨，開遍梨花杏花。眼看今春强半，王孫依舊天涯。

四

落花闇闇隨水，芳草萋萋掩門。誰道江南春色，能禁風雨黄昏。

五

泛泛蘭舟擷荇，嫋嫋頃筐採茶。乍雨乍晴天氣，半山半水人家。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一十首

贈彭方伯景俊之任雲南序

四川按察使水厓彭先生拜雲南右轄，僚寀諸君子徵浚川子之言以贈先生。浚川子曰：予將徵于道焉。夫天之運，含弘光大，靡示以意象，而萬物蒙蒙然由之，嵬嵬然成之，邈不可致詰也。惟有道者能體之，是故屈伸闔闢，遊于二氣之變，控揣其幾，委順於奧窔焉。由之不可以一隅擬者，❶善已也；不可以有象求者，❷與政也。是謂以人合天，以天合道。予嘗持此徵於世之君子也久矣，然未有酬焉者。自吾之得侍於先生也，見其順性而任撲，溥利而盡物，兼義而和類，灼奸而不察，衡法而不刻，潔己而不皦。任撲不汩於真也，盡物不自便於己也，和類不比於私也，不察則光於智也，不刻則平於政也，不皦則晦於德也。静合玄默，動合委和，斯平世之大儒所以貴也，非契於天之道能然乎？夫銳者取鈍，躁者取滯，矜侈者取窮，雖抗志獨立，求以上人，而物終無與焉，遠於道故也。是故以精義咀之，片美既竭，已杳然而無餘味，❸天機不

❶「隅」，原作「偶」，今據文義改。
❷「求」，原作「永」，今從王校改。
❸「杳」，原作「查」，今從王校改。

亦淺哉！自夫先生之道觀之，雖混然不炫其華景，而其政不厭，其用不弊，蓋有入於神靈，會於天德，巧詞不能以埏埴者矣，可究其際哉？或曰：先生之道固然矣，何一守郡符而五考始遷，筮仕三十餘年尚淹於外方之伯，不能尊取公輔，與天子坐而論道，意者不足以大濟與？浚川子曰：不然。君子見内之可重，不見外之可利，故守道而不惑於物。昔者盧有兄弟之醫，伯氏於病也，察於毫毛之際，未形而能除之；叔氏於病也，必砭血脈，投毒劑，封肌膚，而後除之。已而伯氏之名不出里閭，而叔也，能醫之聲動于諸侯之間。何也？伯氏之醫行於無所稱之塗，而叔氏務中於人之耳目者也。雖然，伯氏之術神矣。務外而勦名，彼豈不達者哉！失所以自重，固有道者之所以不屑也。先生其殆類是。其以名位見病者，不亦遠乎哉！

三江別意卷序

高安台峰熊子清戎蜀中，及代期還，過漢嘉城。漢嘉士有東岩徐子、寄菴張子，設餞於凌雲山，賦詩各數十章以別。凌雲盤踞城左，錦水、沫水、青衣水環映城下如帶，合而東注，凌雲壁崒兀立，下瞰三江，遂題其卷曰《三江別意》。台峰子迺徵浚川子以序。夫三君子，名御史也，其殆三江乎！嘗觀天下之水，百川浩漾，皆赴於海，道之會歸也；自崑崙而東，盈科後進，沛然莫遏，道之大順也；百川尊於四瀆，而江尤爲瀆之廣遠，道之大紀也。三君子，有道士也，其殆三江乎！當夫秋水盛長，谿壑俱下，漲爲澤，蟠爲淵，淼茫無涯，流沫千里，非學之

淵源與？神氣所鍾，蛟龍蜃蚌、黿鼉鯨鯢之屬，罔不生化，非德之含蓄與？浮航上下，通利商賈，興致雲雨，灌潤田疇，以登稼穡，非利物之仁與？下瞿塘，激灩澦，衝撞澎湃，百折不迴，非氣節之貞與？由是觀之，三君子之道，其三江之同流乎！則夫同心而言，又烏有加於此？或者乃疑之曰：名實者，聖哲之所不拂其情者也。今三君子有道與時違，偕山澤之癯以獨善者，是與高尚爲徒者也；有避時守道，遇坎而止，會可而動者，是與達幾爲徒者也；有盡心盡力，不避艱險，成敗利鈍付之命者，是以樂天爲徒者也。今一要之同，無乃未然乎？浚川子曰：不然。不同者跡也，同者心也。比干之諫，箕子之奴，微子之去，子推之焚，申徒狄之沉，伊尹之放，周公之相，其所就雖殊，要之忠於所事，則一而已。是故跡之殊者，道之散也；心之一者，道之統也。世之人惟見其異，故擾擾以役於智慮之末而不知返。使知其跡之異者，乃有所以爲同者焉，則天下亦無事矣。故曰：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其是之謂乎！乃爲《青衣水之歌》以贊徐子曰：「江之水，汎九瀛兮；逝者如斯，邈不可停兮；君子有止，爲世之貞兮。」復爲《沫水之歌》以贊張子曰：「江之水，波漫漫兮；維防有矗，錣此狂瀾兮；君子有則，爲世之閑兮。」復爲《錦水之歌》以贊熊子曰：「江之水，洊蕩蕩兮；虬螭煦兮，涵汝萬象兮；君子有穀，爲世之望兮。」歌已，台峰子曰：「至矣！其達余之心乎！請書以爲序。」

贈東溪馬先生詩序

東溪馬先生撫蜀，以邊夷事被逮詔獄，將往赴。有以詩頌先生者，先生乃問於浚川子曰：「是行也，慄慄予若升層稜、臨淵谷矣，嘐嘐予若薣磬之末調也。彼言以頌之，豈不以殆辱爲榮，戾愆爲得，愚繆爲賢智者邪？子盍辭以解之？」浚川子曰：鳩鷃之睹，不盡於蒿蓬，而鸞鳳覽於千仞之下。君子於天下之事，有見不見之差焉。以差然不齊之見而欲定天下之事，則趨向殊而好惡乖，是非得失之間，夫奚能辨之？今爲先生累者，非蜀之故邪？嘗聞蜀之邊鄙，困於諸夷也久矣。君子非遊於蜀者，不知蜀之故；非處於安綿威灌者，不知松茂之故；非受困於關堡之上番者，不知諸番之故。雖然，猶未也。無履霜堅冰之見者，不知番夷之惡漸不可長；無經世久遠之慮者，不知一勞永逸之爲益。況兵凶戰危，民命所關，餽饟供需，非民不給，不得已而用之，寧保其無怨咨乎？夫以君子不齊之見，加以小民不得已之怨咨，則其是非得失之正，夫孰能辯之哉？嗟乎！才不足以有爲者，固無望於世也。有爲矣，安於苟且規避之私而不爲，夫人也亦不足言者也。乃若具有爲之才，不計一切利害，毅然以爲之，固斯世之幸也。而格於時以無成焉，豈不大可惜邪？乃爲之歌曰：「難逢者才，易失者機，時邪命邪，夫奚之能違！」先生曰：「嘻！功名之際，予籌之熟矣。世之建大業、策茂績者，豈必皆聖智之人？聖智之於世，亦豈皆勒鍾彝，書竹帛哉？推是道也，顧可以意而爲之邪？是故汎汎然酬於

世而不任，未嘗以一毫易吾之真也。雖然，猶外物爾。古今人以爲我者，豈非四肢百骸精神魂魄邪？以吾觀之，倏孩提，倏壯，倏衰，倏老，倏我，倏造化，欲一日爲我留而不能。夫以在我者尚不可持以自有，況倘來之瑣瑣者，又安足計邪？功名之際，予籌之熟矣。」浚川子仰而吁，俯而若有得，乃再爲之歌曰：「以道爲徒，隨寓而安。曰惟大觀，乃合于天，是謂游精于玄。」先生曰：「嘻！斯其庶幾乎！仲尼，善應世者也，歷七十餘聘而未嘗有固必之心；其困辱於當時者亦屢矣，方且以爲命而不見之怨悔，是皆任於天而不有我者矣。今又何以他求哉？其頌我者，其見我之外際者也。」

同年序齒録序

華陽苟生自箴，偕同年友七十人請于浚川子曰：「吾儕録於主司，有同年之雅矣，欲序齒以明義，願因先生教之。」浚川子曰：嘻！同者，合乎異者也；年者，際乎時者也；序者，所以從義也；齒者，所以示倫也。是故同以聚類，年以嘉會，義以明道，倫以正衆。君子之於友道，無不穀矣。《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之謂也。嘗觀君子於同舉矣，近則敦其契，遠則悵其暌，進則飾其譽，退則明其絀。困抑則引之，患難則拯之，其畔義戾道者恒鮮。夫異其邑里而偶際於會，非有締交久要之信也，而終始乃不相忘焉，非人心之禮義出於自然之天乎哉！風教之所由來遠矣。雖然，

偲偲孜孜，相勸於道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辨於情好之私也。是故明於道者志脩，廉於德者行潔，達於藝者才富，練於事者政立。其有慕者，其可以相師者也；其有悔者，其可以相戒者也；其撓濁者，其頑鈍可相礪者也；其恣睢者，其邪僻可相正者也；其謙和者，其相益於行者也；其高明者，其相精於道者也。仲尼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且爾，況七十之士乎哉？故曰：偲偲孜孜，相勸於道義之正，斯上達之士不徒辨於情好之私也。雖然，猶未極焉。道之府，非六經乎？學之至，非聖人乎？言道而不本於六經，九流足以亂其真；言學而不底於聖人，邪說足以蔽其明。其僻也者支裔，其鄙也者膚淺，其幽也者恍惚，其鑿也者附會，其傍依也者假藉，舉其一曲而廢其三隅，疏其枝沱而迷其洪源，此九流亂經之說也；勦陰陽者談天，信五行者論命，執術數者譏人，惑巫祝者徵鬼，任私智而棄人事之實，崇怪謬而傷造化之大，此邪說蔽聖之云也。是故古之儒者，其言約，其論實，異端不相亂；今之儒者，其言貪，其論惑，異端相出入。故曰：儒者之有異端也，謂異於聖人也已。由是觀之，能距九流邪僻之說，❶而敦仲尼之教，是大同於道，而爲上達之極也。《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我之獨兮，憂心京京。」此之謂也。諸生其圖之！

校戰國策序

《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歷代

❶「距」，原作「詎」，今從王校改。

儒者校注尚矣，漢有劉向氏、高誘氏，宋有曾鞏氏、姚宏氏、鮑彪氏，元有吴師道氏，後出者詳，漸加明備矣。要其指歸，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鈎利，蓄狙詐以交外，倖近小以爲得，便苟偷以爲安，其心隱忍，其事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矣。而時君闇劣，懾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休静天下之澤，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强。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之搆，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産之政，夫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邪？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鬱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柏山李子按治之暇，出繕本以校注問予。嗟乎！覽墳籍者，得其義斯得其實矣。故今之校，以大義疏暢爲主，辭義人皆可達，及姓氏里域歲月之不可必知者，悉略之。必釋其義而後辭可達者，悉注之。繆誤無所取證，與夫不能解者，悉闕以俟之。其曰注，曰鮑注，及三四字無注者，皆鮑注也；其曰補注，曰正注者，皆吴注也，間有諸注未明備者，竊以己意疏之，比類援例，求暢達焉。李子原本《策》文，其補字、倒字、衍字，皆從鮑、吴二家定本，削去舊字，便於誦習也。爲卷凡十：西周十九章，東周二十六章，秦六十八章，齊五十九章，楚五十七章，韓五十九章，趙六十三章，魏九十章，燕三十二章，宋六章，衛九章，中山九章。校成之日，大參俞國昌氏請被之梓以傳。

叙齒録後序 山東壬午鄉試

會同年叙齒者，懋敦友誼者也。君子之學，貴聞道與行義。聞道則動合夫禮則，行義則德由乎天性，其相取相勸以自善者，莫大於此。夫世之人探六籍，尊仲尼，其於道義之説，孰不習而知之？竟不能實踐諸途者，志卑而習汙也。不求諸道義，而惟情欲之狥，謂之俗；不耻害於道義，而惟利之是計，謂之鄙；假道義之名，而實利己之圖，謂之奸；離畔道義，殘物而無忌，謂之惡。是皆學者之大禁，取友者之所棄也。使夫人有志焉，必以聞道行義自律，提撕不懈，則上達可循矣。雖未遽入聖域，而俗鄙奸惡之人，吾知免矣。《傳》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仁者道義之大本也，諸士欲敦友誼之實，其宜省於此。

贈鍾石江方伯先生序

世之爲道者，養敦朴則苦於晦而無章，務廣遠則苦於踈而不周，嗜高潔則苦於迫而寡情。舉其一隅，而失其會通，淺矣，其何道之能集？惟夫不執有，不任情，緣順以循物，因時以制化，而道軌乃無不立，蓋盎然適其機者矣。貴溪鍾石江先生，蓋適於道機而無不達者也。吾嘗觀於先生之行矣，暢己而動，率物而議，不跼蹐以訾不檢，觀之者未始不樂之，是大古曠逸之真也；不舍己以逐物，不毁道以求成，以諸外之可誘者皆置之不肖之律，是舜、禹不與之心也；不鄙省節，不蕲侈麗，物華不足以遷，是淵、憲之養也。嗟乎！幾矣，斯内之大凡也。

亦嘗徵於先生之政矣，禮以順乎上而不慆也，正以御乎下而不驕也，厲乎其懲罪而不脱也，慨乎其植善而不厭也，輝乎其賢而羞之几也，邈乎其邪而屏之荒也。是故如翼以飛之，如距以馳之，如火以燥之，如水以潤之，先生之於物，無不各得其所宜也。夫物各得其宜謂之仁，所以得其宜者則謂之智。仁且智，斯大君子行道之軌也。若夫任數而畫，挈勢而趨，固足以有爲矣。然感非其德，物莫與化，其如道術之正何哉！邇者，先生以山東按察使陞廣東左轄，三司諸君子重先生之行也，徵予言爲先生贈。嗟乎！方伯之所急者，莫急於宣德以惠民也。今天下之民，財力困矣。非仁則孰與憂之，非智則孰與處之？先生既仁且智，海方之甿，于是其有瘳乎！故曰：適於道機而無不達者也。

鄉射禮圖注序

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趣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兹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于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于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以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蜕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

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恒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爲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區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送王維賢督學陝西序

洛陽王君維賢，以南京文選郎擢陝西提學僉事，見浚川子而有憂色。浚川子曰：何爲憂者？曰：「提學者，造士者也。成周以德行道藝造士，故士之用世也，治隆俗美，而收作人之功。今也以文校士，而欲得德行道藝之人，是索暖於冰，求孳於瓶，其不可得也明矣。司教化者，惡乎不憂？」浚川子曰：不然。士取必於文詞者，勢之不容已也。且夫漢、唐察舉孝廉，非成周興賢之遺法乎？及其弊也，有夤緣權貴以應詔舉者矣，有椎朴無文，不能答《孝經》者矣。淺陋濫竽，如興治何！君子篤於議國者，惡乎不明經對策以覈才，惡乎不糊名棘試以求公，謂兹得已乎？是故教在得人，不在制法。法者，持循之具而已矣。且天之生斯民也，命世之才，拔俗之賢，不俟文王之豪傑，世安可謂無之？要之今不古若者，俗學蔽之，少習而長成，陷穽於不知爾。

使爲之父師者，揭道義以啓其衷，明聖賢以發其蔀，振其夢之寐而覺焉，指其塗之迷而醒焉，則亦未有不返其性真，而奮勵於道德矣。野人之言曰「蟄之振也決於雷」，其此之謂與！雖然，言者入乎耳者也，要諸踐履之實，入於人之心也深。嘗聞天台有陳公士賢焉，儉素刑於妻孥，廉介格於僚友，誠敬信於士庶。跡其當時督學之政，闊略寬裕，曾不及今之人什三，而生徒仰其儉素之德，罔不繇繇然自省厥家；覩其廉介之行，罔不瞿瞿然自省厥躬；服其誠信之學，罔不惕惕然自省厥心。至今後生小子，聞風而景慕者，如一日焉。嗟乎！此得人之説也。使世之爲師者，皆陳公焉，雖不里選、不察廉、不舉孝，而士之趨德迪道，亦無乎不然矣。何文詞之校之爲害？故曰：教在得人，不在制法。法者，持循之具而已矣。維賢德性貞定，氣度洪遠，古所謂有道之士也。往在翰林，以博學妙契稱，關中之士變而上達，於是乎有徵矣。往哉，其勿憂之惑！

送王大夫提刑江西序

大梁王元玉，以南京監察御史擢江西提刑僉事，同鄉諸君子請以言贈。浚川子曰：提刑，法官也，將以法告，可乎？自夫鴻荒朴散，民之陷於機變也久矣，而況今之人乎？象刑之制立，民之欺其上也甚矣，安無事於訟乎？惟聖人抱靈明以燭乎羣情，秉誠一以通乎萬變，故法行而民服，順天也。彼徒威以桁楊桎梏之苦，探以鉤鉅之術，横之以將迎，踈之於訊鞫，其於民之情實也，不亦遠乎！諸君子曰：「唯唯。聖人之用明也大矣，敢問所由？」浚川

子曰：凡民之爲訟者，莫不欲欺上，莫不欲直己，故爲機械，爲譎詐，爲窮顛之悲，爲魑夔鬼蜮之冥迷，求一中聽者之惑，則計售矣。苟由是道行之，惡有不枉於理者乎？故吾且爲赤子，且爲虛舟，且爲游於天壤之際。赤子，不識不知也；虛舟，中心無物也；游於天壤之際，廣漠而無人爲之擾也。不識則明至，彼且惡乎遁情？無物則虛至，彼且惡乎亂真？無擾於人爲一，惟順厥天耳，彼且惡乎售其私而欺正？民以聖人之明若日月之炤無隱也，故不敢以詭僞至其前矣。以聖人之如天不可得而出也，故輸其實而不作變矣。卒之善善惡惡，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自悔服，咸得其正無枉，則夫民之訟也，何有於興，又何事於聽乎？吁，聖人以天正人之道如此。諸君子曰：「唯唯，敢請益。」浚川子曰：聽訟有要終之善焉。《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言恕也。法以懲辜，細大有區。得其情，則辜懲而可止矣。彼人也深惡暴責，而快其入，是於哀矜有損，而何有於恕乎？故曰「刻核太至，則民有不肖之心應之」。言過於懲者也。是故聖人厥心淡然，厥容寂然，忽而來，倏而往，如風霆震撼，突變萬狀，一雨而止，滅跡不留矣。通乎天下之情，而人不知其懇惻。沛乎潤世之澤，而人不見其慈愛。民於聖人也，悦之不暇，又安有不肖之心犯之哉！元玉慈和愷悌，有涵育之仁；文理精察，有懸解之智。智則明，明則無冤民；仁則恕，恕則無刻政。以是推之天下可也，而況江西之民乎？諸君子曰：「唯唯，此可以告元玉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一十六首

刻《齊民要術》序

《齊民要術》者，後魏賈思勰所著也。其書播植五穀，畜字六擾，區灌蓏蔬，栽樹果實，條貫時宜，靡不該載，大抵訓農裕國之術，君子所以仁育天下者。以代遠文湮，後莫纂述，故農政寡稽爾。侍御鈞陽馬公直卿按治湖湘，獲古善本閱之，喟然曰：「此王政之實也。」乃命刻梓範民。書成，方伯蔣君景明以序問予曰：「益國者，富民其要術也；富民者，農事其先務也；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稽術者，爲政之大綱也。斯侍御公之志乎！盍述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制禮樂者敷教，嚴法令者明刑，比什伍者治兵，覈勤力者課工，勸耕桑者督農。使農事不脩，則稼穡滅裂；稼穡滅裂，則芻粟減輸；芻粟減輸，則廩庾虚耗。由之，子弟寡賴而教不率矣，詭僞日滋而刑罰濫矣，餽餉弗給而兵戎不振矣，貿易不通而農末失資矣。故曰：惠民之政五，而立政之本則存乎農。是故教農者，有司之實政也。嗟乎！人有言之：「作者其聖，述者其賢。」刊耒耜，畫井疆，教稼穡，開蠶織，使民脱茹毛飲血、綴羽被卉之陋者，非聖人神明作利萬

世者乎？時樹藝，謹牧粥，戒窳惰，抑侈費，不有後賢政術之修，則聖人利世之澤淺矣，而不可恃也。故作之者，猶締搆其室者也；述之者，猶修治滲漏以衍其室者也。要之，作述之功雖殊，重農本而悲民窮，聖賢仁以施政之心則一爾矣。然則侍御公之賢，將不在斯乎？或曰：「仲尼不學農圃，非歟？」浚川子曰：非是之謂也。學，所以求仁義者也；政，則驅民而行之，使沾被吾之仁義者也。《傳》亦有之：「五畝樹桑，百畝授田。」使老稚之無飢寒，非必先王之自力也，施於有政，使之自養耳。必農圃而後爲政，則許行並耕而食，堯、舜、禹、稷當在下風矣，可乎哉？

楚澤贈言序

李子將赴闕，僚友贈之以詩，徵引於浚川子。浚川子曰：旨哉！渢渢乎，感於類者深乎！夫可以觀德矣。企賢也者歌其善，悦才也者詠其政。撫勞也者頌其業，契心也者述其真。此非自外至者也，冥然而化於我者，故曰可以觀德矣。夫龍興而雲集，月彩而蜃胎，氣之冥格也，行於無所要取之途，而物自相與感之，時義大矣哉！雖然，有物感，有真感。何謂物感？贊德以廣譽，分貲以通義，拔滯以登仕，排難以舒憤是也；何謂真感？去雕存朴，其心忳忳，萬變沓來，守吾之忱，利害險僻不入於靈府，而羲、軒、堯、舜游於至誠之域而不厭者是也。夫自今交際觀之，所謂贊德、分

貲、拔滯、排難，一有加於人，孰不感我哉？斯人也，苟出於機械變譎之巧，而無敦厚御物之誠，則其感也，徒以物矣。由之，譬未久而情勸，貲未盡而義促，仕未升而德衰，難未解而功滅。是何也？入於其人之心者淺也。楚有景氏、制氏，同巷而業屨。景氏之爲屨也，務澤其菅蒲而飾以綵絲，華然有可觀美者。景氏之户，市者接趾矣。制氏之爲屨也，務堅緻而朴，用久而弗敝，景氏之屨不及也。已而制氏之户，市者接趾矣。此真感之説也。夫以鬻物之情實，尚足以奔走乎人如此，而況於吾心之誠以加於同類乎？李子内直而外恭，古謂悃愊無諱者，斯其儔也。則夫僚友之感其情者，非以物矣。故述真感之道贈之。嗟乎！可以觀德矣。

送杞令劉濬伯序

南宮劉濬伯之治杞也，甫再朞而政成。臺使者疏其治績以聞，蓋旌其賢也。其邑大夫士，述狀徵言于浚川子曰：「吾杞，河省巨邑也，其賦重，其務煩，其民勞以困，譬之久瘍者，賴其榮衛之故實，幸不至蹶爾。雖然，將十倍休之，十倍恤之，猶不能反其初。昔之令于斯者，方且嚴督責之令，刻征賦之期，啓無藝之科，周賓客之需，結權勢之好，其政赫赫，其民焦焦，其用紜紜，其民嗷嗷，蓋要名悦上之爲務，其勢必至於此也。在上者雖幸而嘉與之，而吾民寔罔甘心焉。今劉公之莅吾民也，務宣德化，致樂利，祛奸蠹，拯困殆，寧緩公家之需，而不忍奪民之有；寧稽在己之政，而不忍傷民之心。蓋

其志静，其行約，其守正故爾。其志静，故其爲政簡；其行約，故其用物儉；其守正，故其援於上寡。較之皎皎務飾者雖不足，求之惠愛之實則有餘。渾涵敦大之下，而民已陰被其福澤矣。其受上之知遇也，不亦宜哉？《詩》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其公之謂乎！子曷惠之言以贈？」浚川子曰：嘻！嗟乎！是道也，庶乎古之牧民之治也。夫令出政以養人，凡以爲民也，非自爲也；天子置令，與之要束禮教，亦以爲民也，非爲令也。故務飾悦上而得名者，竊其令之似者也；有爲民之實而得名者，真令也。民惡乎不得其所，又惡乎不感？使天下之令咸若是焉，則政仁而民輯，風俗淳而禍亂不作矣。明王委蛇無爲之治，將不復見於斯乎哉！雖然，其轉移之機，未始不由於上之振起耳。舜，仁者也，其臣皆化於仁。舜觀治於鳴條之野，其生羣羣，其風熙熙，雖荒眚之歲，而民免於凍餓操瓢橐爲溝中之瘠。舜問其然，民曰：「條封人哉，條封人哉！」不知其所以爾者，舜實握其機也。使今之爲臺使者，必得如濬伯有爲民之實而始薦之，天子必欲得是人而始用之，則天下之爲令者，不無有風動之化矣。❶故曰：「庶乎古之牧民之治也。」

送幕史陳君還麻城序

撫養以惠生，教化以植德，緝暴革奸，使民衎衎於田里，其敷政有如此者；淡泊以自守，一私無所營，而志潔，而操貞，使人仰之若天日之皎，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

❶「不無」，疑當作「無不」。

百姓必戴之，有司必嘉之，其以賢而進，進而陟諸崇階，必然矣。刻峭以爲公，聚斂以爲能，民隱弗恤，而蒼鷹乳虎之是志，其敷政有如此者；媚上以求容，攘下以自潤，踪跡秘於鬼蜮，汙濁肆於貪饕，其行檢有如此者。斯人也，百姓必怨之，有司必惡之，其以不肖而舍，舍而困於草野，必然矣。有不能明察而覈實者，賢者反退焉，不肖者反進焉，是顛越之政也。下不爲有司病，上不爲大政累者，幾希矣。儀封典史陳君天秩，今年以述職罷歸。令長曰：「奪我良史，吾政烏乎以贊？」百姓曰：「舍我幕君，吾生烏乎以惠？」瞿瞿蹙蹙，若不忍其有此而無所爲之控訴者。而君方且處之豫然，無鄙心，無怨言，無戚容，返漁于江，返耕于澤，若大獲其固有之樂而忘得失於物我焉者。君不其賢乎哉？且夫黜陟幽明，大政也。天下之廣且遠，庶職之賢與否，固非一耳目之可以周而察也，勢必寄於有司矣。使寄非其人，則善徼倖者掩其醜，巧逢迎者市其譽，執法者以爲過刻，守道者以爲不通。甚至未覩其人，誤以少壯爲邁老；未審其政，誤以平易爲孱弱。如君之賢而見罷者，不可勝紀矣。嗟乎！一邑之史，其得失所繫尚尠也。騎刦將而樂生亡，則齊城七十爲之盡復；林甫相而曲江退，則開元之治以之不終。是治亂之機不在機祥妖孽，而賢否進退乃其大關鍵矣。余於君之罷歸也，安得不三歎於黜陟之政也哉！

贈閻君廷瑞生子序

綏德閻君廷瑞，端謹有行士也，將誕其子之夕，夢五翁冠屨爛然，神氣慜睢，呼君

於中庭，語之曰：「汝將協造物者之喜，予等祝汝以鑪錘之所靳嗇者，子其悅之乎？寔大賚汝。」已，有羽衣者進曰：「氣幾乎？化凝乎？震動乎？離明乎？將端子之貌乎？秀子之形乎？」有紫衣者進曰：「惟學之聰，天啓其衷。游於六籍，匪徒飭其躬。雲漢之光，江河之衝，世之弘紀，孰與子同？」錦衣繡裳者祝之曰：「惟明惟剛道乃昌，志不可奪，氣不可降。執爾弧矢，用有事於四方。」紫髯修頞者祝曰：「鵬之飛，神不可逾；風之積，斯赤水之來圖。邈乎其無極，遼乎其無虞。蕩蕩乎從之萬物之上，庸以探夫玄珠。」已而華顔皓髮者按節而歌曰：「彼鶴之翩翩，凌飈之漫漫。蓬瀲以爲家，遨游於九天。千載一來歸，協道乎飛仙。」翼日，不拆不逼，果生男子之祥。君喜且異，乃走幣頓首，並述靈告，問於浚川先生。先生曰：「異哉，斯人之受祥於天也！善之果不爲徒履也，福祉之果不爲昧翕也。異哉，斯人之受祥於天也！夫物之甘可以和，土地之饒可以稼，人必具美質而後衆善可集焉。羽衣之告，與之以質矣。古今惟文學爲經世之大。雲漢江河之譬，欲弘其文矣。天下之功業道德，必有志者能之。委靡不振，無成者倫也。明剛之祝，定其氣志矣。君子必達而後道乃行。鵬之圖南，扶搖萬里，物莫能禦也，蓋無所不達矣。壽者，諸福之會歸。鶴千歲一化，來遊帝鄉，壽莫極於此也。鶴之翩翩，終之以壽矣。」湯餅之客白君聞之，曰：「閻君之夢，可謂異矣；先生之論，可謂辯矣。斯可以持而賀也。」遂書以遺客。

樂休園八景詩序

樂休者，以休爲樂者也。上黨仇子時濟去仕家居，因以名其園也。八景者，園之所有也。交游諸君子樂仇子之樂，因以取而詠之也。嗟乎！知休者，誠可樂矣。仕者，適人者也，非以自適也。苟休矣，官守不勞其形，理亂不攖其心，肫肫而居，于于而趨，吁吁而言，是君子之暢生也，何自適如之！夫人也，以聲利爲真筌，華寵爲要軌，搆心疲力，迷於歸止，休且不自知矣，安知夫樂？亦有知休矣而不能樂者矣。恃茲故勢，援上陵下，是之謂休驕；沉酣聲色，犯度越禮，是之謂休蕩；失志鬱鬱，怨懟天人，是之謂休困。困則病，驕則禍，蕩則亡。斯人也，生且不自保矣，安能自樂乎哉？故曰：「哲人而愚，亦維斯戾。」仇子率禮行義，敦儉素，崇風節，蓋上友古人而不自委者。故立家範，施義方，以正族人而族人化；立義學，行鄉約，以正黨人而黨人化。逆仇子之心，蓋不愧不怍，殆與聖賢爲徒者矣。其視園之一草木，一禽魚，何者非自樂之天哉？昔者司馬温公罷政居洛，以「獨樂」名其園。吾嘗徵其樂矣。平生清約，取於物也易足；著書明道，不汩於俗尚；誠恕以御物，而人無不感悅。是天壤之間無有逆吾情者，非真樂乎哉？仇子之樂，其殆類此，可以詠而述之矣。没之明年，從弟儀賓公森，不忍没其美也，乃刊木而傳之。

華陽稿序

浚川子游于蜀者三年，得所著詩文雜

説幾三百餘首，萃爲帙而彙之。門人問曰：「羣品效材，萬象呈美，何若是多？子將以言示於世耶？飭旨摛辭，歸綜於道，何若是嚴？子將以賢示於世耶？」浚川子不答。門人退而思之，三日而再見，曰：「感於天機，萬物皆入吾之會，雖言之而非溢言耶？存乎道符，言也舉不畔其則，恐淆亂于外，而卓守其貞耶？夫子殆不得已而言，非乎？」浚川子不答。門人退而思之，又三日而再見，曰：「得之矣。雲之生於山，氣機也。升於太空，其象爲峰巒，爲水波，爲白衣，爲綵錦，爲人物，爲花卉，其變也，雲何嘗以意而爲之？龍之乘乎雲也，自適其性爾，感而爲雨，澤彼下土，不幾於神乎？使曰龍之致之，雖問之龍，龍亦不知。夫子之爲文，以是求之，可乎？」浚川子囅然而笑曰：❶「有是哉！」蜀，古華陽國，因以命其稿，志寓也。

近海集序

贛榆去海止數里，一往返不崇朝而達，可謂近矣。予以正德甲戌春謫丞于此，丙子夏轉寧國。二年間，望洋大觀者屢矣，豈非吾生一偉游乎？夫海有潮汐、島溆、洲渚之勝；有霞彩、日華、蜃氣之變；有珊瑚、水碧、驪珠、蚌胎之寶；有蛟龍、鯨鰲、鵜鶘、鶂鶴之育，蓋不可盡稱也，莫不入吾吟詠而效其助。其蓬萊、方丈、扶桑、靈槎、瑤草、羽人之屬，雖非真有，亦足以寄興於超曠。凡以使我忘夫棄斥之瑣尾，而樂於塵垢之外者，非玆乎哉！故題其集曰《近海》，標

❶「囅」，原作「輾」，今據文義改。

予之樂於海者如此也。嗟乎！內有所樂，然後可以託於物而樂之。彼人也，方且憂愁而戚促，將視海爲窮荒魅魎之所而不堪矣，夫焉得取而樂之？是故鐘鼓管籥之音一也，樂者聞之則暢其和，憂者聞之則益其悲。由是而觀，則子之樂於海者，謂以海之故哉？

盧陵歐陽氏釣源族譜序

《釣源續譜》者，盧陵歐陽巽翁合族之編也。歐陽氏世牒，詳於文忠公序述。粤帝少康封子於會稽，使守禹祀，蓋出夏后氏之裔也。傳至句踐，是爲越王。後世有曰蹄者，受封於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是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蓋得姓之始也。至唐有曰琮者，爲吉州刺史，子孫因以爲家，蓋居盧陵之始也。琮八世曰萬，爲安福令。生和，和生雅，雅生效、楚。效三子，季曰託，實六一翁所自出，是爲小市派；楚三子，仲曰弘，實巽翁所自出，是爲釣源派。夫世邈族衍，守宗聚族，尚疑昧而罔稽，況流散天下乎？譜久而失續，弗迷於宗委者鮮矣。巽翁先生與其宗人鈐，取本派子姓五代未及譜者，續而修之，探初生以稽祖，圖派別以正宗，總羣系以合異，載文獻以證實，其大要取其有據而闕其無聞，詳於親近而畧於踈遠，繁不紊統，簡不遺始也。浚川子覽而歎之，曰：嗟乎！文不關乎教，行不振乎俗，徒修也，君子耻之。譜牒明而族紀矣，族紀則昭穆序而宗法振矣，宗立則祠祀修而祖始尊矣。知尊祖者必恤其族，故義田、義倉、義學、義塚之事興，而族仁矣。族仁則收貧賤，拯患難，助死喪，謹慶吊交際

之儀，而族保矣。族保則教孚而黨化矣，故曰：「先王之教之行也，天下化爲一家。蓋一域不謬於俗，四國之人望風而動，秉道而趨矣。由是觀之，合族之善，錫類不足以爲遠，必有以徵於國者存也。豈獨保此歐陽氏之子孫也哉！故曰：龍之乘陰，自適也，非以澤物也，而物被其潤。君子之文行振于族，而教化行，學道之徵大矣。蓋洋洋乎正於羣紀也，豈徒修於家也哉？

送鄒山人序

鄒山人，隱者也。沉耀滅響，不與世聞，宜矣。而翺翔人間，或者病之。鄒山人曰：「嗟乎！世無鼓刀之叟，則朝歌之肆皆屠沽矣。後世其謂予何！天有五氣，中人腠理，其體必隨氣而病。來遊人間者，皆中其氣而病者也，豈獨予乎哉？上者以得時行道中，次以功名中，次以干禄中，孰謂非遊人間哉？夫隱者，至寂者也。寂而無聞，勢必汩没，後世其誰知之？嚴君平、郭林宗，非予之徒耶？故予遊於縉紳先生之間，其病亦以此。」浚川子曰：鄒山人今老矣，乃棄其妻子之養以遊。夫妻子之養，老乃棄之，謂奔走塵埃以求於人，將復何樂？抑任其性真，放絶世計，不栖栖於丘壑而高尚自足者耶？鄒山人殆隱之達者乎！彼以終南爲捷徑者，其情之相去，何啻霄壤？今年余來遊南都，南都諸老先生皆曰鄒山人。鄒山人酷好余詩，每讀一篇，即踴躍歎賞，臨别自録一卷去，亦達隱之一端也。

劉梅國詩集序

梅國劉先生，今之作者也，余嘗見其文而慕之矣。門人副郎夏君仁甫，以一編問余曰：「此梅翁之詩也，願因先生序之。」浚川子曰：古人之作，莫不有體。《風》《雅》《頌》逖矣，變而爲《離騷》，爲《十九首》，爲鄴中七子，爲阮嗣宗，爲三謝，質盡而文極矣。又變而爲陳子昂，爲沈、宋，爲李、杜，爲盛唐諸名家，大曆以後弗論也。據其辭調風旨，人殊家異，各競所長以相凌跨，若不可括而齊之矣。君子之言曰：『詩貴辯體。』效《風》《雅》，類《風》《雅》；效《離騷》《十九首》，類《離騷》《十九首》；效諸子，類諸子。無爽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嗟乎！斯亦艱哉！神情才慧，賦分允別，綜括羣靈，聖亦難事。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求諸三百之旨，逕域乃真耳。其教温柔敦厚。其志，發乎情止乎義禮。其究形四方之風而已。能由是而修之，詩之正始得矣。今觀梅國之詩，厥才廣博，岳藏海蓄。厥氣逸蕩，霆奔風掉。厥辭精潤，金相玉質。又皆本乎性情之真，發乎倫義之正。無虛飾，無險索，無淫取，可以移風易俗，可以助流政教。所謂温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義禮，以形諸四方之風者，不其在是乎？君子曰：「梅國之詩，有《風》《雅》之遺教焉。」故於體不論。

石龍集序

浚川子曰：余讀《石龍集》，知黄子學有三尚，而爲文之妙不與存焉。何謂三尚？

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明道而不切於政，則空寂而無實用；稽政而不本於道，則陋劣而非經術；不足以通天下之情，亦不足以協萬物之宜。其爲志也，得其偏隅而迷其綜括，欲周天下之變，難矣！故君子不之尚。黄子之學，則異於是。自其見於集者言之，有義命之順適，有天人之契合，有良知之求，有功利之祛，有無欲之澄静，有養心之澹泊，有慎獨克己之造，有精一執中之純，如羿之照的，扁之照疾，謂於道有不明乎哉？其論治也，提紀綱，達經權，弘禮樂，酌刑賞，覈治忽，計安危，嚴君子小人之辯，契卹民弭亂之術，無不中其幾宜而準其劑量，謂於政有不稽乎哉？夫道明則仁義由，德性成，學術正，風教端矣。政稽則皇極建，治化流，民物遂，社稷奠矣。學具乎此，得時而行，必舉海宇而覆冒之，非志存於天下萬物者，能之乎？由是觀之，殆於聖賢之所立幾矣。良以先生忠信誠確之心若天性之自然，宗社生民之念將至死而後已，故其見諸文者，非道德之發越，必政事之會通矣。夫今之人，刻意模古。脩辭非不美也，文華而義劣，言繁而蔑實，道德政事寡所涉載，將於世奚益？謂不有歉於斯文也哉？嗟乎！有意於爲文者，志專於文，雖裁製衍麗而其氣常塞，組繪雕刻之跡，君子病之矣；無意於爲文者，志專於道，雖平易踈淡而其理常暢，雲之變化，湍之噴激，窅無定象可以執索，其文之至矣乎！黄子之文，當以無意求之可也。故曰：學有三尚，而爲文之妙不與存焉。

廣文選序

嗟乎！文之體要，難言也。援古炤今，可知流委矣。《易》始卦、爻、彖、象，《書》載典、謨、訓、誥，《詩》陳國風、雅、頌。厥事實，厥義顯，厥辭平，厥體質，邈兮古哉，蔑以尚矣！自夫崇華飾詭之辭興，而昔人之質散；自夫競虚夸靡之風熾，而斯文之致乖。言辯而罔詮，訓繁而寡實。於是君子惟古是嗜矣。梁昭明太子統舊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爲近古，然法言大訓，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詞人藻客，久爲慨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乃博稽羣籍，撿括遺文，萃所不及選者，命曰《廣文選》，總八十餘卷，宣明往範，垂示來學，俾後生小子盡覩古人之擬，不亦盛心乎哉？揚州守侯君季常，仰惟兹編有裨詞囿，乃壽梓行之，而以序問余。浚川子曰：文者，載道之器，治跡之會歸也。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即道，治即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遂分高下，秉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脩性體道以敦其本，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之情，則文之質具矣。從而立言，其道真，其業實，無誕美，無虚飾，參諸六經之旨，靡所差别，不亦天下之至文乎！由是而觀，君子脩辭，雖雄深博雅，力總羣言，而無當於脩己經國之實者，自負曰文，去文萬里矣。此又梅國廣選之深慮也。

送涇野呂先生尚寶考績序

士惟篤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實學可以經世矣。曲德細操，兢兢有執，非不可以自美也，以之動物則微；研究載籍，師守章句，非不學於古訓也，以之敷治則淺。何也？行非敦化而學靡達術，皆遠於道故耳。余取友於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内何粹夫、高陵呂仲木是已。彼二子者，篤契往哲，幾於聖軌，求諸今之世，蓋絶無而僅有者也。觀其忠君孝親，從兄信友，儀刑于妻子，卓卓乎世之表儀。又能率履貞淳，游心澹泊，非其道義，雖世所華重，若塵垢我，若戕賊我，若辱蠛我者。甘貧守節，老而彌固，所謂萬物不奸其志，天下不易其樂者是矣。不亦古人之篤行乎？其學之造詣，通極天人，言論風旨，希夷瑩澈。時而羣疑方搆，機宜未審，乃能據經體聖，撿括參合，獨斷内凝，與道無爽，所謂出入經術，動中幾會是矣。不亦古人之實學乎？嗟乎！天欲興治，必以彌綸之業付諸大賢。當今之世，舍二子其誰哉？乃顧粹夫高卧丘林，與世淪棄；仲木浮沉散秩，時權未由。方今聖明當宁，求賢如渴，而二子者乃落落不偶若此。豈晏嬰之智不知仲尼，在人者有未盡合與？抑上天之意拂而逆之，使將大受，輔堯、舜於晚節與？天之意不可知，而人事每會其塞，此有識者之所以切慨也。嗟乎！賢之知不知，責在人者也；治之成不成，責在天者也。二子則遯世無悶矣，天下將奈何？仲木爲南京尚寶卿三年，將奏最於天官氏。諸門下生正郎楊君叔□，徵浚川子之言以贈其師。浚川子乃舉仲木繫

天下之望者告之。若夫尚實之績，則固散漫而不俟於言矣。

鈐山堂集序

浚川子曰：君子脩辭，要在訓述道德，經理人紀，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則而後文之美備。故曰：「理勝則傳。」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予讀大宗伯介谿嚴先生之集，見其詩思冲邃閑遠，在孟襄陽伯仲之間，文致明潤宛潔，揆之歐陽子，稍益之奇，未嘗不歎服其體格古雅，而卒澤於道德之會也。雖然，此自其文體擬論之爾。予嘗謂君子之文，根諸德性學術之造詣者，深乎極矣。苟於是二者有歉，雖其才智足以立言，不蕩於淫靡則莽於蕪穢，不刻於恌巧則痼於淺率，不迂於事情則迷於時宜。不惟無以考德論學，以之敷政軌物，亦無所於達矣。是故君子病之。今觀《鈐山》之集，辭旨冲淡者，則知先生之純素；雅則者，則知先生之正直；簡嚴者，則知先生之整肅；温潤而韞蓄者，則知先生敦大而渾厚；朗練而有劑量者，則知先生炳於幾先而時措。嗟乎！兹於道於治，其庶幾矣，夫安得而不傳？使遺之後來，必卓爲世模；倘代夫王言，必有光綸綍。此予之竊覩於先生者也。世之君子，當有契於予言。

送少司徒黃公提督太倉序

筠溪黃子有提督太倉之命。浚川子請曰：「太倉之儲奚以乎？」黃子曰：「京師置諸兵衛，勢不得以自養也，故每歲漕東南四百萬石以餉。兹其養兵之費乎？」浚川子

曰：「民猶兵也，兵猶民也。三代、秦、漢，未聞有養兵者矣。獨不可効古而返之？」黄子曰：「勢可乎哉？夫自周、隋格鬪，宇内置兵長征，民失耕作，艱於饋餉。乃兵農各籍，税民以給，居者無失業之嗟，征者有鼓腹之歌，國富兵强，所向無敵。世方資以爲利矣，兵焉得不養？」浚川子曰：「昔者農出車賦，人人皆兵，平寧執耒，有警負戈。《江漢》、《六月》之師，未聞有不足者矣。又獨不可放而農，調而兵乎？」黄子曰：「勢又可乎哉？居重可以御輕，有餘可以制不足。國家京師置七十二衛，乃集兵三十餘萬，括各省腹裏之兵不能過此數，括西北六邊之兵亦不能過此數。平居可以鎮壓，可以雄視，絶尾大不掉之患。方以此爲久安長治之術矣，又焉得而放之？」浚川子曰：「今之民，生齒繁矣，財貨微矣，田有限而用日廣矣。久而無度，兵農俱敝之道也，又獨不可長慮遠猷，酌國用之緩急，爲民賦之伸縮乎？」黄子曰：「此有道焉。儲積在裕民，裕民在袪乎耗民財者而已矣。今之耗財者二：征需頻煩也，風俗侈靡也。需煩則剥盡乎膏脂，風侈則類填乎溝壑，欲民之不窮，不可得也。聖人燭幾達要，急於先務，必罷無益之費，必釐無藝之征，必嚴越度之禁，又能衣綈以示敦朴，卑宫以崇儉德，天下化其簡素，而財不可勝用矣。税民以養兵，又何不給之有？」浚川子曰：「嗟乎！黄子可謂知本者乎！嗇者聚之實也，風者下之偃也。寡取所以藏富也，裕下所以備上也。足食足兵，厥道莫要於此。古之君子，在巖廊之上則憂其民，黄子是行也，必有所處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序十首

李空同集序

弘治中，敬皇帝右文上儒，彬彬興治。于時，君臣恭和，海内熙洽，四夷即叙，兆甿充殖，輶軒無靡及之歎，省寺蔑鞅掌之悲。由是，學士大夫職思靡艱，惟文是娱，不槃躍馬之勳，各競操觚之業，可謂太平有象，千載一時矣。時則有若空同李子獻吉，以恢閎統辯之才，成沉博偉麗之文，厥思超玄，厥調寡和，游精於秦、漢，割正於六朝，執符於雅謨，參變於諸子，以柔澹爲上乘，以沉著为三昧，以雄渾爲神樞，以蘊藉爲堂奥。會詮往古之典，用成一家之言，巨者日融，小者星列，長者江流，闊者海受，洋洋巖巖，冥冥爥爥，無所不極。後有知言之選，歎賞不暇，尚安能爲之昂抑哉！遂能掩蔽前賢，命令當世，秦、漢以來寡見其儔矣。唐杜子美，詞人之雄也，元稹稱其「薄風、雅，吞曹、劉，掩顔、謝，兼昔人之所獨專」。今其集具在，雖云大家，要自成己格爾。乃若風，雅，曹、劉，顔、謝之調，有無哉？固知元氏子溢言矣。其視空同規治古始，無所不極，當何以云？或有言之：古人順意靡刻，空同則矜持。古辭疎朗達意，空同則援精。浚川子曰：非然哉！厥睹誤矣。大觀

遯炤，雖經墳子史判不相能，以各發舒其華也；揆道述政，雖堯、舜、三王靡所總攝，以各際會其變也，況茲以文命乎。率由嗜好成於性資，安能古今擬議，同一區畛？即云空同子調，亦無不可矣。空同子往與余論文云：「學其似，不至矣，所謂法上而僅中也，過則至且超矣。子不聞喬白巖登華山乎？至華坪，道士曰：『諸登者此止矣。』喬瞪目而起，窮探嶮涉，不但已已，遂能摩蓮峰，捫仙掌，下視方夏爲眶中物。昌黎子挽索岋岋，即悲號恐矣，彼安得知華？」嗟乎！空同子之爲文，豈易易言乎哉？鳳陽守曹君仲禮，空同甥也，以余於舅氏爲知友，刻其集而請序。浚川子曰：空同爲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時依貴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爲祥，亦罔不駭其異，故再罹顛蹶，卒不能起而大受。匪無容之，無深知之。匪曰忌之，實惟懼之云爾。雖然，於空同所得，奚損哉！

何氏集序

古今論曰「文以代變」，非也，要之存乎人焉耳矣。唐、虞、三代，禮樂敷教，《詩》《書》弘訓，義旨温雅，文質彬彬，體之則德植，達之則政修，寔斯文之會極也。漢、魏而下殊矣，厥辭繁，厥道寡，厥致辯，厥旨近，日趨於變然爾，若所謂代變也。及考夫董、賈、楊、馬、李、杜、韓、柳諸賢，各運機衡，以追往訓，當世文軌，靡得而拘。今綜八子視之，殆自致羽翮，凌駕文囿者矣。非存乎其人，何哉？吾友大復何子仲默，蚤歲能文，下筆頃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即舉于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

不降重造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爲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遠模，擯棄積俗，肇開賢蘊，一時修辭之士，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温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裁，靡不備舉，摽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爲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文信矣。浚川子往與孟望之論大復，乃間世精氣所鍾，造化靈秘之久，一旦勃勃附化，何所不神耶？故生而即文，即知事，即賢，即老成，即有古人風。非神解之故，乃爾能之耶？夫人，墳籍孰不探？道旨孰不詮？文辭孰不修？風調孰不循？德履孰不習？終格於不類者，天畀之解未神爾。望之亦以爲然。正德中，余督學四川，大復督學關中，一日走書曰：「孔、孟邈矣，學漸支離，塗岐矣，後生汶汶以塞。邇得論說數十，與君約境上之會，期越月之講。」然竟不果來，今集亦不見有此論。豈終未成耶？抑遺之耶？悲哉！悲哉！其未之究竟者若此，天實爲之矣。漁石唐子曰：「以何子之才，而得壽考，廓而大之，綸而不息，殆瀰乎河漢而無涯也。」嗟嗟！豈不信然哉！大復《全集》刻行久矣，猶未託有序列。其甥王君朝良泣謂余曰：「公，吾舅氏之知己也。茲言，非公其誰？」嗟乎！造化奪大復去矣，斯文出於元精，應與元氣並存，雖造化亦不得而奪之。古謂華質長潛而靈蹟不滅者，其以是夫！其以是夫！

贈張宗秩捄荒加職序

雍丘黃實甫走介問于浚川子曰：「西岡張子，義士也，頃被恩旨，加以指揮使之銜，寵以三品官之服，異典也，願夫子惠之言。」浚川子曰：「何哉，爾所謂義者？」實甫曰：「西岡廣田多積，吾黨之巨室也。往歲荒饉，官庾竭而民饑，嗷嗷莫哺矣。西岡乃捐粟千餘石以捄貧，又減值糶其餘粟，及熟而賴以活者數千人矣；邇歲又荒饉，官庾竭而民饑，嗷嗷莫哺矣。西岡復捐粟千餘石，又復減值糶其餘粟，及熟而賴以活者又數千人矣。邑長吏義其行，上計于省大夫。省大夫義其行，上計于撫按臣。撫按臣奏計于天子，天子嘉其義，乃賜之官，寵之服。嗟乎！西岡張子義士也，願夫子教之言。」

浚川子曰：廣哉美乎！肆厥惠而閎於德，義不足以概之也。不忍民饑以死，則爲仁；代上以賑其民，則爲忠；施餘物而成美德，則爲智。夫財貨所以奉身也，足乎生之用，無困於身之養，止矣。厚積而不知散，則眚興；自養而不矜乎人，則怨集。是故貪夫殉財，昧輕重之等而爲之，仁智者顧如是乎？人亦有言：留侯捐千金，結客也。陶朱散千金，睦黨也。彼二賢者，視財利之去來，何啻塵垢之與浮煙乎？浚川子曰：悲窮憫厄，所以厚風也；同生相濟，所以篤俗也；醜貪黷而樂推與，智以祛鄙也。視諸昔人之賢，夫何差殊？此可以觀西岡矣。亦有詠者曰：「㮚㮚者阿，彼桐實多。君子不務豐其家，受福則那；南山有杻，北山有柳。君子不獨享其有，保艾爾後。」浚川子曰：彼阿之桐，天祐其善也；南山之杻，仁者之昌

也。此可以壽西岡矣。黄實甫曰：「西岡美風儀，善議論，博學强記，詞翰炳發，能詩達禮。正德間，援例入太學，然天性閒澹超邁，竟不願仕云。」

送胡貞甫出守福州序

山陽胡大夫貞甫，擢福州守。都事劉君際顯謂浚川子曰：「福州其治哉！」浚川子曰：「何謂也？」曰：「大夫好學。」浚川子曰：治哉！先王典則，有遺教焉，非學無以究其實；天道人事，有遺變焉，非學無以通其藴。是故諳古往之實，則邦家之治弘；達天人之藴，則民物之生遂。學之時義大矣哉！大夫好學，福惡乎不治？雖然，學非其所施者，世亦有之矣。探□墳籍，以爲辭筌，假籍聖謨，用飾論説，此以文詞爲學者，即施之政，則芒芴莫適矣；篤守古經，解割義旨，辯析教典，❶引明來學，此以訓詁爲學者，即推之治，則扞格靡達矣。惟夫修仁義，興禮樂，體道德，風四方，措之則内聖外王，可大可久。極之則裁成萬物，裨贊兩儀，斯聖賢經世之學，堯、舜、三王致治之究也，不亦大且遠乎！古道漓散，至教靡宣，往哲之學湮於俗尚久矣。君子志在天下者，其學猶有可觀。不然，則學與政岐，有漠然不相係者矣。梓人見豫章而歎，圬者過之不顧，業非其所志故也。君子之志，誠在於天下，則國家之治忽，民物之煢鰥，靡不痛然切於身心，其爲學術，自不外於經世，安有所謂學非其所施者哉？是故平傜賦，勤牧養，使百姓親附，守令之政修矣；宣

❶「析」，原作「折」，今據文義改。

德惠，成富庶，鎮定强猾，奸宄不作，❶方伯連帥之政修矣；進賢哲，振兵戎，裕財用，興禮教，清刑禁，考工作，六卿之政修矣；端化機，懋啓沃，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輔相之政修矣。野人之言曰：「有佛力，撑佛筏。」學術之謂也。淺所學而欲周天下之變故，不亦難乎哉！胡大夫孳孳好學，克立官守，固通物達倫矣。不知其學亦志存於天下否？今天子明聖，早暮側席，欲得碩學之賢，以圖惟道化。際顯當備述大夫之學告余，余將揚諸上焉。

近言序

載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該於道，繁則贅，麗則俳矣，故君子鄙之。嘗觀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辭，而文生焉，蓋道爲主而文爲客也；魏、晉以降，即辭撰事而文飭焉，蓋文爲主而道爲客也。是故異端讖緯之事作，而先王淳正之道離矣；誣怪謬幽之論興，而古聖真實之旨塞矣；俗儒曲士之書出，而時君經治之術闇矣。間有大心貞觀之士，探源返古，以追洪蒙，然俗蔀已深，濤瀾滾滾，莫知所趨矣。嗟乎！道之蔽，極矣哉！吴郡顧華玉氏，達識往謨，游心治體，慨道紀之久湮，哀王政之弗續，乃作《近言》十三篇，以昭時範。蓋體道經世之典，不徒會於文者也。觀《尊道》，則知聖人之教法可以平民，而佛老流妄之害可殛；觀《富生》，則知風俗侈僭因之窮民，而天下之財力所當養；觀《本法》，則知先王治典爲不得已，而莊、老無爲之談亂世矣；觀《治原》，

❶「宄」，原作「究」，今據文義改。

則知誠臣建太平之業，而飭智循私者之足以病國矣；觀《近民》，則知《大易》之簡易爲政要；觀《勗廉》，則知君子之寡欲爲世防；觀夫《學益》、《定志》、《别謙》、《内治》、《鄉正》、《與隱》諸篇，無非示人執德守道，以爲立教崇化之本。嗟乎！義關政紀，志存世師，厥旨雖約，厥用寔溥。何其言之貞而近聖如是耶！由之，可以振民育物，可以建猷植範，可以協道宣化，可以平衡宰世，蓋堯、舜之卓擬，六籍之玄詣也。古謂文章與政通，斯文不其然乎？夫文之弊者，蠱於倡而圮於習者也。非所倡而倡之，則古訓離；非所習而習之，則大道隱。隱則迷，迷則失承，失承則支岐詭僻，與聖日遠。非有大賢達哲，開示道真，以爲世準，夫奚能返而變之？然則斯文之作，不亦後學之指南乎哉！

送少宗伯黄先生考績序

久菴黄子將以南京少宗伯考功於天官部，石湖何子、九峰胡子徵文言贈之。浚川子曰：嗟乎！君子志在天下而澤加于民，故莫不有功可述，然必協于道而後可。使夫人也，逆性命之情，以就夫隨世之業，則爲私循，爲智竊，爲迷謬之圖，爲毁貞之惑，爲希世依阿之失已。此夷、齊、曾、閔所以太息悲蹙而不使累於心者也，又惡乎稱於聖人之門？故曰：「道者功之質。」言功失其道，則功非其功矣。然必遘夫時而後成。時不可得，則賢傑匹於常調，才智窘於寡和，大人遵晦，龍潛豹伏，而鄙夫孱豎以螻螘沙蟲制君子矣。氣縮而罔神，精涣而罔色，動之致抑，進之致嫉，名之曰陸沉，豈不

悲哉！昔者仲尼、子輿，其人則聖賢也，其道則化工也，孰不知其一樞轉，而可以康世？時也，上無明王邦君，痼於庸讙，卒不遇夫知己而老，人到于今惜之。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非其時，難與論功也。雖然，功成不可居也。古之明王，治幾造化，漠然若不與於己，功冒海宇，退然若無能而歸諸天。由是含章襲絅，莫得而稱，故曰：「帝力何有於我？」蓋天下闇然利之而不知矣。其爲道術也，不亦神乎哉！石湖何子曰：「不然。黄子貳禮南都也，禋祀之犧牲，登豆之果蔬，無不裁定區畫，簿正民便。公廨營局醫藥之務，無不修繕，處分咸有實惠；攝刑部也，燭微致要，子部受成，匪懈匪私，訟獄乃清；攝都臺也，端範淑度，庶僚承式，察奸伸抑，憲蹟貞軌；攝操江也，防禦有畧，經理周盡，弭盜四事，深中機宜。以明達之才，成碩茂之業，世方仰其經濟而快睹矣，黄子惡得辭而不居？」浚川子曰：不然。黄子，有道之士也，功名之際，視之若浮烟流埃，不足控揣久矣。方其未遘於時也，結茅會友於紫霄之山，講習唐、虞、周、孔之道，宴然若將終身焉；及其既遘於時也，葆先韜志，遜而遠之，其視矯矯亢亢，不勝其滿溢者，得失不啻霄壤矣。嗟嗟！黄子，有道之士也。其於功名之際，曾何詡詡然居之哉！雖然，善其功者，乃所以善其職者也。黄子固不以之自居矣。司天官之考者，顧不以之居黄子耶？

送喬侍御考績序

束鹿喬君伯藏，任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矣，例當報績天官氏。其僚馮君子

仁、吕君可賢以贈言問余。浚川子曰：御史，得行其志之官也。古者聖王之世，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已。乃後世則有諫官之設。今之時，則寄言責於科道，上而天子之舉措，次而百官之淑慝，下而生民之利病休戚，乃無不可得而言者。非是官，則有出位之罰矣，斯其志有不得行者乎？雖然，君子之進言亦難矣。舉論君親之過失，指摘權勢之非違，犯即震之霆，逆必怒之鱗，非有謇謇匪躬之節，未有不括囊以取容者矣。豈獨進言，受言亦難。激切之論，抵觸聰明；狂瞽之言，不顧時忌。非有好問好察之聖，未有不以怒譴相加者矣。惟夫古之藎臣，志存忠鯁，靡虞竄殛，所有當言，斧鉞不避。古之聖王，門設旌鐸，闕置匭函，聞諸善言，必見嘉納，言或未善，亦不致罪。故曰：「明王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罰以直諫。」古之君臣，乃兩得之矣。使有進言之臣，而無受言之君，君子徒抱忠貞之志而已，豈不難哉！頃者伯藏感於時政，乃有辯邪正、抑祥瑞之疏，皆明犯大忌而不顧，又率其僚友，論列當道大臣，識者無不爲君危之。主上皆恕其狂愚而不之罪，是伯藏有敢言之節，而主上有能受盡言之明矣。古之君臣，何以過此？雖然，貞義之士，不變厥始。乃若禍患外迫，利計内萌，攄貪疾惡，減於慮身，保禄患失，忍於狥世，此又君子之所不與也。方今天下之故，其最所急切，當先務者有幾？其浮費重靡，以耗蠹國計，當節約者有幾？其偏重極敝，久必病國，如人風痺，當預治者有幾？若能一一取而言之，則足以贊助德化，廣益黎庶。斯於聖慈能受盡言爲不負矣。伯藏其圖之！余視北畿學

時，與伯藏有一日之雅，故不頌其能，而惟廣其志云。

送少司空林公序

小泉林先生爲南京兵部右侍郎，今年春，適工部右侍郎缺員，皇上乃改公貳之，將祇詔北□，浚川子乃竊行者居者之義，摛言以贈公。夫惟君子之於天下，不難於濟事，而難於合道；不難於敢爲，而難於中幾。畔厥道，雖顯於功，仁者不爲也；失厥幾，雖勇於義，聖者不取也。故合道而濟事，中幾而敢爲，乃謂之道術，乃謂之嘉猷大業。君子克有諸己，實惟艱哉。公之與予，同事也。予小子寡所習于官，弗類于政，公出謀發慮，恒贊予所弗及。體厥事要，舉切義旨，不志所必益，惟正是宅；不志所必成，亦惟正是宅。乃弗當于義，公則曰：「玆匪予所克襄。」嗟乎！謂於道有弗合乎哉！行有酌宜，事有中節，果敢弗貴也，乃惟時措允嘉。公則燭於遲速之會，達夫重輕之勢，隨機應變，與時偕行。乃弗際于可爲，公則曰：「匪予謀所契。」嗟乎！謂於幾有弗中乎哉！是故中通朗練，允惟實學，攝政理物，有光庶績。其遺予小子式，邈哉廣矣！視彼冥作利惑而弗適于道，清談白坐而無益于行者，不啻懸日月而論夢寐矣。是故於公之行，而重有感焉。古昔君臣以節儉率天下，其德朴素，其政簡易，其化清净，故當時之人，蕩蕩然得以樂其生；今之時，其政繁，其風侈，取諸其民也過度，填膏脂於溝壑也弗所恤，厥情苦矣，厥財力竭矣，枵枵然喪其樂生之具矣。爲政者乃不思而反之，是謂剥本，其如爲國何哉？《書》云：

「嘉猷嘉謀，入告于后。」乃今公所有事也。合道中幾，公又素有定力，是行也，必有以蘇天下者望公，公將何以慰斯人哉？

送劉際顯擢宗人府經歷序

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劉君際顯，擢宗人府經歷，同鄉諸君子以贈言問予。正郎陳君曰：「美哉！斯擢也，恨遲且久焉耳。」光禄王君曰：「美哉！斯行也，恨閒且散焉耳。」浚川子曰：不然。遲者進之益也，閒者養之資也。君子蓄德建業，其道于是乎在。仕者孰不欲速？然有道焉，不可以畔義而取也；有命焉，不可以僥倖而得也。是故君子安之，不競不躁，不出位而思，不汙行以圖。既而有得，人罔不惜其淹鬱，喜其久而亨矣。此可謂損之而益，不足而有餘也。柳宗元高才博學，鴻漸而往，卿相可以坐致，乃附儷匪人，以倖速化，未幾事變，流放遠州，卒不得爲君子所與，不亦悲哉！故曰：遲者進之益。且夫天下之變故亦夥矣，不於暇豫修之，猝然而當事，鮮無不及之歎。諺曰：「臨渴撅井」，其爲渴之慮也亦疎矣。是故君子閒不廢修，静不溺志，兢兢焉務求天下之變故而持其幾，一遘于時，則沛然莫之能禦矣。馬賓王，曠邁之才也，平生所歷，率卑官漫秩，每得之輒棄去不省，獨静觀時變，以養大受。一旦太宗召而用之，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者。君子謂其有王佐才，可與築岩釣渭比跡。謂不素養，其具能爾耶？故曰：閒者養之資。際顯始爲宜君尹時，適回賊流劫，三省官軍，敵輒敗衄，君乃括邑之壯勇要擊之，親冒矢石，摧陷堅陣，其子重慶亦身被重傷不避，賊因以平。

上司交章表薦其功，至有「剛大之氣能推劇盜之鋒，英敏之才足爲邊方之倚」之語。嗟乎！不亦雄偉大丈夫乎！乃今獲是閒散，更能養之，閎深堅定，轉而措之天下，奮功懋謨，弘闡大濟，將不自此始乎？

送王時化擢雲南憲副序

服衆莫大乎德性，利用莫大乎才識，成功莫大乎學術。君子有志於天下，三者不可廢一也。故廓然大公，心與天地同體，則德性弘矣；物各付物，機與四時同運，則才識至矣；無私無爲，治與王道同功，則學術正矣。在昔先王盛時，師友之所講習，君臣之所憑藉，道未有先於此者。諸他非不致力也，庸行小道，不概於天人之極，修治之本，聖人則舉其大畧而已矣。此古人之學所以出而有用，非後世汩俗彌文之士可得而並稱也。南京駕部郎王君時化，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司務馮君徽及諸司郎吏，乞余言以識別。浚川子曰：時化好修而多聞，何俟余言爲哉？自余之承乏司馬也，駕部之積政尤戾，時化乃能舉墜祛弊，補偏解苛，謀中典要，動適時宜，其所以贊襄余者實大。由是奮而爲奇偉之業，乃余亦莫之究竟矣，尚何俟余言爲哉？雖然，君子之於天下，貴先定其有爲之規，漫無持論，任風而帆舟，將何所抵止乎？余之所謂德性、才識、學術，不可不先挈其大也。以德性爲本，果亦由仁義行，恢恢有容乎？以才識達術，果亦朗練旁通，酬酢萬變乎？以學術植功，果亦道義是循，淳正不詭而中聖則乎？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六經所存聖賢之跡，莫有能外是者。大舜得此，以

紹堯致治；伊尹得此，相湯以王天下；傅説得此，相武丁以嘉靖殷邦；周公得此，相成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仲尼得此，爲魯司寇，三月大治。乃今之人，昧昧焉以恃其德性之暗合，貿貿焉以倖其智數之偶中，雖一時亦足少濟，要之漫漶支離，欲終身巍然有所建立，斷乎莫之能矣。時化其圖之！河上公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余之言所不能已也。時化其圖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記六首　贊二首　銘十二首

贛榆縣建廳事記

正德九年正月，廷相以罪謫丞贛榆，時尹以事被逮，因署事。明年八月，乃有廳事之建。先是，縣治燬於流盜，公堂公廨，靡有孑遺，官吏露幕視事久矣。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儲材蓄食，既備乃興，五旬而舉之。落成，丞乃告其民曰：「嗚呼！營繕之役，勞民費財，非所以安輯也，茲豈得已哉？夫縣有廳，所以休上治下，宣德流化之道也。是故圮而弗治，露棲草處，邑大夫無容也；堂委於廉，叢而呼，叢而趨，上下雜揉，民之無瞻也。風雨寒燠之來弗蔽，屢輟於公，庶事之隳也。事隳則民慢，民慢則政疲，謂邑尚有人乎？尚有法乎？廳事之建，乃不獲已之政也。勞靡財力，豈其所欲哉？」父老再拜稽首，曰：「茲甿何之力，亦何所靡哉？事集，四境不聞，甿且將善之，大夫之良計也。」丞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凡務非所急，不如且已，否則乖於安順之政。雖財力不與於民，而猶將議之矣，况出於民乎哉？此民情好惡之大端也。今也謂務非所急與。」父老復稽首以謝不敏。是役也，凡棟梁榱栱之屬千四百有奇，瓴甓鴟吻之屬四萬有奇，釘線之屬六千

有奇，咸今置之材，礎礪之屬四十有五，乃舊之遺焉。徒役五百有奇，人各役二日。工匠之屬五十有奇，鍛者役五日，礪者役五日，畫工役旬有五日，圬者二旬，梓人五旬。

陳留縣新置學田記

學有田，非古也。雖然，有司之善政也。古者閭、黨、鄉、遂皆設學，聚田畝之子弟而教之，故有教典之頒，術業之辯，校勸之科，而無廩庾之養。何以故？斯皆食於井田者也，無俟於養者也。後世井地隳廢，民寡常産，士始有無業而學者矣。無業則生不給，生不給則功不專，功不專則學不成。由是，給廩置田之政所以興也。無沮、溺芟耨之苦，而收知類强立之功，謂非君子之善政，得乎？平原張君禄，以才進士出宰陳留，視篆之初，行視學宫，釋菜先聖，校業生徒，見其絃誦課文肄業，恒竟日減晷，非晡食不得卒事，喟然曰：「此有司之責也，余將圖之。」乃取公帑羸羨，市城南田二百畝，歲收其租，以爲師徒講學之費，充足乎廩餼之餘，裨贊乎禮樂之業。公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教諭張君佑洎其僚友，請言以紀諸石。浚川子曰：嗟乎！加志於庠校者，格世之郛廓也。弘美於風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獄有片言之折，道無遺物之拾，野息萑葦之剽，澤蔑鴻鴈之歌，政之及於民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究也。君子曰：「沱流標枝，非本始之術也。」較之蠏筐蟬緌之感，《鵲巢》、《騶虞》之化，振風教而養敦俗者，不啻徑庭矣。」公之宰是邦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性廉直，故治威克；其事精審，故奸不乘隙；其用節儉，故民不告

病。由是而之焉，可以宣德流澤矣。方且汲汲焉修學崇文，置田養儒，惟恐先王禮樂之教不振，而一蹈乎俗吏之陋塗。嗟乎！非鴻士之遠猷，大賢之玄造，何以與此？公於斯文，可謂盛心矣乎！使堂序之上，寡執經操翰之跡；庭階之下，爲茂草荒烟之鞠，則師儒爲素餐，而學徒爲虚靡矣，寧不有負於公也哉！公之爲是田也，立二則，俾學司守之。一曰《耕會録》，紀其田之頃畝區至，使可以遠稽；紀代耕者及學租之分，準之齊民之利，使可以常代；紀歲租所入之數，使可以辯其所出。一曰《學會録》，必師徒講業會食而後取，必學政公用之費而後取，賓客之宴勿需此，私漫之會勿假此，師雖尊，勿專此。嗟乎！公之政，可謂詳且悉矣。不然，則田爲養私之具矣，而可乎哉？

滸西記

武功康子不偶於時，優游家居，乃築室于武水之西，以避喧晦跡，因自號曰滸西子。滸西有蒼林修篁，時花流泉，藤薛獻其幽，猿麋候其間，亦有樵客漁父，時過滸西子，滸西子與之道情款，叙古今事變，往來交作賓主，不辭樵客漁父也。時復挾二三子上終南太白，臨眺廣宇，行吟渭汧，訪幽求，濯滄浪，悼往喟今，日夕自嘉，雖鹿門谷口離群獨往之勝，不是過焉。人謂滸西子將自樂而忘世矣。滸西子方且修潔抱貞，探聖神之化，昭豪俊之業，以自悦慕，未嘗隳思於君臣之際，亦未嘗任情廢桀，甘爲逋客。會達官高人，輒取古今治亂興衰之跡，聖君賢相之業，相與諏講。言及海内多難，

每恨夷吾、尚父之徒不生于時。既而拔劍悲歌，傍若無人焉。浚川子見而識之，謂滸西子未嘗忘世矣。夫滸西子未嘗忘世，世豈忘滸西子哉？孔子當春秋之國，席不暇煖，車不停轍，以行道救時爲念，是故居魯而齊人懼，入楚而陳、蔡圍，衛之夫人稱其聖，鄭之婦人識其異。以是觀之，天下孰不知孔子哉？知之故不忘之。至於君臣會遇，繫于命而已矣，固非天下之情也。晨門，荷蕢視天下若將浼己，當時之人已舉其姓名而忘之，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思之不忘之耶？康子志在天下，人謂天下不知康子，吾未之信然。乃歌曰：「梧岡喦喦兮，鳳其遊矣。時命乖蹩兮，又何求矣？彼芝薇之可食兮，同其流矣。帝昭明矣，將賁其幽矣。吁嗟碩人兮，重厥修矣。」滸西子取而自歌之，已而喟然歎曰：「予放情於魚鳥久矣，有是哉，非吾所知也，請爲《滸西記》。」

簡州遷學記

簡，古郡也。高皇帝平蜀之後，乃降爲縣，隸成都府。城在絳水河西，古牛鞞千户所之墟。儒學設在縣治後衢，廟貌學宫，湫陋弗稱久矣。弘治十四年，孫尹綸於河東四狀元坊側讀書臺下，掘得古泮池形狀，堂趾深廣，宛然古學基也，遂倡衆徙之，學于是蓋再遷矣。正德八年癸酉，以撫按臣議，復陞爲州，乃城州於河東，學亦從之，蓋三遷焉。維時新寧尹王良擢知州事，凡城垣、公館、公廨、學宫、橋梁、道路之謀而未爲，與夫爲而未成者，一切任而行之。比及辛巳，廟學告成。祼薦有所，聖神妥矣；講習

有地，士業精矣。堂宇弘而師道尊矣，廩庾具而賢養裕矣，名宦鄉賢祠而遺德勸矣。作新之功，煥然其可述哉。學正田嘉禾，乃率諸生請言以紀其事。浚川子告之曰：嗟乎！諸生知國之所以養士者何邪？要之，欲其懋德成材，裨佐治理爾。爲諸生者，悠悠自待，無切劘長養之效，終與庸衆齒，寧不負國家乎？諸生知守令之急於建學者何耶？欲明倫興化，以爲齊民表率爾。爲諸生者，悠悠自待，無切劘長養之效，終與庸衆齒，寧不負守令乎？諸生其圖之！夫志邁而拔俗，則古儒之行興；風移而合道，則舊染之習變。陳良，楚産也，學周公、仲尼之道於中國，蓋拔乎俗者也；又翁遺蜀之子弟學於京師，歸以教國人，而蜀郡興於文學，蓋移乎風者也。使一士拔俗而立，將同德相應而風氣變矣。風變，雖辟陋之域，謂之鄒、魯亦可也。夫濟務者是之謂經術，合天者是之謂王道，守道者是之謂士節。三者具，則於聖賢之學入於藩而遊於塗，必於吾言有徵矣。諸生其圖之！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天官冢宰》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考功之典，肇自聖王，遠矣。我國家稽古建官，吏部置四屬，考功居一。其職司之員，郎中額一，員外郎額一，主事額二。其職守之務，有紀録，有考覈，有貢舉，有考察，而保留、旌異、養疾、致仕之類皆兼領焉。要之，簿領期會，比之古者考課之任尤爲備云。然

自行在建設以來，上下幾百六十年，居是職者，無慮百數十人，姓氏漫無紀載，多至湮没不傳。嘉靖八年春，正郎胡君森，始病其缺略，謀於副郎鄧君尚義，主政張君庭、余君胤緒，於是稽之曆牒，斷自永樂甲午，以逮今日，自諸葛平而下，郎中得四十八人焉；自鄭復升而下，員外郎得四十八人焉；自余純而下，主事得八十四人焉。乃採取其姓氏班爵而叙次之，將礱石題名，圖維永久。乃以記問余。嗟乎！仲尼有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然則名也者，固不可已之道也。今兹石之刻，紀其姓名者也，非所以得名者也。是故君子觀其名之實焉。行足以成性謂之德，勞足以定國謂之功，道足以垂訓謂之言，契乎天人之微謂之學，通古今之變而時措之謂之才。由是而道德備，則爲名儒；功業建，則爲名臣。千載之下，仰其德業而敬慕之，夢寐如見矣。苟實焉無之，覩其名者，秦人視越人之圖籍耳，夫誰其知之？又奚慕之？亦隨代汩没爾。嗟乎！可不懼哉！夫名，足乎己而後成者也，非可以强而取，助長而獲也。强而助長，則違道干譽之行作，索隱行怪以爲徼捷之圖者有之，雖掩闇於一時，終黜誚於後世。嗟乎！可不戒哉！雖然，兹石之刻，豈獨爲昔人圖？後之君子，覩其賢而慕之，慕而式之，不能已也；覩其不肖而省之，省而戒之，亦不能已也。翼然而效德，惕然而伐慾，凜乎其在兹石也夫！凜乎其在兹石也夫！

嘉樂堂記

人有得於性分以爲樂者，有假於外物

以爲樂者。樂由於性分，則無所遇而非樂，此君子之真樂也。樂假於物矣，時而不得於吾心，則吾與物皆逆境也，悲憂從之矣，夫安得樂？中山武寧王有裔孫，曰東園子者，可謂樂其天性之真，而君子尚之矣。王在國初時，厥勛業獨大，朝廷敷錫寵賚之恩，視他公及侯莫之與京；至今富貴福澤沾被其後人者，視他公及侯亦莫之與京，可謂盛矣。而東園子者，視之漠然，無富貴氣。觀其内而事其先公與其太夫人也，飲食必躬進諸几席，進已而跪拜，不命之起不敢起；食已必躬徹其盤盂，不命之退不敢退。日復如是，歲復如是，將終身不倦焉。外而交諸賢士大夫也，無論貴等，恭敬謙退，禮意周洽，一致也。在人若不堪其勤款，而東園子乃怡然安之，不憚煩焉。使遠至而驟覯者，不知其爲貴公子矣。又能輕利好義，以周其鄉黨，而惠其下人。有感物之德，而無悔心之行。斯皆人之所難，而東園子乃樂而爲之無難者。是以骨肉親之，賓友賢之，族黨敬而信之，雍容於家庭，歡燕於賓席，優游乎天壤，逍遥乎歲月，凡其身之所遇，無非可樂之境，求一逆吾情者，即不可得，豈非真樂乎哉！今之通侯貴戚之家，亦有事乎樂者矣。宫室耀雲日，鍾鼓轟雷霆，姬姜集妖艶，酒醑成林池，歌舞便娟，蘭罣芬敷，如仙庭桂闕者，豈少也哉？燕樂不足，戲劇更作，擊毬促鞠，摴蒲六博，好弄之具日雜陳乎其前，而不知自重者，又豈少也哉？彼自以幾朗内照，和與化適，曠與天遊，不忮不求，與物無競。其視世之亂心逆性以取夫勛華軒黻之樂者，若蠛蠓蛣蟯之振於前也。斯人也，豈非胚渾太虚，苞併萬類，與道爲徒，不啻遊方之外者乎？不然，

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爝然而不汙於世塵者耶？

李母宜人像贊 有序

宜人姓楊氏，山東平度州人，高州節推李公慧之配，翰林編脩學詩之母也。內則勤勞，關雎窈窕，含淳懿以獨融，禀冲和而秀出，服膺圖史，動合典墳，有助蒸嘗，無慚布素，秉心恭順，婦道克弘，率履慈良，母儀純備，斯乃光昭婺女之精，瑞發坤靈之秘者也。方將鳳翙霞帔，錫爾光榮，鶴算龜齡，享茲純嘏。顧乃旻天弗矜，淑媛其萎，川杳回波，風無寧木。編修君遠羈宦所，伊阻奉終，痛惜音徽，溘然長泯，乃想像丰神，命工纂畫，雖一毛未似，難保必無，而百歲敬瞻，庶幾有寄。浚川子仰惟光度，爰作贊述，揮翰標賢，以詔來胤。其辭曰：

爲樂且靡及矣。然而驕貴性成，傲惰習稔，內不知親親而骨肉薄，外不知賢賢而名譽損，❶上不知忠以報國而法守違，下不知仁以恤衆而兆民怨，罪積眚興，天人交怒，而憂至無日矣。雖有可樂之具，安得久而樂之？其視東園子之樂，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不畏于鬼神，優優衎衎，永歲而保有之，不啻霄淵懸隔矣。顧不可嘉乎哉！東園子有堂曰嘉樂，請記于浚川子，乃舉其樂於天性之真者，以志其堂，且以示其子孫，知貴家豪侈之非樂，庶弗畔於乃祖云。

❶「外」下，原衍「而」字，今從王校删。

玉華先生像贊有序

大中丞揭陽盛公，雖宦遊人間，而曠心逸度，準極鴻蒙，高風達節，超邁倫品。其言曰：「聖人不生，大道堙塞，營營與居，汙我神造，吾將歷五岳九寰，謁至人遊矣。」蓋舉世莫之知也。浚川子乃獨契之，爲作畫像贊。贊曰：

古有博大真人，行不亂獸群，居可探鳥巢，以後世枵風惡俗視斯人之儔，絶跡滅響，不可復得矣。今於玉華先生，殆庶幾見之。先生神情静定，猗歟宜人，有卓其粹。守貞抱一，終温且惠。王睢關關，祥鸞翽翽。比潔瑶瑛，儷芳蘅蕙。祇德肅雍，歸兹景族。閨壼内宜，戚黨外睦。秩秩女儀，恂恂英淑。展矣碩媛，厥家之福。式訓令子，益阜皇皇。文彩星虹，德器珪璋。允世之哲，爲邦之光。慈教所錫，厥宗之祥。猗歟宜人，率德婉娩。含徽履素，式輝彤管。積善獲慶，厥嗣昌衍。嗣之昌衍，遺世之憲。

銘

室中雜物銘并序

予端居誦暇，檢所不逮，惕然恐懼，若履淵冰，乃託所御物，銘以自警。蓋摘其闕於此，而寄其義於彼，則左右前後，皆吾師也。古謂約而言之，可以爲子孫常者，其庶幾乎。

屏　銘

蔽其身，毋蔽於其心。蔽其身，安無害也。蔽於其心，闇莫大也。

枕　銘

爾溺志於逸，自惰爾身乎？爾思力所不及，自戕爾神乎？

席　銘

朴乎，毋淫於華靡。宴乎，毋惰其肢體。昭乎，毋愧於屋漏。

釜　銘

耕以自給，體瘁志逸，其樂熙熙。仕而從禄，玉粲錦衣，履厥危機。汝將肉食耶？藿食耶？

硯　銘

規爾角，俾不易傷，非欲爾毁方。池爾腹，俾爾有容，非徒爲爾飭躬。

鑑　銘

勿曰爾明，不見其後。勿曰爾仁，不掩其醜。

櫛銘

緩則通，通則理。急則滯，滯則傷。

琴銘

嗟嗟！習俗難感，而古道易湮也。舜文日邈，其響果遂終絶乎？鳳鳥不至，其道將不在兹乎？守之敬之，遁世無悶。

劍銘

丈夫皇皇，志在四方。維德則威，維順則昌。

墨銘

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不仁而可爲乎？知白守黑，以附斯文，畔道而可與乎？

瓶銘

口弗守，咎乃興。蓄弗固，德乃崩。

觚銘

鎮有鼻，鼻則器矣。椝有尾，尾則俚矣。故君子耻之，求備其德。《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惡得有其二以廢其一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四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述三首　對一首　論四首

決遁叟述

東海有決遁之叟，引竿曳綸，釣於曲隈之島，終日所得纔數鱗爾。浚川子見而問之曰：「叟志欲得魚乎？」曰：「然。」「欲給生乎？」曰：「然。」浚川子曰：「叟何拙於漁若是！海之利於漁者厚矣。楊絮而鮤遊，麥花而鯖至，其群如雲，其呴沫如雨，其聚如丘阜。漁者俟其來，漂巨舶，拉長罟，合圍而取之，無不滿其舷載而歸，勞於一日之力，而終歲厭魚鮮之味。叟何不此之圖，而區區執竿以俟其嚙餌，欲給生於或有或無之溟涬，不亦勞而寡得乎？叟何拙於漁若是！」決遁叟乃仰天三嘆，瞪目而語曰：「嗟乎哉！世之不知類也久矣。乃若夫至人，未嘗以險而慄其神，況危其生乎？且有突利者，必有突害。子獨不見於海乎？風潮捲山，蛟龍鰍鯢，凌波出没，犯之者魄奪，遭之者虀糜。以是求利，吾知其害焉爾矣。且夫失緣於得，禍始於厚，生其極也，於是乎有併然而俱喪者。是故知道者恒易足，而不狥物以傷己；視利欲以過養者，若甲兵之戕殘，水火之焚溺也，安肯以千金之軀而徼倖於陽侯之波，以奉魚龍之牙吻哉！以漁者之所得，視予之釣，若倍蓰而無算，冒

險迫阸而遺生之害，則吾其免矣。夫豈獨漁哉？君子之仕，亦有然者。李斯，上蔡之布衣也，學帝王之術，遊於諸侯，以六國不足事，乃去而之秦，遂能使秦併天下而稱帝，身爲丞相封侯，諸子尚主，女悉嫁秦諸公子，賓客私人數千。其富貴權艷，可謂極矣，不猶泛海而大漁者乎？卒之，輸忠不信，見疑於主，縛之咸陽市中，如牂羊跛鱉，思牽黄犬獵於上蔡東門，卒不可得，豈不哀哉！薛公隱於賣漿，毛公渾於博徒，蘇公匿於灌園。彼三子者，豈不達於帝王之術，而顧以守其雌，何哉？以外物之不可狥，而徼倖於利害之塗者，非善其生之道也。吾觀於子，貌屹屹而山立，目炯炯而望洋，得非贛榆之王丞乎？向爲臺史也，珥筆拾遺，執簡觸邪，上而天子之起居，中而百僚之汙隆，下而烝民之休否，皆得以執而議之。入則卿相檢飭，出則方嶽震疊，不亦輝赫尊重乎哉！然行危政激，不能俯仰遜時，已而奄人搆禍，幽囚拘攣，去死無幾。幸賴天子聖明，照見覆盎，不加誅戮，薄示放斥，猶得竊禄海方，不失爲奔走之吏。子不子之幸，而反悲吾之拙，是以鴟鳶之腐鼠爲大有得，而鸞鳳翔於千仞之上者，秋毫未之見也，不亦異乎哉！」遂投綸而去，不復顧。浚川子曰：嗟乎！吾聞海上多異人，憤世嫉邪，隱於漁釣之間。其殆斯人與！不然，何其言之近有道也？乃述以自省。

王別駕畫像述

南林先生爲松江別駕，飄然有解組之思，乃圖歸田之像，置屏几間。一日出示浚川子曰：「茲鄙人之度也，子試觀之，以探予

之心。」浚川子乃企屨以興，挈圖而披，倚楣掖之外方，向景而視之。已而喟然發歎，囅然而笑曰：❶「先生所謂自誣矣乎！聞之：操舟者不美輿，持斧樵者不羨罟，何也？取所非業，不當其天樂也。今先生明法立制，宣德流化，以日正乎齊民，垂魚握綬，左簿右書，以裨益於王事，顔溘於風塵，履敝於趨輿，譬之救焚者，焦頭爛額，奔走叫號之不暇矣。今乃爲是葛巾野服，坐清泉，據槁梧，翩然如出於九塵之區，將奚所取乎？先生所謂自誣矣乎！」先生曰：「子來安坐，吾將語子以心。子獨不見世之人乎？其未得仕也，如飢欲食，如暑欲風。既得仕也，以官爲家，以禄爲業，罷駟折轅，煩心倦慮，老死畏途而不知歸。此委瑣齷齪，不足觀也，吾實鄙之。或者不務尚賢陳力，奉襄王事，乃求便濟欲，以殖己私。卒之敗名檢，抵章憲，失厥故物，而赧於一歸。是何異於操矛爲盜，被束縛也？吾實耻之；甚者恃主私，據尊位，縱欲敗度，不知節止，舞姬歌兒，食前方丈，淫侈過泰，爲天所忌，終焉精神耗竭，倏爲鬼物。此所謂仕妖也，雖欲歸不可得矣，吾實悲之。故予雖廁名仕籍，惴惴焉惟恐蹈於斯人之塗，身雖江徼，而其心已日馳於潁陽嵩麓之間，與淵魚谷鳥遊翔矣。吁！兹予之志也。子盍圖之疑？」浚川子曰：「先生誤矣。所貴乎聖賢者，豈徒然也哉？蓋將亮天地之工，和陰陽之運，安定乎海宇，潤澤乎民物，流聲華於無窮也。何拘拘而趨乎？何硜硜而擬乎？何懲而固執乎？何守而不化乎？何適何莫乎？何此何彼乎？道果可行，

❶「囅」，原作「輾」，今據文義改。

吾則鞠躬盡瘁，如諸葛孔明可也。時不我與，吾則不阿而退，如隨武子亦可也。何意必於去就而爲之。竊爲先生不取也。」先生曰：「子且止矣。子不聞乎：矩之智不可以爲圓，規之智不可以爲方，鶴不可袪之以短，鳧不可益之以長。蓋分有所限，而勢有所局爾。子何於予疑之？」浚川子乃憮然而歎曰：「於戲！噫嘻！在古有之：知白者守其黑，被褐而懷瑜者，道之曠途也。先生之志審矣。故曰：『聖人遊於變化之途，善夭善老、善始善終。』此之謂也。」

獅猫述

獅，西域獸也。毛披拂毰毸。猫亦有然者，故曰獅猫。余往在京時，曾畜其一，而生四子，咸軀白尾黑，姣然可愛，且性質荏順，聲氣清窈，卧融軒如團雪，騰危檻若奔星，真閨閤之奇觀也。女郎尤其憐之，置之几榻，爲閨賓焉。時屋宇新構無鼠，初不覺其害事也。及來南都，鼠多且黠，緣壁上下，穴屋巔，晝滿承塵，跳擲作撲撲聲，以杖觸之不畏。然夜伺人寢寂，乃群下地，環室而走，相觸踏驚躍，若轉鬭，若嬉戲，嘈嘈呶呶，彭彭剥剥，不辯時而散去，登几庋，緣筐匱，翻書帙，穿囊袱，磕撞柈罍，拂響絃索，咀齕格格，左喧右聒，敺之仍來，寂而復作，令人中夜不得寐，雖有智力，無所從而施之。乃呼童子問猫所在。童子曰：「室無猫，故然。」翼日，乃集猫閉之室。鼠始聞猫鳴，伏于穴，不即出，久之，一二稍稍動作，騷屑刺促，如試猫然。乃猫則偃然而卧，若弗聞者。數日，鼠知猫果不爲己害也，乃益狎習不避，舉穴出矣。余篝燈候之，見鼠之

遇猫也，撇勒搪突，恣行無忌。猫之見鼠也，逡巡前却，若有遜避之狀。嗟嗟！怪哉！異乎！猫以捕鼠爲職也，乃今與鼠習，失職矣。色相之美，夫焉足取？然猶不忍棄之。乃市他猫爲捕鼠計，至則群聚而嗃嗃，而鬪且囓，他猫不堪其苦，咸遁去。余始知其無能而害事也。乃盡數乞諸人，復市他猫畜之，且捕且食，盡數月，鼠患方已。諺云：「猫有三品：辟、疾、食。」厥聲怒赫，鼠聞之戰栗，眼光夜炯炯直射，鼠見之伏不能動，即威鼠竭穴去，不待捕，故曰辟；遇鼠縮身迅奮，如獵鷹百中，無脱遺者，故曰疾；盜盒啓藏，饞口飽腹，終夜貪卧，呼呼念誦，如困僧敗禪，與鼠相忘，故曰食，此品之最下者，其獅猫之謂乎！浚川子曰：吾觀於獅猫，而知國有獅臣焉。容悦諂媚，色相之可愛也；貪賄嗜勢，竊食之饞也；沓沓怠緩，捕擊無能也；嫉賢妬才，群噬非類也。有一於此，足以蠹國，人主知愛而不知惡，知惡而不知屏，則賢路闘格，奸宄蟠據，朝無君子，而國事日非矣。此林甫、盧杞之所以亂唐也。其視猫之爲害，巨海一漚者耶！

介立對

崧高之陽有山焉，下無陂陀之漸衍，旁寡峰巒之倚託，盤后土而突峙，拔丹霄而上聳，名之曰介立，義以孤介特立，不藉他山之勢以助其巉巘也。汝陽林子取以自號，乃謂浚川子曰：「予之取乎介立，子其知之乎？」聞之：潔其道者，不匹穢以自染；明其節者，不援邪以苟合，故能拔俗邁倫，而震踔一世。此惟古大丈夫能之矣。服毅

直，蹈廉耻，辯義利，明是非，定趣舍，志屹屹以金石，行皎皎而冰雪，可以賤其身，不可得以屈其道；可以喪其元，不可得以奪其守，故予取義兹山，將以踐於斯人之軌也已。彼詭隨囁嚅，降志附汙，韋韋靡靡，隳風教而敗貞俗者，吾嫉之若見豕負塗矣，安足取論以滓穢吾之玄府耶！」浚川子曰：不然。道猶海，會納百川矣；聖如日，溥炤萬彙矣。執一德者途狹，覩一隅者行礙。兹謂大道之觀已乎？伊尹五就謂之任，伯夷治進亂退謂之清，柳下惠由由不去謂之和，龍逢死諫謂之貞，箕子被髮佯狂謂之仁，屈原懷沙謂之忠。諸君子者，非不足以揚休昭烈，裨贊教化而益人國乎？要之，所就纔一曲焉耳矣。其視聖人溥博淵泉，道以時出，無可不可而皆當其德，岐然有間矣。子獨不聞之崑崙乎？天柱峻極，超脱鴻蒙，虧蔽日月，上摩斗樞，此即吾道高明之符矣；又獨不見之太行乎？連亘終南，跨遶遼海，袤延萬里，衿帶夷夏，此即吾道廣大之度矣。學能仰止，深其造詣，則融虚高朗，巍巍靡及，廣遠弘深，蕩蕩不測，斯於聖人通變之術，會極之歸幾矣，而何立之不可？即號之曰崑崙、太行，亦允矣。語曰：「柔佩弦，剛佩韋。」言當損有餘以進乎中庸之會也。今吾子之學，履道懷貞，夷嶮並節，其於介德，固已入室窺奥矣，而猶念兹弗已，揆之古人中行之尚，不亦異乎哉！寧學聖人未至，不欲一善成名，古之人亦有見於是者矣。吾欲掖子登於崑崙之巔，以大觀乎六合之際；遊於太行之盡，以究極乎海岳之會通。吾子將從之乎？介立子曰：「嘻！久矣，予之志於斯也。請從子遊，以竊附於聖達之會。」

荀彧論

史稱荀文若有殺身成仁之美。王子曰：此過論也。文若懷二心以事主，徼幸於奸雄之側而不知避，蓋隨世以就功名，而昧於聖人仁智之軌者也。董承被害，伏后與父完書曰：「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完以書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欲陰贊完也。事久不濟，恐操疑己，乃躬至鄴發之，勸操以女配帝而廢后，以飾己隱書之跡。吁！亦拙矣。是后之殺，完之死，雖操也，其機皆彧也。夫殺身成仁，仁人義士之大節也。廢黜母后，是可忍爲者乎？則彧平生爲漢之謀惡乎在？高帝於丁公，乃其君之敵也，造次危迫，可以爲君滅敵矣，繇也乃生之，非懷二心者與？帝之終誅之也，豈不以失委身之道，不可以爲訓乎？彧，漢臣也，而陰爲操謀。逆誅其心，附權比黨，無君不可以長也。明王不興，失論典刑，惜也！而謂之仁得乎哉？操之鬼蜮，挾帝令衆，著無漢之心久矣，彧獨不之知邪？剪除異己，孔融、楊修之徒無罪而戮，彧獨不之見邪？君子「色斯舉矣」可矣，而欲詭兩可之心，以徼幸乎智計之可恃，故得謀操即助謀操，得廢后即助廢后，隱秘本真，陽示大義。操之術，過人遠矣，寧獨不窺之？李斯，上蔡之鄙儒也，拔足入秦，佐始皇以兼并六國，功成名遂身退，機也，而戀滯不果。胡亥、趙高昏闇險譎之朝，謂可以終志乎？由是觀之，彧之死於董昭之議，晚矣，而非不幸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文若其失之。夫君臣之義，間不容髮，嚴也，非可以此可以彼者也；進退之機，不

俟終日，決也，非可以待可以幸者也。是故路馬不齒，恐犯其義也；危邦不入，懼傷其明也。蓋仁智之道廣矣。彧也皆犯之，故曰：隨世以就功名，而昧於聖人仁智之軌者也。

張奐論

陳蕃、竇武謀誅宦官，不克，被禍，史謂張奐見欺於豎子。王子曰：此不然也。周靖、張奐實黨中官爾，非被欺也。靖乃匪人，不足言，於奐則可惜。大將軍徵起天下名士，以匡救漢室，海内雄俊仰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奐多讀書，號稱賢良，朝廷事勢，顯顯在人，非暗室屋漏不可窺測者，謂之不知，可乎？大將軍固不知也，王甫、曹節竊弄威權，濁亂朝政，子弟在列，專行貪暴，天下洶洶，奐可謂不知乎？大將軍事敗，郭林宗哭於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夫以田野之士，尚知陳、竇之忠，而爲之同列者顧獨昧之，此可以欺人乎？由是觀之，内外清濁判也久矣。王甫之徒，一旦以反逆搆游平仲舉之禍，即信然從之，可乎？故曰：非被欺也，奐有所懲創而然也。初辟於梁冀，冀敗，以故吏免官，禁錮數歲，諸交舊莫敢薦。及後數立邊功，當封，以不事中官，不獲。夫始終不隳其節，惟有道者能之。志於富貴利達者，一遭其顛沛轗軻，不變其行而附時汙者，鮮矣。奐久絀抑於外，非遁世無悶之節，是以一懲於外戚，一懲於中官，而正義遂消沮矣。謂之見欺，得乎哉？使果被欺不知邪？國之大變，非鹵莽可以從事。爲奐者，當其矯詔之時，即率五營軍士而誓之

曰：「大將軍反，奂與若等未得狀，勿輕動以速不義，惟奂是從，得其狀未晚也。」復報武曰：「曹常侍傳詔，以大將軍作亂當誅。奂今陳兵朱雀門，爲主上除亂，大將軍有謀伏辜否，當自白，勿鬪北軍，以速夷滅。」復請於甫曰：「大將軍反狀，軍士與奂未知，願得見太后主上請狀。」如此，勢既在我，則内爲所挾而不敢遽動，外有所恃而得以自明，大將軍之事不中日而定矣。或曰：「奂不如詔，即罹害，奈何？」嗟乎！此豈君子之志哉？計利害而忘節義，有道者鄙之矣。奂於此，猶謂非可死之時乎？不渝其義，不比於邪，激烈之氣足以振士卒，光明之心有以並日月。奂於此，猶謂非可死之地乎？楚白公將作亂，欲得易甲，乃以兵劫之，曰：「與我則共富貴，不吾與則殺子。」甲曰：「子嘗謂我義矣，今子行不義而以兵威我，我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吾明吾之義。」乃就死。佛肸以中牟叛，劫田卑以鼎鑊。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乃褰衣就烹。君子曰：「甲也，卑也，不以生害義，不以不義害智，可謂烈丈夫矣。」使奂之志不成，而爲甫等所害，直節正氣，可以無愧於古人，自表於後世矣。惜乎，以鬱鬱無聊之故而奪其剛正不撓之節，卒使大將軍之事無以藉手，而漢道以之陵夷，是誰之咎哉？欺與不欺，又烏足論。

同心協恭論

古園盧子、台峰熊子以臺史出按四蜀，職守雖殊攝，而以善相濟，求益于事，無彼己也，故安利蜀人之功，視前此爲

最多。熊子曰：「盧子于我有開誠相助之益焉。」乃撰同寅協恭記頌之。盧子曰：「熊子于我有忘形切磨之善焉。」亦撰異事同心記報之。嗚呼！是道也，治天下之大幾與！廷相游目於光景之外，滌心於和暢之内，蓋灑然善也，用著跋論以贊其美。其辭曰：

天之健，一瞥千里，不能爲蟲之蠉動；海之廣，浮戴九土，不能爲泉之泠滴。用有分而勢不可周也。今夫絶人而立於獨者，猶藉於所以爲生，況有爲於天下所當周以藉者哉！是故功者藉於力者也，道者通於情者也。若挾持天下之事，而自信、自辯、自勝以求成，彼且惡乎有爲哉！是故信者適以自迷也，辯者適以自拙也，勝者適以自委也，成者適以自毁也，彼且惡乎有功哉！雖然，斯人也，不得以天諉矣。吴、楚之人

操舟濟川，帆檣檝柁筦纚之屬，罔不繕緻，無缺具焉，涉無不利矣。不幸而不濟者，什之一爾。彼於舟也，未審審然理之，檝楸柁剌，帆曼檣朽，紼纚引筦，焦焦然不中也；彼於涉也，不亦岋岋乎？幸而濟者，亦什之一爾。彼人也，可以言天命乎哉！故曰：不可以諉矣。張魏公，一代偉人也，田夫女子信其忠義焉，四出任國而卒無所建圖，何也？自任而忌衆謀耳。偃武修文，興起禮樂，天下蕩蕩然和平也，周公方且遜畢、召，躬吐握，恐自絶於賢人焉。公也豈寡於才德而爲之？懼善謀不集，孤立自任，不足以有爲也。而況不及周公而不爲者乎？彼其不足建圖以有功者人也，豈天乎？故曰：一心之研慮，不如衆思之集也。單謀之自信，不如忠益之廣也。由是觀之，二君子於魏公也，吾知免矣夫！

張魏公論

嗟乎！君子有爲於天下，得時以持權，人望以取信，才識以達用而已。才德具而無權曰不遇，有才而無德望曰不信，有望而寡才識曰不濟。三者不足以有爲，均爾矣。然不遇者天也，於人若無咎矣。張魏公四出而當國，不可謂不遇矣，而訖無所建圖，何哉？蓋當紹興播遷，士大夫無持論也，嚣嚣矣。李伯紀、趙忠簡之足以繫天下者，又不能久安於位於斯時也，志任天下而氣足以勝之，忠誠體國而論不爲邪議所奪者，獨公可以厭衆心爾。其屢退而屢用者，非幸也，宜也。此魏公之所長也。嗟乎！當事者譬之操舟焉，眡湍擻漩，夾溜避石，舟人之所長也，顧使農畯主槁，販賈主柁，以長年爲亂已而棄之，砥柱、瞿塘之險，吾知其難矣。王統制富平之策，岳武穆、酈瓊之議，善也，乃不用而忌之。曲端才畧可備任使也，乃疑而害之。嗟乎！群策所以濟己也，自任自忌而不與爲圖，謂駕馭遠畧，得乎？不幾於欲飛翀也，而自鎩而羽乎？此魏公之所短也。大抵君子御政，謀不必其皆出於己，己之謀亦不必其皆足以集事。漢高帝誅秦促項，大較淮陰、良、平之謀也。而君子之論，則曰漢屈群策。謂之漢，則皆爲帝之功矣，以帝能信而用之也。由是觀之，高帝之有天下，豈獨豁達大度之望，足以得人乎哉？亦其才識高遠，有以濟之爾。魏公不達于此，由之，權也虚其天時，望也虚其人心，惜哉！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撫蜀議七首

呈盛都憲公撫蜀七事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罟有大綱，提其綱，則衆目張。故論天下之事，當自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而有悠久之効。其始而視之，若近於迂緩，要其終之所得，恐非迫切苛細者可同語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蒭蕘，迺敢披瀝愚衷，❶計畫浹旬，取其治蜀之大者七事上陳。伏以蠻夷華夏，帝王有制御之術，番之侵我西鄙，不可不治也，故議靖番；中國有道，守在四夷，僰人之擾我南鄙，不可不圖也，故議制夷；教士三萬，横行天下，兵欲威敵，不可不練也，故議訓兵；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而餽餉尤在所先也，故議儲餉；國之利器，不可以倒持，茶乃諸番必欲得者，實中國之利器也，故議嚴茶；濟天下之事者，當察時勢之宜，則政行而無偏舉之弊，故議審幾；制而行之在乎法，神而明之存乎人，職任不可不稱也，故議得人。凡此，皆拊循之大節，治蜀之先務，雖近迂談，實非委瑣。惟賜留神采擇，不勝甚幸。

❶「披」，原作「波」，今據文義改。

靖　番

夫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襟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何以言之？今之松州諸蕃，即古之白馬氏。茂州諸蕃，即古之冉駹。其性勇戇，貪貨死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嶮，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剛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去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遮，或臨高擂石，以索財貨，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需求酒食，逼取人事，謂之和蕃。又有債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以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此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斑彪之議叛羌也，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斑彪言之，是不欲以威彊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

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鈔不恭，而甲兵罔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六年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北路，置松藩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户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寨復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奈何任匪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亦過半矣。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可不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强，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月之内，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鹽量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於此。復於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此不得侵奪，違者以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己者，彼之情亦悦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兵則强，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已。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狂寇或起於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是之謂與？

制　夷

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嶲即邛都，黎州即筰都，播州即夜郎，酉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置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小夷雜居，曰僰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管轄，故往往爲邊邑之患。邇者葛魁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勦平。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扇惑，夷族復焚刦筠高等縣，至今未滅。吁！此不足深憂者也。何也？連年無功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邪？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通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賊來則迎遏，賊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絶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由是以勦，則計日可克；以撫，則有威可挾，又何患於無功乎？况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漾、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有生變，其勢必然耳。又况阿漾等蕞爾小夷，決無久亂之理，若能示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穽虎之摇尾，迫於求生也；絛鷹之附人，苦於飢困也。阿黑、阿漾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爾，又何足爲乎？故曰：不足深憂者，此也。但經久之圖，則在以夷治夷爲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没，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隨復劫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勦不能

盡，撫不足憑，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長夷人，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乞敕兵部計議，行四川巡撫、總兵、三司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主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而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既定，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其疏之大畧如此。夫文安公，長寧人也，所見必真矣。若能舉而行之，則足以爲中國之捍蔽，而川蜀南鄙之民，庶幾無虞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

訓　兵

《周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以司馬而掌軍容，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不可已之道也。必素諳教練，乃可爲用。故身習進退之節，心存親附之義，目明旌旗之象，耳熟金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足符鵝鸛之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堅城，戰無勁敵矣。程不識，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之師，秦之鋭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言制勝之師，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也。不知舟艫之師，可以削平關中。楊、越之卒，可以得志淝水。是不在乎壤地之南北也。孔明所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平蠻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衂。故曰：兵無强弱，惟其練習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吐番，南連諸夷。邇者疆場不靖，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議者皆曰：「羌

夷桀驁，地形險阻，兵不易取也。」以愚言之，兵必精强而後可以決勝，不獨將帥之得人也。毆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日之卒，果能技藝訓練，弓馬閑習，選閲精覈，不及疲羸乎？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爲今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爲急也。蓋兵貴精而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以當十，選之精故也。吴闔閭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於腹裏及各邊衛所，定爲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强，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盡行選出，備造年貌手册，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已。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候視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籠，枝葉蔚茂，矛鋋之地也；穹崇險隘，阻阨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約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鋋以刺，刀楯以舞，蓋所急務矣。宜求是藝精者，選立以爲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而業成者，則升爲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則各相勸激，未有不精者矣。由是，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守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夷之侵軼，又焉足芥蒂也哉！

儲餉

夫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必然而不可易者也。祭祀賓客，供養禄給，庶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況興師動衆，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

儲積無先事之備，殆猶涉川而乏舟楫，鮮無不濟矣。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餽餉不絶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今欲制羌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强。欲致兵力之强，不藉乎他，而藉於倉廪之實。嗚乎！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爲常，官以姑息爲德，收頭利於侵欺，倉串出於虚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宧運，水陸交集，不能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以驅之，奸者怨志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衆，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爲今之計，莫若漸次儲積，俾足以支數年之用，設有兵事調遣之舉，必無倉卒不給之憂。其大要在於督逋税，稽收納而已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税習風久矣。其猶甚者，莫如瀘州、富順、銅梁。括其一年正額，不下十餘萬石，所入公家者，止三二分爾。使能一一完納，十年之間，可得百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況加之諸郡縣乎？愚以爲當先治其豪猾大姓可也。何也？下户細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族大，或巧於浸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税之風成矣。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以爲諸民倡。將見豺狼既伏，而狐狸自懾矣。

夫錢糧之有欺弊，以稽考之法踈也。今當稽納於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庶幾爾。其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户該倉糧石，給與印信由帖，使各户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具各户糧數手册，送各兵備道查照。其各倉監收官，每廒各置會簿一扇，不得渾收，以致難於查盤。如遇花户

運糧至倉，官攢出與硃串，監收官用關防私記於上，即領赴兵備官處掛號，仍將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册，令納户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厫收滿，兵備官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而虚出之弊庶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廪必至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緝用光。」言儲積備而後可用兵也。

嚴　茶

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五穀饔飱，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則不以爲急；布帛帷帳，非不麗也，御穹廬氊裘者則不以爲重。茶之爲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繫國家政理之大，經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税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路博馬，又置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陜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

主之以圖利。邇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也。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絶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來貢之，我以是賞之，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爲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茶於官，權在國也。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所得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此也。

審幾

竊聞欲成天下之事者，在得天下之宜。所謂宜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非異術也，察於高下之等矣；舟之撇漩，非神謀也，燭於遲速之分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有緩急之時。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事勢太輕，吾有反重之道；時理宜緩，吾無取急之行。如此，則隨機應

變，與時偕宜。當事之始，固不離乎道之中；要事之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于天命而不可必，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昂則自覆，勢輕而抑則愈壓，時緩而急則早洩，時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温厚慈良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故能審其幾宜者，成天下之務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決其臟腑、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故風則散之，寒則温之，暑則涼之，濕則燥之，在上則吐之，在中則汗之，在下則瀉之，病無不愈矣。以事務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漫涣而疎於急切，鮮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批亢而擣其虚，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取，乃下教以爲雞肋。吁！亦晚矣。安禄山舉三道勁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郭先圖范陽，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斯皆失其機會者也。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其幾，則事無下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頽弊久矣。甲兵則頓而不精，[1]倉廪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擾而不靖，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告，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振奮，拯委墮，疏壅遏，刷闒慘，殛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狃於常而駭

[1]「頓」，原作「頓」，今據文義改。

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窾，游刃於空虛，而礫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幾矣。

得人

《書》載堯、舜之典法，蓋當時致治之跡也。後世君臣欲有爲於天下者，孰不取而鑒之？而唐、虞之盛，卒不能復見於世，何哉？非其人故也。輪扁謂齊桓公曰：「古之人其不可傳者，往矣。」是也。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由是言之，天下無難事也，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天下無易事也，非其人則艱於登天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亡之。削山東諸侯一也，以鼂錯則致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爲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他求哉？是故温恭弘毅，誠信謙讓，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決而斷，好謀而成，倉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也；契性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爲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使之理財；深沉有謀畧，果毅有膽氣，足以馭衆者，使之治兵；有斷決之明，存平恕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決，識微達變者，使之運謀；勤敏不懈，毅然敢爲者，使之幹事。如此，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矣。推此道也，以之理天下亦可也，況一方乎？不然，材任相違，必至壅滯不達，治具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盈尺之木則膠。鵾鵬之翼，可以蔽

天，拔之施于鳩鷚則累。故量才受職，乃爲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畧其小過，無爲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也。

上巡撫陳公治盜議

嘗觀民之爲盜，有侵漁迫於外，飢寒切於身，勢不得已而爲之者；亦有無賴惡少，不事生業，習於下流，得已而爲之者。是人也，豈其天性有異於人，惡生好死，而樂爲之哉？良以上無美政，而因以失其良心；下無法守，而漸以成夫偷俗故爾。是故古之明王，每急於安撫懷來之實，以養其樂生之心，不懈於提撕警覺之令，以攝其放曠之氣，故風俗淳厚，而盜警不作。使爲治者，不務乎安輯保育之勤，而惟事乎攻擊捕滅之術。激而群聚不逞，弄兵潢池，雖布武宣威，以成平勦之功，而良民荼毒亦慘矣。豈爲政之上策也哉！邇者，竊礦之凶，俱已授首，未起之黨，皆爲寒心，此正平定安輯之時，不宜深求過討，以激其反側而興其擾攘也。何以言之？戡定亂略之後，而猶督捕之急，可以致吏承風恱上以立名，可以致捕者因之爲奸，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夫郡縣之吏，皆觀望於上司之意向而爲之也。使一賊之剋而功賞之頓加，一策之得而顔色之遽及，由之，因以市譽，因以進秩，相效而起，奔赴恐後，仗劍率衆，四搜於山澤萑葦之間，無虚日矣。嗟乎！盜賊横行之日爲之，殊可以

勵功勸衆，而安平之後，寔生煩擾爾。故曰：可以致吏承風悦上以立名。夫捕盗之令，雖出於官府，而執兵驅捕，則藉於民快。此等小人，惟利是計。使在上者不此爲急，則刑罰清明，良惡區别，彼固不得緣之爲奸。一或偏重，而惟賊之是得，則死生真僞，由彼是任，指攀無辜，搜檢財産，肆行而無忌矣。故曰：可以使捕者因之爲奸。夫禁盗所以安民也，盗得其真，民斯乃安。風聞而捕者，無爲盗之實；妄攀而捕者，無可據之贓；挾讎而捕者，多所誣之罪。非以安之，實以禍之矣。况鷹鸇狼虎之吏，惟欲多所捕獲，大張聲勢，以要奇功。上司隔遠，一時不得躬訊，祇憑巧文，不知欺蔽，真正之賊一，而良善之民十，犴狴如海，玉石俱焚，貧弱之家，無所控訴，豈不哀哉！故曰：可以致民不得其死者多。夫治盗之要，殲其渠首，解宥黨與，不直人心易安，亦且地方省事，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今大寇既平，宜稍示休静，以安餘黨。失此弗圖，更加嚴治，則郡縣捕巡之吏，豈能一一斟酌事機？根連蔓結，窮極瑕隙，激而成變，勢亦或有。海翁之於鷗鳥，非必畢羅彈射之加也，一有欲取之意，已駭翔而不下矣。况靈於鷗者，而尤親觸其必死之機，有不駭而變者乎？故曰：可以致故黨疑懼而不自安。嗟乎！今山東之所患者，其勢凶志繆，未有大於礦徒者也。聚之則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則一夕解遁，莫可踪跡。以愚計言之，當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礦而已。使洞無可入之隙，彼何所利而爲之？故首當責實於塞洞。凡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塗於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

堅築土壤者。此雖費工，可以經久，不得易開。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簡爲之，惟填巨石於洞口，雜以小石補罅而已。故礦徒之來，一時可開。彼知利可易得，故風行電掣，三兩日夜，其事就矣。比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當責實於塞洞。夫今礦徒，多四方來者，必得近礦之家，以爲住歇之處，斯蹤跡隱蔽，糾聚可成。不然，則易於敗露，彼烏敢肆然爲之？故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使之十家爲保，保有長；十保爲總，總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覺察，但係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來之自，使之不得潛避爲奸。有司仍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時巡察，以提撕警覺保甲之衆。如此，則礦徒既不得與近礦之民相緣爲奸，而礦洞又不得一時可以易開，則竊礦之心漸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當保察於近礦之民。漢渤海多盜，郡吏不能平，宣帝拜龔遂治之。遂曰：「民之爲盜，困於餓寒而吏不恤故爾。臣請有以安之。」至郡，罷捕盜吏，與民休息，諸持鋤耰者勿問。於是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爲良民。所謂以不治之法治之，則不期靖而自靖者，此也。今之議者曰：「民間有弓矢之便，長鎗之利，故民易以爲盜，欲嚴法令以禁之，非官司不得造作。」愚竊以爲計之過者矣。弓矢矛鋋之利，民賴以衛家禦變也。百姓不得具於平時，一旦值有寇盜之警，不過束手就執而已。是盜賊玩禁而得以恣行，良民窘束而反以受禍，令之不善，無過於此。況民之爲盜，由其有不得樂生之心，不在於蓄有兵器之利。使其生樂矣，雖百千有利，彼亦知愛其死而不爲。使不得其生之樂，則凡可以苟延生命，無所不爲

矣。鋤耰之夫，斬木揭竿，亦可以亡秦，又何必待於長鎗利戟而後爲之哉？漢公孫弘言於武帝曰：「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爲禁民挾弓弩便。」帝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云：「且弘所以爲禁者，爲盜賊以之攻奪也。攻奪之賊知死而猶爲之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帝以難弘，弘詘服。是弓弩長鎗之禁，便於劫賊，而不便於良民，古今之所同然者如此，嚴令禁之，似所不可。大抵事勢之變懸于機，緩急輕重毫末之差，而機隨以低昂，事因之成敗，其關係於政也大矣，固不可不熟思審處，以求適當其機也。若夫詳其術以止盜，而捕不宜急；宣其惠以恤民，而兵不必禁，此正今日事機之會也。伏惟採擇所宜行之，則地方幸甚！謹議。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七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簡三十六首

寄孟望之

往歲，執事偕諸公，餞予弘法寺，執事復留宿夕，私戀深懇，至今不時記省耳。書判向暇，得短語詩各一闋，附執事達之。律句，唐體也，天寶、大曆以還，等而上之，晚唐不復言。蘇、黄有高才遠意，格調風韻則失之。元人鋪叙藻麗耳，古雅含蓄，惡能相續？今禮樂百年，作者輩出，善厥斯藝，可以馳諸唐人真衢，近見二三子，亦可謂難矣。予何敢云執事談詩，極有妙趣，筆力沉鬱高古，視兹鄙謬者，固知無所悦取，將不復教之乎？顒望。愚觀今不逮古，約有三論。宇宙間事情景物，萬古無殊，詩人以來，言之畧盡。後世借曰變易局格，終歸謦欬耳。世謂律詩起於唐而獨盛於唐，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絶，不能御風鞭霆，浮遊八極，以脱去塵陋，終爾等流，二也；有高才矣，復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於尺棨。以其洒翰美麗，應情倉卒可也，求諸古人格調，西施東隣之子，顰笑意度，決不至相彷彿矣。此不逮者三也。執事以斯言如何？予去舉子業，讀書之餘，亦致力詩賦，今十年于兹，古人情事，亦可以想像得之。但不知緣此而上，果如何

耳。予昔年中第之夜，夢一宿儒送書九帙，告曰：「子得此當成名于世。」啓而視之，《楊烱集》也。覺甚不懌，以烱文人，又不竟其用世之志，故每惡之。入官以來，拂抑轗軻，與烱何殊？齒及半生，而宦情灰冷日甚，大道未聞，廣業弗著，日復一日，情戀于詞語之涯，或者終烱之流耳。此又所謂可與知者道也。

答張元傑

比屢得手書，教愛良至，感謝感謝。來諭謂僕「讞決如流，滯獄一空」，此告者過也。荆楚之俗玩詐，有一事提取證佐數次而不得其情者矣，顧能令讞者果決乎？易決者，大較小事爾。承諭，益爲惕然。與總兵議坐位，此亦傳言爾。僕至湖省，與總兵未嘗遇，公會亦未嘗交一言，安得與之議？蓋僕未任之先，二司與彼不相見也久矣。僕至安得改之？又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子之尊，突然使其親絶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不肯爲，凡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爲矣。此於治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

某啓。自過江後，即不得奉聞起居，時惓惓耳。向示大作，如入終南之壑，萬木森鬱，材品具足，不可選也。嘗謂人之爲文，如山之生木，喬者卑者，蓬者纖者，大者偃者，臃者跛者，疎者蔭者，並者孤者，叢者牙者，無不具備，斯旨味無窮矣。獨愛一物焉，則眇爾以薄。故《論語》、《易繫》、《老子》、《檀弓》，簡而義盡；《典》、《謨》、《雅》、《頌》，古而不迫。孟子、莊子、左丘明，可謂弘肆自成，斯文之上也。自有知以來，屢欲有所述作，絆于官守，時乘一暇，思慮徒致，首尾顛錯。況爾歷事未稔，遽難述真，以示久遠，以故不能一言。今將入穎景也已，安所爲以答此生邪？徒愧顔造化爾。仰公之清高，誦公之文詞，固不能不感。詩論當再上。

寄劉遠夫

不意老孀夫人奄棄榮養，緬惟孝心純至，哀號何以堪居！伏惟遠在異所，保重以襄大事爲孝也。棺具斂含之事，令即處之，無不盡善盡禮，執事勿慮可也。《奔喪儀》及《衰制》一編奉上，哀中便於作事也。今世之衰皆無衽，而衣之兩傍下垂二條爲衽，其謬誤殊爲可笑。予乃推本《儀禮》本文及四明黄氏之説，爲此圖制，惟裁用之，不牽於習俗，幸幸！

與薛君采二首

得去冬書及諸詩作，岑寂中甚開慰。阮公《詠懷》，間亦有迫切者，君采反優游寬暇，有漢人意，可謂妙擬矣。諸樂府亦絶似，但覺明瑩耳。大抵漢人之作，閎博沉鬱，無迫勒窒匝之象，讀之當自見也。夫文章貴得肯綮，知之復能運用之爲妙也。嚴滄浪論詩非不妙，蓋唐人以來所罕見者，至其所自作，才一二分而止耳，可不謂難歟？君采今日所得，當在六朝人上，亦足以傳久遠，可以止也已。大較君子之學，視諸詩文，即子雲所言雕蟲耳。僕嘗静觀當時之士，才調純厚者，求之文章之域，或未足以取名久遠，即走而上之，學爲有道之士，如周、程、張、朱焉。才之超絶者，泥於文章之足以垂名，迷稔而不能出，如韓昌黎「文章自傳世，安用史筆垂」是也。噫！亦可哀也矣。以僕觀君采，將無所往而不可，若更上達聖賢經濟之術，則程、朱之軌，示之掌耳。夫自南宋以來，儒者議論，遷就時俗，採據異道，已與孔子之道多相背馳。近年來，復有一二士人，拳拳以道理鼓動天下，誠妙舉矣。然竊聞其議論，乃有大謬不然者。而後生孺子，喧以向往，恐數年之後，遂成風俗，將爲斯道害。君子不可不出而與之别白也。君采獨不念之？道遠心迫，未緣會晤，臨書不覺惘惘。

二

周貢士來，備知近日起居，甚慰。諸生多從講學，此儒者第一事。但近世學者之弊有二：一則徒爲泛然講説，一則務爲虚静

以守其心，皆不於實踐處用功，人事上體驗。往往遇事之來，徒講説者，多失時措之宜，蓋事變無窮，講論不能盡故也。徒守心者，茫無作用之妙，蓋虚寂寡實，事機不能熟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此萬世學道者之筌蹄也。然謂之「自得」，非契會於身心者不能。謂之「深造」，豈徒泛爲講説，虚守其心，而不於事會以求之哉？謂之「左右逢原」，非實體諸己，惡能有如是妙應？故曰：「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徒講而不行，則遇事終有眩惑。如人知越在南，必親至越而後知越之故，江山、風土、道路、城域可以指掌而説，與不至越而想像以言越者大不侔矣。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其此之謂乎？晚宋以來，徒爲講説，近日學者崇好虚静，皆於道有害，此不可發後學矣。如何？如何？

時事不及言，惟亮之。

答段時卿

別久，殊切念想，人來，承華劄，足荷勤懇。恭諗侍奉之下，納福無量，甚慰。伏聞與東皋公日惟談碁揮斝，此地上神僊之樂，恨不得奉陪周旋耳。會中曾無念及邪？今年到南都，事簡心閒，屢與諸公登遊山水，烟霞之福，足以酬其平生之懷，但非故鄉故人，情興終有不盡暢者。臨風把酒北望，時爲悵然。復思請歸有日，脱駕伊邇，東林白社，行當着此翁矣，乃復爲之慨然。君能不招之邪？第恐待仕者將及，起廢者

復出，乘時宣力，不能悠悠待人耳。如何！如何！

答孔永肅

春間，舟次臨清，承不遠枉顧，足荷眷念。南來，未由裁謝，負歉負歉。念間，復辱教音，感媿交集。蒙諭，比有雀鼠之訟。此亦吾人常事，凡在己者可以自保，而横逆自外至者，雖聖賢不免。仲尼圍於匡人，周公被其流言，況其餘乎？亦在順以安之，求無媿吾心而已耳。執事高才直氣，行無虧汙，非遇大昏瞀之人，必不至致之枉抑。但震驚危懼，或亦不免矣。夫君子之待匪人常恕。事平，諸凡不必讎計，不惟可以養心裕德，亦且可以使人感服。念之，念之。

答黄省曾秀才

捧讀佳章，體裁類六朝及中唐格耳。諸樂府皆臻要妙，近時作者，殊不多見，但辭調一律，予尚用恨之。如《秋胡行》前三解，俱託興儇遊，讀之使人意思厭煩，倘非第四解稍加别致，如舞《霓裳》無破，終欠變極。諸章亦惟此爲極佳，亦惟此爲有失。餘雖《步出夏門行》，佳又次之，失又次之。《内經注辯序》甚佳，大類漢人文字。《康樂詩序》，稱許頗過，若然，則蘇、李、《十九首》、漢《樂府》、阮嗣宗，皆當何如耶？余嘗謂：詩至三謝，當爲詩變之極，可佳，亦可恨也。惟留意五言古者始知之。明日果發行否？尚未造館報謁，望再留一日，如何如

何？《吴中稾》一帙，内多貴鄉之辭，奉去請評，即與君晤語耳。

答戴俊卿

省來疏，具悉至情。進學之方無他，董江都下帷，數年不窺園；范文正讀書長白山中，得家書焚之不觀，此其志何如邪？二公皆名儒，當時志學之苦如此，更何有他説？東岡近來起居想安勝，爲我一問候。如何如何？

答王總制

廷相頓首啓晉溪先生。執事自起廢以來，西方兵事，氣勢日振。土魯番侵擾無狀，屢屢矣，建牙之日，即爲遣放羈人，許其入貢，以消兵端。此非先事燭幾者不能也。邇者，復得北虜七十餘功。達賊之級，比之諸夷，非可以易而得者。今若是其多，非號令嚴明，將士用命，何以至此？總督之功大矣。西北之有長城如此，較諸峻築亭障以蔽虜者，不亦遠乎！三邊之憑依，朝野之屬望，非執事其孰與歸？進復舊貫不久矣。珍珍重重。

與徐都憲朝儀

得教示，諗政履納福爲慰。聞敝邑闊布折色，改入他處，然否？黄河原非敝邑故物，弘治初年，始自南來。時蒙撫按閔其昏墊蕩析，奏准改撥輕糧，用甦民困。今三十餘年矣，河流猶夫昔也。兩厓相去，闊者三里有餘，狹者不下一二里，東□西塌，歲

無虚日。甚至一村一落，百數十頃，盡入河者。舊日大家，今爲貧民；舊稱多丁，今盡流亡。近年兩次開挑，減水新河，平白挖毁民田，何啻數百餘頃。只此三河，實蘭、儀、考三縣之痛疾，視他縣田畝完全，人民安業，苦樂相懸，倍蓰無算。然則輕糧之賜，亦所宜然矣。若使與他縣一例徵派，則三河所没之田，誰爲補之耶？望秤停以平其政，待河去他所而後議之，則受災者得沾其宥卹之仁，災去者復其原額之征，豈不兩得其平乎？古人夾河百里之地，棄而不征，正此議耳。伏惟加察幸幸！

寄曹惟德

僕抵贛榆，即承乏理事，凡百如亂麻叢棘，草草緝治。今數月方集定，復尊官委遣，旁午郵路，風塵慘人，容顔烏烏。較之古人，結社掃軌，悠悠泉石，荒哉遐矣。比來，直覺世事淡淡無味，平生馳騖凌轢之態，寂爾灰冷。執事將不謂然邪？此可與知者道也。鴻飛歲暮，海溢天涯，相望渺渺，寔生悵惘耳。

答王舜夫

比者，辱以佳稿見示，格調清遠，古昔作者，當不多讓。敬服，敬服。僕嘗謂吾人天資粹美，得於造化，亦大難事。使不志道以充其質，終自小爾，雖謂之棄天可也。古人日邈，俗學固陋，平居博學强記，盡爲文章之資，求之制行應務，依舊本生性氣所爲。讀書致用，安望昔人之藩籬邪？僕蚤歲問學，無所師承，亦隨衆致力詞藻，倀倀

貿貿於無益之塗，極十餘稔。及壯年以來，知自悔悟，回視少年，已自浪過者多，不可一二追復矣。至今恨然！大抵體道之學，緩急有用於世；詩文之學，君子固不可不務，要之輔世建績寡矣，而不適用也。《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言君子之學，不可昧其本末先後之序也。因高賢，聊爾道之，悚怍悚怍！

與張羅峰閣老

頓首羅峰相公。久不獲奉教論，甚渴想切。惟相公受知主上，雖古昔夢賚之賢、魚水之歡，殆不是過。飛詔再起，聖心拳拳，所毗賴益篤矣。敬賀。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闔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諸溥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主上聖智聰明，總攬乾綱所成，而相公即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既投，沉痼之疴已脱，脈息内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静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静功夫，僕不敢盡言，惟相公急其先務，主上操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鄙人日夜祝天望之矣。風便，敬布昧陋，不罪幸幸！

與李遜菴司馬

頓首遜菴先生。承以《拘幽稿》見誨，感謝。讀《醫閭先生集序》，則知白沙之學，以自得爲宗。其曰「端居静坐，不爲私妄間隔此心」，此乃養其寂然不動之體也；其曰

「德立道尊，體認自然，從容和易，不事矯飾」，此乃得其感而隨通之用也。❶ 人謂白沙之學得於天分自性者多，觀此益信。若夫憚深遠而欲立致自然，急克治而欲妄效和易，正今日學白沙者之大病，恐白沙涵養培植之深，用力之苦，不若是之易致也。讀《待放軒客對》，則知君子惟義是比，雖犯難履險，無入而不自得。讀《�客蜣蜋説》，則知道在中庸，而飾詐矯名者之可耻。讀諸詩作，皆慷慨豪爽，人間委瑣之事，將一毛不入其靈府，而《雨夜代言》八十餘韻，感時憤世，憂在天下，深矣哉！讀《與吴東湖書》，欲其虚心誠意，推善忘我，以消浮議，仰見朋友忠告之益，所論「巽以行權」，爲聖人憂患後世之深，尤爲灼見。夫權非常道也，故人多駭而疑之，至難處者，使非巽順之道，以入於人心，夫誰其從之？故權，非巽不能行也。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此。平日見公處事，從容順適，不假餘力，竊已料其得《乾》之剛、《離》之明、《巽》之順矣。今復聞此論説，益信其養之素定，而非淺迫拘執，望風捕影者之可窺測矣。得教之多，何可云喻？原本俟録畢奉返，先此致謝，萬萬。

覆盛都憲

某頓首啓。沈教授還自閩中，辱教翰，感激無量。先生以剛正之德，行公平之政，心事光明，炳如星日。豈獨縉紳知之，而海内有聞者，皆知之。況某曾側席奉教於患難之際，而有不諒大君子之心者哉？先生

❶「隨」，依文義疑當作「遂」。

諄諄諭以素履，亦何過計如是？伏念先生下車以來，勤勞庶務，罔存于逸，搜剔奸蠹，百廢俱舉，誠一時之嘉際矣。使體國愛民之君子視之，蓋有不勝其贊羡者，而又何以有言乎哉！大抵蜀中一切政事，偷惰廢弛，上下習與性成久矣。故一覩勵精振奮之美，必駭於耳目，掣其肘股，寧能安之？故怠緩者苦其催督，奸欺者恐其發摘，貪墨者懼其敗露，侵漁者惡其沮遏，放縱者怨其檢束，率皆不才官吏及奸豪之民爾。實心敷政之君子，山野質朴之良民，則以爲便矣，又安有他議乎？先生當自信之，重之。夫物來順應者，御事之要；從容不迫者，行事之美。期急効者，未有不壅滯而不達也。譬之江河，秋水暴漲，萬壑俱下，則四溢而旁流，豈不爲害？且先生素性剛直，不能委曲以悦人，故相與者恒不洽其心如此。雖然，正直不回之德，誠心體國之政，亦不能爲所損矣。惟先生信之，重之。所欲言者，萬萬非筆楮可盡，聊此布意，某頓首。

與范師舜

邇者獲奉教諭，甚荷啓益。其云以力行之精熟爲知之真，尤所相契。孔門博文約禮，一時並進，但知、行有先後之序爾，非謂博文於數十年之久，義理始明，而後約禮以行之也。大抵孔門凡言爲學，便有習事在內，非如近世儒者，惟以講論爲學，而力行居十之一。故其所知皆陳跡定版，而寡因時自得之妙。雖天賦之神靈不齊，亦偏滯於講説，而不於人事之内以求知之過也。細讀《論》、《孟》，當見此義。今將平日雜論爲學數十條請教，倘有畔於義理之當者，望

更教之，幸甚！

答劉惟馨

頃者教及，欲預爲令郎出身之圖，此實人父愛子之情，甚善。但貴省多士，皆所仰望，不獨令郎爲然。他處不然，而貴州行之，復以令郎之故，彼豈能安意無所議及哉？恐紛更未宜，望體悉。大抵君子居官，有一定常守之法，在己有所據依，在人無所責議。若衡決藩限，任情肆行，無所顧忌，雖一時所爲未必不出於公，而人亦得以指而議之矣，況出於私乎哉！僕督蜀學事，凡百振作養育之功，毫釐無所可取；獨於補廩補增入學之法，守之不揺，爲所自信爾。執事與僕，昔年同給事内庭，當時亦悠悠相處，未嘗獲奉講磨之席。數月，僕即以病歸。執事於僕，不過記識姓名而已。其心事趣向，恐亦未能相知，又安得久而相信哉！夫居今之時，爲父兄教子弟者，一切道德不論也，功利之塗，則誘而啓之。能愛其子弟者，必不如是焉。何也？少而開其利心，長而習熟，日與性成矣。居官治身之際，安怪其不貪利慕禄，奔競趨附，以失己哉？士行失己，其業必隳。善養其子弟者然乎？以僕觀令郎，清才麗藻，馳騁不羈，加以純熟之功，科舉之文不足爲慮。所重且急者，當以道德中正養其心術，使知義命爲上矣，又何芥蒂於廩食之末哉？惟執事信之。僕讀《金華録》，見執事褒崇何、王、金、許四儒之疏，知執事心慕聖賢，爲有道之士，不屑屑於世俗之見者，故敢布中心如此，惟加察幸幸！

答楊達甫提學

使來，得翰記，感謝。所諭涉世之難，乃古今常事，君子正己，求歸諸道，苟於道無畔，則升沉顯晦，皆命而已。從容委適，何往而不可樂？不然，懊懷低眉，亦復何益！余歷仕以來，兩被放斥，位卑職散，仰承尊顯，亦隨時順勢，無鄙心，無挫容，任厥天而已矣。人謂神龍能大能小，余亦未嘗以此自遜。達甫今處廉察之地，爲諸生之師，雖職謝論思，日遠清華，以外司論之，亦可謂尊顯，非昔余之瑣尾矣。望加委順，以俟天定可也。竊惟失馬有胡驥之獲，折肱成良醫之術。未來闇黑，固難逆睹，禍福倚伏，則炳而可測也。珍重珍重！

答許廷綸

春初，令親至蜀，辱教翰，兼以《圖》《書》、太極等論，啓發良多，感感。其辯太極、無極甚善，真足以破千古之迷。但一例據《易》以準造化，恐亦有未然者。恨不得與執事細講耳。愚嘗竊議《河圖》《洛書》經緯之論，與夫五行、先天之學，皆出於異端穿鑿傅會之私，儒者不宜據以解經，實亂仲尼之道，故時有私論，筆之於書。今摘數十章，與造化、《圖》《書》、太極相發明者奉上。間有與執事之意不合者，望教之，幸甚！大抵近世學者，無精思體驗之自得，一切務以詭隨爲事。其視先儒之言，皆萬世不刊之定論，不惟遵守之篤，且隨聲附和，改換面目，以爲見道；致使編籍繁衍，浸淫於異

端之學而不自知，反而證之於六經仲尼之道，日相背馳，豈不大可哀邪！愚自知道以始，日有所得，論述不忍置，今積數萬言，未嘗出一以示人，懼夫習染稔熟之心見之，駭聽而以爲狂矣。執事謂言一出口，必將群嗤而共斥之，是也。于今乃知孟子之辯，誠有不得已焉者，尚何言哉！惟執事教之！

答何粹夫

邇者，蒙示《陰陽律吕管見》，多先儒所未發之旨，教我多矣。但所論人死魂升爲陽而能神，則不敢奉教。陰陽終竟不能相離，凡以爲神者，皆陰陽之妙用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死魂升，乃陰陽之精離其糟粕也，不可謂獨陽而無陰。大抵陰陽論至極精處，氣雖無形，而絪緼君蒿之象即陰，其動蕩飛揚之妙即陽，如火之附物然，無物則火不見示是也。故人死魂升而能神者，此也。執事乃離絶陰陽爲兩物，但恐陽無所附著，不能自爲形體耳。望再思之。

樂律與愚見同者亦多。中間如五音以宫商角徵羽爲序，又曰五音皆從詩章之音節，此其大不合者。五音節序，皆人聲氣自然之節度，故宫而徵，徵而商，商而羽，羽而角，非一毫人力可以强爲者。宫商角徵羽，論清濁多寡之次序可也，謂樂曲音節之次序，恐非其本然之妙焉。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故宫字本宫音也，使在第四字，則亦可以爲羽音而用之；商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字，則亦可以爲徵音而用之。何也？爲人之聲氣節度所奪也。此二端者，樂律之大要大本，世之儒者不講久

矣。漢之制氏，徒能記其鏗鏘鼓舞之音，而不能言其義，又何足怪哉！陳氏之去二變，不用四清者，皆不達於此道而臆説故也。兩山李氏以宫爲清，而黄鍾之管四寸有奇，此不足深怪。蓋閩人無喉中之音，誤以唇舌不正之音而妄爲之説也。僕往年亦曾有樂論數篇，以無佐史，不得録奉請教，俟後圖也。辰下漸暑，惟若時自攝，不宣備。

二

杏東來，蒙示慰疏賻儀，感激感激！所頃復得山東所惠書，及高作六篇，感謝。所云「昔日遊從，雖所見異同，時相詰難，然殊爲有益，今則不敢與人論辯，雖若省事，而實則不樂」。嗟乎！此情實不肖之所同也。會晤不知當在何時，蓋夢寐見之矣。

邇者，杏東以兄《造化論》九章見示，甚善甚善！但有一兩處有疑者，敢緣質之，可乎？如陽有知，陰無知，觀風則知天之説，僕實所未喻。凡有知者性也，性則陰陽妙合者也。執事既曰陽無形矣，又不麗於陰矣，何從而能知？風者，今亦不知從何而來，其大要不過二説：一曰，天之動轉爲之，如槖籥之吹嘘，摇箑之往來然。一曰，太陽之氣爲陰氣之所鬱閉，激而蕩者也，陰不鬱閉，亦不作風。今曰觀風則知天，是以天爲風之類矣。天果只此風氣，然則三垣、十二舍、經星河漢，終古不移，恐非風氣能載之矣。大抵執事論陰陽，覺得太離絶。僕嘗謂天地未判之前，只有一氣而已。一氣中即有陰陽，如能動蕩處便是陽，其葱蒼靉靆之可象處便是陰，二者離之不可得。以造化之始物尚不可離如此，則其餘爲造化之

所生者，如天地，如萬物之屬，不得離可知矣。如天能運轉，陽也。其附綴星辰河漢處，陰也。日光炎灼處，陽也。其中閃爍之精，則陰也。月之體，陰也。其受日光處，則陽也。火，陽也。本無形，必附於木石而後形，無木石則無火矣。是陽何嘗離陰乎？水之始，雲氣也。得火之化而爲液，無火則氣而不水矣。是陰何嘗離陽乎？非不可離，不得離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離之非道也。至於諸儒所論，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火爲陽，水爲陰等類，蓋就其所得之分多者而名之耳。即執事所謂「火雖行於地而其盛在天，水雖行於天而其盛在地」，蓋各從其類之云也。陰陽何嘗離而爲物乎？ 至於《太極圖》、《經世書》二條，足以破其穿鑿附會之謬，惜不得與執事細論也。《正蒙》「太虛不得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得不散而爲太虛」，此自完好，爲其續以離明得施不得施之說，則自爲滯礙，亦不可以此而棄其至論也。如何如何？才說起，便作長語如此，又不得盡其意，安得不思一會晤耶？僕近日有一書，如《正蒙》、《法言》之類，孟望之以《慎言》名之，怱怱不得繕書一帙請教，嗣後便寄上也。

答何仲默

大復惠教，未有不奉覆者，遲則有之矣。蒙訝，愧愧。新詩高古渾成，得教殊深。去冬試士抵廣元，尋舊約不果。東望漢沔，川塗迴紆，益念大復，因作韻語，託便致上，不知今徹聽否？ 許廷綸曾示《河圖》、太極等論，僕讀之有疑，乃以平日謬見

覆之，非有所謂刻行成書也，告者誤矣。後世《河圖》《洛書》，緯説也；五行生尅，附會之論也。參之造化之源，人理之實，茫昧繆幽，不可據信，後儒不致精辯，遂以著論附經。此皆迷暗本原，半塗擬議爾。今之學者，據其説而衍之，不獨廷綸爲然，故僕時有私論，以告遊從者。偶因廷綸之論及之，實非成書也。大抵文字之説盛，而理道之論没；脩辭之儒興，而論德之士寡。間有超軼之流，亦不過循近世儒者之軌，守中人未化之論，就偏附誣，駁亂三才之實，既非精義自得之學，亦無發明羽翼之功。由是，仲尼中正之塗荒榛多矣。大復亦以爲然否？秦、蜀渺渺，無任悵惘。

答劉伯儒

廷相啓。所諭長沙事，蒙朝廷曠蕩之恩，獲免罪罰，此固得勘者。公是與非之心，亦吾執事及諸寅兄挾持之力致之也。始勘之時，吾兄與諸公俱在座，僕即言，不爲席公所喜，但職業所在，法度所在，不惟不可遜避，亦不可遂其枉抑耳。時每與吾兄道之，縱令得罪，亦不辭也，亦不怨尤也。何也？始而即揣有此耳。李鑑能致京官囑託書二十餘封，豈不能致席尚書一奏辯乎？此亦僕之必知其有此也。雖然，猶未也。恃朝廷眷顧之隆，倘一秉當路之權，鼓小人而惑上聽，則疎遠之人困矣。此亦勢之所必至者。諺有之曰：「不出途，泥誰汙？」但能遜志丘樊，彼亦末之何矣。執事

獨不然之。使還，謹疏謝不具。

答朱憲副

廷相居湖臬一載，伏承協恭之美，爲益良多，日惟念之耳。來諭謂何以辱僕之知。嗟嗟！僕惡乎不知？其秉心以誠，御事以公，爲謀以斷，待物以恕，此執事之四美也。交際者孰不感歎，而況於僕乎哉！雖然，僕不但知之爾矣，抑且師之也。於清軍程公，則師其體量之智；屯田劉公，則師其敢爲之義；提學許公，師其藴藉；撫民楊公，師其擔任；毛公，師其開爽，林公，師其朴順。此所謂協恭之益也。僕何幸，何幸！自離析以來，遜德違範，爽缺日甚，益歎念耳。吏回，敬疏覆，兼候起處不次。

答仇時茂

廷相啓。來諭欲以《樂休園詩》令僕訂正，此實不能如命矣。先母尚在殯，僕煢煢衰絰，安能有心及此？且自任所歸後，終日杜門草坐，雖弔喪問疾，亦皆告罷，其情況可知。吾兄當體悉體悉。況集中諸作，情則真率，詞則質雅，雖永樂、正統間縉紳先生之作，亦不過此，可以刻而傳矣。夫詩有體格，才有限分。縱使一篇之中，裁割數句，終未免有龍蛇之雜，必須盡改而後如意。此豈可能哉？吾兄必欲求美，以圖久傳，使百世之後知吾時濟之賢，亦惟求代中作者焉爾。如北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亳州薛君采、大梁李川甫，其爲詩，非今世間色相，驅逐古人而先之，皆傳世無疑者。仲

默已矣，餘子尚康彊無恙。能以殊禮而請之，各得一長篇巨章，則時濟之賢，與斯文不朽矣。又何俟改兹集爲哉？雖然，猶有説焉。觀仇氏《雄山集》所載，如喬白巖、王虎谷、何粹夫、崔子鍾、吕仲木、吕道夫、馬伯循、王錦夫、韓汝節諸公，皆當世迪德蹈道之士，如龍遊鳳翥，不食人間臭味，即不可一二得者，今皆能致斯人之文以爲家乘之美。夫人也，得其一二足以傳矣，而若是其多，則仇氏百世之傳無疑也，而又何俟改兹集爲哉？吾兄其信之。言涉喋喋，竦息竦息！

答劉養和

頓首啓。仕者遊南都，安豫閒散，誠如我公之論。獨參贊之官，任重責大，與内外守備同事，最難爲處。過則激，不及則廢事，行而又能懾服其心，殊不易得。僕之庸虚不肖，每懷顛越，安有所濟之哉！故人眷深，顧獨不教我乎？切望切望。陜西三邊，戎虜所會，近歲可謂多事矣。即今用人，賢者多苦，留公總理，勢所必至。若能預儲百萬之糧，不在歲用之數，則公他日當事，決不費心，安夏防胡，不勞而舉矣。如何如何？謀謨於廟堂者，乏經理之才；宣力於庶績者，寡論道之望。公也兼之。他日聖明擇輔，舍公而誰？若餒然求退，視民如胡越，而無納諸溝中之痛，不惟愧於伊摯，亦社稷臣之所不取也。念之念之！

答曹仲禮

頓首仲禮先生。京城一别，風藋飄轉，

岐路云眇，殊積愴歎。如何如何！空同遺文，炳照寰宇，學士寶之，何啻拱璧，命世之作也。君能棗而行之，豈直嘉惠後學。令舅英魂，亦足慰於九原矣。承以集序見徵。嗟乎！空同已矣，僕何忍辭。此文當爲搆思，以詔來祀，但慚非作者耳。潤筆之物，緘返來使，此亦曲士之至真也。不須疑是幸！

與張子家

序文稱論過實，謂之譽我則可，述我則不可。括囊識之，用繫遐想。聞居憂盡禮，足表鄉閭。此雖處變，亦君子修於家者。望勿以物撓之。有獨遊於六合之氣，則志貞矣。《春秋說》數篇，發前賢未發之處甚多。假許田，鄭伯乘隙也；滕子來朝，自降也；子同生，書世子于策，禮也。三說皆善。周正改月不改時，固出程、朱之說，但仲尼作書，不應擅易時王之制。此當於經中細考。如「春無冰」之類可見。鄭忽出奔，所謂退懦無斷近之，亦非有大可稱者。《詩序》刺忽之說，於昭公無所考見，晦翁疑之，似也。但以「鄭聲淫」即爲鄭詩之淫，其說未通。蓋謂之淫者，樂聲淫泆失雅也。使詩正矣，播之聲而淫，即淫樂矣，孰知其詩之正？詩邪矣，播之聲而雅，即雅樂矣，孰知其詩之邪？狡童，決爲淫奔之人矣。《麥秀》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亦淫奔邪？如《木瓜》三章，衛人歌齊桓也，贈報之情，永好之約，以爲淫奔，獨不可乎？故後世之疑晦翁，即晦翁之疑《小序》爾。是故疑以傳疑，非有灼據，古人不敢輕易立論，爲此故也。大抵近世以來，穿鑿附

會，莫甚於《春秋》之學。宋南渡後，閩、越之儒尤甚，故今支流不可觀耳。必欲得仲尼之義，不若平其心氣，以意逆之。如程子不過十數大義之論以求之，庶幾稍不遠於真也。不然，終昧於聚訟耳。何如何如？李生回，附此達意。嗟嗟！予行矣，努力向道。勉旃勉旃！

與王孔昭

王子充《洪範》非《洛書》之辯，足以解千古之昧，後學之指南也。但《河圖》以數言，猶不脱孔、劉諸人之見，爲未盡爾。蓋《河圖》《洛書》，聖人繫《易》之辭也，與《洪範》何以相涉？況自一至九，亦衍數之常事也，何待於《洛書》而後能之？繆於附會甚矣。其曰「聖人則之」者，以余論之，蓋《圖》《書》之形象有類卦畫，故羲皇倣其象而畫爲八卦，以示民占筮耳，即倉頡因鳥蹟馬趾以作字之義也，安有如漢儒之論乎？繆於附會甚矣。其「天一地二」章，亦不過舉陰陽奇耦之數，以明大衍之法象同於天地自然之數，非出於人爲焉爾，豈有所謂本於《河圖》之數之義？至於「天一生水」之說，乃緯書之繆論，而引之以解經，可乎？況此章大義，總論揲蓍，而五行金木之論，當置之何所乎？所謂繆於附會者類如此。子充雖以《洛書》非《洪範》，而不知《河圖》不必以數言。雖能掊擊漢之諸儒，而不能正紫陽夫子之惑於舊論。故曰：爲不脱劉、孔諸人之見，爲未盡爾。梅溪《乾象策問》，此其易見者。天文家有天地二盤之論。自地盤言之，角、亢屬辰分，氐、房、心屬卯分，尾、箕屬寅分，故曰東方之宿。以次而旋，

北、西、南可知。其曰蒼龍，以其象類龍也，如角即龍角，亢即龍項，氐、房、心即龍腹，尾即龍尾是也。朱鳥、白虎、玄武，皆以其象爾。自其天盤言之，列宿皆南面而望，以定中星，正四時。鳥正南爲春，火正南爲夏，虚正南爲秋，昴正南爲冬，於地盤方向無與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天文之學，知其象位躔次足矣。休咎緯術，非聖人意也，勿惑泥之。文字枯而不暢，詩興思冲淡，惜宋人格調爾。試以三百篇爲骨格，取材於《離騷》、漢、魏、晉、宋四代，當自有得也。行邊匆匆，不能盡所欲言。

答楊舉人愷

來詩高古，但過稱不敢當耳。淹中抑鬱困詘，猶能念及，足見情雅。史稱黄覇受經，郝伯常著書，信有之矣。大抵吾人此身之外，皆是長物。古達觀之士，不治生，不華身，不勞己以奉妻子，故一飲食衣服之餘，視之若浮烟耳。然非通窮達，齊生死而爲一塗者，決不能此。今四海之内，謂之名公大人，不貪富貴而慕權勢者，吾寥寥未之覩，安望後生之士見古高士之風也哉！足下明達疎豁，必契於此。但今日之事，未免亦坐此病根耳，故漫一言之。大丈夫疏食飲水，其樂無涯，寧肯於污濁瑣屑之中，與之争較以自苦哉？足下方來，邈矣而不可量也。嗟嗟！勉之哉！浚川白。

與胡伯中

比聞端竹白等納誠聽撫，籌畫之功可想。解君相西顧之憂，息蜀人兵餉之苦，大

矣。載嘉載賀，僕竊有過計焉，嘗以叛番之撫匪難，爲約束而處之，使安其境土，不能爲吾人害，則不易也。古人謂功成之後，尤當勞意者此耳。漢班彪常議叛羌，❶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使通道動静，俾徼外蕃夷爲吏耳目。僕謂今日處蕃之策，亦當效此而後可。國家初年，於附近松疊番族，設安撫長官，諸司隶之，使納青稞，服差役，實羈縻制馭之術，與班彪議同，而處之尤善者也。後人自失誠信，乃扞格而不相維焉，此其大可惜者，獨不可復其舊貫乎？執事推心羌夷，與之更始，必有綱維長久之畫。若徒受其歸款，使居故地，而無所别處焉，則關堡前日被害之機尚在，是亦苟且度時之計爾，尚何撫之云云。惟執事亮之教之。懸仰風誼，未由參侍，耿耿不宣備。

答吴宿威太守

自松江判袂，積有歲年，回想舊履，杳然陳跡。僕鬚髮斑皤，已成老翁，兄可知矣。夫形骸我所自有，尚不能保其元始，而爲造化任情老少如此，則夫人事升沉窮達，又焉足計，又焉足計！此外惟有保啬神精，以盡年齡爲要務耳。往年兄曾講黄白之術，僕曰：「寡慾冥心，以頤壽算，此自實理；煉鉛養砂，以變金石，道殊不然。」當時兄意以僕未達，今日所造，果誠何如？風足有便，勿吝相示可也。倘鼎中有靈，當爲兄輸此一籌。葛酒皆領内，伏謝情貺，不盡具。

❶「班」，原誤作「斑」，今據常識改。

與徐都閫溥

得三月書，知建昌風土，安好無恙，甚慰。所寄《遁甲書》，讀之雖不能曉其曲折所以之故，大抵時日孤虛旺相之論，即孟子所謂天時者矣。蓋舉事已有定謀，假此以安衆志之術耳。古之用兵如神者多籍此，實非由之而能致勝。使趙括選日提兵，仍不免坑卒之厄；孫武漫爾陳師，亦能成攸馘之功。故曰「周以甲子日而興，紂以甲子日而亡，蓋在人事，而不在時日也。」苟惑泥於此而廢自修，非所望於智者也。何如何如？將寒，冀多愛。

與趙侍御世胤

予既歸，病體漸平，得遂散適，幸甚。來諭以天意有憐，誠然哉！古人行事，豈必一一造極？位處疑丞，宣弼闇然，弗聞于世者，不知其幾。皇甫謐何人哉？而大書于史，後學仰之。澄清宣鬱，視爲已式，豈不盛矣乎！道長直節守道，執之不摇，予嘗静中以當世賢傑擬之。苟守之如一，當爲世重，予豈其儔？律詩起于六朝，楊子之録誠是。李叔通《氣候解》，似猶未見《夏小正》。陽明《居夷集》中，有春王正月之論，甚正甚的，非後儒駁僻之説。望觀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九首

與范以載論樂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吕元聲》，感謝感謝。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吁！僕何足以知之？雖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爲五音，非徒然無所本者。宫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説，必自宫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宫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爲者。今曰黄鍾宫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喉乎？出于唇乎？意者閩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宫爲清，則黄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黄鍾三寸九分之説。嗚呼！其大繆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宫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夫音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

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爲擊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亦庶乎其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説，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説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爲宫，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説也。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旋相爲宫，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黄鍾爲主律，則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❶南吕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而和。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凌犯，而音調不協。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例之而猶缺其一焉。雖然，樂之調亦足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于世者考之，大抵宫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上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説雖美，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繆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傅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元聲，其實無當。其律吕職樂、樂器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代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内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謹以素聞於

❶「簇」，原作「族」，今據文義改。

君子者奉覆，不罪幸幸！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颺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絶，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備矣哉！發我情志，示我軌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騖大雅之塗，時省一斑，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爲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睹，難以實求是也。

《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己德之脩」也，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則「己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韞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

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辯矣。[1] 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鍊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闇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搆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辭尠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汩没爾。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著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寒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爲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

[1] 「遂」，原誤作「逐」，今據文義改。

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闥。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爲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協，爲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脱形模，凌虚搆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閫奥矣。而僕鄙陋之見，猶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答左衛夫爲陳子徵問庶孫承重書

廷相白衛夫足下。昨承示貴同年陳君書，疑其兄爲庶祖母承重，託衛夫轉咨于余，且過譽爲斯文大雅、禮家宗師。余何敢當，余何敢當！雖然，竊嘗習之矣，敢因衛夫達之可乎？夫禮，重嫡而卑庶，爲其傳先祖之正體，主宗廟之灌鬯也，故曰承重。父没，爲祖母服斬三年，考之《儀禮·喪服》經傳，原無正文，惟《大戴·喪服小記》有「祖父卒，❶爲祖母後者三年」之文，此適孫承重祖母之所本也。蓋父在則孫不得爲祖

❶「大戴」，王校：「以下兩句見《禮記·喪服小記》，《大戴禮記》無此文。」

斬，故曰「有嫡子，無嫡孫」，以其有子主喪，則孫不得承重而斬也，惟父没而孫始得斬而主喪也。且禮，父在厭其母，故齊期。父卒，始得爲母伸其私而齊衰三年矣。是以承重者，祖父在亦厭其祖母，没而後齊衰三年矣。故《小記》云然。夫承重者，於嫡祖母尚俟其祖父没而後盡其私如此，況庶孫既不爲祖後，則已無受重可傳，安得爲祖父服斬？祖父尚不爲斬，安得加斬於庶祖母乎？此禮之常，無足異者。《喪服傳》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❶既葬而除之。」此庶子之母厭於嫡母而不得服也。故《孟子》有王子「請數月之喪」之文。夫庶子爲母服數月之喪，尚不可得，況庶孫爲庶祖母承重乎？此不可行也昭昭矣。宋庾蔚之曰：「父爲庶子，不承重於祖，其孫得爲庶祖母周。若父承重，則庶孫之長即繼祖父之正體，不得服庶祖母。」此古昔之禮，重嫡卑庶，其可考者如此。若夫今時之制，則尤顯明。《孝慈録》云：「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孫爲祖父母及父所生庶母，一同皆齊衰不杖期。」其曰嫡孫承重者，謂嫡祖母也。庶祖母孫，雖承重亦不斬矣。何也？主於正體故爾。庶子服斬三年者，爲生育之恩與父均也。故今之制特爲加隆，非承重之例也。庶孫既非承父之重，自當齊衰不杖期，守其本服，乃禮也。父没而比之承重之服，是乖禮而犯義矣，可乎哉！晉殷仲堪曰：「祖父在而祖母没，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其孫之服，則一定而不變。」是知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爲升降也。由是言之，庶孫雖父没，不得加服

❶「麻」，原缺，今據《儀禮·喪服傳》補。

於庶祖母，必然矣。況當今《大明會典》所載，如《大明令》、《孝慈録》、《大明律》、《大明集禮》及諸禮儀書，並無庶孫爲庶祖母加服之文，夫又何以越制遂情而强爲之乎，庶祖母孫承重，不得在服斬之列，其孫不承重，亦不得爲之加服，古今禮文所同然者如此。故曰：貴嫡所以重本也，重本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也。先王之制禮嚴矣大矣，而私情豈得以干其義乎？父没而比之承重之服，是乖禮而犯義矣，可乎哉？陳君又云：「家兄與先父同母弟孰爲喪主？」此則禮文之顯顯者。庶長子既不爲宗，與諸父昆弟等爾，其昭穆尊卑之序，不得越乎其列而先之也。《喪大記》曰：「若妾喪，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是兄雖没，而同母昆弟當爲喪主也。夫禮，稱情而立文者也。子之服斬衰三年，孫之服齊衰不杖期。庶孫雖長，詎可以輕服越斬衰而主之乎？嫡子拜賓，庶子主喪，禮也。嗟乎！喪禮道廢，世之不講也久矣。免髽之制靡存，五衰之服不備，況能詳稽以及此乎？非仁孝豪偉之士，豈能慕古懲俗，挺然以求其禮之正者而執之哉！余於陳君不能不爲之三歎而敬服也。所有論説，究稽未悉，庸備採擇爾。惟衛夫達之，幸甚，幸甚！

答何粹夫論五行書

廷相頓首栢齊先生執事。昨承諭以五行之説，舊與僕同，今所見與僕異。竊料執事之意，似以爲今是而昨非矣。以僕觀之，執事可謂中於世俗之惑，反迷真而舍其故智，將爲不善變者也。何以故？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

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説。然亦偶爾定之，即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半夜爲甲子時耳。不知經歷幾千百歲，後人乃以五行分配之，此半途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執事乃信然從之，豈非不勝於世俗之嘵嘵者，而遂爲此無稽之論，以附會於仲尼之道乎？迷真而舍其故智，非邪？且夫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内，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即絶滅乎？執事試再思之，此理然邪，否邪？此論是邪，非邪？大觀真識之儒，不惑世俗鄙謬之論者，皆足以辯之矣。不意明達物理如執事，推明孔子之道如執事，而反自失其真如此，使僕無復望於斯世之儒，豈不爲可歎哉！執事曰「但世之言五行，亦有奇中者，故不耐何信之」，遂爲説曰：「如人本無姓名也，苟定其姓與名焉，他人呼之，必從而應之。氣本無金木水火土之名也，今人一定其名，則其氣隨而應之。」謂氣有神應然矣。嗟乎！執事之迷，何至此極也！僕意執事欲附會於世俗之論而不得，强爲此以自解也，不自知其陷於怪謬誣妄之歸矣。夫人也，氣成形體而具神識者也，故呼其名而能應之。不知五行之氣亦有形體如人之知識否邪？依附草木，人言嘯梁，如鬼物之作祟否邪？不知甲乙之日，木之神氣主之，而水土金木之氣遂能退避相遜邪？抑有所管轄分定而不敢越其職邪？不知人定其名，彼何以自知其爲金、爲木、爲水、爲火、爲土，而即順應邪？此恐決不能然矣。執事所謂「世

之言五行有奇中者」，此何足異哉！蓋多言而能中耳。僕嘗謂不用五行，能亦奇中。試以士人舉進士者十人，僕據其文學體貌而懸斷之，指某曰，後日官至某官，中間履歷，平順坎險，隨意而道，指某曰何如何如，指某曰何如何如，他日驗之，必有三四中者，且亦有一二奇中者。何也？此皆仕人之所必有者。若以爲白日飛昇，則無能驗之矣。不中者，人不傳之矣。中者，必傳之以爲神。然則假五行而奇中者，何以異此？大抵神道設教，古聖人卜筮之微意也。然於大道無所闇蝕。至於五行星命、範圍皇極等術，足以壞亂仲尼純正之道，不可一日容之以惑世可也。❶ 執事必欲求通其說而附會之，何其迷之至此極也！望再虛心思之，勿爲索隱之過，幸甚幸甚！

與彭憲長論學書

頓首水厓先生。昨奉執事高論，雖近善誰，實寓正義。今者細繹之，教僕多矣，恐非知僕之心也。乃披瀝聞見，再爲陳説，惟加聽，幸幸！昔劉知幾讀兩《漢書》，怪《前書》不當有《古今人物表》，怪《後書》不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以爲輕議前哲，及見張衡、范曄集，亦以二史爲非，始知流俗之士，難與言道。執事高明廣遠，闇合道契，僕恒以意師之，故有所得，輒爲論辯，雖齟齬枘鑿，不相爲計，若窅然神靈之交故爾。不然，亦終日默坐談瑣末而已，尚安至是哉！嗟乎！六經删述，仲尼所以啓萬

❶「可」，王校删此字。

世也。其爲道也，範圍乎造化，經綸乎名理，中正以爲常，變通而不執，智者不能辯，博者不能少也。若以近世儒者躋而並之，僕恐言也寡所會，道也寡所一，有不勝其倫擬者矣。何也？體道之妙由於識，具識之至謂之聖，是故聖人所以爲道之宗也。下此者，神靈未澄，識鑒或滓，雖力學深久，取舍決擇之間或亦未免支離局促，參之聖軌而不盡合矣。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謂非其人故也。慨自戰國、先秦，上無聖帝明王袪邪衛道，立民之常，故九流異端之學，紛然並作，以惑愚蒙。漢興，諸儒鄙俗，復寡神鑒，雖有董子之純，推明孔氏，以罷黜百家爲任，惜非命世之才之識，亦不能拔本塞源，使仲尼之道獨昭日星之天也。況自泥於五行災異之術，已畔出於聖人之蹊逕矣，又安以號召正論於斯人乎哉！ 雖然，附會牽合之論猶未熾也。下逮唐、宋，甚矣！惑氣運者因之以盜國，信讖緯者因之以行刑，泥風水者棄親以謀利，尚術數星命者憑虛妄想而棄人事之實。嗟乎！天下何其囂囂也！爲之儒者方且靡然從之，恬不爲怪，不直身自行之，又附會其說以訓經著論，俾後之學者少而習之，長而行之，老而安之，不知無是理而爲邪，豈不大可哀邪！故曰「聖經以諸儒而明，亦以諸儒而晦」，謂附會牽合之私也。推其本，識鑒詮擇未真害之爾。故僕拳拳時加辯白，實有以見夫援邪附儒、亂道之正故焉。蓋六經仲尼之道，嘉穀也；異端邪說，莨莠也。嘉穀待種而難植，莨莠不種而易茂。譬聖道中庸，而異端怪誕幽玄，易以惑人也。使不揭其亂道之實以排斥之，百世之後，迷其本源，邪正同途，仲尼之道將與巫史異端同祖

宗、並賞罰也，豈不大可懼乎？故於儒者之論，合於聖者，即聖人也，則信而守之；戾於聖者，即異學也，則辯而正之，斯善學道者也。若夫人者，舍置古人之善，昧昧焉炫其私智，摘其疵而議之，斯輕躁迫切之徒，非忠厚之道也。若曰出於先儒之言，皆可以篤信而守之，此又委瑣淺陋，無以發揮聖人之藴者爾，夫何足與議於道哉！齊客有善爲鷄鳴者，函關之鷄聞之皆鳴，不知其非真也。學者於道，不運在我心思之神以爲決擇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爲函關之鷄者幾希矣。嗟乎！古今人一也，後之視今，即今之視昔爾。顏子居春秋之世，蕭然一布韋也，其視重華協帝之舜，得時行道，何啻霄壤？顏子則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當時之人，亦未必以舜許之，而後世之論，乃曰顏子優於湯、武。夫湯、武之上即堯、舜，曰優，則顏即舜之儔矣，而何有於古今乎哉！若曰天下之理，先儒言之，皆善而盡，但習以守之可也，是不知道無終窮，忽忽孟浪之徒爾，謂之誣道；若曰後世之人必不能及於古之儒者，是不知造化生人，古今一軌，中人以下，以己而論量天下者也，謂之誣人。是皆流俗積習，貴耳賤目，任書籍而不任心靈者也，亦何望於聖人大方之域也哉？望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劉遠夫論喪禮書

廷相叩首。承示「父在母亡，父自主其喪」之論。切詳先儒多以《喪服小記》爲據。今考之《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氏注曰：「婦謂凡

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及考《士虞禮》祝辭云：「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卒哭祝辭云：「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祔祭祝辭云：「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由此三辭觀之，皆其子主祭事矣。今詳《小記》之義，蓋謂諸子之婦亡者，無子，則虞卒哭之祭，其夫主之。有子，則其子主之。至於祔廟，則其舅主焉爾。謂之舅，與婦對言也，非爲父在母喪之云也。《家禮》本之《書儀》，或者緣此而誤，遂以虞卒哭並祔通爲父主之也。僕初纂時，亦止據《家禮》注「子」書入，未至詳考，遂前後不倫爾。承教，多謝多謝！然僕竊有説焉：夫在妻亡，有有子者，有無子者。有子者固爲祭主矣，而無子者其夫自主，亦禮也。而古今諸禮書，皆無明證。若以《儀禮》及《家禮》祭儀論之。皆子祀父母之文也。以夫行之於妻，似爲過重。今宜斟酌纂之，何如？且如父在母亡，其子仍依諸禮，主虞祔卒哭祥禫之祭，但其父署先拜奠，以休他所。而後長子率諸子孫内外之人舉行。其夫在妻亡而無子者，亦當别定節儀，比之子祭父母少爲簡省，另爲祝文，去其「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及「叩地號天，五情糜潰」之辭。如此，庶得禮意周盡，而於先王禮之未備者，有所禪補。《家禮》「立喪主」之下注「子」，再爲更定。《喪服小記》之説，不必盡以爲準，亦無不可者。何也？《儀禮》乃聖經，而《禮記》多出於漢儒之雜故也。草草請教，何如

何如？倘有欠通，仍望嗣誨，不具。

答内守備賴公等書

頓首大守備賴公、吕公、李公三執事。

邇者承華劄見誨，累千百言，意以僕不從會議，獨持己見，欲僕同心協處留務，即古人寅恭相勵之善，感激感激！但來諭即事備責，舉過相規，未免以一隅之心，斷八面之事，不無少戾於大通，而枉人以自直者。敢因諭陳解，用白鄙心，伏惟加聽，幸幸！來諭謂：「武宗皇帝行幸南都，當時危迫艱難，内外守備參贊諸公，調攝得宜，故江南生靈皆賴以安，諸公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切以爲此言過矣。蓋時有所必同，勢有所必至耳。當是之時，天子拱穆，權臣執命，片語乖而雷霆擊，一呵怒而冰霜寒，凡在内外諸公，皆當其事者。比隣失火，爛額焦頭，江海風波，同舟共濟，參贊謀之，諸公信之，又安有異議？蓋時勢不得不然耳。然亦舍正議，計利害，罔上附邪之術，非正人君子常不失己，變不渝道之貞吉也。何以言之？當時有司，一聞乘輿南巡，備預供應，官民錢糧，何啻巨萬。假公聚斂，半充奸將之饋送；事平羨餘，盡入守備之囊槖。銀兩數千，龍牀三張，玉帶十餘腰，寶石首飾七十餘付，而錦綺綵段，各各稱是，至今都人傳説，以爲口實。此汙濫貪饕，國法在所必殛者。當時參贊如閉目罔覩，塞耳無聞，何哉？今以爲協和共事，僕以爲同流合汙；今以爲調攝得宜，僕以爲束手無策；今以爲芳聲美譽，于今稱頌，僕以爲和同濟貪，有道者之所鄙，賢人正士唾而不取，又安可置之齒牙之間也哉！文謂僕「興利除害之

心，略無少減」，以僕爲「疾行無善步，促柱少和音」。此誠有之，此誠有之！雖然，僕亦略有説焉。嘗觀今世之士夫，以乖猾爲上謀，以和同爲善處，畏首憚尾，恐致禍患之及，避事推奸，惟欲禄位之保，致將朝廷之事，悠悠坐視，卒成廢閣；遂使貪婪之徒，日長月滋，積習莫救。嗟乎！食君之禄，擔君之爵，圖報在何，而媮嫚若此！不先國慮，而專爲身謀，斯人也，以忠藎律之，天淵懸絶矣。故僕平生切齒痛心，以爲鑒戒，遇事之當爲，弊之當袪，即毅然勇往，志決必行，雖大舜之鷄鳴而起，周公之坐以待旦，不予過焉。是以有急迫而無和緩，有疾趨而寡從容，善步和音，固知其不能具矣。以此相責，僕復何辭！其司苑局責令上直軍人納錢，此實剥害正軍，背戾法憲，在清明之朝所當改正而不可因循者。何以言之？本局額有上元、江寧果户六十六家，池户二十四家，品物缺少，責令各户買補，宜也。又有留守五衛原額，栽種姜菜池果等軍六十一家，栽種澆灌，責之此軍，宜也。今乃不令下園，每名月納錢二百，縱令買閒，謂不違犯法令乎？此等人役，既已賣放，下園種辦，獨累直軍，謂苦者能甘心乎？及查先年舊制，上直軍人止該一百二員名，逐日撥取，下園差用，朝入暮出，不妨直宿。今却占用直軍二百四員名，常川在苑，分爲兩班，復將一半納錢賣放，謂不違背舊制乎？若曰納錢，用備買辦，揆之事理，尤爲不通。該局池户、果户，進貢品物，皆其出辦。且園林田池有幫助之税銀，蘇州、徽、寧、池、太等府，有種姜竹木之解納，已多羨餘，何假備辦？況上直軍士止該借用其力，責之出錢，是何名色？且國初之

時，此園池也，此人力也，此供應也，不聞納錢買辦而後備，何獨今日一切納錢？則夫園池之所生，人力之所成，將歸之何所？此不待智者而後辯矣。謂非貪人假名巧取乎？今謂内守備科道已經二次准令納錢幫貼，不知出何事例？奉何欽依？抑循私任情，自主張之？僕謂行之於私下可也，聞之於朝廷可乎？究竟此事，干係軍政，兵部職掌，法宜逕行，既被告發，安得不理？理有贓賄，安得不參？此非刻意於其人也。譬鏡之在臺，來者乃照；鐘之在懸，叩之乃鳴，虚以待之，非索照而迎擊也。即今各監局積弊狼藉，何啻千百，人不赴愬，僕何庸心？爲之愬之而姑置，於作弊者悦矣，其如朝廷之付託何哉！其如軍民之屬望何哉！所謂黨下罔上，猫鼠同眠矣，豈忠臣之所以事君乎？伏惟亮之亮之！來諭又謂：「昔年内守備與參贊司馬，凡有干事務，未嘗不一一會議而行，亦未嘗聞既會議而掣肘不全信者。」又謂：「自司馬臨政以來，凡百興舉，内守備並無所預，雖嘗差人請浼，未蒙一字肯信，所興所革，盡在一己之見。」愚捧讀之，不覺竦然自失，如墮雲霧。嗟嗟！不意諸執事讓僕之深，至此極也！僕年齒長矣，經歷多矣，悍然不顧，偏執一己之見，以撓衆議之公，四十以來，與人交際，久已無此，況處朝廷軍國重事，又豈有自遂自是，拒衆議於不信者乎？或者於事體有傷，於軍民有害，當此聖明在位之日，聰察百職之嚴，孰敢因循苟且，以負任使？故雖會議，亦不敢奉命耳。《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心之同者，議不期同而自同矣。使夫人也，一欲祛弊，一欲掩弊；一欲革奸，

一欲保奸；一欲除惡，一欲護惡；心既不同，議必齟齬，則一堂之上，有胡越之分，覿面之間，有九疑之隔矣。安望其擬議之同乎？諸執事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曾涉於掩弊、保奸、護惡與否？果無是三者以汩亂其心，則無事於區區之議，自然神交氣合，不言而相信矣，又安有既會議而掣肘者乎？雖然，僕鄙人也，言辭直率，罔存忌諱，不能遜順以應諸執事之情，此誠有之，若曰「偏執己見，以求自勝，不顧國家之急，而爲軍民之憂」，此則可以對之天日，質之鬼神，證之君子，斷斷乎其無之。伏惟重加體悉，則僕不勝幸甚！惟諸公圖之！

軍中與李遊擊書

浚川書附遊擊將軍李君足下。竊聞行師之道，將貴智勇，主在丈人。何以言之？智則謀成，勇能濟勝。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投石超距，先登者奪人之氣是也。師必有主帥，故偏裨歸一，若十羊九牧，聚言盈庭，各持其說，不能相下，此取敗之勢也。故曰「師貞，丈人吉」是也。以今日沙保之亂觀之，譬之失穴之鼠，見貍即亡；游釜之魚，一火而爛。顧乃曠日持久，不能與之一決，豈智勇之不及古人乎？抑主帥不設，人各異議乎？不然，何遲疑不決如是耶？吾往年遊蜀，見何卿之將師矣，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何也？凡以承平作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斯人也，豈曾經歷戰鬬，熟習兵戈？官軍患不與之戰耳，苟一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之不暇矣，尚敢與我敵哉！何君大率達此機關耳，故往往取勝。近者夜擊橫梁嘴，尤爲出

奇。此諸君所盡知者，獨不可效之乎？吾常觀古之所謂用兵如神者矣，大率以知彼知己達其幾，勇往直前決其氣，其臨陣大法，要畧不過二三，隨在可用也。一奪其氣，二夾攻，三設伏，四出奇。何謂奪其氣？募敢死以爲先登，争其高阜而據之是也。夾攻者，分兩翼三軍，使之左右狼顧，腹背受敵是也。設伏者，當其必走之路，預設伏兵以要擊是也。出奇者，火攻，水攻，夜斫營，穴城，縋梯之類是也。凡此皆諸君所素講者。今當此困窮之寇，而營壘頓駐十里之外，不敢直前一決者，非其智弗若也，或者勇敢之氣不逮耳。不然，旬月之久，尚不能畢事班師，有如是哉？今爲諸君籌之，預募勇敢先登之士，使皆堅甲利兵，火器先之，弓矢挨牌次之，長矛短兵又次之。募選已定，再選精壯軍士各千餘，多恐宂亂不濟事，乃布各哨，如李遊擊、冉宣撫當北路，兩張都司當東路，丁勇當西路，程光按伏别路亦可也。分布既定，尅期同進，寅夜令軍士食飯，未明起哨，約黎明抵賊穴，募士即先登，精兵續後，鼓躁而進，則賊必以將軍爲從天而下矣。或曰山高無路，奈何？曰：鄧艾縋索，魚貫而登，謂有路哉？古人破敵，其大畧不過如此，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若夫出奇致勝，此無定法，在人臨機應變而已。此不可以言喻者，惟諸君圖之，勿使何君獨步於四蜀可也。冉宣撫聞多讀書，能詩，自入軍中以來，不聞其何以設施，豈亦書生不閑軍務耶？何默默如是？貴州諸將，亦當和諧共事。彼有成功，即我之功。我有成功，亦彼之功。但爲朝廷了此南顧之憂，雖盡出於彼亦可也。況自古將不相諧，未有成功

之理，惟諸君圖之！

答薛君采論性書

承駁究鄙論，足仞友益，多謝多謝。然有不得不嗣言者，望再救正，幸幸！甚矣，性理之難言也！惟大聖上智，會人理，達天道，乃可宗而信之。餘者知思弗神，詮擇未精，影響前人，傅會成論，自漢以來，此等儒者甚多。故余惟協於仲尼之論者，乃取以爲道，否則必以論正之，雖不舉其誰何，而義則切至矣。今君采之談性也，一惟主於伊川。豈以先生之論苞羅造化，會通宇宙，凡見於言者盡合道妙，皆當守而信之，不須疑乎？則余當不復更言矣。不然，脱去載籍，從吾心靈，以仰觀俯察，恐亦各有所得，俟後聖於千載之下，不但已也。夫論道當嚴，仁不讓師。伊川，吾黨之先師也，豈不能如他人依附餘論以取同道之譽？但反求吾心，寔有一二不可强同者，故别加論列，以求吾道之是。其協聖合天，精義入神之旨，則固遵而信之矣。古人有言曰：「寧爲忠臣，不作諛僕。」其此之謂乎！請以來諭繹之：「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余嘗以爲元氣之上無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爲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虚無着之名也，何以能動静而爲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

虚駕空無着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又曰：「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説。」嗟乎！人有二性，此宋儒之大惑也。夫性，生之理也。明道先生亦有定性之旨矣，蓋謂心性静定而後能應事爾。若只以理爲性，則謂之定理矣，可乎哉？余以爲人物之性無非氣質所爲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虚同歸。離性言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途。是性與氣相資，而有不得相離者也。但主於氣質，則性必有惡，而孟子性善之説不通矣。故又强出本然之性之論，超乎形氣之外而不雜，以傅會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論反爲下乘，可乎哉？不思性之善者，莫有過於聖人，而其性亦惟具於氣質之中，但其氣之所禀清明淳粹，與衆人異，故其性之所成，純善而無惡耳，又何有所超出也哉？聖人之性，既不離乎氣質，衆人可知矣。氣有清濁粹駁，則性安得無善惡之雜？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性也者，乃氣之生理，一本之道也。信如諸儒之論，則氣自爲氣，性自爲性，形、性二本，不相待而立矣。韓子所謂「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者是也。君采試再思之，然乎？否乎？程子以性爲理，余思之累年，不相契入，故嘗以《大易》「窮理盡性」以證其性、理不可以爲一，《孝經》「毁不滅性」以見古人論性類出于氣，固不敢以己私意，自别於先儒矣。嘗試擬議，言性不得離氣，言善惡不得離道，故曰：「性與道合則爲善，性與道乖則爲惡，性出乎氣而主乎氣，道出於性而約乎性。」此余自以爲的然之理也。或曰：「人既爲惡矣，反之而羞愧之心生焉，是

人性本善而無惡也。」嗟乎！此聖人脩道立教之功所致也。凡人之性成於習，聖人教以率之，法以治之，天下古今之風，以善爲歸，以惡爲禁，久矣！以從善而爲賢也。任其情而爲惡者，則必爲小人之流，静言思之，安得無悔愧乎？此惟中人可上可下者有之，下愚昏瞀，不惟行之而不愧悔，且文飾矣，此孔子所謂「不移」也。君采請更思之，然乎？否乎？仲尼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是善惡皆性爲之矣。古聖會通之見，自是至理。亦何必過於立異，務與孟子同也哉？又曰：「天命之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爲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嗟乎！斯言近迂矣。性果出於氣質，其得濁駁而生者，自禀夫爲惡之具，非天與之而何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然緣教而脩，亦可變其氣質而爲善，苟習於惡，方與善日遠矣。今曰「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不知命在何所？若不離乎氣質之中，安得言有善而無惡？君采以天之生人生物，果天意爲之乎？抑和氣自生自長，如蟯蚘之生於人乎？謂之天命者，本諸氣所從出言之也，非人能之也，故曰天也。命德討罪，聖人命之討之也，以天言者，示其理之當命當討，出於至公，非一己之私也，乃天亦何嘗諄諄命之乎？古聖人以天立教，其家法相傳如此，當然以爲真，非君采聰靈之素矣。喜怒哀樂未發不足爲中，余今亦疑之。君采之論誠是。但余所謂聖愚一貫者，以其性未發，皆不可得而知其中也。今曰「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

未發之域者」，是愚人未發必不能中矣。《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余以爲在聖人則然，在愚人則不能然，向之所疑，正以是耳。故曰無景象可知其爲中，以其聖愚一貫也。今曰「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望再示本自中正之象，以解余之惑。夫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惟聖人履道達順，允執厥中，涵養精一，是以此心未發之時，一中自如，及其應事，無不中節矣。其餘賢不肖、智愚，非太過則不及，雖積學累業，尚不能一有所得於中，安得先此未發而能中乎？若曰「人心未發，皆有天然之中，何至應事便至迷瞀偏倚？」此則體用支離，內外心跡判然不照，非理之所有也。若以此章上二節，君子能盡存養省察之功，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謂之中，似亦理得。不然，通聖愚而論之則其理不通矣。嗟乎！理無窮盡者也，心有通塞者也。墳記之載，非吾心靈之會悟也。先入之言，梏吾神識之自得也。由是言之，道之擬議，安得同歸而一轍乎？惟自信以俟後聖可矣。昔者仲尼論性，固已備至而無遺矣，乃孟子則舍之而言善。宋儒參伍人性而不合，乃復摽本然之論於氣質之上，遂使孔子之言視孟子反爲踈漏，豈不畔於聖人之中正乎？君采試思而度之，人性果一道耶？二道耶？此宇宙間之大差，非小小文義得失而已也。且夫楊子雲、韓昌黎、胡五峰諸賢，豈未讀孟氏之書乎？而復拳拳著論以詔世者，誠以性善之說不足以盡天人之實蘊矣。使守仲尼之舊，則後學又何事此之紛紛乎？望虛心觀理，無使葛藤掛乎舊見，斯正大真實之域可入，而傅會支離畔聖之說自

不擾乎心靈矣。倘猶不相契，望更來覆，幸幸！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書八首

與杭方伯論移料價書

頓首大方伯杭先生執事。古者大夫士有故而居鄉，雖不與聞國政，而民事之委蔽，亦得以達於君。何也？事關利害，則政有得失，故上欲其達而下欲其聞，蓋曰大夫士國之達者故也。今也偶有所見，敢不一聞之，惟加聽，幸幸！敝邑距他縣之境，東西不過五十里，南北不過六十里，屬邑之最小者也。且四境之内，杞縣、祥符、陳留之民，十居其四，吾民受産者纔六分而已爾。農賈之所經營，田畝之所出産，亦寡然有限，其財力可知也。比歲河流行由地中，稍息泛濫，時而秋水蕩汩，兩涯崩塌，壞民田廬，不可勝計。築堤捲埽，❶苟圖捍禦，民力勞費，不減往昔。管馬之官雖蒙裁革，而買補種牧，解俵大馬，靡財不貲，例不蠲停。加以連年蝗旱，人不充食，今夏二麥，收不及種，嗷嗷待哺，勢將流移，其困殆可知也。夫蕞爾之區，財力已困，守其舊貫，猶恐完輸弗給，又從而益之，民胡以堪！邇者伏蒙省劄，以陳留料價，移入敝邑，其辭曰：「儀封舊額辦也，昔被河患，暫移陳留，今以

❶「埽」，原誤作「埽」，今據文義改。

故物還之爾。」誠如是也，夫復何辭！及官吏檢其卷籍，諮其故老，一無所謂舊額代輸之由。彼造事者何所據而歸之邪？夫物各得其分謂之仁，事適其宜謂之義。陳留舊額，彼定分也，彼不自輸而推以與人，他邑之民何幸哉？謂之得其分、適其宜也，得乎？或者曰：稽實於高下者，綜核之政也。酌宜於事勢者，通變之術也。陳留之民敝，故變以救之爾。吁！此大不然者。彼曰被災，境不相遠，彼此俱受，有何懸絶？彼曰衝要，患不如吾之河；彼曰疲憊，累不及吾之馬。況陳留之民占居敝邑，户近五百。吾邑之民未有居彼者，有之亦流離寡業者爾。非彼之高樓居，廣田畝，萃族屬，千百其指，與吾民敵也。夫吾邑之地既被彼民利之，吾民之財復代彼民輸之，則敝邑土地民力，雖謂之乾没亦可也。謂通變合宜而綜核得其實乎？夫古之王者，有大災患，有大變故，則更其民而役輸之政也。近觀於豐、沛、曹、單之域矣，河水横溢，淼茫無際，民變而魚鱉，地變而江湖。公有徭，孰與輸？官有工，孰與役？不轉於他所之民代之，弗集也，此通變之宜也。辟之隣居者，守望相助，疾病相視，有患難而拯之，亦其分爾，夫何怨？今陳留之民有是大災變邪？無也，何突然求救於上，而轉禍於敝邑之民邪？夫民一也。自一邑者視之，若有彼此，而一省者視之，皆赤子爾。自各省者視之，若有秦、越之分，而天下者視之，皆吾之同胞爾。伏惟執事弘德直道，不爲曲飾，其視二邑之民，皆其所綏懷者也，望核其實而處之，俾各得其分焉，幸甚幸甚！

與開封趙二守書

廷相頓首二守趙公閣下。余嘗讀《周禮》，見先王之取於民者，雖荼莠果蓏，蜃蚌蠃蚳之細，靡不上供天府，計於民者若無所遺矣。及見山林川澤丘陵海斥之利，則皆與民共之而不私。是分田制産、任土作貢之外，猶有曠蕩不征之區，以弛其利於民矣。先王之待民者，何其仁哉！竊以敝邑之田，不登税籍，殆什之四五。永樂以來，皆奉明旨，永不起科。此非先王曠蕩不征之區以弛其利於民者乎？小民仰荷無疆之澤，殆與太平、寧國歸義之鄉，鳳陽、臨淮根本之地，同一生成矣，獨非幸乎哉！何以言之？敝邑在國初之時，其民田與周府三護衛屯田相雜而居。及後護衛調去，田雖空閑，民不敢耕，黄河當時亦汎濫衝決，適臨敝邑，户部量田，亦不及收入圖籍。及後河日南徙，與護衛遺田，皆蘆莽菅茅，一望無際，虎狼爲窟，盜刧爲巢，時而上司憂之，乃白于朝廷。以故，永樂年間，有許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之旨。至今載在官府，藏之民家，可稽而知也。彼時儀封之民無多，其力不能多墾，故陳留、祥符、杞縣之民，來占耕之。至今三縣之民，居儀封者，約三之一不下也。但民生貧富無常，不得不轉相易賣，其契書皆曰「無糧白地」，以是故耳。轉賣轉耕，已百有餘年矣，未聞有告爲納糧地者。近年以來，民生日繁，情僞日滋，始有以詐欺其上而赴訴者矣。但賢人君子，來自他方，便驟聞而駭之，謂有田有租，古今通議，豈有無糧之田，不税之民乎？遂信爲彼縣之田而判之。然轉相告

辯，終歸明實，竟不能行焉。何也？事勢之不可變，政體之不可擾也。何謂事勢之不可變？民間糧册，其田地皆有坐落處所，此縣之田必不爲彼縣輸税，斯版籍有定，非可便宜從事也。許民開耕之旨，雖户部及見行事例，每引以爲言，今之有司顧不得不遵之也。必欲有田有租，使其納税，須得撫按奏聞，該部議處而後可。此等舉措，干繫重大民情。又賢人君子，惟以藏富於民爲急，不忍屑屑令民起科，終以此而止。故曰事勢之不可變。何謂政體之不可擾？君子之爲政也，務襲常而重變革，非有大利之興，大害之除，以作民福，必不肯以已安静之政，而反涉於擾攘警駭之塗也。如此田地，民不輸税久矣，一變而代之税，則平日之賣田者，舉引領跋足而相效，誰不赴訴哉？蓋小民之心，惟利是趨，既開其端，斯蝟興蜂起，不可止矣。賣田者既皆效其欺，則買田者必欲直其情，更相辯詰，煩瀆上司，始而或被其欺，終而復歸之正，反覆相尋，而聽者日益厭苦矣。故曰政體之不可擾。或又曰：「買田者必富，賣田者必其貧困不振者也。奪富而益其貧，何所不可？」嗟乎！是大不然矣。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萬民焉。所謂均者，至公無私，民各得其分願之謂也，非曰奪彼以益此也。蓋貧富有定分，貢賦有定制，凡以立法行政，使各得其分願，斯善矣。憎而損之，愛而益之，不可也。若不論其定分，而惟以貧富計之，是以私意爲愛憎，舍法制而爲予奪矣。豈先王無怨無惡，廓然大公之政哉？恭惟執事自下車以來，推仁涵物，秉公應務，奸詭變譎，伏匿情實，一至于庭，片言而决。僕私頌其德久矣，而猶拳拳於是者，亦

以賢人君子來自他方，恐於小邑之故，有所不及悉也。故不覺其辭之繁而且直焉，惟高明亮之，幸甚幸甚！

答李獻忠論救荒事宜書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蓋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教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税糧，是已病羸之人，而服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税，宜爲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户，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賤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爲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爲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止棲無依，必至困極爲盜，豐荒之民俱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來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林落、坊村、釋寺及公私室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簿書，約以日期，出納之詳，一如官府，比

麥熟遣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此處置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豐收之年，公私尚多逋欠，況此饑饉，焉能還償？可逐處出榜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無得催逼，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貴在貧者蒙惠。使王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户籍無實，富者有盈釜之資，而貧者有赤手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犋穀種之給，使本鄉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瘠，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糴、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靡粥，下也。今所請教，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届，田野之外，菜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銀米散賑得宜，再有牛犋種子之給，未流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後時緩不及事者，不必講可也。今川北之荒，流民入東、達之境者，聞已甚多。深山大谷，倚恃險阻，苟所在有司無撫安之術，激而爲變，亦勢所必至者。故救荒之急，不在川北，而在川東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爲何如？

與胡靜菴論土魯番書

廷相頓首靜菴先生。土魯番無印信番文，未見悔罪之實，議者誠是也。雖然，此非所難者。彼得通貢，則印信文書轉首可得矣。余謂回夷狡詐反覆，縱有真正番文，

反異而作歹，亦其所有者。此亦何足憑據爲哉？其謂興復哈密，此非所易言者。請以今之時勢難易緩急，爲執事陳之。夫哈密乃中國西鄙藩幹，誠不可棄而不省者。今據哈密國勢人力，果能與土魯番相拒乎？不然，雖得金印，雖還城池，終爲彼之毆役耳。夫欲大舉興復，必得甘肅兵力足以制彼之命，如齊桓之救邢復衛可也。今中國之力能然乎？縱有兵馬芻儲，足以一舉而恢復之，嘉峪關至哈密舊城，尚有半月之程，我兵既歸，彼兵即至，哈密殘困孱弱之族能與之抗乎？此不待智者而後能料也。諺語云：「扶得竹竿，難扶井索。」豈非此之謂乎？哈密之興復，恐不得如祖宗時矣。此外惟有許其通貢，挾彼還印，求哈密一酋長立之，以存其國，不至隳滅一策耳。然亦羈縻絡籠，少存中國制夷之體，求其真能爲我翰蔽，固不可得矣。其曰「求諸夷之雄傑立之，以爲哈密之主」，余嘗考之矣：祖宗之時，關外設立七衛，以捍蔽西戎，今百餘年來，漸以凋滅，無復生聚。阿端一衛不知所往矣，曲先則南入烏思藏矣。赤斤、安定、罕東，或數百爲族，數十爲落，皆内附肅州境土，如野鳥懼物爲害，依人居之，衰敗凋殘，厭厭游游，止存氣息，夫安望其振厲？惟罕東左衛，少壯可戰者僅有一二千人，即今亦來内附，而瓜、沙空虚矣。其近西羈縻諸夷，大畧無復可望。如此，不知土番臨近，如天方、撒馬兒罕諸國，何由可以間諜，而使之破滅土番耶？此非僕淺近者所能計也。其牙木蘭來降，據其當日番文之詞，不過與其弟滿剌天哥等六人入關耳。其云男婦老小約有五六千人，皆帖木哥土巴之族屬。今牙木蘭六人，甘肅守臣已處

之深入内地，彼土番雖欲求與通語而不可得，況能有别謀乎？縱有之，六人之力何爲哉？據彼之來降也，誠爲速壇滿速兒之逼，非有他故。觀土巴帖木哥與之同來，其情狀可以類見。番文云：「速壇滿速兒王子把牙木蘭坐的羊阿沙城别饋了頭目坐了，把牙木蘭的家當都抄了。」觀此，則牙木蘭無復西望之意可知，肘腋之變，我亦非所憂矣。但土巴帖木哥不可令彼久棄沙州，當令守臣早行計處，促使之歸可也。不然，則瓜、沙久虚，土番遣人竊據，耕牧其地，一則可以爲入寇之資，一則可以爲開拓之計，甘肅愈益多事而不可支矣。或帖木哥等族類，内地處久，積習成俗，終宴安於所託，遂絶念於本州，瓜、沙終於不守，是自撤藩籬，借寇勢而資盜圖矣，又烏乎可哉？區區之見如此，望教之，幸幸！

與胡静菴論芒部改流革土書

頓首静菴先生。芒部改流革土，當時四川二司從事者皆不欲爲之，獨程洸詭言流官可設，當事者被其欺蒙而信之，至今川、貴兵禍未已。僕平賊之後具奏，乞本部再議，務求有益地方久遠之計，意以復土官舊貫爲第一義也。本部以朝廷政令已定，仍復設流。今撫按合詞具奏，皆以復土爲善，此實得事體之宜也。僕聞之諺語云：「遏流不如塞源。」今以兵加芒部，是遏其流者也。苟不自其作亂所由然者治之，則兵愈加而愈不靖。如不塞其源泉，而欲求末流之止息，又豈可得也哉？僕以爲流官不可設者有三，請爲執事陳之。隴壽、隴政兄弟争官争印，非叛逆之大惡也。芒部既平，

當求隴氏之後而立之，以爲部族之主，義也。而當事者乃置流官以主之，此何異於兄弟告争家産，不倖俱斃於獄，而官司遂以入官乎？堂堂天朝，舍禮義之當，而争小夷微眇之利，其於朝廷正大恢閎之體，不幾於有損乎？其不可者一也。芒部、烏蒙、烏撒、東川等府，即古之西南諸夷，我太祖平定川蜀之後，不盡以爲郡縣，即官其酋長以主族類，是蓋聖人知内之爲重，而不輕於事外羈縻駕馭，經久遠畧，無過於此。今之議者，必曰「改置流官」，不幾於與聖祖之見有乖乎？使土官不爲我所統屬，而設流即爲我之臣子，如唐之維州，宋之靈州，我棄之彼即有之，設流改土，有益于國，宜也。今芒部百餘年來爲我輸租稅矣，爲我應站驛矣，爲我來朝貢矣，不流固爲我之服屬，流亦爲我之服屬，當事者何苦於擾擾設流，以啓兵端，而困我之地方，疲我之人民耶？聖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見，恐不如此。其不可者二也。夫設流官必建城池，有城池必須軍守，有軍守必須糧食，此事勢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以芒部言之：自納溪南入七百餘里，方至其境，中間永寧、赤水、畢節等衛，皆隸貴州，必須乞運重慶、叙、瀘腹裏之糧而後克濟。以七百里之程，轉輸糧斛以充軍餉，不惟勞擾百姓，而軍士亦恒有飢色矣。既非拓土開疆之功，實爲勞民費財之舉。棄着緊之倉儲，而區區從事於無益于國之夷，智者深慮遠計，應不如此。所謂務虚名而受實患者，此也。其不可者三也。執事曰：「芒部先年亦曾具奏，欲設立長官司，以統攝夷民矣。今改土設流，以代理其府事，亦非主事者妄生事端矣。何不可之有？」嗟乎！此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

也。僕嘗稽之矣。弘治十六年時，芒部知府隴慰奏稱：「成化三年，大覇、九姓、落角利等處，征剿苗蠻有功，蒙統兵陳尚書、吴總兵將落角利地方四圍五百餘里，并各漏殄殘苗俱裂附芒部管轄，至今三十七年。近因各寨苗蠻兒男漸長數多，生事爲患，出没擄掠，又猓玀人等争種田土，動輒聚衆互相讐殺，積年不絶，芒部相去落角利動經五六日程途，往復月餘，自落角利裂附以來，復生五十二寨，夷蠻兇頑，兼係久反之地，本府窵遠，鈐制不及。誠恐一時生變，急難撫馭，欲比照大覇事體，添設長官司衙門，授以正副長官，分管前項地方，仍屬芒部府管轄。」蒙本部題准行四川巡撫衙門，勘得設立長官司不便，停止訖。由此觀之，蓋以白水三江五十二寨等苗蠻相去芒部窵遠，實難管轄，隴慰乞要設立長官司以鈐束之，仍隸本府，是將邊境之民立約束而統之，以充拓廣大本府之疆土耳，豈彼芒部之所不願者乎？今改流官，則削奪其祖宗之官職。分四長官司，則割裂其祖宗之土地。較之烏蒙、烏撒、東川三府，長守其官，永保其地，迥然不侔矣。彼雖夷猓，其天性之愛惡與吾人何殊？視烏蒙等府如彼而我乃如此，寧無怨忿？由此言之，當事者必欲改流革土，是豈芒部之所願者乎？前日欲設長官者，欲利其府也。今日之設流官者，實禍其府也。二者情實相悖，本非一事，所謂不明考其顛末而漫論者如此也。或曰：「隴壽死，其子隴勝非真，阿濟、白壽宗枝疎遠，皆不可據而立之，改流不得已也。」嗟乎！此以中國之法待夷狄也，可乎哉？夫南夷之俗，其夫未娶而没，土人迎其妻而共立之，曰鬼妻，亦可以統束其人民，裁主

其法令，而國人無非議者。今隴勝雖幼，土人皆以爲隴壽之遺而願事之，其與未娶之鬼妻，所争多矣，而何不可立之有？況漢、唐以來，中國之待遠夷，每每推其酋長爲衆所順服者立之，亦未嘗必求其族屬之正而後授之也。蓋以夷治夷，羈縻之道當如是耳，又何必論其枝派親疎，如吾中國之法也哉？今川、貴有事於芒部，兵已三至矣。定而復亂，順而復逆者，何哉？其大義不過欲復其土官耳。若不及時早定其論，使彼洞達朝廷之實意，而猶含糊行彼復勘，則譎詐之夷聞而復疑，其禍之在川、貴者，猶未已也。況今年荒盜劇，民命自料不暇，安得籍兵運餉以從事於遠夷乎？此事勢之決然者。望早判其從違，幸甚幸甚！

與郭价夫論寒暑第二書

廷相頓首价夫先生執事。僕始聞之古人曰：「陰陽升降，一歲寒暑之候。」信而守之，不復疑矣。頃年以來，仰觀俯察，考見日躔之次，遠極而寒，近極而暑，又知所謂升降者，非無待而然，若有所驅迫不得已之勢，故爲説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蓋寒暑者氣之用，日進退以成寒暑者氣之機，非曰專以日故，而離絶於陰陽也。執事曰：「寒暑之運，乃二氣自爲之，日不得與。」僕實惑之。謂二氣能自爲之，何不脱然自爲運行？胡乃遠日而冬，近日而夏，中於日而春秋，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畧不相背乎？此儒者之學在所必講，所必致思，而不可徒然習矣而不察者

也。嘗考之曆家矣，其曰日躔某次立春，某次立秋，某次大寒，某次大暑，如持左券，不爽毫釐，豈非日有進退，而氣之在兩間者爲所驅而變耶？何也？日，真火也，陽之精也。太虚之中，冲然皆氣，上爲日火所爍，則蒸然而暖，地氣亦由此而達，故日近北極而暑生焉。及夫立秋之後，日漸南退，暑亦漸消，太虚清冽之氣日漸以盛，故日至牽牛而寒生焉。曆家所謂「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者，此之謂也。今執事曰：「日者衆陽之宗，陽氣會於日，故炎。陽氣日升，地氣日進，陰寒之氣上逼于天，故不能炎。」信如此，則普天之下同此一氣，熱則同熱，寒則同寒，可矣。何天地之中，向南偏熱，向北偏寒？又何至南有不識霜雪之人，北有不消冰雪之地？此其故何耶？不過日之行有遠近，氣有及不及之殊耳。

故曰四時寒暑，其機由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者，此也。執事又曰：「日次極中而春秋矣，何春生而秋殺？」此理之易見，在所不必疑者。何也？日躔極中，春秋以分。使日恒居此，則氣恒清和，惟其有漸南漸北之殊，故爲寒暑而成生殺耳。且夫天地生意原無一時休息，謂「春生秋殺」，舉其大畧，亦非至論。謂春專生，何二月靡草死，三月薺麥黄，春不亦殺物耶？謂秋專殺，何八月種菘，九月種麥，秋不亦生物耶？謂冬乃閉塞，何井中有氣，地上有野馬，絪緼而雪霰降？不謂陰陽之和而然與？此足以驗二氣流行，生物不休，但日遠生寒，故致物有生殺耳。此皆前人未之辯者。執事又曰：「陽用事則日進而北，陰用事則日退而南。」由是言之，則日之進退不惟不能主乎寒暑，亦且不能自主，而惟統於陰陽耳。日

果如此，則大寒大暑之機非日之所得與，無疑矣，而又何辯？果然耶？否耶？君子必有能辯之者。僕爲是説，抑豈厭常喜新，立異好變，以求勝夫古之儒耶？但造化真實之跡，見其有必然者耳，故不得不與執事辯之。雖然，執事纔一人也，進而論之十人，皆如執事焉，猶未也。又進而論之百人、千人、萬人焉，百人、千人、萬人皆如執事焉，則一世可知已，猶未也。又進而俟後世之君子，使後之君子皆如執事焉，則僕之狂惑信矣。安知百人、千人、萬人、後世之君子，不有與僕同者乎？又安知執事仰觀俯察，數年之後，不即與僕同乎？此固於執事不能已於拳拳也。望再加思繹，嗣誨，懇懇。廷相再拜。

答薛蕙秀才書

書來，知秋試落第，此不足悵快。❶吾子清才妙思，加以深養，自足驚震天下，蕞爾利頓，胡爲動心？近時大江以北，才調超絶，馳騖古人者，得李獻吉、何仲默二子，即今淹蹇轗軻，逶遲淪落，百不如志，其文日益進而名日益高峻。嘗見學士大夫論及後生人物，必以吾子才質足以追匹二子稱之。然亦求二子之美，居之可也，餘烏足置慮哉？古之君子，見其大不屑其細，故得失、毁譽、窮通之來漠不動心，淺中狹識者則不能然也。望勉旃！僕在亳日亦久，知子則甚晚。平生不能善致交遊，復不能引

❶「快」，原誤作「快」，今據文義改。

譽揭美，使賢俊悦慕，納交相從，自非積久，默契心事之深，決不得突然相爲知好，以故得晚知子。喜子行事制心，每符于僕，但疾惡大甚，處世之道頗異先哲爾。雖然，求夫此心，實爲剛德。人之剛者，如日月雷電，光明震發。柔者，如烟雲霾霧，晦冥闉塞。故性資明達者罔不惟剛之是好，而柔弱隱伏，脂韋突梯，不快人意者，必棄之矣。然亦有類剛而非者，斥摘過惡，横起忿怒，挾勢侈威，構隙長争，不恤是非，惟務矜大，此乃浮躁淺露，漫無涵養者之事。若夫任情直行，罔所顧忌，陵傲王侯，決滅禮法，此則倖倖矯矯，使氣上人之夫所爲。斯二者，皆足以凶身而累德，非所謂剛也。君子之剛，執德守道，不失其正而已矣。故强不吐，柔不茹，利不趨，害不避，據禮守法，無喜無怒，鎮之不驚，崇之不榮，和而不同，順而不流，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矣。非體道深邃，剛柔並用者，不能有此。吁！勉之哉！示來《剛箴》，文理切至，非聖賢之徒，論不及，比弱懦者箴以自服，宜也。以吾子剛毅不回之資，特立獨往之見居之，似失相制相濟之義。或者見世之詭隨囁嚅之夫，厭厭無氣，將爲此以自愧與？噫嘻！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不亦過乎哉？孔子夾谷之會，立談之際，却遏萊人之兵，當時毅然不奪之氣，蓋已無齊之君臣矣。及其遇陽虎也，匪言譏刺，罔存容禮，爾汝之間，倨謾特甚，❶夫子則于于而進，詢詢而應，唯唯而退，若不敢當虎者。是何剛柔不同如此耶？當剛而剛，當柔而柔爾。爲君攝相，事或不

❶「特」，原作「持」，今據文義改。

虞，則足以辱國，故直言勁氣，折齊之君臣，而不敢後。虎乃權惡，處之不善，則自取暴横之辱。大而不足以明義，小而於身爲無益。孔子聖智，豈漫然爲之哉？是故人之剛者不必其不柔，時而柔者亦不害其爲剛，吾於孔子知之。學孔子者，亦自其行事體驗而力行之足矣。吾子其勉之哉！新詩進益甚多，所有論説，具在别楮，不多白。

與韓汝節書

蜀中偶得執事《律吕直解》讀之，皎然啓發來學，蓋不徒作者也。甚善，甚善。中有一二未能融達，敢因請教，何如？且律之爲管，何以作聲如篳篥乎？如洞簫乎？其一律一聲乎？將數聲乎？律非笛作孔，或者止一聲爾。一聲爲主，以餘聲爲役，要不過十二調爾。説者謂六十調，何也？或曰：「各有子律，率以相因成之。」然細推聲理，亦不能足數。執事應有灼見也。候氣之説，尤所未喻。天地之氣，升則上升，降則下降。若如鄒衍之説，氣皆上升，無復下降，然乎？若曰陽氣升自仲吕而止，陰氣即乘之，不知陽氣既至半塗，當歸何所？使日漸上升，不幾於動陰律之灰乎？此事理之決不通者，吾實未喻焉。嗟夫！《樂經》亡而雅音絶，聲律之學不傳也久矣。秦、漢之儒，述其粗梗，❶義舛而寡合，言繁而蔑實，聽則美矣，行則無聞。是故由今鍾律考擊無證，未免有疑爾，惟執事教之。大抵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清者常不足，故宫商徧於四聲，徵羽寡於入韻。何

❶「粗」，原作「租」，今據文義改。

也？爲聲之地有淺深故也。以是而求調，思過半矣；發於宫，達於徵，返於商，極於羽，而收於角。故角者氣平之聲，聲之終事也。以是而合律，亦思過半矣。夫聲氣者自然之神理，非人力之强合。苟不達於是而言律吕者，不過畫古人之葫蘆爾，安能窺夔、曠之妙奥也哉？執事精察律數，必有默會神理之術，望有以教之。

王氏家藏集卷之二十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策問三十五首

問：有宋晦庵朱子、象山陸子，皆以道學倡鳴于時。其始也，有相異之嫌。其終也，有道合之雅。今二先生遺文炳炳，可指其所以先異後同之實言之乎？説者曰：朱子之論，教人爲學之常；陸子之論，高才獨得之妙。陸之學，其弊也鹵莽滅裂，而不能盡致知之功；朱之學，其弊也頹隋委靡，而無以收力行之効。蓋言學二子者，其流有偏重不舉之失矣。果然乎？抑所入之途雖異，而所造之域則同乎？夫學者所以學聖人者也，合二子之道而一之，將近聖人之軌與？請言其用力之序。

二

問：選舉之法，曰德行，曰經術，曰詞章，蓋古今並用以求士者。自今觀之，詞章之學，譁世散朴而不適于用，不必論矣。其大者，範俗興化，莫先於德行，而末流乃有矯言僞行，以邀寵禄者，故有「嵩少仕途捷徑」之號，甚至一歲所舉，半權倖之姻族，然則德行可恃乎？其次，論道經邦，莫切於經術，而流弊乃至誦帖括以僥倖，故童幼能守一藝，亦足中科，其陋者至紀説《堯典》二字至十萬餘言。然則經術可恃乎？今之進士之科，即古之經術也，乃以程文求士，故士於平居亦惟務中式之文，以應主司之

求，而經術之學，漫不之講。嘻！此與詞章何異？而又何望於德行邪？故有識者之所以切歎也。今欲俾士之遊於學者皆崇德行而諳經術，其法何居？幸相與告之。

三

問：齊地在古號稱沃野千里，民殷物阜之區。故昔人有云：「秦得百二，齊得十二。」謂之東西秦者是也，可謂盛矣。今之青、濟、登、萊四郡，即曩時之齊也。何使軺所歷，逃亡之屋滿前，蒿萊之田盈望，雖有安土之甿，逋稅抗令，習成驕悍之俗，有司緩急不能爲用？抑土地有今昔之變，而民無以爲生致此耶？或者有司失撫綏之政而致之耶？不然，何古今懸絶如此？今欲俾流亡復而荒田闢，國税舉而驕俗移，以復盛齊之舊，當何施而可？

四

問：漢儒脩經術，宋儒明道學，孔、孟以往，此其最正者也，然亦有達於治理之實効與？夫君子之學所以爲政，而國家之養士亦欲其輔佐以經世也。徒習之而不能推之，謂之學道也何居？今二代史籍炳炳，諸儒學道用世之跡，皆可稽而知也。通經而能達於治，脩道而能適於用者，誰耶？夫今學校之士，皆脩經術而明道德者，其平居何以致力，臨政何以施措，必有一定之學以竊附於古人，不徒曰舉業文詞而已也。願以所得者陳之，毋諉曰學尚不逮。

五

問：格物，《大學》之首事，非通於性命之故，達於天人之化者，不可以易而窺測

也。諸士積學待叩久矣，試以物理疑而未釋者議之，可乎？天之運，何以機之？地之浮，何以載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側？經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納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懸炭何以測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諸何以得水？龜何以知來？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爲雹？虹霓何以飲澗？何鼠化爲鴽？而鴽復爲鼠？何蜣蜋化蟬？而蟬不復爲蜣蜋？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無風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晝昏？蠲忿忘憂，其感應也何故？引鍼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騁思於六合之外者，不可習矣而不察也。請據其理之實論之。

六

問：古之王者，以小宗入繼大統，其大要有二：有出於母后大臣一時之議而入者，此謂之繼統，漢宣帝是也；有出於先帝之意，預養於宫中如子者，此謂之繼體，漢哀帝、宋英宗、理宗是也。然雖入承大宗，而天性之親不能忘，故於本生父母莫不致夫追崇之典。宣則尊父曰考，哀則尊之以帝，理則尊父曰王，英則尊之以皇。果孰近於禮乎？繼統與繼體者，亦有所分别否乎？夫禮，適子不後，一子不後，爲其絶祀也。假不得已而承大宗，將即使其親絶祀乎？亦别有所處乎？夫禮以義起，以情制。三代天子之禮無傳也久矣，漢、宋之事，亦可盡爲準乎？請以天地之大義大倫陳之，勿曰以俟君子。

七

問：財賦之制，有國所不容已者。漢文帝未嘗理財也，而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後世入粟補官，入貨除罪，算及緡錢，舟車鹽鐵，如弘羊、孔僅之徒，非不能興利也，卒不補海内之虚耗。唐太宗未嘗言利也，而貞觀之初，❶天下殷富，斗米三錢。後世兩稅間架，和糴括苗，鑄錢借商，如楊炎、趙贊之流，非不聚斂也，太倉所積，卒無十日之供。此其故何耶？豈後世多事，而財用故不足耶？而文帝、太宗之天下，猶夫後世之天下也，是果在此耶？願與二三子論之。

八

問：君子欲立言以傳世，文之不可已者也。載觀唐、虞、三代之文，見諸六經者，典則馴雅，邈乎不可及矣，所謂文章之宗祖者也。何今之士欲以文自見者，不曰唐、虞、三代而曰先秦，不曰六經而曰《左氏》、《國語》，其意何居？夫文所以明道也，於道有所發明，上矣。故曰：「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焉。」近世若周、程、張、朱之言論，可謂體道之文矣，而後世之論者，必曰韓、柳、歐、蘇，而於是四子無稱焉。此其意又何居邪？豈倡而和之者，趨向之殊塗邪？抑四子本以明道，而非有意於爲文，故不以文稱邪？而六經、《語》、《孟》爲天地人之至文者，此又何邪？諸生博學於文久矣，請以所自得者陳之。

❶「貞」，原作「真」，今據常識改。

九

問：儲蓄，恤民之大政也。堯、湯水旱，民無菜色，備之素故也。遇荒而議濟賑，是猶決西江而濡轍鮒，鮮不及矣。古之人如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之義倉，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天道作沴，民實賴之矣。我國家稽古建法，天下郡縣皆置預備倉，以救凶歉，處措於官，賑給與民，雖公私窘迫，不得假貸，可謂善法之最者也。夫何近年以來，名存實亡，一遇水旱蝗蟲之災，百姓便至流離轉徙，不能自存？豈所司不得其人，而行之未盡於善邪？抑法久而弊邪？或亦儲蓄之政所濟者淺，而猶有所以裕民之術邪？茲欲使民無凍餒之苦，而歲之凶歉不足以爲慮，當何以致之？

十

問：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人材，以爲濟理天下之具者。成周之時，閭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大司徒頒三物而教之，閭師書其「敬敏任恤」，族師書其「孝悌睦婣」，有學黨正書其「德行道藝」而戒之，州長考其德行道義而勸之，鄉大夫考其德行道義而賓興之。❶是以當時之士，平居則敦義興行，効用則治成俗美，而比屋可封矣。自夫科舉以來，在上者以文取士，而士之爲學者，一切務爲文詞之工，以應上之求，雖日教以六經、孔、孟道義之實，然不工於文，則無進身之階，而士之習固自若也。苟能言矣，雖卑污苟賤者亦與其選。苟能文矣，

❶「義」，原作「藝」，今據上下文義改。

雖浮薄輕佻者不在所棄。夫以斯人而登用之，安望其化民而成俗哉！此司教者日夜之所以兢兢也。今欲不變當時科舉之法，而又得成周德行道義之士，當何所施爲而可？

十一

問：戡禍定亂資於兵，養民裕國資於財，雖聖帝明王，未之或廢者。何今之儒者，一涉於韜略者則曰談兵，少及於理財者則曰言利，視之不啻道德之荼毒，仁義之奴虜，拒絶之嚴，不少假借，何邪？箕子《洪範》，先食與兵。孔子爲政，足兵足食。是則聖賢之談亦莫切兵與財爾，而儒者擯之，不亦自異乎？以爲非儒之所務邪？而破斧缺斨，作禮樂者主之，九府圜法，陳丹書者制之。❶以爲非國政之急邪？市人執兵而天子出幸；廩無斗儲而睢陽失守。謂非急務不可也。而儒者不屑言之，其故安在？豈國之政治尤有要於此者，而學非所先圖也邪？諸生其懋陳之。

十二

問：昔人云：「孟子没而仲尼之道不傳。」是固然矣。要之，秦、漢以下諸儒，雖所造醇疵不齊，而斯道託以不墜，亦不可誣。學者欲趨於孔、孟之途，不可不博求於此，以爲學道之助也。姑舉一二之有疑者，試相與論之，可乎？尊王賤覇，增光孔氏矣，而何以指爲申、韓之流？潛心求道，所得於聖人者多矣，而何以謂其自不識道？明道義而黜功利，學之醇者也，何以曰終未

❶「者」，原無，今例上文補。

能窺大道之全？倣古作經，聖之僭者也，何以曰累於好高自大欲速之心？玩心高明，達於天地陰陽之化者，而曰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其意何居？忠孝誠實，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者，而曰只是天資元不知學，其説何指？所著《知言》，或以爲勝《正蒙》矣，又病其有過高之論，然乎？跡其平生見道之實，果背於中庸邪？天性高明，獨以孟子爲師，道術正矣，又疑其有類禪之學，然乎？據其終身所得之妙，果離於聖人邪？夫是數賢者，舉皆間代之豪傑矣，其不繆於仲尼者，誰邪？自孟氏之後，孰可以繼邪？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幸悉其説以對。

十三

問：移易風俗，助流政教，莫先於樂，而作樂之道，非達於聲律之故者，亦未易以言之也。古之人有觀四代之樂而能知其德，可謂達於聲歌矣，而何有不知樂之譏？以十有二笛調正律吕，自謂宫商克諧矣，而何有不合雅之議？斯人也，果皆不達於音與？聽《安公子曲》，知巡遊之不返；聞《寳慶曲》，知父子之不協。與夫奏《濮上之曲》，而知其國之必先削者，果皆可以知音例之與？子聲補母聲之不及也，何以爲非《周禮》三宫之義而欲削之？變聲輔正聲之未備也，何以云非《月令》、《左氏》所載而不欲立之？其爲律也，何若是省邪？有正律之外，更增六八而爲六十律者；有以五正二變合成七聲，而爲八十四調者；與夫日當一管，而爲三百六十律者，其爲律也，又何如是煩邪？夫鄭聲起而《咸》、《韶》絶，《樂經》亡而鍾律失，古樂之淪壞久矣。兹

欲參定鍾律，以復先王和雅之音，當以何者爲準？辯聲以命律，辯律以和聲，古人之遺籍尚有可稽，而神解之士間亦有述其義於後世者矣。究其禮樂之情者，必有獨契之妙也。幸相與言之，勿曰以俟君子。

十四

問：《易》之《豐》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蓋善慮天下者，雖當豐亨豫大無可虞之時，而尤長慮却顧，有可畏之憂，故患常預彌，而豐豫可保矣。今天下承平百數十年，禮樂風教，漸被海宇，生育浩繁，文物弘麗，雖前代盛時，亦不是過，可謂豐矣。苟不求所以保持之道，寧免自遺後憂乎？自今觀之：北虜犯邊無忌，而武備弛矣。剽刦偏於畿甸，❶而寇賊昌矣。田野蕪以不治，民流而稅逋矣。豪右侈以踰分，俗靡而財窮矣。其豐之所可憂者，或者其在茲乎？夫變故之來，不在於事勢窮迫之日，而每蘊釀於安常無事之時。抑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有大可憂者乎？諸士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其平日靜觀天下之勢，必有深慮遠計之論以自待者，幸直言之，吾將爲計國者獻焉。

十五

問：自孔子《春秋》以還，異端橫起。執刑名者，竟一世以亡秦。倡虛無者，卒五胡以亂晉。茲皆邪僻，離畔大道，不待誅罰而知其非者也。其間著書持論，本之仁義禮樂，遡由洙泗者，未有過於荀卿、楊雄、王

❶「偏」，原作「偏」，今據文義改。

通、韓愈之流。故儒者之論，於荀則曰：其書羽翼六經，增光孔子，非徒諸子之言焉；於楊則曰，折衷聖人，以求道之極致，故其著書，所得爲多；於王則曰，世人以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所不能道；於韓則曰，排斥二家，撥亂反正，功齊孟子而力倍之。由是論之，則四子者，皆有功於孔子之道，而在所取矣。自今讀其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人性之善，由天賦之本然也，則曰惡；聖人制禮，本人情之自然也，則曰僞；子思、孟子，大賢也，比於十二子而非之。不有叛於聖道乎？以三起數，作《玄》準《易》，非天地之自然也；較書天禄，劇秦美新，非大丈夫之事也。不有背於聖人乎？《中說》問答，竊效《論語》。六經續纂，僭擬删述。不幾與孔子之門，並立赤幟乎？佛骨之表，似也，廣大深迴，太顛之説安可信？推尊孔子，可也，尚同、兼愛，孔墨之道安可同？不幾於宗廟之美，未得其門乎？夫四子之可疑者如此，而諸儒之論如彼，將何所適從乎？學者誦習古人之書，以爲適道之準，使不明稽詳辯，以求至當而守之，亦非善學道者也。諸生以爲何如？

十六

問：古之人有言：「天下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諫官得以言之。」今之郡縣學校之士，皆將有宰相諫官之職者。況遇明聖之辟，樂於納忠受善，自公卿列士工庶，咸得舉其職藝而言之乎？使不素積豫講，咸有畫一之規，則他日卒然廁顧問之列，會擬議之席，安保其不茫然乎？故上有明辟，而臣不學無術，亦無望治道之隆，職此耳。試

以古人進言納忠於君者論之，可乎？有詣闕獻十二策者，有恐君不能令終上十漸者，有獻六箴者，有進五規者，有奏三劄而君許其忠誠者，有言六事而君起寢秉燭讀之終篇者，有上一百八疏而時相畏其多言者，有進七策數千言而時相惡其切直者，有上十事而二事留中不行者，有言四十事而三十六事施行者。夫是諸賢也，攄論於國家，雖有用舍之殊，成務與否之不一，要皆自其學術爲之也，可得問其略與？其關係天下之大者有幾？核切於時務者有幾？其亦有合於唐、虞、夏、商君臣告戒之道與？凡以君子之學，不越乎取古人言行，爲我之準繩而已。其仰慕而效法者誰邪？請備言以告我。

十七

問：三代聖王，明法定制，以平四海，皆傳數十百年，而爲有道之長，誠後世治世之蓍龜也。然而儒者論治，要之各持所見，不能統一。以爲古治可復者，則曰：「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爲天下者，不以帝王善政良法爲則，又何貴於稽古而建事？」以爲先王之治不可復者，則曰：「結繩之約，不可復治嬴秦之緒。干羽之舞，不足以解平城之圍。」又有論者曰：「苟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狥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倘謂今之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跡決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是又所謂參伍古今，不拘其迹而求其實者矣。然則三者之論，孰爲攸見而可施行耶？夫帝王之大政，莫過於封

建、井田、肉刑與夫鄉舉里選之類。自漢至於今，願治者何止數十人主，而慕古以佐世者，又何啻數十百臣，而是四者竟不可復。此其故又何耶？出於世之變不可行邪？抑其人非三代之英耶？夫是政也，行之者禹、湯、文、武、周公也，使數聖人居今之世，將盡廢其今之所由而爲之乎？亦因人情事勢，酌其宜而爲之乎？聖人能使天下順治，必不苟焉而已也。諸生其探諸聖人之心陳之。

十八

問：「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聖王之世，宜皆和氣應之矣，何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堯、湯之聖不足於中和與？至德足以彌變，至誠足以格天，天人之際，捷於影響矣，何堯之沴積久而變，湯之災困極乃復？堯、湯之誠不足以格天與？或者曰：「陰陽有數有變，其來也未必由之人，其消也未必歸之天，人君能遇災脩德，雖變恒不爲災。要之，人事足以勝之耳。」若以其說爲然，何賤臣繫而飛霜，孝婦冤而不雨，脩政而祥桑枯，罪己而熒惑退？天又何赫赫若是邪？此天人之際所難測者如此。古之人論災異者多矣，莫有詳於董仲舒、劉向、京房之徒，而說者鄙其誣。然則《春秋》遇有灾異，雖小必書者，又何與？漢文帝時，一月而日再食，一日而地三震；宋仁宗時，太白晝見，地裂泉湧，皆大異矣，說者曰「無損於二帝之治」。然則三川竭而云周衰，少華崩而謂秦亡者，又何與？夫天人之際，固幽微而難測矣。人君遇灾，要諸有一定之事，儒者立論，要諸有至當之實，不可漫然而已也。諸生其詳陳

之，吾願有聞焉。

十　九

問：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蓋以人性貫徹上下，通極内外，瀰滿於無垠，周匝於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於性猶有所未盡也。故天地之道，雖悠遠高深，學者不可不求其實矣。試取一二之有疑者，與爾諸士論之。天説者以爲「輕清之氣上浮」也，果爲清氣之浮，則星月之屬，何以附麗？七曜之遲速，若自運行，似也，而天漢三垣二十八宿，終古位次一定而不移，使非有所附綴，安能如是乎？日之食，彼月掩之，無惑也；月之食，謂「亢日」，然則掩之者果何物乎？曆家則謂「闇虛所射」，其闇虛之實，何所似乎？風自九月以往，則清冽而猛，三月以往，則薰和而柔，其風之體如是與？旋爲羊角，其理又何與？雪花六出，謂應陰數，雪自知而應之與？其有主者雕鏤以應之與？抑別有説而論者未之盡與？霜何以風陰不結？霾又何以雨土俱下與？地在天中，説者曰「大水浮之」，又曰「大氣舉之」。夫水與氣至弱也，土石烏得而不沉？百川歸於海，日無窮極也，胡爲不溢？或曰：「海至歸墟，如沃焦釜，化而爲氣。」理誠然乎？抑四海會通，地浮其上，故雖入而不溢邪？潮汐，説者類曰「與月相應」，自今觀之，自朔至望，漸減一潮，自望至朔，減一汐，與月之進退不應。未朔而潮長，既望而潮大，與月之明晦不應。冬春潮則縮，夏秋潮乃盛，與月愈不相符。然則從其類者，顧如是乎？或曰：「地之喘息，若近之。」不知所謂喘息者，其機又何所似乎？泉自山

而出，自地而湧，其亦爲氣機所使邪？其源何所自邪？弱水沉芥，其理何居？濟行地中，誰其知之邪？吁！此皆吾人性分所必具，非芒昧於六合之外之談也。請陳其實，以驗爾達天之學。

二十

問：山川靈異，挺生賢才，振古如兹矣。蜀之岷、峨、劒、閬、江、瀘、巴、渝，其盤鬱蕩汩，間氣所鍾之英，代不乏人，可謂地靈人傑矣。今觀其道德功業文章政事，載在史册者，皆足以爲後學之師表，試舉一二，與汝諸士論之。有著《九經要義》以正臆説之惑世者，謂合於程子「徹上徹下」之語，其所以合者何在？有著書以準《易》者，説者謂其「本於焦延壽之卦氣」，其所以本者何取？文章氣節，天下重之矣，而或者猶病其學之縱横，然則縱横果戾於道與？忠義之心，雖婦人女子知之，而天下倚重矣，或者猶惜其自用而終於無功，然則功之成否，果係於與人共事與？蜀士以黨相比，時不知其非也，而有獨不立黨者，其心果何所主乎？熙寧舊臣，稍稍引用，欲行調停之法也，而獨以爲不便，其意果何攸見乎？夫是皆蜀之偉人也。其學其業其德，要諸會歸，當以孰爲最乎？抑有所願學者乎？諸生生於其鄉，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願聞其實。

二十一

問：君德之要，莫大於躬行之實；爲治之幾，莫先於名實之當。史稱漢文帝恭儉清净，以德化民；宣宗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可謂備君人之德，而得爲治之道者矣。自

今考之，慎夫人，妾御也，而坐與后同席；周勃，大臣也，以誣告而入獄，得無戾於恭與？鄧通，弄臣也，賞賜每至於巨萬；張武，貪人也，受賄而與之金錢，得無有戾於儉與？僞增户口，王成以之受賞；神雀屢集，黄霸由之入相。賞當其實者，如是乎？蓋寬饒，直言也，以誹謗而論刑；韓延壽，循吏也，以微過而棄市，罰當其實者，如是乎？夫妾御弄臣，皆人主之切近者，近者如是焉，謂有以化天下乎？然則帝之恭儉，無亦務名者類與？不然，過而能改，終無害於恭儉，而史臣許之與？賞罰者治道之大目，大目不核，此不足以損於帝與？不然，抑別有其道，而史臣許之也與？斯皆贊述之所未喻者。諸生覽史之餘，灼有定論久矣，願詳陳之。

二十二

問：《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是禮樂者，本諸天地萬物自然之禮，而爲人道之順適者。其所謂三千、三百、九奏、九歌之類，聖人非勉强而爲之者矣，然其盛莫過於唐、虞、三代之時。自今視之，禮有儀文器數，樂有聲容節奏，可得聞其實與？其聖王禮樂之功化，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以成治於當時者，亦可得聞其畧與？後世之爲治者，未嘗不以禮樂教化天下也，而漢則雜於覇，唐則雜於夷，終不能望三代以上純王之治者，此其故又何與？其所以爲禮樂者非與？抑別有其故與？夫禮樂之制作，有所以爲之本者，非玉帛交錯，鍾鼓鏗鍧而已。故曰「見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也。然則伯夷、后夔之所創始，與夫周公之所制作，其本也何在？亦可指而言之與？後世如叔孫生欲興禮樂者，魯兩生則却之，且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吾不忍爲公所爲。」孔明未嘗作禮樂也，王通則許之，且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其所不能興，與其所可以興者，此其故何在？其可與者，果亦有同於古人之制作與？吁！六經之教，莫先於禮樂，孔門顔子以之爲邦，公西子以之願學，是皆後學之所當講，而不可緩者也。請盡言之，毋畧。

二十三

問：生於其鄉而不知其故，君子耻之。故鄉土之事，不可不講也。試以蜀中可異可疑者數事論之。大塊之噫氣，吹而爲風，吹則千里大同也，何黎之地多風？天將時雨，山川出雲，雨澤隨在皆被也，何雅之地多雨？霜雪消於炎歊之時，理也，何疊嶺有不消之雪？滷鹺生於池海之積水，理也，何潼郡有井中之鹽？此皆異而可疑者也。説者曰：「黎有洞穴，故多風。雅，山川深鬱，故多雨。雪嶺以上極高寒，鹽井以下與海接。」若然，是愈可疑矣。風者陽之動，出於天之激發，行乎虚者也。地之形實，實則礙，風何從以出？山川深鬱多雨，似也。蜀之岷峨、青城、巫峽，其壑谷鬱蒸之深冥，豈止過於雅數倍，而不聞多雨之名，又何與？嚴寒偏於北，暑熱偏於南，此天地之大分也，故長江不冰，而草木凌冬。今炎方之雪，歷夏而存，則天地之氣不分於南北與？井之下通海，似也。以地勢論之，自蜀達海，其高下何啻千仞，今井以數仞而得

瀛，則海之水安得上達，如是之懸絶邪？此皆有至理存者。諸生平日聞之父老，講之師友，當有歸一之論，請詳陳之，毋畧。

二十四

問：財賦出於土地，有畫一之數；國用因乎人事，無一定之規。故經國者，所當裁量計備而不可緩者也。以今日蜀中言之，數年以來，寇盜竊發，邊夷作梗，兵燹交於疆埸，士馬疲於戰鬭，至厪廟堂之慮，敕大臣，調邊兵，而後成殲剿之功。然調發既繁，經費不貲。譬之治癰毒者，割其肌肉，投以峻劑，比癰之痊，而元氣所存者眇矣。蜀民之困窮，孰有如今日者乎？繼而大木之取，所需財力何啻百萬，蓋困而愈困矣。雖鬻官鬻牒鬻役之議屢興，而應者無幾，木之上供者纔百分之一耳。後計之圖，尚未可知。邇者朝廷復遣重臣迎佛西夷，其調發之費，動數十萬。撫臣茫然如失，守臣束手無措，而庫藏空虚，民力困竭，將如之何哉？然財賦非天雨而鬼輸也，必取之於民。今民窮不可取矣，不可取而强取之，必致有意外之患。善經國者，必有見於是矣。然事出於主上，勢不可止也。民當此困窮之極，則不可取也。然欲其事濟而民不擾焉，二者不可得兼矣，將何以處之乎？請爲我陳其所必可行者，我將達諸執事者焉。

二十五

問：士窮之所學，將爲達之所施，未有明於天下國家之故而不本於學者。故耕野之叟，異日堯、舜君民之業，已具於畎畝之中；築巖之夫，後日舟楫霖雨之望，豫定於胥靡之際。不徒是也，卧龍捫虱亂世，困屈

寂寞之士耳，一遇知己而用之，王霸之事業如運之掌。嗚呼！古人學術事功，一何窮達相須如是邪？今之士非不學也，其志非不以古人自期待也，然身出而見諸世用，多至迂執粗淺，而無弘濟變撥之爲，非前軒而後輊，則小辨而大㒒，況望王霸之畧，保衡爰立之大躅也哉？豈後世之爲教者，非古聖王之所以爲教，而士非其所學邪？然而六經、孔、孟之書，皆先王爲治之跡矣，而士之不及古人者，亦獨何哉？豈賢聖之人，非間代不出，雖有之，世適無事，不能以自見邪？不然，何伊、傅、葛、猛之徒，寥寥未之覩也？夫堯、舜君民與夫格天憲天之事業，是所思慕而願見者，將何以得若人乎？請言其所致。

二十六

問：識時達務者謂之俊傑，必有大賢亞聖之學術，可以居此矣。然所遭之時有美惡，而事之施於時者，亦有是非之異向，君子烏得而不辨？使時善矣，事宜矣，殫夫心術之精華，而措諸天下之平治，何者非正大光明之業？使非其時，雖抱忠誠之心而成探日虞淵之功，明孔、孟之學以臻用夏變夷之化，猶不免君子之論，況非所遭際而行迷貞者乎？然則俊傑之人，必能擇而處之矣。苟不論其時之可否，事之是非，而概以濟事爲心，則隨世以就功名者，又何者非識時達務之君子？然則仕止久速，不違其時，聖賢明炳之學，顧亦如是哉！此不可不辯也。諸生生於燕、趙之域，必有尚古豪傑之才，其平日之自處亦審矣，其爲我盡

言之。

二十七

問：吐蕃悉怛謀以維州降唐，李德裕請受之，且陳出師之利，牛僧孺以爲中國禦戎，守信爲上，遂執怛謀等而歸其城。趙保吉陷宋靈州，楊億以爲北虜方黠，須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左右輔臣咸以靈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由是議處不一。及後，二州遂爲戎虜之區。自今觀之，禦戎以信，量時舉事，二公未爲無所見也。使戎可以信結而後圖可必，何退守之不可爲？苟未必如我之所期，則先王之境土顧可輕棄，而委然迂徐之論可以謀國乎？況中國之所以限隔戎狄者，以地勢之險爲利耳。厥後，維州歸而吐蕃之害日滋，靈州失守而元昊之勢益熾，遂使山前九州夏人卒爲之臣妾，良可悲矣。然又未知二代當時事宜果爲如何？而君子之論至於今未定。諸生學古而欲措之天下者，必有所獨見矣，請爲我陳其是焉。

二十八

問：立國規摹，不可使不洪遠。觀之三代，仁義刑法並用，故國祚靈昌，而子孫皆綿數百之祀，中土亦無夷狄之擾，良有以也。試以晉、宋二代論之。晉以虛無放蕩爲尚，使先王禮樂刑法崩弛大盡，在上者無綱維固結之術，在下者成淫僻頽靡之風，是以五胡乘隙因之以濁亂天下，固其然矣。若夫宋之立國也，仁義爲之楨幹，而禮樂爲之維持，求之三代規模，似若相近。然而終其國，夷狄之禍未能一日殄除，屢遷不已，而卒爲元人之鹿，此其故又何耶？夫爲國

之計不同，而失國之弊則一，此其所可議而疑者，請推其由以對。

二十九

問：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君臣帷幄之圖，不可不慎且重也。晉襄洩擇將之言，而陽處父戕其元；伏完輕圖操之謀，而躬自罹其害。乃其君臣爲謀不密，自失沉默，以取戕賊，無足恤者。獨晉之周顗也，活人之生而見殺，施人以恩而得怨，千載之恨，至今未平，以爲「内既申救于帝，外當言于導」，伯仁失此邪？庸詎知顗之意以恩威在君，臣下不可以假之，入則諫於君，出則不使人知乎？以爲既不言于導，不必曰殺賊奴取全印以怒人，而伯仁失此邪？庸詎知顗之意以士當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乎？以事跡言之，君臣之謀可謂至密，不應致害；以天道言之，救人百口，恩德至深，不宜有害，而卒至於見害者，顧誰之所致邪？帝邪？顗邪？司空導邪？敦邪？必有以任其責者。讀史之餘，悲憤鬱積久矣，取而與諸士評之。

三十

問：蠻夷猾夏，寇賊奸宄，雖盛世所不能無，然而聖王御之有道，終不能爲禍於天下，皆可以稽而知也。以今日蜀中言之，國家之取諸斯民者，徭輕税薄，寬於他省。其待徼外之夷者，印章衣冠，躋之文物，亦可謂仁及遠服矣。夫何近年以來，雕題氊裘之醜，擾我亭障；萑葦弄兵之孽，戕我赤子？雖聿興師旅，終歸殄滅，而斯民之財力，亦至困極矣。其所以致此者，果何所由與？或者曰：「蜀地山川險隘，華夷雜處，

故民易爲亂。諸夷嗜利輕死，生齒既繁，亦好爲亂。」由是觀之，皆本於習俗土地致之矣。其然乎？否乎？抑上之人處之者有未盡其道乎？夫不患民之未安也，而患夷狄之未寧；不患民之未樂也，而患寇賊之未息。斯二者，蜀人切己之患也。諸士目擊心惟，亦有剥牀之慮否乎？茲欲使諸夷懷德畏威而誠以向化，斯民安居樂業而耻於作梗，當何施而可？務以其決可行者陳之，我將獻之執事者焉。

三十一

問：治世之道，歷洪荒以來，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始爲大備，然猶未能統一也。至於孔子，删述六經，爲萬世法，而後治道大成，所謂師表百王，垂憲萬世是也。故後世崇報，皆以王禮祀夫子，蓋萬世不易之典也。然當時從遊之徒，及後儒發明衛翼有功於斯道者，咸得從夫子廟廷而俎豆之義也。據其間，有一二可疑者，與諸士之論之。子輿、子淵、子思，子也，儼然坐於三父之上，禮與？生也尊之，而没也陵之，其神能安與？馬融，漢儒者也，黨弑逆之梁冀，草奏誣李固、杜喬之死，不有愧於正人君子之列乎？吴澄，宋舉子也，宋亡而爲元學士，不少有愧於故君之義乎？夫聖人之教，所以明彝倫，勸風化也。禮，所以别尊卑，決是非，正得失也。而諸賢之位，二子之行如是焉，不無有戾於所以爲禮者與？廷議之不及，禮臣之不講，而安於故習以爲常焉，此識道者不能不疑而未安也。或曰：「祀聖賢以功也，取其明道之功，故畧其餘耳。」若然，是臣子之功可以加於君父，卓、操之談經可以廁於聖人之列矣，

而可乎？諸士對越駿奔之餘，必有卓見以爲諸賢處者，幸著于篇，我將達之議禮者。

三十二

問：文綏太平，武緝亂畧，致治保邦，于兹爲要矣。稽之古昔，鴻才實學，恒兼體而並用之。是故陳《伊訓》者，主升陑之師；敷丹書者，董牧野之陣。功致彌綸，名並聖傑，邈乎不可及矣。後世聖王之教不興，俗尚之學頓異，嗜詞章者不閑於戎務，習軍旅者不識乎一丁，遂使文武岐爲二途，盛世全才不復再見。然而儒者之將，亦間有之。觀其輕裘緩帶，預定平吴之策；圍棊賭墅，别授擊秦之謀；屯田渭南，而魏人不敢戰；經略延慶，而夏人不敢欺。亦皆振揚國華，偉哉上達之士也。要其終論之，雖有成與否之不同，而文武兼資，以擅一代之英，則一而已。求其所造，果亦學術之異於儔人邪？抑豪傑之生，才美之得於天者多而不賴於人耶？不然，何曠世之不多見如此？夫六經之論述，非文之經，則武之緯，而孔子夾谷之會，立談之際，足以折齊侯之强，遏萊人之兵。由是觀之，文事武備，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實學也。世之學者，復有耻談兵事，不齒孫、吴者，抑又何耶？諸生欲有志於天下，不可自委於一偏之儒也，請大言之，毋略。

三十三

問：儒者之道，其要歸之明體適用，而其極至於彌綸參贊之化而後已焉。說者曰：「聖人之道不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是則苟非其人，治不虚成也。自夫濂、洛、關、閩之儒興，而斯世

有道學之講。其於孔、孟傳心之要，經世之術，蓋指迷塗於後學也。其於秦、漢以還諸儒，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啻碔玞美玉，判不同科矣。今之學者，有志於道，未有不以是自期待者，卒未覩夫推所學以善治如三代焉，何哉？豈所學以爲道者非與？觀夫學校之所教，科目之所收，非六經、孔、孟之格言，則周、程諸君子之緒論矣，爲道未始不一也。或者阻於時勢之未會與？孔子爲司寇，朞月而魯國大治；程子爲晉城令，朞年而民愛之如父母。豈必有大會於時而後見耶？夫道學明而後可以言儒，真儒出而後可以言治。使徒掇拾附和於古人之糟粕，迂執粗淺，而無弘濟變通之妙，則儒非真儒，治非善治，又安望其彌綸化育之功，有同於聖賢也哉？方今聖人在上，教化大同，其間挹洙泗之淵源，而遡濂、洛、關、閩之餘波者，固不可一概論也。請述其學之得於心而驗於事者陳之。若夫行而不著，習而不察，非所望於諸士也。

三十四

問：考究夫古人之跡，評辯其得失之歸，固學者致知之一端，寔所以爲行道之鑒也。姑以一二與諸士論之。建安儒者，常以復肉刑爲當矣，秉撓俗害教之見者，則詆以爲非；元祐執政，方以罷免役爲急矣，持錢荒害農之論者，則勸以當緩。濮王之稱皇伯，禮也，王爲濮皇，夫人爲后，中書之謀，何以相戾？文帝之號大宗，宜也，親盡當祧，廟盡當毀，丞相之議，何以自乖？襲蜀而有其國，或以討賊之義許之，何又譏其雜用詐力，以失忠臣義士之望？伐齊而不盡下其城，或以善藏其用

美之，何又責其不合妄効王者之師以取衂？矯制發兵，專上也，或以成功異域爲可封，或論以《春秋》譏遂事之法不可封。賦詩譏訕，犯義也，或以怨望罪著宜置之法，或以文字曖昧之過不可罪。靈州之陷，輔臣請授之，宰臣則以虜勢方熾，欲棄其城而保環慶。維州之降，邊帥請受之，宰相則以守信爲上，執降者而歸其城。吊中常侍，或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似矣，而何又有枉尺直尋之譏？拒加九錫，或謂其有殺身成仁之美，近矣，而何又有不忠不智之誚？凡若此者，皆古人裁物制行建謀之跡也，君子欲有志於道，不可不取而正之以自善矣。請悉言之。

三十五

問：今之開封，即春秋衛之南境，漢陳留之區也。其人性以尚義而勇敢，物産以土沃而蕃息，所謂中州得天地之和是已。嘗觀狄人滅衛，齊桓公以車三十乘封文公於楚丘，季年牧圉之盛，車至三百乘，而騋牝三千，又何若是多耶？漢高帝略地至陳留，酈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屬之，攻長社，次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攻下宛、穰，定十七縣，所至如破竹，無敵人，何若是勇耶？夫今古此地，今古此人性，今古此物産，宜也。夫何頃者莞蒲之盜起於睢、陳，有司收集民兵，皆疲懦不足爲用，甚至不能執戈彀弦，見敵而潰，卒蒙朝廷命將出師而後捕滅？其孳牧之馬，縶騰之駒，皆駑羸不足以供國馬之數，每歲解俵，率皆鬻之他所，而後其良中太僕之所需？是何古今不同如此耶？抑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馬政隳弛而然與？然民間壯丁，郡縣籍爲

官兵者，亦有約束操練之政矣。户養之馬，郡縣皆設司牧之官，而御史太僕亦逐歲稽覈矣。而人之勇敢，馬之蕃息，不如古者，何耶？豈法制之盡善不如古耶？抑官不得人，徒務文具，苟且因循而致之耶？此吾鄉之故，諸君所耳聞目擊者，當以何者爲振起之術？其悉著于篇。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誌銘九首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公墓誌銘

公諱魁，字文元，姓高氏。其先洪洞人也，元季避亂新鄭，遂家焉。曾大父成，大父亮，皆隱德不仕。父旺，以公官贈工部主事。母蘇氏，贈安人。公天性仁孝，且慷慨有氣節。平生奉親無惰容，雖菽水之養，父母亦安之，歡如也。與兄弟同居，財貨盡以屬之，不私一錢與人同事，遇險難則以身任之，有利即推遜於人。貸者或不能償，公則曰：「人且貧不自殖矣，何以償爲？」遂折其券不取。其孝友廉義著於鄉閭類此。成化二十二年，鄉舉中式，累舉進士不第。某年，授金鄉縣知縣。下車之日，即與父老約曰：「令不困若財，爲若掊擊强暴，弗以苛政擾若，若能順令，則治也。」父老皆再拜曰「諾」。乃刻廉勵節，期自身始，冬不必爐，暑不必蓋，飯不必肉，一布裘六年，邑士大夫信而服之，且化之。賓客之道其邑者，知公之爲民也，亦不過望公館穀。豪族巨家至相戒曰「勿困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税供役搆訟，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内，蓋訢訢然樂也。嗟乎！古所謂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公非斯人乎哉？

時飛蝗食稼，四邑禾粟委地，百姓洶洶，獨公之邑無蝗。父老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道。公曰：「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然爾。予何德以致之？」卒不白。在金鄉六年，民戴公之德澤，爲立生祠，迄于今猶俎豆之。正德二年，擢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抽荊州商税。時逆瑾專政，黷賄滅公，不如意者輒禍及身家。同輩求以自完者，乃縮公課，以其贏羨賂瑾，致瑾悦。人有以此諭公者，公愕然曰：「是何爲哉！公私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貴守道，貴不失己。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是何爲哉！」竟不縮税私瑾。瑾乃益壯之，不加害。嗟乎！亦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正德五年，陞本司郎中，管理薊州鐵冶。時政愈刻，公乃喟然曰：「執國紀律，弘濟時艱，古聖賢會其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之存身，神也，吾將行之矣。」乃連疏乞歸。今上登極，以恩詔進階中憲大夫。凡居家十餘年，不冠帶不出庭户，非禮燕不入官府，官府事閉耳不欲聞，子姓有私語，有所論刺者，輒斥責之。族黨姻舊生無以育、死無以葬者，公皆給之，賴以爲命者百餘家。時人以疏傅、皇甫謐之流匹之。嘉靖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以正終，年七十有六。没之日，邑人無少長戚疏皆嗟嗟曰：「鄉先生逝矣！」配李氏，封安人。子男三人：尚義、尚信俱先卒。尚賢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孫男七：曰擢，曰揚，曰捷，廩膳生；曰掇，曰拱，曰操，曰才。孫女一，聘鈞州士人董萬言。曾孫男三人，俱幼。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其原先塋之次。❶ 僉事君於

❶「塋」，原作「瑩」，今據文義改。

予爲僚友，泣血緘狀來請銘。嗟乎！昔予獲侍於僉事君也，仰其温然圭璧之德，毅然剛方之氣，則固已異之矣。孰謂不有自哉？乃爲銘。銘曰：

道也拯時，遜于丘樊，不食其實，以遺後昆。其精其精，化爲日星，朗而天行，有是哉！

明處士李先生墓誌銘

誌曰：衡門肥遯，激貪之志顯；幽人苦節，矯俗之風清。故「高尚其事」，《易》辭因之表賢；其人如玉，《詩》篇以之贊德。由玆而觀，守拙人群，冥心物外，固聖哲以之爲徒，古今爲之承式也。吾師李先生，少篤於學，博覽群籍。爲舉子業，累弗售于有司，乃歎曰：「玆爲堯、舜之玄纁乎？何汲汲若斯！」遂退而教授生徒，渺有終焉之志。先生天性朴順，恒自檢自守，機攫貪鄙之心，寂焉如滅。故不治生業，不談商賈事，不與人競。或有誚先生貧不適於用者，先生聞之，曰：「夫夫也，知我而未盡者也。吾以仕者爲勞形而喪其真，故耕且誦焉，求暢吾生而已矣，吾烏乎辭其貧？仲尼去父母之邦，墨子不得黔其突，所如不合也。今世計之所趨，若枘鑿之拗吾真。故吾任吾性而已矣，吾烏乎適於用？環堵而居，織屨而食，原思於陵仲子之徒，彼何人哉？吾與之同其歸。」嗟乎！利用莫大乎富有，而先生以澹泊暢志；崇高莫大乎爵秩，而先生以括囊爲榮。含光渾世，其殆古之逸民乎！先生諱珍，字待聘。先世大名人，後遷儀封家焉。高祖業，仕元爲鎮撫。曾祖信，祖敬，父方，皆不仕。先生生於正統八年五月

二十六日，卒於嘉靖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配高氏，先三十年卒。繼配閻氏，先十年卒。男子二：長東雍，邑庠生。次東熙，中弘治戊午科河南解元，累舉進士不第，齎志而卒，先先生六月。嗟乎！使先生不得食其誨人之報，天乎！悲哉！女子一，適士人王天爵。孫男五：碩，顯，頴，❶邦翊，邦弼。孫女三：一適傅從仕，一適王在，一適岳禹甸，皆士人。東雍貧不能營葬，四歲柩尚在殯。一夕火延殯宮，邑尹東平李公美出行，火，率卒役救柩出，喟然曰：「先生，君子儒也，死無以託體九泉，此予之責，此予之責！」乃即日具椁，治諸葬務，以嘉靖五年六月九日，葬於祖塋丘伯岡之原，與尚氏合窆。廷相爲童子時，曾遊先生門下。先生生無爵，死無謚，恐來者之無述也，乃歔欷而爲之銘。其辭曰：

彼軒彼冕，金玉陵積，草衣木食，家徒四壁。謂先生多耶？富貴潭潭，憂虞之門，不競於物，其樂翻翻，謂先生少耶？長松膠膠，下有伏芝，於千萬歲，化爲仙螭，謂先生亡耶？

故贈文林郎東光縣知縣張公妻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李氏，歸張氏，以子漢卿治邑有異政，敕封太孺人。世爲儀封望族。祖敏，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崙，高邁不仕。太孺人生而端懿誠順，出於天性，雖機鑒中涵，而深自晦默，恒終日無語。祖母太夫人甚憐之。太夫人時或脱賜簪珥，諸姊

❶「頴」，原作「熲」，今從王校改。

輒趨拜受，太孺人獨澹然拱立，一無所取。問之，曰：「讓諸姊也。」太夫人益奇之。及笄，歸東光公瑛。時東光公爲弟子員，太孺人操井臼，躬紡織，養舅姑，營田廬，黽勉勤勞，既備既至，東光公得肆力於學，實維相之也。天順壬午，東光公鄉舉中式，歷官東光縣知縣。公居官，以廉潔律身，以嚴慎治事，時有循良之稱。太孺人方且衣浣濯之衣，食蔬糲之食，嚴扃鑰，戒童僕，館廨蕭然，無食禄相。夫以妻妾之奉，苟且以自汙，此仕者之恒態。東光公以廉潔自律，非太孺人儉素之德，恐亦不能自遂如此。今時仕者之禄，雖官至極品，非貪饕不得富。吾鄉士俗，以官而致巨貲者，人皆鄙之，不得齒諸君子之列。東光公致仕之歸也，車馬無所載，囊橐無所有，田廬寡所增，依然舊時布衣，鄉人慕其清白，至今稱歎。由是觀之，太孺人内助之力，亦弘且多矣哉！

正德末，先帝欲巡幸方岳。漢卿時爲給事中，欲抗疏，合群臣伏閣諫止，恐犯上怒，貽太孺人憂，預白之。太孺人曰：「后德惟臣，汝諫攸宜，毋以我爲也。」今歲，朝廷議大禮，漢卿任都給事中，復率群臣伏閣奏事，亦先白之。太孺人曰：「此關繫大政，汝能勉圖，雖得罪何恨！」漢卿遂坐是除名。嗟乎！范孟博以黨人被逮，其母慨然與之永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吾復何恨！」蘇子瞻謂其母曰：「軾爲范滂，夫人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以太孺人觀之，實二母之儔，卓卓乎烈丈夫矣。孰謂古今人不相及邪？嘉靖三年八月二十日，卒於滄州旅次，享年八十有一。漢卿扶其柩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黄岡村東光公之舊封。子男一人，即漢

卿，登辛未科進士，歷官户科都給事中，沉毅而斷，曠逸而雅，浩氣直節，有擔負天下之志，雖擯斥不偶，其於君臣道義，未始有爽也，亦無愧於滂、軾矣。女子四人：長適胡拱辰，次適王誥，皆士人。次適戴繼，次適孔弘道。孫男一，汝翼。孫女一，適蘭陽李沐。嗟乎！太孺人以柔嘉之性，孝舅姑，和姊姒，睦姻戚，恤奴僕，自結褵以至於屬纊，閨閫無違道，族黨無間言，可謂美矣。且能戒驕侈，崇節儉，以珍玩爲殃，以布素爲常，弗恃貴盛有餘而暴享天福，寔女士之行也。東光公耿介端方，拔俗而立，高風灑然，上友千古，太孺人之賢寔足克配云。是不可不銘也。銘曰：

彼星光光化爲石，谷蘭既隕芳乃息。母儀婦道皎如日，於千百祀來者式！

故瀋陽中護衛右所百户李公墓誌銘

公諱廣，字同仁。其始，浙江處州龍泉人也。祖真，洪武二十五年選應錦衣衛校尉，爲帶刀旗手，隨駕執肅者十餘年。永樂六年，瀋簡王出封潞州，選充瀋陽中護衛右千户所總旗，從王役父增，以公贈百户，母喬氏，贈安人。公生而秀爽，既壯，代父役，侍瀋莊王，王愛其才，置之左右。公好義直亮，多所諷諫，王日益重之。久之，以勞績得授試百户。弘治十八年，復以恩例，進實授。先是，潞守彭城馬公暾，於府中事頗爲裁抑，王乃怒守，欲搆辱守。公乃見王曰：「於法無當也。使守執府中人于辟，以困我良士，則王許之乎？」王曰：「不可，非其籍民也。」「使守驅府中人于賦，以困其貲貨，

則王許之乎？」王曰：「不可。」公曰：「守者，天子之職守也。彼敬天子之職守，故愛其民事，愛其民事，故不得不抑府中，即王之愛府中也，守宜無罪焉爾。」王乃悟，即不怒守，嘉守。王有儉德，諸府中人暴富而驕奢者即惡之，乃以事累其財，至竭罄乃已。公起家至萬金，而儉素之德，始終一致，且周貧赴急，以行惠義，王尤信重之，故能終身保其富貴。夫潛地窟者不覩夫天明，守冬株者不識夫夏榮，君子以爲非通炤之術。公性闓通，善察體要，窺事機，質朴而有玉潤，華彩而出絅襲，宜其得天得君，受福無恙如此。以正德辛巳九月十三日卒于正寢，距生於正統壬戌九月四日，享年蓋八十云。配李氏，封安人，無出；繼配王氏，皆先公卒。子琮，孫友松，皆國子生。孫女二：長適姚大韶，次適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琮泣血走狀，請銘竁石。廷相受公雅愛久矣，義宜銘。銘曰：

嗚乎！樸敦以壽，謂天邪命邪？忠敬以獲主，謂達非正邪？福澤旁魄，將以爲幸邪？銘文玄室，非考終令邪？

山陰縣教諭張公墓誌銘

公諱綸，字君言。其先山東恩州人。上世祖有曰順者，徙河南之儀封。十世而生天祥，於公爲曾祖，業儒，高尚不就辟舉。祖成道，勝國時爲元帥府幕官。考振，永樂甲午舉人，任興平、唐山二邑訓導。公形貌脩癯，氣韻高古。治三《禮》，尤精先天之學。平生非義，一毫不取於人，亦不以非義與人，雖無儋石之儲，居之晏然。聞人之求富貴利達者，搖手閉目曰：「我道不如是

也。」天順六年，貢於庭，授如皋教諭。教士以身先之，重道敦義，賤鄙流俗，講學娓娓不倦，生徒翕然感化，咸幸忭得師。嘗攝邑，胥吏初易之，及觀其政事明達，操守峻潔，遂大服。無何，以母喪去任。卒喪，補教山陰。其地濱塞漠，子弟輕於力學，好挽弓騁馬，士寡於發科。公乃嚴教條，變文體，務期於有成，科有人，自公振之。年六十，即解仕爲歸田之樂。所交往朋親不苟，時會娱，探玄析理之外絶不及世俗事。齒、德、官皆備，爲一邑大老。平時出嬉入怡，動順静適，與道游翔，樂天之常。嗚乎！可謂寡見其儔矣。弘治癸亥十二月十一日，❶無疾而終，享年九十有三。配李氏，先卒。生三子：弘，宇，宜。女一，俱先卒。繼配王氏，生男子一人，即原明，弘治乙卯舉人。女子四人。孫子四：雉，鳳，立，可。曾孫五，俱幼。公旁通黄老攝生之術，嘗語廷相曰：「魏伯陽《參同契》，注論者數家，咸不能探微，我乃大有得。」又曰：「我能意到氣從，暢疏幽關，以養元祛疾。子慧，將以授子。」即端坐調息，良久，三田谷谷有聲。已曰：「快哉！此入道之門，有小益。」語道之大，則《參同契》中事也。廷相時在少年，漫不省記，今無及矣。爲文古雅簡質，所著有《省菴集》，藏于家。世稱元紫芝得《書》、《易》之簡易，黄老之清静，公蓋異世而同符也。既卒，原明筮宅，得縣西留陳鋪之東原，啓李氏柩來祔，正德元年三月十六日也。廷相與原明同鄉舉，又受公知愛，宜爲銘。銘曰：

嗇於神精，抱和益齡。古節不渝，君子

❶「日」，原作「者」，今據文義改。

之貞。道不希時譽罔馳，弗誘于物樂無期。佳壤新卜昭德辭，後忘公思陵谷夷。

明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四川按察司僉事田君荆，聞其母孺人之訃，泣血匍匐來請銘。廷相素契君，復此同寀之雅，義不可辭，乃爲銘。按狀：孺人姓高氏，僉憲君爲給事中時，以恩例贈王父諱某府君如其官，孺人及劉孺人皆受此封號。孺人世爲蘭州人。父諱某，業儒，以明經教授鄉里。故自幼服習姆訓，長稱淑媛。及笄，歸封君。奉侍舅姑無違，凡藥餌饔膳，織紝澣濯之事，必躬服其勞，舅姑安之。處姻戚惇然以厚，處娣姒雍然以和，處閨門肅然以莊，故内外咸稱其賢。封君家承素業，且農且商，服牛車，行賈燉煌諸徼所，徒御甚衆，其行具罔不克備，農畝耕穫頗繁，其繕須饋餉亦罔不克給，封君由是豐裕，勤儉之助弘多焉。成化十三年，會助邊給鹺之例，封君乃裹囊而南，大賈於淮海，復娶劉孺人以居。弘治十一年九月，封君卒于淮，距去蘭之日，相聞而不相接者，始終蓋二十餘年。孺人秉貞操理門户，遠邇一貫，不少怨尤見於辭色，可謂女中烈丈夫矣。正德十二年，僉憲君來仕蜀，乃迎孺人養之。歲餘，孺人謂曰：「吾老且疾，將棄人世。狐死首丘，願也。汝當送我歸。」歸數月，果卒，年七十有二，正德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也。孺人無育，男四，皆劉孺人出。長萬，早卒。次即荆，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陞今官。次芹，次藻。孫男某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焦家山麓封君之墓。嗚呼！孺人其賢

哉！方封君之未裕也，乃苦極心力，多方營致，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孺仲之賢室不是過焉。及封君久離而不返也，則峻志操，蹈禮義，怡然以終其身，則子卿之妻有愧矣。嗚呼！孺人其賢哉！乃撮其實銘之。銘曰：

德不渝，心匪石。女著範，嗣由昌。被昭寵，慶所將。珉辭紀，賁泉冥，詔無已。

明故例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李公墓誌銘

公名昊，字文遠，上元縣人也。正德中，入粟助邊，授南京飛熊衛指揮僉事，蓋章服之榮，非任事之職也。公嘗捐金修繕居西石橋，用濟行者，故又自號西橋主人云。生於天順八年四月十七日，卒於嘉靖十年正月十二日。將以是年十二月六日，葬於湖熟園上山祖塋之次。石溪殷子介公從子太學生夔涕泣來乞銘，浚川子曰：公之賢，如未之前聞何？殷子曰：「西橋公廣業廣德，有餘述矣，請爲先生狀之。公農于田，連疆越阡，稼穡衍如，陳陳而庾，非田畜所出，弗衣弗食，有宣曲任民之風焉。賈于廛，浮海輦山，貨饒物集，徵貴徵賤，任時出入，致金萬鎰，有陶朱氏之能焉。以厥宗弗文也，乃置塾延師，訓式子姓，俾明經執禮，達儒範焉。乃今夔已上舍太學，卓有譽望，餘子弟亦彬彬文矣。厥世業可述如此。公富有者，何所不遂？乃敦素崇儉，以率其家，食無重品，衣無重綵，居無泰麗之宇，以終其身。恒曰：『福不可過享，我將縮之以遺子孫。』處閭黨，無問親疏强弱，一切以禮義相接，無驕矜陵轢之態。人有過，乃即匿

之，不忍言，忠厚謙退之風藹如也。又積而能散，里族有飢困弗振者，公無不資而濟之。恩德洽於骨肉，信義重於鄉里，以故内而愉愉，外而怡怡，皆得其歡心無怨。世之言曰：『富者怨之藪。』以西橋公觀之，豈其然哉？厥名德可述如此。」浚川子曰：「嗟嗟！西橋公，賢者流也，非乎？世有中人十家之産者，一遇豐歲，乃即飾冠屨，鮮裘馬，麗屋宇，華羞食，猶嗛嗛焉恐弗耀於鄉人矣。千金之子，動無不獲，乃即擅雄豪，援官府，陵傲邑里，而奴僕族黨矣。其視公之富有而能儉能素，能謙能晦，賢愚何啻倍蓰！嗟嗟！西橋公，賢者流也，非乎？」按李氏，河南歸德州人。宋靖康中，有隨高宗南遷，宦留金陵者，以中原板蕩，弗克歸，遂占籍上元。家於城東三岡，至今人稱三岡李氏云。五世祖立旺，生住郎，於公爲高祖。住郎生伯亮，伯亮生傑，始徙居湖熟，復置新河别業，以通貿易。李氏至此，殆浸浸然盛矣。傑生琮及珍，乃能併力幹蠱，業日益拓，貲日益奇羡，稱富有矣。琮生昺及公。珍無子，立公爲嗣。公能酌時審幾，有低昂伸縮之術，佐兄昺樹立家政，勃勃益加於昔人，乃復好仁樂義，讀書知禮，遂爲金陵名族矣。母葛氏。配應氏，繼配陸氏，側室高氏、吴氏、朱氏、王氏。子男七人：蔭，高出。莘、蓍、蒞，陸出。薫、蔌，吴出。荀，朱出。女子二人：一應出，適林陞；一王出，幼在室。兄昺生四子，即夔及蕃、莘、蒙。先是，公未有嗣，以莘後，兄卒，公撫夔等不啻己出。及公多子，人謂有陰報云。公讀書輒通其大畧，作小楷字，亦屈彊可觀。好賢樂善，南都諸縉紳先生每敬重之如太宰野亭劉公，大宗伯月湖楊公，大司馬

逸菴陶公，大司空松溪崔公，少宗伯雙溪汪公，侍讀介溪嚴公，皆與公周旋。嗟嗟！可以觀公矣。浚川子曰：《書》云：君陳，施于有政。言家國同治軌也。西橋公治農而稼豐，治賈而金多，訓家而教成，處族黨親疎皆得其歡心無怨，此何等才力規畫耶？使公乃能際風雲之會，推已効者而達之國，其於和民建績，運之掌耳。乃顧老於烟霞寂寞之濱，而徒擅夫山澤農賈之良，豈可不惜！豈可不惜！銘曰：

嗟弗爵，有爵之樂。嗟弗勛，有勛者存。德義踐於身，是曰君子之仁。虬騰鳳翔，奕奕皇皇，兆厥嗣永昌。

逸菴先生墓誌銘

嘉靖十年十月七日，雍丘逸菴黄先生卒，壽八十有二。其子舒華泣血走使來請銘。舒華舊從予遊，凡先生平生，每數數爲予道，予竊爲歎仰久矣。及病且亟，語舒華曰：「汝師知我，得誌我墓，無恨矣。」悲哉！悲哉！乃予銘詎可辭耶？按狀：先生諱瑶，字廷印。其先蓋山後人。有曰繼先者，爲元杭州路通判，生復，充宣使，稱黄大舍云，先生之高祖也。元季兵亂，寓杞之西陳村，遂爲杞人。復生恭，恭生文，文生先生。先生少爲諸生，博涉墳記，刻志於學，發爲文章，思深理辯，一時諸生皆下之。會增廣缺員，時天台陳公士賢督學，乃命學官試諸生，以先生報可。公覽其卷曰：「真佳士也，汝公，汝公！」七試於鄉，不舉。正德二年，貢入國學。四年，除湖廣江夏學訓導。無何，丁母鄭氏憂去。七年，補任陝西華陰。

華陰久乏舉。先是有蕭先生者，❶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曰：「汝何自苦？舉子須江夏相來爾。」久之，果不舉。復有黄先生者來任，衆曰：「黄屬江夏郡，應矣。」久之，仍不舉。先生至，衆欣然曰：「果江夏來矣。」先生曰：「嘻！誤矣哉！夢乃寐景也。不教不學，兀兀坐待，能舉耶？」乃嚴教條，植標準，程術業，啓志向，閎才思，正文體，訓習時務，涵養性氣，懋淬其德。方一年所，氣象勃勃化矣。一日，偏試諸生，撫其卷曰：「可矣，可矣。當不負江夏相。」是歲，果一士發解，嗣後恒不乏科云。十三年，陞白水學教諭。白水界山谷中，諸生野處，不知居業於學，乃先生督之，咸來學，絃誦之聲，稍稍相聞。久之，喟然曰：「仕者爲人者也，爲人者勞。徂年如流，靡有暇日，乃何時我逸乎？」遂投狀解仕去。自是，垂翼林藪，藏舟山壑，乃無復于人間事矣。因自號曰逸菴，言徜徉塵表，既老而獲安也。配王氏，持家雍肅有範，正德元年卒。繼配耿氏。男子二，長舒萼，先先生一年卒；次即舒華，邑學生，志性抗偉，才思清婉，予久以卓遠奇之矣。然尚遲鬱，顯親亢宗，其在兹乎！女子三，俱適仕族。孫子六：堂、都、屋、金、彭奴、引嗣。曾孫男一，女一。以嘉靖十一年十月某日，合王氏葬于先塋之次。先生嘗曰：「寧無所于得，無寧俾我道汙；寧弗利于身，無寧俾我心怍。」故平生不卑諂，不忮求，不虚飾，人望見之，即知其爲淳粹君子。且自處甚廉約，自歷官以來，未嘗廣田畝，大居室，飾裘馬，茅茨布素，藜羹脱粟，晏如也。及卒之日，至不能喪。同

❶「生」，原作「主」，今據文義改。

邑西岡張宗秩曰：「先生，古之遺賢也，没而喪具不備，吾黨之耻。」乃爲辦其棺斂。斯亦清德之徵乎！ 浚川子曰：予觀今之士，孰非讀書迪教者哉？ 及其行事，則畔然異矣。仕者自一史以上，少不欲以有得豐其家，少不欲以巧宦取君之禄。乃先生則潔行履道，弗爽賢軌，侃侃足以風世，澹約終身，不惑於異物而遷，有蔬食水飲之節。古謂弘道求志，非斯人乎？ 乃系之銘。銘曰：

弗趨於時，迪此聖猷。人皆營營，我獨無求。人皆虞虞，我獨無憂。是曰先生之脩。沬沬九原，龍蛇之蟠，不畏于淵，不愧于天。虹霓護其巔，日月赫其前。是曰先生之墳。

方石先生墓誌銘

正德五年二月二日，方石先生卒于家，年七十有六，有司以聞，乃贈禮部尚書，諭祭，賜謚文肅，命官治葬事，于其里暘墨大夢山之原窆之，已二紀矣。門人南京禮部右侍郎黄君宗賢，具狀示廷相曰：「先師託體九原，歲云逖矣，嗣孫弱不克事，猶未勒有壙中之石，縮實悲之。君遊先生門下，應切義念，兹文非君而何？」嗟乎！ 先生尚未有銘耶？ 奚以掩幽示後？ 乃泫然揮涕銘之。按狀：先生姓謝氏，諱鐸，字鳴治，别號方石。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爲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將冠，遊邑校，與同邑黄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

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天順三年，浙江發解第二人。八年，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預脩英廟實録，賜銀幣陞俸。成化九年，被旨校《通鑑綱目》。先生乃具疏，論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之徒好。帝嘉納之。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陝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黄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卒分力弱，勢難捍禦，是以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鋭，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國初東勝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邊將，皆晚唐債帥，❶士卒戰没而名數不聞，士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腹，志義且乖離矣，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鑿鑿可行。陞侍講，入預經筵，反覆推説，皆人所難言者。接丁内外艱，飲水蔬食，倚廬祥禫，一如古禮。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禄爲親爾，今復何爲？」乃楗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逸老登眺方巖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孝皇初，新庶政，徵賢銓德，庭臣交章論薦。會修憲廟實録，遂詔起之。長沙李文正公貽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拯世之義。先生乃勉力入朝，供事兵館，於汪直、王越開

❶「帥」，原作「師」，今據文義改。

邊事，書之最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以道義廉節爲教，士皆刮滌舊習。又疏國學事宜六上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其正祀典畧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代仰止，龜山楊時，程門高弟，實衍延平之派，新經之闢，足以衛道，乃今不預從祀。臨川郡公吴澄，爲宋舉子，而顯仕於元。夫出處聖賢大節，忘君事讎，跡其所行，不及洛邑頑民，顧在從祀之列，臣實惑之。風教所關，不可不正。」先生以師道難盡，狀請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先祀罔託，乃力求解任歸。家居將十年，士望日重，薦者益力。銓部乃擬國子監祭酒，上特命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先生再疏辭疾。李文正公時在政府，復貽書諭上意，乃行。又以求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乃始受命。在國學教胄，務先成養器識，濯礪風節，一時士類翕然大變。會輯《通鑑纂要》，以先生爲潤色官，乃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先生乃盡籍貯于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脩治圮廢之需，至今猶行之。以疾乞致仕，疏凡五上，每優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仍命馳驛歸。時六館諸生，以狀乞留先生者無慮千人。正德三年，吏部薦先生儒術弘深，當大用。會權奄用事，矯令致仕。在家數年卒。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禄食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山書院，賙宗戚婚喪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黨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遺音》、《伊洛淵源續

録》、《四子釋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録》、《赤城志》、文集、詩集、《論諫録》、《緦山集》百餘卷。先生系出晉康樂公，宋經畧使鞅始遷黄巖，元末高祖孝子温良，再遷桃溪，今隸太平。曾祖原睦，祖性端，贈禮部右侍郎。妣趙氏，贈淑人。考衎，封編脩，累贈禮部右侍郎。妣高氏，封孺人，累贈淑人。配陳氏，繼配孔氏，宣聖五十七代孫，皆贈淑人。子男三：興仁、興義，皆夭；興寅，側室焦氏出。女二：長聘黄侹，俱夭；次適金忻。孫男一：必阼，興義遺腹子，以廕補國子生。曾孫男二：某某。從叔父省，寶慶府知府，即逸老先生。及弟王成山人績，皆以學行重於時云。先生性孤介廉直，重氣節，慎取予，有防畛，遇事侃侃能斷，義不可奪，且安止知命，不競不華，布素蔬食，終身弗厭。故平生不吝義退，不榮倖進。其進也，反覆辭免，至不得已而後就；其退也，量任揆己，奮迅而決去。雖退處巖野，而其心未嘗不在天下，每聞朝政更革，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會，亦未嘗不拊膺太息，而致慮於世道之升降也。嗟乎！粤自成化以來，内閣司禮交相倚藉，闇泊朝政，士必夤緣依附而後通顯，苟不由此，雖韜德迪義，高邁清遠之儒，不陸沉於下僚，則濱棄於草野。夫以三原王公，天下倚望，以不附順，猶設謀害之，使不得久於其位，他可以振壓無恐者，不啻驅逐矣。朝寡廉節，習稔汙風，三事九列，有愧於具瞻者，亦多矣哉！乃先生卓爾名輔，卒不能弘濟大烈，以究竟其素志，則其時可知矣。然而義《易》幽貞之吉，《大雅》進止之度，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亦足以激貪立懦，而又何歉乎哉？銘曰：

穆穆文肅，炳靈自天。敬義直方，厥德允全。學邃墳籍，道探淵源。駁正圖緯，惟聖之尊。持正于家，倫義靡忒。持正于國，忠貞匪石。講筵渠渠，啓沃論思。史筆屹屹，直書不移。司成兩都，棫樸協軌。育髦斯士，植國之紀。未濟大川，聊爾小試。尼父天知，子輿不遇。時不苟合，道不虛行。用則鳳騫，退則鴻冥。弗流弗執，中正是造。文武弛張，展也有道。匪公儒素，孰啓其節？匪公端誠，孰遺其哲？道敝風虧，邈哉黃、虞！先生往矣，孰隆其污？天台之陽，有丘崔嵬。哲人之藏，百世之懷。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一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二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碑二首　墓碑銘二首　祭文七首

明故練江張先生墓碑

汝南有練江主人者，姓張氏，諱倫，字天敘。生而穎慧天成，姿貌玉立。少時，郡縣舉應尚主之選，抵京師候事，乃歎曰：「大丈夫瑰瑰磊磊，自致功名爾，何以是爲？」遂杖策歸，折節力學，博覽群籍，補邑庠士子員。性高明直亮，有治理之幹。大司寇藁城張公甚器重之，嘗曰：「此士望也。」父疾且革，乃呼練江曰：「吾不起，誰佐汝學者？」指諸孫曰：「吾家世有明德，天必振之，不在若則在此曹，盍耕賈爲門户計？」練江諾曰：「並命群賢，振藻華途，固攀附之會也，養志丘樊，守道自怡，亦龍德以之存神。」遂慨然謝去。既而慕谷口之考槃，羨蘇門之長嘯，放情林壑，含章幽側，時復曳屨撰杖，遊于練江之上。乃歌曰：「練之水汩汩兮，撓不可濁兮。日徜徉兮，委沉冥而自足兮。絶世而立於獨兮，其人如玉兮。余祇服兮。」再歌曰：「歲冉冉兮霜露秋，懷佳人兮聊淹留。身名遁兮志意脩，暢吾生兮復焉求？」因自號曰練江主人云。練江有深識朗鑒，能清濁人物隱微，如照久而底裏呈露，要之君子小人舉不能違其評。且

好義樂善，問黨吉凶貧苦及落魄不振者，咸爲之周給。綽有智略，善爲人謀事，以排難解紛爲任。不問識與不識，有以急難赴者，輒能紓人於倉卒。以故，四方之人樂趨之，練江燕宴懽接不厭也。時人爲之語曰：「汝南高士張練江，賓客式燕恒滿堂。」嘗以人之爲學，耳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以習其事之爲要。故教諸子，必以隆師取友，慎言動，脩德行爲本，且不使之近匪人，見邪行，以壞心術之真。是以諸子得之賢範爲多。及元孝登第，示諭曰：「堯、舜御極，夔、契思奮，非有玄聖之道術，淳古之德業，不足以比隆往跡，大昇時會。汝其勉哉！蓋聞應龍澤世，函夏神之。鳳鳥儀庭，黎人快覩。此其德輝何如耶？鴟鳩鸜鵒，非不翕翕霍霍，人間常調，夫誰異之？汝其擇哉！」練江天性至孝，平生事父母無惰容，居喪不食鹽酪，哀毁過禮，歲時展墓，望林隧，輒泫然流涕，卒祭離墓所，又流涕。野老聞之曰：「往而父則然，今而子復然，不謂有天道乎？」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以疾卒，距生於成化十四年，得春秋五十有一。曾祖榮，任郡檢校。祖通，父泰，俱隱德不仕。母蔡氏。妻遂平陳氏，先三十一年卒。繼室游氏，生男子五：長即元孝，登嘉靖二年進士，任户部貴州清吏司員外郎。次元忠、元慶、元復、元凱。女子二，俱幼。孫男三：曰幪，曰幄，曰悰。孫女二：曰蘭，曰萸。以嘉靖八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石羊橋先塋之次。練江才署長於應變，每遇事會膠葛，以片言而決，無不曲中機宜。嘗自言曰：「使我得時從政，必有可觀。」嗟乎！《詩》美空谷之賢，《易》貞幽人之隱，非以其求志全神，矯情去

就與？蓋道貴希夷，故以紛綸爲擾；性先貞素，故以晦默爲榮。尚子平、雷次宗之徒，豈不足於莅政乎？以練江之所長者觀之，顧豈曳綸潄流，所能盡其平生哉？使其端委朝堂，必能裨補治化，綰符郡縣，豈乏弘濟烝人？惜乎！如其志不如其才，抱良猷而永歸，截清塵而獨往也！元孝既襄事，恐先德久而或遺，復請表諸墓隧之石。嗟乎！練江之賢，可以告後世矣。

南京户部總巡官廳碑

南京户部總巡倉場郎中，舊無公署，假會同館橫廊數間居之，未便也。正德己卯，總督糧儲都御史蔣公，以郎中徐君度之請，乃於館外左旁，貿民居一區建之。然庶事草刱，署具館舍而已，庭垂庳隘，官納叢雜，至莫能容足，且歲逖物蠹，榮霤踈脱，至不蔽風雨。嘉靖己丑，郎中魏君公濟、李君輔，請於今總督糧儲都御史孟公。公曰：「事弗便於官，舊貫不可循也。財不與於民，有費不爲過也。」乃劄諸倉席價餘銀，以爲工役之需，復易民居以廣其後址，撤其陋敝而一新之。廳事縮於舊者若干武，則臨莅之地敞矣；寢居倍於舊者若干楹，則宴息之所具矣；庋閣之收有藏，則牘牒完矣；食止之棲有舍，則吏胥悦矣。軒堂階闥，維麗維新，承趨呼諾，以嚴以肅，殆巨然一官府也。工訖，郎中陳君相、胡君有恒來，請文以紀公美。浚川子曰：工役之興，有時義存焉。務侈而豐，不急是崇，病民與公，是易於興作，不可也。晏、墨之嗇，敝陋是宅，政墮於國，是憚於作興，不可也。公之謀此

也，因其舊而新是圖，藉其贏而縮是補，不謂時以舉事乎？新功既輯，前美益彰，是庇是寧，居者衎衎，不謂仁以貽遠乎？升降籌計，吏治静嘉，百胥會同，王事乃集，不謂智以成務乎？當天子明聖有作無諱之日，而公補敝起廢，用光庶務如此，誠不可無述。雖然，猶未盡公也。聞之：紀績者據其實，贊德者探其至。未央之麗，謂可以概蕭相之能；朔方之城，謂可以極南仲之武，識者決知其不然矣。自公之督儲也，德亮而貞，人以之用情。才辯而實，治由之以飭。政平而詳，事以之用康。推此道也，敦渾光大，雖措天下於無私無競之域亦可也。彼枝美燏善，又安以盡公之深遠乎？諸君曰「唯唯」。是役也，主給財用，則有巡倉監察御史李君松，鄧君文憲。董率工作，則有脩倉主事劉君讓璵，方君雲鶴，皆與有勞，並勒之石以勸。

明旌表節婦贈安人陳母都氏墓碑銘

悲城之姜，義篤於夫，而俗變中邦。《關雎》之妃，德正於家，而化行江漢。斯皆有輝彤管，遺度可師，垂信瑶編，遐聲不朽者也。稽古索今，罕述寡和，今於陳母都氏，庶幾見之。母氏没而葬已十五年矣，子南京禮部儀制郎良謨，持其遺行，請劖隧首之石。浚川子曰：嗟！賢乎！古之遺媛也。善始善終，淑慎其身，殊履餘芳，詎可無述，以準儀當世乎。按：都氏，安吉州陳君之妻也，以子貴，陳君贈郎中，都氏贈安人云。安人先世鎮江人，元至正中，有來仕吉者，因家焉。父旻，號東畦。母樊氏。安人生而穎慧端懿，動合大順，東畦公甚所鍾

愛，常口授《孝經》、《論語》、《列女傳》要語，❶訓之輒能通大義，踐諸内履。年十三，樊疾劇，乃刲股肉和藥餌啖之，及卒，日夜痛哭，繼之以血，絶而復蘇者再，惡衣蔬食，終三年乃已。東畦公墮馬傷足，創潰且蛆，乃爲舐出蛆吞之。嗟！孝哉！此緹縈、曹娥之志，閨門組紃之常不足匹矣。年十六，歸贈君。贈君遘貞疾，愈一年所竟卒。家益貧，伯叔欲奪其志，輒涕泣以死自誓曰：「夫有兒，兒成，是夫死不死，可以無負陳氏矣。奪即爲陳氏死。」嗟！貞哉！此古社稷臣之志也。守死圖存，事濟而名烈，其女中之士行乎！良謨甫數歲，即遣入鄉塾，稍長即補邑膠弟子員。宗人沮且嗤之，安人曰：「將相寧有種乎？乃即欲富貴，亦讀書者之餘事，視彼射利壥闤者，直土苴耳。」堅不爲變。乃益遺就師城中，緝苧蚕績以供師友之資，良謨遂成才儒。嗟乎！識先幾，觀大成，如持左券，厥亦孟母之識矣。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盤辟，塞之宜。」安人曰：「井，地道也，何預人事？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閼，斯利舉子。」安人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乃不請伐。良謨竟亦登第。嗟乎！此卓識懸解，大賢通方之見也。乃學士大夫談風水，信星數，昧昧焉以徼利，何哉？良謨謁選北上，州守以官舟送，偪如也。良謨以奉母行，日弗嗛於心。至姑蘇，遇周御史舟，歸而告安人曰：「御史舟甚寬適。」至丹徒，遇柯行人舟，歸而告安人曰：「行人舟甚寬適。」安人咈然

❶「列」，原作「烈」，今改。

作色曰：「咄！我不能從汝行矣。第歸我！第歸我！乃汝多慾，安能廉其官？我節婦也，忍見汝作狗彘之行耶？見御史船羨，見行人船羨，充是心也，見人美衣服，麗宮室，華輿馬等，無不羨矣。羨必貪而取給，又安能廉？」良謨慚赧，免冠頓首乞杖。良久乃得解，因教之曰：「事有義命，人貴知足。假如不第進士，循歲貢例，得小官，且自買航船行矣，能望有是乎？」一日泊舟，忽家僮與土人毆。良謨乃責家人，諭解土人使去。一同泊長官遽怒，乃責土人曰：「爾何人斯，敢集多人上我官舟刦我，敢毆我舟人辱我！」召土人之役於官者，令上誣狀威土人伏，撻之，乃遣去。諸泊者咸嘖嘖才能之，乃其人亦揚揚有矜色，目良謨曰：「視予之解紛何如？今之官，貴智畧耳。人心天理，姑置勿論可也。」安人聞之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人心天理，狗馬可置，若人則至死不可置者。家人毆土人，顧謂土人刦，誣之又從而撻之。乃今云云，是顛越之行，大亂之道矣。以是行也，天下何望於治？」嗟嗟！靈華内啓，徽行外灼，師心獨見，暗符道真，此非敬姜之賢能之乎？浚川子每與儀制君接談，見其弘通朗練，有古賢士之蘊，於成性有涵養，於見道有超詣，於持論有詮擇，於應務有通變，於行義有執守，將邦家淳臣、文學巨儒，彬彬度越矣。語曰：「枝茂者厥本深。」孰謂非自安人之啟哉？贈君諱滿，字守謙，行實具在別傳，茲不述。卒年二十有七，時安人年甫十九。又三十一年而旌節，又六年而卒，從贈君於平目山之陽合葬焉。良謨娶朱氏，繼娶嚴氏，子二：長春，次康保。銘曰：

婺曜宣燿，陰精噴勃，爰降中閨，乃貞乃

淑。嗟惟安人，澄粹淳懿，動合禮軌，金相玉質。弱笄之齡，所天倏隕，以死矢心，允蹈貞信。遺雛單單，一髮千鈞，艱哉靡依，呵護于神。成兹俊儒，秉直居正，龍跳鸞翔，慈訓之慶。既瑞而國，復亢而宗，弘濟之猷，式倬其風。嗟惟安人，古媛是慕，圖史不渝，孅溢緗素。朝省表賢，閭閈旌節，屹屹匪石，皎皎冰雪。霞帔翠翹，金袍珠絡，錫不及辰，光在泉壑。宰木蔭丘，貞辭勒石，有軒過兹，萬禩是式。

明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許公墓碑銘

公諱聚，字德盛，別號謙齋，河南靈寶縣人。其先世出自堯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嗣伯夷，因以國爲姓。歷世至隋，有曰法光者，爲楚州刺史，生唐初功臣譙國公紹。紹後五世，生户部尚書昭。昭生經，爲同州刺史，因家同州，許乃爲同州人。後八世曰簡者，紹聖丁丑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贈通奉大夫，謚文敏。後五世曰威者，精通天文地理之術，知金將亂，不襲父千户職。仕元太宗，爲濼州節度使，累戰有功，佩虎符，加金吾衛上將軍，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因西征過靈寶，愛其風土秀麗，凱還之日，遂卜居梁村，許又爲靈寶人。威生本，本生玉，皆百户。玉生五，號西山居士，於公爲高祖，嘗築懷古菴於雞鳴臺之陰，與里中有道者日遊其間，弔古賦詩爲樂，泊然無求，世罕知焉。五生九，九生仕信，仕信生實，公之考也。皆隱跡不仕。公少即通穎，即文學拔出流儕。年十八，爲邑庠弟子員，綜探墳籍，服習人倫，遠大是期，光啓儒素。有司賢之，屢薦

鄉試，不中。正統元年，貢入太學。尋試教職，除陝西安定縣學教諭。安定近邊所，諸生素不知學，甚至服製不類儒者。公乃擇諸生一二家厚者，令出布帛，公親與製服之，以爲衆式，乃諸生始知服儒服矣。學宮久隳圮弗治，生徒無所棲止，公乃白之上司緝理，由之堂齋號舍始克完整。乃集諸生，與之講習，研經史，辯義利，體究世務，達之成材，隨所請益，咸得融貫。但斐然成章，必俟積久，荒裔風氣，又非一切督厲所能遽變。及諸生學且向成，而先生滿任去矣。景泰七年考績，竟坐在任無舉人格，左遷直隸豐潤縣學訓導。公誨人不倦，始終一節，要之長養成全之勤，與安定無異。其不收作人之功，命矣夫！公少失怙，奉養母氏，克盡孝愛。自爲弟子員，晨昏定省，未嘗少去其側。初任安定，隨養九年，及再任豐潤，以衰老不能迎致，遂隔奉侍。公到官，常鬱鬱不樂曰：「擇卑禄仕，本以養親，乃今不獲左右，不知甘旨，何以仕爲？」天順七年，有例外官就任致仕。公曰：「此予得志之秋也。」遂欣然投牒而去，識者孝之。公性剛直，於人有弗義者，疾之無顧避。靈寶學宮地爲邑豪所侵，諸莫敢誰何，公乃率諸生力白于官，復之。安定一市井無賴，挾有司，每鄉飲輒爲正賓。公曰：「此朝廷盛典也，安可以斯人汙之？」乃數其無狀，即席斥退，君子義之。公尤篤於友于，二弟失怙，時俱幼弱，撫之皆至成立，且誓不分異，三世猶同爨而處。嗟乎！公之學識淳至，節行恢朗，侃侃嶄嶄，不汩渾於時流如此，亦可謂雄偉無倫矣。成化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享年六十有五。以其月二十七日，葬梁村之東坡。配何氏，懿順端惠，克以禮相

公，奉上撫下，無絲毫間，以成化七年二月十日卒，五月二十三日祔葬公兆。公累贈至刑部尚書，何累贈至夫人。子男三：通，壽官；迪，義官；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孫子十一：誼，訓術；諫，大寧縣知縣；訢，國子生；詔，舉人；誥，吏部右侍郎；讚，户部尚書；記、詩，舉人；詞，南京都察院經歷；誌，國子生；論，兵部武選司主事。曾孫三十六：价、偉，元城縣主簿；僎，訓術；倬，儒舉人；僑，國子生；佶，縣學生；佑、佺，國子生；佇、脩、儼，俱學生；備、作，俱散官；俌、保，引禮舍人；偕、佩、位、僖、佲、俸，俱縣學生；侃、偵、佃、任。玄孫十四：樸、楷、某某。茂林、楠、茂桂，縣學生；茂梧。來孫三。古人之言曰：「有開必先，不于其身，于其後人。」於惟太宰襄毅公，剛方直亮，有倬其猷，立懦廉頑，裨贊皇化，仲淹文武，德被西方，山甫出納，功在王室，求諸近世君子，蓋亦寡見其儔。少宰公博極群經，允闕道秘，其於六指九流，咸割正於古之聖符，而秉道執中，亦庶幾乎變化之朕。司徒公德宇夷潤，識鑒清遠，含蓄有本，動中事幾，簡易宜人，不言而信。經憲、武選、貢士諸君，亦皆鴻材茂彦，超邁等倫，潤色門閥，克光有位者矣。嗟乎！盛矣哉！晉之王、謝，魏之崔、盧，學海賢科，將安是過乎？夫日月懸輝，天樞之運也；江河流澤，地輿之載也。公之生，雖不逢時，而子孫才賢，彬彬通顯，咸出自一本，孰謂非公之美乎？公没六十七年矣，猶未表諸隧首之石，經憲君乃以辭請。昔予受知於襄毅公，又與少宰、司徒二公同舉于鄉，義不可不作，敬序而銘之，其辭曰：

猗與許氏，流風綿綿，赫霍豐融，世有象賢。系歷楚州，譙國開天，同州西宅，端明鳳騫。桓桓元戎，眷兹靈竇，佳麗是卜，許人再造。函谷東盤，崤陵西峭，偉哉安定，克符賢兆。小試教司，雅惟崇正，變厥荒戾，以作儒行。聞《詩》聞《禮》，知義知命，式恢聖謨，髦士之慶。大《易》藏用，匪禄之媒，良驥千里，御不盡才。五柳高尚，二疏早歸，雲烟富貴，讓王之懷，穆穆襄毅，克勛鼎常。少宰惟揚，弼輔之良。翼翼司徒，惠此庶邦。後嗣永昌，厥祖之光。式忠式孝，許人愊愊，吉士如林，許人益國。積厚慶遠，施及無極，子姓賢賢，惟祖之德。人亦有言：「匪先何基？」世濟厥美，胡嗟後時？寵加黄壤，褒章離離，託銘隧石，玄德永輝。

祭文

祭亡友王正之文

維年月日，具官友人王廷相，以香帛脯酒之奠，敬祭于亡友茂材王君正之之柩曰：嗟嗟正之！膚敏之才，冲粹之資，景星卿雲，間世之奇。垂髫而遊，並席而讀，道以同志，業以同術。子麗我澤，我倚子玉，友誼偲偲，我轂我服。維河之南，有鳳斯翔，與弟庸之，時人稱爲「中州二鳳」。旻天弗吊，奪此貞良！莫獲予輔，俾也永傷。嗟嗟正之！子温而恭，子脩而豐，子德也朴，子學也融。長吉弗壽，子安不逢，徒羡其初，未見其終。嗟嗟正之！人道靡常，生也如

寄，彼彭彼殤，彼甿彼帝。後千百禩，均一澌逝，得正而化，餘安足計！嗟嗟正之！有脯載豆，有酒載尊，有爇斯蘭，有哀斯文。英英維靈，庶幾予聞。尚饗！

祭劉母敕封孺人扈氏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十月丙子朔，越某日，眷末王廷相，謹以牲醴庶羞，敢昭告于劉老嬸母敕封孺人扈氏之靈。嗟惟孺人，淑惠天啓，克相夫君，烈矣女士。閨壼肅穆，賓祭無愆，令儀令德，黨里之範。克生賢嗣，允齊古哲，忠介温文，貞固而節。鯁言觸邪，不避艱險，雖罹轗軻，浩氣益展。爲儒之紀，司邦之直，揆厥由然，兹訓之力。禄養方殷，末疾云遘，順化而往，既祺且壽。塗車芻靈，奉窆有期，潔觴陳辭，神其監之。尚饗！

告佛文

嘉靖四年七月一日，儒者王廷相，敬以蔬果素饌，告于西方釋迦世尊之靈。佛戒不殺，廣布慈悲，用是我父我母，慧覺梵旨，置佛法相，瞻依敬事，幾五十年。邇者，我父我母，俱以净化，香火竟歇，塵垢日至。褻佛明靈，殊戾嗣德。敬卜是日，以今普濟寺沙門清潔迎佛，往棲净界，朝夕頂禮，法會莊嚴，永隔囂俗，佛其安之！謹告。

祭易菴郭先生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七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眷生

王廷相，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誥封中憲大夫程番府知府，進階資治少尹，易菴郭先生之靈。嗟乎我公，斯文之淳，行有不散之朴，道含太和之真，進退順化，於惟哲人。方其筮仕於刑曹也，執法秉直，不阿于權。人曰「履危」，公行益堅。人曰「狥時」，公曰「不然」。讒邪毁之，排衆而擠，其仕雖蹇，其道則是。人謂「公屈」，公曰「有命」，夷行險止，不渝其正。淹抑州郡，政澤日沛，膠人去思，荆人懷惠。蓋上古之遺貞，乃斯世之良吏。篤生賢嗣，蔚爲儒英，厥猷孔碩，其道大行。發爲文章，皎若星虹，廊廟之華，海内所宗。嗟乎公乎！食于後人，不于其躬，天之報公，孰曰不崇！嗟乎公乎！富貴福澤，既祺且壽。德立惟懋，是曰不朽，世之得失，又何足究？廷相遠趨王事，送不臨穴，潔觴陳辭，寫兹嗚咽。尚饗！

祭内守備吕公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二月丙辰朔，越十日乙丑，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保、魏國公徐鵬舉，掌南京左軍都督府事、永康侯徐源，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謹以牲醴庶品，致祭于南京守備内官監太監吕公之柩。惟公聰明疏達，天畀之休，孝友謙和，德性之優，廉静寡欲，官箴之脩。是謂完德，大賢者流，求諸中貴，式罕其儔。當夫正德之初，内奄持權，如燎方揚，貪勢嗜賄，群趨如狂，假依憑於城社，恣濁亂乎朝章。公於斯時也，不阿不競，以正爲師，于民弗殃，于國弗欺，乘時徼利，若罔聞知。同儕訾其無爲，公惟澹然自如。及今帝之

紹統也，王道無私，太平有象，殛奸撚貪，誅權逐黨，乾坤濁而復清，日月晦而重朗。回視向之跳梁而横鶩者，水銷瓦裂，魂斷魄喪，散爲沙蟲，化爲魍魎。公於斯時也，舊德孔碩，新美獨造，斗焕天街，鳳遊雲表，下民仰其無私，朝廷視如至寶。擢鎮中土，匪仁弗施，守備留都，無行不正，滄海涵弘，泰山静定，事妥民懷，惟邦之慶。壽方古稀，末疾成祟，昊天弗吊，哲人殄瘁。某等猥同官守，久欽清範，倏爾永訣，喟矣興歎！封牲陳詞，庶其來監。尚饗！

祭兵部尚書李公文

維嘉靖十年，歲次辛卯，閏六月癸未朔，越十二日甲午，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謹以清酌庶品，致祭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遜菴李先生之柩曰：惟公江漢儲精，衡嶽藴靈，夙負英敏，家學是承。披探墳籍，志迪聖貞。人倫造化，幽微賾明。不主故常，惟道之營。世儒汩汩，久乖其説，僭予弗類，是正是摘。求諸當世，雷同一轍，晚得從公，一談而決。乃知世有豪賢，海非壑瀆，道黜支離，意真見獨。委心棄筌，匪公孰服？措爲功業，炳焕特異，隨物應機，以儒飾吏。不俟聲色，靡由詮次，迎刃而割，劃然順治。聃之清静，《易》之簡易，人和事成，光于有位。發軔刑曹，惟平是求，虎符出守，民是用休。浙臺廉察，湜湜公直。分陜之司，保釐惟力。拊循遼陽，帝簡出將，開誠布信，海涵天蕩。夷虜内懷，輸款相望，築塞千里，不遺一仗，保蔽之勳，百祀無尚。踐大司馬，邦政是舉，執厥樞要，以平疆圉。四隅多事，日應屢屢，人

則張皇，公惟容與。人乃千慮，公獨一語，人曰「艱哉」，公曰「有處」。俯仰從容，折衝尊俎，蠻夷順化，戎黎即敘，邊防載寧，天子日倚。嗚呼先生！我言匪私。苞羅蘊積，決斷披犂，道大才贍，何所不宜？人謂公功，已揚已垂。我獨恨公，未極其施。使公展盡底裏，發攄厥素，酌斟哀益，舒志高步，大可以主張世計，上可以裨正當宁。惜也昊天！遽奪彦茂，不收論道之功，徒具法天之造，嗟嗟我公！百世之悼，翩翩素旌，迢迢故巘，江滸攸止，精靈如見。廷相昔忝寅僚，舊德在念。薦蘋洩哀，有淚如線。尚饗！

祭僉憲殷公文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正月庚戌朔，二十七日丙辰，南京通政使司左通政盛端明，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思義，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相，謹以牲醴蔬果之奠，敬祭于致仕福建按察使司僉憲石溪殷先生年兄之柩曰：嗚呼先生！大造降精，内函光和，外濟端貞。文藻秀出，德器夙成，侃侃直亮，邦家之禎。弗戚于煢，弗歆于榮，優游沉冥，古道是膺。筮仕户曹，惟民是恤，督儲淮海，政求厥實。宿弊剗剔，期于晝一，于時奄人，專權蔽日。無賄與交，左遷而出，彼洛之南，民日瘁只。奄鎮凶毒，横斂無紀，百城喘走，公惟静視，挺身自捍，卓爲民倚。賢聲日振，萃拔蒲守，息盜惠民，遠邇碑口。匪獨保障，寔惟父母，一時宰牧，靡出其右。僉執閫憲，矯哉風力！糾逖廉察，政成功植。負氣果敢，易直不飭，弗遜于勢，弗奪厥職。夷坦

中涵，論或過激，遂階萋菲，成此遏抑。嗚呼先生！守貞抱珍，其宦雖蹇，其道則伸。未老歸來，龍卧存神，彈丸日月，衾枕乾坤，陋巷蓬堵，其樂甚真。方仰耆耋，溘爾長淪！猿鶴載驚，士友悲呻。嗚呼先生！命也遭際。天道悠遠，神靈茫昧。賢不偶時，貪鄙者貴。仲尼旅人，回也貧逝。自古已然，夫何足計！端明等四海兄弟，忝同文薦，道義如存，人世多變。英魂長往，夜壑靡旦，撫筵一痛，有淚如綫。潔觴陳詞，用寫哀歎。尚饗！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二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

浚川王廷相著

雜文　辯十二首

太極辯

太極之說，始於「《易》有太極」之論。推極造化之源，不可名言，故曰太極。求其實，即天地未判之前，大始渾沌清虚之氣是也。虚不離氣，氣不離虚，氣載乎理，理出於氣，一貫而不可離絶言之者也。故有元氣，即有元道。南宋以來，儒者獨以理言太極而惡涉于氣。如曰：「未有天地，畢竟是有此理。」如曰：「源頭只有此理，立乎二氣五行萬物之先。」如曰：「當時元無一物，只有此理，便會動静生陰陽。」如曰：「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嗟乎！支離顛倒，豈其然耶？萬理皆出於氣，無懸空獨立之理。造化自有入無，自無爲有，此氣常在，未嘗澌滅。所謂太極，不於天地未判之氣主之而誰主之耶？故未判，則理存於太虚。既判，則理載於天地。程子所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正此謂耳。若謂「只有此理，便會能動静、生陰陽」，尤其不通之論。理，虚而無著者也。動静者，氣本之感也。陰陽者，氣之名義也。理無機發，何以能動静？理虚無象，陰陽何由從理中出？此論皆窒礙不通，率易無當，可謂過矣。嗟乎！元氣之外無太極，陰陽

之外無氣。以元氣之上，不可意象求，故曰太極；以天地萬物未形，渾淪冲虚，不可以名義别，故曰元氣。以天地萬物既形，有清濁、牝牡、屈伸、往來之象，故曰陰陽。三者一物也，亦一道也，但有先後之序耳。不言氣而言理，是舍形而取影，得乎？或曰：論太極以氣，出於莊、列，不可據也。嗟乎！是何言哉？儒者之爲學，歸於明道而已。使論得乎道真，雖緯説稗官，亦可從信，況莊、列乎？使於道有背馳，雖程、朱之論，亦可以正而救之。斯言也，何論道不廣若是！陽虎何如人也？孟子亦取其「爲富不仁」之言，況其餘乎？諸儒中，惟邵子「太極已見氣」之論，獨爲有得。其餘摩揣未真，如鮑魯齋專以理論太極，尤其附和不思之甚者。夫萬物之生，氣爲理之本，理乃氣之載，所謂有元氣則有動静，有天地則有化育，有父子則有慈孝，有耳目則有聰明是也。非大觀造化，默契道體者，惡足以識之？

五行辯

《禹貢》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一也。謂此五者流行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隧灌溉，水政也。昆蟲未蟄，不以火田，❶鑽燧改火，火政也。井田疆理，土政也。鼓鑄陶冶，金政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木政也。水土平而後五行之政修，五行之政修而後庶政可舉。是五行者，王政之根本。不然，則民用有缺，民用既缺則

❶「田」，原作「由」，今據文義改。

民生不遂，雖有庶政，安得順而施之？古之聖人，其論五行之義，如此而已。自夫聖王之政衰，而異端之術起，始有以五行分配十二支于四時者矣，始有以五行配五臟六腑者矣，始有以五行名星緯者矣，始有以五行論造化生人物者矣。斯皆假合傅會，迷亂至道，遂使後之儒者援緯附經，擬議造化，其隨聲附和者，浸淫爲怪誕之談而不知其非。嗟乎！後世何其嚚嚚也。且夫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者也，安可與之相配？地闢矣，人物即生之。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吾恐其生之必後於人物矣。謂金之氣生人，得乎哉？且夫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爲者，其性其種，已各具於太始之先矣。金有金之種，木有木之種，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各各完具，不相假借。五行家曰：「人一身具五行，故曰五行生人。」嘗觀於木矣，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又何異於人哉？然則謂人生木，不亦可乎？此義也，惟張子《正蒙》乃獨得之。其曰：「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與火之燥，❶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由是觀之，金木者，豈非水火土之所生乎？然則周子「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非與？曰：此惑於五行家之説而爲言也。何以言

❶「得火之精」至「水之濡」，《張子正蒙》作「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

之？日有進退，乃成寒暑。寒暑平分，乃成四時。於五氣之布何與焉？其曰：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皆假合之論。土無所歸，配於四季，其繆妄尤甚焉。何也？土之氣在天地之内，何日不然？何處不有？何止流行於季月？何季月之晦尚存，而孟月之朔即滅？其滅也歸於何所？其來也孰爲命之？聖人精義之學，決不如是。然則「天一生水」之説何如？曰：此緯書之辭，而儒者援以入經也。何以言之？水、火者，陰陽始化之妙物也，故一化而爲火，日是也。再化而爲水，雨露是也。今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可乎？夫有地即有土矣，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曰天地以造化言，尚未有土矣，何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其牴牾不合又如此。朱子曰：「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何如？曰此以四時流行之氣論五行也。又曰：「水一，木三，土五，皆陽之生數。火二，金四，皆陰之生數。」何如？曰：此以天地奇偶之數論五行也。又曰：天地生物，先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二物，在五行最爲輕清，金、木次之，土最重濁，此論何如？曰：此出《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前二説出緯書假合之論，後説雖出周子，俱非造化本然之序矣。且夫天地之初，惟有陰陽二氣而已。陽則化火，陰則化水，水之查滓便結成地。渣滓成地即土也，金木乃土中所生。五行本然先後之序如此。後之學者，乃不於是而求之，怪怪然惟五行家是信，亦何不思之甚哉！或曰：五行以氣言，非論其質也。曰：吾已言之矣，天地之先，氣種各具於元氣，不獨五行而

已也。

漢儒河圖洛書辯

《傳》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何如？曰：此漢儒附會《易繫》之論也。謂之圖者，如圖象然也；謂之書者，如文書然也。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王天下時，龍馬出河，背上有旋毛如星點，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背上之坼文如字畫，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故《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自今論之，當洪荒之時，未有書契，聖人見此神異之物，遂因而則效之，以畫八卦。《河圖》之旋毛，今亦不見的爲何如。以龜文言之，誠與卦畫相類。伏羲作卦，固本於聖神之智，而猶必則於此者，意以八卦之畫出於天地所示自然之文，其實聖人神道設教之義也。漢儒不達乎此，乃以伏羲畫卦爲本於《河圖》之文，大禹衍疇爲則於《洛書》之數，遂有相爲經緯表裏之説。嗟乎！豈其然耶？《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易》之辭也，安得旁及《洪範》？且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衍數之常也，豈惟聖人能之？凡人之知數者，皆可能之矣，又何神妙之有？《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水土平而五行之政可修，五行之政修而治天下之庶政可舉，故於地平天成之時，天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龜文而後爲天錫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説，是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者也。此理有耶？

否耶？不待智者而後能辯矣。此牽合附會之大者一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解者曰：「仲尼發明《河圖》之數也。」嗟乎！何其言之易邪！自今論之，天陽也，故數一三五七九。地陰也，故數二四六八十。此章專論揲蓍之義，故先言天地奇耦之數五十有五，聖人立揲用大衍之五十，以見揲蓍之數，法象于天地奇耦自然之數，與下文「象四時」、「象閏」、「象三才」、「象兩儀」、「象朞之日」、「象萬物」同一義也，而於《河圖》之數何所相涉乎？此牽合附會之大者二也。蔡氏曰：「《河圖》數偶，偶者對待，故《易》本二氣。《洛書》數奇，奇者流行，故《範》本五行。」此尤不然也。何以明之？伏羲之作《易》也，造端於陰陽二畫而已，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後自然之序，有非人力强爲排比者。今曰因《河圖》之數以作《易》，是不從太極以爲《易》，緣圖之對偶而然矣，豈不於仲尼「易有太極」之論乖戾乎？況「天一地二」之辭，爲作《易》後立揲而言，非作《易》之始事，而何以取《圖》爲哉？此牽合附會之大者三也。嗟乎！《易》文本無《河圖》之辭，而解者果於附入，《洪範》本無《洛書》之字，而傳者强爲援取，遂使聖經本旨盡晦，與夫五行術數讖緯之家同一流派，豈不爲聖經之辱哉！其所謂「經緯表裏」，「虚中揔實」，「三同二異」，「象圓象方」，誣謬之言，皆不足與之辯矣。

横渠理氣辯

張子曰：「太虚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横渠此論，闡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而朱子獨不以爲然，乃論而非之，今請辯其惑。朱子曰：「性者理而已矣，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由是言之，則性與氣原是二物，氣雖有存亡，而性之在氣外者卓然自立，不以氣之聚散而爲存亡也。嗟乎！其不然也甚矣。且夫仁義禮智，儒者之所謂性也。自今論之，如出於心之愛爲仁，出於心之宜爲義，出於心之敬爲禮，出於心之知爲智，皆人之知覺運動爲之而後成也。苟無人焉，則無心矣，無心則仁義禮智出於何所乎？故有生則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安得取而言之？是性之有無，緣於氣之聚散。若曰超然於形氣之外，不以聚散而爲有無，即佛氏所謂「四大之外，別有真性」矣，豈非謬幽之論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精神魂魄，氣也，人之生也；仁義禮智，性也，生之理也；知覺運動，靈也，性之才也。三物者一貫之道也，故論性也不可以離氣，論氣也不得以遺性，此仲尼「相近」「習遠」之大旨也。又曰：「氣之已散者，既散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吁！此言也，窺測造化之不盡者矣。何以言之？氣，游於虛者也。理，生於氣者也。氣雖有散，仍在兩間，不能滅也，故曰「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理根於氣，不能獨存也，故曰神與性

皆氣所固有。若曰氣根於理而生，不知理是何物？有何種子，便能生氣？不然，不幾於談虛駕空之論乎？今爲之改曰：氣之已散者，既歸於太虛之體矣，其氤氳相感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❶張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如此。造化之生息，人性之有無，又何以外於是而他求也哉？

陽月陰月辯

董仲舒答鮑敞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愚謂陰陽相得，氣乃和暢，單陽孤陰，二氣偏頗，安得爲和？日自星紀以往，其道北行，至五月而極。自鶉首以往，其道南行，至十一月而極。此以之論寒暑往來則可，論二氣則不可。何以故？二氣之在兩間，氤氳相盪，無日無之，觀夫雲雨霜雪之澤，草木百荄之生，可測矣。時而資寒暑之勢，過分則有之，實未嘗陽盡而陰始生，陰盡而陽始生，亦未嘗純陰而無陽，純陽而無陰也。以爲純陽而無陰，則陰匿於何所？以爲陰盡而陽始生，則陽從何而來？爲此説者，不過傅會《易》卦爻數以立義耳，求諸陰陽實理之跡，殊不相符。且夫一月之内，必有雨雪霜露之感，使非陰陽之和，安能有此？參之純陽純陰，其理未通。仲舒無以解此，又曰：「純陰純陽月中，但有未至前一日當之，倘有雨雪之澤，即爲妖氣不正。」嗟乎！是何任意放言，誣罔造化之

❶「無」，原無，今從王校補。

實，至此極耶！使前後連日雨雪不絕，將爲和乎？將爲妖乎？將前後爲和，而中一日爲妖乎？穿鑿背理，害道之甚，乃至於此。然則陰陽實理果何如？曰：山川出雲，雨雪乃作，陰陽和暢，機理自足，無冬夏也。日行南北，乃成寒暑，陰陽在中，勢有過分，無滅息也。以是求之，乃爲真識。陽月陰月，論涉偏頗，殊非至道。

石龍書院學辯

石龍書院者，久菴黄子與其徒講學之所也，浚川子乃爲《學辯》遺之。嗟乎！仲尼之教，萬世衡準。自夫異端起而洙泗之道離，世儒鑿而《六經》之術晦，天下始囂囂然莫知誰何矣。是故有爲虚静以養心者，終日端坐，塊然枯守其形而立，曰「學之寧静致遠在此矣」。有爲泛講以求知者，研究載籍，日從事乎清虚之談，曰「學之物格知至在此矣」。浚川子曰：斯人也，空寂寡實，門逕偏頗，非禪定則支離，畔於仲尼之軌遠矣。何以故？清心志，祛煩擾，學之造端固不可無者，然必有事焉而後可。《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而曰「致」，豈虚静其心性者可以概之哉？夫心固虚靈，而應者必藉視聽聰明，會於人事，而後靈能長焉。赤子生而幽閉之，不接習於人間，壯而出之，不辯牛馬矣，而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節度乎？而況萬事萬物，幾微變化，不可以常理執乎？彼徒虚静其心者，何以異此？傳經討業，致知固其先務矣，然必體察於事會而後爲知之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然謂之「至之」「終

之」，亦非泛然講説可以盡之矣。世有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艪，何以帆，何以引笮，乃罔不講而預也。及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能，次者灘漩汩其智，其不緣而敗者幾希。何也？風水之險，必熟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虛講而臆度，不足以擅其工矣。夫山溪且爾，而況江河之澎洶，洋海之渺茫乎？彼徒泛講而無實歷者，何以異此？或者曰：「即如是，乃無邦國天下之責者，終不可習而能之乎？」浚川子曰：不然。君子不有身與家乎？學能修其道於身，通其治於家，於是乎舉而措之，身即人也，家即國也，挈小而施之大，動無不準矣。何也？理可以會通，事可以類推，智可以旁解，此窮神知化之妙用也。彼徒務虛寂，事講說，而不能習與性成者，夫安能與於斯？黃子志於聖賢經世之學者。余來南都，每得聞其議論，接其行事，竊見其心之廣大，有天地變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體。蓋非世儒空寂寡實之學可以亂其凝定之性者。則夫余之所不以爲然者，先生亦不以之誨人矣。乃述此，請揭之院壁，以爲蒙引，使後生來學脱其禪定支離之習，乃自石龍書院始。

經世書作曆辯

曆家有章、蔀、紀、元四法，邵子作《皇極經世》，因之爲元、會、運、世。十九年爲一章，四章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三紀爲一元，通計四千五百六十年。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雖有年

代多寡之殊，其立論爲術，不相遠也。《經世》之義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寅則人物始生，戌則人物消盡。」其理然乎？曰：三才以次而生，理固然矣。必曰一萬八百年，何其久而且遲如是？自堯至于今日，才三千餘年爾，人視之亦甚久遠。地闢之後，猶俟一萬八百年而生人物，豈有是理哉？況天開之後，即能生水，水即生物，物即生土，又何待於地闢之後而後生物哉？求其故，不過分天地人各當一會，故如是爲論耳。實非造化自然之數也。寅則人物始生者，取日出爲晝之義也。戌則人物消盡者，取日入爲夜之義也。一息一消，天地又復開闢者，取夫晦明死生之義也。嗟乎！徵諸至理，未必然矣。天運之久近，人不可得而知者也。曆家雖能測候玄渾之象，其天地消毁之期，何所據而能知之？天之道，茫茫無窮也，安可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定其終始乎？詭僻無據，大觀乎道者決不爲之。謂邵子爲仲尼之徒，吾不知矣。或者謂其可以作曆，然乎？曰：趙子恭有云：「邵子《皇極經世》以歲月日時配元、會、運、世，皆假合附會，初無實事可指。」蔡氏謂「邵子以當時日月五星逆推而上求之，今以諸曆詳酌，求其皇極之元，非特無總會之事，亦且散亂而無倫」。古曆有元、紀、蔀、章四法，各有義意。章者，至朔會於一時也；蔀者，至朔合於子時也；紀者，至朔會於甲子日夜半也；元日至朔會於甲子夜半，又爲甲子歲首也。今元、會、運、世漫然立論，初無實事，但以十二與三十相參甲子爲之。其以三十年爲世，尤非天道之本然。曆家雖以三十日爲一月，而氣盈朔虚，本自不齊，每兩朔相距止二十九日五

十三分有奇。邵子例以三十爲用，是以一定之數推不齊之運，月皆大盡，亦不置閏矣。由是言之，與天道相遠甚矣，安可以作曆？曰：「先天曆與後天曆不同，除閏計之，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朱子所以極稱之。」夫曆皆因天之跡而致算者也，皆後於天之道也，安得謂之先天？閏，隨歲而致者也，不閏則春漸爲秋矣，安可以除閏計之？愚以爲皆附和之論矣。

先天圖辯

或問《先天圖》。曰：「方士託《易》爲之，如《參同契》援《易》作書云爾，於《易》何所發明哉？文王、周公、孔子卦、爻、彖、象，有是義乎？然則陰陽消長非與？」曰：此《易》中一義爾，謂《易》止此，得乎？《剥》、《復》二卦類之，然亦以二義明事理，其消長又在所畧也。《圖》可以概之哉？曰：「《大傳》有云：『易逆數也。』《圖》以此準。」曰：嗟乎！爲此説者，枉仲尼之論，以傅會於《圖》爾。今爲解之。「數往者順」，謂數已往之事則順序。「知來者逆」，謂知未來之事則迎逆。「是故《易》逆數也」，謂《易》乃卜筮以前民用者，非逆數而何哉？若如此解，與《圖》何所關涉耶？故曰：枉仲尼之論以傅會於《圖》爾。「然則《圖》非伏羲所作耶？」曰：「此豈可以欺人乎哉！羲皇至堯、舜、三代，幾萬年矣，而《圖》之説不見於經。春秋至漢、唐，幾千年矣，而《圖》之説不見於傳。何至陳摶而始傳之？謂『羲皇《卦圖》鮮有傳授，而淪落於方伎之家』，是何言之易耶？切以神仙之伎起於

近代，春秋以前尚未有此，不知《圖》在當時又藏於何所。不過欲以《圖》傅會於《易》，故爲是無所憑據之説，俾後人信之爾。大識貞觀之君子，決知其不然。」曰：「《説卦》天地定位章，非伏羲所定乎？帝出乎震章，非文王所定乎？」曰：子以爲何所依據而知之？上下經文未喪也，曾何言及《圖》及分義、文耶？豈非爲蛇添足乎？蓋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藴如此，何主於義，何主於文哉？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説兑」、「戰乾」、「勞坎」、「成艮」。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若曰天澤、地水、坎風、山火，此成何理耶？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坎爲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言，以爲義，又涉於文，以爲文，復涉於義，豈非自相雜亂矛盾乎？至此，則先天後天之説不通矣，故註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説，多未詳其義」。亦自不能爲辭也。嗟乎！無中生有，得其一曲而失其五六，豈非强於傅會之過哉？若曰仲尼隨事理以發明八卦之藴，豈不潔净？豈不貫通？而何務以異端淺見挨排之説，以亂聖經耶？論涉贅疣，《易》因晦蝕，吾爲仲尼嗟嗟！

性辯

「性之體何如？」王子曰：靈而覺，性之始也；能而成，性之終也，皆人心主之。形諸所見，根諸所不可見者，合内外而一之道也。「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何不同若是

乎？」曰：此儒者之大惑也，吾惡能辯之？雖然，嘗試論之矣。人有生，斯有性可言。無生則性滅矣，惡乎取而言之？故離氣言性，則性無處所，與虛同歸；離性論氣，則氣非生動，與死同塗。是性之與氣，可以相有，而不可相離之道也。是故天下之性，莫不於氣焉載之。今夫性之盡善者，莫有過於聖人也。然則聖人之性，非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耶？使果此心虛靈所具而爲七情所自發，則聖人之性亦不離乎氣而已。性至聖人而極，聖人之性既不出乎氣質，況餘人乎？所謂超然形氣之外，復有所謂本然之性者，支離虛無之見與佛氏均也，可乎哉？「敢問何謂人性皆善？」曰：善固性也，惡亦人心所出，非有二本。善者足以治世，惡者足以亂。聖人懼世紀弛而民循其惡也，乃取其性之足以治世者而定之，曰仁義中正，而立教焉，使天下後世由是而行則爲善，畔於此則爲惡。出乎心而發乎情，其道一而已矣。曰：「人之爲惡者，氣禀之偏爲之，非本性也。」曰：氣之駁濁固有之，教與法行，亦可以善，非定論也。世有聰明和粹而爲不道者，多矣。曰：此物欲蔽之爾。曰：「請言其蔽。」曰：人心之欲，奪乎道心之天也。曰：「既謂之心，則非自外得者也。以爲由外而有之，內外心跡判矣，而可乎？」夫善亦有所蔽者矣。且夫君臣之義，兄弟之仁，非人性之自然乎？臣弑君，弟殺兄，非惡乎？湯、武之於桀、紂，周公之於管、蔡，皆犯仁義而爲之。逆湯、武、周公之心，岌乎怛乎，所終不忍以安者，不能無也，而聖人終不以畔於仁義非之，何耶？懼夫世之狥私心而害治矣。是故以義制情，以道裁性，而求通於治

焉。湯、武、周公仁義自然之性亦不得以自遂矣。豈惟是哉？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之心，此何心耶？曰：仁心之自然也。曰：「己之子與隣人之子入井，怵惕將孰切？」曰：切子。「救將孰急？」曰：急子。曰：「不亦忘鄰人之子耶？」曰：父子之愛天性，而鄰人緩也。由是言之，孺子怵惕之仁亦蔽於父子之愛矣，而人不以爲惡，何哉？以所蔽者聖人治世之道，而不得以惡言之矣，較其蔽則一而已。夫緣教以守道，緣法以從善，而人心之欲不行者，亦皆可以蔽論矣。故曰：仁義中正，聖人定之以立教持世，而人生善惡之性由之以準也。

五行配四時辯

倉頡造書，隸首造數，容成造曆，大撓作甲子，相成之道也。故書以辯物，數以衍曆，曆以紀時，甲子名數，無有窮已。然亦偶爾定之，非出考稽，即以當年爲甲子歲，仲冬爲甲子月，冬至爲甲子日，夜半爲甲子時爾。由是以往，歲月日時，十百千萬，積而不紊，此甲子本義也。配以五行，乃後人附會之。今之言甲乙者，必曰實有木氣主之，此非也。偶爾立義，豈天道之本然？若誠有之，初轉之日乃其本始，天之開運，尚未有地，安能有人？孰爲傳之？孰爲記之？是初始之日不可稽矣。偶然之論，謂可以定造化耶？或曰以今之曆推而知之，亦非也。天開地闢，茫然無數，縱能推之，歸止於何所耶？況曆元之度，牛斗之變，歲差遠矣。後世之曆，各自爲據，以求合時爾。古曆之法，隨世亡矣，安能算而合之？況文字未興，天運無稽，又安能推

之？今之言五行者，必曰四時各主之，亦非也。春止爲木，則水火土金之氣孰絶滅之乎？秋止爲金，則水火土木之氣孰留停之乎？土惟旺於四季，則餘月之氣孰把持而不使之運乎？又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秦、漢以來，鄙儒牽合附會之論類如此。是故五運、六壬、財官、星數、太乙、皇極之術興，而世乃大惑矣。夫人上智者寡，中材者多，孰能究其不然？況窮通富貴壽夭之説，又能以中鄙俗之心，無怪乎日滋而不可除也。故曰：智者造迷，愚者造信，詭者成術，鄙者成俗，聖人純正之道荒矣。

春秋周正辯

《春秋》書「春王正月」，自漢以來，儒者治經，各持擬論。孔安國曰：「周人建子，不特改夏之時，并與其月改之。」厥後鄭康成、陳寵、陳定宇、史伯璿、吴淵穎諸人皆從之，所謂改月改時者也。程伊川曰：「周正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厥後胡安國、朱晦翁皆從之，所謂改月不改時者也。蔡九峰曰：「周人建子，但以十月爲歲首，其時與月，皆仍夏舊。」厥後趙子常、劉伯温、周南臯諸人皆從之，所謂時月皆不改者也。至今學者各執其説，紛然靡有歸定，何也？要之，不詳於辯經參傳耳。今以經論之，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夫雪降於冬，天道之常，必八月爲異而後可書，若夏正十月，亦何必書？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十月已雪矣，隕霜安足異？菽，九月盡刈矣，十月野安有菽？必夏正八月爲災異而可書也。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

北方十月尚有草，十二月野草盡枯矣，隕霜何殺？必夏正十月過暄而不殺可書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夫冰必結於冬寒，冬無冰，時暄而寒令失職矣，故可書。若夏正正月，風解凍而冰泮，天時自當無冰，亦何爲異？況二月乎？或謂正月當納冰於凌陰，故曰無冰。然則二月無冰，又何謂耶？使納冰之事當書，必於鑿冰之時書之爲當，言無冰可取也。何待於納而後書？況正月既納，二月安得言無冰耶？此爲周正二月無疑。以傳論之，昭二十年春王正月己丑，日南至。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日南至。夫日行南至，當在夏正冬十一月，今言春正月，則周正改月改時可知。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不克，能無旱乎？」夏正五月，日至矣，安得言過分？言過分，必三月無疑。昭二十九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傳曰：「日月在辰、尾。」夏正十月，日躔尾、箕之次，十二月日躔在女、虚、危，安得言辰、尾？嗟乎！經合乎周正之天時，傳出於魯邦之實事，其可憑信如此。況左氏與仲尼相近，較諸後儒世代懸遠，言出揣摩，何啻霄壤，而儒者往往舍此不論，旁引他經以爲證據，亦何疎畧不思之甚哉！由是言之，《春秋》改月改時，乃爲至論。諸儒之中，當以孔安國爲正，以其符於三統，合於經傳故耳。胡氏以夏時冠周正，則冬春參亂，二正不倫，謂之枉聖。蔡氏周時與月並仍夏正，則《春秋》所書皆失時候，謂之戾經。然則伊川假天時以立義，非乎？曰：仲尼，周人也，嘗曰「吾從周」矣，故《春秋》之作，直遵時王之制書之，何用假爲？

又何別有立義乎？此皆不察經傳之過也。「七月流火，六月徂暑」，周人之詩也，又何皆夏正乎？曰：改革正朔，變易服色，以新天下，三王立制，各不相襲也。故行之於朝廷，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服習舊章，亦有未盡變革者，所謂「三正之通於民俗」者是也。《春秋》，仲尼尊周之書，乃行諸朝廷之典，安得不用周正？又安得擅易時制而用夏？故論《春秋》者，自當據經傳之實，不必汎引旁證，以援非類，斯聖人之旨自昭矣。以今相證，如《洪武正韻》，題奏朝廷，誰敢變易？而民間書札多用舊文，可以推矣。是故「流火」「徂暑」，自是詩人所取，固不必例其異；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曾子「秋陽以暴之」，亦不必證其同，斯善治經學者矣。然則「行夏之時」，此又何耶？曰：三正授民，時正令善，惟夏爲得，故告爲邦，當行夏時，蓋不足於周正故也。修經則遵王制，立法則取善時，斯仲尼之所以教萬世者，蓋並行而不相背矣。

數辯

君子以數知天地之始終，世以爲然，吾以爲罔焉。天地開闢，人物禪化久矣，而不可追稽也。何所逆據而知之？文字作而數有紀，凡曆律之爲數，死門塗耳，非如揲蓍無定，因變以爲數也者。是故曆律之數據其跡，而後施算者跡焉。無之，數將安施耶？是故跡者，實之謂也。算者，法之謂也。必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會於子辰，而後可以定夜半之冬至焉。必以喉音爲宮，管虛爲聲，而後可以定九寸之黄鍾焉。故合璧連珠，交會於子，音會于喉，聲合於

管，律曆之實也。夜半冬至，九寸黄鍾，律曆之法也。是故跡也者定也，數之可據也。無跡則無常，無常則無着，數烏得而施之？又烏得而知之？所謂「巧曆莫知雨之滴」者，類是已。以爲據干支上推於甲子耶？大撓偶以名之，偶以定之，便於紀時耳，非必有所依據也。借曰有依據焉，必日月初轉之日而後爲甲子可也。天之開，尚未有地矣，安能有人？尚未有人矣，孰從而傳以記之？書契之前之日，固不可得而知矣。以爲本之十二辰之常而知之耶？天地之運，如環無端，運周一元，磑之轉獨不再始乎？日周十二時，天之運獨不再子乎？一元之上，安知其不有一元邪？何所據而知堯、舜爲會之午，今爲未邪？又何據而知一元即滅没也哉？推是心也，索隱芒昧，欺迷後學，與夫談天之衍漫言六合之外者，何以異？是故愚者信之，而行怪者嗜焉，蕪蕪然日亂乎聖道也。傳曰：「知而爲之，是不仁也。不知而爲之，是不智也。」其斯人之謂與！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三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四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考三首　解二首

律尺考

古人制尺以調律，累黍以定尺，然隨代變易，訖無定準。《漢志》云：「律本起於黄鍾之長。」以羊頭山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黄鍾之長。蓋一黍約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來有所傳授，故歷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周禮·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又言桓圭九寸。是周人以十寸爲尺矣，故歷代以周尺爲古尺。漢有劉歆銅斛尺，蔡邕銅籥尺，建武銅尺，漢官尺。魏杜夔尺，晉田父玉尺，梁表景尺。晉始平古銅尺，汲冢玉律尺，錢樂之渾儀尺，隋開皇水尺、官尺。後魏元延明尺，梁劉曜土圭尺，五代王朴律準尺，❶宋和峴尺，太府布帛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由是觀之，尺隨代更，律隨尺異，雖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終然不能歸一，豈非神理難詮，器數形拘耶？按晉荀勗依《周禮》制尺，謂之晉前尺，與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祖冲之銅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隋意以其與周尺同，因以校諸

❶「王」，原作「玉」，今據《宋史·律曆志》改。

代之尺，田父玉尺、梁表景尺加勗尺七釐，❶漢官尺加勗三分三釐，始平銅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渾儀天加勗六分四釐，蔡邕銅籥尺加勗一寸五分八釐，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開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釐，劉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夫史臣稱勗推考百代之法，術極精密。及阮咸聽其所造之樂，則又以鍾律聲高，樂音哀思。及得始平古銅尺，果長勗所造四分。是豈可以勗所造獨是而諸代盡非乎？宋仁宗朝，詔丁度詳定鄧保信等所定律尺，則以和峴之景表尺爲長，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比景表尺短四分有奇。胡、阮、保信及李照所用太府寺布帛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不可依用，乃再造景表尺上之，而高若諸卒用漢錢尺，依隋書定十五尺，藏于太常寺。夫宋祁以胡瑗所造鍾律，與古法相合，隋、唐以來諸儒皆不及瑗，而高若諸則以爲不可依用。然則鍾律尺度之中，將何所據而爲定依乎？夫器，有形而易拘者也。聲，無形而難調者也。以爲校黍，則黍有大小之異，累有長廣之殊，黍不可盡信矣。以爲定於人之聲，則喉有長短之不齊，音有清濁之各異，聲不可以盡依矣。故歷代以來，尺之長短杳無定準，樂之高下茫無定聲，擬議紛紛，率莫能決如此。嗟乎！形質難均，物情自然，是以聖人制度立法，存其大概，要在聰明察之爾。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無恰好符契之妙，若曰棄黍爲尺，亦無持循默契之理。予謂先守累黍之法，以爲律尺大分資藉之地，後參古人耳聽心會之術，以爲考聲命尺之本，庶幾所謂元聲者必於此而得之。

❶「景」字，原無，今據上文補。

不然，止據區區累黍之法，以爲定尺之要，恐未免毫釐之差，遂致千里之謬矣，又何望夫夔、曠之閫域也哉！

歲差考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之曆可驗者如此。然雖有求與天合，❶又不得不然也。漢自鄧平改曆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未究。蓋古之爲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大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甚密。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大衍法》有云：曰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偏，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於八十三年，則差三千四十分，爲差一度矣。然猶未也。至元朝郭子敬算之，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爲精

❶「然雖有」下，原有三行脫文。凡五十四字。

密。至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曆元，以正歲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小有不齊，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爲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定歲之法，四朞餘一日，一日之數分於四朞，則二至之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之法，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爲朓朒。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秒最爲精微，及至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秒，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爲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玄渾考

「渾天之説何如？」曰：合四圍上下周天之度，而渾淪以論之也。「其狀何如？」曰：天體正圓，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極爲樞，自東旋西也。「其體何如？」曰：天之形遠不可測，觀經星不動，乃知有體耳。「先儒以爲積氣何也？」曰：氣虛而浮，浮則變

動無常。觀三垣、十二舍、河漢之象終古不移，非有體質，安能如是？郗萌記曰：「天確然在上，有常安之形。」是也。予亦以爲然。「何以運而不息？」曰：動以氣機，勢之不容自已也。「邵子天地自相依附之説，非乎？」曰：礑之轉於水，機在外也。匏之浮于水，空在内也。觀此則天之所依可知。瓶倒于水而不沉，甕浮于水而不墜，内虚鼓之也。觀此則地所附可知。故曰天動於氣機，地浮於竅虚。「諸書言六合道理之數，然乎？」曰：土圭表景之法近之，蓋有所傳據者也。古者土圭測日，必置五表：地中置中表，立八尺之木，以夏至之日測之，其景北一尺五寸，與土圭相等，謂之地中。千里而南置南表，表北得景一尺四寸，其地於日爲近南而多暑。千里而北置北表，表北得景一尺六寸，其地於日爲近北而多寒。千里而東置東表，晝漏未半，日景已夕，其地於日爲近東而多風。千里而西置西表，晝漏已半，日未中央，其地於日爲近西而多陰。中表爲四方之則，四表明中表之正。由是天地之内，四旁上下之道理，四時風雨之和戾，可得而推矣。或曰：「地距千里，恐寒暑未必遽爾頓異。」曰：獨不見河朔相去江南特千餘里爾，河朔之冬，草木黄落，而江南草卉，凌冬猶青？況千里而南，豈不愈熟？千里而北，豈不愈寒？當日南無景之區，而其暑豈不愈熾？陰山瀚海之涯，而其寒豈不愈冽哉？由是觀之，愈西愈陰，愈東愈風，其理亦可推矣，安謂其不然乎？「六合道里之數信乎？」曰：自土圭之法測之則然。天地之廣遠，孰得而量之？其法，每地千里，景差一寸。陽城之景，一尺五寸，中也。南至日南，表下無景，

是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矣。立八十爲實，表之長數也。旁立十五爲法，土圭之長數也。以勾股算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此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觀天周徑之數，則地四方相距之數可推矣。土圭之法，周公以來相傳如此。諸書論地，遠至百萬，大章、豎亥所步，多至億萬，皆過日月之表，荒忽怪誕，不可據信也。或曰：「北極，天頂也。中國在北極之南，非天頂也。」曰：是則然也。周人以日至之度算天，故不得不如是。北極之上杳無所憑，烏得據而施算？「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其說然乎？」曰：此不達天體高下、黃道南北而爲是說也。何以言之？經星，井、鬼近極，斗、牛遠極，此南北兩端，日黃道必經之處。日躔井、鬼之次，當天極高之體，且於人近，見日之度常多，故晝晷長。日躔斗、牛之次，當天最低之體，且於人遠，見日之度常少，故晝晷短。地在天内，浮于水上，冬夏之平，猶一日也。儒者不達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隱蔽而然，誤矣！《正蒙》曰：「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自今觀之，二氣之通塞，皆日之進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極而暑，遠極而寒。寒則地氣閉塞而不達，暑則地氣暢達而發育，此一歲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於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於天體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地有四遊之說，何如？」曰：此緣地有升降相因而誤者也。何以言之？既曰日之修

短由於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遊形之，則與地有升降爲日之修短，未免相礙。故以立夏爲南遊，近日也；立冬爲北遊，遠日也。今跡其説論之。其曰「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周公測日，自陽城至日南一萬五千里，而日在表下無景，況三萬里，其星辰河漢之位次，寧不有大變移者乎？而北極、北斗、天漢之位次，其高下東西，未嘗有一度之爽，所謂四遊三萬里之説，豈不謬乎？鮑氏無以辯此，遂謂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嗟乎！傅會之甚，乃至於此！且夫天不見其體，以星漢爲體。今曰星辰與地皆四遊升降，是地在天内，初未嘗動，與夫東遊過天三萬里之説，豈不相背？雖曰傅會以成昔人之論，而實不自覺其非矣。「然則自漢以前以《周髀》論天，何如？」曰：《周髀》之法，謂天如覆蓋，以斗極爲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繞之，其光有限。日近則明而爲晝，日遠則暗而爲夜，恒在天上，未嘗入地，但以人遠不見，如入地耳。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術數雖在，多有違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傳，其理實與渾天無異。《南史》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一致。」是也。惜乎今不見其術也。

婦人拜解

《禮疏》曰：「婦人以肅拜爲正。」《朱子語録》有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爲肅拜？」朱子曰：「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手拜亦然。」唐孔氏云：「肅拜如

今婦人拜也。」今按《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蓋肅拜者，兩膝齊跪，手不下地。頭低俯而不至手也。手拜者，手至地，而頭在手上也。婚禮，婦拜扱地，即手拜也。蓋婦人以肅拜爲常，雖君賜亦止肅拜而受。婚禮拜手扱地，以其新婦初見舅姑盡禮也。爲喪主，敬凶事也，故稽顙。爲尸坐，象尊者也，故不手拜，肅拜。若如孔氏、陳氏，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字説不通矣。古樂府詠婦人云「伸腰再拜跪」，亦謂其跪拜爾。若爲喪主，則當稽顙，故不手拜。此見肅拜者，婦人之常禮，而手拜稽顙，非婚喪不行，蓋其禮之變者爾。婦人立拜，男子長揖，起於後世簡便之習，非拜之正者。居常相見爲禮亦可也，若涉大禮，仍當跪拜，如北方士人家婦女拜不下手可也。若如《家禮》，男子跪拜，婦人立地夾拜，是尊女卑男，剛柔倒置，居然鬼方、蠻猺之俗，可耻甚矣。司禮教者，不可不辯。

周禮九拜解

按《太祝》「辯九𢷬，古拜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𢷬，六曰凶𢷬，七曰奇𢷬，八曰襃𢷬，九曰肅𢷬」。注以拜頭至地爲稽首，拜頭叩地爲頓首，拜頭至手爲空首。今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蓋謂兩手拱至地如衡然，故謂之衡。下衡者，首下手而稽留也，故曰下衡。曰稽首稽顙，則首至地矣，故曰至地曰稽顙。是稽首者，首下手而稽留也。頓首者，首頓于手而即起，如叩物

然也。空首者，手雖至地，頭不至手，但空其首而已也。《禮》注似未盡。振動注云：「戰慄變動之拜。」《記》疏曰：「謂敬懼，故爲振動，蓋是感恩服罪，倉卒致謝之狀。」鄭注謂「王動色變爲振動」，恐非。吉拜、凶拜，皆喪拜也。《雜記》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曰：「拜而後稽顙爲吉拜，謂齊衰不杖期以下者言。稽顙而後拜爲凶拜，謂三年服者言」是也。奇，讀爲奇耦之奇，謂一拜也。如《儀禮》賓拜，洗拜，告旨拜，執爵興，不言再拜者。及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一拜，嘗爲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一拜之類，皆奇拜也。鄭氏曰：「裒讀爲報，謂再拜也。」義未詳。肅拜亦跪拜也，手不至地，頭不至手爾。《左傳》：「郤至三肅使者。」《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鄭注謂特⿰牜壹，非是。蓋拜也者，服也，服而俛伏以致敬順也。稽首、頓首、空首、肅拜，以淺深言者也；振動者，以形狀言者也；吉凶者，以節度言者也；奇裒者，以數言者也。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四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五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禮論八首

立太祖

「王者立太祖，其義何如？」王子曰：義有二：跡其王業之所由基者而立之，昭先德也。無所藉基於祖，而王業特起，猶推立其祖者，重本始也。皆禮也。曰：「六世之廟論親，七世之廟以功德，其所由來遠矣。」曰：非是之謂也。功業者，雖帝王自爲之也，帝王何所從而來哉？謂非祖德可乎？「然則歷代之典何以明之？」曰：商之祖契，周之祖稷，魏祖武帝，晉祖宣帝，唐祖景帝，一道也。漢初禮文疎陋，廟制弗備，雖太上皇猶祧之，不足道也。宋始僖祖，而儒者屢有異議，不達於本始之仁者矣。「然則郊配何如？」曰：此不可以廟例者也。廟在家，主恩者也；郊在天下，主義者也，天人之大義關焉，天地之大禮存焉。雖聖人之愛其親，固不可得而私之也，惟功德格天者，可以奉配矣。德不被於生民者居之，則神不安，祭非所宜配者從之，則天不饗。未有稷、契之德，不若虛配侑之位，以俟受命者焉。

論天帝五帝附

「郊祀明堂侑配，其禮何謂也？」曰：萬

物本乎天，而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反本也。萬物成於歲，而人成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報生也。曰：「天曰帝，其不同何謂也？」曰：以形體則謂之天，以主宰則謂之帝，非有二者也。《思文》郊后稷以配天也，而曰「帝命率育」。《我將》，宗文王以配帝也，而曰「惟天其右之」，此有異乎哉？「明堂祀帝，而五帝兼享，何謂乎？」曰：《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此五帝之所由肇也。求其實，即《月令》所謂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五人帝是也。鄭氏傅會讖諱，而六天六帝之說興焉。後世且信且疑，而天帝五，人帝五，明堂配祀之論衍焉。嗟乎！上天下地一也，故曰兩儀。先王嚴其禋祀，若萬物之父母也。曰帝有五六，孰見而傳之耶？豈非怪誕所由作乎？是鄭氏率以釋經，而後儒附和之過也。若曰天至尊也，故有多名，是妄而無稽。若曰帝有五方，當襲故事，是陋而迷道。聖君賢相，必以誕黜之矣。

天子廟制

「天子宗廟之制何如？」王子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儒皆從之矣。「吴氏九廟之說，何也？」曰：此不可以定數論者也。天子以肇基之主爲太祖，親廟四，遠廟二，共七，此常數也。中有功德可宗者，及其祧也，別立一廟於昭穆之上，宗而祀之，百世不遷。《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也。周之文、武，謂之九廟可也。殷

之三宗則十矣。故九廟非定論也。「廟制止七，兄弟相繼，其昭穆當何如？」曰：昭穆不可紊也，故晉有懷、惠同廟之議。兄弟不相爲後也，故唐有中宗别出之典。同廟則瀆，别出則遠，皆非禮也，蓋不達於禮之變者矣。然《禮》疏云：「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爾。」《春秋傳》以僖父閔，是亂昭穆矣，豈不誤哉！由是言之，廟之迭毁，以代爲正，雖數兄弟，纔一世也。必祖遷於上而後宗序於下，使昭穆不紊其列，而迭毁必俟其祖，斯幾於禮矣。「如廟之有限何？」曰：父子相繼，正廟七世，常數也。兄弟相繼，一世而二廟者，變數也。拘於數者，不達於禮之變者也。古亦有之，商自成湯至於帝乙，父子兄弟合十二主，而正代惟六。六代尚未有祧矣，其十二帝必各有廟以奉其主，而曰止於七廟，則祖父之廟久矣祧毁而不祀矣。曾謂有是乎？故世爲昭穆，據父子之正而言也。兄弟雖數君，昭穆祧毁則同，不得以世數之矣。故曰：父子相繼，正廟七世者，常數也。兄弟相繼，一世而二廟者，變數也。拘於數者，不達於禮之變者也。「然則何以制廟？」兄昭矣，弟昭之左，雖數兄弟，以序而東也；兄穆矣，弟穆之右，雖數兄弟，以次而西也。曰：「叔繼姪，祖繼孫，當何如？」曰：繼統先後，有君臣之分焉，不得以親害之。害之，則僖之躋閔矣，可乎哉？故在昭，雖叔也祖也，以次而東，在穆則以次而西，祧則視其親盡，禮也。

漢哀追尊恭皇論上

「漢哀追尊定陶恭王，禮乎？」王子

曰：禮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獨不犯禮乎？」曰：此師丹之所以非哀由也，蓋舉其一而廢其二者，非達道也。禮亦有之：「一子不後，適子不後。」使不得已而承大宗，將即棄其親乎？ 恭王一子入繼，則定陶之嗣斬矣。雖以楚王孫景以承定陶，終於「一子不後」之義有乖。丹也執「爲之子」之説，而不論乎「一子不後」之禮，是以禮之變者處哀帝，而以禮之常者處恭王，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 夫祖宗之統，父子之親，其輕重均也。就祖宗之緒而忘父子之親，是陷於一偏而利天下矣。孟子稱舜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是仁人之心獨知有親，而不知有物矣。哀帝於此，不亦惻惻乎！ 尊皇立廟，勢不能已也。非勢不能已也，天性之不能已也。

嗟乎！ 三代天子之禮，湮其籍久矣。禮以義起，以情制，後世之事，諸儒之論，不可以盡準也。夫諸侯入承大統者，有三義焉：有繼體者，有繼統者，有繼興者。宋英宗，仁宗已親育之如子焉，比之曰繼體；漢宣帝以母后大臣之議，帝崩之久而後立之，是以祖宗之統不可不傳，求賢而置之者也，是曰繼統；光武，國祀已絶，崛起民間，以返漢祚，是曰繼興。英宗繼體，且國有餘子以嗣其父，尊之而祀於國可也。宣帝繼統，非武、昭授之，雖能考乎親而不知尊，則失之疎。光武無所籍於先君者，宜祖高帝，建四親廟而追尊乎祖考矣，乃假宣、元而奉之，雖考南頓而不帝，則失之繆。由是言之，「一子不後」，哀與宣同，追而尊之，夫豈不宜？故曰禮也。曰：「何以稱謚？」曰：恭皇帝、恭皇后盡之矣，去其定陶可也。言大號不

可以小冠也。曰：「何以祀？」曰：定陶無餘子矣，別廟於京師而帝祭之，不干乎祖宗之昭穆，亦禮也。不然，恭王之祀斬矣，而可乎？此以禮之變者處之，庶於「一子不後」之義不爽，而天性之親不至棄絶，實萬世禮義之大防也。惜乎丹也不足以知之！《傳》曰：「禮定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人事之未有。」苟情之不安於常禮者，皆可以稱情而制之也。故曰：禮以義起，以情制。而後世之事，諸儒之論，不可以盡準也。

漢哀追尊恭皇論下

或問王子曰：「子以哀帝考恭王而不當爲成帝後，何也？」曰：禮以義起，要之人情之安而已。後則恭王之嗣絶矣，傷倫害義，不可以訓也。況兄終弟及，三代達禮，弟亡則伯終姪及，倫序之次也。謂之繼統可也，爲後不可也。「然則成帝之嗣不幾於絶乎？」曰：兄弟之近，皆祖之正脈也。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絶者視之，若有間矣。以祖視之，皆一脈之傳矣。況承位則統不絶，承廟則祀不絶。比之一子爲人後，而突然絶其父嗣者，其相去輕重之差，豈止鈞兩而已哉？故曰：繼統可也，爲後不可也。曰：「天子之禮與臣民殊，故大統爲重，而父子可略也。」曰：此豈君子之言哉？王者，所以風化天下者也。身教以道，而天下尚有畔於倫義之夫；身率以孝，而天下猶有棄其親長之人。況背於道義，而欲正人者乎？今有一臣焉，於其父乃孤子也，忍舍其父之貧，而出繼於伯叔之大家，其與諸侯絶父而繼大統也何殊？斯人也，忘親而利己也較

然矣。鄉黨必詈之，朝廷之上必殛之，孰曰不可者？在臣子則咻以爲非，在朝廷則安以爲是，又豈公天下之論哉！曰：「假宗人以相繼，或俟支子之生，無乃不可乎？」曰：己反棄之，而使他人攝之，因心之愛終乖矣。育庶非可期，蒸嘗非可待，而霜露之感亦忍矣。故曰：繼統可也，爲後不可也。「然則後支子何如？」曰：《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是於本生父母無絶道也，何也？所後者於本生父母，有大小功緦麻焉，有五服之外焉，而服必斷以期者，是非計所後者之親疎而爲服紀也。使即以伯叔族人例之，豈聖人制禮之義哉？故稱本生父母，禮也。「然則尊而祀之何如？」曰：子不可以臣父，國有適子，祭統之所屬，尊崇之而祀之國，不干乎大統之祭，禮也。曰：「既後之而復尊之，不幾於二本乎？」曰：非是之謂也。所後者稱曰父母，喪以三年，義權有所奪也；所生者，稱曰本生父母，喪以期，天性不可泯也。曾是以爲二本乎？

大宗小宗圖説

宗法有《禮記・大傳篇》可考，自漢以來，儒者論釋，紛如聚訟。今按「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之條，蓋謂卿大夫始有爵者之制。或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如魯公子季友是也。或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如陳敬仲于齊是也。或庶姓起於是邦爲卿大夫，別於不仕者，如晉六卿是也。皆得稱「別子爲祖」者，始受爵秩，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適子，繼別子爲族人之宗，是爲

大宗，世世適長子，合族共宗之，所謂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不得以禰別子，故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自別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二世之適子、同堂兄弟亦共宗之，三世之適子，再從兄弟亦共宗之，四世之適子、三從兄弟亦共宗之，故曰小宗有四。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而無服矣，故不復宗五世之適子，而復自別爲禰。其同父之兄弟共宗之，而復爲小宗之始矣。蓋小宗五世之適子則以父之曾祖爲高祖，而四從兄弟亦以己父之曾祖爲高祖矣。適子固不得以彼無服之祖奉祀，而四從兄弟亦豈得以宗子無服之祖而奉之哉？是謂繼禰者爲小宗。大抵小宗雖云有四，祖父子孫死生相繼，其實一宗而已。《家禮》舊圖謂族人一身事五宗，無大宗則事四小宗，是一時即有此四宗矣，似於宗法有所不合。丘氏新製圖，亦不過舊圖遺義，而但去其諸侯己身二條爾，其於小宗皆立四項，使學者見之，不可卒解，未有不惑於以一身一時而事四宗者矣。今擬大宗作一條，小宗亦只作一條，而使學者易解。大宗以祖爲自出，小宗以禰爲自出，祖禰者，父子之別也。嗟乎！宗法者，治世之要道也，尊祖於上，所以合族于下。尊祖則孝思永矣，合族則悌義厚矣。先王所以收人心之渙散，合天下之仁義，莫妙於是。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之謂矣。周衰禮廢，宗法不行，君上訓亡，下民俗薄，至有五服未盡而視如路人，昭穆未毁而不知名姓，又何以養其仁愛之心而祛其淩犯之惡乎？欲復先王之教，使天下秩然順治，切不可不加之慮也。

大宗小宗舊圖

己	禰	祖	曾祖	高祖	別子	諸侯諸侯
身事五宗，無大宗則事四宗。	繼禰小宗	繼祖小宗	繼曾祖小宗	繼高祖小宗	大宗繼別 百世不遷	世爲諸侯

丘氏大宗小宗圖

禰	祖	曾祖	高祖	始祖
所生子爲繼禰小宗	傳至孫爲繼祖小宗	傳至曾孫爲繼曾祖小宗	傳至玄孫爲繼高祖小宗	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 長子繼之 子孫世世 爲大宗
統親兄弟，主禰祭，至玄孫五世則遷。	統從兄弟，主祖祭，至曾孫五世則遷。	統再從兄弟，主曾祖祭，至其孫五世則遷。	統族人三從兄弟，主高祖祭，至其子五世則遷。	統族人，主始祖之祭，百世不遷。

今擬大宗小宗圖

禰 別子之庶子				
小宗 禰之長子	同父 兄弟宗之			
二世	同父 兄弟宗之	從 兄弟宗之		
三世	同父 兄弟宗之	從 兄弟宗之	再從 兄弟宗之	
四世	同父 兄弟宗之	從 兄弟宗之	再從 兄弟宗之	三從 兄弟宗之

五世則遷

適長子孫，世世統合族之人，主始祖之祭，小宗皆宗之。

祖 別子 大宗

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

祠廟神位圖説

「《家禮》祠廟神位，何以高曾祖考自西而東？」曰：神道尚右，漢儒之臆説也，非古昔之禮制如此矣。何以言之？古者廟制，大夫、士東房西室，見於《儀禮》者可考。其廟皆有堂，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謂之棟，次棟之架謂之楣，楣前之架謂之庪，今之接簷也。棟後楣之下爲壁，而開户牖，爲房室。户在東，近房。牖在西，直室。户牖之間謂之依，乃堂之正中，尊者所處，所謂客位是也。户既偏東，則室最深隱，故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是以寢廟以室爲主，而神坐東向。祭者西向以從事，由其事勢不得不然尔。後世之廟，既無房室之制，皆南向中門，如古之堂焉。若如《家禮》，高曾祖考之位以次自西而東，不惟與古人神坐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豈事體之所宜乎？曰：「禘祫以西爲上，獨不可擬乎？」曰：此祠廟之常祭也，與祫異者也。古者昭穆各自爲廟，故四時之祭各伸其尊，及其祫祭於太祖之廟，太祖正位東向，太祖之下，祧主存主以世而序，以西爲上，坐北面南爲昭，坐南面北爲穆，統於始祖，而左右布列，禮之變義也。今也制非古室，祭非合祖，徒爾以西爲上，於義安在？況生時所處，燕賓客，奉親長，訓子姓，莫不於中堂焉，取正而居之，没乃偏於室之一隅而祭之，又豈事死如事生之義哉？徒泥夫古人神道尚右之説，而不達夫因時制宜之義，皆信古不通之過也。今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爲準，高祖曾祖分中，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各

为龕室，隔别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爽，而《家禮》不必深泥，亦無不可者矣。

祠堂舊圖

妣　考　祖妣　祖考　曾祖妣　曾祖考　高祖妣　高祖考

祠堂新圖

祖考　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考　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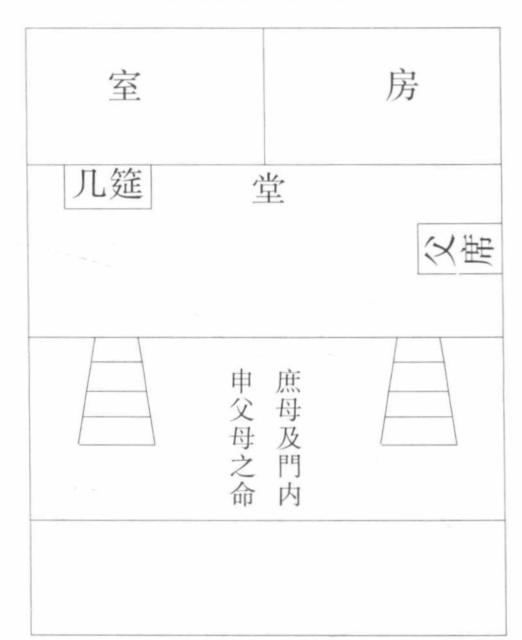
奠鴈醴女位次圖説

婚禮醮女奠鴈位次，《儀禮》亦不明著，今以文義度之，畧有可證。按《禮》云「至於門外」，謂婿至婦家大門外時也。「主人筵於户西，西上，右几」，謂女父之筵在户之西，直堂中也。「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潁黼，在其後。」此謂女須父母醴時尚在房中也。「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❶此蓋謂醴女時也。《釋宫》曰：「房户之西曰房外。」謂正當房之南壁也。謂房户，非室之户矣。母在房外南面，則父醴當在户西南面，所謂

❶「父」、「戒之」，原無，今據《儀禮·士昏禮》補。

「主人筵於户西」，乃父之位也。父母南向，則女西向而醴之，宜矣。及觀母戒女於西階之上、庶母申戒於門内之文，似是婿奠鴈降出，父從降自西階之時。蓋主人迎婿入，升自東階，西面，婿執鴈升自西階，中堂當楣北面，奠鴈，主人似在當楣稍東楹之外。此時母仍當在房外，女在母左西面，姆在女右西面，女從皆在女後西面，如醴時也。婿既奠鴈降出，女即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蓋主人於醴女之時，已送女而命之矣，故止於堂上不降送。母仍送至西階，施衿結帨以戒之，故曰「母戒諸西階之上」。母詣西階而止，庶母猶送至中門，故曰「庶母及門内施鞶，❶申父母之命」。若如舊圖父席，此乃奠鴈西向待婿之席，未見有異於《儀禮》。至於新圖，乃因舊圖父席在東，遂將母席居西，而女反在户西之筵南向，全與《儀禮》相悖。其父母等戒命，又於醴女之時俱行，似與《儀禮》母送至西階而戒、庶母及門而戒、尊卑等差節文之宜，亦迥然不同矣。惟我朝婚禮，醮子、醮女、奠鴈、登車諸圖，最爲明備，乃去《家禮》父東母西女南等制，而一本諸時宜，似於《儀禮》有所發明，誠爲萬世之準繩也。今並圖出。

家禮婚禮圖



❶「鞶」，原作「盤」，今據《儀禮·士昏禮》改。



國朝昏禮，醮子、醮女及奠鴈與《家禮》不同，乃合古禮，並圖於後。

父醮子圖

父母

子北向聽命於此

子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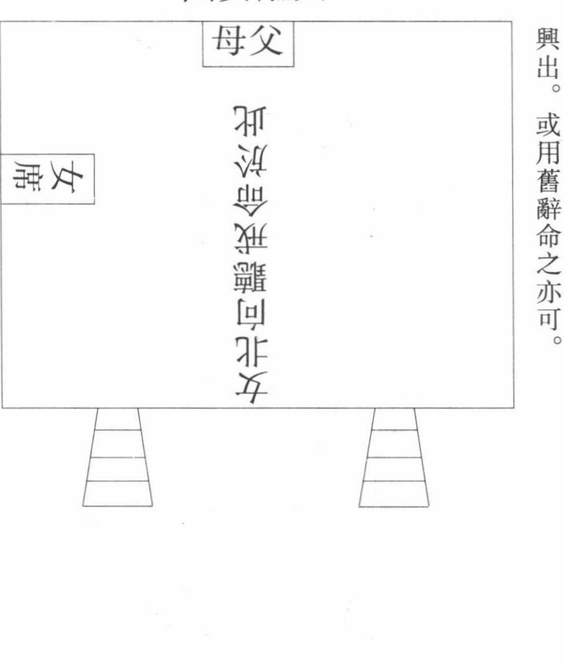
父母盛服就坐，子再拜，興，就席立。贊者取盞斟酒，執之詣子，子北向跪受盞，❶祭酒啐酒，興，授贊者盞，又再拜，詣父母座前跪。父母隨意致戒辭畢，子俯伏，

❶「北」，原作「比」，今據文義和圖中文字改。

興出。或用舊辭命之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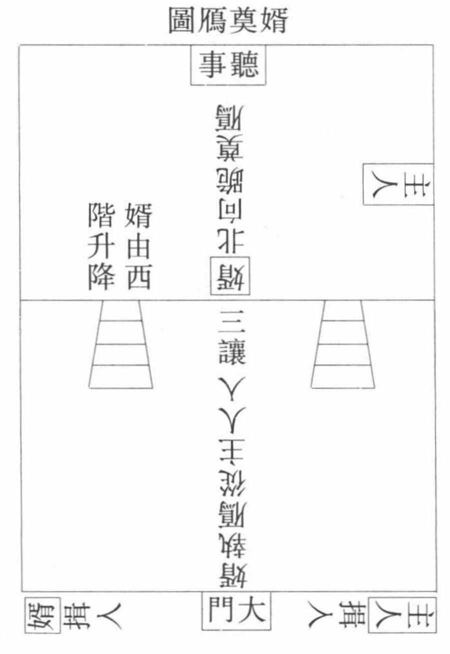


父醮女圖



女盛飾，姆相之，立於室外，父母坐於正堂，姆導女父母前，各四拜。女即席，贊者斟酒詣女，女北向跪受盞禮如醮子。❶畢，于父母前各四拜，父母隨意致戒辭命之。次辭諸尊長以俟。或用舊辭，父起立命之。

婿奠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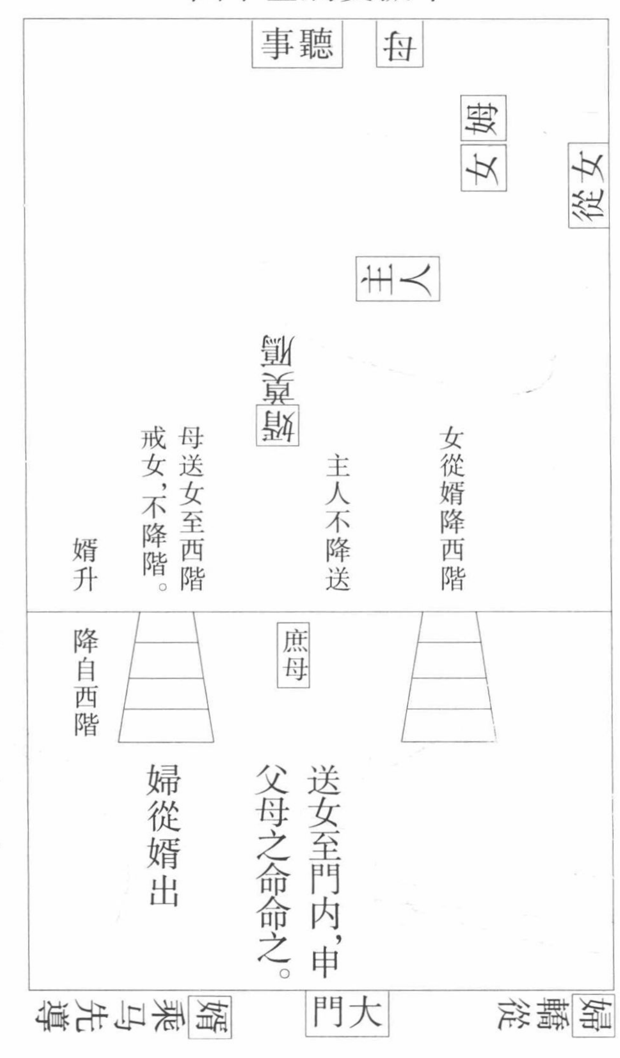


女登車圖



❶「女」，原無，今從王校補。

今擬奠鴈登車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五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喪禮論十七首

並喪

「並有父母之喪，如之何？」曰：《記》有之：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虞也，先重而後輕。曰：「今也同葬而並奠，同虞而並祔也，何如？」曰：父母之親，同也。今之法制，服斬同也，無厭也。葬奠虞祔，皆反乎古，同服而稱情，簡易而便事，亦猶夫行古之道也。「喪有先後，何如？」曰：父已葬而有母之喪，則服母之服。既虞也反服父之服，既練也則服母之服，不以輕掩重也。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母服，母先而父後也亦如之。曰：「祖父之喪，將練而父亡，何如？」曰：持重於祖，兼主於父，禮也。練、祥、禫祭也，服其除服，卒事反父服。曰：「父喪未終而祖父没，何如？」曰：嫡孫爲父後者承重，禮也。父雖練也，猶服其承服。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承服。「諸父昆弟之亡也，當其父母之喪，則何如？」曰：其初喪也，服諸父昆弟之服。返而其次也，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外親之喪亦如之。「有所後父之喪，而本生父母亡，如之何？」曰：已殯則服其服而往哭之，襲而歸，反喪服。已葬則俟其殯而歸，反喪服。其除喪也，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曰：「不亦輕本生乎？」曰：禮有所重，斬不可以離次也。

改葬 脩墓附

「庚亮、何充改葬服衰，禮乎？」曰：斯禮之過也。《儀禮・喪服傳》曰：「改葬緦。」戴氏曰：「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非是親也，皆吊服而加麻。「鄭氏云：『必終三月而除。』何也？」曰：王肅有云：「道有遠近，或有艱故。」使三月之外尚未集事，遽可除乎？葬畢而除，不限三月，宜也。曰：「不亦輕服而臨至親乎？」曰：非是之謂也。斬衰既葬，則布同於齊衰。既練則同大功。故曰，功衰大祥之後，縞冠麻衣，即如緦麻矣，服變之漸也。改葬緦者，以不可以吉服從事也，故服緦以從已變之服爾。《春秋穀梁傳》曰：「改葬緦，舉下，緬也。」緦，五服之最下者也。緬，遠也。曰以其遠，故舉其輕服也。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則吊服而加麻。」由是言之，反重服限三月者，皆禮之過者也。從事以緦，畢事而除，禮也。曰：「父母之墓崩毁，或盜發露柩體，脩之，宜何服？」曰：此痛之甚者也，可無制服以臨之乎？禮無正文，以義而起亦可也。改葬禮緦，其服雖輕，而用情甚重。脩墓更葬，其事體均制緦。禮也。

叔嫂服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

之也。』自唐以來，皆爲之制小功矣，而吴氏復非之，然耶？」曰：此解經之蔽也。緣情飾服，以義制禮，古今一道也。先王制禮，豈無不盡者乎？古經閲世，豈無舛遺者乎？而膠柱以持論，未有不疎於義而乖於情者矣。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嫂可以爲位而哭，謂推而遠之乎？謂避嫌疑乎？不然，是子思之犯禮矣。推此義也，雖制服亦可也。唐魏氏徵議曰：「禮，繼父同居者爲之服，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非有骨肉之親，止以同爨之義爲之制服耳。今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語？生而共居，愛同骨肉，死則推遠，乃同路人，稱情立文，其義安在？議請小功五月。」制服，可。程子亦曰：「古者叔嫂無服，只爲無屬，今之有報亦是。❶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雖然，此自同居之義論之也。婦人從夫而有從服，兄與弟相服矣，從夫而相爲昆弟之服，昆弟亦報之服，其大義自正。固執於推遠之説者，解經之蔽也。

喪中祭

「三年之喪，祭乎？」曰：《記》有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故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三年之喪，不祭於廟，禮也。「然則時祭遂不舉乎？」曰：大夫以下，可以宗人攝之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

❶「報」，《二程遺書》卷十八作「服」。

誰爲攝？吉凶異道，不得以相干也。曰：「後世王者，喪以日而除，祭不亦可乎？」曰：既吉矣，雖祭亦可也。曰：「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無除者，故祭可廢也。既葬，則緦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既祥，則期可攝矣。宗子非喪主，除服而祭，常道也。喪主非宗子，持喪而不與於祭，禮也。曰：「杜預以衰服祀於几筵，墨衰祀於宗廟，不可乎？」墨衰非禮也，不如攝也。

服官政 奪喪祔

「三年之喪，可以服官政乎？」曰：《記》有之：「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之喪，三月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禮也。夫君子之居喪也，衰麻之衣不釋於身也，哭泣之聲不絕於口也，居廬寢苫不離於殯宮也，練而堊室不與人坐也，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也。故聖王體人臣之情，容其自盡也。故《禮》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者，此之謂也。曰：「『金革之事無辟焉』者，何也？」曰：國難危急，不可以有家也。才可以舒國難者，雖私喪不得以辭避也。事之變也，道之權也。事平而反喪，禮也。非國難而從事者，皆急於仕進者也。故孔子曰：「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葬北首 合葬嫁殤招葬祔

「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

曰：《檀弓》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蓋人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塋域未必南向，何如？」曰：殯，權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向陽負陰，正南北之位。禮也。觀於古人之墓無偏向者，可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而同椁，今也葬以灰鬲，異槨而同穴可也。「有離之者何也？」力之不能祔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知也。謂地道以右爲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殤而遷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寇亂而失其體，招魂而葬，何也？」曰：葬所以藏其體也，斂衣冠而招魂，不亦作虛乎？閉精靈於沉冥之域，不幾於失鬼神之性情乎？二者皆犯於禮者也。

遷廟 復寢祔

《士喪禮》：「卒哭，明日而祔。」祔者，祔於祖也，以未有廟，故祔食於祖，喪畢而後遷廟，禮也。「鄭氏練而遷，《書儀》祥而遷，《開元禮》禫而遷，其不同何也？」王子曰：禮無明訓，儒者各以己意斷之矣。「然則今也宜何從諸？」曰：張子有云：「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因其祫祭，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入于廟。」鄭氏練而遷，喪事方中，《書儀》祥而遷，似亦尚早，不若《開元禮》禫

祭既畢，遂行祧遷之禮。主人既已從吉，祧主安於別室，新主亦正其位，乃於情禮宛轉不遽。是故三年除喪而後遷，亦以體新主不忍遽祧祖考之孝也。曰：「鄭氏云：『凡祔已即更復於寢』，何如？」「曰：古禮，」一祔于廟，更不復寢。觀《戴記》，諸侯遷廟則知之矣。其曰「出廟門至於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非自殯宮來明矣。其曰：「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奉衣服者至碑，君與有司皆從。」惟廟中堂下有碑，則主由祔廟而出明矣。其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則爲禰廟始遷之禮明矣。是則主祔于祖，不復出居殯宮，其昭昭如此。「鄭氏謂『祔已復寢』，不知何據？」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神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蒸嘗于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而有几筵，卒哭而祔始作主，既祔之後，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于新廟，以時而蒸嘗焉。由戴氏、呂氏之言觀之，則既祔不復寢也明矣。「然則今也宜何如？」曰：既祔而主常居廟，不復奉返于寢，遇練、祥、禫祭，出而祀于寢，必俟合祭而後遷，禮也。

過期葬 速葬祔

「有故過期而葬者，其禮何如？」曰：未葬不可受服，斬衰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小祥，其大祥仍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次月練之，又

次月爲大祥，終月而禫，即吉矣。「速葬者何如也？」曰：葬之日即虞，三月而後卒哭，哀不可遽殺也。祥、禫皆如其期焉。「久而不葬者何如也？」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爲尸柩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其旁親雖不得變葛，皆以麻終其月數而除之。至葬則仍服其服，虞則除之。「其既葬也，何以除？」曰：《記》亦言之：「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未葬其親，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服，必待葬畢而後除之，然其除也，又有漸焉，必再祭而後除，不可同時也。故葬而虞，卒哭而祔，次月而練，次月而祥，再次月而禫可也。

居喪見人吊人食人遺人

「居喪見人乎？」曰：《記》有之：「疎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吊人乎？」曰：《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將遺人乎？」曰：《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曰：《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

道也。是故士之居於鄉也，事有必見人者，況庶民乎？ 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爲，雖見人可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内，曾幾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 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答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吊其孤亦可也。

貧葬 大柩祔

「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椁，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椁亦可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懽，斯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謂之禮。」「没於遠方何如？」曰：力能歸其柩，正丘首而葬之，禮也。不能反其柩，旅葬其地，亦禮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曰：斯悖謬之大者也。且夫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之，是戕其親矣，何忍乎？ 斯悖謬之大者也。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即葬於瀛、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不猶逾於焚之哉！

喪未斂服

「喪禮初終至成服，三日之内，其服何如？」王子曰：崔氏云：「凡親死將三年者，皆去冠而笄纚如故，著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婦人去笄而纚如故，不徒跣，不扱衽，亦著白布深衣。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纚，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此未小斂時所服也。小斂畢，斬衰男子以麻括髮，女子以麻爲髽，齊衰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皆去冠纚，以布爲免。婦人皆去笄纚，以布爲髽。大功以下男子皆免，而婦人不髽。但素笄耳。其服，自斂畢至成服，皆白布深衣不改，此小斂以後成服以前之服也。曰：「古人之爲服，既聞命矣，敢問今之服宜何如？」曰：古今冠服異宜，用其意可也。其未斂也，男子去冠巾，婦人去假髻，然喪不可無飾也，仍各以白布一幅裹其首。漢時裹巾帕頭之制。其既小斂也，男子則去布，以麻繩括其髮，仍戴白布巾，而加環絰於其上，腰絰散垂其末而加絞帶。婦人亦去布，以麻繩纏其髮爲髽。齊衰男女免而髽，大功以下免而素笄，皆如其制可也。今之白布長衫，衣與裳連，古深衣之變也。男子初喪至成服，不改可也。婦人白布衫裙，不改亦可也。

居喪服食起居

「三年之喪，以漸而變者也。其在衣服何如？」曰：禮有之矣：斬衰裳，苴絰絞帶，

冠繩纓，菅屨苴杖。疏衰裳齊，牡麻絰，❶冠布纓布帶，疏屨削杖，此既殯之成服也。三月而卒哭，斬衰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冠布纓，藨屨，内納絰帶，去麻服葛。期而小祥，以七升布爲衰裳，去負版，衰辟領，練冠，素纓，中衣黄裏縓緣，除首絰，繩屨無絇，要葛不除。又期而大祥，去腰絰，除杖，麻屨無絇，祭用朝服，練冠，中衣素緣。祭訖更，首著練冠素纓，身著十五升麻布深衣。中月而禫祭，以玄衣黄裳，祭訖，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練纓縞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平時。其衣服之變如此也。「其在飲食何如？」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始食菜果，有鹽酪，反素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其飲食之變如此也。「其在居處何如？」曰：父母之喪，既殯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脱絰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其居處之變如此也。曰：「古人喪禮之變如此，今之人宜何如？」曰：古今異宜。存乎今之法制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喪之禮所以飾哀也，務盡其實而不周於文焉，亦庶幾矣。衰練之服，雖不能備，而縞冠麻衣絰帶終制，一日不可墨其衰。酒脯菜果，藉以養生，雖不能盡如其節，而賓客燕樂，不可一與其席。室廬中外，雖不能便其居卧，而房帷之御，不可一

❶「牡」，原作「牲」，今據《儀禮·喪服》改。

入。如此，雖不能周於文焉，亦庶幾乎喪之大節也。

喪服諸制

「《儀禮》小斂：『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括髮免髽之制何如？曰：斬衰男子去冠纚露紒，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括髮。女子去笄纚露紒，亦以麻繩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曰髽。齊衰以下，男女既去冠笄，首不可無喪飾也，故男子以布廣寸亦自項後交於額前，却繞於髻，而爲免。女子以布爲髽如之。曰：「廣寸不亦大狹乎？」曰：此鄭氏之臆度也。今以布一幅摺之而裹於首，自前向後，而復繞於髻，亦可也。「然則禿者不免，何謂也？」曰：免之制，繞於髮而頂無飾，禿者則露其頂矣，故不免。不免則不括髮可推矣。「然則三者不近於相類乎？」曰：括髮、免、髽，皆髮居內而以麻與布表之，其制一也，在男女則異其名耳。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曰括髮，曰免，若曰自其麻與布言之也。女主內，故以內物爲稱，曰髽，若曰自其髮言之也。然究其制則一也。曰：「麻髮相半合結非乎？」曰：此杜預之論也。後世被髮之誤，自此始也，非古也。「喪笄去纚以總，何謂也？」曰：總所以束髮，出於紒後，垂之爲飾者。謂之總者，既束其末，又束其本也。總有組，有錦有布，吉凶之制異也。吉總長尺二寸，斬衰總長六寸，齊衰總長八寸，謂以總束髮，垂其餘於後者，或六寸八寸二寸耳。「纚，何謂也？」纚所以韜髮，鄭氏云：「今之幘梁也。」《士冠禮》：「緇纚廣終幅，長六寸。」蓋櫛以

理髮而後施纚，以纚爲紒，而後施笄，笄而後總以束之也。「惡笄用竹與榛，何謂也？」曰：竹與榛非美飾也。《記》曰：「女子子適人，爲父母，婦爲舅姑，皆以惡笄。」鄭氏云：「用榛爲之。」《檀弓》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用榛以爲笄。」是也。吉時，大夫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喪笄惟竹與榛二者而已。《喪服傳》曰：吉笄長尺二寸，箭笄長尺。」箭笄、斬衰笄長尺。其餘一尺可知矣。

魂帛

「《書儀》：『未葬而以魂帛依神』。何謂也？」曰：此鄭氏之説，而温公因之也。鄭以天子諸侯有木主，大夫士無木主，故引《曾子問》主命之義，疑以爲可用幣。今考之《記》，蓋謂天子諸侯傳繼未及六世，無毁廟之主，在廟之主又不可以行，故將行師，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之廟，載之以行，如受祖禰之命以出也。故孔子曰主命。今大夫士之主，將以依神乎？抑將以象受命乎？其不相類也甚矣，安可以幣代？況幣置於廟，則祖禰無别，考妣不分，參之事體，亦非盡善。故鄭氏雖取之，而終不敢自決，猶云「乎」以疑之矣。大抵有廟即有主，上下之達禮也。所謂諸侯出疆，大夫出聘他國，皆載毁廟之主而行是也。《士喪禮》未有作主之文，而鄭氏遂以大夫士無主，因而疑其用幣，此大不然矣。《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蓋言重設於始死之日，主立於既虞之後，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主未作，刊木爲重以依神，而幣之出於主命者，不用亦可也。

衰制

「五服衰裳制度何如？」曰：鄭、賈注疏多誤，而後儒因之，可惜也。嘗試參諸儒之説而正之矣。按：《儀禮·喪服傳》曰：「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今解之曰：在上曰衰，在下曰裳，削猶殺也。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内殺其幅，稍有飾也。袧者，辟兩側，空中央也。總五服之衰裳而言也。外殺者，縫之邊幅向外也。内殺者，縫之邊幅向内也。幅三袧者，據裳而言也。爲裳之法，每幅皆三辟積。古布幅之廣二尺二寸，七幅共布十五尺四寸。若不辟積以狹之，安得束身？然腰之廣狹，任人身體巨細，故袧之辟積，不言寸數多少，但每幅以三袧爲限耳。經曰：「若齊，裳内衰外。」今解之曰：齊，緝也。五服之衰，一斬四緝。凡緝裳者，向内展而緝之。緝衰者，向外展而緝之。凡齊，舉衣裳之邊際而言也。經曰：「負廣出於適寸。」今解之曰：以布一方置於背，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其在背上，故謂之負。辟領謂之適。負横出於辟領左右各一寸。經曰：「適博四寸出於衰。」今解之曰：辟領向外謂之適，左右各廣四寸，反摺向外，即今之開肩窩，餘布不縫於領中而摺之於外也。衰博四寸當心，辟領左右各四寸，則當中闊八寸矣。皆反摺向外，則出於衰外左右各六寸矣。經曰：「衰長六寸，博四寸。」今解之曰：以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之上，故廣袤當心也。經曰：「衣帶下尺。」鄭氏注曰：「謂衣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賈氏疏曰：「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之帶。下

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後儒遂於衣下施腰，取布半幅，横綴於身下，謂之衣帶。其謬妄無據，不成法製，殊爲可鄙。近世四明黄氏《五衰圖論》曰：「經謂衣帶下尺者，言衣隨人身長短，於束帶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也。」今解之曰：此蓋舉上衣之度而言也。人身有長短，不可概以尺寸計之，止於束帶之處，其下仍長一尺爲度耳。非如此，不足以掩裳際。黄氏之論得之。經曰：「衽二尺有五寸。」鄭氏注曰：「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賈氏疏曰：「掩裳際，對上腰而言，此則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方，不破之。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横斷亦留下一尺正方，是用布三尺五寸，得衽二條，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各綴於衣，垂之向下，以掩裳際。」嗟乎！其謬誤之大，莫甚於此！近世丘氏有云：「注疏有綴衰於外衿之上之文。既曰有外衿，則必有内衿矣。今之衰衣之制，止有衣身而繫帶於兩旁，如世俗所謂對衿衣者。衣著之際，遂使衰不當心，❶殊失古制。今擬綴繫帶四條，以外衿掩於内衿之上，則具服之際，衰正當心矣。」丘氏雖有是論，然不知以衿施於袷下，續於衣正幅之旁，雖欲以外衿掩内，然領止於領下，安得斜掩於脇？亦不通之論也。惟四明黄氏論云：「衽二尺五寸，言用布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爲燕尾狀，施於領下，作内外衿。」乃爲得之。蓋衣必有衿，而後可以掩其胸體。若如鄭、賈之説，是衣皆無衽，如對衿比甲之制矣。當心正中，其

❶「當」，原作「常」，今據文義改。

膚體必是暴露，豈事理之順適、聖人制衣之善哉！今按《戴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若在裳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論語》曰：「被髮左衽」。《書》曰：「夷狄左衽。」皆謂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左衽何居？許氏《説文》曰：「衽，衿交也。」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今解之曰：衰領當如二架相交，衣身承領不盡，别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綴於衣身之旁，以承領，狹頭皆向上，廣頭皆向下，以一爲上衽，以一爲下衽，王氏所謂袷下施衿是也。經曰：「袂屬幅。」今解之曰：袂，袖也。屬，連也。以整幅爲袂，而連屬於衣身也。《經》曰：「衣二尺有二寸。」鄭氏注曰：「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賈氏疏曰：「上云袂屬幅，據從身向袪而言。此言衣，據從上向腋下而言。」蓋謂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袂中之數，自上至下亦二尺二寸也。今按經曰「袂屬幅」，至袪又曰「衣二尺有二寸」。蓋言袂長廣之制如此也。言袂而以衣言之，何也？蓋袂之本在衣身，故不得不以衣計之，即今之針工量袂之長短，必自衣始也。二尺二寸何也？古布幅之度也。衣身之尺數如此，袂中屬幅之數又如此，則袂之長短可知矣。今解之曰：此言衣者，自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大凡布幅二尺二寸，故在衣身得二尺二寸，屬幅又二尺二寸，共長四尺四寸也。周尺十寸，只有漢尺八寸。布幅四尺，得三尺二寸，四寸又得三寸二分。是一袂之廣，共該今尺三尺五寸二分矣。布幅中度袂廣如此，亦足可以反詘及肘矣。使布幅少狹，别以布而續之，如三尺

五寸二分之長，亦無不可焉。經曰：「袪尺二寸。」鄭氏注曰：「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賈氏疏曰：「尺二寸者，據複摺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此蓋以袖之直口之廣言之，自上至下，該一尺二寸也。」嗟乎！古者朝服、祭服、燕服、喪服，雖有内削外削、齊與不齊之殊，其大制不相懸絶。今朝祭燕居之服，既皆施衽，而喪服深衣，獨以漢儒有是成說，歷代惑之，而不能復古，豈不爲可惜哉！

風水

「葬有風水之説，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之大儒已歷詆其繆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信而不爲之變，何也？」曰：茲習染之深乎！或貪鄙之心固於求利而爲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顙有泚，乃歸，反虆梩而掩之，蓋未知藏其體之爲善也。聖人緣此，遂易之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忍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以瓦棺堲周葬焉。又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復易之以棺槨。是葬之爲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盡善如此，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夫風水環聚，山川形勝之利也哉？蓋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卧具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殁也，亦欲得善地以藏其體魄，此孝子仁人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今乃緣之以窺利，不孝之事莫大於此。故今之擇地者，取其方向之宜，土脈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妄說，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五患』之論何

如？」曰：此亦未易懸斷者也。何也？使葬在山谷之地，其不爲道路、城郭、溝池、耕犁所及，或有之，而不爲貴勢所奪，亦未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路則城郭，非溝池則壠畝，他人不俟於奪而據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爲之。諸非其力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葬次

「趙季明族葬説何如？」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以次列兆，靡拘壟脈，亦可以破術士之妄矣。「世次日逖，子姓繁衍，如塋域之不廣何？」曰：五世而遷，如小宗然，亦禮也。季明之爲説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爲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及弟所生與嫡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曾孫以齒列子之南，玄孫以齒列孫之南，各從昭穆之序也。昭與昭併，穆與穆併，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昭以左爲上，兄弟以次而東，男西女東亦如之；穆以右爲上，兄弟以次而西，男東女西亦如之。❶所以然者，以近祖墓爲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❷明貴賤也。凡妾之柩，當比嫡妻之兆稍南。與夫同封，宗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絶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葬成人之

❶「西」，原無，今據文義補。清徐乾學《讀禮通考》引王廷相《葬次説》有「西」字。
❷「主」，《讀禮通考》引作「女」。

位，以有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皆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葬祖後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直，在其北，孫之妾與孫女相直，又在其北。先葬者居東，後葬者在其西，俱不以娣姒年齒爲序。嗟乎！是論也，祔子姓，逮殤獨，則謂之仁。正男女，謹嫡妾，則謂之義。左右前後各以其班祔，則謂之禮。從事體之宜而不惑於邪術，則謂之智。故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不直爲喪葬之設而已也。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六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七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答孟望之論慎言八首

災變警戒人主

上古聖人敬天畏天，以人生自天地之氣，安得不敬而畏之？ 尊本原始之道也。然天命幽微，罔可察識，故論天人之際，渾不以迫，正不以誣，觀於仲尼之言可測矣。秦、漢以還，董仲舒、劉向之徒，論啓謬枉，而郎顗、李尋、京房之徒，繼倡大誣，延至南宋儒者極矣。談天之惑，豈止説夢？ 道習如此，正宜稍加匡救，以抑其説，使不至誣世，斯聖賢拯時扶正之學也。故僕拳拳持辯，請教朋輩，復古聖人論天之道，渾大正直，不必瑣屑分搆，務求人主行政之非爲宜。何以言之？ 且如日月薄食，星緯彗孛，曆家可以逆而推之。《天文志》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遲則變爲祅星，爲攙搶，爲孛彗。」既可以推而知之，是天道一定之度當然，謂應人主之行政，豈不誣乎？ 此則其説不可通也。至於物怪災異之來，尤爲誣天之甚。物理感怪氣而化，陰陽值戾氣而變，自適然爾。必曰「人君失政，天降水旱，以災害示之」，嗟乎！ 何其不智之言如是耶！ 上帝無意惠民則已矣，使有意焉，天之威靈無往

而不得行，何不殛其躬自作孽之人與其誘引之徒，以絶其惡政之所自？何反出此水旱蟲蝗之災，使百穀不成，民食用絶，流離轉徙以死，豈非天欲用警人君，先自殺其民耶？天之拙果如是耶？不待智者決知其不然矣。而儒者之論，往往昧之，甘心厚誣，假此以爲警戒人主之具。夫君有僻政，足以危殆社稷，直言極諫，冀其聽而改之，豈不至誠？豈不明信？顧乃假此不可知者以伸己志，與佛氏之愚人何異乎？差有持天人之真、事理之正者，即以「天變不足畏」之罪加之，是何愚狠奸欺、誣天枉人之如是耶！今僕所著，大較以敬天畏天爲主本，以脩德行政爲實事，其瑣屑紛擣，如巫史所陳，《天文志》所載，必欲一洗而空之，以歸於真誠正直之域，使聖君、賢相、達人、正士見而思之，未有不以爲然者。而迂謬淺俗之人，恐亦未免駭其守常之見，逆其先入之心，而以爲異説矣。

乾元亨利貞

「乾，元亨利貞」，《易》卦正義謂「大通而利正也」。仲尼《文言》是四字之訓詁，非卦之本旨也，然於大通利正之義，亦自不相害。先儒言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正此等類耳。且易卦斷例，不止此四字，如吉、凶、悔、吝、厲、元吉、無咎、利永貞、利牝馬之貞、利不息之貞、艱貞、安貞、貞凶、貞厲、可貞、不可貞、有悔、悔亡之類，不一而足，豈非大通利正爲易斷之正義乎？僕所論著，殊不爲此。以先儒因仲尼解此，遂以元亨利貞平爲四德，一則傅會爲仁義禮智，一則傅會爲春夏秋冬。故僕見其不然，以貞固幹事

於智之義絶遠爲辯，以破《易》中所無之説。仲尼之平解，僕固置之仲尼之《易》矣。

地是天内凝結之物

先儒謂「太虚之氣，輕清上浮者爲天，重濁下隤者爲地」，似是一時並出，僕乃著此以明其不然。蓋天自是一物，包羅乎地，地是天内結聚者，且浮在水上。觀掘一二十丈，其下皆爲水泥，又四海環於外方，故知地是水火凝結，物化糟粕而然。山是古地結聚，觀山上石子結爲大石可知。土是新沙流演，觀兩山之間，但有廣平之土，必有大川流於其中可知。因思得有天即有水火，水火二者，元氣之先化故也。有水則必下沉，水結而土生焉。有土則木生，有石則金生，其次序之實理如此。五行家謂金能生水，殊非化理本真之序。今曰天必生地而後生物，不應先後懸絶如此。僕又思地上之物與水中之物相等，無地之先，水亦自能生物矣，何俟於地？故知水亦地道，不相懸絶。

寒暑由日進退

先儒謂「陰陽二氣自能消長，自能寒暑」，此萬古糊塗之論，原未嘗仰觀俯察，以運人心之靈，用體天地之化也。後之學者隨聲附和，以爲定論，此正可以太息者。故僕平生見其日近極而暑，日遠極而寒，故著爲説曰：四時寒暑，其機由日之進退，氣不得而專焉。意雖聖人復起，不得而易。何也？日，大火也，真陽之精也。人於木火，近之則熱，况近真陽之火，有不熱者乎？

熱則地脈開矣，生物暢矣，水泉達矣，雨澤行矣，津液通矣，孰謂非日之力乎？故日近而暑，則日遠而寒，理不過此。謂陰陽自能寒暑，何不脱另自爲運行？何日近而暑，日遠而寒，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不相戾耶？僕亦不須他證。《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以日月之行而得冬夏，則寒暑由日之運行致之矣。而又何疑乎？今謂日亦氣之所爲，僕恐日之精烈光明，非冲虚暗澹之氣可得而同其功也。

春雪亦是六出

先儒謂「雪花六出，應陰數也」。不知孰使應之。亦雪自應之，有所雕鏤者乎？此論涉有作用，非出自然。故僕著其所以，皆由勢所必至，數出天成，黜彼「應」字，乃合至道。今曰春雪五出，此亦裨説瑣語，烏足憑信？僕北方人也，每遇春雪，以袖承觀，並皆六出。云五出者，久矣附之妄談矣。

聖賢之學一道

先儒謂「聖人氣象難學，必學賢者，庶易造進，庶不躐等」。此自宋儒接引中人以下，故設此論。僕觀名理，殊爲不然。自洒掃應對以至均平天下，自格物致知以至精義入神，只是一理，有始終之序，無聖賢之分。始而學賢，終而學聖，是二道矣，是兩截矣。若然，則所謂「無所擇於地而安」者，必待學至聖人而後能，則後之儒者，皆當舍置。如其不然，則成童以上即當以是爲法矣，何躐等之足云？大抵人生才質，中下

者多，故學道造詣，上達者少，教人者往往俯就以誘引之，其法遂拘淺，而望聖人如登天矣。揆之殊非通議，由之寔敝聖途。

集義明道並行

君子平生惟義是集，則於天下之事固無不敢爲者矣。然亦有懾於禍患，惜其生命，而自私之心勝於義者。此在古今之人頗多，豈可謂集義之人便能一一敢爲？此僕所以著其不明諸道，而爲鄙吝之心所奪也。楊子雲平生守義，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是以二十年執戟不遷，謂曾行一不善乎？直以懾於禍患而鄙吝自全之心勝，故俛首於莽、賢之間，而終不能死義，豈非道理猶欠明快，而蝕其平生所守之義乎？先儒云：「楊子雲明哲煌煌」，彼何曾見得？正謂此也。

主静當察於事會

動静交相養，至道也。今之學者，篤守主静之説，通不用察於事會，偏矣。故僕以動而求靈爲言，實以救其偏之弊也，非謂主静爲枯寂無覺者耳。

答顧華玉雜論五首

祥異非必君政所致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物理感召，亦不盡然。堯仁如天，洪水降災。孫皓昏暴，瑞應式多，謂堯乖皓和，可乎？嘗謂君仁臣

忠，父慈子孝，雖山崩川竭，虹貫星彗，不足以累其清平之治；君驕臣諂，政僻刑淫，小人進而賢哲抑，雖鳳儀麟游，景星慶雲，不足以救其危亡之禍。何也？天道遠而難知，祥異有無，不足憑也。人事近而易見，治亂之形，由政致也。聖人之贊化育，裁成輔相，乃其實事，謂能感格天地，亦神道設教之義乎？

陰陽非自能寒暑

日躔有遠近，故氣變有寒暑，如影隨形，不能相離，此萬古不易之論。執事云：「元氣發舒翕聚，自能寒暑，不藉於日。」僕累日搆思，不得所由之故。望以發舒翕聚，離日獨運之象，明以示我。有何機緘？有何朕兆？何以寒不遽寒，以漸而寒？暑不遽暑，以漸而暑？二氣既殊施用，何以卒來相代？其往者將歸何所？其來也從何而至？極有南北，原無東西，今云東西二極，不知日道何以進退？《易》之八卦，伏羲雜取兩間陰陽法象之大者以發揮《易》理耳，與六十四卦所取大同，非合併以論造化之義也。後之儒者，不精致思，遂援《易》以解釋造化，復作圖以論消長。不知氣在兩間，非日近不熱，非日遠不寒，非日氣所及不熱，非日氣不能及不寒。秦、漢儒者，尚能達此，而宋儒乃獨昧之。後之學者，固執先入，不敢異議，致使造化實理，隱而不伸，惜哉！

詩箋解螟蛉之誤

螟蛉，蜾蠃，詩人取義自別，解經者乃

誤耳。「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菽，美穀可食，以興善道，人心同好也。「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蜾蠃負螟蛉之子，以飼養己子，以興人當以善道教其子也。「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終上文二興之義也，言人當以善道教其子，使其似之可也。即《周頌》「以似以續」之「似」，此義自通。又何必謂不似者可教而似耶？況蜾蠃一孔負入螟蛉八九，而成止一子，安可謂始而如蜜點者非其子乎？今簷下倒吊蜂，始而生子，亦有一點如蜜者，在孔底數日，亦化爲蛹，而蜂自啣物飼之，與蜾蠃預蓄螟蛉，蜘蛛閉其户，待其子食不同也。此非親自驗其然者，必爲《詩箋》所惑，不能遽解矣。

日月非入地下

漢之前，以《周髀》之術論天。自張衡玄渾之法出，而《周髀》之論遂絶其傳。其法謂天如覆蓋，以北極爲蓋樞，今之中國在樞之南。天體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則明而爲晝，日遠則暗而爲夜。其法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世無神解推移之士，故多違失，而史官不用。平子之法，籠同渾取，易於久行，其實一道也。僕因「日不照北」之説，乃爲此解。今曰：「日月之光，經陽明則發散而朗，經幽陰則斂聚而暗。」請以月之道論之。説者曰：「月借日之光以爲明。」如月在正午之地而望，其日當在子位，正對地下之中，隔於大水，是日經幽陰暗晦之際，何以月藉其光而大

明乎？由此觀之，謂在地下，其光斂聚而暗，亦自相礙矣。嘗觀夏至之時，日由東北方出，西北方入，自中國視之，其行度已在北如此。以北虜陰山之際視之，當亦又更北矣。陰山之北，豈不又更北乎？故僕以《周髀》倚蓋之論，破其「日不照北」之説。觀夏至前後，半夜時望北天，如日之將曉，與冬至半夜黑暗不侔，則日在北方明矣。但人去日遠，不及見其光，而日光所及有限，亦自不能遠及於人耳。非必日入地下，爲地掩蔽而後爲暗也。日月在天，似無一時而不相見，觀月之受光可推。但人處卑下，於日月有見不見之時耳。

金木非造化之本

五行生剋，出自異端邪術，古今大惑，莫甚於此。夫金乃水土與火三精凝結，化理最後。水則陰精所化，萬物爲質之本。五行家曰「金生水」，自今觀之，厥類縣絶不侔，厥理顛倒失次，安有生水之理？夫木以火爲氣，以水爲滋，以土爲宅，此天然至道。五行家曰「水生木」，無土，將附木於何所？水多火滅，土絶木且死矣，夫安能生？今謂水中生萍，恐非大觀之論。夫水、火，元氣之先化，水、火具而後土生，有土則萬物生而大化備矣。金、木者，與人物同塗也。謂五行六府急於民生之用可也，與火、水並立而爲生人物之本源，此則邪術小道之傅會也。僕嘗謂天地之間，無非氣之所成，故人有人之氣，物有物之氣，則人有人之種，物有物之種。如五金有五金之種，草木有草木之種，各各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謂「金、木之氣生人」，然則謂人

物之氣能生金、木，何不可之有？且夫木，津液，血類也。燧火，氣類也。皮之柔，肉類也。心之堅，骨類也。開花結實，精類也。謂人之氣生木，不亦可乎？學者眩於前言，而不大觀通炤，誤矣。夫五行六府，古昔先王取以論政，不過重民用耳。逮夫末世，聖王不作，正道湮窒，處士横議，怪誕紛起，始有以五行傅會於臟腑者矣，始有傅會於四時者矣，始有傅會於星緯地理者矣。下至於唐，始傅會於生命之術矣。再及於宋，則傅會於陰陽造化矣。邪論紛紜，以漸而極。不知天地大化，惟陰與陽，水火與土，化之大用。金、木二氣，與人並生，緣假五行立論，遂並以附入耳。是論也，始而出自匪儒，繼而惑於愚民，久而遂爲定論。後世雖有名儒賢士，執夫古昔之舊，亦從而信之矣。此非聖君賢相繼天立極者特起於上，詎邪禁誣，復正道於太古之純，恐亦未能辭而闢之，以垂信於後世也。

答趙生習家禮疑問八首

按《冠禮》醮時，冠者再拜，繼升席南面受盞，賓復位，然後東向答拜。不知所答者，答前之再拜耶？抑冠者復拜而答之耶？若答前拜，不應如此之遲。若冠者復拜而答之，則又無冠者復拜之文。

《儀禮》戒賓、筮賓、宿賓，皆云：「主人再拜，宾答拜。」賓醮冠者云：「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户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既受觶，「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賓醮冠者相拜亦

如之。由是觀之，執觶執爵，有所授受，故先後相拜，手無所執，故一時相拜，蓋亦事勢之宜如此。其啐酒畢坐，奠觶而拜，似亦一時即相答者。何也？手無所執故也。其云「執觶興」者，辭之不可已也。何也？《記》曰：「以爵拜者不徒作。」故奠觶拜，必曰「執觶興」，而後可以言「賓答拜」也。《家禮》本之《儀禮》，故冠者再拜受酒，而曰「賓不答拜」。賓復位答拜，而曰「冠者不答」也。《鄉飲酒禮》云：「主人坐取爵，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北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是亦先後相拜之義也。《家禮》欲存古意，故不變爾。今欲爲一時相拜，以合時宜，必於賓授觶之時，冠者即受之，且不先拜，候賓復位，乃奠觶於筵而後拜，庶賓得以一時相答也。

《喪禮》：「飯含之後，卒襲，覆以衾。」注曰：「加覆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若服上服矣。又小斂大斂之時，又有死者所有之衣，不知用以爲塡實之具，不知復著於深衣之上否也？

按《儀禮》「襲衣三稱，明衣不在算」，「庶襚繼陳不用」。謂不用襲也。小斂陳衣，祭服庶襚十有九稱，陳衣繼不必盡用。大斂陳衣，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不盡用者，納之以少爲貴也。蓋襲者，爲死者著上衣也。卒襲後，即以冒韜之。小斂時，雖欲著衣，亦不可得矣。大抵大小斂所陳之衣，爲斂時覆掩之具，故小斂曰：「祭服不倒，美在其中。」大斂曰：「美在其外，君襚不倒。」謂之不倒者，豈著于體之云耶？

有若喪次之居，殯側之居，二者不知居孰爲宜？

三日而斂，斂而即殯，殯於堂中少西，蓋疾病遷居正寢，已在堂中。《記》曰：「尸未設飾，故帷堂。」觀此，則喪次與殯側，一而已矣。自喪者言之，謂之喪次，自死者言之，謂之殯側。

有若朝奠奉魂帛，出就靈座。夕奠奉魂帛，入就靈床。其出其入，不知指何所？

此蓋謂殯所朝夕哭奠也。朝奉魂帛，出就靈座，而後行奠，如生之夙興也。夕既奠，而後奉魂帛，入就靈床，如生之夜寐也。魂帛不經見，温公以義起之。按《儀禮》：「重木刊鑿之，祝取銘置於重。」《記》曰：「重，主道也。」注云：「士重木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蓋以葬後既有主，則重可埋也。若以木如今神牌之式爲之，亦自有古意，魂帛不用亦可也。

賓再拜，主人不答拜。及賓慰主人，主人再拜謝賓，賓亦不答拜。似於時未合，於情未安。

按《家禮》，賓入吊，云：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賓慰主人。云云，主人對曰云云，又再拜，賓答拜，不見不相答之文。當再看。

祭有四時之祭，則高曾祖禰既用享矣，何至季秋乃復有禰之祭耶？蓋祭不欲瀆，瀆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亂。疑

若煩與亂矣。

程子云：「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故象其類而祭之。朱子初年亦祭，後以爲僭，冬至似禘，立春似祫，季秋似大享，故不用。今以人情論之，祖宗乃子孫所自出，豈可終年累歲，絶無一奠之致？若於立春之日奉先祖及四代以上之祧祖而並祀之，不惟於祫祭不至相僭，而子孫報本追遠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又何煩瀆之有？

餕餘之時，注云：「以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獻尊者之酒，而主祭之人不與焉。」似非主人長長之敬。

古人祭有賓，《家禮》惟合一族之人，雖宗子主祭，而事則合族舉之。故餕之時，宗子亦一族人爾，焉得主餕事？故惟擇子弟年長者一人，向尊者致祝，若曰通爲大家之事云爾。

墓祭乃先祭祖考，然後方祭后土，似非事外神之宜。

墓祭必芟夷草木，斬掘土壤，蓋有事於后土矣。未祭之先當致告，告畢然後芟夷斬除，行洒掃事，祭訖然後行祭事，似於内外神祇禮意有得。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七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夏小正集解十二篇并序

夏小正集解

《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爲古籍，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余讀諸家注解，病其疏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一日，浚川王廷相子衡父序。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獻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鷄桴粥。

「正月」上，金氏加「春」字，戴氏傳無，今從之，夏秋冬放此。啓蟄，何也？戴氏曰：「言始發蟄也。」《月令》云：「蟄蟲始振。」今按：物之蟄者，有鳥有獸有蟲，言蟲不足以該之。《小正》廣矣。鴈北鄉，何也？向，往也。戴氏曰：「鄉其居也」，謂「生且長焉爾」。不言鴻者，概

之也。《月令》「鴻鴈來」是也。見鴻鴈之往來，則知寒暑將變之候。雉震呴，何也？震，「晨」之訛也。呴，鳴也。楊子《法言》曰：「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呴也。」司馬温公注曰：「螘出蟄而行，雉之朝呴，皆春候也。」方氏曰：「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呴以朝。」蓋雉當春而呴，桴粥時也。戴氏以爲雷鳴而雉呴，誤矣。魚陟負冰，何也？時冰雖未解，地氣上達而水温矣，故魚遊水上，如負冰然。農緯厥耒，何也？緯，束也。束其耒者，夙戒農事爾。金氏謂「農大夫咸戒農用」，得之。《月令》「修耒耜，具田器」本此。初歲祭耒，始用暢，何也？金氏曰：「祭始爲耒之人也。暢，鬯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耕藉，則鬱人薦鬯，王裸鬯，鬯之爲言暢也，蓋祭耒而用暢也。囿有見韭，何也？韭陽菜，早生，此時有露見者。時有俊風，何也？俊，大也。戴氏訓爲「南風」，無據。北方春時恒有大風，南風則不大。寒日滌凍塗，何也？滌，除也，如《豳風》「十月滌場」之滌。冬時雨雪著地皆冰，故塗凍。春時日煖，則凍釋而爲泥塗矣。故及寒日滌而除之。田鼠出，何也？田鼠，田間之鼠穴於地中者，《爾雅》謂之鼢鼠，音憤，以地煖而出也。農率均田，何也？《禮》正義曰：「農率，田畯也。」均田者，《月令》所謂「修封疆，審端徑術」是也。獺祭獻魚，何也？《禮》疏云：「祭天也。」獺食魚，故祭以魚。何以祭也？魚始出潛，獲多也。陳之如祭，故謂之祭。大要示人以候爾。豺祭獸亦如之。鷹則爲鳩，何也？此形化也。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

鷹化爲鳩，鳩復爲鷹，田鼠化鴽，鴽復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雀爲蛤，不言相化，是不復其本形者也。農及雪澤，何也？積雪之澤未消，則土田膏潤，可及此時服農工也。初服于公田，何也？先公後私，《小正》示民義也。采芸，何也？《雜禮圖》云：「芸，蒿也，香美可食。」《月令》「十一月，芸始生」，至此月可采矣。戴氏曰：「采芸，爲廟薦也。」鞠則見，何也？金氏曰：「鞠菊古通用。」蓋菊始苗爾，戴氏以爲星者誤矣。初昏參中，斗柄垂在下，何也？斗魁枕參首，參中則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垂下，所以著參中也。柳稊，何也？稊，芽也。柳，先生稊者也。梅杏杝桃則華，何也？杝，山桃也。梅杏杝桃，先生華者也。緹縞，何也？《爾雅》「蒿侯莎，其實緹」，乃香附子之苗也。此時成實，故曰緹縞。鷄桴粥，何也？桴，嫗伏也。粥，養也。按許氏《説文》：「孚，卵孚也，從爪從子。」鳥抱卵，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桴粥者，鷄抱卵以粥子也。

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士女，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采繁，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剝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往耰黍，何也？種早黍也。「初」當作「袀」，連上爲句。禪袀，禪裌之衣也。時漸煖故耳。俊羔，助厥母粥，何也？俊，大也。粥，養也。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母乳也。羔離母而後母養，故曰助。綏士女，❶何也？曰：綏，安也。《周

❶「士」上，經文有「多」字。

禮》：「仲春，令會男女。」金氏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丁亥，萬用入學，何也？ 萬，舞名。 戴氏曰：「干戚舞也。」《詩・閟宮》注曰：「萬者，舞之總名。」金氏曰：「此《月令》所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 按《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蓋古人之學，春秋教禮樂，故卜日入學，教士以舞，而釋菜於先師也。《小正》示教民之候如此。 祭鮪，何也？ 金氏曰：「此所謂『春獻王鮪』是也。」《月令》「季冬薦鮪」本此。 榮堇，何也？《爾雅》「齧，苦堇」，注曰：「堇葵，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疏曰：「齧，一名苦堇，可食之菜。」《內則》所謂「堇荁枌榆」是也。《本草》注曰：「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謂之堇，葉似蕺，花紫色。」按堇味苦，《詩・瓜瓞》篇「堇荼如飴」是也。 注爲烏頭，恐非。 榮，華也。 采蘩，何也？《本草圖經》曰：「蘩，白蒿也，春初最先諸草而生，似青蒿，葉面粗，上有白毛，錯澁，白於衆蒿，似細艾，《爾雅》所謂『蘩，皤蒿』是也。」可以爲菹食，亦可以飼蠶。 昆小蟲，抵蚔，何也？ 昆，衆也。 抵，觸也。 螘子在卵者名蚔，音池。 小蟲皆然。 謂衆小蟲皆觸卵而生出也。 來降燕，乃睇，何也？ 戴氏曰：「燕，乙也。 降，下也。 言來者何也？ 莫能見其始出也。」「睇，眄也，視可爲室也。」按燕蟄於山岩或懸岸之隙，春則起蟄，入人家粥子。 始來也高飛，將去也高飛，惟粥子之時其飛低。 故高飛者，始來將去之候也。 是以《小正》記其來曰降，記其去曰陟爾。 其

義蓋謂燕始來降，眄人堂宇，欲營巢也。剥鱓，何也？鱓，鼉也。《説文》曰：「水蟲，似蜥蜴，長大，從鼉，單聲。」按《埤雅》❶云：「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鼉鳴謂之鼉鼓，亦或謂之鼉更。』又曰：『鼉象鼈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吴越謂之鱓更。』」《博物志》言：「皮可冒鼓。」蓋黽與魚亦可通用，如鼇鰲鼈鱉之類是也。故鱓即鼉云。戴氏曰：「以爲鼓也。」蓋冒鼓爾。有鳴倉庚，何也？《爾雅》：「倉庚，商庚」，註曰：「即鵹黄也。」金氏謂之鸝是也。蓋黄鶯爾。榮芸，何也？芸至是榮也。時有見稊始收，何也？稊，草木始生之芽，可以爲茹者收之。戴氏曰：「稊所以爲豆實。」是也。

三月：參則伏，攝桑，委楊，羚羊，縠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宫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

參則伏，何也？謂初昏時，參已西下而没也。戴氏曰：「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何也？攝，取也，取桑以飼蠶也。戴氏曰：「攝桑而亦記之，急桑也。」委楊，何也？委，墜也，言柳眠如委也。羚羊，何也？戴氏曰：「羊有相環之時，其類羚羚然，記變爾。」今按羊性寒則散處，熱則環聚如圍。此時天將熱，羊乃環聚，故曰「羚羊」。戴氏亦此意，欠明快爾。縠則鳴，何也？戴氏曰：「天螻也。」《月令》「螻蟈鳴」，即此。頒冰，何也？戴氏曰：「分冰以授大夫也。」《大學》所謂「伐冰之家」是也。采

❶「埤」，原誤作「裨」，今據原書改。

識，何也？戴氏曰：「識，草也。」金氏曰：「識當作蘵。」《爾雅》「黄蒢蘵」，注曰：「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黄，江東以作葅實。」妾子始蠶，執養宮事，何也？妾與子始躬蠶事，使之操持長養，宮中之事如此。祈麥實，何也？祈之於先農也。麥實，五穀之先見者，故因其將成而祈之。越有小旱，何也？戴氏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爾。」田鼠化爲鴽，何也？鴽，鶉屬。《爾雅》注：「鴽鶕一名牟母，青州人呼爲鴾母。」拂桐芭，何也？戴氏曰：「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言拂以取之矣。鳴鳩，何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本此。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負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昴則見，何也？孟夏之月，日在畢觜之間，故旦則昴見。初昏，南門正，何也？亢宿中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月令》：「是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今言南門正，蓋後一舍中矣。戴氏曰：「蓋《小正》所取法也。」鳴札，何也？《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札。」戴氏曰：「札者，寧縣也。」囿有見杏，何也？杏可食也。鳴蜮，何也？《詩・何人斯》曰：「爲鬼爲蜮。」《春秋》曰：「秋有蜮。」注曰：「蜮，短狐也，能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埤雅》云：「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沉，鵙飛則虵結」。今不知其爲何蟲。戴氏曰：「屈造之屬也。」王負莠，何也？金氏曰：「按《吕令》當作『負莠』。」王負即王瓜也。莠讀爲秀，華也。《月令》亦曰「王瓜生」。取荼，莠幽，何

也？金氏曰：「荼，苦菜也。《爾雅》疏以爲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出，即今苦買菜也。」莠當作秀，即《吕令》「苦菜秀」。戴氏曰：「取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蓋謂菰蔣爾。「莠幽」自爲一句。今按苦買與蔣二物皆可食，至於秀，則皆老而不可食矣，取之奚用？則戴氏莠屬下句近是。但「幽」字不解爲何物，或缺文，或字之訛爾。王應麟本去此二字，非是。越有大旱，何也？蓋歷歲之有經驗者。戴氏曰：「記時爾。」執陟攻駒，何也？戴氏曰：「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其母也。陟也者，升之名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也。」按《月令》「縶騰駒」，亦此義，蓋執縶其騰陟之駒，教之使服車也。

五月：參則見，蜉蝣有殷，鴂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梅，蓄蘭，頒馬。

參則見，何也？金氏曰：「日在井、鬼，旦則參見。」蜉蝣有殷，何也？戴氏曰：「殷，衆也。蜉蝣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金氏曰：「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如蟬。」或曰：「榆上蠶蛾，翅羽潔白，生時羣然而飛，一兩日即死滿地。」金氏「甲蟲」非。稱有殷者，言有衆多時也。鴂則鳴，何也？《爾雅》曰：「鶪，伯勞也。」《詩·七月》篇注曰：「鴂鶪音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鴂即鶪也。孔氏曰：「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鶪鶪，以聲得名。」金氏曰：「《離騷》云：『恐題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

芳。』蓋五月一陰生，百草不芳之候也。」時有養日，何也？戴氏曰：「養，長也。」蓋謂日長之時也。乃衣瓜，何也？戴氏、王氏、闕本無衣字，金本有衣字。乃瓜不成文義。金雖有衣字，注云：「乃衣，試新衣也。」是衣與瓜亦爲二事，不成文義一也。今按《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者累之。」疏曰：「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横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綌，粗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横斷之，用粗葛巾覆也。」愚謂衣瓜者此爾。蓋瓜時可食，故衣而進於君也。良蜩鳴，何也？《爾雅》「蜋蜩蓋蟬屬」。戴氏曰：「良蜩者五采具。」或曰：「蜣蜋所化之蜩，此時鳴也。」匽之興，五日翕望，❶乃伏，何也？義未詳。戴氏曰：「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不知其死也，故曰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望也者，月之望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或曰：小蜣蜋。啓灌藍蓼，何也？戴氏曰：「啓，别也，陶而疏之也。灌，叢生者也。記時也。」金氏曰：「啓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蓼，取以爲麴。」《埤雅》曰：「箴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冬藍爲澱者。」是也。《月令》：「仲夏，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爲傷長氣。」然則艾藍于夏，先王之法禁焉。今按藍、蓼二物，蓼乃藍之似蓼者，俗所謂小藍是也。皆當移栽，方得長茂。《齊民要術》云：「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時澆

❶「望」，原脱，今據經文及下文補。

之，薅治令净。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大抵戴氏、《埤雅》雖「灌」字之義不同，別而植之則一，蓋開其叢生者而疎植之也。金氏藍取其汁，蓼以爲麴，誤矣。鳩爲鷹，何也？覆化也。唐蜩鳴，何也？戴氏曰：「唐蜩者，匽也。」愚謂既云伏，則死而不見矣，何以復再鳴？若望之前鳴，則「五日翕」可具矣，不應再出。既曰「匽」矣，不應再名「唐」，謂一物，非是。初昏，大火中，何也？金氏曰：「心星也。」今則亢中矣。種菽黍糜，何也？菽，豆也。糜，黍類。今登麥之後，亦種此三者，蓋晚田也。《月令》：「此月農乃登黍。」蓋仲春往穫之黍也。煑梅，戴氏曰：「爲豆實也。」金氏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按《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有乾橑」，注曰「梅」者是也。蓄蘭，何也？戴氏曰：「爲沐浴也。」金氏曰：「佩也。」即今澤蘭香草，可辟邪，亦可藥。《荀子》曰「側罣芷所以養鼻」，又曰「代罣而食」，注曰：「罣，讀爲澤，蘭也，食側焚，香氣歇，更以新者代之。」由是觀之，蓄蘭爲用廣矣。頒馬，何也？戴氏曰：「分夫婦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金氏曰：「分夫婦之駒，一曰分大夫卿之駒也。」按《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辯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曰：「良，善也。善馬，五輅之屬。王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給宮中之役。」是所謂公馬，足以給賦以充公家之用者也。又「鄉師以時辯其車馬之物，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

此所謂國馬足以行軍而養之民間者也。由是觀之，公馬養於閑，國馬養於民，皆有及時分頒良駑色力等差之政。戴氏所謂「將閑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得之，不獨分其夫婦之駒而已。金氏謂「分卿大夫之駒」，無據。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擊。

戴氏曰：「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見斗柄之不當心也，蓋當尾爾。」煮桃，何也？戴氏曰：「杝桃也，煮以爲豆實也。」鷹始擊，何也？金氏曰：「始攫搏也。攫，以足取物。搏，以翼擊物。」按《説文》云：「擊，握持也。」蓋足搏爾。言始殺物也。

七月，莠雚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漢按户，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莠雚葦，何也？雚葦此時生毯也。戴氏謂「未秀則不爲雚葦，秀然後爲雚葦，故先秀而後雚葦」，類穿鑿。狸子肇肆，何也？戴氏：「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按《埤雅》云：「狸伏獸，行則止而擬度，故其跡内而不速。」蓋至此時始肆遂矣。湟潦生苹，何也？戴氏曰：「湟，下濕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苹，草也。」金氏曰：「苹，一名萍，大者名蘋，江南謂之藻。」《淮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散，根反日曝則死矣，蓋萍之植根以水爲地也。」按《世説》云：「楊花入水，化爲浮萍。」今南方田畦小萍，亦生細子，不獨化生也。爽死，何也？戴氏曰：「爽也者，猶疎也。」萍

莠，何也？金氏曰：「苹亦有花者，即蘋也。」今按苹有華，不獨蘋。漢按户，何也？戴氏曰：「漢按户也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何也？戴氏曰：「寒蟬也者，蝭蠑也。」按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蓋大蟬身黑而聲直，五六月先鳴。寒蟬身緑色，其聲蝭蟧然，今始鳴，故一名蝭蟧，俗謂之秋涼。初昏，織女正東鄉，何也？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當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東也。時有霖雨，何也？淫雨謂之霖。《月令》「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以此。灌荼，何也？戴氏曰：「灌，聚也。荼，雚葦之屬。」斗柄縣在下則旦矣。

八月：剥瓜，玄校，剥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爲鼠，參中則旦。

剥瓜，何也？戴氏曰：「畜瓜之時也。」玄校，何也？戴氏曰：「玄也者，黑也。絞也者，若緑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按《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以爲「絞，蒼黄之色」，即緑色也。校，疑當作絞。《考工記》曰：「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豈此時可以玄絞與？剥棗，何也？戴氏曰：「剥也者，取也。」《詩·豳風》：「八月剥棗。」栗零，何也？戴氏曰：「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丹鳥羞白鳥，何也？義未詳。戴氏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蚊蚋也。其爲鳥者，重其養者也。翼者爲鳥。羞者進也，不進食也。」崔豹《古今注》曰：「螢火一名丹鳥，食蚊蚋。」孔氏曰：「羞，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按《爾雅》所釋，不云「螢

火」，不知崔氏何據。辰則伏，何也？金氏曰：「大火初昏而没也。」鹿人從，何也？金氏曰：「鹿人，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鴽爲鼠，何也？復化也。參中則旦，何也？唐《大衍曆議》云：「八月參中則旦，失傳也。」今按：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一度，在參上，旦正參中也。云「失傳」者，《曆議》誤矣。

九月，内火，遰鴻鴈，主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貊貉鼬鼪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

内火，何也？大火入地下也。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是也。遰鴻鴈，何也？戴氏曰：「遰，往也。」愚謂鄉也者，緩辭也，北方尚寒可知。遰也者，急辭也，北方已寒可知。主火出火，何也？戴氏曰：「主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言大火既入，而後民之用火于田者不禁也。《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火入則昆蟲蟄矣，於是主火之官出而火田，民不得擅用而不禁也。《春秋傳》曰：「古之火政，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納火。」蓋古之火政如此。陟玄鳥蟄，何也？戴氏曰：「先言陟而後言蟄者，陟而後蟄也。」劉氏《雜録》曰：「世言燕秋社度海，仲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關河岸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郄鑒爲兖州，百姓飢餓，掘野鼠蟄燕而食，是燕亦蟄爾。爲渡海者，殊不然也。熊羆貊貉鼬鼪則穴，何也？戴氏曰：「若蟄也。」金氏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榮鞠，何也？金氏曰：「此《吕令》所謂『菊有黄華』也。」樹麥，何也？戴氏曰：「菊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何也？按《周官·司

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云：「良，善裘，王所服也。功裘，功惟粗，卿大夫之服也。」辰繫于日，何也？氐、房、心謂之大辰。季秋日在房，大火之次也，故曰辰繫于日。惟《戴傳》載之。金本、王本皆失記。雀入于海爲蛤，何也？戴氏曰：「蓋有之矣，非常入也。」《月令》注云：「雀爲蛤，飛化爲潛也。」不言化者，以雀化蛤，蛤不復化爲雀也。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玄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豺祭獸，何也？金氏曰：「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蓋古人於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然後取之，爲乾豆賓客之用。《爾雅》註云：「豺似狗，貪殘之獸也。」《埤雅》曰：「豺體細瘦，故謂之豺。豺，柴也。季秋取獸，四面陳之，祭之於天也。」蓋孟冬草木零落，獲獸多也。不能盡食，陳之如祭然，故曰祭。初昏，南門見，何也？唐《大衍曆議》曰：「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黑鳥浴，何也？義未詳。戴氏曰：「黑鳥浴者，乍高乍下也。」時有養夜，何也？戴氏曰：「養者長也。」謂夜之長也。玄雉入于淮爲蜃，何也？金氏曰：「蜃，大蛤也。」《月令》注云：「蜃，蛟屬。」按《爾雅》云「蜃小者珧」，注曰：「小蚌。」又曰「蚌含漿」，注曰「即蜃也」。《周禮·掌蜃》：「祭祀供蜃器之蜃。」蓋以蛤蚌飾祭器也。金氏之説爲是。

織女正北鄉則旦矣。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

麋角。

王狩，何也？ 戴氏曰：「王田也。冬獵爲狩。」陳筋革，何也？ 弓甲器用之備也。蓋既狩而陳之。 嗇人不從，何也？ 戴氏曰：「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 萬物不通。」今按：嗇夫，農官也。時稼穡事畢，故不從。 隕麋角，何也？ 金氏曰：「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鳴弋，何也？ 金氏曰：「當作鳶。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鳶鳴。」玄駒賁，何也？ 戴氏曰：「玄駒，螘也。 賁，走入地中也。」今按：賁，讀作僨，僵也，蓋言螘之蟄也。《月令》「蟄蟲咸俯」，以此。 納卵蒜，何也？ 戴氏曰：「卵蒜，本之如卵者也。 納者，納之君也。」金氏曰：「納者，收藏之。」今按卵蒜即今之野蒜，所謂澤蒜也。冬月收之，可淹以爲菹，非必納之君也。虞人入梁，何也？ 戴氏曰：「虞人，官也。 梁者，主設罔罟者也。」按《禮・王制》云：「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疏曰：「虞人，澤虞也。 梁，絶水以取魚者。」入梁，始漁也。《月令》「命漁師始漁」，本此。 隕麋角，重出。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八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九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深衣論五首并序　深衣本篇解并圖

深衣圖論序

古者深衣，天子養老于學則服之，大夫夕視私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于上下，衣之便者也。近世司馬温公好古，製此爲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説爲裁衣法。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爲説者有三：短袷無衽，曲裾裂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衽，無裾裂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衽，無裾無裳，通幅如袍，如四明黄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丘氏得矣，而裂裳之義未盡也。黄氏多衽無要，戾經文矣。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説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有疑矣。然豈特曲裾然哉！予曩久逆於心，邇者寓子雲書院，取所藏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胳以事宜，參之旁通，證之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益知今之圖制論説真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朝祭喪服皆有衽也，故論續衽鉤邊。以衣連裳，不殊製，上下當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

以裳割裂，無所取義，而橫斜累綴，非善服也，故論裳削幅。以制飾完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製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製象，附之于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蜡日，儀封王廷相序。

續衽鉤邊論

按鄭康成疏云：「衽在裳旁爲續衽，鉤如鳥喙必鉤之鉤，爲鉤邊，若今曲裾也。」後世儒者遂因之，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以廣頭向上，布邊在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內旁大半之下，令漸廣如魚腹，而末爲鳥喙內向，綴於裳之右旁，謂之續衽鉤邊。雖朱子《家禮》亦如之。丘氏又曰：「當裳之兩旁，自腰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相連屬不開，是謂續衽。又覆縫其邊，如俗所謂鉤針者，是謂鉤邊。」此二說雖有曲裾與否之殊，大抵皆以裳爲衽也。今按：衽，衣衿也，衿即襟也。其散見於諸書者，如《記·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論語》曰：「被髮左衽。」《書》曰：「四夷左衽。」《詩》曰：「薄言袺之，薄言襭之。」《爾雅》曰：「執衽謂之袺，扱衽謂之襭。」《說文》曰：「衽，衿交也。」謂之上，對下言也。裳有上下乎？中國衣衿右掩，夷狄衣衿左掩，故曰「吾其被髮左衽」。執衽者，采芣苢盛之於衽，而以手執之也。扱衽者，貯芣苢於衽，而插之於帶也。若如燕尾兩條，安能貯

物？是凡衽皆以衣言之矣。白雲朱氏曰：「衽，《説文》曰『襟』，❶註曰：『交衽爲襟。』《爾雅》『衣衽爲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又曰：「續衽鉤邊，❷邊謂邊也。❸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襟之衣。」❹愚按朱氏之説，真足以破疏家千載之繆，而正近世穿鑿附會之非。但續於衽謂之鉤邊，亦於制有未盡焉者。何也？按制衽當以布一幅斜裁爲二片，一施於內，一施於外，狹皆在上，廣皆在下，以本布直邊續屬於衣，上以承袷，下以綴裳，旁之斜邊乃剪裂者，不可不鉤結之，非若裳之邊乃本布之邊，雖不鉤亦可也。而曰「別裁直布而鉤之，若今之貼邊」，似又多事。蓋衣既有緣，鉤之而與緣合，亦妥貼矣，又何須貼邊？故曰「有未盡焉者」，此也。《玉藻》曰「衽當旁」，謂當衣正幅之旁，非謂當裳之旁也。若衣無衽，則胸腹之間必不交掩，袷亦至頸下而止，與後世對襟比甲之衣相等，又安所謂善衣也哉？蓋康成之誤，而後儒亦不深考，故妄生穿鑿，牢不可解。雖以文公晚年不用曲裾之制，而以裳爲衽，猶自若也，況其他乎？則夫朱氏之説，丘氏雖心是之，猶以非《家禮》本制而不敢從。吁！他又何怪哉！

❶「襟」，《明文衡》引朱右《深衣考》作「衿」。《説文解字》作「衿」。

❷「續衽鉤邊」，朱右《深衣考》作「鉤邊續衽」。

❸下「邊」字下，朱右《深衣考》有「縫」字。

❹「襟」，朱右《深衣考》作「衽」。

腰縫半下論

《禮經》註曰：「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爲半之也。《家禮》裁裳，用布六幅，每幅裁爲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一丈四尺四寸。丘氏《合衣裳法》云：「衣前後四葉，每葉屬裳，三幅窄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衣裳相接處爲腰圍，約七尺二寸。裳之下邊爲齊，齊圍約一丈四尺四寸。」此三説大同，皆以横言之矣。愚疑其非然。何也？本文「腰縫」之縫，去聲，謂衣裳之交際也。《玉藻》「縫齊倍要」之縫，平聲，謂鉤縫其邊也。若以横廣言之，則於要縫之縫何所取義？既曰「狹頭當廣頭之半」，則齊之倍要一定而不易也，又何待於縫而後倍？是縫齊之縫，於義亢贅。况以廣言，則《深衣》一篇之中，並無衣裳長短之制，而爲衣者又將何所取中哉？考之本篇及諸禮書，並無要齊尺寸之説。所謂七尺二寸，一丈四尺四寸，大抵漢儒據布幅二尺二寸而臆度之也。今按：古昔布幅之度，皆以二尺二寸言之。深衣裁身四幅，得八尺八寸，裳六幅，交解裁之，狹頭該八尺七寸六分有奇，廣頭該一丈七尺五寸有奇。今諸儒論腰縫，則曰七尺二寸。論下齊，則曰一丈四尺四寸。是在上則少布一尺五寸有奇，在下則少布三尺一寸有奇，皆於布幅之度欠合。後世儒者以訛傳訛，不能裁正，惜哉！愚以爲所謂半下倍要者，皆當以直言之，乃於深衣之大體有所發明，比之屑屑較齊幅

尺寸之廣狹而無所發明於衣之大義者，似爲有得焉。何也？以一衣上下言之，要縫者，衣上下之交處也，故曰「自腰縫處得下之半」，又曰「縫齊之邊倍於要上」。蓋謂縫齊之際務使長腰一倍，不可失之長、失之短也。今擬裁衣之法，先量度人身，自肩至踝爲尺幾何，以三停分之，要以上用一分，要以下用二分，如長有五尺，則衣之長當用一尺六寸七分，裳之長當用三尺三寸四分矣。然則《玉藻》所云「深衣三袪」者，何也？曰：袪當作袂，字之訛也。或袂未修之口之袪亦通，言袂與衣制等其長，一分連裳，二分共得三分，故曰深衣三袪。曰「袪尺二寸」，此又何也？曰：此以直廣言之也。袖修使漸圓，故至袖口留尺二寸不修矣。

裳削幅論

《爾雅》曰：「裳削幅謂之襥。」郭璞注曰：「削殺其幅，深衣之裳。」故後之儒者因之，有每幅交裂連綴，上狹下廣之制。自今考之，大有不然者。按《儀禮》云：「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若齊裳內衰外。」注云：「削，殺也。」外削者，所殺之幅縫之向外也。內削者反之，所謂幅三袧是也。辟兩側，空中央，辟積之云也。由《喪服》觀之，凡裳皆削幅矣，豈獨深衣然乎？削殺之義，凡自廣而狹，皆得名之，豈必剪削而後爲之削哉？若以深衣削幅謂之交解其幅，則衰亦交解矣，可乎？此鄭氏、郭氏之繆説也。孔子曰：「非帷裳，必殺之。」帷，乃帷帳之帷。蓋

上下均直，屬幅障之也，故謂之帷。如《士喪記》「明衣有前後裳不辟」，《士喪禮》「帷堂」，《雜記》之「緇布裳帷」，皆不辟積，屬幅障之也。故曰非如帷之裳，必爲辟積以殺之矣。長樂陳氏曰：「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孰謂深衣之裳不削幅邪？」愚亦以爲然。夫裳之服於身一也，辟積而殺之，與夫剪削而殺之，取義何有優劣乎？既剪之而復縫之，又無所取義焉。聖人必不如是之瑣拙勞擾也。夫聖人心安於正，苟非事勢不能必得其正者，處之未嘗不以正也。使深衣之裳果如今之制焉，則夫橫斜割裂，參差累綴之狀，聖人必不安而服之矣。豈惟聖人不爲？雖愚夫愚婦亦以爲醜而不爲矣，孰謂古人之服有如是哉？蓋《爾雅》之言，通凡裳舉之。其曰襥者，即鉤即辟積之謂也。郭氏不達，遂爲蛇添足，而有深衣之裳之解。後儒信而好古，不運己思，故以訛傳訛如此。推其所由，其鄭氏「要縫半下」之解，尤其致誤之源。何也？惟以橫廣之數用解要齊，則裳之下齊之廣，必求倍於要之廣矣。古布幅二尺二寸，以六幅之全計之，得一丈三尺二寸。衣身四幅，止八尺八寸，又不以辟積爲深衣之當然。若不交解裁之，取其下廣上狹，其裳齊之廣安得倍於衣要？故必橫斜裁之，而後縫齊倍要，稍爲合焉。然惟無衽可以强合，使施衽於衣之內外，則所謂六幅交解之數安得而行之？是又以見不置衽於衣，又其强合之私害之也，豈直郭氏之解之誤而已哉！

深衣統論

衣之領曰袷，上末長至右腋，下末長至左腋，故曰交領。上曲者短，下曲者長，如懸磬然，如棨然，故曰抱方領。止於頷下，安得言抱？衣襟曰衽。袷長，須衽以承之，無衽則胸露而不成衣，必有衽而後上下始得交掩。王氏曰「袷下施衿」是也。衣下垂及踝，故不見膚，亦不被土也。要者衣之中際，上長一分，下長二分，故曰要縫半下也。袼，袖本也，可以運肘，寬廣而便於著也。袂，衣袖也，屬幅爲之，用其全也。袪，袖口，尺二寸，以廣直言之，連袂袪通謂之袖也。自袂之末，反詘於衣身之縫，其長及肘，長之制也。應規者，自袖本修之使漸圓也。十二幅，以衣裳通言之也。衣身二幅，內外衽一幅，袂二幅，裳七幅，前三後四也。後儒交解裁之，不爲辟積，鄭氏之牽合也。信之，誤也。裳止六幅，減於朝祭喪裳之幅，非制也。純，謂緣之也。衣裳之末，謂之邊緣，邊袷與袪廣各寸半也。繢，緣之畫文者。青，素緣之色也。負繩，背縫直下至齊也。下齊平，故曰如衡也。大帶白，闊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前結之，再紐結兩耳，垂其餘與裳齊，謂之紳也。緣紳之兩側，以皁爲之，謂之紕，士庶人之飾也。以五色絛約結大帶之交，謂之紐，其垂餘亦與裳齊也。服深衣，緇布冠，黑屨，禮也。幅巾，司馬公起之也，取其簡便。程子方帽亦可也。諸制詳於圖。

深衣本篇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見音現，要平聲，縫去聲。

此與下節皆言深衣之制也。深衣在虞爲燕服，其來尚矣，故曰古。深猶長也，如水之深然。凡禮服皆上衣下裳，不相連屬，深衣則衣與裳屬，被於體也深邃，故曰深衣。彼此合符，謂之應。規，運以爲圓者。矩，度以爲方者。繩，垂其下而懸之以取直者。權，稱錘。衡，横木，俾衡與物均而取平者。其深衣之制度，應此五法，義見下文。裳之下際，當與踝齊，勿令太短而露其體膚，勿令太長而覆於地上。衽，衣衿也。續衽於衣正幅之旁以承袷也。邊即下文「純邊」之邊。鉤，覆褶而縫之也。鄭氏謂：「衽在裳旁爲續衽，鉤如鳥喙必鉤之，鉤爲鉤邊。」近世儒者因之，爲曲裾之制，以綴於裳，皆非也。要縫，衣下際也，齊裳下際也，舉深衣直長之度言之也。蓋以三分之一爲衣之長，三分之二爲裳之長也，故曰當要縫之際，其長得下裳之半。若以横言之，則縫之義不通矣。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袼音各。詘音屈。厭，於甲反。髀音俾。

袼，袖本也。肘，臂中屈節也。當臂腋處宜稍寬，使可以運轉其肘也。袂，通袪言之也。及肘者，謂反其袂與

衣身之縫相齊，重疊而算，其長可及肘也。《禮經》劉氏注謂「以臂之長短。布幅闊狹皆無常準，故袂之長短但取其長一臂有半，使反而屈之及肘，即爲制袂之度。殊爲太長，不便於人，非然也。帶，大帶也。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厭脅骨，惟當中間無骨之處。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祫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祫音劫。踝，胡瓦反。齊音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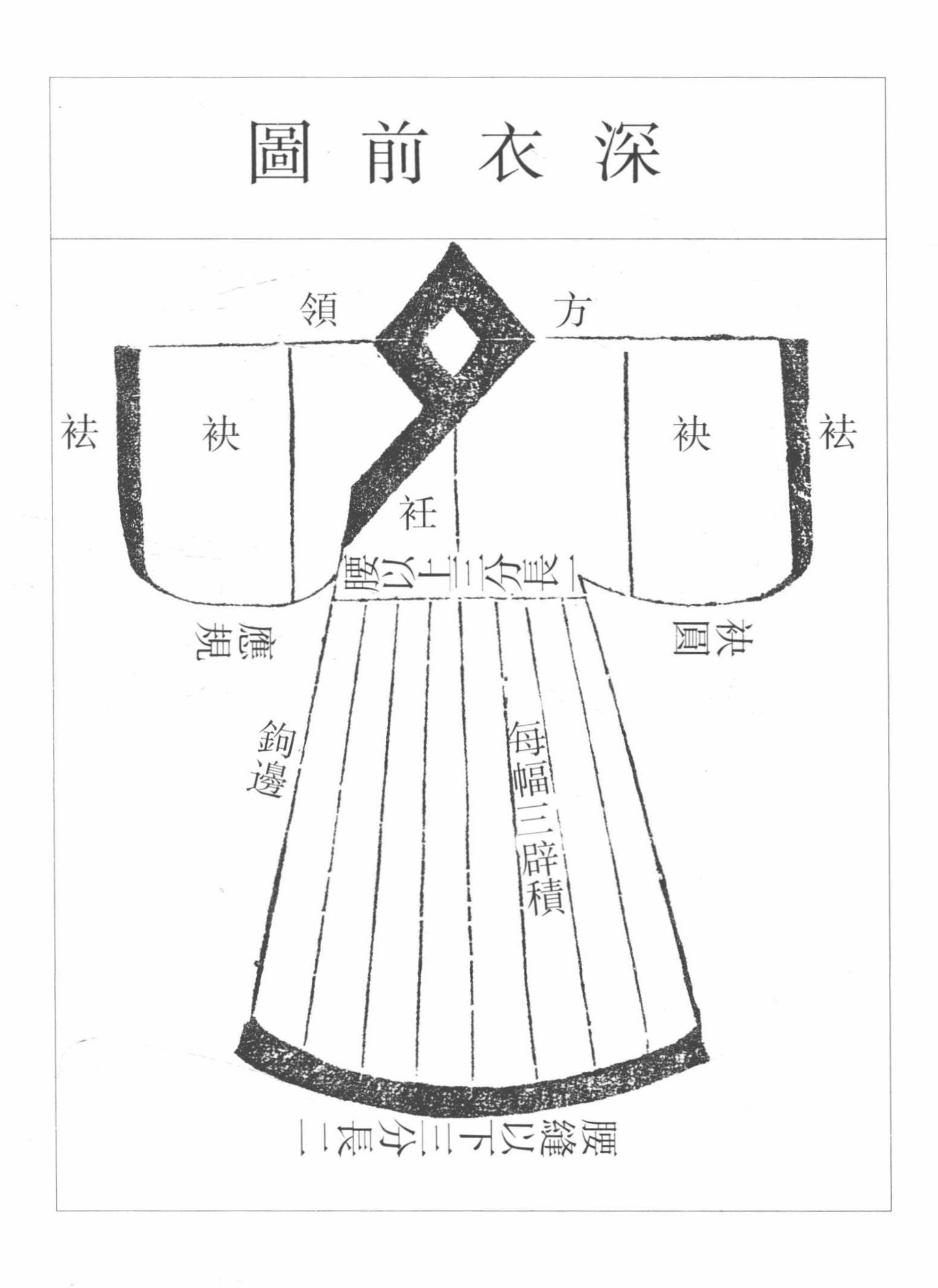
此言深衣之法象也。十二幅，舉衣裳之幅十二也。應規者，自袖本達袪，修之使漸圓也。祫，領也。鄭氏謂「似擁咽，若小兒衣領，但方折之」。故後世爲方領，至咽而止，即今比甲對襟之衣，誤矣。自宋以來，儒者雖不用方折，亦惟直領下垂而已，殊非古制。按《漢書》，朱勃「衣方領，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蓋祫既施衽，則右衿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衿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既斜，則領不直垂，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矣。若領直下垂，安有如矩之象？安得謂之抱方？若領下不施衽，安得前後衣裳交掩？又安得謂之交領乎？故續衽於衣正幅之旁以承祫，則左右交掩其領，自有如矩之狀矣。踝，足高骨也。負繩者，衣背之縫與裳後之中縫上下相當，如繩之直，故曰負繩應直也。下齊，裳末緝處，其齊一如衡之平也。若交解而復縫之，則參差累綴，安得如衡然？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横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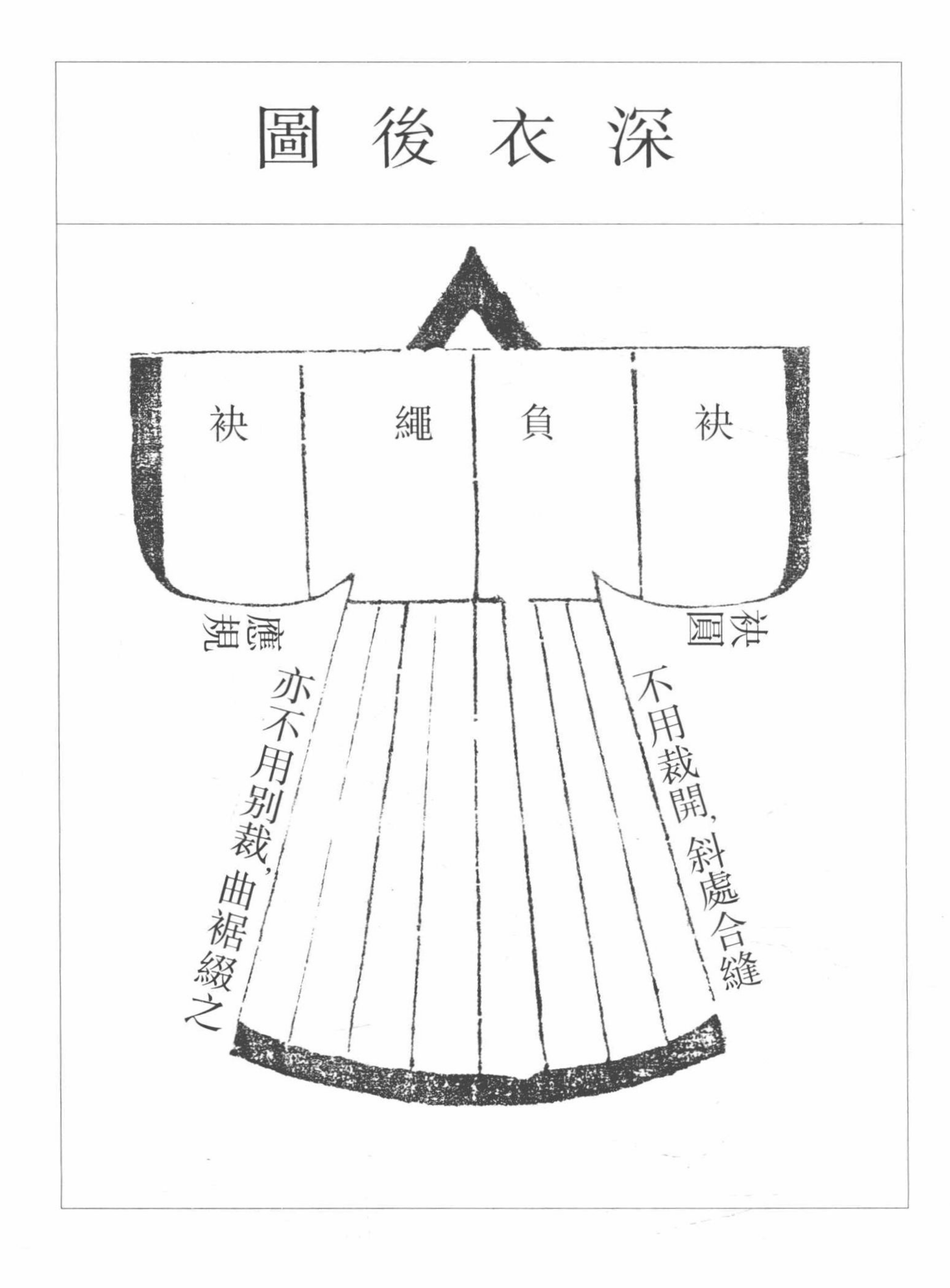
此言深衣之所以爲善也。袂中規者，使行者舉手以爲容儀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以正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以義也。權法主一，志之定也。衡無低昂，心之平也。五法已具於衣，故聖人服之，比德以章其身。守規矩則不私己，繩可以直物，權衡可以平物。三者皆範物之要法，故先王貴之，取而制其衣。擯相，文也。治軍旅，武也。衣裳雖相屬，而無缺制，故曰完。質布而色白，故曰弗費。朝祭服之外，此其最善者，故曰善衣之次焉。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大音泰。純音準。緣去聲。

此言深衣之飾也。繢，畫文也。純，緣之也。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純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袷與襟旁及下齊也。廣各寸半，純之數也。」鄭氏謂「表裏共三寸」，誤矣。


圖前衣深
領
方
袪
袂
袂
袪
衽
身三分下以屬
應規
袂圓
鉤邊
每幅三辟積
腰縫以下三分長二

深衣後圖



緇布冠圖　明道巾圖

此古緇布冠也，載於《文公大全集》，今時亦不見服者。方篛巾乃明道先生所製，今世士人多服之，較之幅巾，亦似簡便。著深衣時，以小冠束髮而戴此巾於上，亦足稱焉。

黑履大带之圖



王氏家藏集卷之三十九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律呂論十三首

原　律

「律呂何爲者？」王子曰：正樂之法器也。人有性情則有詩，有詩則歌詠生焉，有歌則被之音以爲樂，有樂必調之以律呂而後定。是律也者，本之人聲而爲正樂之具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之謂也。「然則何以爲用？」曰：古之神聖，本人聲清濁之形，故吹律以定其樂聲之中，恐後世或失其傳，故累黍以存其畫一之法。令爲律者吹之，求以正鍾磬之音爾。鍾磬既正，則琴瑟笙竽依類而定。由是合而奏之，黄鍾之宫作而林鍾之徵應，大吕之宫作而夷則之徵應，天然妙合，不假人爲，所謂同聲相應是也。「今之作樂也當何如？」曰：因尺造律，以累黍爲法，求中聲以爲樂元，比之詩而吹之，使濁不至弇鬱而不暢，則黄鍾之元聲定矣。元聲定則諸律正，諸律正則八音克諧，如運之掌。夫樂者，中和之道也。音者，以漸而清之道也。極清不足以成調，極濁不足以爲元，律吕之始終，要諸此而已矣。王朴之樂，鍾磬遥長，掩遏群音，固太高矣。而李照改定，輒下四律，遂使律度疎長，八音鬱抑，是豈知中和之道者哉！

律本

「黄鍾爲十二律之本，其制何如？」曰：《漢志》以黄鍾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徑。其長九寸，空圍九分，徑三分。九九八十一分，以九分乘之，實積得七百二十九分。以九分之寸爲度，分釐絲毫，並以九論。是十二律制雖有長短，其徑三圍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參停而無餘羸，故三分損益，皆得全數。制律之法，莫要於此。《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爲宫」，《律吕新書》「積實八百一十分」，胡援「積八百一十方分」，皆以十分寸算之，則數有奇零，而大萬大千之寸難以施巧，誤矣。「今也何以制律？」曰：古者斷竹爲管，後世易以銅玉。自今論之，玉不可以多得，嶰谷之竹出自崑崙，亦非人力可以卒致。中國之竹，其空圍之度，豈能恰好悉與律合？不如範銅易施其巧。《樂書》曰：「銅乃至精之物，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其質雖殊竹，用以宣暢雅音，實與竹等。」是也。欲制律，先卷他物爲筩，使空其中，以中婦人手指之寸，約量其周徑之數，取上黨羊頭山之秬黍，擇圓實者一千二百粒實其中而剪齊之，即以空中徑三之數爲法，量直長九寸之數。若長數得二十七徑，則周徑是矣。使太過，則徑之度長，則再促之；使不及，則徑之度短，則再衍之。如此參兩周悉，務使長徑之數相合，則律之大較定矣。乃實筩之孔以爲範，而鑄管焉。再以原黍實之如一，然後協之人聲，較之周尺。聲太濁，則稍爲加短，不必以黍爲拘，以尺爲準。蓋黍有豐歉大小之異，而

尺有古今分寸之差故也。要之，以察聲爲急，而黍尺爲依據之大畧。古之神瞽，其爲術亦不過此，所謂「因聲定尺，庶幾協律；因尺定聲，無自而可」，是也。

律度

「律吕之數，何始於九寸？」王子曰：此所謂中聲之度也。過此則太濁而不暢。古之神瞽，考其聲氣之元，而準以爲律，其妙者不可傳，而傳其器者也。故黄鍾九寸，以爲音始。其法三寸損三之一得林鍾六寸，林鍾法二寸益三之一得太簇八寸，太簇法二寸六分損三之一得南宮五寸三分，南宮法二寸六分益三之一得姑洗七寸一分，姑洗法二寸三分三釐損三之一得應鍾四寸六分六釐，應鍾法一寸五分二釐益三之一得蕤賓六寸二分八釐，蕤賓法二寸八釐六毫益三之一得大吕八寸三分七釐三毫，大吕法二寸七分二釐五毫損三之一得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夷則法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益三之一得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二絲，夾鍾法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損三之一得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無射法一寸五分八釐七毫五絲六忽益三之一得中吕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凡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損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黄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大吕、夾鍾、中吕，損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林鍾、南吕、應鍾，益陰以生陽。律吕之法義至矣！曰：「蕤賓何以上生大吕而不下生，其義何居？」曰：「古之言律者已二之矣。以黄鍾三律爲下生，蕤賓三律爲上生，此司

馬遷之遺法也，而鄭康成取之。以陽皆下生，陰皆上生，此焦延壽之説也，而班固取之。夫樂以中聲爲貴，蕤賓下生，則大呂以次當得四寸一分八釐三毫，夾鍾以次當得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中呂以次當得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律至夷則、南呂，其聲已清越矣。若蕤賓不再上生，則清管大多，而中聲特少，故於蕤賓再爲上生，以添濁律。且古人論樂，皆以黄鍾、大呂爲樂之大音而重之。大呂設四寸有奇，安得與黄鍾並稱？由是言之，康成所取，乃合古意，故從上生者長也。

子聲

「正聲倍子而爲母，子聲半正而爲子，古有是論矣。陳氏《樂書》止用正律而去子聲，何也？」王子曰：此不達於聲氣之妙者也。夫聲者順而和，以漸而清之道也。清聲發曲，則以下之聲皆以此聲爲主本，復用上之濁者，則高下凌犯，聲必不和。故十二律皆爲宫者此也。均首曰宫，則徵、商、羽、角之音皆在包括之内。如黄鍾爲聲元，其管最長，故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宫爲羽，姑洗爲角，諸聲皆不能度越黄鍾之上，故以順而役，其音自諧。若以應鍾爲宫，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夾鍾爲角，夷則爲羽，則徵、商、羽、角皆濁而宫獨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必須蕤賓、大呂、夷則、夾鍾子聲輳合，乃始成調，此必然之理，不可易者。夫樂者，聖王御世之大節也。使如隋文、何妥之陋，雖黄鍾一均，而朝祭燕會皆用之，亦無不可者。必欲極十二律之變，以復先王之雅奏，非正子二十四聲，不足以盡調。

陳氏不察而欲去之，誤矣。

五音

「五音何以辨？」王子曰：古有言之，聲出於脾，合口而通，謂之宮；出於肺，張口而吐，謂之商；出於肝，張齒湧脂，謂之角；出於心，齒合脂開，謂之徵；出於腎，齒開脂聚，謂之羽。此五聲發於内之形也。管子曰：「宫如牛之鳴窌，商若羊之離群，角若鷄之鳴木，徵若豕之負駭，羽若馬之鳴野。」此五聲見於外之象也。由是觀之，五音之大節，可以辨矣。「相生之序何如？」曰：人之音聲，隨氣而吐，故氣呼而聲出，必自宫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事也。故曰：發於宫，達於徵，返於商，極於羽，而收於角。蓋聲氣自然之機理，非一毫人力可以强而爲之者。聖人以五音在人，有序而不可亂如此，故象人之聲氣，以爲制律之節度。是以宫動而徵應，徵動而商應，商動而羽應，羽動而角應。其五音以次相生，順而不亂，古人聲律之本旨如此，蓋出於至和，而原於天機者也。或謂宫、商、角、徵、羽，清濁以漸相生，豈不誤哉？「五音從詩章之音節乎？」曰：詩章從五音者也，非五音之從詩也。何也？五音在人聲氣有定，而詩章之字則無定。如公字本宫音也，使在第四聲，則亦可以協羽。張字本商音也，使在第二聲，則亦可以爲徵，何也？爲人聲氣節度所奪，雖本音平仄清濁素定，而亦不能拘矣。故詩之一字，即人之一聲，人之一聲，即律之一管。故五聲五管，七聲七管，並舉而次第吹之，以協其詩而和其聲。儒者不察，乃有一

律而具五聲、一律而具七聲之説，遂使六十聲八十四調之論紛紛於後世，可勝歎哉！「《爾雅·釋樂》曰：『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此其義何也？」曰：此五音之别名爾。或上世調樂之法用之，即今之譜樂者以工、尺、凡、上、乙、四、合七字通五音二變之聲者也。

樂調

「樂調何以辨？」曰：曲之五音，小而分者；調之五音，大而會者也。此二道也，不可合而論者也。調以一律爲主，而餘音以順而從之，其發聲收聲，始終會於喉之分者，宫調也；始終會於舌齒之交際者，徵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際而口張者，商調也；始終會於唇腭之際者，羽調也；始終會於舌齶之中分者，角調也。聲雖會於一，咸有濁平清之别。如濁宫爲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濁者與之合而從之。平宫爲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平者與之合而從之。清宫爲調主，則餘四音之順而清者與之合而從之。稍濁稍清者皆然。觀宫，則商、角、徵、羽之爲調從可知矣。故詩章七音一周，可以識調。始而爲聲主喉之宫，則以後之聲必不能爲商、爲角、爲徵、爲羽。何也？聲高下懸隔不協，不可轉也，轉之非順適，不成音曲矣。惟商與角可以並調，其爲音之機相近而地相次也。非如喉之通中，舌之切齒，吻之翕聚，其勢相反而不能合一也。是故曲一句而分五音者，以聲之小變言之也。樂一成而爲一調者，以聲之大分言之也。審調之要，盡於此矣。

二變

「陳氏以變宮變徵爲淫於五聲，而欲去之，何如？」王子曰：是豈知二變者哉！不惟不知二變，亦不知五音矣。儒之爲説者曰：「宮與商，商與角，相去各止一律，故相近而聲和。角與徵，徵與宮，相去各二律，故相遠而聲不和。變宮變徵，濟宮徵之不及也。」夫是論也，豈其然乎？律之作也，本於人聲，故樂曲之奏，其聲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則五音一周。然聲氣有抑揚高下之節。樂句初發之聲，或抑或揚，其氣皆平一二句之後，聲氣必有極揚者。揚則宮徵皆清，非初發之宮徵，安得不謂之變宮變徵乎？此神理自然之節度，非人力之所强合者，故聲氣有抑揚高下，而五音之用有變宮變徵焉。然亦非十二律之外，別制此二聲也。不過五音之下，以次二聲而已矣。如調謂之黄鍾者，以七音之內，黄鍾管獨長，在人聲獨濁，故曲之音必歸落于黄鍾，故以黄鍾爲調主耳。但人之聲氣必出自宮，達于徵，返于商，極于羽，收于角。故七律當句之首，皆出于喉而謂之宮，故曰旋相爲宮，非必黄鐘一律句句皆在首也。推之他律皆然。無此二變，則聲無抑揚高下之節，而均調必不成和，故曰「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變不能盡」。左氏謂之七音，《書傳》謂之七始。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八代之樂，變極七音，而五鍾不擊，此之謂也。故曰：不惟不知二變，亦不知五音者，此也。「宮徵有變，而商、角、羽無變，何也？」曰：呼有聲，吸無聲。人氣一呼，可當二律，揚以一

呼再呼必平，抑以一呼再呼亦平，中有極揚者，乃變宮變徵也。宮徵相接，一呼而盡，再呼必平，平即原商、羽、角矣。此宮徵有變而商、羽、角之無變也，亦天機之妙自爲之者。俗曲三聲而當宮徵二律者，字多而音繁也，所謂間聲是已，非可以論雅也。

四清

「後代之樂，以黄鍾、太簇、大吕、夾鍾子聲而爲四清，何也？」曰：從簡便爾，非樂律之本然也。正律十二，外加四清，以七音論之，正變聲全者可得七均，故祭神、衎人，亦足爲用。雖然，終於《周禮》六奏六歌十二全律之義有缺，故曰從簡便爾，非樂律之本然也。「陳氏何以爲鄭、衛之聲而黜之？」曰：非也。樂謂之雅者，以爲聲簡潔平淡故也。謂之鄭、衛者，以爲聲淫漫繁促故也。若奏清聲而取音簡淡，即雅樂矣，又何清聲之可廢？況三代以來，清宮、清商、清角之文，載在經傳，往往可考，今顧可非之耶？「四清備而有不擊者，何也？」曰：爲調不涉四清，故不及擊爾，蓋有司之失其傳也。漢末古樂久廢，累代之樂，止用黄鍾一均，變極七音，而五鍾不擊，謂之啞鍾。至唐張文收吹律調之，其聲響徹，而啞鍾復鳴。使得知律者吹而調之，如文收焉，則四清安至廢而不擊？故曰：有司之失其傳也。

旋宮

「何謂旋相爲宮？」王子曰：此論曲句發聲之始也。每調有七律，每律皆得爲發

聲之始。何也？人聲之發，必起於喉，而達於舌齒，再呼而换氣，必返於舌本及齶，而極於脣與舌中，是七律旋轉，皆可以爲聲始也。由是觀之，不惟黄鍾發聲自喉始，或自林鍾而及黄鍾，或太簇而及黄鍾，或自黄鍾而及林鍾，其發聲皆自喉始。喉者，宮之分也。故曰「旋相爲宮」，非曰宮調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京房六十律之説然乎？」曰：此不達旋相爲宮之説，而曲以傅會者也。律一管一孔，非有五也。十二律止十二聲，如鍾亦十二，磬亦十二是已。安得爲六十聲？曰：「房添去滅以下至南事爲六十律以足之也？」曰：此尤不足信者也。十二正律，應鍾之管長四寸六分六釐，一變而爲子聲，已二寸有奇而太清矣，安得再變而爲一寸之律乎？六十律之説，不可行也昭昭矣。曰：「房之樂準何如？」曰：音固可以足六十之數矣，中聲亦自有限。其極濁者必弇鬱，極清者必焦殺，安可以成調如琴不有清聲乎？自四徽至一徽，可以作調，則房之準亦可信矣。故曰：不達《禮運》旋宮之義而曲以傅會之説也。「然則《周禮》天子宮縣十二，其用一百四十四聲，何也？」曰：此黄鍾至中吕十二均爾，然每均七聲，鍾磬之數雖多，而聲之相通用者亦多矣。豈百四十四聲之各異哉？古人用樂簡易，故祭以三宮，縣以十二，均樂之爲調，不出於此。後之儒者，既不達五音成調多寡自然之情，又不體先王用樂簡易之心，且不識《禮運》旋相爲宮之論，故自漢至今，説者如京房必曰六十律，如祖孝孫必曰八十四調，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苟且欺謾，終無實有之調，豈不爲可惡哉！

候氣

「律以候氣之説然乎?」王子曰:非也。鄒衍、京房繆幽之説爾。天地之氣,有升有降。天氣降,地氣升,則達而爲陽,天氣升,地氣降,則閉而爲陰。寒暑者其氣也,日進退者其機也。氣,無微不入者也,達即不可禦矣。豈拘拘於九寸之間耶? 豈膠固留滯於方寸之差,而月餘始達以應耶? 若曰夏至以前,陽氣律應,冬至以前,陰氣律應,是一歲之中,陰陽皆上升而不下降矣。若曰陽氣升自中吕而止,陰氣即乘之,不知陽氣升至半塗,當何所歸往? 使日漸上升,不幾於動陰律之灰乎? 若曰小雪方動應鍾之灰,是一歲之周,地氣猶未出土,萬物安所藉之以發育乎? 天下古今,安有是理? 故曰謬幽之説也。

子律度

黄鍾九寸,子聲四寸五分。林鍾六寸,子聲三寸。太簇八寸,子聲四寸。南吕五寸三分,子聲二寸六分五釐。姑洗七寸一分,子聲三寸五分五釐。應鍾四寸六分六釐,子聲二寸三分三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子聲三寸一分四釐。大吕八寸二分七釐六毫,子聲四寸二分一釐三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三毫,子聲二寸七分七釐六毫五絲。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子聲三寸七分一釐八毫六絲五忽。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子聲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中吕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子聲三寸二分九釐一毫七絲三忽。此古樂

書相傳子聲如此，即所謂半聲是也。說者又曰：「中呂上生黄鍾子聲，以中呂之實，三分益一，得黄鍾子聲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不足舊律之半，且生至應鍾而止，數推不行，是蕤賓以下全無半聲矣。」不知正律十二，止黄鍾一均皆得正音，林鍾以下皆用半聲，況應鍾、無射、中呂若無半聲，安得諧和？故十二律於半取聲者，乃爲要法。中呂上生六律子聲者，不達於清濁之大分者也。

六十調

「《律呂新書·六十調圖》然乎？」曰：止十二調耳，排比而附會者也。何以故？且如黄鍾之管，於諸律爲最長，其聲之濁，非他律之可役者。故律之有黄鍾，必以黄鍾爲調主。若以他律爲主，則陵犯黄鍾，其聲安得順適？觀圖中所注五調，皆黄、林、太、南、姑、應、蕤七音耳，非一調而何哉？其黄鍾調内四調，釋之曰黄鍾商，黄鍾角，黄鍾徵，黄鍾羽，尤爲不通之論。夫所謂調主者，謂其有本律而然也。今四調雖有黄鍾，乃其子聲助他律以成調者也，與黄鍾正律何所干涉？細推之，乃無射、夷則、中吕、夾鍾四調附會以爲黄鍾五調耳，其實非然也。觀黄鍾，則他律皆然矣。京房所謂六十調者，自中吕以下，又添執始以至南事四十八律，並黄鍾十二律，共六十聲，輳爲六十調耳。但京房雖有是論，求其實，亦滯而不通。何也？正律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一變而爲子聲，得二寸三分三釐，已極短而聲焦殺矣。若再變而爲一寸一分有奇之律，安得取夫中聲而吹之？又安得四變五

變乎？房之説，斷乎不通之論矣。蔡氏不察而强排比以合之，過矣。

清濁

律吕之道，濁可以役清，清不可以役濁。非不可以役也，不得而役也。如黄鍾爲宫，下生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吕爲羽，南吕上生姑洗爲角，姑洗下生應鍾爲變宫，應鍾上生蕤賓爲變徵，是林鍾以下，六音皆短，而受役於黄鍾矣。若以林鍾爲宫，以次相生太簇，然太簇管長，比之林鍾，其聲稍濁，林鍾不得以序而役之，必取太簇之半聲而後順。太簇以次生南吕爲商，南吕以次生姑洗爲羽，姑洗七寸管長，於林鍾不協，必取姑洗之半聲而後順。姑洗以次生應鍾爲角，應鍾以次生蕤賓爲變宫，蕤賓六寸有奇，與應鍾不協，必取蕤賓之半聲而後順。蕤賓以次生大吕，八寸有奇不協，必取大吕子聲而後順。由是觀之，十二律凡爲調主者，其管長於以下六律，而後其聲順適。若一例拘於相生之序，而不論其管之長短，聲之清濁，必至君臣陵犯而不和矣。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一

浚川王廷相著

雜著　答天問九十五首并序一

答天問序

楚屈原有《天問》一篇，漢劉向、楊雄、班固，晉王逸，❶宋朱子，皆有注釋，但其言多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秘化，及夫羲、黄、堯、舜三王之遺蹟，且誣謬奇詭，神怪之説參半，以故諸儒雖援引傳記以解其文，而發問之意尚蒙蔀而未彰。唐柳氏子厚雖有《天對》，然多依文憑故爲辭，而正諸經要之道者無幾。後生來學，無由取裁，附誣傳奇，踵謬襲怪，邈哉其尚蔽於聖途也！余讀其書，病之，暇日取所問者，每一事相屬作一首，共得九十五首，每首以數語答之。務取於符道，故其論多刺，止求於意達，故其文不工。天地造化之秘，闡而大明。聖人賢士之心，皭而不汙。則於三問之問，未必無指迷辯惑之助也。嘉靖八年九月朔日，浚川王廷相子衡序。

爾曰：遂古之初，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瞢，莫鄧切。馮，皮冰切。

❶「晉」，疑誤。王逸爲東漢人。

朱子注：「遂，往也。道，言也。上下，天地也。言往古之始，元氣虛廓無形，天地溷沌未分，未有天地，安得有人？孰得而見之？孰得而傳道之？孰得而考究之？其昭明瞢闇之故，孰能窮極而知之？其可以憑藉者，惟有想像，既無其跡，又何以像而識之？於斯時也，其明其闇，景象何所爲乎？」

太古鴻蒙，道化未形，元氣渾涵，茫昧無朕。不可以象求，故曰太虛。不知其所始，故曰太極。惟兹一氣，與虛同宅，是故無傳無考，莫極莫識。太聖舉真，存而不論。小儒崇誕，嘵嘵造迷。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王逸注：「三合謂天地人。」柳氏注引穀梁氏：「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爲三合。」愚謂皆未通。天豈可以獨言？有天，則造化之妙皆其主之矣，而何由以不生？蓋陰陽生質，質生而物性成，故曰三合。雖天地亦如之，蓋二氣爲本，質爲化矣。

三靈既合，一性乃成。氣爲物始，厥維本根。形有有無，俟機而化。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圜，圍也，謂天形。言天圜九重，孰經營而量度之？其營度之初，施何功力？抑孰作之耶？

元氣始化，闢此寥廓。積陽九重，厥論荒鑿。既無功只，亦非營只。不我以信，請問太始。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

斡，音管，車轂端鐵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有南北極，譬則車之軸也，言天之斡維繫於何所，天之極加於何所乎？

水之磑，運以樞。天體環轉，乘氣之機。太虛茫茫無涯，夫安繫安加？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河圖》言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淮南子》：「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

地竅于山川，故以虛而乘水。倒瓶於

水，浮而不沉，似之。謂八柱奠之，涉乎謬幽。地如覆盂，崑崙中高，四旁皆下，中國當其東南，故西北高，水皆注之。謂地缺東南，類乎偏見。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 朱子注：「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王逸謂「東方皞天等類有九」，安鑿之甚。原意謂九天之邊際，頓放於何所，繫屬於何處也。《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隅，去地五億萬里。」王逸注：「言天地廣大，隅隈衆多，誰能知其數乎？」

或曰無窮。既有形度，安無窮盡？或曰有窮。天際之外，當是何物？或曰天外有天。彼天之外，又何底止？夫人在天內，耳目所加，心思所及，裁量知識，亦止天內。覆幬之表，茫芴限隔，一言何施？何也？神識之所不能及也。是故古之聖人，置而不論。嘵嘵私擬，龐及外際，非欺謾之儒，則怪誕之夫。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 十二辰，經星之定位，七政所行之次也。如斗、牛爲星紀，女、虛、危爲玄枵之類是也。王逸注：「沓，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今按非謂天與地合，只言天與何物會合，乃分十二辰乎？義似明通。

一朞一舍，歲星所次，計厥周天，歲歷十二。日躔所加，月移一宮，歷月十二，天度一終。是天與歲合，黃赤相因，故三百六十，分十二辰。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 王逸注：「言日月安所屬繫？衆星安所陳列？」

天陽昭明，神精所聚。日月星辰，以氣而附。七政瑩瑩，自爲運行，經星確然，天體乃成。是謂神化，是謂天紀。彼屬彼陳，安知所以？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

幾里？

《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淪于蒙谷，入于虞淵之汜，日行九州，合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渾器圓測，《周髀》蓋天，術不同祖，厥理並玄。日光有限，弗及爲暗。暗則爲夜，明則爲旦。夏至夜中，北天如曉，以爲入地，恐非至道。出非由暘，入非淪汜。巨億巨萬，淮南計里，荒謬欺迷，與豎亥同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朱子注：「夜光，月也。死，光晦也。育，生明也。腹，月中也。言月有何利，而顧望之菟常居其腹中？」

月光藉日，相向常滿，人不當中，時有弗見。遠日漸光，近日漸魄，視有向背，遂成盈缺。太陰元精，安有宮闕？孰云腹菟，而杵臼以藥？

女岐無合，焉取九子？

王逸注：「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鬼怪合，女亦能生子。

伯强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注：「伯强，大厲疫鬼也，所致傷人。惠氣，和氣也，能安人。」

厲則疫氣淫，和則惠氣襲，既無定時，亦無定處。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王逸注：「言天何所闔閉而晦？何所開發而明？角，東方星。言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今按：角、亢雖東方星，然不常在東。原以東方主角，誤矣。

日遠而晦，日近而明。夜常在天，夫焉藏匿？

不任汩鴻，師何以高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朱子注：「鮌才不堪任治洪水，衆人何以舉之？堯

何不試其所行而遽任之？」

諓才自用，衆蒙舉之，虛心任賢，堯何逆之？ 晉之深源，宋之德遠，才不副望，千祀一揆。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 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曳銜，舊注恐未是。 朱子云：「詳其文勢，似謂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 施，謂置之刑也。」

謬聽敗績，違衆致刑。 遏羽三年，堯仁在宥。 舜攝勵政，凶人乃殛。

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王逸注：「鮌愚狠而生禹，禹何以能變化而成聖德？ 又何以代鮌而能成其功？ 何繼續先業而謀慮不同如此？」

鮌也伯禹，堯、舜、朱、均，聖愚各禀，安繫世類？ 車覆於前，益鑒來轍。 況茲聖謀，順水之性，九旹功成，足蓋先愆。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王逸注：「言洪水極深，大禹何以寘塞而平？」朱注：「寘與填同。」

疏源導委，汎濫自息。 水行地中，厥土乃夷。 謂填而平，匪哲之思。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禹別九州之田土，其品則各異，即《禹貢》所謂冀州白壤，雍州黃壤，兗州黑墳，青州白墳之類是也。 孔安國曰：「無塊曰壤。 墳，高起者也。」壤與墳埴塗泥壚雖殊，而墳埴塗泥壚亦壤中之小別耳。 此《禹貢》總言三壤，而《周官》總言十二壤也。 原蓋問禹平土之後，九州之土，何以別而墳之？

土色有五，白黑青赤黃。 土質有五，壤墳泥埴壚。 辯其墳者，別其田之等差。 別其田者，定其稅之所宜。 聖人仁察，以均天下如此。

應龍何畫？ 河海何歷？

《山海經》云：「禹治水時，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

流通，禹因而治之。」原問應龍何以決地而導水？洪水汎濫，四海一壑，禹何以遍歷治之而使之平？

禹平水土，聖智所加，誕者託龍，以神其事。九河既疏，萬流歸海，功收簡要，何煩遍歷？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鮌無功，以何所營而失？禹有功，以何所爲而成？

懷山襄陵，鮌當其難，況方命堙遏乎？事蠱改圖，禹乘其易，況順下疏導乎？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王逸注：「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云：「共工與顓頊爭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地柱折，故東南傾。」

崑崙地頂，四旁皆下，水各順方，瀦爲海壑。中夏之區，厥維東南，萬川來滙，勢如傾仄。坤體高卑，元化自然，觸山而傾，事涉誕妄。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九州之區宇，禹何分別而錯置之？川谷之在地，何洿下而卑乎？

疆域則因山川限隔，民事則以風土異宜。九州區別，玆惟大義。高陵深谷，地道本體。流水衝激，川谷日下，石亦崩裂，況爾疏壤？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百川東注，海不盈溢，由然之故，夫誰知之？《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四海會通，地浮于上，水雖日注，安得而盈？泉源激于嵌空，雲霧化於氤氲，東流無窮，激化亦無窮。水之虛實有無，不越乎乘化聚散二端而已矣。東流不溢，厥故惟此。禦寇歸墟，《鴻烈》沃焦，擬論穿鑿，匪貞觀所取。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

幾何？

狹長曰隩，言天地之東西南北，其長相較，孰長爲多？南北順長，其廣大共幾何？

天地四極，冥茫無據，其長其衍，孰能校之？臬表土圭，遺法俱在，數雖可推，孰爲驗之？

崑崙玄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山名，其嶺曰玄圃。尻，朱子注「與居同」。增城，在崑崙墟中，其山九重，其高萬三千里。

崑崙地極，居惟中央。增城峩峩，孰越西域而爲之度量？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逸注：「天地四方，各有門户，其誰從之上下？西北之門，常獨開啓，爲元氣之所通。」

玄渾爰轉，厥門何闢？荒忽之上，誰哉出入？元氣絪緼，何區不融？何西北啓門，而鴻蒙始通？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日光不到之處，而燭龍爲之照夜，日馭未出之先，而若華爲之敷明。

夜而日晦，燭龍施光。羲和未生，若華呈照。斯皆怪辟，有説無實，經士篤學，置諸緯論。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言天地之氣，何所冬反暖，何所夏反寒也。

炎州海澨，冬亦揮箑。陰山瀚海，夏有凝冰，其南北之大分乎！洼下春先，無風冬暖，雖北亦然。高峻雪積，雨夏寒生，雖南無間，其不可以大分拘者乎！謂寒暖恒有定方，即非大觀精鑒。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注云：「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何獸能言語乎？何所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乎？」

石筍森岑，西方之陰。猩猩能言，不離於禽。虯龍負熊而游，如黿蛇之相求。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虺，惡蛇。倏忽，急疾往來無定之貌。朱子注引《招魂》云：「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元注引《莊子》云「儵爲南海之帝，忽爲北海之帝」，王注爲「電光之速」，皆非。

鳥有九頭，虺有九首，怪厲所種，氣化之繆，恍惚靡常，胡足詰究？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其國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而不死。」《春秋傳》注：「禹會諸侯守封禺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身長三丈，橫九畝。」言何守爲長人乎？

有生有死，有形有則，氣雖乘異，詎應懸絶？食木飲水，或可引年，三丈九畝，其説未然。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

朱子注：「靡蓱，未詳何物。衢，岐也。」《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又云四岐之衢也，即麥秀二岐之「岐」，言靡蓱有九岐也。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而赤花」，即枲花也。言何地有枲華也？

九岐之萍，赤華之枲。物理纖微，何煩弘紀？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海鰍吞舟，何止厥象？厥立山阜，靈蛇焉彷？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黑水、三危在梁雍之外徼。柳子云：「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黑水幽渥，梁雍之鄙。玄趾北臨，三危

南峙。稽於圖經，邈哉遐裔。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禀命不死，其壽何所窮止也？

葆和研虛，古稱能壽。聃、鏗神德，亦隨物化。羽人翩翩，遊神罔象，疇能躬睹？徒爾寓言。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朱子注：「堆當作雀。」是。《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鬿雀在號山，❶如雞，虎爪，食人。」

鯪魚肖人，鬿雀類雞，無裨我學，何煩我知？矧非所談，荒忽窅僻而靡稽？

羿焉彈日？烏羽焉解？彈一作彃。

《淮南子》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柳子引《山海經》「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羽」，與羿彈日不相合，非是。

彼蒼之高，羿力安能底？羽自天解，飄飄安所止？天人迥絶，童蒙孰信此？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

朱子注：「一本無『四』字，即《詩・玄鳥篇》『禹敷下土方』之義。嵞與塗同，禹所娶國。」言禹方以勤力獻進其功，以省視乎下土，何爲亟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又言禹所以娶者，憂無繼嗣耳，何乃亟娶異方之女，與衆人所嗜，不同其味，而苟欲以快飽一時之情乎？

足跛手胼，勤事於國也。塗山娶婦，宗嗣之亟也。八載省土，三過其門，啓子呱呱，弗暇以聞。兹禹之所存乎？孰謂不殊於衆，而蔽於嗜欲之昏？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蘖，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

卒，倉卒也。離，去也。蘖，臣僕庶子之賤稱也。

❶「鬿」，原作「鬼」，今據正文和《山海經・東山經》改。

射，如射覆之射。鞫，推究也。言禹以天下禪益，天下乃去益而歸啓，是啓代益以爲君，卒然離乎臣僕之賤也。如此，宜若拘滯違逆而有害矣，何啓能憂思而通其拘滯，天下皆歸於射鞫明照之中，而其身終無患焉？

禹堙汨鴻，地平天成，九土仰其功。啓賢承父，民復戴之，矧憂勤而能撫？謳歌之歸，惟帝之綏，夫何害之罹？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革，皮革甲胄之屬。播即播厥百穀。降，即誕降嘉種之義。

益掌山澤，故功在作革。禹平水土，故功及播降。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山海經》：「夏后氏上三嬪于天，得《九辯》、《九歌》。」注云：「啓登天而竊其樂。」

禹歌《九功》，啓作《九辯》，樂襲先王，曰惟共貫。啓竊其音，帝以賚嬪，荒忽謬幽，非聖之云。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帝王世紀》：「禹副剥母背而生。」

生而剥母，何異梟獍？柳曰淫言，予曰誣聖。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也。夷羿，弑夏后相而篡其位者。《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見而射之，眇其左目。」又羿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

羿篡后相，臣妾夏民，曰帝命之，是亂天道而禧兇。河伯、洛妃，神乃假設，曰羿犯之，是對癡人而説夢。

馮珧利決，封狶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藉也。珧，蜃之小者。決，極也，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開體，以珧爲之飾則利。封，大。蒸，祭也。言羿馮藉利決，用射封豕，膏肉而獻之天，天何以不

順其所爲？

羿恃善射，淫於原獸，暴物積厥愆。帝寔厭之，又何歆於膏羶？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浞，羿之相也。浞娶於純狐氏之女，遂眩惑於妻，與之謀殺羿也。射革，能貫革也。交吞揆之，相謀而吞之也。言羿之射，勇力貫革如此，何浞與其衆能謀而吞滅之？

逆爾君，爾臣效尤，天道好還，徵於家衆。爾讐拔山之力，歘哉滅，夫何有於射革？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黄熊，巫何活焉？

《左氏傳》：「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爲黄熊，入于羽淵。」王逸注：「堯放鮌于羽山，西行度越岑嶺之險，因墮而死，化爲黄熊。」豈巫所能活？

鮌寔殛死刑乃毒，孝子兹孫痛莫贖，墮岩化熊掩其辱。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禹能平治水土，故高原咸播秬黍，下隰營治莆雚。鮌不能平水土，故此二者無由以投于土以養人，而鮌之病長且滿矣。

地利足以養生，禹之功告成。百穀無由以興，鮌之罪乃盈。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横，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王逸注：「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喬化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尸也。文子覆之以幣筐，須臾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飜飛而去。蜺，虹也。嬰，繫。茀，草也。天式，天生物之道，陰陽從横二者備也。陽離其體則死矣。」

王子喬蜺形草服殊可愕，崔文子引戈

擊蜺墮其藥。既陽離而喪生，何烏飛而復鳴？據其辭，神以幻。稽厥實，以怪以誕。嗟嗟！惡乎以辯？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王逸注：「蓱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雲興而雨下。」今按，號當作「稱」義。言蓱翳之神，號能興雨，不知何由而能興之？

山川出雲，以陰以雨，一氣蒸鬱，何屏翳是主？化機之神，匪形匪人，風伯霜娥，雷公電母，囂囂夫焉取？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王逸注：「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獨膺受此形體乎？」朱子注作「撰體脅鹿，何少膺之？」《天問》中如此等類，多出異書所載，非世常有，故原多舉而問之。

異哉神鹿，八足兩首，謂帝撰之，豈世之有？曶兮漠兮，何足深究？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列仙傳》：「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戲滄海之中。」《列子·湯問篇》：「女媧氏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又曰：「渤海之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❶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❷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帝怒而減小龍伯國之民。」原問：鼇有戴山而抃，山若傾仄矣，何以安而無虞？渤海之水，渺茫無際，大人舉足而步，是釋舟陵行矣，海豈可得而步行乎？則六鼇何以人負而遷歸其國也？

巨鼇戴抃，大人負趨，談天彫龍，非實有之。

❶「員」，原作「負」，今據《列子·湯問篇》改。

❷「著」，原作「者」，今據《列子·湯問篇》改。

惟澆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浞之子，力能盪舟。女岐，澆嫂也。澆託縫裳，往與嫂淫，同館而宿。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夜襲殺澆而斷其首，女岐因亦被殺。

英英夏后，力復禹績，假事于田，謀被讒逆。惟澆與嫂，同室聚麀，乘夜襲之，並戮奚疑？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王逸注：「殷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已，何所厚而致之？」

桀暴其民，如置水火。衆歸湯仁，如子懷母。謂厚以致其從，豈聖人之忠？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左傳》注：「斟灌、斟尋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澆既篡，遂用師以滅二氏。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而生少康。是覆舟於斟尋也。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收夏衆而撫其官職，遂殺澆而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是少康復取之也。王逸謂「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柳氏亦信其説，誤矣。

斟爲相依，如人乘舟。澆滅二斟，何異舟覆？康以一旅，布德兆謀，遂滅三孽，光復舊物。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妺嬉何肆？湯何殛焉？

王逸注：「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妺嬉，遂肆其情慾而昏於政事，湯乃放之南巢也。」

嗜妺麗，昏政刑，桀也安甾而利危。戰嗚條，放南巢，湯也順人而應天。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言舜在家，常憂不得順於父母，可謂孝矣。其父何以不爲娶婦而使之鰥？堯以二女妻舜，是親其女也，若告於舜之父母，則不得娶矣，何以得親？

瞽叟不慈，子乃無室。帝堯不告，女乃有家。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王逸注：「言賢者預覩行事萌芽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紂作象箸，而箕子預知必爲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也。」今亦未見其必爲紂事，姑依此答之。

賢士燭微知幾，能覩於未形。昏主窮奢極欲，不悟於將傾。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王逸注：「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孰開導而尊尚之？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氏而圖之乎？」此蓋覩祠廟之圖象而云也。

式圖作卦，人文以開，詔民吉凶，道修神聖，洪荒之民，孰不尚之？繼羲而皇，厥號以女。人首蛇身，補天煉石，所傳怪劇，反以啓疑。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王逸注：「舜弟象無道，舜猶服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焚廩填井，以謀殺舜，是肆其犬豕之心矣。然終不能危敗舜身，何也？」犬體解亦牽强。

罹弟之害，愛終弗變，天性也，求以格姦不足言。屢嬰大患，厥身弗危，天命也，周於智防不足言。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王逸注：「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王季，與弟仲雍去之南嶽之下以採藥，遂止而不還，吳人乃立以爲君。故云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也。」此節之解俱欠穩，今姑依文答之。

仁以順親，智以自擇，荆蠻並遊，陰以

遜國。周得一昌，吴獲二賢，天命不違，人倫亦全。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悦？

王逸注：「伊尹始仕，緣烹鵠鳥之羹，以玉飾鼎，以事於湯，湯遂相之，用其謀以伐夏桀而終滅亡也。又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選于衆而得伊尹之賢，乃興鳴條之師，放桀於南巢，以行天下之罰，而民乃大悦也。」

割烹誣聖，鄙士造言，偉哉先覺，厥猷仁義。桀焰之虐，是維天喪。湯風載嘘，顛隕乃甦。巢湖既置，如痾斯脱，胡不作懌，以享綏平？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王逸注：「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卵也。言簡狄侍帝嚳于臺，臺有飛燕墮遺其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也。」

帝狄在臺，鳦安遺卵？穢非羞，詎宜食？胞腸異所，脤奚居？❶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朱子注：「該字恐是啓字。」王作「湯」，柳作「蓐收」，皆不可從。今以下句繹之，作啓近是，但「該」字只作兼該之義，不必爲啓字誤，亦通。言啓爲君，雖末細之德，亦能兼而秉之，是能繼承其父之善矣。何終弊滅其有扈，而其孫少康反爲有仍正，而典主牛羊乎？

帝紀肅肅，逆辜焉不問？嗣后蕩業，來裔安卒振？

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朱子注：「言舜懷有苗事協和也。」

兩階舞，苗乃格，匪干戚，寔帝德。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❶ 「脤」，疑爲「娠」字之誤。

王逸注：「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瘁，而反形體曼澤，是何由以肥？」

辛蕩而昏，昏則不憂，不憂則氣暢，氣暢則味入，味入則腴而澤。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此言啓伐有扈，擊殺于牀事。牧豎者，鄙有扈之君也。原問：當時有扈寢于牀，云何即遇而擊之？設使未擊之先，有扈覺而先出，其命何從而亡乎？

有扈怙强，蔑侮王靈，后啓誓師，大正典刑。卧榻之擊，其説不經。

恒秉季德，何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禄，不但還來？

朱子注云：「湯出獵，得大牛，非徒驅馳而已，往還輒施禄惠於百姓。」

朴牛一禽，厥瑞奚在？出輒惠民，兹瑞之大。

昏微循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❶負子肆情？

晉解居父聘吴，過陳，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婦人曰「墓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即《陳風·墓門有棘》詩也。

幽闇之坰，亂以狄之行，貞女豈寧？墓門蕭蕭，閴無過軺，不畏于人，獨不媿於棘之鴞？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言象眩惑淫佚，恒以危害乎舜，及見舜則爲鬱陶思君之狀，是變化作詐也。何舜終不計之，愛而封之有庳，後之子孫，長爲諸侯？

象遇孝友之兄，故封庳而衍後。脱遇唐之太宗，久矣蹀巢刺之血矣。然則象顧不亦幸乎哉？

❶「繁」，原作「繫」，今據《天問》改。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❶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王逸注：「言成湯東巡狩，至於有莘之國，因求伊尹，而得吉善之妃，以爲内輔。又述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蛙，亟去無反。』居無幾，臼竈果生蛙於中。母乃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原意本此。

尹耕于野，湯躬三聘，爰立作輔，以恢商運。堯、舜君民，惟聖之任，嘵口汙巇，負鼎而媵。母既溺死，兒焉得生爲？母化空桑，又焉得兒啼？世遂事訛，成此詭辭，不有孟氏，兹冤孰祛？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朱子注：「辠，古罪字。重泉，地名，所謂夏臺，桀拘湯於此。」王逸注：「帝謂桀也，言湯不協衆人之心而以伐桀，以桀先挑之也。」謂拘湯。

君臣之義無所逃，命也。弔伐之師時可加，天也。夏桀滅德，敷虐萬方，民怨神厭，湯乃肆伐，謂兹得已乎？曰拘重泉，夫何辠尤，是不安於無所逃之義。謂先挑之，厥伐乃作，亦非出於不勝衆之心。使非仲尼順天之贊，《虺誥》口實之慚，則湯之心幾乎不白。

會鼂争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誰使萃之？列擊紂躬，❷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此皆武王伐紂之事。言八百諸侯會朝於周，争盟伐

❶「何」，原無，今據《天問》補。

❷「列」、「躬」原作「倒」、「射」，今據《天問》改。

紂，皆當我進兵之期而至，如羣鷹之萃以共擊也。武王以黃鉞斬紂，懸之太白，周公醜其大甚，乃不喜之。原問：伐紂之來，周公親謀啓行，既革爲周家之命，何乃不喜而咨嗟？天常授殷以此天下矣，今殷已亡，其位將安施？殷常受天命而興矣，今反成覆亡，其罪果維何？武王伐紂，有攻伐之器也，何以爭遣而前行？有車馬之具也，何以並驅而相率？

慢天虐民，紂之罪。諸侯會伐，鷹之萃。爭攻並擊，民之潰。懸以大白，義之累。公旦不悅，聖之愧。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逄彼白雉。

王逸注：「昭王出遊，南至于楚，楚人以膠舟沉之，而遂不返。言昭王此遊，其所利伊何乎？爲迎越裳之白雉耳。言不得利而返害也。」

棄此周京，遊彼漢湄，膠舟之厄，周德之衰。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周穆王得八駿之馬，遊行天下，國人思其來歸以君萬民，不知其處而不能索也。

八駿覫覫，周遊九丘？民亦瘁止，爲諸侯憂。崑崙奚觴？鎬京孰宅？《祈招》《祈招》，悠哉奚以索？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襃姒？

朱子注：「衒，❶熒絹反。昔有夏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❷傳殷及周，莫敢發也。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入王后庭，處妾遇之，娠而生女，以無夫而棄之。時有謡曰：『檿弧箕服，寔亡周國。』後有賣是器於市者，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襃。後襃人有罪，幽王欲誅之，襃人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襃姒，立以爲后，惑而愛之，遂

❶「衒」，原作「街」，今據經文和《楚辭集注》改。

❷「櫝」，原作「犢」，今據《楚辭集注》改。

爲犬戎所滅也。」

淫蟲讒諂，艷婦長舌。甘言是惑，云胡靡忒？冢君既傾，庶邦乃離，實彼厲階，匪天降兹。檿黿之變，檿弧之謡。駕言于妖，以徵厲繇。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王逸注：「言天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則佑，惡則罰。觀諸齊桓公任管仲，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是天佑其善矣。任豎刁、易牙，則五子相殺，蟲流出户，是天罰其惡矣。」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可徵天道之無私。《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弔桓公之不純。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❶ 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❷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此皆言辛紂之事。紂惑妲己，不用輔相忠直之言，而惟讒之是信也。比干直諫，紂乃殺之，以剖其心。雷開諛佞，紂乃封之而賜之金。何文王之仁聖純德，足王天下，而終于西土？梅伯以數諫而葅醢其身，箕子以俱過而佯狂爲奴。

近讒説色，忠良之賊。箕佯奴以自靖，開媚顔而取寵。以服事殷，聖臣之德之純。醢梅剖干，酷哉紂之不仁。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此皆言后稷之事。王逸注：「后稷之母，高辛氏之妃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實篤厚之也。姜嫄以稷無人道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而暖之。后稷長大，殊能挾持弓矢，將之以有事於四方。后稷之生，既爲

❶「諂」，原作「諛」，今據《楚辭·天問》改。

❷「而賜封之」，原作「而封之金」，今據《天問》改。

帝所驚異而切以篤厚之，稷棄之後，何使之逢人收取而長養之？」

后稷啓周，天命載畀，厥嗣崇祖，述茲靈異。烏燠羊腓，事頗害義。二《雅》聖謨，百代之視。龍據鹿交，鄙風大熾。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❶

伯昌謂文王也。爲西州之牧，如執鞭驅羊之後，其號微矣。何至武王伐紂，徹去岐之舊社，而命令乎有殷之諸侯？

文守州牧號乃微，武克商辛庶邦歸。

遷藏就岐，何能依？

朱子注：「言太王遷其寶藏，來就岐下。」

智以圖存，避戎遷岐，仁以獲衆，從如歸市。

殷有惑婦，何所譏？

王逸注：「言妲己惑淫於紂，不可復譏諫也。」

哲婦媚主鬼與狸，誰其諫者視太師。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朱子注：「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於上帝，乃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

逆人道，嬰天刑，前徒倒戈亳社傾。躬作孽，不可活，天聽蓋高訴焉達？

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

呂望在屠肆，文王何以知其賢而志在斯人乎？呂望在肆鼓刀屠牛有聲，文王往而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何喜而載之與歸也？此與磻磎後車之載同義。❷

非文，則八十之叟終死於屠漁。非望，則後車之載卒無所一施。要之，君臣相遇，有天授焉耳。使志不相契而徒委質，雖朝

❶「殷」下，原衍「之」字，今據《天問》刪。

❷「磻」，原作「蟠」，今據《尚書大傳》改。

堂之上，有胡越之隔矣。嗟乎！豈不難哉！豈不難哉！

武王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王逸注：「武王伐紂，❶何情悒而不能少忍？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何會戰之急？」今按：古者師行，載毀廟之主。

事有幾會，緩而失期，謂智者乎？民苦倒懸，坐視不救，謂仁者乎？載主而行，冒雨而陣，武王之心，可以識矣。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❷夫誰畏懼？

王逸注以爲晉太子申生事。言申生爲驪姬所譖，遂雉經而死，其冤感天。又讒逐羣公子。當夫誰畏懼也？今按：「林」字解爲君，「感天」解爲申生之冤感天，皆未通明，今姑依文答之。

人倫之變，父子兄弟尤爲難處，以傷天性之仁，非君臣朋友可以義決也。使非脱棄於世利之外，明察乎禍福之機者處之，全而無傷，鮮矣。故宜臼之恭而愚，不及泰伯之讓而智。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❸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上天以君天下之命集於王者之身，是何所戒慎而致之？「禮」當作「理」，治也。王者既受上天君理天下之命，又何以更使他姓代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天人之際，相與如此。

初湯臣摯，後兹承輔。❹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王逸注：「言湯初以凡臣用伊尹，後知其賢而授以丞疑輔弼之任。何卒爲湯相，尊而食其禄，續而傳及

❶「紂」下，原衍一「紂」字，今據文義删。

❷「墜」，原作「墬」，今據《天問》改。

❸「何」，原作「我」，今據《天問》改。

❹「承」，原無，今據《天問》補。

子孫？」

三聘之勤，阿衡乃尊。升陑尸其功，乃衍厥宗。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闔閭興吴有功，故曰勳閭。壯，長嚴威也。夢生者，祖父壽夢所出也。

光出壽夢，少罹逋散，材武結客，簒主威國，克功克濟，烏足訓于世？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祖名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于堯，堯美而饗之，因以壽考。

堯壽天禀，饗奚延？言出怪誕世胡傳？

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蟻微命，力何固？

此必有指於當時之事，今不可考矣。姑依文答之。

並宅中土，以牧烝黎，何以忿争，興戎相角？蜂蟻之微，尚知固力，以奉其君。況兹庶民，安不守死，以衛其元首？

驚女采薇，❶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❷

王逸注：「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因獲鹿。其家因之昌大，爲天祐之而有福喜也。」

昌家自天，何預得鹿而然？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❸卒無禄。

王逸注云：「秦伯有噬犬，其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爵禄也。」噬犬，善齧之犬。百兩，車也。

同胞之愛，一犬何惜？易犬見逐，卒

❶「驚」，原作「荆」，今據《天問》改。

❷「何」，原作「可」，今據《天問》改。

❸「以」，原無，今據《天問》補。

爲窮旅。貪者非夫，逐者戕義。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失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王逸謂：原自言當時事。朱子云：「此下皆不可曉。」今且依逸答之。

日已薄暮，雷電交作，行者歸處，又何憂乎？雷電弗懼，則天威不行，雖有號令，帝將何求乎？岩穴伏匿，賢哲遁而國事非矣，當復何言乎？雖欲以功振衆，而君子寡矣，誰將爲首領乎？信讒遠賢，厥過誤國，若能改悔，我將敬之，又何多言乎？

吴光争國，久余是勝。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生子文？

王逸注：「吴光，闔閭也。子文，楚令尹。子文之母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也。」

吴楚搆兵，吴久勝我矣。何天爲更生子文之賢，終以禦吴而重楚？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朱子注云：「敖者，楚文王子，成王兄也。」柳注：「試作讖，予作與。」今從之。此以上三節，曰吾，曰我，曰余，似皆直論當時之故，而原之忠愛，亦自可見。

直諫自許，雖非可長，秉義輸忠，厥名彌彰。

王氏家藏集卷之四十一

